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三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标，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三册　目錄

第十五卷　元代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十三—五〇六　元初靖亂作戰前一般態勢圖

附圖十三—五〇七　元牀兀兒軍達魯河、阿雷河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三—五〇八　元海山軍和林保衞戰經過圖

附圖（計七十四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三册

第十五卷

元　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三册

第十五卷 元代

第一章 蒙元開國前東亞高原之一般情勢

第一節 中國北方諸遊牧民族之關係（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五、四三六）

一、自北狄到蒙古

中國北方有許多遊牧人羣，其中以蒙古人起來最晚，但影響則異常遠大。

春秋以前，中原人將中國北方遊牧人羣，概呼之爲北狄。其遊牧地區，則以今之察哈爾省以北、廣大沙漠地帶爲中心，南及於今綏遠省之陰山、河套，東及於今所謂極東地區之白令海峽，西至亞洲西端之黑海、裏海，北迄西伯利亞全部地面。周代人嘗言：「肅愼、北發，吾北土也。」（見左傳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晉語及大戴禮少間篇與五帝德篇）春秋之世，始知玁狁、西戎之外，又有山戎、鮮虞、東胡、匈奴、月氏等部落。戰國初年，匈奴、東胡、西戎，皆向中原侵擾。當時之趙國、燕國、秦國因各築長城以爲拒阻之策。秦、漢之交，匈奴人坐大，以其兵力，東破東胡諸部，西取阿爾泰山一帶諸部落人羣，遂儼然成爲漢代北方之强大敵國。

漢數出兵擊匈奴，終使匈奴大部降服，小部西走歐洲。匈奴故地，則由自西伯利亞南來而降服與漢朝之鮮卑人

，遊牧其間。漢末中原又戰亂不已，魏簒漢，晉簒魏，使已降服之匈奴、鮮卑、羯、氐、羌人胸中不服。於是，在「人心思漢」之號召下，各部落先後暴動，因而造成所謂「五胡亂華」與「南北朝」等時代。

隋、唐一統華夷，政治修明，逐漸使匈奴、鮮卑拓拔、柔然、鐵勒、氐、羌等人，大部份成爲中原子民，不再有民族畛域區分。惟有北方之突厥、回紇、結骨（亦稱黠戞斯）；西北之大食；東北之奚霫、契丹、室韋、渤海、高句麗等，猶時服時叛。及唐末，朱溫簒唐、西北臣屬於唐之遊牧部落沙陀人李克用父子首先不服，遂起兵號召中原志士，爲唐復仇，因而建立「後唐」。當時東北方之契丹人也乘機擊滅奚霫、渤海、女眞、並擊破突厥、黨項，而建立大遼帝國。

五代統一於北宋之後，宋與遼帝國形成南北對峙之局。宋人爲打破僵峙，促使渤海、女眞後裔，結連生女眞諸部，以襲遼人之後方。結果大遼帝國滅亡，女眞人建立大金帝國。女眞人知宋之可圖，便以違約爲藉口，舉兵擊滅北宋。於是大金帝國南斥至淮水、漢水；東有白令海峽；西有今甘肅省一部與西夏國爲鄰；在西北則盡臣屬大遼帝國之全部屬國，迫使各地遊牧人羣之首長，莫不重譯東來，朝貢於金，其能稍敢與金抗衡者，惟有逃亡江南之南宋；及佔有今甘肅、寧夏二省一帶之西夏國；今西藏地方之吐蕃，與今中央亞細亞新建之西遼帝國而已。因爲金國斯時貪圖南宋之財富，而採取其北守南攻之國策，故使居在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之蒙古人，對金朝乃有時服時叛之機會。

二、蒙古與遼金之關係

契丹國志卷二十二中云：「正北有蒙古里國，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

，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毛、毳之物與契丹互相交易。南至上京（今熱河省林東縣）四千餘里。」是此蒙古國在遼代如一盤散沙之遊牧射獵人羣，貨物奇缺，求爲交易貨物，而不急於戰爭，可謂是一和平人羣。

女眞人既滅契丹所建之遼國，而自建金國於遼之故地，因常與此上京（今熱河省林東縣）北方四千餘里之蒙古里國相接觸。如金史太祖紀中載：「天輔六年（卽宋徽宗政和六年西元一一一六）五月，謨葛失貢方物。」同書太宗紀中載：「天會三年（卽宋徽宗宣和八年西元一一二五）三月，斡魯以謨葛失來附，請授印綬。」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五「萌古考」一文中，認爲「謨葛失」卽宣和五年趙良嗣所說之「毛揭室」，亦就是「蒙古里」，卽是「蒙古」。元人修纂遼、金史時，諱言其祖先受封、入貢、請印綬等史實，乃删除「蒙古」、「韃靼」等字。其實卽松漠紀聞中所稱之「盲骨子」，契丹事跡之「朦古國」，唐書所謂之「蒙兀部」，宋史洪皓傳之「蒙兀」，大金國志之「朦古」，遼史中所說之「阻卜」，金史中所說之「阻轐」，元朝祕史所說之「忙豁勒」，西域史中所說之「蒙兀勒」，波斯史中所說之「蒙兀兒」，瀛環志略中所說之「莫臥兒」，異域錄中所說之「莽武特」等等，大都是由今日「蒙古」二字之譯音轉寫而成。

蒙古人遊牧在遼上京臨潢府（今熱河省林東縣）以北四千里外，是當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及外蒙古地方克魯倫河及以北附近。地處高寒，每年結冰常達四至五個月。最冷時期常在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五度。其地南臨沙漠，北接北極圈，故北極光、風暴、地震時常發生。金朝女眞人對之，認爲「無甚可取」，故專心一意，向南方侵略溫暖富庶地方之南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中記載：「紹興五年（即金天會十三年西元一一三五），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亂，遣領三省事宋國王（金之封號）宗盤，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眞之東北。在唐爲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同書又載：「紹興九年（金熙宗天眷二年西元一一三九），女眞萬戶呼沙呼（大金國志作胡沙虎），北攻蒙古部，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今熱河省林東縣）之西北，（爲蒙古）大敗其衆於海嶺（即今熱河省西北興安嶺之蘇克斜魯山）。」同書又載：「紹興十三年（金熙宗皇統三年西元一一四三）三月，蒙古復叛金。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金封號）昌旣誅，其子星哈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同書又載：「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元一一四六）八月，金元帥兀朮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敎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台尙書省事蕭博碩諾，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其地失考約在外蒙東部）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再命其酋鄂倫貝勒（當爲合不勒汗）爲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同書更載：「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元一一四七）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緜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建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守要塞而還。」

按以上種種記載，多是南宋所記傳聞之事，不見於元史及元朝祕史、親征錄、蒙古源流等書。其事雖未必盡眞實，但蒙古對金時降時叛乃是實情。金以全力南向征宋，未曾使用大軍以北征蒙古，因使蒙古各部獲得機會在北方日益坐大。

三、金築邊堡「長城」以禦蒙古

元人修遼、金史時，諱言蒙古於遼金降叛諸事，故蒙古侵寇金朝北邊，爲和爲戰、記載簡略。然其跡未能盡滅，猶散見各史傳中，如金史（卷九十六）李愈傳中言：「愈於泰和二年（宋寧宗嘉泰二年西元一二〇二）上書，謂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能雪恥。」其所指「北部」，卽宋人所指之「金北有蒙古之警。」金失地千餘里，可見蒙古對金入侵之猖獗，與金師對北邊之失利。故金史中自明昌（西元一一九〇至一一九五年）之末，先後遣丞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臨潢（今熱河省林東縣）、北京（今熱河省寧城縣）。承安三年（一一九八）遣內族宗浩北征移米河（卽今興安省呼倫東之伊敏河）西北。又遣尚書右丞夾谷衡行院於撫州（在今察哈爾省張北縣爲金興和路之首州），攻戰之餘，皆轉爲防守，旋皆修築壕塹以利抗拒。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五萌古考中云：「出重臣以臨之，築壕塹以備之，而明昌六年（一一九五）夾谷清臣栲栳濼（卽今興安省呼倫縣之呼倫泊元朝祕史稱爲闊連海子，唐書稱俱輪泊）之役；承安元年（一一九六）內族襄斡里札河（卽今察哈爾省東北角上之烏里盞河）之役；三年（一一九八）內族宗浩移米河（伊敏河）之役，最爲大舉。以今考之，惟斡里札河一役係伐韃靼（卽元朝祕史所稱之塔塔兒。其（他）前後二役，皆爲蒙古也。」此乃是金史中刪削僅留之金蒙戰役。

金築邊堡壕塹之議，始於金熙宗初年（卽宋高宗建炎五年至八年西元一一三五至一一三八年）。其工程進行經過，約如下述。先是開界壕，設塹險，築硼堡；旋卽將掘塹壕時所出之積土、築成障牆，後又將障牆築成牆隍，於牆隍之上加築女牆，成爲帶「垜口」「射孔」供戰守之前牆。又在牆隍後角上加築防護用之副堤。其駐兵地點，方修建營壘及望樓。其建築規格，已與燕、秦所築之萬里長城、約略相等，而工程有時或過於燕秦長城矣。但金人不稱此一工程爲長城，而曰『金源邊堡』。或曰「界壕」。金語呼之爲「汪古」，蒙語呼之爲「烏爾科」。元人修金

史時，則以元魏、北齊長城擬之，故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中却直稱之為長城。

金代邊堡或曰長城，最早修築地點，當在蒲與路，（治所在今嫩江省呼蘭縣）之西邊；長春路（治所在今吉林省長春市）西邊；泰州路（先治在今熱河省魯北縣後移治在今遼北省洮安縣）西邊；臨潢路（治在今熱河省林東縣）之北邊及西邊；西北路（治所在今察哈爾省張北縣後改稱興和路）之北邊。全長達七千餘里。熱河圍場岱伊溝之乾隆古長城碑文中說，所謂「此古長城也，東始於黑龍江，西至流沙，類然。」就是指此時期金源邊堡或長城而說。

金代長城（一曰邊堡）實分為三道：㈠金馬春外邊堡長城為最前之一道；㈡金長春內堡長城，包括泰州邊堡長城，臨潢邊堡長城，居庸外邊堡長城為第二道；㈢居庸內堡長城與中原（即今北平）外堡長城是為第三道。

一、長春外邊堡長城：東起於今興安省室韋縣根河南岸之庫里河口，西經昌達齊山，北越額爾古納河而西，經喀剌諾爾鹽澤北，臚濱縣（即滿州里）北，索克圖山北，庫庫湖北，入外蒙界。經哈剌湖北、烏克爾圖湖北，白雲東山之上，止於奎屯河發源地之都圖龍山，長約六百餘公里。申報六十週年紀念地圖上稱之為「金源邊堡」，其他圖上則稱之為「兀朮長城」。

二、長春內堡長城：東起於今黑龍江省布西縣西北嫩江西岸上，西南行經嫩江省與興安省二省交界，沿交界河西南走，至興安省索倫縣南遼北省歸流河北岸上止。長三百餘公里。地圖上註為「金長春內邊堡」。金史（卷九十六）李愈傳中所謂「失地千餘里」，當是指此長城線之西北，以及臚濱長城一帶地區而言。

1.泰州邊堡長城：東自今遼北省突泉縣北部歸流河南岸大石寨起，隔歸流河與長春內邊堡長城相接。西南

行經老頭山正嶺、金山、霍倫河，西入今熱河省魯北縣北界，再西經黑石山、王子墳山、哈達營、石柱山、海力山、吉林河、冷陘山，止於天山縣邊境上之哈力黑河（金史稱鶴五河）東岸上。長達三百餘公里。

2.臨潢邊堡長城：東起今熱河省天山縣東北哈力黑河西岸，亦隔河與泰州邊堡長城相接。西經今天山縣北部，林東縣北部，林西縣北部，經棚縣北部及西部，圍場縣西境上，而止於圍場縣西南境上之窟窿山。全長約有四百餘公里。

3.居庸外邊堡長城：東起自今察哈爾省多倫縣東與熱河省交界處之交界河西岸上，隔河與臨潢邊堡長城成直交狀。自起點向西行，經由多倫縣北部，轉向西南行，經寶昌縣中部，張北縣北境，商都縣中部，西入綏遠省陶林縣北部，而止於陶林縣北方之烏蘭哈達（紅石山）土城子。長約五百餘公里。

三、居庸內堡長城與中原外堡長城：此兩長城概在今現存明代九邊堡磚石長城線上約與宣大長城，與燕冀長城相同。即自今山西省大同縣（當時稱之曰西京）城北起、向東南行，經過今察哈爾省之萬全縣、宣化縣、龍關縣、居庸縣、昌平縣及今河北省昌平縣之北境。接連其中京外堡長城。方位約在今明代長城之北，即今熱河省與河北省兩省之交界上。此兩長城各長約四百公里以上，全長為九百公里。

此三道長城，長春外邊堡長城為警戒陣地，第二線為主陣地帶，第三線當是預備陣地。觀其設防的目標，則完全為抵禦蒙古人之南侵，蓋為不爭之事實。是當時金人想法，欲解除其南侵宋朝後顧之憂，乃築此長城以為保障，然後可以抽調更多兵力南向侵宋。

第二節　蒙古之興起

一、蒙古、東胡與突厥

自唐末五代戰亂以來，在亞洲中部，北自西伯利亞，東自白令海峽，西至伏爾加河，南至高麗，與今河北省北界，山西省北界及陝西、甘肅省北部，此廣大地域中，因失掉大唐「天可汗」之控御，又成爲遊牧人羣互相殘殺之大屠場。此一遊牧人羣之樂園變化，此起彼落更迭無常。匈奴破走之後，鮮卑繼有其地；旋拓拔人、柔然人又相繼迭興；突厥人又破滅柔然，而建立所謂突厥大帝國。在唐玄宗天寶三年卽西元七四四年，唐藩鎭資助回紇，（後稱畏吾兒）擊破突厥，由是回紇稱强。至唐宣宗大中二年卽西元八四八年，結骨（亦稱黠戛斯）人擊滅回紇。旋吐谷渾又破結骨，沙陀人又大破吐谷渾。至後梁末帝貞明二年卽西元九一六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帝國，又統合此一地區，主盟其間。各部族之後裔所佔據之各部落，均向遼帝國稱臣納貢，暫獲一時之相安。但至宋徽宗宣和七年卽西元一一二五年，此地區之極東一帶，別一遊牧人羣女眞人，得被遼所破滅之渤海人所敎導，與南宋合力，突起以擊破大遼帝國，而建立大金帝國。當金國已擁有此地區約三分之一時，因爲要專其兵力向南侵宋，乃使得唐亢人在今陝西、寧夏、甘肅等省所建的西夏國得以留存；更使得遼之後裔能在今新疆省以西廣大地域上，從容建立其西遼帝國。

遼人勢力西遷，金人實力南向，因而遂使居留在今察哈爾省北方及綏遠省、寧夏省北方及西方之各遊牧人羣，獲得新發展之機會。

居在今黑龍江省以東以北，及黑龍江下游各地者爲生女眞，是別於金朝自稱爲肅愼後裔，史家稱之爲熟女眞者。此種人屬於東胡語系，其中有宏吉剌（Qongirat）部、主兒剌（Jureat）部、兀良哈（卽今烏梁海，蒙人呼之爲槐因亦兒堅　Hoinirgan　意爲林中百姓）部，以及遼之遺人契丹Qjtar、蒙古人呼爲乞塔惕）部、索倫（蒙人呼之爲塔塔兒人Tatar）部。還有奚、霫族後裔汪古（Ongut）部等。生女眞在黑龍江流域各地，兀良哈、契丹，索倫（塔塔兒）居在內興安嶺一帶，汪古部則居在今綏遠北部、察哈爾省西部。

居在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及外蒙地方東部者爲蒙古各部落，是來自極東地區之遊牧人羣，分爲尼倫（Nirun）部，與都兒魯斤（Durlugin）部兩大支。成吉思汗卽屬尼倫部中者。

蒙古尼倫部，在金朝時包含有二十五個部落。是乞牙特　Kiyat　亦曰乞顏），孛兒只斤（Borjigin）、主兒勤（Jurkin）、札只剌（Jajiat）、合塔斤（Qatagin），撒勒只兀（Saljiut）、巴鄰（Barin），沼兀列亦（Jaurait）、那牙勤（Noyagin）、巴魯剌思（Barulas）、不答安（Budaan）、阿答兒斤（Adargin）、兀魯兀特（Uruut）、忙忽特（Mongut）、失主兀（Sijiut）、朶豁剌（Dogolat）、泰亦赤兀（Taiciut）、別速特（Basut）、赤那思（Cinos）、晃豁壇（Qongotan）、斡羅那兒（Oronar）、阿魯剌（Arulat）、雪尼特（Sunitt）、合卜禿合思（Qabturgas）、格尼格思（Ganigas）。此二十五個部落皆是成吉思汗索兒只斤之親門近枝之本族人。

與成吉思汗血統比較疏遠些之蒙古都兒魯斤部，是包括除掉尼倫部二十五部以外之各蒙古人而言。其重要部落有朶兒邊（Darban）、兀良合特（Uriangat）、亦乞剌思（Ikiras）、斡勒忽訥兀（Olgunuut）、火魯剌思（Gorulas）、也里吉斤（Iljigin）、阿魯剌思（Arulat）、許兀愼（Huusin）、速勒都思（Sudus）、亦禿

13—4246

兒堅（Iturgan），伯岳吾（Bayaut）等，其部落更多於尼倫部。

居於外蒙西部、新疆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西之遊牧人羣，是阿爾泰語系之突厥人、畏吾兒人，及其他西域人之後裔。其中以突厥(Turk)人數最多，突厥中以乃蠻（亦稱奈曼 Naiman）部落爲最大，外有克烈（Keiait），蔑兒乞（Marikit）、札剌兒（Jalair）、斡亦剌（Oirat）、兀兒速特（Ursut）帖良古特（Talangut）客思的迷(Kestimi)、黠戛斯（亦稱乞兒吉思 Kirguises）、巴兒忽特(Bargut)、不里牙特（Buriat）、禿馬特（Tumat等皆屬於突厥人。此外畏吾兒（Uigur）亦稱回紇（Ouigours），是回紇後裔。餘如哈剌魯（Qarluq）、烏古斯（Ogouzes）、阿合扯里（Agatcheris）、欽察（Kiptchac）、康里（Cancalis）、哈剌赤（Caliadjes）等國，在表面上或年歲、或偶而也向金朝廷稱臣納貢。但見金朝志在南侵，無力對之征討，因而各自發憤圖強，各想不再聽受金朝之詔命。金朝廷爲求得後方安定，便施用恩賞、厚封、分化、離間等政策，使這些人羣，各自爲政，而彼此爲敵，互相攻殺。甚至使其內部爭長相戰，以消耗其力量，使之不能侵擾金國。

東胡宏吉剌部落，金史則稱爲「廣吉剌」；宏廣同義，元朝祕史則爲翁吉剌，翁宏同音；是金貴族中婆盧火招收各族人守邊時所建之部族。成吉思汗之岳父沙特薛禪，卽此族中人。元史稱：「特薛禪索思忽兒弘吉剌氏。」王國維萌古考中，認爲「索思忽兒爲婆速火之異譯。」其指婆速火當卽金史中之婆盧火之姓氏。金常誅戮其族中王侯，故金女眞族中多爲避罪逃入蒙古之餘孽，婆盧火之一支人，久居邊疆，世與蒙古人、突厥人舉行聯婚，故其後裔亦桀驁，而有蒙古及突厥之俗。故有人將宏吉剌部列入蒙古七十二族部之內爲七十三部落，實則蒙古人乃是吸取宏吉剌文化，並吸收突厥文化之後來者。

二、各部族牧地所在（參看附圖第十三──四三五）

蒙古人與突厥人，皆喜「搶婚」及多妻。當時宏吉刺人文化較高，願將女兒遠嫁，以求與蒙古、突厥和平相處。蒙古突厥人因爲由於搶妻始能得妻，得妻之後，又須防復爲人所搶，故人人皆崇尚武力，精騎射。更因逐水草放牧，居無定所，又不便羣聚，惟恃個人蠻力與智慧以求生活充裕、生殖繁衍。由於此種搶婚習慣，使得東胡、突厥與蒙古三種人之血統互相交流，習慣與生活希望一致。

當蒙古尼倫部孛兒只斤族中誕生鐵木眞（Tamucin）時，是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金主亮貞元三年，西元一一五五年歲次乙亥，卽蒙古所說之豬兒年。其時各部族之牧地，大致上分配如次述。

蒙古尼倫部各族部落，遊牧在斡難河（卽今鄂嫩河）流域，貝加爾湖以東，興安省根河、額爾古納河流域，北至北冰洋西伯利亞之北，南至怯綠連河（卽今克魯倫河）。其中成吉思汗之孛兒只斤部落居在該部最西南尖端肯特山三河源頭之地，西鄰突厥克烈部，南鄰東胡塔塔兒部，東鄰東胡宏吉刺部，及突厥札刺兒部，西北鄰接突厥蔑兒乞各部，僅有東北鄰近其本族各部。

蒙古都兒魯斤部各部落，遊牧在蒙古尼倫部之東，斡難河（今鄂嫩河）下游，以及其更東之地域中。

東胡（Tougus）語系之塔塔兒諸部，遊牧在捕魚兒海子（一名布爾兒海子卽今興安省貝爾池）附近，南及察哈爾省東北部烏勒盞河流域。其部族中有索倫人、契丹人、兀良哈人、生女眞人、漢人，世爲金朝守禦長城之外，作戰鬥前哨。其宏吉刺部，則遊牧在金長春內外邊堡長城之間，也兒古納河（卽今額爾古納河）之南，堅河（卽今興安省之根河）一帶，西南與塔塔兒部相接，西北與蒙古札只剌部，孛兒只斤部等爲鄰，東北有突厥東胡化之札剌

兒部，其東有生女眞各部。爲成吉思汗母親，及成吉思汗妻子出生之族，故後來成爲蒙古部族之一。

突厥語系中諸部，最爲重要者有四部分：一爲克烈部，二爲乃蠻部，三爲蔑兒乞部，四爲札剌兒部。

突厥克烈部遊牧區在禿剌河（即今外蒙土拉河）流域與斡兒寒河（即今外蒙鄂爾渾河）流域中。西北鄰突厥蔑兒乞諸部；西鄰突厥乃蠻部；南鄰東胡汪古部；東鄰東胡塔塔兒部；北接蒙古各部。當時克烈部方强，其內部統有五個別部以供其奴役。蒙古諸部常向之納貢稱臣，冀求不爲其所吞併。

突厥乃蠻部亦稱奈曼，當時牧地最廣，人民最多。東鄰克烈部以杭愛山分水嶺爲界；西鄰裏海、鹹海以北之康里國；南以天山與哈剌魯、畏吾兒爲鄰；東南與唐兀族之西夏國及東胡汪古部爲鄰；其北以拜哈勒湖及薩彥嶺爲界，與突厥謙謙州（Kem Kemdjoutes）部，乞兒吉思部等爲鄰；爲當時最爲强大之部族。

突厥蔑兒乞諸部，居薛靈哥河（即今色楞格河）流域，及貝加爾湖以西以北各地。數十部落中以南方四部落最爲强盛。其東鄰蒙古諸部；西鄰乞兒吉思，西北接近斡亦剌諸部；南與突厥克烈部，蒙古尼倫部接壤，形成雜居，亦是强大部落。

突厥札剌兒號稱十部，遊牧在今黑龍江省各地中，並在額爾古納河、尼布楚嶺一帶與蒙古人雜居。在闊連海子（即今與安省呼倫池）附近與東胡人雜居，故其大部皆東胡化或蒙古化，後來降服蒙古後，混合於蒙古人中。

突厥語系而非突厥人後裔者，則有畏吾兒、哈剌魯。

畏吾兒即唐代回紇後裔，被乞兒吉思（黠戛斯）破滅之後，其殘部徙居今新疆省東部別失八里（今新疆省孚遠縣北）、哈剌火州（今新疆省吐魯番東）等地。其軍事政治上之勢力雖極衰微，但在啓導突厥人蒙古人之文化進步

上，却有極大之貢獻。畏吾兒人曾採用古康里人之字母，演變爲畏吾兒字母，後又從畏吾兒字母中發展出蒙古文字母及滿文字母。

哈剌魯，居今伊寧河流域，喜營商業，重視交易，故與蒙古人交往最早。就中有阿力麻里國（Almalik），國都在今新疆省伊寧縣，時名海牙立城，即當時營商中心。控制東西交通要道，對貨物互易、文化交流，最爲重要。哈剌魯東與畏吾兒爲鄰，西接西遼帝國，南鄰吐蕃（即今西藏），北鄰乃蠻，當時與畏吾兒同爲西遼屬國。

西夏國在今寧夏省，及甘肅省西部青海省北部陝西省西部，設都於黃河西岸之銀州（今寧夏省銀川市），故時人呼之爲西河國，元史中稱之爲唐兀特。乃是第十一世紀以後與宋、遼鼎峙之國，金滅遼之後，又成爲與宋、金鼎峙之國，一直延長至成吉思汗時期。

西遼帝國，亦稱爲黑契丹（Kara Khitai），乃遼人耶律大石在西元一一三〇年所建立。國勢強盛時，東西土爾其斯坦，奉之爲古兒汗（汗中之汗），建都於八剌沙袞，在吹河之旁。其直接統治地域爲伊犂河流域，及塔里木河流域各地。其名城有碎葉城、答剌速城、訛跡邦城、合失合兒城、也里虔城、斡端城等是。其屬國甚多，東有畏吾兒、哈剌魯；西有撒馬耳干（即河中）、花剌子模。其國境實東連乃蠻、西夏；南鄰吐蕃、印度；西鄰黑衣大食、魯木、苦國；北接欽察、失必兒、謙謙州等部落，亦中國西方之一大國也。

以上諸國，除西夏國使用藏語及華語外，東胡人、蒙古人、突厥人，亦多使用兩種以上語言。因爲遊牧人羣在生活要求上，領土、國界觀念不甚顯著，但因隨時形成各部雜居，習慣上必須學習各種語言，隨時隨地應用方能生

存。又各人羣皆習於刼略婦女，誘略兒童以爲奴隸，搶奪牲畜以爲財富，故人人必得隨時提高警覺，行動敏捷，勇敢善戰，方足以保持其本人之地位，以及妻子、財產（牧畜、車帳），以延續部族生存，與個人之榮譽。

三、蒙古人之興起

根據蒙古人傳說：蒙古人祖先原居外蒙古東部地方，某次因戰敗，全族覆滅，僅剩一男一女，逃至額爾古納河以東，某山澗深谷。幸而男女相配、族姓繁衍，日益強大，終能再度出山自立。

近人有謂：蒙古人或爲夏代大禹之後裔者，但因蒙古人初無文字，僅有傳說類之史跡。惟容貌、體型、膚色與廣義之中原人相似，因而推論蒙古祖先亦爲中國原始人之一支。此就地理、生活習慣等言之，可能性甚大，且爲無可疑義之事實。至於是否爲夏禹之後，則並不重要。

西洋人記載蒙古人云：「眼褐色、斜向鼻，顴大額高，鼻平唇厚，頭面圓，帶橄欖色，頤下少鬚，身長不逾中人，肩闊腰細，剃髮作馬蹄鐵形，腦後髮亦剃，其餘髮聽其生長，辮之分垂於耳後。頭戴各色扁帽，帽簷稍鼓起，惟帽後垂緣寬長若棕櫚葉，用兩帶結繫於頤下，帶下復有帶任風飄動。其上衣交結於腹部，環腰以帶束之。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內，一裘毛向外。女子服色樣式同於男子，不摘帽露高髻，別無以辨之。所居帳，結枝爲垣，形圓，高與人齊。上有椽，其端以木環承之。外覆以氈，用馬尾繩緊束之。門亦用氈，戶南向。帳頂開天窗，以通氣、吐炊烟，灶在其中，全家皆處此狹居之內。其家畜爲駱駝、馬、牛、羊、山羊，尤多馬。嗜食馬肉，其儲藏法爲切條薰乾或晒乾，以備遠出攜帶。嗜飲馬乳所釀之湩，名曰忽迷思（Coumiyz）。」（見馮承均譯，多桑蒙古史一卷一章）

蒙古人以家畜爲一切生活需要上之財產，食家畜乳酪肉血，衣獸畜之皮，用毛尾製氈撮繩，用畜筋及腸作線與

弓弦，用畜骨牙作箭鏃，用餘骨及乾糞作燃料。用革製鞋，製囊，用角做器，用樹枝支氈或皮以爲帳幕。用馬背載幼兒及妻女。逐水草以遊牧，以此爲日常生活，故贏得「馬背爲家」之名。其春季多居山中，冬近則歸平原，遇大雪封地，其家畜能用蹄，掘開冰雪求得草根吃則得生，如不得食，則必餓斃。財富既竭，人民只有日夜爲盜寇。因而强梁者奴役弱者，視妻妾爲財產。其人實生活在無秩序之社會中，必須隨時隨地準備致死命，以保護生命財產。故其人極機警，聽覺、視覺、嗅覺並稱敏銳，其敏銳程度，幾與野獸同能。更由於常年野居，習於嚴寒及酷熱中活動；又從幼稚時卽學習騎射，馬能順從騎者之意，以故人與馬皆能適應各種地形之作戰。

前言蒙古族再度强大，出山自立云云，惟此事史無明文，不能詳知其年月，葉隆禮契丹國志，記蒙古里國有云：「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南至上京（今熱河省林東縣）四千餘里。」是知蒙古詳情者之所記。國無君長所管，所以部落分歧，各不相屬，時常互相搶奪盜掠，竟爲强鄰所統制。及女眞人滅遼，蒙古諸部始稍得自由，但又族人互相爭產爭位，甚至爭妻而互爲仇殺，莫能統一力量，一致對外，故蒙古各部落極爲窮苦，部長之外，難得有鞍鐙者。

及成吉思汗鐵木眞之實力長成，以戰勝其所奉之君主，於是將諸部降人，聚於麾下，加以整編訓練，率之以繼續征服其他部族。不數年間，統一蒙古各部。南滅突厥克烈部，西破突厥乃蠻部。更率領突厥降人，以進取中國及西域（東西土耳其斯坦），其子孫更征服波斯、歐洲東部（匈牙利）各地。在其狂傲之征服下，建立成世界上最廣大之蒙古帝國。東西各部，奉之爲盟主者，何啻百數。及其臨死，猶囑其諸子，要繼續完成其偉大之迂迴討伐南宋

之計劃。故成吉思汗鐵木眞者實人類歷史上最具雄才大略之人物。

第三節　蒙古開國始祖鐵木真

一、鐵木真之家世

蒙古成吉思汗，元史稱之爲元太祖，名鐵木眞，出生於斡難河（今鄂嫩河）、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上源肯特山以東遊牧地，蒙古尼倫部孛兒只斤族中。其父名也速該，是孛兒只斤部落之首長，曾常與其族泰亦赤兀部爭權勢，又曾被鄰近其他蒙古部落奉爲盟長。唯因內部人事不和，故未得稱汗。其與西南鄰部克烈部長脫忽里勒（卽後來之王罕）友善，並曾助克烈部平定內亂，逐除外患；亦曾與克烈部助金國戰爭，而受金國調遣，更曾爲族長報仇，進攻塔塔兒部，又曾與金國作戰。及也速該盛年爲仇人毒害而死，其所管蒙古本部，因其子鐵木眞年方一十三歲，未必卽能統馭部衆，同時又受其族(泰亦兀部)引誘，故多紛紛棄其寡婦孤兒，改投强盛之鄰部（泰亦赤兀部）。

鐵木眞之母訶額倫夫人，東胡宏吉剌別部斡勒忽納特部人，世居堅河（卽今興安省根河）流域，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弟也客赤列部，曾娶之爲妻。因自母家隨壻歸還貝加爾湖西畔之蔑兒乞部，途經斡難河（今鄂嫩河）時，適也速該放鷹見之，羨慕此新婦姿色美麗，卽召其兄捏坤太石、弟荅里台斡赤斤，率衆同往追趕。及至，卽逐走其夫，擄訶額倫而歸。也速該遂以訶額倫爲妻，因而生長子鐵木眞、次子拙赤合撒兒、三子合赤溫、四子帖木格斡赤斤，後又生一女名帖木侖。

鐵木眞之叔曾祖俺巴孩，爲其東鄰塔塔兒部所俘，縛送於金朝。金用治叛逆之刑，釘死於木驢之上。蒙古諸部以此，常與金人及塔塔兒部爲仇作戰，相殺十三次，未能報仇。西元一一五五年二月，也速該率衆又往攻塔塔兒部，俘塔塔兒部小頭目二人，其中一人名鐵木眞。凱旋之時，適聞其妻訶額倫產子，蒙古人習慣，常以初見之人或初聞之事爲新生兒命名，故也速該爲紀念此次武功，特命名其新生長子曰鐵木眞。

鐵木眞十三歲時，隨父往舅家宏吉剌部乞婚，中途遇見宏吉剌部人特薛禪。特薛禪奇鐵木眞之貌，認爲眼明而有光，乃邀其父子到家中，將女兒孛兒帖許字之。也速該亦以特薛禪見多識廣，可以爲師，乃留其子鐵木眞於特薛禪家，令其歷練學習，而自己獨歸。不幸途中遇塔塔兒人，憶及前仇，乃暗置毒藥於食物中毒殺之。臨死之前託其妻子於晃豁壇部察剌合老人之子蒙力克。蒙力克，遂成爲鐵木眞之後父，忠心輔佐幼主，至於成立。

鐵木眞另有同父異母之兄弟二人，一名別克帖兒，一名別勒古台。別克帖兒年與鐵木眞相若，有力而狡黠，常憑力氣以欺侮鐵木眞，鐵木眞設計除之，別勒古台則始終効忠無虧。

二、鐵木眞之幼年時代

當鐵木眞出世時，曾多方獲得蒙古社會賢達，及蒙古老人之匡輔與教導。

據元朝祕史中記載，老人著名者有四人。即：⑴晃豁壇部蒙力克之父察剌合；⑵兀良合特部者勒蔑之父札兒赤兀歹；⑶巴鄰部部長後人兀孫；⑷札剌兒部木華黎之父古溫豁阿。此四位老人，不惟具有深心遠志，見博識廣；亦可以說：鐵木眞之所以成爲成吉思汗，與建立大帝國眞正之原因，就是由於此四位老人熱心輔導之力。

據傳說鐵木眞出生時，右手握着髀石般之血塊。者勒蔑之父兀良合特部鐵匠，名札兒赤兀歹老人，聽此傳說，卽從不兒罕山（卽今外蒙古肯特山），背負其打鐵鼓爐之風匣，來至斡難河（今鄂嫩河）右岸迭里溫孛答（卽鐵木眞出生地黑山之意），要求看看新生嬰兒鐵木眞，送鐵木眞一件貂鼠襁，作爲見面禮。並聲言，他亦新生一子，名叫者勒蔑，將來長大，一定送來充任鐵木眞之貼己伴當。

鐵木眞幼年與常兒同，喜愛聽人講故事，故亦極喜歡與長於講故事之晃豁壇部察剌合老人、巴鄰部兀孫老人、以及札剌兒部之古溫豁阿老人結交往還。以是，鐵木眞記憶中，有着許多國家興亡，屠殺陰謀，刀俎魚肉等故事。蒙古語中「特薛禪」爲「聰明智慧」之意，所以宏吉剌部人特薛禪，以聰明智慧眼光，於邂逅相遇談問間，一眼看出鐵木眞人品非凡，而願招之爲婿，且留在家中，以便仔細教導，使之成爲大器。

晃豁壇部察剌合老人，因喜歡鐵木眞，因常令其子蒙力克前來照顧他。蒙力克認識卜者豁兒赤，因尋來爲鐵木眞算命。豁兒赤是蒙古各部落中名相術專家，一見鐵木眞，便說他具有帝王之命，由是常來爲鐵木眞作伴。因此，才使得也速該之安答（盟友之意）突厥克烈部長王罕，很器重鐵木眞。東方突厥化之蒙古札只剌部王子札木合，特意遠來與鐵木眞相見，與之結爲安答（盟友）而去。鐵木眞由此懂得東胡語言、蒙古語言，以及突厥語言，更聽到許多有關東胡、突厥、回紇等各部落間勾心鬥角諸事，以及各國興滅繼絕等故事。於是，他認爲人類所住居之大地上，不僅是牧場，實在也是戰場；不僅是屠獸，也常大批屠人。歷史上已經有許多民族國家及個人都曾被屠戮。不自努力，便當犧牲，這是鐵木眞幼稚年代中之想法。（下引見元朝祕史卷二）

鐵木眞十三歲，在其準岳父家居住未及一月，蒙力克便去接他說：「也速該有病，非常想念鐵木眞。」便帶他

回到家中，方知其父已被人毒死。其父之部衆已爲族中乞牙特、泰亦赤兀等部勾引而去。甚至連孛兒只斤本門近枝人，也都受到脅誘豪奪，欲棄其母子，而投靠强者。晃豁壇部前來探望之老人察剌合，苦勸衆人，衆人不但不聽，反而用槍將老人刺傷。鐵木眞看見察剌合老人受傷，失聲慟哭。其母訶額倫親自上馬，去追趕拐逃者，雖追回一小部份。但回到中途，又皆逃脫。鐵木眞家中自此空無所有，淪爲無產無業之平民。

訶額倫窮困無食，便到林中拾澀果，到野地挖靑蔴菜，用作食物，來養活兒女。鐵木眞將針做成釣勾，領着諸弟到斡難河（今鄂嫩河）釣魚。又用牛角製成小弓，到山裏去射鳥，以奉養其母。幸得察剌合老人及其子蒙力克，時常分送幾只牛羊驢馬助其度日，得此周濟，始得免除風雪時凍餒之憂。

一天，鐵木眞與其二弟拙赤合撒兒，同着其異母兄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四人同去釣魚。鐵木眞釣得一尾金魚，爲別克帖兒、別勒古台搶奪去。又一天鐵木眞射落一鳥，也爲別克帖兒搶去。鐵木眞告訴其母，其母因爲是些許小事，只好言勸訓之，應當「兄弟和睦，重振家門」等語。鐵木眞年幼却一味以復仇解恨爲重，不知家聲爲何。乃乘別克帖兒不備，用計射殺之。別克帖兒臨死，却不恨怨，而拜託鐵木眞善視其弟別勒古台。

別克帖兒既死，其母訶額倫乃嚴責鐵木眞，鐵木眞也自知罪孽深重，痛加改悔！從此，兄弟始同心合力，立志以報部族仇。

三、鐵木眞之少年時代

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曾與鐵木眞之父也速該爭爲盟長，失敗之後，遷怒於寡婦孤兒鐵木眞母子，而蓄意使

之傾家蕩產，不留生路。及聞鐵木眞已長大成人，恐將爲後患，想要斬草除根，即領部衆數十騎，自斡難河（鄂嫩河）下游之北，南來察看。鐵木眞知其來意不善，急忙躲藏。別勒古台與拙赤合撒兒，即將幼弟合赤溫、帖木格斡赤斤、幼妹帖木侖三個藏在崖縫中，然後，他二人折枝斷路，據高崖擇要與塔兒忽台等互相鬥射。塔兒忽台看不起他們，便高呼：「只要你哥哥鐵木眞，其餘的人我都不要。」鐵木眞在所藏處聽得，畏懼，便偷偷上馬逃奔到西邊山林中去。泰亦赤兀諸人發覺，即跟踪追至林中，因遍搜不獲，便將林包圍，在密林外監守，圍困九天，終於將忍不住飢之鐵木眞活捉帶走。（元朝祕史，卷二）

塔兒忽台既捉鐵木眞，帶回泰亦赤兀本部，便用大木枷將他枷困，親自押着去巡行各部落，以示號令，而威脅各部人必得聽從於己，期使衆人斷絕鐵木眞將來可當皇帝之念頭。在每一營地住過一宿之後，各部自是敢怒而不敢言，塔兒忽台準備在農歷四月十六日大會各部首長，共同參觀中以處決鐵木眞。

四月十五日晚間，泰亦赤烏人令老婦爲鐵木眞理髮，老婦暗將頭髮一團縮在鐵木眞手腕枷傷處。及夜半人靜，鐵木眞藉髮團滑力，抽隻手出枷，就用枷頭，將兩個看守者打倒，然後逃出營帳，進入斡難河北岸柳條林中。及聽到營中吶喊尋找，心想在此月光亮如白晝中，林中不易躲藏，乃走入斡難河水道中仰臥在水裏，只將鼻孔露出水面以便呼吸。

不久尋找者果然遍搜柳條林，有速勒都思部人鎖兒罕失刺，涉經鐵木眞臥處，獨見之，却不作聲。待搜索者盡數遠去之後，乃獨回來，稱贊鐵木眞有急智，勸其速逃。鐵木眞自念鎖兒罕失刺既懷善意，即逕向彼乞援。鎖兒罕失刺乃與二子一女合作，爲鐵木眞脫枷焚燬之，藏鐵木眞於羊毛車中。未幾塔兒忽台窮搜各帳，到藏車處，鎖兒罕

失刺又託辭以免搜查。搜者去後，乃使其女合答安爲之裹傷，又賚一小羊以贈之，使歸尋其母弟。又使二子赤老溫（後來爲四傑之一）、沈伯（後來成爲名將）送鐵木眞使得復歸。

鐵木眞逃歸舊日居地，其母及諸弟已不在。更循跡追尋，終於在乞沐兒河（今外蒙古車臣汗西北齊母哈河）上源，豁兒出恢山（今名活拉灰圖山）以南尋到家人。經此艱難幸得重聚，歡喜無限。同時又懼敵人追跡再來，不敢停留，便相偕南踰不兒罕山（即今肯特山主峯之南），到青海子（亦名闊闊海子，在肯特山南，克魯倫河上游，今名巴彥烏蘭海）水邊居住。日夜尋捕土撥鼠以爲食，積得數年鼠皮，才得向突厥克烈人馬羣中換得九匹良馬，兄弟們輪流放牧山中，基業始立。

一天，有泰亦赤兀數十騎又尋至，鐵木眞躲入林中，來人竟刼八匹馬而去。及別勒古台乘馬捕土撥鼠歸來，即欲奮勇乘馬追去，拙赤合撒兒也欲追趕，鐵木眞因爲只餘一匹馬，兄弟不能同去，乃獨自乘馬覓踪追趕。北行三日夜，不見失馬踪影。第四天清晨，向一擠馬奶之少年問路，此少年見其艱苦疲憊，而志向堅決，便請其飲食，並自動爲他揀一匹好馬，更以他單人獨馬難以與人戰鬥，乃不告其父，自願追隨作伴一同追趕失馬。上路後問此少年，方知其名爲孛斡兒出（後來成爲四傑元首）。就在孛斡兒出引導協助下，又追二日夜，得從泰亦赤兀人馬羣中，趕回自己之失馬。他們更聯合力量，阻止盜馬賊追擊。鐵木眞要分其失而復得馬匹之半，給孛斡兒出。孛斡兒出道：「我父僅我一子，所置家產儘够用了。倘要你失馬，我何義氣？」乃善待鐵木眞而送之歸。（元朝密史，卷二）

鐵木眞到家之後，便奉母命，順着克魯倫河東行，去宏吉剌部尋訪特薛禪，以迎娶已聘之婦。他尋到扯克徹兒

13—4258

山與赤忽兒忽山（皆在今興安省海拉爾市東）之間，終於尋到。特薛禪大喜過望，卽將女兒孛兒帖與鐵木眞爲妻。自己率衆送至中途，乃令其妻搠壇率人護送女兒女婿直到婿家。孛兒帖帶來一襲黑貂皮襖，要獻給翁姑做見面禮物。鐵木眞想起父親之安答（盟友）克烈部長王罕，鐵木眞乃與二弟去見王罕，獻上黑貂裘。王罕果然大喜，乃率兵北來送之，並爲此義子義婦招聚其已失諸百姓，使之重新成立孛兒只斤部落。鐵木眞想起孛斡兒出之義氣，乃令其弟別勒古台往召之，孛斡兒出欣然來歸，作爲鐵木眞第一個忠實幹部，未再離去。

四、鐵木眞之創業

㈠**鐵木眞依附王罕**（參看附圖第二）：爲鐵木眞召集百姓之王罕，乃突厥克烈部長，名脫里忽勒，亦一時人傑也。乃曾殺其二弟及數侄以奪得部長地位，又使人貢於金，金封之爲克烈王，稱爲王罕。昔也速該爲部長時，克烈部西方之突厥乃蠻部長亦難赤，曾用兵助王罕之叔古兒汗，來攻破王罕，王罕不勝，乃投奔也速該。也速該幫助王罕恢復其國，因而王罕與也速該結爲安答（盟友）。鐵木眞夫婦，旣以父執之禮，事奉王罕，王罕感念故友舊恩，因出兵爲鐵木眞恢復其部落首長之地位。

鐵木眞旣恢復其父業之一部份，兀良合特部鐵匠孔兒赤兀多老人便親自送其子者勒蔑（後爲四大戰將之一）來，爲鐵木眞作伴當。於是鐵木眞至此除孛斡兒出外，又得者勒蔑爲幹部。

居於貝加爾湖以西以南之突厥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因爲也速該曾奪其弟也客赤列都之妻訶額倫爲妻，結有仇恨，許久未報。聽說也速該之子鐵木眞已成家立業，乃想報復舊恨，因糾合族中三個部長，率戰士三百人，各帶預備馬匹，兼程南來，以掩襲鐵木眞新近恢復尚未安定之孛兒只斤部。鐵木眞等果猝不及防，乃各跨上無鞍之馬，逃

入不兒罕山之中（即今肯特山）。惟鐵木眞之妻孛兒帖，及別勒古台之母，因無馬可乘，爲蔑兒乞人刼去。蔑兒乞人三繞不兒罕山，尋不到鐵木眞，以爲已擒得其妻及庶母，也算報仇解得恨，遂解圍而去。

鐵木眞偵知蔑兒乞人確已離去，始從不兒罕山中走出。見部衆老幼多有被殺，餘人逃散，妻及庶母均爲人擄去，悲慟之餘，便與孛斡兒出、者勒蔑二人等籌思報仇雪恥之策。他們環顧臨近各部中，無可能爲其助力者，而東南塔塔兒，西方乃蠻部雖强，但自己人望未孚，求人未必得助；度可以爲自己助者，惟有東方札亦剌部幼年曾與自己約爲盟友之札木合部長，有過「患難相共」盟約。但札木合自承襲叔父基業爲部長之後，雖年青有爲，深爲蒙古諸部所信服，一聲令下，萬兵可集。惟札木合爲人好勝逞强，重視現實。今窮困往求，必爲其輕視而拒絕爲朋友報仇。故欲得其兵，必須借重外力激將法求之，方能達成目的。

能激動札木合出兵之法，思考旣定，鐵木眞便帶領拙赤合撒兒與別勒古台二弟，西往禿拉河黑林（即今土拉河南），求見克烈部長王罕，商請出兵兩萬，以便前往邀札木合出兵。王罕久欲北征蔑兒乞，以便立功得財，當即允許。並提出「將出兵兩萬以爲北征蔑兒乞左路軍」之諾言。請鐵木眞派人往約札木合也出兵兩萬爲右路軍，更請告知會兵地點及日期。

鐵木眞使拙赤合撒兒與別勒古台東往札亦剌部，求見札木合，傳達王罕此言，札木合深恐突厥克烈部長王罕獨得大功，獨獲厚利，因對使者曰：「鐵木眞安答（盟友）之妻被擄，是我族人的奇恥大辱，我必爲之雪恥。今三種蔑兒乞人：脫黑脫阿在不兀剌客額兒（今外蒙鄂爾渾河之西）；歹亦兒兀孫在斡兒寒河（即今鄂爾渾河）及薛靈哥河（即今色楞格河）兩河之間，合阿台答兒馬剌在合剌亦客額兒（地在今色楞格河之西）。我如率軍自不兒罕山（

今肯特山）之南，道出勒豁河（即今哈拉河），是從蔑兒乞天窗攻入也。鐵木眞安答之百姓，逃來此地者甚多，我可以爲之集結萬人；他自己起兵萬人，合爲二萬人，將逆着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到孛兒脫罕孛斡兒（地在今肯特山西南）地面，等候王罕。以月圓爲期（即是月十五日），共同出兵北征蔑兒乞三部。」（元朝祕史，卷三）

使者回報王罕，王罕自然不願落後，即令其弟札合敢不，領軍一萬爲左翼掩護，自己率兵一萬，到孛兒脫罕孛孛斡兒去會札木合。比王罕兵到，而札木合已先來二日，因乃用毛繩拴筏，渡過各大小河川，直搗三種蔑兒乞部落之心臟地帶。

三種蔑兒乞人之諸部長，以爲突厥克烈部不會爲鐵木眞出兵，蒙古札兒剌部更不會爲鐵木眞報仇，是鐵木眞苦思無策，生出妄想，將些不可能之事，宣傳出來，以自我陶醉而已，是以各部隊毫未做戰爭準備。及聞河上漁人來報，有大軍乘皮筏如潮水般渡河而來，方知不及應戰。脫黑脫阿、歹亦兀孫等，各攜左右數人，脫身北走，三種蔑兒乞人民六神無主，亦各紛紛亂奔。鐵木眞與王罕、札木合等率大軍自後追擊，盡掠其婦孺、牛羊、車馬，焚毀其廬帳、輜重，盡力殘踏其人民及軍隊。鐵木眞又在難民軍中，尋得其妻孛兒帖，並俘獲蔑兒乞一部長合阿台答兒馬剌。別勒古台遍尋其母不見，乃盡殺前繞不兒罕山的蔑兒乞三百人，以解心頭之恨。

(二)**鐵木眞之依附札木合**：王罕與札木合北征蔑兒乞，未遇任何抵抗，大獲全勝，各滿載而歸。鐵木眞因自己舊日百姓，已盡在札木合掌握中，不敢要求分出，乃隨札木合東歸，依附於札只剌（亦作札亦剌）部，成爲札木合麾下之一員。

在回軍途中，鐵木眞之妻孛兒帖產一子，因行動中無襁褓裹兒，鐵木眞即用麵餅作襁褓裹之，盛在襖袖，載於

馬上，遂命此兒之名曰朮赤，蒙古語猶言「客」也。時鐵木眞二十三歲，因其失妻將爲一年，札木合常以此嘲之，鐵木眞與孛兒帖但笑而不言，心中却恨之入骨，孛兒帖由是暗勸鐵木眞離開札木合，鐵木眞說道：「我們是在多難中長大的，必得有合心而又合力量的人爲援助，才能以獨立而創建事業。當時戰鬥在蔑兒乞營中拾得一個五歲小兒，生得眼明有光，穿貂鼠衣，戴貂鼠帽，穿鹿皮靴，將來可致成有用的人，所以我叫他做曲出，送給母親收養，作爲我的弟弟。我們的朮赤生而體壯，哭聲大而有力，將來更是有用的人，不要計較別人言語。我十一歲時與札木合結交爲盟友，他大於我，慣貪便宜。今居其下，一切只得由他作主了。」於是，鐵木眞便將自蔑兒乞擄來的金帶及良馬，俱獻與札木合，並說：「聽得老人們常言，但凡爲安答（盟友）者，便是同一性命般不相舍棄，相親相愛，同生死，共患難。如今我們重新契合，更當親密。我留此無用，願盡數以獻安答。」札木合大喜，也將擄自蔑兒乞之金帶與鐵木眞繫上，更選許多好馬相贈，與之治筵歡飲，醉後同被而眠。

鐵木眞依附札木合一年有半，常私下結納札木合手下諸英豪人物，與之討論當前局勢，研究蒙古人之前途遠景，其間便顯出自己有救國救民之大志，要建立一個前途光明之蒙古大帝國，使蒙古各部落自由遊牧。他這種誘致與交結之工作，在一年半時間中，大有成就，札木合亦微有所聞。一天鐵木眞全家人隨札木合出獵，札木合便探刺着說：「放馬的挨在澗下得到帳幕住，可不要將放羊的放羔的都吃到咀裏去呀」鐵木眞知其話另有所指，便禁聲不言。乃故意落後，將札木合言語告訴其母訶額倫。其母未及回答，其妻孛兒帖卽道：「人言札木合好喜新厭舊，怕早已對我們厭了。方才之言，莫非欲圖謀我們？我們休再等待了，還是乘夜兼行，善自與之分離的爲是。」於是，夜間鐵木眞率領其衆，暗暗離開札亦剌部，沿斡難河北岸向西南兼程而走，想回到其三河發源地不兒罕山以東，其出

生之故地而自立爲業。（上引見元朝祕史卷三）

鐵木眞一行人馬，行經泰亦赤兀牧地，泰亦赤兀諸人以爲鐵木眞來報仇夜襲，備戰不及，乃紛紛逃奔。營地中撒下小兒闊闊出，爲鐵木眞拾得，小兒活潑可愛，也交付其母訶額倫收養，作爲自己兒弟。

㈢**鐵木真之建號大汗**：當鐵木眞自動離開札木合，這時札木合勢力正盛，對之毫不在意。旣未追討，也未派人責問不告而去之原因。當然札木合亦未覺察自己是中別人釜底抽薪之計，別人已把自己一部分幹部帶走。所以未防範其部屬中諸豪族之私自逃奔鐵木眞，去與鐵木眞共圖帝王之業。比及發覺，爲時已晚。

蒙古諸部中之豪傑人物，見鐵木眞度量寬洪，見多識廣，智慮深遠，有大氣魄，將來一定能成功立業，因而每思忠心追隨，以冀獲得將來之榮華富貴。於是，與鐵木眞有約定者，都先後脫離札木合，率族追隨鐵木眞。其他各部之人也多聞風景從，多有率其族人，帶其財產投奔鐵木眞麾下，願受其指揮。

先後來追隨鐵木眞者，有以下諸部族：鐵木眞之伯父蒙格禿，與其子翁古兒，率領敞失兀特、伯岳吾兩部落人羣；伯父揑坤太石之子忽察兒別乞；叔父答里台斡赤斤；叔父斡斡巴兒合黑之子莎兒合禿主兒乞，率其二子撒察別乞、泰出，並引主兒勤而來。又有忽圖刺汗之子阿勒壇，也率其所部而來。有札亦刺兒人合赤溫、合刺孩、合蘭歹三人，與脫忽刺溫兄弟等隨來。有塔爾忽種人合答安答、都兒罕等五兄弟也率族隨來。有巴哥刺部人忽必來（後爲大將，所傳四傑之一。）忽都思；忙忽部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們；又有孛斡兒出之堂兄斡歌蓮，也自阿魯拉部率衆投來。又有者來蔑之堂弟察兀兒罕，又有速不台（後爲大將，亦四傑之一）也自兀良哈特部率衆找來。又有別速人迭該、窟出沽兒；速勒都人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札刺亦兒人薛扯朶抹、阿兒孩合撒兒、巴刺，及其二子

，都隨帶家財輾轉投奔鐵木眞帳前。有晃豁壇部人雪亦客禿、速客客者該、晃答豁兒及其子速客該者溫、揑兀歹察合安，也都聞風遠道來投奔。還有斡勤忽訥人輕告牙歹、火哥刺思人薛赤兀兒、朶兒邊人抹赤別都溫、亦乞刺思人孛禿（後爲鐵木眞之妹夫），那牙勤人種節、斡羅納兒人只兒豁歹、巴魯刺思人速忽薛禪、合刺察兒等，各携家屬財產尋來，願歸附於鐵木眞之旗下。還有巴鄰人豁兒赤，兀孫老人，闊闊溯思、蔑年，也率領巴鄰部衆輾轉奔投前來。於是鐵木眞手下有六七個蒙古部落，能戰之士，至是可以萬計了。

卜者豁兒赤，以衆望旣歸鐵木眞，便僞託神言：「札木合當敗，鐵木眞當興。」乃暗地糾合投順中之各部活動人物，如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等，於火邊仔細商議，打算擁立鐵木眞爲可汗，以統攝來歸各部落首長。商議數次，方成定議，乃出帳冒雪尋找鐵木眞，始知鐵木眞已冒雪出獵，兩夜未歸，於是衆人乃分頭四出尋找，合力擁戴。（元朝祕史卷三）

鐵木眞因衆人商議立己爲可汗之事，自己不便參加，乃偕密友二人孛斡兒出、不魯古赤，冒雪出獵。三騎出營先行賽馬，繼而貪於逐獵，及天色將黑才與盡思歸。在歸途中但見茫茫雪地，不見任何目標，不辨方位，遍尋營地不見，迷途半夜，人困馬乏，乃尋一山洞休息。翊晨雪仍未止，在繼續尋覓營地中，突見前面有十餘騎，以爲必是營中來找之人，沿途呼喚，鐵木眞馬快，待馳及見面，始認出爲泰亦赤兀死對頭。仇敵相逢，鐵木眞卽單獨與之作戰。敵騎十二矢並發，射傷鐵木眞口喉肩臂等數處，見鐵木眞已墜馬而死，後有援騎將至，泰亦赤兀人始捨之而去。

孛斡兒出與不魯古赤趕至，追殺敵中之三人，奪回一匹附馬，取得倒馬身上孔袋乾肉等物，回見鐵木眞已死，

各痛欲不生。不魯古赤稍通醫事，卽臥鐵木眞囘山洞中，燃火燒石投雪石上，使發熱蒸氣，以皮囊爲桶引入鐵木眞口邊以熏之。終於使之吐出喉中凝血，重得呼吸。時雪深沒膝，難以行走，天又黑暗，是又一日已盡，二人各脫自已裘帽以蓋傷者，分嚼肉乾溫彌汁以哺鐵木眞，待第三日天曙，始將鐵木眞置之馬上，二人左右扶持之以出走，終於與營中出尋諸人相遇，共衞之以歸。

鐵木眞養傷半年，始得完全健愈。此半年中，有格尼格思部落人忽難、答阿里台、斡特赤斤等率其族部來附。又有只札人木特令勒忽，率其衆來投。於是，衆人再議推選可汗事，鐵木眞以讓其伯父蒙格禿乞顏、叔父答舉台斡赤斤、勒勒巴兒合黑、阿刺壇四人：四人皆辭，鐵木眞乃就汗位，是爲蒙古本部之可汗位，時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世宗大定十九年，西元一一七九年，蒙古猪兒年也。時鐵木眞年方二十五歲，至西元一二〇六年鐵木眞五十二歲時，始建號爲成吉思汗。

鐵木眞因以已卽蒙古汗位事，遣使往告克烈部王罕與札亦刺部札木合。王罕謂使者曰：「蒙古之鐵木眞爲汗之舉誠是，吾有此心久矣，將來有事，吾必助之。」札木合猶在怒於鐵木眞之不告而去，又招誘去自己得力幹部多人，使部衆叛離，大爲憤怒。因告使者曰：「鐵木眞安答（盟友）與我，譬如車之兩輪，在一起合力，可以成大功。都是阿勒壇與忽察兒二人（前者鐵木眞之叔後者爲鐵木眞之堂兄），挑撥是非，使我們兩人離開。你們囘去對他二人說，問他們爲什麼當初我與鐵木眞在一起時，不想推選鐵木眞爲蒙古可汗，以求統一蒙古各部落呢？如今不知他們想些什麼，卻單獨離開我去做可汗。你們告訴鐵木眞安答，叫他好自爲之。你們也好生的擁戴着他吧。」。因札木合有怨言，於是鐵木眞汗乃重新决定其外交政策，極力向克烈部王罕表示友好，以求得其助力。對東方之札木合

，則小心警戒，而準備必要時作戰。（元朝祕史，卷四）

(四)**鐵木眞興起之條件**：有許多人說，蒙古人爲夏禹少子之後裔。但却從來不爲學者們所深信，蓋文獻不足徵也。蒙古在建立元朝以前，是僅有語言而無文字，其語言有語根，有語尾變化，近有人考證，此是與夏代言語相同。蒙古人用十二屬紀年，而不用商代天干地支合併來紀年，可說是蒙古人還保有夏代人習慣，可見說蒙古人是夏禹後代苗裔之說，並不是完全無稽。

蒙古傳說史，始於鐵木眞出生前二千年，是約在周厲王年代，卽西元前八七八至八二八年間，距離夏禹時代已相當一千七百餘年。根據傳說二千年前是僅剩男女各一人開始，在男女各一人以前，還有亡國逃亡等役，究是何國，國於何地，已不可考。鐵木眞出生在西元一一五五年，迄今已八百多年，於今天，蒙古語文中，猶保留着四千五百年前之語根語尾，眞是難能可貴之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其斯之謂歟？果眞是如此，則鐵木眞之起家，雖不定是「禹稷的家而有天下」之類，但其具有優良傳統和良好教育以及環境逼迫，則是眞實。

鐵木眞之父也速該，生於蒙古尼倫部孛兒只斤族中，以王子身分，而搶得蔑兒乞人之妻以爲妻，他又能與泰赤兀部長塔兒忽台爭奪全蒙領袖地位，更常與敵作戰爭取勝利，自是蒙古中之强有力者。他肯於出力幫助突厥克烈部王罕復國，又肯爲其子遠地求婚於宏吉剌部中，可見是一時之雄傑。

鐵木眞之母訶額倫，生於東胡宏吉剌部望族中，以才名遠嫁與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弟，以姿色招致蒙古王子也速該兄弟之刼掠，而成爲也速該之妻。在養育鐵木眞十三歲時，其夫也速該還想爲其子鐵木眞向其妻舅族中去乞婚，是可見訶額倫之爲女中豪傑，深得也速該之崇愛，與他人之欽敬。就是因其是女中豪傑，所以在夫死後，能以

照顧諸子至爲帝爲王。

鐵木眞落生時手握血塊，本是極平常事，可是有心人聞聽此一傳說，便本孤臣孽子之心，有意於此英雄之父、女中豪傑之母所生之佳兒，加以造塑。因而刻意安排其爲帝爲王之機緣，爲其製造天命之機運。者勒蔑之父扎兒赤兀歹老人，遠道背負風匣齊來，是已具有深意。他背負打鐵風匣，示人以匠人不知政治，在風匣箱中却藏有貂鼠襖，用極尊敬而貴重之見面禮，爲其幼兒尋找君王主子，所謂求爲伴己伴當，表示世世子孫都擁戴此子。觀其能將兩子者勒蔑、察孛兒罕，都培育成最爲傑出之大將之才，可知此老不只眼光遠大，並且身手也極不平凡。所謂打鐵手藝，可能是爲隱跡糊口，其主要目的，則是發掘及訓練出大帝王及將相等人物，以展其生平抱負，而掀翻世界政治上之原有秩序。

晃豁壇部察剌合老人，本離孛兒只斤部很遠，他何以至鐵木眞跟前，與鐵木眞作幼年伴侶，史人未記。觀於也速該臨死將其妻子託老人之子蒙力克照顧一事，是其父子皆常與鐵木眞在一起，早就爲其義務監護人，此亦別具深心之人。卜者豁兒赤之算命未必眞是靈驗，但其能以託天之命，所謂鐵木眞有帝王之命，使之抬高身價，便於結交當時權貴而已。特薛禪一見鐵木眞即以女兒許之，眞乃慧眼識英雄。待也速該死，也速該之部衆皆以爲「深海乾了，美玉碎了」，各棄鐵木眞而去，可見並無人信卜者之言。鐵木眞再有帝王之相之命，還賴其具有打天下之眞實力量，用實力作後盾，來奠定其帝王之基礎。

鐵木眞以細故而射殺其異母弟別克帖兒，所犯罪過之重，足以失天下人心而有餘。他受其弟臨死遺言感動，受其母嚴加痛責，深自悔悟而善待其另一異母弟別勒古台，共立大志，行大勇，彼此共勉，終各成大器。

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以與也速該爭位之恨，誘略也速該所遺部衆，不留寡婦孤兒生活之路，欲斬斷其後代傳人，殘忍至極。當其九晝夜圍困，捉得鐵木眞後，大功已成，猶不甘心，必要巡行各部，擠出鐵木眞具有帝王之相之人們印象，是得意忘形，自招人嫉視。也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之一證。速勒都思部之理髮老婦，以髮墊在鐵木眞枷傷處，使之得以脫逃，或是出於婦人之仁，亦可能爲一預謀？鎖兒罕失刺之不去搜林，專意察看河水溜中，待搜索之人他去，則獨救鐵木眞性命，觀其先後行爲，也是善於運用人類錯覺之人，其二子後皆爲大將，父子皆爲人中之傑，塔兒忽台已將之納入麾下而不知重用，其失敗也屬當然。

鐵木眞單人獨馬追尋失馬，是恃匹夫之勇，亦到情急無智階段，所以欲致死命，本不足爲訓。但以虔誠矢志，感動擠馬奶之孛斡兒出，因而自動爲之調換馬匹，準備飲食，又不辭其父親往助之，上路之後，始互通姓名，是英雄惜英雄者，可見豪傑與凡人之別，就在接人處事時一念敬誠與否。

㈤鐵木眞之善用謀略：鐵木眞於娶得孛兒帖爲妻之後，才着重使用謀略，其謀略是得自其妻，得自孛兒帖書與者勒蔑可知。

鐵木眞在孤苦零丁時，其義父王罕，雖近在鄰居，却未存有撫孤問寡之念，是王罕對也速該助其復國大恩，早已遺忘。孛兒帖用一襲貂裘，幾聲乾爸爸，換來王罕對鐵木眞之無限幫助，此乃謀略之功。鐵木眞恢復孛兒只斤部長地位，嚐到甜頭，才知道「雖有磁基不如乘勢」之道理。待其妻被人擄去，他不再有單人匹馬往追之恃勇行動，而與其衆將領商議如何運用謀略，去借用別人大軍之力，報仇雪恥，以求尋回其妻。觀其用功利以進說克烈部王罕之後，再以王罕出兵爲助之說去激動札木合，使之必得爲之出兵北征，眞如空手玩虎豹，竟能使虎豹爲之驅逐野狼

。

三種蔑兒乞人亦北方之强者，既報復也速該奪其弟婦之仇，而不知防備敵人之報復，這是人類之錯覺。由於判斷上錯誤，同時遭受兩個强國之大軍襲擊，幾乎淪於亡國滅種。故判斷敵情者，萬不可存主觀見解。

札只剌部長札木合，青年有爲，已得衆心，連蒙古中之强粱者，如泰亦赤兀部塔兒忽台等，已善事而謹從其命，他已收得鐵木眞逃散之衆，使得鐵木眞本人亦得甘心情願隸屬其下，其基業之厚，自蒙古有史以來，是已僅見。可惜札木合之才，能聚而不能用，好謀而不決，直到臨死，才發現自己無如孛兒帖似之好妻子，更未能任用好伴當，不能知人善任，徒逞口舌之能而已。

鐵木眞之依附札木合，初志不過恢復其孛兒只斤部長之位而已，及見札木合常相訕笑，而札木合屬下智能之士各欲思得明君。於是學習札木合聚衆方法，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用申大願，立大志來打動英雄豪傑之心。故其一旦脫離札木合後，使札木合部屬，多懷念鐵木眞之能以尊老慈幼愛才敬賢，汎愛衆人努力奮鬥，因而多願離開札木合，投奔鐵木眞，使鐵木眞重用其力，共創大事業。

當鐵木眞初隨札木合時，僅有孛斡兒出、者勒蔑兩件當，其諸弟之外，又新招得妹婿孛禿，其餘就是家屬，孛兒只斤之部衆札木合並未再分給他。他隨札木合一年有半，招其舊部衆與之共同逃離札木合西行後，蒙古與其他部族人，以其善於用衆，故心向之，及他獨立在三河源頭處不及一年，即收容極多部衆，並有許多將領。各部長率其全部落來投者有十餘部落：率其部落一部而來者，有二十餘起：率其本族或個人親屬來投者多至百起，其中最爲著名者，如巴魯剌人忽必來：兀良合特人速不台：巴鄰人豁赤，元孫老人：闊闊溯思：別速部人迭該：札剌兒人阿兒孩

合撒兒；迄於人翁古兒等。此外還有者勒蔑之弟察兀兒罕，忽必來族人忽都思，孛斡兒出堂弟斡歌列，格尼格思人忽難，以及札只剌人朮特合勒忽。此輩皆當時有志之士，另後成爲鐵木眞之大將，建立大功者。鐵木眞對來歸者，能一一結交而重用之，因而奠定創業垂統之大基礎，造成世界上最大之蒙古大帝國。

第四節　蒙元軍政制度

按蒙古初期軍政最大之特色，卽爲軍政一體。如大汗之斡耳朶（宮帳），卽爲一軍政合一之統帥部，至于其下之「民戶體統，十人謂之牌頭子。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兵士皆以民之年十五以上者充之。」此是黑韃事略之記載。元史兵志亦說：「其法，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簽爲兵。」由此可見蒙古初建時，民戶體統，亦卽是軍隊體統，兵民一體者。及至世祖入統中國，乃變此一單純之軍政制度，而爲中國化之軍政制度焉。玆分述之於下。

一、政治制度

一、庫利爾台制度

庫利爾台是蒙古選汗大會之制度，日人箭內亙氏在「元朝制度考」中，著述頗詳，茲僅述其大要。

庫利爾台，在蒙古語中爲聚會之意。在成吉思汗創業後，此一用語，卽成爲蒙古帝國協議國家重大事件而開之聚會。元祕史譯作「也客忽哩勒塔」，「也客」蒙古語大之意。「忽哩勒塔」卽「庫利爾台」之音義也。箭內亙氏稱爲蒙古之「國會」，姚從吾氏稱爲「宗親大會」或「選汗大會」（東北史論叢）。箭內亙氏謂所指國家重大事件之範圍，卽：第一選舉合罕（卽皇帝），第二出征外國，第三頒布法令，故其與蒙古乃至于元朝之興亡盛衰，有極密接之關係。

至于選汗大會之次第，可分爲三步驟：第一選舉候補者，第二發布召集令，第三選帝。關于第一步驟者，後續合罕之候補者，率根據現合罕之意志所指定。其次，發布召集令之形式，則初期勢力領土均尙微時，或則登高一呼，卽相集議，或則遣數騎傳話。及至成吉思汗晚年，已成爲跨有歐亞兩陸之大國，則召集令由留守上都者發之，如成吉思汗死後，由拖雷召集之爲然。再次，選帝之形式。在大會之最初三日，用于饗宴與歡迎。第四日，大會會員，始熟議選舉皇帝事。

蒙古此一選汗大會之制度，實非完善者。蒙古大帝國之分裂。元室衰亡之由來，實有莫大之關係焉。

二、世祖入統中國後之政治制度

續文獻通考概敍蒙元之職官制度云：「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國俗淳厚，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帝（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至是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體統已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宣慰司、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中原華人）南人（南宋華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以上是通考採自元史百官志）。成宗（鐵木耳）大德（一二九七—一三〇七）以後，承平日久，靡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歸於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繫乎人。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自元統（順帝、一三三三—三四）、至元（一三三五—四〇）以後，頗有沿革損益之異。至正（一三四一—六八）兵興，四郊多壘，中書、樞密俱有分省分院，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書、分院。自省、院以及郡縣，又各有添設之員。而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敕牒，隨所索而給之，無有考覈其實者，於是名爵日濫矣。」

又云：「按帝紀，太祖十八年（一二二三）夏，定西域諸城，初置達嚕噶齊（斷事官）監治之。太宗三年（一二三一）八月，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考邵遠平「弘簡錄」云：「太宗設官甚簡，斷事官曰：札爾古齊（世祖紀則謂札爾古齊，乃太祖開國所置，位百司右。其賜銀印。立左右司）。任至重，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

筆且齊，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是即志所謂草創之初，未暇為經久之規者也。」又云：「太宗二年十一月詔，諸路州縣長史，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則太宗時已有諸路州縣等官矣。

1.中央重要政治職官：據元史百官志略述如下：

中書令一員：典領百官，會決庶務。太宗以相臣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

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員（正一品）：統六官（六部）、率百司，居令之次。令缺，則總省事，佐天子，理萬機。國初，職名未創。太宗始置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世祖以後，丞相員數屢變。又立尚書省，亦立廢無常。故員數有一至五員者。

平章政事（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世祖始置，有中書、尚書平章。又尚書廢立無常，故平章員數亦不一定。故其員數有二至六員者。

右、左丞（正二品）：副宰相。裁成庶務，號左右轄。世祖始置。亦分中省、尚書。因尚書廢立不定，故員數亦不定。故其員數有二至五員者。

參政（從二品）：副宰相以參大政，而其職亞于右左丞。世祖始置。亦因尚書省廢立不常，員數有一至四員者。

參議中書省事（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牘，為六曹之管轄，軍國重事咸預決之。世祖始置，員數一至六員不定。其治曰參議府，令史二人。

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國初，嘗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員數增減不常。其人則皆御位下及中宮、東宮諸王各投下怯薛丹（宿衛者）等人爲之。

六曹尙書（正三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與歷代大致相同。

2. **地方重要軍政職官**：據元史百官志，略述如下：

元代地方行政最高機構，爲行中書省，秩從一品，掌國庶務，統郡縣，鎭邊鄙，與都省爲表裏。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世祖以後，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都）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每省丞相一，從一品；平章二，從一品；右、左丞各一，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從二品。參政之下，有簽省、同簽之屬。丞相，或置或不置，尤愼于擇人，故往往缺焉。行中書省凡十一：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汴梁，統十二路七府。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初置江淮行省，治揚州。後遷杭州，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稱江浙。統三十路一府。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南昌（併入福建則治泉州）。統十八路。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治襄陽（鄂州、潭州）。統三十路三府。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長安（利州）。後四川立行樞密院，則惟轄陝西四路五府。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至元末置，署成都。統九路五府。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治遼陽。統七路一府。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甘川（分省治寧夏）。統七路二州。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大德以後始置。治和寧路。統漠北諸處。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治中慶路。統三十七路五府。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以征日本國而設，命高麗國王置省，師還而罷。大德以後，廢立不定。治瀋陽。統二府一司五道。

各行省下有司、府、所、場之設：

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示于下。郡縣有請則爲達于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爲元帥府。其在遠服，又有招討、安撫、宣撫等使。

宣慰使司。秩從二品。宣慰使三、從二品。同知一、從三品。副使一、正四品。

此外，有經歷、都事、照磨兼架閣、管勾等員。

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秩從二品。使三、同知二、副使二。他略。

宣慰使兼管軍萬戶府：每府宣慰使三。同知、副使各一。他略。

都元帥府：都元帥二，副元帥二。他略。

元帥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鎭守官）一，元帥一。他略。

宣撫司：秩正三品。每司達魯花赤一，宣撫一，同知、副使各二。此外、僉事、計議、經歷、知事、提控案牘

、架閣等員。

安撫司：秩正三品，每司達魯花赤、安撫使、同知、副使、領事各一。他略。

招討司：秩正三品。達魯花赤、招討使、經歷各一。

諸路萬戶府：上萬戶管軍七千以上。達魯花赤、萬戶各一，皆正三品，虎符。副萬戶一，從三品，虎符。

中萬戶府：管軍五千以上。達魯花赤、萬戶各一，皆從三品，虎符。副萬戶一，正四品，金牌。

下萬戶府：管軍三千以上。達魯花赤，萬戶各一，皆從三品。虎符。副萬戶一，從四品，金牌。其官皆世襲，有功則陞了。府僚略。

萬戶府下有鎭撫司及上中下千戶所、上下百戶所等。鎭撫司。鎭撫二，蒙古漢人參用。上萬戶府鎭撫，正五品；中萬戶府者，從五品，俱金牌；下萬戶府者，正六品，銀牌。

上千戶所：管軍七百以上，達魯花赤、千戶各一，俱從四品，金牌。副千戶一，正五品，金牌。

中千戶所：管軍五百以上。達魯花赤、千戶各一，俱正五品，金牌。副千戶一，從五品，金牌。

下千戶所：管軍三百以上。達魯花赤、千戶各一，俱從五品，金牌。副千戶一，正六品，銀牌。

上百戶所：百戶二，蒙漢各一，俱從六品，銀牌。

下百戶所：百戶一，從七品，銀牌。

此外，州、軍之制，中統年間併立州縣，未分差等，其後始以戶分差等：

一萬戶以上，爲上州。

六千戶以上，爲中州。

六千戶以下，爲下州。

滅南宋之後，定江南之地爲：

五萬戶以上，爲上州。

三萬戶以上，爲中州。

不及三萬戶，爲下州。

上州，達魯花赤、州尹，從四品，同知正六品，判官正七品。

中州，達魯花赤，知州，正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

下州，達魯花赤，知州，從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

軍。唯邊退之地設立，各統屬縣。秩品爲下州。

三、勳、爵：

勳十階

上柱國（正一品）　上輕車都尉（正三品）

柱　國（從一品）　輕車都尉（從三品）

上護軍（正二品）　上騎都尉（正四品）

護　軍（從二品）　騎都尉（從四品）

驍騎尉（正五品）　飛騎尉（從五品）

爵八等

王　（正一品）　郡伯（正四品）

（從四品）

郡王（從一品）　縣子（正五品）

國公（正二品）　縣男（從五品）

郡公（從二品）

郡侯（正三品）

（從三品）

四、武散官三十四階，文散官四十二階。

二、軍事制度

⑴怯薛軍制度

元史兵志二云：「元制，宿衞諸軍在內，而鎭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哉。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怯薛，爲寵愛、恩惠之意，其職掌爲番值宿衞），領怯薛歹（幸福、幸運之意。兵志譯作宿衞之士）分番宿衞。及世祖時，又設五衞（左、右、中、前、後，已見前），以象五方，始有侍衞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是故五衞卽皇帝之親軍，而怯薛則親軍中之親軍也。

斡耳朶（宮帳）怯薛制度：斡耳朶，卽大汗之宮帳。宮帳之組織，有大斷事官（幕僚長），成吉思汗大斷事官，當時爲失吉忽禿忽。又有若干位必闍赤（主文史者祕書或學士）、扯兒必（値宿長）、保兀兒赤（御膳長）、乞烈思（掌從馬等）、宿衞、散班等官（本節見姚從吾氏「東北史論叢」）。本節所當列述者，爲宮帳之宿衞制度。

怯薛之創設　此制度之創設，是在太祖成吉思汗第二次卽位之前二年（西元一二〇四）。是年春，將親征乃蠻（詳見本卷第四章），當任命千戶、百戶、牌子頭（十戶）扯兒必等時，選拔千戶、百戶、牌子頭及白身者子弟之技能體格皆優秀者，得五百五十人，名之曰怯薛歹。以其中八十人爲客卜帖兀勒（宿衞），七十人爲土兒合兀惕（侍衞），以四百人爲豁兒赤（箭筒士），任斡歌列爲侍衞長，阿兒孩合撒兒爲怯薛長（番値之長）（本節，見日人箭內亘（元朝怯薛及斡耳朶考」）。

怯薛之職掌　卽怯薛歹之職掌，隨彼等所屬怯薛之隊而異，㈠屬于宿衞之番士者，則警衞宮帳。太祖勅中有「日落後，有從斡兒朶之後，向前越行者，宿衞拏之而宿，明朝宿衞訊問之。宿衞輪換番直（値）時，交其符而入。交代之宿衞，亦交之而出。」「宿衞夜臥於斡兒朶之周圍。當門而立之宿衞，見有夜入之人，打劄其頭，斫落其肩而去。有急話之人夜來，則告于宿衞，由帳房之北，與宿衞立於一處而語。」㈡屬于箭筒士侍衞之番士者，其職掌亦爲警衞。但宿衞番士值夜，箭筒士則值日。太祖勅曰：「箭筒士侍衞等，入番直，晝間之行，各行其道。有日光時，讓於宿衞，出外而宿。」（本節，見箭內亘氏上書）

上述職掌，僅爲警衞之事。其他勤務尚多，舉凡宮帳內之一切勞役，實皆由此等怯薛之士任之。如太祖實錄中

，記宿衛所掌之雜務有云：「成吉思汗諭曰：斡兒朵之侍女、家僮、養駱駝者，養牛者，由宿衛管束，以整理斡兒朵之房車。纛鼓朵囉鎗，宿衛當整理之，器皿亦整理之。我等飲物食物，由宿衛準備之。稠內食物，由宿衛準備而賚之。飲物食物若不足，宜問掌管之宿衛。」「配飲食物於箭筒士時，若未與掌管之宿衛相商，勿配。配食物時，先自宿衛始。」「出入于斡兒朵之房者，由宿衛查察。宿衛中之門者，倚門而立。宿衛二人，入而執大酒局。」「我等用鷹圍獵時，宿衛亦往，與我等同用鷹圍獵。」

又如元史兵志二云：「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至于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書寫聖旨者，曰札里赤。爲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闍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司閽者，曰八刺哈赤；掌酒者，曰答刺赤；典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掌內府尙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儞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値），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

由以上所述觀之，震以爲蒙古之斡兒朵與怯薛制度，實卽蒙古軍政合一之最高統帥部。而此統帥部之人物，又皆經選拔最親信最精强者而組成之，故其團結力非常鞏固，而其所發揮之力量亦非常强大也。

四怯薛 元史兵志二云：「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値）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

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衞，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旣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它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已見上引）。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千人。按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上述宮帳諸勤務），以備宿衞；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衞諸軍，於是尤爲親信者也。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斡耳朶，其宿衞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此爲怯薛制度之歷史概述也。

又據箭內亘之硏究，謂蒙古怯薛之發展，在征伐乃蠻之年創設此軍制時，怯薛歹之數雖爲五百五十人，但有將來增至一千人之計劃，故呼怯薛長阿兒孩合撒兒爲千夫長。太祖第二次卽位後，怯薛之規模，大加擴張；怯薛歹之數，增至一萬人，分宿衞、箭筒士、侍衞三隊。至成吉思汗晚年，全軍之數已至十二萬九千人。此十二萬九千人中，拖雷（太祖第四子）領十萬一千人，分中、左、右三軍。右軍三萬八千人，孛斡兒出（博爾朮）率之。左軍六萬二千人，木華黎率之，中軍一千，察罕率之（震按此等記載，此十餘萬人之宿衞，僅是太祖宮帳之兵。其次，此種左、右、中三軍之編組，乃一臨時作戰之編組。觀本卷以後各章之征戰情形可知）。

怯薛之寵任　怯薛創設之際，其怯薛歹之來源，乃視其閥閱之高下，各許率若干隨從者入怯薛而組成之者。千戶之子，許率弟一人，從卒十人；百戶之子，許率弟一人，從卒五人；十戶（牌子頭）之子，及白身者之子，許率弟一人，從卒三人。彼等一入怯薛，卽受千戶以上之待遇。太祖勅曰：「我番士（怯薛歹）在居外之千戶官人之上；我番士之家人，在居外之百戶十戶官人之上。我番士雖與居外之千戶同等，若與我番士合毆，則罪千戶。」又勅

曰：「我由九十五千戶貼身近臣中，選來此親近番士萬人。久後坐我位之子孫，及我子孫之子孫，對此番士，如想遺念，勿使怨而善待之。」怯薛之中，於太祖第二次卽位前入爲怯薛者，尤受寵遇。宿衞稱老宿衞，侍衞稱大侍衞，箭筒士稱大箭筒士。又凡怯薛出身者，破格陞進爲文武大官。其受歲賜，與宗室諸王、駙馬、同享此種特典。

(2)五衞軍制度

元至世祖而設五衞，總之與樞密院。樞密院蓋漢制也。茲據元史百官志及兵志略述如下：

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宮禁、宿衞、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官員有知樞密院事（從一品）、同知樞密院事（正二品）、副樞密使（從二品）、僉書樞密院事（正三品）、同僉書樞密院事（正四品）（以上員數不定），院判（正五品）、參議(正五品)。餘略。

世祖初，有征伐之事，則置行樞密院。大征伐則止曰行樞密院。爲一方之事而設，則稱某處行樞密院，或與行中書省代設，事已則罷。如：

西川行樞密院（東川行樞密院）：設官二員管四川軍民課稅、交鈔、打捕鷹房、人匠，及各投下應管公事。節制官吏諸色人等，并軍官遷授征進等事。設置，西東兩川時分時合，合則治成都，分則治成都、重慶。

江南行樞密院：至元十年，罷河南省統軍司漢軍都元帥、山東行院，置荆湖等路行院，設官三員。淮西行院，朝官二員，掌調度軍馬之事。嗣于揚州、岳州，俱立行院，各設官五員。嗣又設江南行院，江西行院。嗣又徙岳州行院于鄂州（今武昌），徙江淮行院于建康（今南京）。其後行院、悉併歸行省。

甘肅行樞密院：設于甘州（今張掖）。設官四員，提調西路軍馬。後以甘肅省提調，遂罷行院。

河南行樞密院：專管調遣之事。

右衞：秩正三品。中統置武衞，至元改侍衞。後又改爲左右中三衞。掌宿衞、扈從、兼屯田。國有大事，則調度之。官有都指揮使三員（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員（從三品），僉事二員（正四品）。餘略。

其屬有：

鎭撫所：鎭撫二員。

行軍千戶所十：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副達魯花赤、千戶、副千戶各十員。

弩軍千戶所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千戶各一。

屯田左右千戶所二：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千戶各二員。

敎官二：敎授蒙漢字各一員。

左衞：秩正三品。至元以侍衞改置。掌宿衞，扈從，兼屯田。國有大事，則調度之。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僉事，同右衞。其所屬同右衞。

中衞：（同右左衞）

前衞：（同上）

後衞：（同上）

武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師商外工役，兼大都屯田等事。達魯花赤一，都指揮使三，皆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從三品。餘略。其所屬，院無弩軍千戶所外，與諸衞同。

隆鎮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掌屯軍，徼巡盜賊於居庸關南北口。統領欽察、阿速護軍三千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使從三品。餘略。其所屬千戶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千戶各一人，其各所如左：

北口千戶所　治上都路龍慶州東口
南口千戶所　治大都路昌平縣居庸關
白羊口千戶所　治大都路昌平縣東口
碑樓口千戶所　治應州金城縣東口
古北口千戶所　治檀州北面東口
遷民鎮千戶所　治大寧路東口
黃花嶺千戶所　治昌平縣東口
蘆花嶺千戶所　治昌平縣本口
大和嶺千戶所　治大同路昌邑縣本隘
紫荊關千戶所　治易州易縣本隘
隆鎮千戶所　治龍慶州北口

左右翼屯田萬戶府二：秩從三品。分掌斡端別十八里迴還漢軍及大名衞輝新附之軍，幷迤東迴軍。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餘略。

左衞率府：秩正三品。東宮衞軍。撥江南行省萬戶府精銳漢軍所置。率使三，秩正三品；副使三從三品。

其所屬與諸衞大致相同。

右衞率府：秩正三品。率使、副使各二。餘略與左衞率府同。

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秩正三品，都萬戶、副都萬戶各一。

右阿速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掌宿衞城禁，兼營潮河、蘇沽兩川屯田，供給軍儲。

左阿速衞親軍都指揮使司：品秩，職掌同右阿速衞。

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秩正三品。由砲手總管府，改爲都元帥府，又改萬戶府。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

唐兀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總領河西軍三千，以稱征伐。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從三品。

貴赤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達魯赤花一，正三品；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各二，從三品。

延安屯田打捕總管府：秩從三品。管析居放良人戶幷兀里吉思田地北來蒙古人戶，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各一

忠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二，從三品。

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正三品；都指揮使二，正三品；副都指揮使二，從三品。

宗仁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初由亦乞列思人氏一百戶，與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戶，及清州匠二

千戶，屯田漢軍二千戶，立宗仁衞以統之。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二，從三品。

山東河北蒙古大都督府：秩從二品。掌各路軍民科差征進，及調遣總攝軍馬公事。由統軍司都元帥府，改蒙古軍都萬戶府，又改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再改大都督府。大都督三，從二品；同知一，從三品；副使一，從四品。

蒙古囘囘水軍萬戶府。

右翊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初由蒙古侍衞總管府，依五衞之例爲指揮使司。後改稱本司。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使二，從三品。

左翊蒙古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品秩同左衞。初由蒙古侍衞總管府，依五衞之例爲指揮使司。後改稱本司。員數同左衞。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管領上都路元籍軍人兼奧魯之事，初由虎賁軍，後改稱本司。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使二，從三品。

大都督府：正二品，管領左右欽察兩衞龍翔侍衞東路蒙古軍元帥府、東路蒙古軍萬戶府、哈刺魯萬戶府。初由欽察親軍都督府，後改大都督府。大都督三，正二品，同知二，正三品；副都督三，從三品；僉都督事二，正四品。右欽察衞：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都指揮使二，皆正三品；副使二，從三品。左欽察衞：同上。

龍翔侍衞親軍都指揮司；秩正三品。都指揮使三，正三品；副使二，從三品。

(3) 蒙古兵役及人民生活與養馬法

兵役：蒙古初有蒙古軍、探馬軍。蒙古軍皆其國人；探馬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軍。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貼軍戶。或以男子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十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元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則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後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眞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不出戍他處，蓋鄉兵也。

蒙古人民生活：蒙古人民生活，可謂完全軍事化。如姚從吾氏引黑韃事略云：「其騎射，則孩提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則挾小弓短尺。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其奔馳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又云：「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

蒙人之飲食居住，據引蒙韃備錄云：「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生涯，只是飲馬乳，以塞飢渴。凡一牝馬

13—4287

之乳，可飽三人。」「其飲，馬乳與牛羊酪」（亦有米酒及葡萄酒，但似屬貴族始能獲得）。「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頑羊、曰黃羊、曰野馬、曰河源之魚。」「牧而庖者，以羊爲常，牛次之，非大宴會不刑馬）因馬是蒙古軍力量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火燎者十之九，鼎烹者十二三。」「其味一，鹽而已。」「其居，穹廬。卽氈帳，無牆壁棟宇。遷就水草，移徙無常。」「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裹陀』（卽斡耳朶之音義）。普通皆曰氈帳。」（現代普通帳蓬，則稱蒙古包）「徙帳曰起營，牛馬駱駝，以挽其車。車上室，可坐可臥，謂之帳輿。……派而五之，儼如蟻陣。」「得水則止，謂之定營。」穹廬有二樣：

一、**燕京之制**：用柳木爲骨，正爲南方『罣罳』，可以卷舒。面前門開，猶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

二、**草地之制**：以柳木織成硬圈，逕用氈打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其逐水草而居，謂之「起營」「定營」，可見蒙古人民所過之生活，卽軍事生活。其軍隊遠征歐亞而不疲憊，蓋其生活習慣所使然。換言之，其生活卽作戰；作戰亦卽其生活也。

養馬方法：據姚氏引蒙韃備錄馬政節云：「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卽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卻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千百成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唯至夜方始牧放之。」「從馬：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餘馬卽稱從馬），故馬不困弊。」黑韃事略其馬節亦云：「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靑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耐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凡馳驟勿飽，卽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

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刺赤，回回人居其三，漢人居其七。」「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幷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控之，繫于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臕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以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吃水草。蓋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臕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凡馬，多是四五百匹爲羣隊，只有兩兀刺赤（管馬官）管。……每週早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予主人之宮帳前，少頃始散去。每領馬時，其井窟止可飮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飮足而去，次者後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鐵撾（以當鞭垂，馬望之而畏），則俯首駐足，無或敢亂，最爲整齊。」「移刺馬者公馬也。每移刺馬一匹。常管騍馬六十五匹。騍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踼之，使歸。或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踼之。摯而有別，尤爲可觀。」蒙古人有此等優良馬羣及習于軍事生活之人民，所以西人稱其爲天下第一騎兵也。

元史兵志三馬政條云：「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

第五節　成吉思汗之治軍與用兵（戰略戰術）

一、治軍

紀律與秩序：成吉思汗之治國治軍，特重視紀律與秩序之建立。汗「曾命將其法令、訓教，用畏吾兒字寫成蒙古語，傳示國中，名之曰：大法令（Ouloug Yassa），由其後裔保藏之。國有大事，諸王集議，取此卷子本之成吉斯汗之遺敎出，敬謹讀之，成吉斯汗以其子察合台秉性嚴肅，特命其監督法令之施行。汗曾曰：「後人若不遵守彼之超出他人上而鞏固其政權之敎訓者，若不在在嚴格之服從者，則其國不久必將動搖。而其衰落可計日而待也。至是欲求成吉斯汗晚矣！」（多桑蒙古史等一卷第十章）

關于其建立新秩序與執行紀律者：「成吉斯汗以法律嚴禁當時韃靼民族中流行之惡習，汗曾云：『先是竊盜姦通之事甚多。子不從父敎，弟不從兄敎，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濟貧。下不敬上。而盜賊無罰。然至我統一此種民族於我治下以後，我首先着手之事，則在使之有秩序及正義。』」（同上書）此等紀載雖屬治國之事，然蒙古人乃民兵一體者，其治國亦卽治軍也。

「韃靼……其戰士不特無餉，每年且應獻納於其長，馬若干匹，畜若干頭，氈及他物若干事。人不因從軍而避其賦役。其妻，或留居其廬帳之他人，應代其負担之。成吉思汗云：『人不能如太陽在在皆能照臨。設若夫在戰中，抑在獵中，其妻應整理家務。俾汗之使臣或其他旅客頓止其廬舍者，見其家整而供客之食豐，此足爲其夫之榮，則知妻之能卽可知夫之能。』」

「其法典對於殺人、竊盜、通姦、雞姦等罪，處以死刑。其於第三次喪失他人寄託之財貨者，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戰中拾得（友軍）衣物或兵械而不歸還其主者，其以巫蠱之術害他人者，其在決鬥中偏助一人者，並處死刑。」

「禁止將校收錄他隊之人於本隊之中，雖親王亦不得收容欲背其首領來投之人。此種禁令愈使隸屬關係鞏固，下之服從上命，毫無限制。成吉思汗對于將校之有過者，祇須遣派一最微賤之臣民，已足懲之。此將雖在極遠之地，統兵十萬，亦應遵守使者所傳之命。若為受杖，則伏于地；若為死刑，則應授其首（可見成吉斯汗無上之權威）。」

「成吉斯汗欲諸將時常使其士卒有所準備，俾能奉命立即登騎出發，汗曾云：『其善將十人者，堪以十人委之；第若十人長不知馭其小隊，我則並其妻子一同處死。在十人中別選一人以代之。』汗令諸將於每年初，親來聆其命令訓教，曾云：『應來聆訓而留其營地者，其命運將如一石之墜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蘆叢，將亡而不存。此輩不堪典兵也。』」

「（作戰中）其散逃者，及戰時不戰而肆掠者，皆處死刑。」

關于訓練者：成吉斯汗曾云：「在平時，士卒處人民中，必須溫靜如犢；然在戰時擊敵，應為餓鶻之博獵物。」

「又云：『凡為將者，必須能感飢渴，推己及所將之士卒。應使行軍有節，愛惜士馬之力。』」

「成吉斯汗一日問那顏不兒古赤，人生何者最樂？答曰：『春日騎駿馬，拳鷹鶻出獵，見其搏取獵物。斯為最樂。』汗以此歷問諸將，諸將所答同。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震按中國上古即已以狩獵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繁衆。得報後，即命周圍一

13—4291

日程地內屯駐之部落，於每十人中簽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向所指之地。此種隊伍分爲左翼、右翼、中軍，各有將統之，其妻妾盡從。此種隊伍進行之時，各方常遣軍校以野物之狀況及驅至何所等事，報告其君主。其始也，獵圍甚廣，嗣後士卒肩臂相摩而進，獵圍漸漸縮小，至所指之地，止於周圍二三程之獵圍，以繩懸氈結圍以限之。獵者應注意其行列，怠者杖之。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禽獸爲樂。及其倦也，則止于圍中之一丘上，觀宗王那顏統將等射獵，其後尋常將校繼之。最後獵者爲士卒。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爲所餘之獵物請命，乃，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至是掌饍之臣，俵散獵物，共宴樂日後，諸隊伍各還營地。」

關于裝備與動員：

「汗曾囑其諸繼承人，用兵以前，必須檢閱其隊伍，審視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須攜一鑪，用以礪弩，並攜一篩、一錐及針線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備者，並持微曲之刀，頭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鐵片。」

「韃靼地域諸部落，凡能執兵者皆爲戰士。每部落分爲十人小隊，就十人中選一人爲之長，而統其餘九人，十夫長九人共隸于百夫長一人。九百夫長屬一千夫長；九千夫長屬一萬夫長。君主之命令，由其傳令之軍校達于諸萬夫長；復由萬夫長按次以達十夫長，各部落各有其居地，設有攻伐，需要士卒，則于每十人中簽發一人以至數人。」

「徵發藩國或戰敗民族之簽軍（如在中國，征服金朝有紥軍，契丹軍、漢軍〔中原人〕、新附軍〔南宋人〕、

畬軍〔福建鄉兵〕，寸白軍〔雲南僰族〕等等），所以雖在長期遠征之中，多數圍城流血之役（皆用此等異族所簽之軍），蒙古兵數未見減少，（所謂勝敵益強，此種善於組織運用被征服民族或國家之新軍，實爲蒙古，隨遠征而日益强大的主因之一）。

關于成吉思汗之用人：

「汗自言其用人，常視其所能。據云：「智勇兼備者，使之典兵：活潑蹺捷者，使之看守輜重；愚鈍之人，則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並由次序紀律之維持，所以威權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從。我之後人繼承我之威權者，把守同一規例，將在五百年千年萬年之中，亦獲天佑。上帝將恩寵之，人類將祝頌之，則在位久而盡享地上之樂矣。」（以上所列，皆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

驛站制度之建立：此種驛站制度之建立，對遠征軍之交通、通訊貢獻至大。茲略述其要者爲左：

「成吉思汗仿中國制度，于大道上設置驛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給驛馬，驛遞夫之食糧，以及運輸貢物之車輛，亦由居民供應之。定有一種規章，使用驛馬者應遵守之。先是經行韃靼地域之外國人，常受其地多數獨立部落之刼掠。自是以後，有一種嚴重之警巡，道途遂安。」（同上書）關于此事，元史兵志四站赤條言之尤詳，茲摘要於左：

「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

「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

之地，以司辨詰（以防姦宄）。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盛極也（餘略）。軍情緊急時，則又有特別迅捷便利之規定，以傳遞軍情（其規制甚詳，茲從略）。此種制度至世祖以後，則中央有「通政院」主管之，其後歸「兵部」。元史百官志一載：兵部，尚書三員，正三品；侍郎二員，正四品；郎中二員，從五品；員外二員，從六品，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廢置之故，山川險易之圖，兵站屯田之籍，遠方歸化之人，官私芻牧之地，駝馬、牛、羊。鷹隼、羽毛、皮革之徵，驛乘、郵運、祗應、公廨、皂隸之制，悉以任之。」

以上蒙古治兵之概略也。

二、用兵（戰略戰術）

提高自己士氣、戰志及摧毀敵人：成吉思汗提高蒙古士氣及戰志之方法，最主要者，約有三：㈠成吉思汗之才能及其游牧部族之軍隊所造成之大勝利，㈡民族優越感，㈢擄掠財貨子女是也。茲綜述之如左：

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云：「成吉思汗之勝利，蓋因其意志之强，才具之富，而使用一切方法有以致之。凡有機可乘，皆以狡計陰謀濟其兵力之窮。其破壞行為有類天災。威名遠播，致使被侵略之民族，畏懾而不敢自衞。歷來蔑視人類之人，無逾此侵略家者。而具有野心之首領，所部軍隊之適於其計劃者，亦莫逾斯人。」又云：「其士卒得亞洲之鹵獲而致富者，視此位列本族於其他民族上，如同神聖，而蔑視大地諸君主之人。」「其始也，戰勝其所奉之主君，已而降人聚其麾下，率以陸續征服其他諸韃靼民族。終率之進取中國及波斯之地，而以此種繁

盛國家飽其貪慾。其經略之地廣大無限，奉之爲主者，何啻民族百種。其在狂傲之中，竟欲完成世界之侵略，自以爲天以國付之。卒於破壞之中得疾而死，尙囑諸子續成其偉大計劃。」多桑在此等敍述中，雖猶有憤憤之氣，然與蒙古遠征之事實，則甚爲脗合也。近人札奇斯欽氏亦謂：「使塞北民族認爲戰爭是惟一取得必需物資的正當生產手段（謂長城以內的朝廷採取「物資禁輸」政策），非流血，不能獲得所需要的食糧和資源。成吉思汗也正好利用這種關係，隨着軍事上的勝利，使人民生活日趨豐裕。又由於嚴格而公正的法律，使掠獲的戰利品都能公平的分配給從事的每一個人。甚至所得的土地人民，也都成了戰士們的恩賞。這樣不僅鼓舞了士氣，而且使最消費的戰爭，在他的這一方面却變成了增加財富的生產手段，而使他的對方在經濟上先打了一場嚴重的敗仗。」（見蒙古研究：談成吉思汗的言行和他成功的因素）由此可知成吉思汗不僅藉此以提高蒙古將士之士氣與戰志，就對敵方而言，亦是其一種戰略—殘酷之戰略。但自古戰爭皆殘酷，固不必以此論其是非也。

軍隊不須後勤補給：蒙軍遠征，肆行鹵掠，無須後方補給，故能橫行歐亞，行動迅捷，而無能阻之者。飲食習慣，除上已述其飲必馬乳牛羊酪；食必牛羊、或獵物兔、鹿、野彘、頑羊、野馬、河源之魚，且火烤者十之九，鼎烹者十之二三外，多桑亦謂其人民「部衆常以遊牧爲活，任在何時，生活皆同士卒。負灶以行，祇須地有牧場供其馬畜之水草，即足自給。」（見同上書）

作戰準備：據多桑氏所述，「蒙古出征以前，先集諸宗王統將大會，決定軍隊之構成（編組），十人中調發若干人，會師之地域及時期。成吉思汗未入敵境之前，必先偵其國內狀況，招敵境中怨望之人作內應，或以掠其同國人之物餌之，或以高位誘之。」（見同上書）

其準備下一次之攻勢，多桑氏又云：「蒙古兵在遠征中，每年休養士馬數月。然于進屯駐地以前，必先躪其四圍之地甚遠，俾能自保（震按：免爲敵所襲，並儲備補給品），然後飽載所掠之物，休兵于其地。役使所擄之多數俘虜，是皆因年幼貌美而獲免之男女也。…軍中之幼婦萬千…以供其玩具之用（提高士氣之一法）。」

破壞屠殺戰略：多桑氏謂：「成吉思汗爲安全保有其略地，不惜盡屠其民，毀其城堡。破壞蓋爲蒙古戰略中之一要則，成吉思汗在其訓教中，曾命將不降者及叛者盡殲之。根據韃靼民族之殘猛的戰事法律，敗者之眷屬財產皆爲勝者所得。設在一地丁口繁衆，蒙古兵則除其所欲保存者外，餘盡殺之。設其留存若干以供攻擊其同國之人之用者，退兵時仍不免於一死。」

「成吉思汗進取一地以前，先使人諭其主來降。其諭降語頗簡略，而殿以是語云：『設汝不降，將來之結果僅有上帝知之。』…其不戰而降之民族之命運，亦不能優于被侵略地之民族，惟其破壞較緩而已。」又其西征時招諭毛夕里王曰：「天以大地之國委付吾人，其降附而任我軍之通過其境者，得保其家國財產；拒者，僅有天帝知其命運。設別都魯丁（毛夕里王）來降，則以友待之；否則大軍一至，毛夕里之命運，不堪問矣。」（以上皆引用上書）其招降詞皆類此。

關于此事，札奇斯欽謂爲成吉思汗之「攻心爲上」之戰略。彼在同上文曾說：「他對於不戰而降者的待遇，和拒抗後始降者的待遇迴然不同。在節節勝利的戰爭中，他能先聲奪人，使敵方發生恐懼的感覺。既被逼作戰，又不敢死拼，在心理上先處于劣勢。」

利用宗教之戰略：札奇斯欽氏在上文說及「在戰略上，成吉思汗善于孤立敵人，利用敵方政治和宗教上的各種

都是一視同仁的傳統，尊重各種宗教，豁免寺院教會的勞役賦稅，這都是贏得對方教壓迫的地方，這種戰略最爲有效。者別進攻合失合兒（卽今嗒什咯爾）的時候，就是壓迫大多數回教徒的矛盾，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口號，不戰而佔領了那一座難以攻克的大城。」面作戰，亦曾利用此策略。

面然後取點之戰略：札氏在同文中說：「可汗的軍隊都是騎兵，也就是在當時最快速的機動部隊，不但快，而且活動範圍也最廣。在攻佔一個中心點之前，先作面的破壞，然後再集中力量來襲擊這一個據點。有大的城市不易攻佔，就盡量殘破它的四圍，使這一座城變成爲孤立的死城，無法不降。可汗佔領全國的首都—中都（今北平），就是用了這種的戰法。」震按：此實爲游牧部族進攻農業堅固戰略據點之傳統戰略。如西晉之叛亂者匈奴劉淵、石勒等蹂躪中原，北魏始祖拓跋珪在河北之攻略後燕，皆是運用此種戰略。

攻城及野戰戰術：多桑蒙古史載：「蒙古兵侵入一地，各方並進，分兵屠諸鄉居民，僅留若干俘擄，以供營地工程或圍城之用。其殘破一地，屯兵於堡塞附近，以阻戍兵之出。設有大城難下，則先躪其周圍之地。圍攻之時，常設伏誘守兵出，使之多所損傷。先以邏騎誘守兵及居民出城，城中人常中其計。蒙古兵環城築壘，驅俘虜於壘下，役之使作最苦而最危險之工事，設被圍者不受其餌，抑不受其威脅，則填平壕塹，以礮攻城。强俘虜及簽軍（簽發異族之兵）先登，更番攻擊，日夜不息，務使圍城中人不能戰而後已。」

「成吉思汗曾在中國波斯兩地募有工師，製造當時所用之戰具。蒙古之毀敵城也，水火並用，或用引火之具，或引水灌之。有時掘地道攻入城內。有時用襲擊方法，棄其輜重於城下，退兵於距離甚遠之地，不使敵人知其出沒

，亟以輕騎馳還，乘敵不備，襲取其城。蒙古兵之圍一城也，未下而解圍去之事甚鮮。設城堡地勢險要，難以力取，則久圍之，且有圍之數年者（圍攻南宋之襄陽五年，其他如合州、揚州之圍城亦皆數年）。」

「蒙古兵多用詐術，不惜爲各種然諾，誘敵開城；城民之過於輕信開城乞降者，蒙古兵則盡屠之，雖先發重誓，許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於破壞，居民雖自動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憫者，仍不免於被屠。蓋蒙古兵不欲後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後顧之憂也。此輩不重視人命，僅見有立時之鹵獲，與其畜羣之牧地而已。」

「敵軍逼近之時，則亟將散處各地之兵集於一所。蒙古兵寧用詐術破敵，而不常使用兵力。此輩並不以挾勇自負，觀其作戰之法，可與猛獸相比擬，務必盡其所能，襲破敵軍，誘之中伏。設敵兵力强，則退走數日行程之遠，或據一險要，以待援軍之至。其在包圍戰中，若見被圍者之勇抗，則開圍之一面，於被圍者潰走不成列時擊之。有時佯敗，誘敵來追。顧蒙古人武裝輕，每人各有馬數匹，迨見敵騎疲憊之時，則易健馬馳還擊之。抑於退走時展其兩翼，返而合圍敵兵之輕進者。其遇敵也，先在遠處發矢，敗走時亦控弦以射，僅於戰勝時使用白刃。其隊伍遵守一定信號，運用極其敏捷。」（以上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十章）

札氏在蒙古研究一書中說：「大迂迴作戰，大包圍戰，和袋形陣地的使用，都是蒙古軍的特色。當時這必須有最機動的性能纔容易作到。另一方面蒙古軍的特點是能在一極準確的時間，能由各地把軍隊迅速的集中到一個據點，予以突襲。假使不能一舉而下，就佯作後退，引敵出擊，使他們進入袋形陣地，然後再反身迎擊，使敵人無法脫逃，一舉殲滅。也有的時候可以把敵人集中兵力要死守的，一時不易攻佔的據點拋過不攻，迂迴前進，並作面的破壞，使敵人雖然堅守原地，但失掉了作戰的意義。」

13—4298

「成吉思汗用兵極力節省人力，尤其是蒙古本族的人數不多，可靠的同文化的北亞游牧各族的人數，也遠不及漢地和西域的人數之衆，所以他必須如此，纔能獲勝。他的軍隊雖然人少，但由于指揮靈活，動作疾速，易于集中，反而常用以大吃小的戰法。他更善于使用聲東擊西的方法，努力避免去打硬仗，使士兵的損失，儘量減少。」

「他能發揮軍隊的最高機動性，再加蒙古將士的堅忍和節約的生活，都能使統帥們的事務簡化，而能採取有效的神速活動，同時也不爲軍需所累。」

「成吉思汗在作戰的原則上，必須要澈底的殲滅敵方殘存力量，每佔領一地，除由主力軍追擊敗敵，不予喘息的機會外，以若干部隊留在後方，從事有系統的肅清工作。安定後就開始調查佔領區的人力與物力，把它也編入總動員的範圍之內，從事于新的征服。」（後者屬于「勝敵益强」之戰略範圍）

又有一種「拉瓦戰法」（中國對日抗戰期間，蘇俄顧問在重慶陸軍大學所演講）：「此種『拉瓦戰法』之程序爲：『將疏散與密集二種隊形混合而成。通常，先派千名團隊一隊，或半隊（五百名），或三百名之大隊，在前方與敵接戰，此種先頭部隊係用疏散隊形，按十名一列（有時甚至單騎），保持相當之間隔，在寬闊之正面；幷形成有兩翼，以弧形方式向敵前進。在此弧形中央（有時偏近翼側）之縱深駐紮有（或一同行進）由此指揮官指揮弧形線上疏散隊形前進之騎兵；該部隊之軍旗、號令與傳令兵，均留於此指揮官之附近，以資下達命令。此指揮官下達命令時，常以記號與號兵之信號爲傳達命令之主要手段。幷爲在後支援散開行進之騎兵起見，可能加派另一部隊（一百名、五百名或千名），此種支援部隊，係適用百名縱隊之密集隊形，而位于弧形隊形之先頭部隊之後，隨同前進。因前方有疏散之騎兵掩護，或因地形關係，不易爲敵測知。

『分爲十名（或單騎）一列散開之騎兵行近敵人時，卽由馬上放箭射擊，或由各一小隊，對敵軍之各別小部隊，實施局部攻擊，以勇敢之衝擊或箭射、戟刺敵人，激之使怒，誘其應戰。倘敵人迎擊時，則立卽疏散後撤，不與交鋒；爾後復重行回轉，仍舊照前法行動。若敵人出動大部兵力，對弧形中心實施攻擊時，則卽出乎敵人意外而陷入於隱蔽之密集支援部隊之陣地，遭受正面打擊；同時弧形之兩翼，亦由側翼及後方出擊，并于行進中逐漸縮小間隔與距離，而改爲密集隊形，用以增强打擊。』凡能善於運用此一戰法之騎兵，常常能以寡擊衆，將敵擊潰或殲滅之。此一戰法之優點爲：廣正面之弧形散開隊形，一方面構成己方之掩護幕，以蔽匿己方主力之行動與安全；一方面作搜索與測知敵之部署及其弱點，以便主力之進擊；另方面又成爲誘擊敵人之餌，以使在戰鬥中己軍常能予敵以意外之打擊。」（見震著「歷代戰爭方略研究第十三篇第七章）

此外，姚從吾氏在「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遊獵文化」一文中（見「東北史論叢」一書），引「黑韃事略」一段云：「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僞；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逕突敵陣。一衝卽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千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衝。再不能入，則後隊亦如之。」「方其衝敵之時……布兵左右及後方；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則四方八面一齊俱進，敵人鮮有不敗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逃。其敗，則四散逃走，追之不及。」

以上所舉蒙古之戰略戰術，僅其要略，詳見以次各章之戰役經過，以應證之。

第二章　鐵木眞統一蒙古各部族戰役

（附圖十三——四三五、四三六、四三七，四三八、四三九、四四〇、四四一、四四二、四四三、四四四）

自鐵木眞二十五歲爲汗起，至其四十八歲，始統一蒙古各部落，經過數十次大小戰役，爲時二十四年，即自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西元一一七九年歲次已亥年起，至宋寧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西元一二〇二年歲次壬戌年止。鐵木眞在此二十四年中，常運用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力，屢戰蒙古不服之各部。終於盡數收降蒙古各部落，編爲自己麾下之一部。待其統一蒙古各部族之後，遂進擊突厥各部，而統一亞洲大草原地帶。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五、四三六）

一、成吉思汗建國前之亞洲大勢

據馮承鈞所譯之「蒙古史略」（原著是法國遠東歷史學家格魯賽R. Grousset 所著之遠東史蒙古篇）所載，茲摘述如次：

十二世紀中葉時，滿洲北部、蒙古全部、與土耳其斯坦等地，是些半開化而以游牧爲生之部落之居域。此等部落之語言，屬于阿爾泰（Aitai）系之三部語言：東胡部語，蒙古部語，突厥部語。

在黑龍江支流額爾古納河（Argun）右岸，有兩部落游牧：一是確屬東胡種之塔塔兒（Tatar一作達靼），一是有時屬突厥種，有時屬蒙古種或蒙古雜種之宏吉剌（Kongirat）、在禿兀剌（Tula）、斡難河（Onon）、怯綠

連河（Keruleu）等河之上源肯特山（Kentei）一帶，是蒙古族孛兒只斤（Boroigan）族所居地方。此族卽是產生成吉思汗（Gengis-Khan）之蒙古族。在孛兒只斤族周圍，斡難河與音果達河（Ingoda）流域一帶，東迄怯綠連河，西抵貝加爾湖（Baikal）散處者，則爲其他蒙古部落。其中與孛兒只斤部有血統關係者有六部：卽泰赤烏部（Taijigot）、札只剌部（Jacirat）、巴魯剌思部（Barulas）、八憐部（Barin）、朶魯班部（Dorban 今作杜爾伯特）、散只兀部（Salcigut）、哈答斤部（Katakin）。與孛兒只斤部關係較疏者有五部：阿魯剌惕部（Arulat）、伯岳吾部（Bayaut）、火魯剌思部（Korlas）、亦乞剌思部（Ikiras），拉施哀丁（Rasid al-Din），曾將弘吉剌部也加入此部落。另有居于同一地帶之札剌亦兒部（Talair）來歷不明，拉施哀丁未將其列入前兩類，或者是一種與蒙古人同化之突厥部落。在貝加爾湖東岸者是蔑兒乞部（Marki），此部是突厥種，或是與突厥雜居之蒙古種。在貝加爾湖西岸者是斡赤剌部（Oirat），是純粹蒙古種。在貝加爾湖斡兒寒河（Orkhon）與肯特山之南，一直到長城，則屬突厥種克烈部（Kerait）。此部似包含有禿兀剌河流域與現在之土謝圖汗（Tusetu Khan）全盟之地。此種克烈部在十一至十二世紀末年（遼金時代），是當時蒙古之最强盛之部落。另有一種與克烈同屬突厥而與克烈爲敵之乃蠻部（Naiman），居于斡兒寒河上，與大金山（阿爾泰）之間（科布多 Kobdo 一帶）。乃蠻部之西南，是突厥畏兀兒部（Vigur），此部在九世紀時（震按應爲七八世紀，卽隋唐時代之回紇部）。曾經統治蒙古全境，此時正踞處于哈密（Qamul）、蒲類（Barkol）、別失八里（Besbalig 今新疆省孚遠北）、吐魯番（Turfan）、哈剌沙爾（Karasahr）、庫車（Kuca）等地（今新疆）。其西伊犂河一帶，海押立（Kayalig）附近，是哈剌魯部（Karluk）居住。當時阿力麻里國（Alimalik 今之伊犂），必是出于哈剌魯部。畏兀兒與哈剌魯兩部，皆臣屬西遼。

西遼建都于吹河附近之八剌沙衮（Balasagun），其直接統治地，爲伊犁河（Ili）與塔里木河（Tarim）流域諸城，如碎葉（Tokmak）、答剌速（Talas）訛跡邗（Uzgand）合夫合兒（ Kasgar ）也里虔（ Yarkand）、斡端（Khotan）等城。此外屬國，東有畏兀兒與哈剌魯，西有撒麻耳干（Samarkand 卽河中 Trans Xiane）及花剌子模國（Khwarizm 阿母河裏海間）。西遼統治中亞一直到古爾罕（耶律大石），直魯古（大石之子）之時（一一七八至一二一一），及花剌子模與撒麻耳干叛離，遂失河中（一二〇七至一二〇八），此時西遼的南境，則以錫爾河（Sirdarya）爲界。錫爾河以南，是一個信奉回教之突厥帝國——花剌子模沙（Sah 猶言王）所統治之國。他于一二二〇年取得西遼之河中，及阿富汗（Afghanistan）族王朝之阿富汗，與將波斯之色爾柱朝（Seljukide）滅了（一一九四）後所屬之領地之 Irak-Ajemi Fars. Adarbaijan 等地酋長夷爲臣屬，故其當時已將伊蘭（Iran）完全征服。此時祇有古大食帝國之黑衣大食朝（Abbaside），尙君臨報達（Bagdad）蹋踖于此强鄰之旁而已。此時極東之東亞，則南北二國分立，南方爲漢族之（南）宋，北方爲漢化之女眞族之金。宋金兩國之西，又有唐兀（Tangut）建立之西夏國。至在西亞，則 Iconium （Koniya）之突厥色爾柱朝，與希臘人共爭小亞細亞，埃及之 Aiyubides 朝。適在攻取敍利亞（Syrie）。印度境中，則突厥 Gaznawides 朝，將繼承阿富汗之Gurides朝，而向Rajput之印度教開始其宗教戰爭。

二、鐵木眞爲汗後之十年生聚教訓

元朝祕史中謂：「鐵木眞與札只剌部長札木合共處一年有半，因札木合喜新厭舊，遂乘夜離去，次日黎明，諸部之人相約來歸。」云云。查該書爲當時人用突厥文所記，蓋類似實錄，却非實錄。其筆記時間多事後追記，聽當事人追述而筆記之者居多，說舊事者當有所諱言不盡實在之處。實際上鐵木眞與札木合共處年餘，極可能鐵木眞所圖謀之「誘結諸部豪强以從己」事，業已成熟，始藉故離開札木合，以求自立而另行開創其大基業。祕史中不便明言其勾引別人部衆諸事。僅記其統率自己所部夜去，其他各部之人志願歸順而前來投靠，特以此表示「天與人歸」以讚美之而已。

在宋孝宗淳熙六年，卽金世宗大定十八年（西元一一七九）歲次已亥，祕史所謂「猪兒年」。此年方二十五歲之鐵木眞，已脫離札木合之麾下，自也兒古納河（今興安省額爾古納河）流域，攜其家眷與部衆，連夜西走，來到不兒罕山（今外蒙古肯特山東部一主峯）之東南，客魯連河（卽怯綠連河今名克魯倫河）發源地，其地名叫闊闊海子（卽青海子位於克魯倫河上源爲一大蓄水池）之處，以及必爾額嶺，與黑山等地方。停留下來。蒙古各部，歸附之者日多，遂自稱爲鐵木眞汗，卽是蒙古各部落之王。

鐵木眞卽汗位之後，卽遣使者以「子卽汗位往告其父」之態度，往告克烈部王罕；以「弟卽汗位往告其兄」之態度，往告札只剌部札木合。王罕表示將全力支持；札木合則表示大爲不滿，但亦不便說出鐵木眞曾勾引其屬下，拆散其勢力等話，只是發些牢騷，指出有人從中挑撥離間。使者還報，鐵木眞汗因知非使用武力先征服蒙古未附各部，則自己無以自存，更無法集結蒙古全部力量以一致對外。但以自己新進起事，實力尙屬微弱，統點歸者人數，當不足三萬人，故必須繼續招誘諸部投順；並得借重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助力以爲後援；再濟之以生聚教訓之十年計

劃，方克成功。於是，乃爲此而埋頭苦幹以作爾後發展之準備。

鐵木眞汗爲要鞏固自己政治地位，首先急務，是編組近衞隊及外衞隊和巡察隊。乃命忽必來、別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刺溫，同其弟拙赤合撒兒四人，各率領帶刀勇士八十名，分班輪值，以爲其近前侍衞隊，稱之爲「宿衞」。更命孛斡兒出之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各率領持弓箭勇士七十名，分班輪值，以爲其外圍侍衞隊，稱之爲「護衞」。又命阿兒該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察兀兒罕四人，各率領持刀帶弓箭勇士七十名，分班輪值，以爲內外巡察隊，稱之爲「散班」。然後，命孛斡兒出爲內侍衞宿衞總隊之長；命者勒蔑爲外侍衞護衞總隊之長；命速不台爲內外巡察散班總隊之長。復命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罕三人，各率領膳者、工匠、藝人等七十名，分別按時均分，以供應此三個總隊，及鐵木眞全家與不時之賓客用度需求，以及飲食寢處等事。

鐵木眞汗爲求人口增多，財富繁殖，用度改良，技藝精進，並能大量生產、儲存與供應，乃命朶歹率領通曉各地語言之人，擅長交際之人，具有特技之人，來總管各部落戶口；接待並招徠賓客；以及經營對外交易等事。鐵木眞汗更命其弟別勒古台、與合剌勒歹脫忽溫二人，集合擅長騎射技術諸勇士，掌管訓練人馬及編組圍獵等事。又命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特合勒忽三人，分率騎士，以掌管各地馬羣之繁殖，地區劃分以及警備等事。更命迭該率領騎士，以掌管各地放牧牛、羊、山羊、駱駝等繁殖、屠宰、準備交易諸事。

諸事分派已畢，鐵木眞汗乃召集其屬下衆人而言曰：「爾衆人離開札木合，來隨從於我，我得必相天地護佑衆人一般的護佑着你們。你們中的年輕諸人，我已經都委付了職務，各自去努力。去組織訓練你們分得的百姓，各自

鍛鍊成一個能征慣戰的作戰團體，來共同爭取最好的前程。你們中的年長諸人，都是我的吉慶伴當，得各盡心竭力，來爲我參議諸事，隨時隨地來告訴我去辦，以共謀大家顆兒的盛强壯大而光榮之事業。」於是，其部衆各大歡喜，各自分頭召聚友朋前來，共謀努力立功。（元朝祕史卷三）

鐵木眞汗部衆，以此日有增加，其鄰邦却大爲驚恐。

三、鐵木真汗與札木合衝突　（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七）

蒙古札只剌部，居於也兒古納河（今興安省與西伯利亞間之額爾古訥河）流域，區內水草豐盛，故其部衆人數亦多。部長札木合繼其叔之業，青年有爲，蒙古各部皆尊重之。並曾一度將鐵木眞收歸於其麾下，視爲部屬之一部。不意鐵木眞之野心，比他還大，組織部衆之手段也比他敏捷而有魄力，因而在暗中大事活動，結果，竟誘致諸部豪强，脫離札木合，而西去自立爲汗。札木合因懼於鐵木眞所依附之克烈部王罕奥援，一時不敢貿然向鐵木眞西征。蹉跎光陰，轉眼十年。

在此十年中，札木合採用孤立鐵木眞之政策，故一手拉住鐵木眞死敵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等人，使之西聯蔑兒乞各部，以牽制鐵木眞之北方。另一手拉住爲金人世守長城之塔塔兒部、汪古部、使之由南方牽制鐵木眞之南面。並從另一方面，遣使西交居于今科布多之突厥乃蠻部，希望乃蠻部牽制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後方。然後，札木合組織東方各部落之聯軍，以準備西征此孤立無援，四面皆敵之鐵木眞汗。

札木合爲求進行其滲透顚覆政策，對鐵木眞、王罕之內部，派人率衆去僞作投順，徐徐進行其挑撥離間，暗作

13—4307

顚覆工作，其間諜在各地造謠說：「鐵木眞之稱汗組合，志在消滅蒙古各部落，而實行他自己的大獨裁政治。札木合的聚衆爲盟，却是職在扶導各部落的均富和康樂，以求大家都能以分途爲政，繁榮發達。」等等。鐵木眞汗屬下之主兒勤部諸人，卽因此而對鐵木眞汗攜貳，轉向于札木合，札木合乃與之暗中連絡。但此時鐵木眞汗實力方興，且因對金朝廷恭順，按時入貢而常受到金朝賞賜，誠恐其獲得金朝之援，於己實爲不利，故未敢貿然對鐵木眞汗用兵，主兒勤部亦不敢公然分裂，而停留在依違與觀望中。（元朝祕史卷四）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金世宗卒，世宗太孫完顏璟繼立，是爲金章宗。泰亦赤兀諸部長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兒、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等，因勸札木合乘機攻擊鐵木眞汗。札木合亦認爲金國値此國喪，內部必然忙亂，將無暇過問邊疆上屬國間之糾紛。於是，卽以尋釁之姿態，試探鐵木眞汗東方警備力量，派人分批前去刼奪馬羣中之馬。

札木合派出之刼馬人，向鐵木眞屬部馬場行刼之後，札木合之弟塔合察兒之牧地在斡列該泉（卽今烏剌改泉地在外蒙古車臣汗喀喇莽乃山南），西鄰鐵木眞汗屬下札剌亦兒人拙赤答兒馬剌之牧場。因此塔合察兒亦率人來搶拙赤答兒馬剌之馬羣，塔合察兒因被射死。於是札木合大怒，卽集結其約盟之各部落，起之西征。

此次西征鐵木眞汗者，共十三部落，有泰亦赤兀、亦乞剌思、兀魯兀、布魯特、忙忽特、那牙勤、巴魯剌思、巴鄰、合塔斤、撒勒只兀、朶兒邊、塔塔兒、和札只剌十三部，人馬三萬，兼程西進，以襲擊鐵木眞汗之不備，欲一舉擊滅鐵木眞汗屬下之全部人員，而盡取其馬匹資財。

札木合十三部中有亦乞剌思部，該部中有木勒客脫塔黑、索羅勒歹二人，已早心向鐵木眞汗，因而將進襲之祕

謀星夜馳告於鐵木眞汗。

斯時鐵木眞汗已早組成其十三翼軍隊，稱爲十三個「古闌」。「古闌」意爲「圈子」，後來發展爲軍團，在初組織時每「古闌」僅有千人。其組織爲：每古闌千人，由千夫長爲其將，以統率之，千夫長有親兵近衞九十九人，自兼一百夫長，另轄九個百夫長。每百夫長轄下九十九人，分爲十個組，百夫長自兼一十夫長，另外轄有九個十夫長。每十夫長率領騎士九名。故合計鐵木眞汗十三「古闌」全軍共有一萬三千人，不及札木合聯軍兵力之半。但鐵木眞汗爲求迎敵於境外，乃麾其全力向東北方去，沿着斡難河（今鄂嫩河）南岸，客魯連河（今克魯倫河）北岸，進至奎屯河流域，以迎擊札木合之聯軍。

札木合統率其十三部落三萬人之衆，自也兒古納河向西南而來，方越過阿剌兀特嶺及土兒合兀嶺（二嶺皆在今興安省與外蒙古交界之處，卽今阿敦撮勒山及哈爾溫圖爾嶺一帶），卽發見鐵木眞汗軍之前哨。及再前進至答蘭巴勒主特（卽今外蒙古克魯倫北二百里處之白雲東山之東一帶平川地），更發見鐵木眞汗已率領其軍，停在白雲東山之前，正在嚴陣以待。札木合知進襲之計已泄，正躊躇間卽有敵突擊隊前來探陣，於是札木合乃督其衆軍攻擊前進，殺死鐵木眞汗屬下之將察合安不洼於陣中。鐵木眞汗見敵人勢重，不可以力敵，乃欲退往西河狹窄之山地中與敵決戰，遂卽下令後退。

札木合知前面不遠卽爲多山之兩河間狹窄地，對己之進攻不利，乃不敢再事進逼，而懸所斬察合安不洼首級於馬尾之上，下令還軍嶺東。札木合還軍後知內部奸細泄漏密謀，乃親率其本部人馬，連夜遍搜其餘之十二部人馬，以搜捕通敵嫌疑之人，而名之曰「捕大王」，蓋蒙古呼狼爲大王也。乃將所捕捉嫌疑之人，皆指爲大王，分于七十

大鍋，當衆烹殺之。此等慘忍行爲，雖使得塔塔兒部與蒙古諸部懦夫恐懼，而勇敢之士却因此而更爲離心。

四，鐵木真汗之周圍境況

鐵木眞汗以衆寡懸殊，不能取勝，爲求主宰戰場，乃主動後退。當其軍隊退至斡難河與客魯連河二河窄處之哲列揑（卽今都圖龍山以東山地一帶），準備與敵決戰時，但等候三日，不見敵人前來，及派游騎搜索，方知敵已退出。於是鐵木眞汗正在整頓隊伍，撫慰患傷中，忽有歸屬札木合之兀魯兀人主兒扯歹，與忙忽特人忽亦勒答兒二人，率領其部落來投。隨後，又有晃豁壇人蒙力克（卽鐵木眞之後父），率領其七個兒子前來，均言札木合暴虐。由是鐵木眞汗雖以戰事未曾獲勝，但却增加許多部衆，於是大喜過望，乃在斡難河畔林中大舉宴享。

筵席間，曾因二件小事，與主兒勤部發生不愉快之事，主兒勤部長撒察別乞，與其弟泰出，在外表上雖然一再向鐵木眞汗認錯道歉，請求海涵，但暗中則懷恨在心，因而用「耳語」方法，將鐵木眞汗如何驕盈！如何盛氣凌人！如何不講道理，胡作匪爲，實非帝王之相等等，四處宣傳，以打擊鐵木眞汗之聲望。

各部之人知鐵木眞汗初年曾射殺其異母之弟別克帖兒，今後志驕氣盈，是亦別無大志之人。且主兒勤部乃合不勒汗長子之後人所領導，鐵木眞汗之孛兒只斤部乃合不勒汗次子之後人。乃皆自認爲部落中新分出之兩個旺枝之兄弟族，尚且如此不睦，於是許多人認爲以前傳說鐵木眞汗才德如何，實不堪置信，因而許多久想前來投奔之部落，或中途停止；或中途改變主意，反希望札木合改過向善，再去擁戴札木合爲汗。

鐵木眞汗察知此項惡意破壞之後，知是因自己驕傲所招致。乃與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蔑、忽必來、速不

台數人商議。有人主張整肅主兒勤部，以拔除未來之禍根。別勒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豈可以小不忍耐，而掀起宗族間的釁隙？應試自行修德，以感化主兒勤，使之能以再生向心之力。」商議結果，乃謀用對外之功，以消除內部之矛盾，於是選定塔塔兒部爲肇始釁端之目標，因該部乃蒙古之世仇也。（元史卷百十七別里古台傳）

塔塔兒部向爲金朝守禦長城，不參加其職守以外之糾紛，今竟參與札木合所組織之聯軍，是一種叛金行爲。鐵木眞汗乃建謀遣使往告於金，請金出兵討之，若金朝不信，而不肯出兵，則即乘機製造塔塔兒與金邊境上之糾紛，暗遣小隊冒充塔塔兒人侵擾金之邊境，金人怒責塔塔兒不能止，則必將出兵聲討。金聲討塔塔兒必以金朝右丞相完顏襄（即金史中之內族襄）將大軍，而完顏襄又必將徵兵於各屬國，以證各屬國之順逆，然後乃用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計，來號召東胡、突厥、蒙古各部，皆出兵助金討塔塔兒，有敢不從號召者，則用金朝之命以討之，如此便可造成自己爲領導北方各部族之長。且塔塔兒部曾縛送蒙古乞顏部長俺巴孩於金，是爲蒙古諸部之世仇，因此俺巴孩子孫主兒勤部必將與己合力共同報仇，否則即以其忘報祖仇之罪討之，使之無所狡辯。

鐵木眞汗算計已定，乃依計而行，於是金邊境上塔塔兒侵據邊堡之事件，卽層出不窮。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　（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五、四三六）

一，塔塔兒部之地理環境及其隣部之關係

塔塔兒一稱韃靼。韃靼，本是中原人對遊牧人羣之一種通稱，非專指某一部落者。惟金朝與蒙古人所指之塔塔

兒，乃專指東胡語系中之遼代後裔契丹人留牧在熱河省北邊之察哈爾省、遼北省西北部、興安省西部之遊牧人羣。此遊牧人羣，混有契丹人、兀良哈人（是指興安嶺林中人羣，稱興安兀良哈與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同宗，乃鮮卑拓拔氏後裔）、索倫人（亦森林人羣之一，古稱爲林胡者）、漢人（卽唐宋以前落戶之夷化人羣）、奚人（與汪古部人同族）等，以契丹人爲主，自金滅遼之後，投降於金，一面對於金朝頗爲恭順。金朝使之遊牧金源邊堡長城之外，對於長城外各屬國間，以執行招徠、安撫、和親、分化、離間、監視，以及追捕叛犯等任務，更常爲金鎭壓北方。蒙古各部、突厥各部，皆以其持有金朝之大力後援，而畏服之，呼爲「黑韃靼」，而呼金爲「白韃靼」。

塔塔兒遊牧地，有今察哈爾省東北部，遼北省西北部，興安省南部及西部，外蒙古東部。東依興安大嶺，以金朝之臨潢邊堡、泰州邊堡、長春內邊堡線各壕塹牆隍相隔，以與金爲界。其南與今察哈爾中部、綏遠省北部之汪古部爲隣。其西邊爲沙漠地，隔沙漠與突厥乃蠻部，克烈部爲隣。其北方，以闊連海子（亦作闊灤海子卽今興安省呼倫縣之呼倫池），與東胡語系之女眞宏吉剌部相接，再北則爲蒙古各部，其西北方則隣接於鐵木眞汗之牧地，犬牙交錯，兩部人時常接觸，互有交易或掠奪，故常有戰爭。

塔塔兒牧地相當廣大，境內又多大湖、大川、大山、大漠，時人呼塔塔兒與汪古部、宏吉剌部，爲金朝守邊門之三隻獵犬。蓋此三部人世世爲金守禦邊牆，使其他各部不敢對金朝後方起覬覦之心也。而塔塔兒部人爲此三部之中堅，故金朝對之時頒賞賜。其部人更保有極多遼代遺物，是遊牧人羣中最爲富庶，亦最有智慧之人羣。

西域史中言：「蒙古俺巴孩汗爲塔塔兒誘執，獻於金殺之。其子忽都剌汗入金界敗其兵，大掠而還。」此是蒙古曾經侵擾金之邊界，並大掠而還。元朝祕史中言：「捕魚兒海子（亦名布雨爾海卽今興安省貝爾池）、闊連海子

，在兩個海子中間之河名兀兒失溫（應即今興安省呼倫河，但有人指爲烏爾順河，非是），爲塔塔兒一種人所居住。先是俺巴孩將女兒嫁往，親自送去，却被塔塔兒人拏送與大金家（金朝廷）。俺巴孩去時，曾指定合不勒汗七個兒子中間之忽圖剌，及自己十個兒子內之合答爲選汗候選人，並囑咐爲其報仇。於是衆達達（指諸部蒙古人），泰亦赤兀百姓們，於豁兒豁納川（斡難河上游地面）地面聚會，將忽圖剌選立爲汗。忽圖剌遂與合答安前往塔塔兒報仇，凡廝殺十三次，不能取勝。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將鐵木眞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是塔塔兒牧地在蒙古牧地之東南，地相隣接，金朝常用塔塔兒爲之搜集蒙古情報，担任長城外警戒之證明。

元朝祕史言：「忽圖剌汗連戰十七次不曾報得仇。」是蒙古對塔塔兒相戰十三次，則另外四次必是對金朝作戰。大金國志云：「太宗天會十五年（西元一一三七）伐蒙古，萬戶胡沙虎糧盡而返，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此爲蒙古與金朝干戈相見之一。而蒙古與金朝所以作戰，啓釁由於塔塔兒，金軍遠出北征，其勢塔塔兒必與之聯合作戰，故言「廝殺十三次」，又言「連戰十七次」。

塔塔兒部是金朝對北方蒙古人之警戒者，其對突厥各部亦爲金朝減少後顧之憂。據說：與蒙古鐵木眞汗之曾祖俺巴孩同樣死者，尙有突厥克烈部王罕的祖父馬兒忽思不亦魯。多桑蒙古史云：「王罕之祖馬兒忽思不亦魯，曾爲塔塔兒部主納兀兒不亦魯所俘，獻之中國北方皇帝（卽金），釘之木驢而死。其寡婦欲復讎，僞降納兀兒，獻羊百頭、牝馬十匹，馬湩百囊。囊盛一人，各執兵器，乘宴時出，殺塔塔兒汗，及列席之塔塔兒部人。」可見塔塔兒是屢次爲金朝盡力，世世用其智慧及兵力，以鎭撫蒙古及突厥人。蒙古人對歷任塔塔兒部長中曾不斷發生報仇之戰，可見塔塔兒部本身戰力亦甚强，金朝爲之後援亦甚有力，使蒙古與突厥屢攻之不克。及至鐵木眞汗設計，破壞塔塔

兒與金之關係，使之由友誼變仇敵，以造成金必然出兵征討之勢，然後直助金以討之。如此則不但蒙古人與突厥人報得大仇，又可以撤去金朝北方藩籬，切斷金朝北方觸角，更可以粉碎札木合之軍事同盟，以便逐次削去札木合羽翅。眞是一舉數得之計。（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二，鐵木真汗之戰略形勢

鐵木眞汗自三十五歲（西元一一八九年）與札木合作戰以來，直到四十歲（西元一一九四）之五年期間，雖然數次尋找有利時機，以攻擊其死敵蒙古泰亦赤兀部作戰，皆能勝之。但其內部外部，因受主兒勤部惡意破壞之累，聲譽已不足號召羣倫，其部衆不但未再增加，且實力日趨下降，大不如其初爲蒙古汗之時矣。此時北方有泰亦赤兀部，東方有强敵札只刺部札木合，南方有仇敵塔塔兒部，西方有敵人蔑兒乞部。鐵木眞在此困境中，爲求挽救其頹勢，以打開四面皆敵之危局，只好加緊與突厥克烈部王罕虛心接納，用爲支援；另外則施用陰謀手段，一意製造金朝對塔塔兒部之矛盾，準備利用金朝之力，以攻擊塔塔兒部，自已好乘勢號召羣倫，來恢復並光大已經喪失之隆譽。於是，便在告密、請兵皆不見效之後，卽祕密分批派遣小支隊，冒充塔塔兒人，搶掠金朝邊地。於是金朝以侵擾邊地事責難塔塔兒部，塔塔兒人堅不承認，但是邊境上侵擾不已，金朝在萬不得已情形下，遂對塔塔兒部用兵征討。

札只刺部長札木合，雖視塔塔兒部爲其同盟與國，亦曾與之聯兵攻鐵木眞汗，但認爲塔塔兒人不够忠實，疑其與鐵木眞汗暗中勾結。且此時札木合專心于擴大其勢力，不甚注意塔塔兒部與金朝北境上邊界衝突等事；因此不知其間尙有鐵木眞汗之陰謀。突厥克烈部長王罕，則雖知塔塔兒部之屢次侵犯金之邊界，內中定有鐵木眞汗派人冒充

之行爲，惟因甚恨塔塔兒部之爲虎作倀，故深願金朝一怒而出兵討伐塔塔兒部，使自己既可報仇雪恨，又可就中取利。以此，札木合與王罕在無形之中，幫助鐵木眞汗完成其戰略計劃。

金朝廷屢接邊報，只知有塔塔兒人犯界掠略，因行跡飄忽，未曾捕得其人，亦不知其中有詐，以爲塔塔兒雖久爲藩籬，近年却不甚恭順，今邊地月月皆有警報，其爲叛是實。於是，金章宗乃命其樞密使右丞相完顏襄（即金史中之內族襄，元朝密史所稱之爲王京丞相者），行省於臨潢（即今熱河省林東縣）。彼時所謂行省即代表中央統率部衆出外組織戰區之意。臨潢本是遼代的上京，金朝改之爲北京臨潢路。金朝之路相當於今之行省，路治所在今熱河省林東縣城北故臨潢城。完顏襄到臨潢，先使人責問塔塔兒之犯界，塔塔兒辯稱爲蒙古人之所爲，但却說不出蒙古如何越過其牧地。完顏襄召其部長蔑古眞薛兀勒圖來當面解釋，他當然懼誅而不敢來。於是，就是有口難辯之情況下，金朝傳令各遊牧部落宣佈塔塔兒罪狀，並通令各屬國得隨軍征討塔塔兒部。然後，完顏襄親率大軍自臨潢北上，向斡兒札河（今察哈爾省東北之烏里盞河）流域進攻。

於是，鐵木眞汗統一蒙古之戰略形勢，自此製造完成，從此遂奠定其大事業之基石。

三、鐵木眞汗之假天子令諸侯

塔塔兒部之牧地是南臨金之界壕。當時所謂界壕，是只有長壕、長堤與碉堡、營寨，尚未修築長城。是塔塔兒西連奚族後裔汪古部，東接女眞族宏吉剌部，以及打牲族與安兀良哈部等，作爲金朝之活動長城。金丞相完顏襄於

不自覺中，墮入鐵木眞汗術中。反欲藉傳令各部落從征之便，以辨別各遊牧部落之順逆，因而更給鐵木眞汗以有利之機會。

鐵木眞汗接到完顏襄隨軍征討塔塔兒之通令，卽自視爲奉到朝廷詔命。雖明知各部落均已收到此詔令，却如特奉朝廷詔命之態勢，大事派出專使，分赴各部落傳達此令，一如身任總指揮者然。

鐵木眞使者到達蒙古各部、東胡各部、突厥各部中說：「朝令各部隨軍征討叛逆之塔塔兒部，乃吾等報復祖宗大仇良機，當悉力從征、勿違！」蒙古泰亦赤兀部知是鐵木眞汗在弄權作勢，但有金主詔命，不敢殺其使者，只驅逐其使而不出兵。札木合等接到金之通令，又見鐵木眞之言，明知爲鐵木眞汗有意斬斷其手足，拆散其夥黨，但爲防止第二步假借金朝勢力，轉其鋒刃於己，所以旣不敢言不出兵，更不敢去救助其同盟者塔塔兒，而陷入進退維谷之困境，但仍表面上答允出兵助戰，而實際上則力求自守。突厥克烈部王罕，先得金之通令，再接鐵木眞汗前來約言，認爲塔塔兒牧地在自己東南，一向幫助金朝，而挑撥各遊牧部落是非，且對己有殺祖之仇，不有王命，亦理宜助戰，況鐵木眞汗遣使來約集兵，當是成大功之良機，乃欣然集兵，親率之前往。其他各部，有以路遠爲辭者，有以象徵性出兵者，有口頭允許而實際不出兵者。

時蒙古主兒勤部牧地在鐵木眞汗之北，自與鐵木眞汗失和後，不常來往，此次徵兵爲祖宗報仇，不敢不從命，但懼怕鐵木眞汗在戰鬥指揮中，加之以罪，乃遲遲不肯行動。鐵木眞汗爲使之必來，乃復遣使往告之曰：「在前塔塔兒將我們祖宗廢了的寃仇，未曾得報。如今金國差王京丞相來剿塔塔兒羅女眞，我們當趁這機會，去夾攻他。你們主兒勤部是蒙古名箭手所集成之族，爲祖宗報仇，當出大力，是以我立意等待着你們。」主兒勤部心中益疑懼，

而不敢來。鐵木眞汗等到六日，主兒勤部竟不前來。鐵木眞汗深慮主兒勤部必將在後方突然發難，動手叛變。於是部署陷阱，留極少數老弱，看守營地以爲留守，然後舉其全部男女，與王罕同去助金夾攻塔塔兒。（元朝祕史，卷四）

第三節　蒙古開國諸重要人物

成吉思汗：元太祖成吉思汗，蒙古部人，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蒙兀兒史記謂其生于宋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即金主亮貞元三年，西元一一五五。蒙古源流謂生于壬辛，即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一一六三）。至宋淳熙十六年己酉（即金大定二十九年，西元一一八九）稱蒙古部可汗（祕史載此年稱成吉思汗，誤）。又至宋開禧二年丙寅（金章宗泰和六年，西元一二〇六），始稱成吉思汗（註）于斡難河之源（今蒙古肯特山東南）。

汗父也速該，武勇傑出，爲蒙古一大部族之長，曾統轄四萬帳幕之衆。母月倫（即訶額倫），史稱宣懿皇后，性格堅毅。相夫教子，對奇渥溫氏家族貢獻甚大。太祖幼年喪父，部族多叛離。仇敵復乘機欺凌，環境險惡，生活艱苦，孤寡無助，倍爲凄涼。賴母愛之鼓舞教誨，卒於艱危中養成剛毅不屈之鬥志，奠定爾後成功立業之基礎。

既及長，體格壯健，儀表端正；勇敢機敏，善馭部衆；心胸豪邁，待人寬厚。涉世未久，即深得人望，咸謂「鐵木眞以己衣衣人，以己馬乘人，眞吾主也。」至遠近多相率歸附。太祖富軍事指揮才能，有組織力，對蒙古軍隊之編組、訓練、管教、運用、後勤補給等，多有創意之建樹。治軍嚴格，訂有大律令，執法如山，不稍徇私。作戰重謀略，講機動，常迂迴敵後，出奇制勝。於緊要關頭，善能團結軍心，激勵士氣。故能每戰必勝。（元史類編卷

一）

太祖一生身經百戰，統一蒙古，橫掃中央亞細亞，武功之盛，在歷史上鮮有其匹者。妻孛兒帖，史稱光獻翼聖皇后，生四子：朮赤、察哈台、窩闊台、拖雷，均能征慣戰，助太祖開拓疆土。在位凡二十二年（宋理宗寶慶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一二二七年十二月卒），于最後征西夏之役歿于六盤山，臨終，召窩闊台及拖雷囑曰：「我爲汝等創業，無論東西南北，皆有一歲程，我遺命無他，汝等欲禦敵，廣土衆民，必合衆心爲一，方能永享國祚。」享年七十有三。（蒙兀兒史記卷三）

新元史評曰：「太祖龍興朔漠，踐夏滅金，蕩平西域，師行萬里，猶出入戶闥之內，三代而後未嘗有也。天將大九洲而壹中外，使太祖抉其藩、躪其途，以窮其兵力之所及，雖謂華夷之大同肇於博爾濟錦氏，可也。」實非誇飭之詞。

註：新元史太祖本紀釋「成吉思」之意云：「成，爲氣力强固；吉思，爲多數。」蒙韃備錄「韃主始起」節有「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二字也。」多桑蒙古史釋爲：「强者之汗。」馮承鈞譯「蒙古史略」第一卷二節註十云：「元定宗貴由曾自稱爲海洋汗（蒙古語作 Dalai Kaan，實突厥語作 Talui Kaan）。又有人在蒙古語（Cinga，此言强盛）一字之中，求成吉思一字之原意。」蒙兀兒史記卷三本紀第二下，在成吉思汗號下所註尤詳，可供參考。茲不贅引。

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拖雷第四子，蒙哥大汗（憲宗）同母弟也。生于太祖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西元一二一五）八月二十八日乙卯。及長，仁明英睿，思大有爲于天下，蒙哥大汗登極，以同母弟惟汗最長且賢

蒙古征西遼，者別軍至吹河，陷西遼都城，追殺屈出律，盡取西遼屬地天山南路諸城。及征花剌子模，獨將一軍自今新疆疏勒西出，以擊敵軍錫爾河防線之側背，旋與大軍陷其新都撒馬爾汗。花剌子模王逃遁，復奉命與速不台各將騎兵萬人窮追，渡阿姆河，入呼拉商，追至裡海東南海濱。尋又攻略裡海西北諸地，越高加索山脈，進攻裡海北方之欽察，大破俄羅斯聯軍于亞速海之北而還。開拔都征歐之先聲（詳見本卷第九章）。但者別則不幸卽于平定康里東返途中而卒。後其孫哈剌亦特從旭烈兀平定波斯，亦建大功。

兀良合台：兀良合台者，速不台之長子也。初事成吉思汗時，皇孫蒙哥（憲宗）尚幼，汗以其功臣子，使護育之。旣而分掌其潛邸宿衞。後曾從拔都征歐之役，及定宗貴由卒，拔都大會諸王大將議立蒙哥，定宗之后謀更議，衆王恐惑，不敢置詞，獨兀良合台抗言，議遂定。

蒙哥卽位之明年（西元一二五二），遣皇弟忽必烈將兵征大理，兀良合台副之。其年十二月，破大理國，忽必烈先班師，留兀良合台總督軍事，留討雲南未下諸部。雲南旣平，遂北上打通四川嘉定（今樂山縣）、重慶之道，自合州（今合川）渡江，與自北南下之征蜀軍會師。遣使獻捷于朝，並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爲郡縣。因以功拜都元帥，還鎭大理。未幾，復南征交趾（今越南河內），三月之間，平之。而還于大理。一二五八年，蒙哥汗分三道伐宋，遣使諭兀良合台還師夾攻，取道長沙，期以明年正月，與皇弟忽必烈會師鄂州。乃帥四王及蒙古騎兵三千，蠻僰萬人，東行破橫山寨（今廣西南寧附近），闢老蒼關，徇宋廣南西道。宋將以兵六萬相拒，卽襲破之。乘勝逐擊，蹂貴、象等州（皆今縣），然後回擣靜江（今桂林），略辰、沅（今湘西）以向長沙。蒙軍自出老蒼關，入宋境，迂道數千里，大小十三戰，殺敵數萬，擒將三人。至是兵力疲甚，營于潭州（長沙）城下月餘而不得進。時忽必

諳天文、地理、醫學、算卜，沉潛儒學哲學，均有所成。其祖父及父均曾仕金。太祖破金之中都（北平）時，楚材爲金之左右司郎中。太祖訪遼宗室。聞其名，召詣行在。楚材身長八尺，美髯鬚，聲如洪鐘。太祖偉之，謂曰：「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楚材對曰：「臣祖父皆北面事金，既爲臣子，敢仇君父耶！」太祖重其言，優禮有加。西夏人常八斤，善治弓，謂楚材曰：「國家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亦左乎？」楚材曰：「治弓尚必弓匠，豈治天下不用天下匠耶。」太祖聞之甚喜，深獲賞識。太祖二十一年冬，大軍克靈武，諸兵將奪取玉帛，楚材獨取遺書及大黃兩駝。既而於軍途中士卒患病疫，楚材以大黃治之輒愈，其清廉與遠見，爲人嘆服。

楚材嘗謂：「天下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之。」元初開拓疆土，連年征伐，多有屠城、掠奪、苛徵、貪贓、誣害、奴役擾民者，楚材聞之，無不力陳利害，以制止之。蒙古文化原甚低落，元代之朝儀禮節，典章制度，文獻律令，多出諸楚材之手。尤以定地稅、商稅、酒、鹽、鐵等山澤之利，發展財源，充實倉廩，對元朝之貢獻甚大。

太宗即位，楚材進說周孔之道，勸施仁政，安百姓，養生息，戒屠殺，使元代政治漸入正軌。楚材篤志於學，嘗戒其諸子曰：「公事雖多，晝則屬公，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卒時年五十五歲，宰輔元廷凡三十年，爲一代之大政治家及學者。（上引見蒙兀兒史記卷四十八耶律楚材傳）

木華黎：木華黎，札益忑札剌兒氏，世居斡難沐漣東（今蒙古東北部），祖帖列格禿伯顏，父孔溫窟洼。當太祖征主兒勤還師，帖列格禿伯顏使孔溫窟洼率木華黎及其弟不合，前往拜謁，自是即留事太祖左右。木華黎身長七尺，虬鬚黑面，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事太祖赤誠。當太祖征塔塔兒失道，不知牙帳所在，夜臥澤中，適大雨雪，木華黎與博爾朮張氈裘，蔽太祖，通夕侍立，足跡不移。臨戰勇敢堅毅，嘗獨當一面，功績彪炳（

詳伐金之戰諸役）。太祖卽位，封其爲左翼萬戶，轄地東至合刺溫只敦（溫泉之急流者，在今熱河省西北克什克騰旗與安嶺東麓），子孫世襲勿替，可見太祖對其信任之隆。當木華黎伐金時，金人咸稱其爲國王，太祖聞之曰，此嘉兆也，遂封爲國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太行以南，悉付木華黎經略。

木華黎知人善任，能收金之降將而用之，經略中原，爲元朝開國一大功臣，與博爾朮（亦作孛斡兒出）、博爾忽（亦作孛羅忽勒）、赤老溫（亦作赤刺溫）三人併稱四良將。太祖十八年（西元一二二三），卒於聞喜縣軍次（山西今縣）。臨終，召其弟帶孫囑之曰：「我爲國家擐甲執兵垂四十年，東征西討，佐成大業，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蒙兀兒史記本傳）其忠心體國如此，享年僅五十四歲。（上引見蒙兀兒史記卷二十七木華黎傳）

速不台：速不台，札兒赤兀歹兀良孩氏。先世與成吉思汗先世友善。至成吉思汗時，父子兄弟俱事于汗，以義勇聞。而速不台以質子事汗爲百戶。成吉思汗卽位時，論功行賞，策名第五十一，世襲千戶。

當成吉思汗大舉伐金之時，漠北空虛，仇部蔑兒乞在乃蠻界外，收合餘燼，聲言復仇，入寇。汗命速不台將兵窮追之。終于在吹河（今俄境巴勒哈什湖 Balkhsh 南方）一戰，擒其二將，遂殲之。未幾，成吉思汗西征，速不台爲前鋒，從破撒馬爾汗諸城。花刺子模之逃遁，復奉命將萬騎，繼者別之後追之。成吉思汗授以追擊之方略曰：「遇彼兵多，勿輕與戰，姑待後援。彼逃，則尾隨勿舍。所過城堡，降者勿殺掠；不降，則攻下之，取其民爲奴；若不可攻，則委去，毋頓兵堅城下！」追擊經過，詳見者別傳中。及花刺子模王逃入裡海東南海島中，不月餘病死，乃收其所棄珍寶以獻。尋又奉汗命，與者別繞裡海往討欽察諸部，期約以三年爲期，還蒙古之地相見。後與者別如約凱旋。者別道卒。速不台獨追成吉思汗行在于乃蠻西界首葉密立河上之地，獻所獲西域馬萬匹（詳見本卷第

九章）。（上、下引見蒙兀兒史記卷二十九，速別額台傳）

既還，從征西夏，成吉思汗殂，護喪北歸。窩闊台即位（太宗），使尙禿滅干公主。太宗征金，隨皇弟拖雷假道于宋以經略河南。道出牛頭關（今湖北均縣城北六十里），遇金兵步騎十五萬自鄧州（河南今縣）入援汴京（今開封）。拖雷問計，速不台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戰以擾之，乃可勝也。」拖雷用其言，遂大敗金兵于三峯山。旋奉命圍攻汴京，旬餘不能下。既而和而復戰，始降之（詳見本卷第八章）。

其後，太宗命拔都西征，以速不台副之，滅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至太宗崩而班師（詳見本卷第十章）。至定宗貴由（太宗長子）即位後之第二年（西元一二四八年）卒，享年七十三歲。史稱其轉戰漠南北中原西域歐邏巴，前後四十餘年，常爲軍鋒。本與者勒蔑、忽必來、者別，同稱四獒，而三將前死，獨速不台功多且壽云。

者別：者別，別速惕氏，原名只兒豁阿歹，降成吉思汗後，以其善射，賜今名。其族與泰亦赤兀同祖，者別因爲泰亦赤兀氏脫朶延之家臣。成吉思汗敗泰亦赤兀等十一部於闊亦田之野（見本章第五節），者別衆潰，亡匿林藪。成吉思汗出獵見之，追之不獲。及泰亦赤兀族滅，者別飢困無所歸，乃與另一別將來降。成吉思汗詰以闊亦田之役射斷其馬脊背之罪，者別曰：「汗若以爲辜而賜之死，不過汚掌大一片土。即幸而赦之，願效命以報，雖赴湯蹈火，不敢畏難。」成吉思汗乃曰：「降虜多諱飾，今汝言不欺，可以事我。」遂赦而用之，並賜名焉。

者別已降，始充什長，稍後將百人（百夫長）。成吉思汗即位之年（西元一二〇六），論功封賞，策名第四十七，世襲千戶。成吉思汗大舉伐金（太祖六年，西元一二一一），者別爲先鋒，破金長城烏沙堡、烏月營，襲破居庸關，耀兵中都城下，旋轉兵東取遼東之東京。所向輒克（詳見本卷第六章）。（上引語元朝祕史卷四）

蒙古征西遼，者別軍至吹河，陷西遼都城，追殺屈出律，盡取西遼屬地天山南路諸城。及征花剌子模，獨將一軍自今新疆疏勒西出，以擊敵軍錫爾河防線之側背，旋與大軍陷其新都撒馬爾汗。花剌子模王逃遁，復奉命與速不台各將騎兵萬人窮追，渡阿姆河，入呼拉商，追至裡海東南海濱。尋又攻略裡海西北諸地，越高加索山脈，進攻裡海北方之欽察，大破俄羅斯聯軍于亞速海之北而還。開拔都征歐之先聲（詳見本卷第九章）。但者別則不幸卽于平定康里東返途中而卒。後其孫哈剌亦特從旭烈兀平定波斯，亦建大功。

兀良合台：兀良合台者，速不台之長子也。初事成吉思汗時，皇孫蒙哥（憲宗）尚幼，汗以其功臣子，使護育之。旣而分掌其潛邸宿衞。後曾從拔都征歐之役，及定宗貴由卒，拔都大會諸王大將議立蒙哥，定宗之后謀更議，衆王恐惑，不敢置詞，獨兀良合台抗言，議遂定。

蒙哥卽位之明年（西元一二五二），遣皇弟忽必烈將兵征大理，兀良合台副之。其年十二月，破大理國，忽必烈先班師，留兀良合台總督軍事，留討雲南未下諸部。雲南旣平，遂北上打通四川嘉定（今樂山縣）、重慶之道，自合州（今合川）渡江，與自北南下之征蜀軍會師。遣使獻捷于朝，並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爲郡縣。因以功拜都元帥，還鎮大理。未幾，復南征交趾（今越南河內），三月之間，平之。而還于大理。一二五八年，蒙哥汗分三道伐宋，遣使諭兀良合台還師夾攻，取道長沙，期以明年正月，與皇弟忽必烈會師鄂州。乃帥四王及蒙古騎兵三千，蠻僰萬人，東行破橫山寨（今廣西南寧附近），闢老蒼關，徇宋廣南西道。宋將以兵六萬相拒，卽襲破之。乘勝逐擊，蹂貴、象等州（皆今縣），然後回擣靜江（今桂林），略辰、沅（今湘西）以向長沙。蒙軍自出老蒼關，入宋境，迂道數千里，大小十三戰，殺敵數萬，擒將三人。至是兵力疲甚，營于潭州（長沙）城下月餘而不得進。時忽必

烈已至鄂州，遣兵三千至岳州（岳陽）來援，遂解潭州之圍北上會師焉（詳本卷第十二章）。及忽必烈即位，乃解兵柄就第，以其弟闊闊帶代之。至至元九年（西元一二七二）卒，享年七十二歲。

拔都：成吉思汗長子朮赤（亦作拙赤）之次子也。與兄斡魯朶友愛，並從父西征軍中。朮赤卒，成吉思汗遣使定嗣子位，斡魯朶自以才不如拔都，願讓之，乃定拔都爲嗣。

太宗七年（西元一二三五），拔都奉命帥右手諸王征歐，明年秋，集中于裡海伏爾加河畔駐營，會議進軍方略，遂于是冬征進。先底定裡海北方諸部，即于是冬進征俄羅斯，經五年而殘滅之。然後進攻波蘭、匈牙利。波蘭在數月之間，即告底定，大軍遂越喀爾巴阡山脈而入匈牙利。未幾匈牙利亦破，進軍至地中海北，因太宗凶問至軍中，遂于一二四二年四月班師東還，史稱蒙古第二次西征（詳見本卷第十章）。

次年（一二四三）春，拔都還至伏爾加河，乃散遣諸軍，整治本藩之政。及太宗窩闊台卒，子貴由（定宗）先歸奔喪，貴由母乃蠻眞可敦（后）議立貴由，拔都乃稱疾不赴會。

定宗三年（西元一二四八），貴由西巡葉密立河（今新疆西境之額敏河，流入俄境之阿拉湖），拔都懼罪，乃東來迎謁。行次阿勒台忽剌兀（今新疆西境與俄交界之阿拉套山），得貴由凶訊，遂駐止不進。時右手大王拔都爲長，大位應由主議。拔都乃就地召開諸王大會，推戴拖雷長子蒙哥（憲宗）爲大汗。是時蒙古幾致大亂，幸拔都定大計而弭內變，大勢乃定。至憲宗六年（西元一二五六），拔都卒于伏爾加河中之金帳，年僅四十八歲。史稱其遇人有恩，不私財于己，能得衆心，國人稱爲賽因汗（賽因，華言好也）。平日執法嚴正，處事强敏。又云：沈勇剛決，酷似其父，故能總帥諸王，鞭撻康鄰第十一部。建牙亦的勒水上（伏爾加河），內握定策之權，外制屬國之命

。至今斡魯速（俄羅斯）人談金帳汗者，凜凜有餘威焉。

旭烈兀：拖雷之第六子，少忽必烈二歲，為伊兒汗國之創始者。

憲宗二年（西元一二五二），奉命西征木剌夷、報達（史稱為蒙古第三次西征）。明年，前鋒將怯的不花所將萬二千人，攻木剌夷吉兒都苦堡，地勢險峻，堅守不下。是年，憲宗又命大將撒里等征印度，亦聽命于旭烈兀。撒里等入克什米爾，涉印度斯坦界，大掠而還。是時，旭烈兀以怯的不花師老無功，乃急發主力軍西進。此主力軍乃是將太祖諸孫所部之兵，十僉其二所組成者。憲宗諭旭烈兀，木剌夷平後，即入伊拉克、羅爾庫兒特諸部。以其扨蒙古商旅也。是年，旭烈兀自和林西進。五年駐兵撒馬爾汗，分遣使者諭西域各屬國，令出兵從征，不從命者先伐之，於是伊拉克、呼拉商等五國皆引兵來會。遂造浮橋於阿姆河以渡大軍。六年大軍進入木剌夷，以其境內諸城堡險峻，不易攻下，乃以威逼利誘，脅其教主魯克賴丁出降。既降，又使其諭降諸堡，故其國大小五十餘城堡，不煩兵力而定。

憲宗七年（西元一二五七），旭烈兀續向報達（巴格達）進軍至明年即平定之，遂滅五百餘年之大食王朝。至憲宗九年，進攻敍利亞，攻其都城大馬士革，未下，轉兵趨小亞細亞。擊破巴爾幹諸國之聯軍，復渡海陷富浪國（今塞浦路斯島）。於是地中海諸國為之震動。東羅馬朝廷及西歐之耶穌教國家，紛紛遣使款服，欲與聯盟，共征回敎諸國。及旭烈兀方欲進攻埃及時，因憲宗死訊，乃留怯的不花鎮守敍利亞，而自行班師東歸（詳見本卷第十一章）。至世祖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四），受封為伊兒汗，遂盡統有阿姆河以西至波斯之全境。武功之烈，與拔都等儔。明年病卒，享年僅五十三歲。

第四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鐵木真汗統一蒙古之戰略

鐵木眞汗四十歲時（卽西元一一九四）之戰略目標，乃如何統一蒙古各部，使成爲全蒙古之皇帝。因此，凡有助於他此一目的之事，他都歡迎；凡是有益於統一蒙古之事，他都熱心。換言之，凡有礙於達成此目的者，都視爲敵人。故泰亦赤兀部、札只剌部、主兒勤部、甚至突厥克烈部，他都視作可友可敵之間，却將塔塔兒部列爲頭一號敵人。

鐵木眞汗幼年閱歷甚豐，少年時代經過甚多坎坷，受過極多災難，懂得遊牧人羣之心理反應，故知如何籠絡人心，當然更知採用不同樣方法，去對付不同敵人。仇恨不是一旦便可報雪，大事業更不能一蹴而成，必得利用多數人之智慧，設計出敵意表之方法，因人而施，因地制宜，因時求變，因事造勢，用時時刻刻之積果，去爭取主動地位。使用榮譽可以拴牢勇士之心，使用慘忍可以鎭壓懦夫之心胆，然後才能以用勇士爲自己出死力，向敵進攻。使懦夫爲自己出勞力，助威成勢。故其對智勇之士，推食食之，節衣衣之；對懦弱之人，也曾伐木燃火，執所俘泰赤兀部衆，投入八十鑊大鍋中煮人給大家看。

主兒勤部人，乃鐵木眞汗之血親部族，因其關係於事業成敗甚大，故必須設法團結之。於是乃在圍場中，常故意驅趕禽獸使入主兒勤人之圍場中，但主兒勤領袖仍不肯與和。於是鐵木眞汗乃想出一套執行金朝命令，助金討叛

，及為祖宗報仇的之策略。想在此策略下，用報仇來號召蒙古各部之團結，一齊前來聽從自己之指揮。不然，就借用違抗朝命，或忘掉祖仇為罪名，在名正言順中征討之。而今主兒勤部已拒絕合作，因知其必然為亂。但同時斷定札木合必不敢行動，而泰亦赤兀部與主兒勤部之合作，却不能不防。因此在戰略行動上，選定斡難河（今鄂嫩河）南岸之奎屯河一帶為夾擊塔塔兒之戰場，因其位置正臨泰亦赤兀部牧地東南，隨時可以攻擊泰亦赤兀部之後方，亦使泰亦赤兀部不敢有所行動。

鐵木眞汗明知泰亦赤兀部與札只剌部不會聽命前來，但仍遣使前往昭告，這是一種政治作戰作用，也是一種心理上之威脅。其功用不僅使之不敢再公然援助金朝之叛逆，自認為叛逆之黨；更為自己留下隨時可以加之以罪名之口實。如此，將使塔塔兒之盟友袖手旁觀，使其孤立無援，則自己出兵攻戰，必然用力小而成功大。待自己立功之後，自然聲譽復振，事業日隆，威武增加，實力壯大，然後再表達出良好風度，以金朝屬國之立場，適時指定某一部未曾助金討逆，並忘掉祖仇之罪名，而加以征討，以各別擊破之。

在此等策略之下，也將不奉詔命，忘掉祖仇之罪名，專加於其部族領袖之身，使之脫離其所率羣衆，而成為孤立之個人，然後鐵木眞汗即可率領部衆，以聯合此批有罪領袖屬下無罪名之百姓，一起聲討有罪之部族領袖。由此，使得各未參加討逆復仇之部落人們，下怨其上，而註定必然失敗之命運。

二、金朝與札木合等之戰略

當蒙古鐵木眞汗施展其用金攻打塔塔兒之戰略，使金人自壞其活動長城，是時金朝已進入中原，統治中國北方

13--4327

將及七十年之久。因金朝受中原文化薰陶既久，其對北邊諸遊牧部落政策，亦承襲柔遠、懷來之作風，欲用德化，不願用兵，在金章宗前之世宗，即常以此種政策自得，故有人稱之爲「小堯舜」，彼變更其祖先北守南攻政策，而實行南北皆守政策。金章宗以塔塔兒連年累月入寇北邊，是存心爲叛。雖或入寇邊地者不完全爲塔塔兒人，但總是塔塔兒部已不能盡到守邊職責，而成爲擾邊之主角或幫兇。因此不能再事姑息，故命樞密使右丞相完顏襄立行省於臨潢，但仍想綏靖之而已，未欲即加征討，故其帶兵不多，而作戰必得向各部徵兵。因此就中蒙古鐵木眞汗之計，弄得非征討不可之局面。

完顏襄以塔塔兒部長不肯前來聽命，一怒興師，而未推想討滅塔塔兒部以後之情況。此可由金人之不惜重資修築金邊堡長城一事衡之；再由築長城之「軍民並役」，「募饑民以傭」衡之；更就金人在東北路（今嫩江省）西邊、泰州路（今遼北省）西邊、臨潢路（今熱河省北部）北邊、西北路（今察哈爾省中南部）北邊等地，一齊修築長城一事衡之；而知金討塔塔兒之戰略，絕對錯誤，故金朝之見滅於元，其種因實始於攻塔塔兒之役。

札只剌部長札木合，亦一善能聚衆者。他爲報鐵木眞汗屬下射殺其弟之仇，一呼之下，立集泰亦赤兀、亦乞剌思、兀魯兀、布魯特、忙忽特、那牙勤，巴魯剌思、巴鄰、合塔斤、撒勒只兀、朶兒邊、塔塔兒等十二個部落，應是有能力與鐵木眞汗爭衡者，可惜其未能保密軍機，未能齊一諸部人戰志，致使敵人有備，奇襲變成進擊，所戰無功（其事見前）。他回軍之後，又不知急其所急，緩其所緩，一味尋求內奸，弄得離心離德，是其精於小事，疏忽大略，處處落在後機，時時失掉主動，予鐵木眞汗以從容部署，完成逐次斷其手足之大方略，他只好坐視塔塔兒等同盟諸部逐次被宰割。後來，他雖發動幾次聯軍組織，打算前後突擊鐵木眞汗，可惜其左右就近之人不中用，每次

多將軍機洩漏而失敗。

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主兒勤部長撒察別乞，亦具有野心，想要統治蒙古諸部。塔兒忽台最先取得優勢，已具有統治之規模，第以勇有餘而智不及，故在戰略上不及札木合，後願接受札木合之領導，是其明智處，及札木合也不是鐵木眞汗之對手時，便鑄定其失敗命運。撒察別乞已率主兒勤部投順在鐵木汗麾下，在依附中暴露其野心，是極其不智，尤其是在曾經依附過札木合下之鐵木眞汗之下，步人後塵，拾人牙惠，雖其宣傳方面頗能得法，是其一長，但在策略上，比之札木合、塔兒忽台，則又次一等，宜其不旋踵而敗。

三、克烈部王罕之戰略

突厥克烈部長王罕，其部中實包括赤兒乞兒（Tchirkir）、董合亦特（Toungcait）、禿馬兀特（Toumaoute）、撒乞阿特（Sakiate）、額里阿特（Eliate）、克烈特（Kerait）共六個部落，其中以克烈部落最爲强大，而統治其他五部，因統稱爲克烈部，實則各有部長，不過統一於王罕而已。突厥語中呼統制各部兵馬大位之人曰「不亦魯」尙不稱能汗，是金朝封之爲王，故蒙古人尊之爲王罕。王罕之祖馬兒忽思不亦魯，爲塔塔兒部誘執，而獻之於金，金以叛逆之刑釘於木驢上殺之。馬兒忽思遺有二子，長曰忽兒察忽，繼立爲克烈部不亦魯，次名曰古兒罕，二人曾分別統兵，欲向金朝及塔塔兒部報父母之仇，不久忽兒察忽死，其三子中之脫忽黑勒（即王罕）殺其兄弟二人及侄男數人，奪得部長統兵之位，而入貢是金，金册封其爲王，故稱之爲王罕。其叔古兒罕乃西聯乃蠻兵，常來襲擊之，王罕一度失利，由鐵木眞之父也速該爲之復國，以此他與也速該爲盟友，以義子視鐵木眞汗。王罕雖然在位年

久，但其叔及諸弟、侄，時時欲借其西鄰乃蠻之力，來爭奪其位，故必須結合强鄰，以爲支援。

王罕以內部不穩，外敵伺隙，自然要想借報祖仇爲名，以號召其內部團結。又因外敵伺隙，皆由其叔等勾引招致而來，亦可以借復祖仇爲號召，使勾引外敵之人暫寢其謀。更因金國與鐵木眞汗皆來求兵往會，以勦叛逆，聲勢甚往，且堵塔兒甚富，作戰中更有實利可圖，由于多種方面，均對自己有利，故決計出兵相助。至於滅塔塔兒以後局勢之變化與掌握，則王罕未嘗慮及，故王罕之戰略，比較近視，重視現實而未能遠慮。

王罕之與鐵木眞汗，以保持義父子名義爲滿足，鐵木眞見其妻孛兒帖用一襲貂裘，幾聲乾爸爸，便嘎得王罕無限助力，是王罕完全爲名利所役使。鐵木眞汗，總是以名利籠絡之。

因此，王罕與鐵木眞合作，深信鐵木眞汗不會讓他吃虧，且此次圍勦塔塔兒部，更有言明厚利可圖，所以王罕治軍三日，立即出師東上，而與鐵木眞汗會兵一處，準備遠出逐利，却未想到黃鳥捕蟬，而有持彈者在後襲擊之事，因而前方雖獲利，但却失掉其全部牧地于後。是王罕之戰略，始終爲其名利所誤，瞻前失後，顧此失彼。故其曾一戰而勝得鐵木眞汗，但在一戰之後，却掌不住繼續再戰之戰略，故終於失敗，而走死道途。

第五節　作戰經過

（參看附圖十三——四三八、四三九、四四〇、四四一、四四二、四四三、四四四）

一、鐵木眞汗助金擊塔塔兒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三八）

金樞密使完顏襄，於金章宗明昌四年（宋光宗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正月，率軍自臨潢，出赤山口（即內興安嶺蘇克斜魯山之赤山口）北進，以進攻塔塔兒部之南。塔塔兒人在其部長蔑古眞薛兀勒圖不亦魯之指揮下，即自今察哈爾省東北部，沿語勒扎河（今烏里盞河），溯河向北且戰且退。及塔塔兒部衆向北逃過孛岳濟嶺（今察哈爾省與外蒙古、興安省交界處之孛岳爾濟山）後，金軍復向北追擊，塔塔兒部即沿阿兒順河（今興安省與外蒙古交界處之哈剌欣河）北退，而至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亦稱客魯連河）下游之南岸集結，準備與金人決戰。

是年二月，完顏襄進軍至捕魚兒海子（今興安省貝爾池）之南，得到東胡宏吉剌部之支援，遂進攻塔塔兒部於怯綠連河之南，大敗塔塔兒部之兵。塔塔兒部潰衆北逃，由冰上渡怯綠連海，欲往語泐札河（即今外蒙東北奎屯河下游之烏里雜海）流域且事整頓以行抵抗。不意蒙古鐵木眞汗與突厥克烈部王罕之軍，適由奎屯河南岸東來，正好攻擊到塔塔兒潰退中軍之側背，遂大破塔塔兒潰衆。

時塔塔兒部長蔑古眞薛兀勒圖方使人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在今外蒙古東北角析各勒圖一帶），建立圍寨，乃率其潰敗之餘，逃入未能完成之圍寨中爲守。鐵木眞進軍圍攻之，王罕則率軍東向，以追逐逃散之塔塔兒部衆，而掠奪其財物。

鐵木眞汗在圍攻塔塔兒部長蔑古眞薛兀勒圖中，特別强調報祖之仇，故令其衆曰：「塔塔兒人爲殺祖之仇，並曾毒害我父，必盡屠其族，勿留一人。」於是塔塔兒人死守，圍攻半月始將寨攻下。寨破後，鐵木眞汗盡擊其人口

，並盡得其輜重，遂殺塔塔兒部長蔑古眞薛兀勒圖。惟鐵木眞汗在塔塔兒輜重中，見一銀製搖籃，籃中有一鼻戴金環之幼兒，覆以金錦之衾，衾角鑲眞珠串及大珠一顆。揭衾視之，見幼兒明眼巨口，神俊淸逸，身戴有金絲貂鼠裹兒兜肚。鐵木眞汗爲此貴重裝飾驚呆，知爲富貴人之子，乃取之以付其母訶額倫收養之，取名曰失吉忽禿忽，作爲第六個弟弟，此事很快傳遍後帳各眷屬中。（元朝祕史卷四）

蒙古諸將領之妻多有塔塔兒人，此役皆隨在後軍中，聽到鐵木眞汗在行將屠寨前，在敵營中拾得棄兒，乃紛紛率人就俘虜中去爭搶塔塔兒部兒童及自己親友。鐵木眞汗胞弟拙赤合撒兒時領前軍，其妻亦塔塔兒人，因勸其夫免殺所俘。其他諸將士或見塔塔兒財貨太多，只顧掠奪，忘記盡屠其人之命令；或同情塔塔兒無辜民衆同就死地，故意網開一面，令其强者壯者易名降附，補爲士兵，弱者縱之使去。因之，得免於被屠者不少。鐵木眞雖怒諸將之違命，但爲急欲回軍，以處主兒勤部叛亂之事，旋亦置之不問。

此役完顏襄嘉鐵木眞汗建立大功，承制封鐵木眞汗爲「扎兀忽里」。按「扎兀忽里」爲女眞語，爲「招討使」之意。並賞及王罕爲王。從此鐵木眞汗成爲金之招討使。

二、鐵木眞汗討主兒勤部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九）

當鐵木眞汗圍攻塔塔兒部長於忽速禿失禿延寨（今外蒙古東北角析各勒圖附近）時，判知塔塔兒寨破亡在卽，不需用大軍攻擊，塔塔兒潰衆向東北遠逃，有王罕率軍去追，卽或追之不及，將來也不至再成大敵，故不遣大軍去

追，同時考慮後方主兒勤部，必將舉兵為叛，須早作準備。於是乃儘量抽調軍隊，連夜沿奎屯河南岸西行，各軍成為分進合擊態勢，向自己老營而進，以期一舉而盡俘主兒勤部。

主兒勤部長撒察別乞，與其弟泰出，不知鐵木眞汗已對其布設陷阱，故聞鐵木眞汗正率軍攻打塔塔兒部柵寨時，以為有機可乘。因而，泰出建議其兄，乃盡發主兒勤部落諸人，連夜南馳，突襲鐵木眞汗留後老小營寨。待攻破之後，始發見為一空寨，所留後老小在營寨中者不過六十人而已，乃殺其十人，將其餘五十人盡剝去衣服，使之東去奔告鐵木眞汗。萬不料尚未驅逐剝衣之五十人出寨完畢。鐵木眞汗各軍已由四面攻入寨來。

主兒勤部之人，以為鐵木眞汗大軍自天而降，登時失掉抵抗之力，而為鐵木眞汗之軍盡數俘擄。主兒勤部長撒察別乞與其弟泰出，兄弟各奪得一馬，死命冲出寨外，向北逃去，欲勾引蔑兒乞部，為復此仇。鐵木眞汗諸將見其二人罄身出走，乃派載騎按踪跡追之，至迭列禿口子（元史太祖本紀作帖列圖，其地卽今外蒙古北恰克圖東方第四山口），卒將二人拏住，解還。

鐵木眞汗自東方回至留後老小營地，將主兒勤部衆分給各將領為百姓。在主兒勤營地中又拾得一個俊秀小兒，為許兀愼部人，名叫孛羅兀勒。鐵木眞汗亦交付其母訶額倫收養之。計前後在戰地中拾得而收養者四個弟弟：一為在蔑兒乞之營所拾得之蔑兒乞人曲出；二為在泰亦赤兀營中所拾得之別速特人闊闊出；三為在塔塔兒寨中所拾得之塔塔兒人失吉忽禿忽；其四卽此孛羅兀勒。

鐵木眞汗將主兒勤部長撒察別乞，與其弟泰出，拏到面前，數其罪曰：「前在斡難河（卽今鄂嫩河）林邊做筵席時，你的人將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肩甲砍傷，我看見兄弟行分上，都已不深究，而求和平相處了。今番為祖

上報大寃仇，你們是正頭香主，你們却忘掉祖仇，等了六天都不來。不去報仇也罷，你們倒倚着仇家，幫助仇家，來把本家當作敵人。當日你們推選我爲汗時，與我說些什麼來，該應你們自己的誓言去罷。」於是二人自愧，因引頸受戮。（元朝祕史卷四）

鐵木眞汗一連殺死其三個堂兄弟，心中不免怏怏。此時恰有舊識之扎兒部老人帖列格禿顏，率其子孫，前來投順。此老人先向鐵木眞汗介紹其長子古溫兀阿，及古溫兀阿長子木華黎（後爲元朝第一等大將）與次子不合；次介紹老人之次子赤剌溫孩亦赤，及赤剌溫孩亦赤之二子統格、合失；接着老人又說明老人之第三子名者卜客，現在未歸，當不久也來歸順。最後，老人當着鐵木眞汗面前，教其子孫們，要永世且永遠服從鐵木眞汗之命令，作不二之臣。因此鐵木眞汗又復大喜。

三、鐵木眞汗爲王罕恢復克烈部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〇）

鐵木眞汗在擊破塔塔兒部之後，因其有後顧之憂，所以放棄追擊，而回軍擊敗其後方叛亂之敵主兒勤部，因而轉禍爲福，使其屬下從此心安。王罕因爲貪得塔塔兒人財富，悉力北追塔塔兒餘衆，以是回軍較遲，其禿拉河（今外蒙古士拉河）流域之牧地西方之突厥乃蠻部長亦難赤，探知王罕率軍遠出逐敵，後方空虛，便用兵幫助王罕之異母弟額兒客合剌，攻擊王罕留守牧地之王罕同母弟札合敢不。札合敢不戰敗，向北方退走。於是乃蠻人與額兒客合剌便爲王罕設上埋伏網羅。王罕不察其國內變化，輦其在東方戰場上所得，滿載而歸，就在得意凱旋途中，走入埋伏，遭受到乃蠻人與其弟額兒客合剌伏擊。王罕在毫無準備下大敗。他知敵人必不容其投奔鐵木眞處，爲求出敵意

表，乃率領少數人向敵方之南逃去。

王罕西逃，繞過乃蠻牧地之南，投奔西遼（遼亡後宗族耶律大石在西域所建之遼國，已詳前卷）。乃蠻人便奪取王罕之全部牧地，以付額兒客合剌，使之爲克烈部長。王罕之同母弟扎合敢不，只得率領其衆，東奔於鐵木眞汗。克烈部中之禿別干部（即禿馬兀特），與董合亦特部，不服乃蠻人之安排，戰而潰敗，其兩部潰衆，亦皆東向投降鐵木眞汗。因爲突厥克烈部人風俗習慣以及語言信仰，皆於蒙古人相近，而又多世爲鄰，故這些部分從此即變成蒙古人之一部分。

王罕求援於西遼國，西遼不能助其復國，失望東歸，在道上資糧悉絕，僅餘瞎馬一匹山羊數頭，駱駝三匹，日取羊乳或刺駱駝血爲食，窮困潦倒，志氣全灰。至龍兒年（西元一一九六年）春，行至古泄兀兒海子（在今外蒙古杭愛山之南），萬不得已，乃使人北去告難於鐵木眞汗。

鐵木眞汗爲求利用突厥克烈部之力，助其統一蒙古各部，乃盡力以謀恢復克烈部爲與國。知王罕所在，即令勇士速客該，率領輕騎往迎王罕。然後發兵與額兒客合剌作戰。額兒客合剌以新造勢力，內部不穩，一戰而敗，逃回乃蠻部。鐵木眞汗乃與王罕相會於禿拉河上，徵牲畜於蒙古各部，以賑濟之，使王罕復能成軍，去收復其克烈部所餘部衆。

王罕既得鐵木眞汗助力，又憑其多年爲克烈部部長號召力，更以戰勝塔塔兒部報得祖仇之功，其部衆百姓，多聞風來附，聲勢因而稍振。至是年（西元一一九六）秋，王罕遂復有克烈部，僅部衆數量較强盛時減其少半而已。他乃特意邀鐵木眞汗到禿拉河之黑林於王罕舊時駐處，重申父子之盟，王罕暗許以後不以其百姓傳於兒子而準備交

鐵木眞汗接管。

自此以後，王罕實力衰微，對於鐵木眞汗自然盛恩圖報，每有征伐，他皆願隨鐵木眞汗出征。鐵木眞汗已深知克烈部實況，故仍尊王罕爲父，權視之爲元老重臣，借其餘力，來達成統一蒙古各部之目的。王罕之部屬本不願王罕以鐵木眞汗爲其死後之繼承人，惟以克烈部勢力未復，且內部不穩，復西有乃蠻人幫助王罕諸昆弟侄兒們伺隙不已，又有蔑兒乞部人聲勢復振，已捲土重來，由是克烈部也願結鐵木眞汗以爲後援，更希望鐵木眞汗能爲克烈部西擊乃蠻，西北擊蔑兒乞，故乃勉與共處。

鐵木眞汗接收克烈部人之願望，於蛇兒年（西元一一九七）秋，與王罕軍北征蔑兒乞，與蔑兒乞之兀洼思部、木丹部、禿達哈鄰部、亦溫部四部相戰，敗之於薛靈哥河（今色楞格河）之木拉徹地面（今色楞格河與波戈爾嶺之間）。鐵木眞汗盡以其戰地所得，悉給王罕。於是王罕舊時勢力，始逐漸恢復。

四、鐵木真汗與王罕共擊乃蠻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一）

札只剌部長札木合，與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本常遣使西結蔑兒乞各部，與突厥乃蠻南北兩部，打算結成包圍態勢，一舉將鐵木眞汗包圍而擊滅之。因爲各部意見不一，彼此互存觀望，都希望別方先行動手，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故未能成「攻守同盟」，及鐵木眞汗助金擊破塔塔兒部，塔塔兒餘衆在察兀忽兒等領導下，東奔依札木合。札木合等皆感於脣亡齒寒之懼，乃再度遣使西連蔑兒乞及乃蠻，甚望彼此間成立軍事同盟。此時鐵木眞汗亦懼於東西北三面作戰，乃定謀，與王罕先往擊蔑兒乞各部，戰勝之後，即先裝備起王罕之軍。使之能有繼續作戰能力。

而鐵木眞汗則立即自蔑兒乞地回軍，以鞏固自己基地。故泰亦赤兀部與札只剌等本欲出兵進襲鐵木眞汗之後方，以策應蔑兒乞者，至此，因鐵木眞汗及早回軍，計劃遂成泡影，因此，蔑兒乞各部皆怨札木合等自食其言，軍事同盟之說，因又渙散。

鐵木眞汗欲趁此四方敵人渙散未合之機，實行各別擊破之內線作戰，乃選定各個擊破之最先目標。於是就在羊兒年（西元一一九九）秋，與王罕聯軍，西往襲擊乃蠻。

先是突厥乃蠻部長亦難赤必勒格汗死，其二子長名台不花，次名古出古敦，兄弟二人因爭父妾結怨，古出古敦未爭得勝利，便率所部退居大黑山，即今唐努烏拉山一帶，自稱古出古敦不亦魯，意即另一皇帝。台不花保有其父之人民財產物業與牧地。仍居於阿勒台山（今阿爾泰山）南方附近，因其向金朝廷入貢請封，金册命其爲乃蠻大王。突厥人不知漢文大王何意。以爲是女眞語，即譯爲「大陽」，遂稱爲大陽汗，以別於「不亦魯」。由是乃蠻從此分爲南北兩部，「兄弟鬩牆外招其侮」。但乃蠻牧地極爲寬大，其南北兩地中間有大山，互爲支援不易。鐵木眞汗細問各突厥人，知古出古敦不亦魯駐地，即在今科布多，其牧地爲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兩個盆地。而古出古敦不亦魯自認其地多高山大川大湖長隘，與東方鐵木眞汗及王罕之牧地相隔千里，只有他出兵支援王罕之弟與侄以擾亂東方，却以爲王罕等不可能越過杭海大山（今杭愛山）、唐努大山（今唐努山）來攻，是以未作防備。但是，鐵木眞汗認定，敵既可來，我定亦可往，乃派人詳探進兵道路，決定先去襲擊乃蠻北部。

鐵木眞汗與王罕之聯合大軍，由嚮導率領，沿薛靈哥河（今色楞格河）南岸，溯河西上，至于河之西源，在塔兒巴山北邊，越過山嶺，進入兀瀧古河（今科布多烏布沙泊東源之帖斯河上游之東源河）流域，更順河西行，直達

乞濕泐巴失海子（今烏布沙泊），一舉而襲破古出古敦不亦魯之大營，奪其人畜極多。古出古敦不亦魯率其潰逃部衆，北奔謙謙州部（今葉尼塞河流域之突厥部落）。王罕厚獲，怕鐵木眞汗分其所得，乃令其子及弟等押運之取南道先還。不久，鐵木眞汗因懼於後方有失，也盡驅所得乃蠻之人畜，順原道向東凱旋。

乃蠻大陽汗，聞其弟被襲，即遣其驍將撒卜刺黑（別號可克薛兀，言其病肺之人）率軍，由南向北，以邀擊鐵木眞汗大軍之歸路。因遇王罕押送掠獲品之軍於額垤阿勒台（今外蒙古烏里雅蘇台），王罕家屬及其弟必勒格、札合敢不等人，盡失其部衆及財物。王罕遣其子亦勒格鮮昆率軍往救，並遣使求助於鐵木眞汗。鐵木眞汗在回軍中聽到消息，立即派遣其四將孛斡兒出（亦作博爾朮）、木華黎、孛羅忽勒（亦作博爾忽）、赤刺溫（亦作赤老溫）率軍急往。此四傑將到達，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正在全軍被圍行將覆滅中，生力軍到達，遂一戰大敗撒卜刺黑之軍。不僅盡數奪回王罕已失人畜財物，更俘得乃蠻人馬不少。孛斡兒出將所奪回之物，悉數歸還於王罕。王罕衷心感激，乃解下自己新衣一襲，金盞十隻，以報孛斡兒出救還其人畜財物及其家屬子弟之德。

五、鐵木真汗與王罕共擊泰亦赤兀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二）

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二子，先降於王罕，在王罕軍爲乃蠻軍邀擊作戰中，乘機北走逃歸其父所。蔑兒乞各部已離散之人，因而又聚成衆，全力再行南牧。鐵木眞汗因遣其弟拙赤合撒兒，率兵再往襲之，至又大敗蔑兒乞諸部。脫黑脫阿因遣其二子忽禿、斡兒章克，求援於泰亦赤兀部。

時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已聚合數部，打算與鐵木眞汗爭衡，故每當鐵木眞汗離其牧地外出遠征時，泰亦赤

兀諸部多出兵進襲其後方。鐵木眞汗感於背腹受敵已久，每思大舉攻之，又懼其與札只剌等部聯合，或慮其不戰北走，使自己不便深入北追，致無戰果。在猴兒年（宋寧宗慶元六年，金章宗永安五年，歲次庚申，西元一二〇〇年）春正月，鐵木眞汗偵知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已召集諸部長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兒、乞里勒禿黑等會議於斡難河（今鄂嫩河）與溫連河間沙灘上（今西伯利亞尼布楚之南），決定不待聯合札木合，即向鐵木眞汗大舉進攻。鐵木眞汗乃召回其弟拙赤合撒兒西征之軍，使之守禦牧地，自己則與王罕約會，將會師於撒里川（今赤塔之南鄂嫩河偏西伊里河流以東之平川地帶），求敵而攻擊之。

鐵木眞汗率其大軍，順斡難河向東北前進時，認爲泰亦赤兀諸部中，以塔兒忽台最爲雄傑，且爲自己死敵，必須擒賊擒王，先將之除去，方能解除東北方之大患。於是，乃令孛斡兒出、木華黎、孛羅忽勒、赤剌溫四傑所將之軍，部署在伊里河以東之多山地帶中埋伏，自己則率領銳師，向泰亦赤兀部突擊，欲誘致敵人深入自己預設之伏陣。

在兩軍方接不久，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之攻勢甚銳，頗有斬獲。鐵木眞汗乃率軍且退且戰。塔兒忽台乘銳追擊，進入孛斡兒出等四傑之伏陣中。斯時，適王罕之軍自南向北挺進方到戰場，一經衝擊，竟自泰亦赤兀諸部軍之側背遮斷爲前後兩段，因此泰亦赤兀諸部前後不及相救，塔兒忽台遂被赤剌溫所斬。

鐵木眞汗與王罕揮軍追擊，敵軍潰散，遂擒忽都答兒於月良兀特禿剌思（在今赤塔東南咯里穆斯克雅附近）。汪忽哈忽出等，率其殘部，與蔑兒乞之兩乞援使者忽禿、斡兒章克，共越過亞布山（今雅布羅諾威嶺），逃往巴爾忽眞隘（今貝加爾湖東北岸之巴爾古辛山下）。忽里勒率數十騎，自戰場間隙中逸出西逃，而奔往乃蠻。於是，泰

亦赤兀部從此失掉其領導上之中心人物，而依附於札木合及蔑兒乞與乃蠻之間，不足重視矣。

六、鐵木真汗與王罕迎擊札木合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三）

札只剌部長札木合，自以爲强於鐵木眞汗。及王罕敗逃之後，更以爲鐵木眞汗已是自己囊中之物，正處於自己掌握之中。待鐵木眞汗重新扶植起王罕，與之北擊蔑兒乞各部，西征乃蠻北部時，泰亦赤兀諸部欲進襲鐵木眞汗之後背，札木合猶以爲鐵木眞汗之物業早晚爲自己物業，不願別人染指，故千方百計阻止泰亦赤兀諸部出兵。比及鐵木眞汗與王罕大敗泰亦赤兀諸部，擒斬塔兒忽台與忽都答兒時，札木合方大夢初醒，始驚懼自己之失策。因乃星夜遣使約會東方僅餘諸部，及敗逃復聚之塔塔兒、泰亦赤兀等殘部，要求聯盟，共討大敵。

東胡部族之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宏吉剌部，蒙古部族之亦乞剌思部、火魯剌思部、朶兒邊部、脣拉特部、撒兒助特部與突厥部族之蔑兒乞脫黑脫阿，乃蠻古出古敦、台不花等，共有十個部長，也同感脣亡齒寒，而不自安。於是皆願蠲除成見，共力爭先，以應和札木合聯盟倡導，齊集於阿勒壓不剌地面（今與安省奇乾縣之西方烏洛夫河之上游），相與同盟。（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在札木合所領導之同盟中，首先扶植起塔塔兒部，命察兀忽兒繼任塔塔兒部長；繼又扶植起泰亦赤兀部，命哈兒汗太石繼爲泰亦赤兀部長。更組合起主兒勤部，命客連黑兒爲新主兒勤部長。復組合王罕所誅戮之蔑兒乞只溫部，命阿剌兀都兒爲蔑兒乞只溫部長。然後，諸部長共舉刀，斫一馬、一牛、一羊、一犬、一山羊，而爲誓曰：「天地聽之，茲以諸牲之血爲誓，其背盟者，有如諸牲。」遂相約合擊鐵木眞汗。議定：由泰亦赤兀部、蔑兒乞諸部，

與塔兒部，合兵進擊鐵木眞汗於北面；其餘各部由札木合率領爲主力集團，自東向西，進擊鐵木眞汗的東方。

蒙古鷄兒年，卽宋寧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西元一二〇一，歲次辛酉，春正月，札木合與合塔斤等十餘部長，自會盟地沿也兒古湼河（今額爾古納河）向西南行，至刋木連河（今與安省之根河）河洲之上，集結各部兵力，實行聯合作戰之演練，諸部長以札木合旣爲聯軍統帥，應有汗號，乃議立札木合古兒汗。於是，再會盟兀勒灰河（今額爾古納河西支流烏魯圭河，其河口在根河口之西北方，是自西北流入額爾古納河之水）南岸之上，共立札木合爲古兒汗。諸部長皆擧足踢岸，揮刀砍林，然後集爲誓約曰：「凡吾同盟，有泄此進兵之謀者，就如岸之摧，如林之伐。」然後揮軍向西挺進。（同上書）

鐵木眞汗已先得其妻父宏吉剌人特薛禪之密告，已與王罕分別集合大軍，順着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北岸，徐向東北前進，準備迎擊札木合之聯軍。途中，又得火魯剌思人豁黑歹前來奔告，於是鐵木眞汗與王罕，分督大軍益向東急進。

雙方對進，因相遇於闊亦田（元史速不台傳作闊出檀山，是卽今外蒙古東北之奎屯河口南邊之奎屯山）之南、金長城（指金長春外邊長城）之北。雙方正在布陣，行將接觸之時，會有一大暴風，突然吹來，登時天昏地暗。札木合諸軍以爲乃是天所護佑，戰志頓餒，而齊向後退。鐵木眞汗之軍亦向後退中，突然發見敵已後退，因卽反軍追擊，一戰而札木合聯軍大潰逃走。

時鐵木眞已知泰亦赤兀諸部之軍，卽將進至自己之側背，乃停止向當面之敵追擊。而遣使將王罕因風囘軍而走之軍邀囘，使之東去追擊札木合諸軍，自己則囘軍，以待自西北而來之敵。

七、鐵木眞汗再破泰亦赤兀諸部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三）

泰亦赤兀諸部，自上次被鐵木眞汗與王罕擊破之後，逃至貝加爾湖東北岸地區，經過年餘之生聚敎訓，又重新推舉哈兒罕太石爲總領袖。哈兒罕太石爲求擴大陣容，卽以客連黑兒爲新主兒勤部長，以阿兀虫把阿禿兒爲新泰亦赤兀部長。並且更西聯貝加爾湖西岸之蔑兒乞各餘部，東聯塔塔兒餘部，以及再東之札木合所率領之十餘部衆，共同積極整軍，準備向鐵木眞汗及王罕報仇雪恥。

哈兒罕太石於參加札木合之東方聯盟後，便約定與札木合東方大軍有策應之義務，卽講求與札木合呼應，以實行前後夾擊鐵木眞汗與王罕之軍。今知札木合已統率大軍，將與鐵木眞汗及王罕之軍對戰於呼倫湖之西、奎屯河之南。因而卽集結其新造之全力，自外興安嶺之西，向東越過外興安嶺，直向斡難河（今鄂嫩河）以東挺進，將尋求鐵木眞汗大軍之側背而攻擊之，好使其主力軍札木合等作戰容易。不料札木合會爲一沙漠旋風而自潰退，使得鐵木眞大軍已早轉向自己而布好陣式，變側背之支戰場，而成爲主戰場。幸而泰亦赤兀部中多勇將，其部衆尚不知戰場變化之詳情，於是就在斡難河南岸，相對布陣準備迎擊渡闊亦田河（奎屯河）北攻之鐵木眞汗之軍。

鐵木眞汗爲不使泰亦赤兀部再得死灰復燃機會，乃自闊亦田河之南分遣諸將，使各率軍遠出，對泰亦赤兀諸部之軍，實行大迂迴包圍之攻擊。由於諸軍遠出，其正面攻擊力量極爲薄弱，因而鐵木眞汗自率之軍，乃想牽制敵人正面，故在廣正面渡河之後，與敵連戰至晚，未分勝負。黃昏時分，突有泰亦赤兀之將自嶺上一箭射中鐵木眞汗之項頸，被創甚重，人已昏迷。其左右皆死命向前進戰，只有者勒蔑一人，將鐵木眞救起，負之退入林中。汗因流血

13—4342

過多，者勒蔑依用口吮其壅血以急救之，以致與諸將相失，及至半夜，終將鐵木眞汗救醒。但醒悟之後，便呼血液已乾，只覺口渴腹餓。者勒蔑以敵我正在膠着中過夜，尋從人不到，自己又不敢遠離，無從取得飲食。如此者久之，乃思得一使敵我皆不能辨認以取得飲食之策。於是他便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各車箱中遍尋，終尋不到馬匹，僅得酪一桶。然後尋水將酪調開攜回，與鐵木眞汗飲用。在他往來中間，也遇到許多人，人皆以爲夜睡尋水或解便之人，竟無人阻止之。

鐵木眞汗飲酪之後，體力漸復，其侍從諸將亦徐有尋來者。天明後，連絡諸將，且令人偵察戰況，方知半夜後已合圍，敵軍業已潰散，敵方諸百姓自料不能逃去者，皆坐在車旁，靜待處分。於是，鐵木眞汗心情興奮，裹傷上馬，往宣撫之，並令人追回已走諸部之人。

鎖兒罕失刺之女合答安，曾在泰亦赤兀部俘擄鐵木眞汗時，救過鐵木眞出險，現在鐵木眞汗屬下要斬其夫，特地來尋鐵木眞汗求情，鐵木眞汗立刻往救不及，乃收合答安爲妃以慰之。因而得知其恩人鎖兒罕失刺所在消息。後日鎖兒罕失刺率一敵將至，名只兒豁阿歹，鐵木眞汗問之曰：「在闊亦田對陣時，射斃吾馬者誰？」只兒豁阿歹對曰：「是我射來，如今教死，不過汚手掌大塊地；若教不死，我願爲你出死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撞碎。」鐵木眞汗喜道：「但凡敵人害人事，多不承認，你不隱諱，可以作我的伴當。」乃爲之改名曰「者別」，取利箭之意，言其一往直前，無堅不摧也。後竟爲蒙古名將。（元朝祕史，卷四）

八、鐵木真汗統一蒙古諸部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四）

鐵木眞汗將泰亦赤兀部留下之百姓與財物都收歸自己管轄之下，便以繼續剪除札木合之羽翼，用報復祖父及父仇爲名，移兵而東，圍攻塔塔兒餘部。他自斡難河（今鄂嫩河）進軍時，便先號令諸軍二事：第一：不許掠奪，所有敵人財物，將聽從中軍之命令分配。第二：凡戰場上誘敵撤退，到預布陣處，必得翻回力戰，否則死罪。

征塔塔兒餘部之軍，於狗兒年（西元一二〇二）秋起行，沿斡難河向東北順流前進，過兀勒灰河（今尼布楚嶺東烏魯圭河）上流，進至失魯格只特地面（今尼布楚東北之石勒喀河流域至黑龍江省漠河縣以西之地面），終於盡俘塔塔兒部之人而歸。

在作戰中，鐵木眞汗之叔答里台、堂叔阿勒壇、從弟忽察兒三部分人違令掠物，又不肯歸公。鐵木眞汗使其侍從者別、忽必來等奪之，盡均分與各參戰者。三人以此怨恨，其後於聽說王罕西征蔑兒乞脫黑脫阿大勝而歸時，乃相率共帥所部親信連夜逃奔于王罕，並勸王罕進襲鐵木眞汗之後方。王罕雖未卽聽信其言，但亦不拒彼等之來投。

札木合知鐵木眞汗已盡收塔塔兒餘部，並將收降東胡宏吉剌部，心中大懼，知禍行將及己。嗣以宏吉剌部又叛離鐵木眞汗而重來歸順於己，則又以爲此是天與人歸之兆，乃復使人遠去聯合蔑兒乞各部及突厥乃蠻各部，約定於本年（西元一二〇二）冬月底開始，東西同時起兵，以夾擊鐵木眞汗及王罕。

時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方爲王罕擊破未久，正乞援於乃蠻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古出古敦不亦魯又得到札木合的約定，乃集其所有的兵力，同蔑兒乞殘部、泰亦赤兀殘部、塔塔兒西逃之殘部，自巴爾古精海子（今貝加爾湖）之西，向東方進軍，欲自肯特山與外興安嶺之間，東越大嶺，以趨闊亦田河（今奎屯河）流域，尋求鐵木眞汗王

13—4344

罕之側背而攻擊之。但是，是年（一二〇二）十一月下旬大雪嚴寒，將士四肢僵凍，雪封山谷道路，在前進途中，多有失陷雪谷，或墮溝中或滑落澗下者，如此行軍十餘日，方得出大嶺之險，但其隊伍尚不及成列，即爲鐵木眞汗預先設下之埋伏，逐一所俘。

札木合此時，以孤注一擲心情，已率其大衆，進攻王罕軍於合蔑溫赤敦山（今興安省臚濱縣東阿爾袞嶺）之南，聞其西方之聯軍已爲鐵木眞汗各個擊破於闊亦田河（奎屯河）之北，乃大嘆：「天不佑我！」戰志頓灰，不顧友軍，而率本部退走。因在慌急中，未及携帶輜重，其部衆在雪地行走中缺乏食物。至此他竟下令掠奪宏吉剌部之牛羊以爲食。王罕探知札木合單獨退走，即起兵從後追急，札木合因而全軍潰散。札木合計窮，乃向王罕投降。追隨札木合作戰之各部落，懼被屠殺，亦各紛紛向王罕投降。此時王罕所得降衆已多，因怕鐵木眞分其鹵獲，便分批向其後方運送財貨。由是種下爾後之分裂。（元朝祕史、卷四）

鐵木眞汗與王罕，各以大軍淸掃戰場，約會於阿蔑勒河（今興安省海拉爾河上游）畔相會，然後同越金之邊牆（今興安省臚濱縣北之金長春外邊堡長城）去過冬，待明年春初，再同往征取不肯投降之宏吉剌部。但王罕心虛，不敢與鐵木眞汗相會，乃推說其西方有警，連夜起兵西去。

至是，鐵木眞汗盡有蒙古各部落之牧地，只剩下蒙古各部族之殘餘軍隊及各首腦人物，投匿在突厥克烈部與乃蠻部中，留待以後設法解決。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鐵木真汗之防止蒙古諸部再起

鐵木眞汗在消滅蒙古諸部之後，其東方只剩下東胡族宏吉剌部，其西方只剩下突厥乃蠻部、與克烈部，其餘蒙古諸部，皆爲其逐個征服，統一蒙古之戰，至此大致完成。惟有蒙古各部落之中心領導人物，如札只剌部之札木合，泰亦赤兀部之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哈兒罕太石、客連黑兒、察兀忽兒、塔塔兒部之忽禿帖木兒，以及鐵木眞汗之叔父答里台、阿勒壇，其從弟忽察兒等，皆藏在突厥克烈部，或乃蠻部中。這些人多爲部長多年，各有其號召力量，故隨時都有使其蒙古各部死灰復燃之勢。加以鐵木眞汗之義父王罕，竟公然掩護此輩逃亡之人，用意所在，自使鐵木眞汗日夜不安。尤其王罕收納札木合之降，帶札木合之部衆財產西去，更使鐵木眞汗大爲不悅。

在王罕西去之後，鐵木眞汗使人至王罕處照常問安之餘，因傳語於王罕曰：「我之附於父王，猶沙漠中的白翎雀，冬夏皆居在北地；至於父王其他諸臣，則其中有如鴻雁者，冬近則南飛了。」王罕因疑札木合等人，遂不甚聽信札木合等之言。（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鐵木眞汗以蒙古諸部投降於王罕者，乃迫於形勢之不得已，欲使人引誘之，使悉數歸附於己。又想不使克烈部對己發生疑心，乃想相互聯婚，使人以聯婚爲由，前往王罕營地，爲其長子朮赤，乞婚王罕之女察兀兒別乞。王罕以鐵木眞汗爲其義子，朮赤乃係孫輩，其女察兀別乞與朮赤爲姑姪以爲拒婚理由。鐵木眞汗再使人往說，願以自己之女豁眞別乞求字於王罕之孫，即亦勒格鮮昆之禿撒合，以爲換親。王罕與其子亦勒格鮮昆，以爲如此換親可以兩

下拉平，將允許之。札木合聞之，即進讒言，說朮赤乃蔑兒乞人與鐵木眞汗之妻孛兒帖之私生子，不配爲婚。而鐵木眞汗之女豁眞別乞既醜且驕縱，亦難爲婦；更言鐵木眞汗之求婚使者，只以求婚爲名，却暗中勾引蒙古之降者，逃往鐵木眞汗處，並引出各蒙古諸降服首領以爲左證。王罕因之大怒，遂堅絕聯婚，而逐使者。

札木合屢勸王罕防範鐵木眞汗，以破壞其合作，因王罕心中有慮，故頗見成效。但勸王罕襲取鐵木眞汗，則王罕却未肯。時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駐冬于西方山地中，是王罕東征時留其軍守禦在西，以防範乃蠻者。札木合乃求往見而離間之。向亦勒格鮮昆指證鐵木眞汗與乃蠻大陽汗使者往來交通，以圖謀克烈部，但表面却稱父子之盟，實欲以義子名義，獨吞克烈部之全部繼承。故必須設計將鐵木眞汗除去，大家分擄其部衆與財富，才是共謀和平相處之道。

亦勒格鮮昆聽信札木合之讒言，乃使人往商于其父王罕。王罕則以爲克烈部强敵是西方乃蠻，必得以鐵木眞汗爲有力之後援，方足以抵禦之，因不肯對鐵木眞汗用兵，自壞同盟。於是，札木合又想以兵諫之計，建議率兵東去與王罕合兵進擊，王罕如再不從，則强之以行。再不然，就以其年老不宜過勞爲由，請其讓位。亦勒格鮮昆從之，遂掀起克烈部對鐵木眞汗奇襲之戰。

二、鐵木真汗與王罕之失和

上次作戰時，王罕因懼鐵木眞汗分其所得，更懼怕突然見襲，所以在東方戰場上，不辭而別。但因連夜起營，倉皇急促，又求行動上密祕迅速，故不能盡數攜走其已受降之各部百姓，更不能盡數驅走牛羊。只是選取良馬、駱

駝，馱載其所得珍貨西去。同時因恐鐵木眞汗起兵追趕，又只好連夜兼行，以此，使得其本部人馬，因馱載過重，多數落伍在後。

鐵木眞汗不知王罕所得財貨之多，故不在意，還認爲王罕眞爲西方有警，留棄大量財貨、牛羊以及百姓，是其厚愛，極可感激，初不疑有他。及其遣使者及援軍隨之西上，沿途收容落後者，以及投降王罕之蒙古各部將領之家小車輛等，始知其中或者有詐。後來，許多蒙古降王罕之將領，因家小爲鐵木眞汗所得，乃偷着逃回，轉降於鐵木眞汗。由是鐵木眞汗始知王罕西方並無乃蠻之警，因而知道王罕必是受人離間。乃即將計就計，派出許多尋乞家小之將領，分別帶其家小再投往王罕處，刺探王罕營中一切行動，及勾引別人來歸。於是又有許多人逃離王罕來降，仍留在王罕處者，則多是鐵木眞汗爲王罕設置之內奸。

王罕亦老奸巨滑之人，對鐵木眞汗此種手段，防之極爲嚴密，甚且用各種方法，故意示好於鐵木眞汗，使之傳入鐵木眞汗耳中。於是，此父子之盟，成爲間諜戰場，表面上義父義子，各致問候安撫，骨子裏却勾心鬥角。此時二人心中，各有研判，王罕以爲鐵木眞汗不致決裂來襲，自己亦有備無患。鐵木眞汗則認定王罕必得依靠自己爲其後援，否則必爲其西方乃蠻部所吞併，故亦判定其必不肯決裂來襲。因而，鐵木眞汗便安心在東方捕魚兒海子（今貝爾池）與闊速海子（今呼倫池）之間過冬，準備來春東征宏吉剌部，完全平定東方之後，再回西方之基地。由是鐵木眞汗便專務東方，組織其蒙古帝國之東方基地，以統一今興安省西部、遼北省北部、察哈爾省北部、外蒙古東部、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以東之廣大地面，使之成爲蒙古之統一大牧地。

第七節　申　論

一、時勢造英雄

諸史家多言成吉思汗鐵木眞是天才之軍略家，我們對此可作如此註釋：他有超人之秉賦，復在時勢環境逼迫下，遂造成其雄才大略。尤其鐵木眞最成功者，是肯虛心接納別人意見，而採用其中最佳者，擇善固執，貫徹而實行之。

鐵木眞運用謀略之開端，是利用王罕與其父也速該之親密關係，而借外援，以謀復父業。既得王罕允許之後，復借王罕答允出師之名，以義激札木合爲之起兵；然後更借用札木合已起兵之事實，再義激王罕起兵去北征蔑兒乞人。從此鐵木眞縱橫捭闔之謀，逐步展開。

鐵木眞奪回其妻孛兒帖之後，依附於札木合生活，爲札木合麾下之一員，此時鐵木眞只想恢復其孛兒只斤部長地位，重掌握其百姓而已，不意札木合常以其失妻獲子事當面譏笑。他在知恥近乎勇之情形下，於是乃謀傾覆札木合而奪其部衆，取而代之。

年方二十五歲之鐵木眞此種行爲，當然爲其領袖札木合所嫉。顯然他曾利用其父也速該之威望，號召蒙古業已離散之諸部，重振獨立之事業。於是他在策動業已成熟之時，遂與諸弟與孛斡兒出、者勒蔑、速不台、忽必來等數十人逃回幼年時之故鄉，擧起獨立大纛，由是蒙古各部紛紛來歸，遂奠定其創業之基礎。

鐵木眞卽汗位之後，由于札木合之極爲不滿，因懼其來襲，乃上下一心，戮力圖强，並組織其宿衞隊，以造成堅强之戰鬥體核心，得以立於不敗地位。他建立此一組織，極爲重要，不僅減少野心家之覬覦，且由之成爲發號施令之中軍，這是其創業起點。由此觀之，鐵木眞汗之成爲成吉思汗，多是時勢逼迫而發揮其才智所促成。

二、鐵木眞汗之內政外交

鐵木眞曾被泰亦赤兀部長所俘，他以死囚身份，被押赴蒙古各部去巡行以充號令。因爲他身份特殊，各部高層人物對之行事勿容隱諱，因而他在被看守中，看遍各部之內政設施，與首腦人物們之作爲，也多聽到許多政治內幕，和貴族中之隱私醜聞。待他逃出大難，成家立業中，又數次看見克烈部王罕之排場。當他追隨札木合年餘時光中，更深知札木合爲政上之一切得失。因此，在他新卽汗位之初，便在內政與外交上有其革新措施。

鐵木眞汗自幼喜聽說故事，故習得辨別善惡是非之能，和判斷情勢成敗之力。他又生長在艱苦中，能以接近各樣人士，進而瞭解對方心理反應，其人生經驗，比一般人豐富，他自己開始爲政，便立志吸取別人長處，革除別人短處與積弊。於是，他集思廣益，聽取衆人意見，然後擇善固執，澈底施行。觀夫他知人善任，首先建立內宿衞、外護衞、散班巡察、需品供應四種部隊在其左右，這是其軍國主義行政首腦部之建立。那幾個隊長、總教長，是其侍衞官，也是參謀，更是隨時差遣指揮某一方面之代表，這樣組織，不僅使其命令必然有效，更將其支配下之政治、軍事、經濟大權，皆統攝于其一人之手。

在其首腦部之下，還有兩種組織：一是編組成十三個「古闌」以爲作戰部隊；一是分業生產各單位，如管牧馬、管牧牛羊、管對外交易、管招徠賓客、管訓練騎射、管圍獵、管戶口、管技術等等。此卽軍國主義下之野戰軍和政治組織。

鐵木眞汗爲求隨時可以作戰，他將百姓分給各將領。將每十個生活在一起之壯丁，用一人爲十夫長帶領，每十個十夫長中命一人爲百夫長率領，每十個百夫長中命一人爲千夫長率領。千夫長便是將軍，這樣編成其作戰軍之骨幹，然後由各級爲長者，發展並運用就近可用資源，來養育、訓練、支持、並協助此軍力，使之精神振奮，信心堅定，戰志高昂，潛力無限。

在外交方面，自鐵木眞二十五歲稱汗起，至四十歲助金夾擊塔塔兒部以前爲止，此十五年中，他採取見廟燒香磕頭主義，他尊克烈部長王罕爲「父王」，依爲靠山，以時入貢，史稱其爲「依附王罕時代」，他對王罕之順從，固無論了。他對金朝按時入貢，年進良馬白駝，亦見於金史。鐵木眞汗對其東方札只剌部長札木合，北方之泰亦赤兀，西北之蔑兒乞，西方之乃蠻，南方之塔塔兒，都想盡方法，向之修好，甚至在相對圍獵中，故意驅逐野獸使入鄰國之圍，以買其好，可謂是低首下心之十五年，換得與鄰國和平共存，俾求建軍成功，然後才能抵禦札木合十三部之突然來襲。

鐵木眞汗外交措施上，有兩事值得提出，一是交易，一是間諜滲透。他對於前者肯下資本，並曾徵集物資以周濟王罕，甚至掠奪敵方物資以接濟鄰國。其所作交易範圍之廣，路程之遠，常超乎想象之外，這留待後章再詳爲說明。此地可敢斷言者，鐵木眞汗將交易通商視作外交戰之一項力量。至於間諜滲透工作，更是鐵木眞汗之所長，他

隨時隨地組織成分遣隊，深入敵人後方，連絡朋友，以執行心理作戰，運用謀略，以分化敵人上下團結，轉而傾向於己。至於刺探情報，粉碎敵方國際連繫，擴大國際間利害衝突與矛盾等，乃其餘事。因爲他要求這些人能以繼續向外發展，故從不表其功，提其名，免被別人發覺。

三、鐵木真汗之因驕幾敗

鐵木眞汗以其一萬三千人之十三翼軍，抵禦住札木合三萬聯軍之奇襲，並使敵人內部發生矛盾分裂，退軍而去，正在僥倖中，有敵方兩個部落前來投誠。於是，他因勝而驕，乃於斡難河畔林中慶賀大捷宴上，縱酒使性，以小事與內部之主兒勤部失和，使主兒勤部人一變擁護之心，而成爲破壞份子，給鐵木眞造成聲譽上之損毀，更招來無窮禍患。幸其早知悔過，乃得免部衆離散。

孛斡兒出等主張討伐主兒勤部，將錯就錯，加之以罪，方法雖然霸道，却也是帝王事業中常有之事。別勒古台等主張暫時忍耐，以德感化，本是中國儒家作風，佳則佳矣，只是迂闊難收急效，在蠻野遊牧人羣中，需要明快果決手段，方有事半功倍之效，一味容忍，當然緩不濟急，難挽頹勢。速不台、者勒蔑、忽必來等設計出轉移衆人目標之計，第一步用政治陰謀，挑撥鄰近部落相戰；第二步利用金主詔命，以號令蒙古諸部落，以抬高身價；第三步利用金朝聲勢，以分散鄰部盟友，使之不便參加戰鬥；第四步，自己在適當時機參戰，用力少而成就多，以收漁人之利；第五步自己得勝之後，回師聲討不用朝命及不報祖仇，甘助叛逆之部落。此種計劃，可謂連環計之巧者。鐵

木眞汗設計此等策略，並能有效實行之，故能於失敗之邊沿，重新回到開拓事業之坦途上，這是他偉大事業之契機。因爲他能將自己應得之懲罰，轉嫁於無辜之塔塔兒部，這眞正是投一石而粉碎全池水面平靜之術。

鐵木眞汗使人冒充塔塔兒人以侵擾金之邊堡，因而惹起金朝廷對塔塔兒部之大張撻伐，在鐵木眞是爲報雪祖仇，在金朝廷則是中計。金朝將塔塔兒驅逐到呼倫池以北，使鐵木眞汗得收漁人之利，轉而旣立戰功，又受封贈。但金朝於塔塔兒侵擾邊境之禍方去，更大之侵擾又來，金朝迫於無奈，只好大事修築其邊堡長城以謀補救。金對北方各路，將界壕改爲長塹、長牆，又將長牆之上加築作戰用之「女牆」射垛以及副堤，長城築造完成，雖可拒止蒙古東進，但費力費時費財，此乃金朝廷自壞其活動長城塔塔兒部一戰之過。設使金人能及早發覺此一陰謀，則鐵木眞汗可能無創建大業之機。

札木合一呼而立集東北方十三部落人衆，是鐵木眞汗因驕所促成。可惜札木合不改其舊習，只高居於上，不卹其下，亦未料鐵木眞汗改過之後，又恢復其吸引力，所以有自己屬下洩露進襲消息。尤其此通敵之人已爲自己守邊將士捕獲，而守邊將士却不送回，也不殺死，却爲他更換良馬，使之迅速跑到鐵木眞汗處。札木合屬下如此，其將何以戰勝敵人。由於札木合之好大喜功，不務實際，戰勝良機，盡爲所失，使得鐵木眞汗佔盡利益。設使札木合能以正義立場，揭穿鐵木眞汗之陰謀，爲其盟友塔塔兒仗義執言，則札木合或不致于失敗，也未可知。

四、鐵木真汗之人事政策

鐵木眞汗以向塔塔兒復仇號召族人，首先提出盡屠其人之口號，這是野蠻復仇時代之一般觀念，原無可厚非。但是他在敵營見到裝飾極盛之棄兒，由服裝器用足以驚奇，而認爲是富貴人之子，由是拾得交其母收養，以爲自己之弟弟，這本是婦人之仁，不懼後患之行爲，於事業上無甚關係。但其諸將領之眷屬與塔塔兒人有關係者，以此而各敢出手救其戚友及兒童，使塔塔兒人免於難者不少，故後世蒙古友軍中不但有塔塔兒人爲將，而且有塔塔兒人之軍，所謂上行下效者，即此。

主兒勤部之叛變，因事前有備，故旋即撲滅，鐵木眞汗能以用誅其君而弔其民之態度，用堂堂正正之理由，折服衆心，對主兒勤部之肇事力士不里孛闊，不以肇事爲罪，而用其卑鄙行爲除之。雖手段上陰險，但却贏得人心，使不誠實而投機取巧者知所戒。

鐵木眞汗在未一統蒙古各部之前，憑藉克烈部王罕爲外援。迨外援已倒，又不惜徵其部屬資產以資助之，以恢復王罕力量。蓋想用王罕部屬之力，助其統一蒙古各部，更希望變戰場上交互屠殺，爲一場國際心理作戰，可惜其攻心策略，對不懂政治作戰之王罕，未發生效果。王罕以爲鐵木眞汗之叔父與從弟歸順，以及札木合之投降，是天與人歸之兆，殊不知此正是心理作戰之焦點所在，王罕由鐵木眞之父王，一變而成爲鐵木眞第一號敵人。

鐵木眞汗之收用者別，特別獎勵其誠實不欺，是奬其一人而給衆人樹立榜樣。此與鐵木眞汗重用納牙一樣，是因納牙心懷忠義，當其主人塔兒忽台被俘時，加以放走，故鐵木眞特加獎勵。鐵木眞汗能集結忠義之人爲其麾下將領，所以事功彪炳，舉世罕有能出其右者，是所謂「得道者多助」。（元朝秘史卷十第五頁）

13—4354

第三章 鐵木眞滅克烈部王罕之戰（附圖十三—四四五、四四六）

鐵木眞自稱汗後，經二十五年，始統一蒙古諸部。蒙古舊部長逃亡於突厥克烈部王罕之下者多人，鐵木眞汗一向父事之王罕對此批逃亡者皆收留之，對於向其投降者亦收受之，又聽信若輩之讒言，欲圖害鐵木眞汗。於是雙方由相責而相戰。在一邊作戰一邊和談中，鐵木眞汗對之實施奇襲，一舉而擊滅克烈部，王罕父子走死道途。此宋寧宗嘉泰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西元一二〇三年秋之事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鐵木真汗與王罕間之失和（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五）

突厥克烈部長王罕，爲人貪財，蒙古鐵木眞汗則貪得實力，其二人所欲不同，衝突較少，在他們東西各有强敵伺隙時期，各需要外力支援，故二人可以彼此尊重而合作無間。等到東方之屈敦多被消滅後，王罕又於貪財之外，也貪得實力，收納鐵木眞汗之叛逃者，又單獨接受札只剌部長一度曾爲東方古兒罕之札木合之降，於是，他們間之合作，便發生裂痕。

札木合投降在王罕手下，王罕待之如上賓，使札木合有機施展其陰謀。因而相機向王罕進讒言，以挑撥王罕與鐵木眞汗間之感情，王罕作賊心虛，怕鐵木眞汗眞會突然向他進襲，乃乘夜拔營，離開金邊牆阿剌勒河（在今外蒙

古克魯倫西北阿爾新之東）畔之與鐵木眞汗共同駐冬地，溯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南岸，連夜向西急行，回到其禿拉河（即今土拉河）流域舊牧地。因此遂招致與鐵木眞汗之破裂，已見前章戰後之政局節中。

斯時，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駐冬在者者額溫都山（一作折額兒山，元史本紀作折運都山，親征錄作徹徹兒運都山，蒙語高山意思，在今外蒙古西庫倫西南杭愛山之東，今名花高山）北，以防禦乃蠻。王罕同到禿拉河（土拉河）上游黑林之地，其父子兩軍雖尚距離數百里，但總可互爲支援，不怕西方或東方之襲擊。況有王罕之弟札合敢不投降於鐵木眞汗後，即駐在禿拉河上游之東北，其東即鐵木眞汗胞弟拙赤合撒兒罕軍駐冬之地。彼此一向合作，常作友好之支援，即使鐵木眞汗要來襲擊，至少札合敢不會念手足之情，向王罕暗中通消息，故王罕斯時，有恃無恐。

鐵木眞汗東征札木合時，曾留下十三翼軍之五軍，守在斡難河（即今鄂嫩河），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禿拉河（今土拉河）三河源頭原根據地之基地上。其五軍之將領是，其弟拙赤合撒兒在西北方；其伯父主兒扯歹在東方；其後父蒙力克在南方；其第三弟窩闊台在西方；其從弟忽亦勒答兒在北方。各選定向陽之平川地駐冬，以防乃蠻與蔑兒乞人之優襲。而鐵木眞汗自己，則率領其十三翼軍之八軍東征，於消滅蒙古各部之後，留在東方駐冬。其兩地相去約有一千五百餘里，雖傳騎絡繹於道，終是實力分散，故不便開罪於王罕，仍誠心恭事之，問安入貢，信使往還，藉求暫時相安。欲等待東方完全平定之後，再行處理過去彼此不愉快、不融洽諸事。蓋以爲王罕西受乃蠻威脅，絕不敢冒腹背兩面受敵之險。

二、札木合之離間成功

札木合投降王罕之後，曾千方百計，離間王罕與鐵木眞汗之感情，使之發生衝突，自己好乘間圖利以復其國。他首先促使王罕不告而西歸；繼又阻止鐵木眞汗向王罕親上加親之提議；隨後，想促使王罕乘鐵木眞汗所部東西分離之際，襲取他西部留守在三河源頭之五翼軍。王罕由於顧慮較多，執意不肯。

元朝祕史中記載王罕之言曰：「在前他的父親（也速該），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後他兒子（指鐵木眞汗）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來，救與了我。欲報他們的大恩，天地獲助知也者。…也速該安答（盟友），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們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即亦勒格鮮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眞（即鐵木眞汗）做桑昆之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札木合心知這些言語，必爲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所忌，因乃改變計策，去說其子。（元朝祕史，卷五）

猪兒年（宋寧宗嘉泰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西元一二〇三、歲次癸亥）元旦之日，札木合以賀年爲名，西往者者額兒溫都山（今杭愛山東之花高山）的山地中，爲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拜年，蒙古諸部逃亡者阿勒壇、忽察兒、答里台、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哈兒軍太石、客連黑兒、察兀忽兒、額不格眞，合兒塔阿特、脫斡鄰、合赤溫別乞，忽先札木兒等，皆隨之往。這羣人各以花言巧語，先告亦勒格鮮昆訶諛稱讚，然後說出其父王罕欲將百姓教鐵木眞汗管理等言語，最後鼓動必將與鐵木眞汗一戰，不然勢難生存。元朝祕史中記載其言語有：「札木合同桑昆讒說：『鐵木眞與乃蠻塔陽（即大陽汗）使臣往來通話。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却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你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眞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話：『阿額倫（鐵木眞汗之母）母的衆兒子們，俺與你殺。』額不格眞、合兒塔阿特說：『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說：『不如去擄他的百姓，若擄了百

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這些言語，亦勒格鮮昆聽後，尚在猶豫，札木合說道：「不乘其分散的千載一時機會擊他，他將來要作你的兄，就管你的百姓了。」亦勒格鮮昆遂心中大動，認爲其父確是人老糊塗，引狼入室。（元朝祕史，卷五）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五、四四六）

一、王罕父子之戰略觀點

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聽信札木合諸人之言，覺得自己處境，已是前門有虎，後門進狼之局面。更覺得有「爲求打虎必得先行除狼」之勢，於是，乃下定決心，要與鐵木眞汗決一死戰，便派人暗地連絡已投順鐵木眞汗之叔父札合敢不，及已降鐵木眞汗之舊克烈部中之禿別干（即禿馬兀特）與董令亦特兩部之人。其叔父札合敢不此時也正欲脫離鐵木眞汗而去自立發展，遂與禿別干、董合亦特兩部人取得連絡，願爲其侄亦勒格鮮昆作內應。並告知鐵木眞汗在西方基地五個軍及老小等駐多地分散實況，與可以進襲之詳細道途，以及如何可以形成包圍攻擊，一舉盡俘其全部力量等。

亦勒格鮮昆因有彼等爲內應，又明瞭鐵木眞之詳細兵力駐地實情，取勝信心大增，遂使其左右手撒亦罕、脫迭額二人爲使者，前往禿拉河（土拉河）黑林，去說其父王罕。王罕聽二人所說，即道：「我的鐵木眞兒子行，你們爲什麼那般想？現在倚仗他了，若如今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們。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

亦勒格鮮昆使人往說其父，王罕仍堅決不從。亦勒格鮮昆覺得其父人老昏庸，只好用「兵諫」一策。乃盡起其守在西方之兵力東行，親自往說其父。他到禿拉河黑林，入見其父說：「你如今現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指去世），將俺祖父辛苦着收集之百姓，如何教他管？」王罕道：「你在忽刺安忽特（地在今烏里雅蘇台之東）地面，與乃蠻撒卜剌黑作戰，馬腿中箭，幾乎被人拏去間，咱們的妻子百姓都爲乃蠻得了，鐵木眞在途中聞變，立遣其四傑之將往救你，將咱們輸了的妻子百姓都救回來與了咱們。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你自的行，我怎生棄捨得。現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們。」亦勒格鮮昆乃對其父分析引狼入室，克烈部將被鐵木眞汗滅亡吞併，以及目前之戰略形勢，是唯一得能保國衞民，轉敗爲勝之機會，並怪其父不該不辭而離開東方戰場；不該收容對方叛逃，不該據受札木合之降，更不該聽讒言拒絕聯婚等，今釁隙已成，裂痕已一再擴大，如不動手，早晚將爲敵擒之局勢下，猶視敵人爲義子，認爲自己親生骨肉不足繼承，要把祖宗遺留之百姓交給義子，而捨棄親生兒子，故今不忍坐視不問，更不能坐以待斃，只好早些逃命遠去。說罷之後，便煩惱走出。王罕知將發生變亂，乃急喚回，沈默許久，然後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你怎生要捨棄！你但去做可以勝他的事。你自知者，現在倒是勝他的好時機呵！」於是，父子乃共商如何作戰。（上引見元朝祕史，卷五）

二、鐵木真汗之判斷錯誤

王罕父子商量一舉而襲取鐵木眞汗之戰略，因設計，首先誑取鐵木眞汗之信任，使之輕騎西來，自投羅網，質

其本人，然後直以兵襲取其西方基地及東方基地。甚至於怎樣分兵，怎樣利用道路，怎樣連接內應，怎樣裏應外合，怎樣壯大聲勢，怎樣怎樣不戰而屈其東方之軍，以收全勝之功。

王罕認定，鐵木眞汗遠在東方捕魚兒海子（卽今興安省貝爾池）以北，拒其西方基地，有一千五百多里，其聞變西還救援，需得五日方到，能與自己開始接戰時間，總在第六天以後。現今王罕父子兵力已合在一處，距離鐵木眞汗三河源頭基地，僅半日行程，一旦動手，又有內應，可以一舉而盡取之。然後乘勝餘威，用以逸待勞之勢，迎戰遠道疲敝之救兵，但此一勝算雖多，尙不及不戰而勝，不戰而勝之策，就乃設計先將鐵木眞汗誑來擒獲，使其大軍失掉統率，便可在一襲之後，聞聲而潰。因爲王罕知鐵木眞汗正準備東征宏吉剌部，不會移軍而還，便在不動聲色之中，設計引誘鐵木眞汗必願西來見面相會之計，以便從中取事。

鐵木眞汗對于王罕行動之判斷，則以爲王罕雖獨納札只剌等部札木合等人之降，因得財物過多，怕自己朋分其肥，故其稱西方有警，先行回軍西去，因王罕在與鐵木眞汗西襲乃蠻北部時，曾有此種行動，以致其弟其子將家屬財產幾乎盡失於乃蠻南部撤卜剌黑之截擊。人老而益貪，實爲可笑而已。及自己提出聯婚要求，係受札木合之蠱惑與破壞，始遭王罕拒絕，但並非王罕對自己懷有惑心。因此認定，王罕之西方，隔杭海大山（卽今外蒙古杭愛山）就是乃蠻，乃蠻雖與克烈部同爲突厥人，但與王罕却有深仇，絕無和解與合作之可能。王罕之西北方，隔斡兒寒河（卽今鄂爾渾河）本是蔑兒乞諸部之牧地，王罕幾次對蔑兒乞戰爭，已將斡兒寒河流域佔領，將蔑兒乞人逐退至薛靈哥河（卽今色楞格河）以西，是王罕與蔑兒乞已結有深仇，彼此也不可能妥協。旣有强敵伺隙其旁，在此情勢下，以王罕之老謀深算，絕對不可不顧一切，冒險同其盟友挑戰之理。是故，鐵木眞汗對王罕未加防範。

鐵木眞汗也聞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已放棄其西方駐冬之地，移軍東來，與其父會兵一起。但認爲斡兒寒河上流地處山陰，冰雪融解較遲，非是防禦西方敵人，本不甚適宜大軍駐冬之用。禿拉河（土拉河）流域地較向陽，冰雪融化較速，春季早到，枯草早榮，適於初春融雪季節放牧。且其東來之後，別無動作，可見無甚特殊原因，只是爲牧畜方便，而例行移軍，較往年稍早月餘者，或亦偶然與會。故鐵木眞汗對此也未作深思。

東方之宏吉剌部乃金朝女眞族之一支，爲東胡各部落之領袖，久與札木合部合作，前雖曾一度疏遠札木合，旋又參加札木合之同盟。其後當札木合投降之前曾大掠其部，在札木合投降王罕之後，宏吉剌部持有金朝爲其後援，未投降王罕，也不肯投降鐵木眞汗。鐵木眞汗此時決定準備征服東方宏吉剌部，完全清除後顧之憂以後，再行轉回西方基地，以與突厥人爭衡。

第三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王罕之陰謀及其洩漏

王罕父子與札木合及蒙古、東胡各逃亡領袖等，在祕密研究中所得之結果，以爲鐵木眞汗既未對克烈部發生疑

心，當設法投其興趣所好，使之毫不疑心坦然西來，請君入甕而自就死地。於是，亦勒格鮮昆對其父王罕說：「鐵木眞汗曾索咱妹子察兀兒別乞，爲其長子朮赤之妻。如今舊事重提，可遣人去許婚，而約定鐵木眞汗親自來吃許婚酒。鐵木眞汗必願前來面釋前愆，與咱你親上加親，以增其勢力。咱們待他到來時，就這裏將他拏了。然後進襲他的西部根據地，而盡取之，使其東方大軍不戰而潰，遣人往招之來降。」於是王罕首肯，卽由王罕出名，差人東去，約定日期，請鐵木汗準時前來吃許婚筵席。

鐵木眞汗果中其計，以爲王罕老於世道，深明利害，必不生見害之心。爲表示坦誠，乃率領十騎，欣然離開捕魚兒海子（今貝爾池）駐冬營地，殘踏化凍猶寒之冰泥，向西而行，欲到禿拉河（卽土拉河）南岸黑林中之王罕營地，赴許婚筵席，以當面解釋前此一切嫌隙，免得小人在其父子間加入讒言。也使義父義子之好，一變而成爲姻親之好，所謂「疏不間親」，從此可免去許多可疑傳言。因而一路與高采烈，行走五日，在其後父蒙力克營地中住宿。

在蒙力克營中，鐵木眞汗與蒙力克爐邊夜談，蒙力克老人對鐵木眞汗道：「王罕他家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着，不肯予，如今怎生特地請叫許婚筵席，其中莫非有詐？我看，你且先回東方軍中去，在此地只遣二名使者前往，推說春間馬疲，難以遠行，待將養馬力後，才能向西遠行，看他們如何反應？待採得王罕眞意之後，再行定奪爲妥。因爲我軍中的突厥降人董合亦特部中有與外暗通消息嫌疑，是不能不防備的。」於是，乃與之述說俺巴孩如何以許婚而塔塔兒所詐，塔塔兒部長如何以婚姻詐取王罕祖父等故事。鐵木眞汗聽了悚然驚心，乃令不合台、乞剌台二人爲使，往王罕處赴筵，自己卽連夜回轉東方營地。

亦勒格鮮昆探知鐵木眞汗率十騎西來，更探知其宿於蒙力克老人營地，及見不合台、乞刺台二人西來，知自己事機，已爲蒙力克與鐵木眞汗所覺察。他判定鐵木眞汗去必未遠，可用突騎追及之。乃一面款待二使；一面準備一組强大有力之突擊隊，於明晨絕早出發，向東方突進，追趕鐵木眞汗，將其拏住。

阿勒壇之弟也客扯連，參與其突擊隊知其計畫，回家對其妻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晨起早要捉鐵木眞汗去。若只今有人報與鐵木眞汗，不知將來怎生賞呵是？」其妻阿剌黑亦特便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別人聽得，恐做眞話。」因問鐵木眞汗現在何地，何以要明早去捉等等，不意斯時爲送馬乳人巴歹，完全聽到，巴歹回到馬場，又說與其同伴乞失里。乞失里去查聽，看見也客扯連正與其子納鄰客延磨礎箭鏃。見乞失里到來，便分付他道：「將我那白馬與栗色馬夜晚拉來拴好，我要絕早有急事乘騎。」乞失里應聲而回。便呼巴歹將馬套好，牽入自己帳內，商量爭此立功機會。於是他二人宰殺羔羊，用牀木煑熟，吃飽了，將剩餘裝妥，連夜乘馬向蒙力克營地奔去。到蒙利克營地，知蒙力克已拔營而走，判斷鐵木眞汗必東去，乃直奔東方急馳，過了半夜之後，終於尋到鐵木眞汗營地，遂將所聽所見之事告訴鐵木眞汗。（上引見元朝祕史，卷五）

二、王罕之襲取鐵木眞（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五）

鐵木眞汗聽巴歹、乞失里的報信，知已落入王罕的陰謀中。又知自己非急往就一個强硬軍隊中，致死力戰，已不可能脫出王罕魔掌。並且更知王罕父子必然集其全力，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同時襲擊其西方根據地之五個軍，並更判知此種襲擊必是包圍殲滅，不使漏網。

13—4364

於是，鐵木眞汗立卽集合其全部之九騎人員，告以嚴重情況，令木華黎西往去通知蒙力克，合孛羅忽勒北去通知窩闊台，令孛斡兒出西北去通知拙赤合撒兒。命他們拋棄一切，急速率領所部，齊向卯溫都山陰（今外蒙各車臣汗北，今名翁都爾山）主兒扯歹駐冬地集合，與我相會。然後才會合赤溫去通知近處之忽亦勒答兒，命急速集軍到卯溫都山，以迎擊克烈部之襲擊。最後，鐵木眞汗連兩個報信人還有七騎，就令者勒蔑一騎斷後，捨棄帳幕，連夜向北急走，投奔卯溫都山陰主兒扯歹駐冬地而來。於是，王罕父子親自率領之特種突擊隊，在這日天明之後趕至，發現帳幕已空，只好追踪尋找。

主兒扯歹之軍，係以蒙古兀魯兀部爲基幹，忽亦勒答兒之軍，係以蒙古忙忽特部爲基幹，蒙力克之軍，係以蒙古孛兒只斤之一部與突厥克烈部董合亦特人爲基幹。此三軍戰力比較拙赤合撒兒與窩闊台之軍爲强，內部團結力也較堅固。蒙力克軍中雖有突厥降人董合亦特等衆，但因蒙力克警覺力高，管理方面良善，能適時清除內部間細，並在鐵木眞汗東歸之後，卽拔營起寨北走，成爲這五軍中唯一最早行動之軍，因其行動早，故戰力高於其他各軍。待鐵木眞汗差木華黎通知時，他已離開原駐冬地半日之行程，他得到通知，卽急速向卯溫都山急進，故王罕所部來襲時撲空，他已與鐵木眞汗會合於卯溫都山以北地區。

拙赤合撒兒之軍駐冬在三河源頭之西，肯特山區中，待孛斡兒出趕去通知時，已被王罕分遣之軍包圍，孛斡兒出衝入圍中，告訴詳細實況，令他卽速突圍，到卯溫都山集合，不能等候任何救援。但他在突圍中却與孛斡兒出失散。聽說孛斡兒出戰馬中箭倒斃，他回救未能尋獲。

窩闊台之軍駐冬在北方，斡難河源頭之上，待孛羅忽勒趕到他駐冬地通知時，已被王罕分遣之軍所圍攻，孛羅

忽勒衝入圍中，與之共同向外突圍。窩闊台爲箭傷墮馬，孛羅忽勒拚死搶救於自己馬上，衝出重圍，向卯溫都山而來。

合赤溫到達忽亦勒答兒軍駐冬地，即令速集軍往卯溫都山去與鐵木眞汗及主兒扯歹會合。忽亦勒答兒知有巨變，立即起軍向卯溫都山行去。故在半日多之間，他已與合赤溫在其軍先頭，先到主兒扯歹軍營之駐冬地。經問之後，知鐵木眞汗亦是方到此營地中。不久，蒙力克之軍同木華黎，也來到主兒扯歹營地。

獨自斷後之者勒蔑，在天明之後，尋到幾處牧馬、牧牛羊之牧人，他即令牧牛牧羊者，放棄其牛羣、羊羣，隨他充當後衞；令牧馬者即速領其馬羣向卯溫都山去與鐵木眞汗會合。故不半日工夫，他已有後衞二十餘人。他登高遠望，尚未見敵人踪跡，便徐徐退到卯溫都山。

三、合剌合勒只特之戰

者勒蔑在向卯溫都山後退中，已退到卯溫都山前之合剌合勒只特地面，有放馬人赤吉歹報說：他在卯溫都山南之山上，看見西南方向遠處，有塵土飛揚，似是一陣狂風。者勒蔑判知必是王罕大軍自後追來，立即馳至主兒扯歹營中，報告鐵木眞汗。鐵木眞立刻上馬，集合其諸將出營備戰。

這時突有一騎自西南方奔來，至切近下馬，鐵木眞汗認得是札木合從人，問其來意，來人說是奉主人札木合之命，代表札木合之言云：「王罕與亦勒格鮮昆，因追捉你不到，便問你將何所投？札木合便告以必往兀魯兀部或忙忽特部去了。因爲這兩部人都能廝殺，雖在混亂時其戰志不亂，是從小就從鎗刀弓箭中過慣的人，他們的族纛是花

色，是黑色，見時可多加提防。王罕便令其只斤部的勇士，和合黑吉部的勇士在前爲前鋒，令其士綿、士別干姓的阿赤黑失倫、斡欒董合特的勇士，與豁黑失列門太子三個人各領一千護衞的人，以次應援其前鋒，此隊的後方是大軍。札木合在前常不敵鐵木眞安答（盟友），如今王罕却教札木合整治他的軍馬，來統帥大軍，看來王罕父子之能爲，還不及札木合。所以鐵木眞安答休怕，謹愼着一戰還可以戰勝了的呢。」鐵木眞汗心知此乃札木合存心欺騙，計在防鐵木眞立卽逃走，而求一戰。惟敵人征塵已見，不出二時，當卽到達，雖想逃走，也不可能，爲求安然脫離戰場，只有死力一戰。（元朝祕史卷六）

鐵木眞汗將使者交給蒙力克後，對主兒扯歹說：「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作先鋒，對敵迎戰，你意如何？」主兒拉歹未及回話，忽亦勒答兒搶先說道：「我作先鋒，日後將我孤兒抬舉，就好了。」主兒扯歹說：「在大汗面前，我們要求的是勝利成功，不是一死便了，我們兀魯兀特、忙忽特兩部人，同爲先鋒，去厮殺就是。」於是這兩軍便在營前排好陣式，各用密集隊形，向敵塵起處方向迎擊，在合刺合勒只特地面與王罕之前鋒，發生戰鬥，是謂合刺合勒只特之戰。（元朝祕史卷六）

整個下午已過其半，忽亦勒答兒之軍與主兒扯歹之軍，共同迎擊王罕之前鋒只斤部勇士，因爲以兩軍對付王罕前鋒之一部，又以逸待勞，王罕前鋒只斤部勇士被殲，繼只斤部到達戰場之王罕合黑吉部勇士也爲鐵木眞汗之先鋒所擊滅。王罕軍之第二波阿赤黑失倫之千騎衝向在右方之主兒扯歹軍，其同來之斡欒董合特與豁里失列門太子合二千騎直衝在左方之忽立勒答兒之軍，在交戰不久，將忽亦勒答兒刺下馬來，其部下忙忽特人奮死力戰，將敵擊散，救出忽亦勒答兒。主兒扯歹斯時在右方激戰中，見其左方之軍陣式大亂，立卽分遣一支隊馳往支援。此支隊從側而

横衝敵之側背，終於將王罕軍之第二波兵力也擊破。

亦勒格鮮昆到達戰場，見前鋒將沒，不勝其忿，乃不待王罕到來，也率領所帶千餘騎衛隊，逐次加入戰鬥。主兒扯歹認識亦勒格鮮昆，乃從旁瞄準，儘力向之射出一箭，因用力過大，這此箭由亦勒格鮮昆人左腮射入，而由其右腮穿出。亦勒格鮮昆登時落馬，克烈部諸將奮勇搶救，擁之後退。

鐵木眞汗斯時已命蒙力克之軍護送各家小東去，命其直去東方基地捕魚兒海子（即今興安省貝爾池）一帶去整軍來迎。故鐵木眞汗手下已無兵可以支援其先鋒，又見天色已晚，扯赤合撒兒與窩闊台之兩軍及孛斡兒出與孛羅忽勒二人皆不前來，判斷必多損傷，在此久戰無益，便乘敵人攻勢頓挫之際，傳令撤退，將傷者扶持上馬，空張營火，連夜東去。此乃鐵木眞汗離開蒙力克營地東走後第三日發生之事。

四、鐵木真汗之責王罕

鐵木眞汗退出合剌合勒只特戰場後，東行一夜，天明後點視人馬，仍不見孛斡兒出、孛羅忽勒到來，知是扯赤合撒兒與窩闊台二軍已被王罕襲取，乃合軍中老小傷患先沿着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北岸東去，自己率領精壯以爲斷後，並收容各地潰散，及未及召集之軍馬。忽亦勒答兒傷勢雖重，但不肯先退，一定要裹傷在軍繼續作戰。這一日夜，敵並未追來。

鐵木眞汗徐徐東退中，軍中乏食，只好打獵以爲軍糧。第三日中午，始見西方有一人一騎追來，來至切近，認出是孛斡兒出騎一匹馱馬。據孛斡兒出言：他與扯赤合撒兒已衝出被圍之營地，在奔馳中坐馬爲敵人射死，乃搶奪

馱馬，推翻馱載之貨架，跨上馱鞍東走，遍尋拙赤合撒兒不着，到卯溫都山時，見是敵軍，乃按踪追來，聞拙赤合撒兒未來，他要回馬尋找，爲鐵木眞汗所制止。

這日傍晚，更見孛羅忽勒與窩闊台共騎一馬追來，窩闊台受箭傷甚重，孛羅忽勒抱他在馬上，防他流血，得以不死。鐵木眞汗流着淚，用火將窩闊台箭傷醫療。然後，復啓軍東行。點視人馬，只有二千六百人，夜屯在巴泐渚納海子（在克魯倫河北邊一支流上源處爲時乾之池）邊上，忽亦勒答兒因縱馬逐獸，箭傷復發而死。鐵木眞汗失聲慟哭之後，伏飲池內化冰之河水，仰天發誓，定對王罕復仇。

鐵木眞汗回至其東方主力軍中，便使人往宏吉剌部去召降。宏吉剌部知其失敗於西，必將肆毒於東，如不降難以自保，共推舉特薛禪老人（鐵木眞之岳父）爲新部長，以降附於鐵木眞汗。鐵木眞汗乃西移兩軍，使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爲使，往責王罕，以進行其離間之策。

史人記其使者向王罕致詞曰：「俺在統格黎小河（在今外蒙古車臣罕東北）東邊住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罕，我有甚事，嗔怪可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有人離間？當初在勺兒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訥屼山（指進襲乃蠻北部之途中）行中，不曾共說：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咱們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曳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在前，你的父有四十個兒子，你將你弟弟們殺的殺了，逃的逃了，你叔父古兒汗氣不過，搬兵來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來合剌溫隘（在今外蒙古巴顏烏拉山之南），獻女與蔑兒乞，仍不得助。我父爲你領兵趕走古兒汗，將百姓還了你。後來你弟弟又借乃蠻軍馬征你，你逃

往回方（指王罕逃往西域之役），一年多不得救，窮乏得擠羊乳，扎駱駝血吃，我差人接到時，你是衣不蔽體，騎個瞎沙馬來。我科斂着自己來養濟你，又將在蔑兒乞所得的百姓、頭口，都給了你。後來與你同行追擊乃蠻不亦魯，你怕我分你財物，在對陣中虛着營火退走了。當你退到南道途中，遭到撒卜剌黑的截擊，你所得的，和你所有的，以及你的妻子百姓都被擄去了。我遣四傑將軍為你奪了回來，全數還給你，你是如何的知感來着。我如山鷹，常為你捕青足灰羽之鶴，今鶴還未捕盡，你却就射鷹了。如今有什麼原故責怪，使人說出來好了。」

王罕聽了這些言語，嘆息良久說：「我與鐵木眞汗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乃用刀刺小指出血，滴入小韓皮囊中。令使者持回給鐵木眞汗看，以為謝過之證。（上引見元朝祕史卷六）

五、鐵木真汗之宣傳攻勢

鐵木眞汗要離間札木合與王罕父子間之合作，使人往王罕軍去責札木合說：「王罕義父從前待我極好，現今却將我嫉惡者，是誰教分離了的？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義父的馬乳用青鍾飲有來，為我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你將義父的青鍾滿飲呵，看他能待費得多少時間的眞心待你。」這是說：我義父一下變成你之義父，他怕我分家業，他們不怕你分家業？又示意說王罕狼心狗肺，對我猶如此，他早晚也要害你，該早加小心。

鐵木眞汗之使者，又使人傳話於此時盤據在三河源頭的阿勒壇，忽察兒二人道：「你們二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大石的子，當初咱們教你當汗，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圖剌汗曾管達達（蒙古人自稱）百姓，因

此教你當汗，你也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兒子撒察、台出，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硬教我作汗，我不得已做了，你們如今却離了我。在王罕處你們要好生做伴者，休要有始有終，教人議論你們全倚仗着鐵木眞，如無鐵木眞呵！便不中用了。你們在那三河源頭也守得好着，休教別人作營盤呵。」這是教克烈部人對這些反覆無常之人要當心；又要蒙古人要守住祖先牧地，不要被克烈人兼併去；同時也示意自己馬上就要反攻。

鐵木眞汗聽說王罕已用脫斡隣來當蒙古諸部之統兵首長，他便遣使到王罕處，以製造其內部糾紛。使者託王罕之人轉話於脫斡隣說：「我所以喚你作弟弟的緣故，是因在前屯必乃察利該，領忽二人，原擄來的奴婢名斡黑達。斡黑達的兒子名造別該，速別該的兒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的兒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的兒子就是你。你是我祖代的奴婢，我寵了你喚你做弟弟的緣故如此。你如今將誰的百姓，去要纔媚著王罕，那是你主人我的百姓呵。你是奴婢，阿勒壇，忽察兒再不濟，也不會聽你管的……」如此，使王罕上下都知道錯用奴隸作蒙古領袖；更使蒙古人之投降王罕者，認作王罕有意在侮辱人，用蒙古奴隸來充蒙古王汗，如不即速換人，於勢必將引起蒙古已降者，發生變亂。

王罕懼於鐵木眞汗之報復，故常抱怨其子亦勒格鮮昆不該輕信外人之言。鐵木眞汗之使者，便求見亦勒格鮮昆，代鐵木眞汗說：「我是王罕帶衣服生的兒子，你是王罕赤裸生的兒子，父王曾將我們倆一般抬齊。你生心恐怕我才在你先，才將我趕走了。如今你可休教父王心理艱辛，早晚出入消愁解悶些，你若照舊嫉妬心不除，莫不是你要在父王現在時，要當皇帝麼？不然，你又何必如此教父王內心受苦，促他早死呢？你要當皇帝呵，也用不到去找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去結安答，何不還了我的銀鞍騂色馬來，派兩個使者來捕魚兒海子（即今興安省貝爾池）與我議

和，釋解誤會，我會擁戴你的。」這些話是說明亦勒格鮮昆要篡奪王罕之王位，故激得亦得勒格鮮昆大怒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頭子』，我幾曾要與脫黑脫阿結安答（盟友）來，只說脫黑脫阿可以爲師。你們這些言語，我省得了，是求廝殺的言語，你們回去告訴鐵木眞汗，將進攻的旄纛立起來吧，把馬兒放得肥些吧。無有疑惑的，惟有竭力作戰，我勝了則併彼，彼勝了則併我就是了。」（上引見元朝祕史卷六）

這時克烈部上下都懼怕鐵木眞汗，答里台，阿勒壇，忽察兒，札木合及塔塔兒部長忽禿帖木兒等，怕情況有驟然轉變，便暗地中商議，要謀害王罕。王罕本就不喜這些人，又生疑心，暗中刺探，待知其謀己，乃立即起兵追討他們。於是，答里台帶着克烈部之撒乞阿特部人北逃，投降於鐵木眞汗。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與忽禿木兒等，西奔乃蠻。

第四節　鐵木真汗奇襲王罕之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四六）

一、施用詐降以穩住對方

是年，即西元一二〇三年夏，鐵木眞汗移駐斡難河（今鄂嫩河）西岸，爲紀念在三河源頭之失敗，乃名其駐地曰巴泐渚海子（此指名之地在今鄂嫩河西方一支流名巴爾哲爾河，原巴泐渚海子則爲克魯倫河北邊一小支流中時乾之池）。七月初，其胞弟拙赤合撒兒率數人尋至。因歷述其自春間被襲經過，今其妻及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和

13—4372

部屬財產都被王罕俘虜。並述說他隨帶幾個伴當，遍尋各地，獵糧不濟，便嚼牛皮筋度日，經夏至秋方尋到此地。鐵木眞因與他設計，要他去詐降，使大軍能祕密接近王罕，而製造有利之奇襲機會。

於是，拙赤合撒兒便令其伴當沼列歹種人合里兀答兒，與兀良合歹種人察兀兒罕，兩個去作其詐降使者。他二人往王罕所，假作拙赤合撒兒之言：「我兒的形影望不着，踏遍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我孤身野宿已數月了，庇以樹枝，枕着土塊，夜望星辰，無處可投。我的妻子兒女都在汗所，我欲與妻子相聚，不知大汗之意許不？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卽束手來歸了。」意思是你肯容納我，我便向你投降。

王罕這時正立起金撒帳，作筵席，能得這些言語，知是實情，當然信以為眞。他便不假思索說道：「果那般呵！教他到這裏來吧！」因就筵席桌上取一牛角杯，盛盟誓用之血酒，就用其左近侍衞亦禿兒堅持着，也就便差亦禿兒堅跟着二使東去，代表王罕以接受拙赤合撒兒投降。（元朝祕史卷六）

這雙方之三個使者，出王罕大營東行，繞出者者額兒溫都山（在外蒙西庫倫之西南方杭愛山脈東支之花高山）之北，向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南岸，河身向南彎曲處（今外蒙巴顏孟特附近）馳來，途經沙磧廣漠，行非一日，方見到怯綠連河岸，便沿河南岸東走，以尋覓拙赤合撒兒之踪跡。

合里兀答兒馬行在前，他向東途望中，看見前面大軍西來之旄纛，他怕王罕使者亦禿兒堅，發生疑心而嚇跑，於是他便引導亦禿兒堅注意他事，使之不暇東望，乃故意下馬，搬視馬前蹄，僞言馬蹄窩中有石，請亦禿兒堅也下馬助他除去馬蹄之石。亦禿兒堅以情不可却，便下馬幫他搬着馬蹄，合里兀答兒挖弄着並用臂肘擋着，良久良久，始得完成。待他們重新上馬後，鐵木眞汗大軍已來到切近，亦禿兒堅看見，先是一呆，心知有此大軍而來，定是

設定奇襲之計，乃急圖回逃。合里兀答兒馬快，急速趕上他，即超越在前，不使拏他，只是橫馬擋阻住他之逃路，使他不得走。察忽兒罕之馬慢，自後追來，追到用箭射到之處，便一箭射中亦禿兒堅之坐馬。於是，兩個人扶駕亦禿兒堅，來迎接鐵木眞汗，述說詐降所見所聞之情況，可以担任大軍西進之嚮導。

鐵木眞汗自遣二使西去後，即命主兒扯歹阿兒孩兩軍爲前衞，由斡難河（鄂嫩河）北岸，徐徐移動大軍到怯綠連河（克魯倫河）北岸。沿途使用遊騎封鎖任何可能西去之人馬，以防走漏消息。他還到王罕派在怯綠連河（克魯倫河）担任守禦之突厥族豁魯剌忽部人，不過該部長挪斡思察罕，已與鐵木眞汗妥協，故不曾衝突，便率領所部向鐵木眞汗投降。於是，鐵木眞汗大軍，自北方南行中，一路無阻，直到怯綠連河（克魯倫河）南岸，轉向而西，來到該河向西北轉角處，適逢到使者返來，並將王罕之使者扣留。鐵木眞汗問明王罕內部情形，及其所居地之詳細道路，遂決定用二使爲嚮導，率領大軍，連夜西進，而對王罕父子之大營，實行奇襲。

二、奇襲王罕之戰

其時是七月上旬以來，迄中旬之初，鐵木眞汗先鋒主兒扯歹與阿兒孩二軍，由合里兀答兒與察兀兒罕二人嚮導，向西前進。在途上，他們各派偵騎四出，以搜捕沙磧草地內所有之少數牧馬人牧牛羊人，使進軍消息，不致洩露。王罕在此東方道上，本設有多處哨望所，捕赤合撒兒帶十餘騎在前，都設法將其捕俘或殺戮，故鐵木眞汗進軍偷襲，王罕大營中毫不知情。

鐵木眞汗大軍進入折兒合不赤孩地面（即今外蒙古西庫倫以西地帶），便乘着月夜分軍前進，用分進合擊態勢，以接近王罕父子之者者額兒溫都山山陰以西之大營。時爲七月（西元一二〇三年陰歷七月）十二日夜晚。翌日天明爲七月十三日，王罕大營之人們發現敵情時，他們已被鐵木眞汗大軍從四面包圍。

鐵木眞汗大軍，在王罕大營之外，呼喚王罕父子出來，王罕父子不應，鐵木眞汗乃下令，四面齊攻。王汗大營外築有柵寨，憑以爲守，頗不易突破。鐵木眞汗自十三日上午開始攻擊，王罕之軍抵死拒戰；柵破之後，重築新柵；守者傷亡，立刻由營中補充，如此激戰三晝夜，直到是月（西元一二〇三年七月）十六日天明，王罕營中才高呼投降。

鐵木眞汗令王罕營中之降者，每百人爲一組，徒手分批走出營來，分置各地以清點人數。點查完畢，惟不見王罕父子。乃向各清點處問訊，皆未見；又在各處查尋之，亦無所知，追訊王罕屬下投降之諸將，衆以合答黑巴阿禿兒知道。鐵木眞汗尋合答黑巴阿禿兒至面前偵訊，答曰：「我於正王，不忍敎你們拏住殺掉，所以在你開始圍攻以前，便先放走了他們，然後再和你們戰上三日三夜，好讓他們走得遠些，不容你們去追趕了。如今殺我呵，便死！恩賜敎活呵！出氣力者。」鐵木眞汗知事已如此，無可挽回，乃喜對合答黑巴阿禿兒說道：「不肯棄他主人於死地，而與我戰上三天三夜，敎他主人得逃命走得遠些，這樣行爲，豈不是一個大丈夫嗎？你這人，很可以欽敬，你可願意做我的伴當！如果願意，那你就領着你的舊伙伴，永遠充任我的侍衛吧。」於是，乃淸查王罕之一切軍事政治經濟設施，不再準備追擊王罕父子。（元朝祕史卷六）

王罕父子自大營中帶少數人遁走西行，奔走一日，克烈部與乃蠻部交界處，名克撒合勒地面（在今外蒙古杭愛

山北與岱嶺察干山之間，以及布坤薩拉山之南，察察爾來格之西北一帶地面）、涅坤水（卽今流入貝加爾湖之鄂爾渾河之西源伊海塔米林附近之水）南之山林中。他父子見後方無人來追，便下馬整頓。王罕因口渴，走下林去，到河邊飮水。爲乃蠻哨兵發現，報告于守將豁里速別赤。守將以此等行徑必是奸細，卽率領衆人，將王罕捉拏。王罕自稱是克烈部長，但豁里速別赤認係冒充，將他殺死。其子亦勒格鮮昆等十餘人正藏在林中，知其父王罕已被乃蠻守將殺害，便從林中逃遁。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鐵木真滅克烈部

亦勒格鮮昆率領從人翻山越水逃往西域。一日行在莽林中，亦勒格鮮昆與其妻在尋水，見乘馬被蠅蚊咬傷之狀甚慘。因而夫妻下馬，令其伴當闊闊出夫婦將各馬牽入林空通風地乘涼。闊闊出夫婦見其主人在遠處，其他從人多失去不見，便和其妻商議，也要棄主人，逃回投降鐵木眞汗，並要乘走各馬，帶走馬上所有財物。其妻說：「在前好茶飯好衣服曾予你吃穿，如今主上逃亡在外，如何可以這樣的不留匹馬的棄了他。」不肯同走。闊闊出怒道：「你不想走，莫不是想要嫁給主人嗎？」其妻無奈，乃要求將金器留給主人些，然後隨之上馬，各攜帶副馬向東回走。待亦勒格鮮昆夫婦尋水回來，方知已爲其伴當闊闊出夫婦所棄。乃攜所遺金器，南走入西夏國，西夏國不接納，他又市得馬匹行囊南去吐蕃（卽今青海地方），吐蕃也不接納，他便再回西夏，川資用盡，便剽掠自資以轉往西域

，後爲西域哈剌魯部長黑鄰赤合剌派人們追殺，並其妻子皆死，至是突厥克烈部王罕一支完全滅亡。（元朝祕史、卷七）

王罕之弟札合敢不，在王罕失敗時，原投降於鐵木眞汗，因與王罕意見不甚相洽，王罕復國後，不願同國。當王罕以兵襲鐵木眞汗西方基地時，他知情不報，與王罕父子有暗同聲息之嫌。及鐵木眞汗進襲王罕時，戰事未決，札合敢不旣獻其二女亦巴合、莎兒合里塔妮以求自首。鐵木眞汗見其二女皆極美好，因准其請，不追旣往。乃自娶其長女亦巴合爲妃（後來以之轉賜給主兒扯歹爲妻）將其次女莎兒合里塔妮，賜予其四子拖雷爲妻（後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諸子）。以此，未分札合敢不轄下之百姓，而將克烈部王罕父子轄下之百姓、牲畜、財產，悉數分給作戰有功之諸將領。突厥克烈部從此在大漠之北澈底消滅。

牧馬人巴歹、乞失里二人，以立下挽救蒙古被滅亡之大功，鐵木眞汗將王罕之金織帳，並舖陳金銀器皿，以及主管王罕庫藏、飲饌、寢帳、內帳，侍侯諸人，悉數分給二人享用。又將克烈部汪豁眞姓之人，也悉分給二人作宿衛。更准許他二人攜帶刀槍弓箭隨時可以出入中軍鐵木眞汗之帳。再規定自他二人本人以及其後代子孫，都在中軍帳飲酒時有座位，在戰陣上搶得財物，在圍獵獲得禽獸，不許任何人去分，以示特別優待。

這時，拋棄亦勒格昆於林中之闊闊出夫婦，見鐵木眞汗，說明同來投降之意，並詳細說明在與其主人逃亡中及拋棄主人詳細經過。鐵木眞汗又分別細訊其夫婦二人，查出這對夫婦言間有矛盾出入，終於明瞭其拋棄其主人眞實情形，因而對闊闊出說：「似你這等人，如何可以教你充當伴當，留你這樣無義的人沒用處了。」乃殺闊闊出，而厚賞其妻子，使之隨意擇人改嫁，以作爲對其良善心意之報答。（元朝祕史、卷七）

突厥乃蠻部之牧地東邊，舊與突厥克烈部牧地西邊接壤。乃蠻部長大陽汗，聞鐵木眞汗兼併王罕所有之牧地，成爲東方之新鄰國，因忌鐵木眞汗之强盛，乃與部下將領議論對付之策，突接東邊守軍指揮官豁里速別赤遣人來報，說有冒充王罕之老人，窺探邊境，已被哨望之人捕殺。大陽汗心知此老人卽王罕，而不是冒充，今已殺死，甚是可惜。（下引見元朝祕史、卷七）

大陽汗之妻古兒別速，乃大陽汗不魯花之後母。是父死後兄弟爭奪爲妻之對象，大陽汗獲勝，極寵懼之。在昔年王罕逃難西域時，古兒別速居其母家曾見過王罕本人。因是，古兒別速對其現夫大陽汗說：「王罕是在前的你岳老皇帝的安答（盟友），我能認他得出。可取他的首級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爲他報仇。」大陽汗遂卽差人取回其首級，古兒別速認定是眞王罕，人雖死，仍有號召突厥克烈部人民作用，當用香料薰之，用銀鑲之，嵌在盤上大事祭祀，聲明向蒙古人爲他報仇，欲以號召王罕之舊各部。

這一日，乃蠻部準備公祭奠事，動起樂器，聚集衆人，祭奠王罕。當大陽汗親自拜祭時，看見王罕人頭在笑，他不知是鑲嵌工人之化裝，以爲有妖怪作祟，認爲大不吉祥，便將人頭摔在地上，打踏殘碎。然後，遣使去陰山（卽今綏遠省東部之陰山）以東，約會汪古部長阿剌忽失的斤忽里（阿剌忽失是姓，名的斤忽里是乂眞語鎭守使之意），約他定期起兵爲右手軍，與乃蠻部會兵北上，共同擊滅林中之王蒙古鐵木眞汗。惟汪古部不願與蒙古鐵眞汗爲

敵，拒絕乃蠻部之約請，而將其事遣使轉告于鐵木眞汗。

斯時鐵木眞汗已盡有外蒙古杭愛山以東之地以爲牧地；南與爲金守禦長城之奚族後裔汪古部相接；其東至於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峽；其北至貝加爾湖之北，常年結冰之北極圈附近。在此地域之間，雖尚有多處未爲鐵木眞汗征服之部落，但因鐵木眞汗已消滅突厥克烈部王罕，聲威大盛，域內各部落，深恐遭受「後至之誅」，均爭先恐後向鐵木眞汗投降納貢，請求使令。遼代奚族遺裔汪古部，雖爲金朝世守長城，却早已向鐵木眞汗入貢納款。故將乃蠻部大陽汗使者月忽難來約之言，遣使悉告鐵木眞汗。鐵木眞汗判知乃蠻部既約汪古部爲右手軍，必也約蔑兒乞部爲左手軍，是場戰爭，勢在不免。又何況有札木合、阿勒壇等人皆在乃蠻部中，不去討伐，他們也會鼓動乃蠻來攻，乃決心準備對乃蠻之戰爭。

爲北方諸遊牧部落之宗主國金朝，此時正與南宋大將韓侂胄作戰中。以爲北方主要長城線防守完固，屬國朝貢不缺爲已足。對於其屬國與屬國間之互相攻伐，不暇過問。而金朝西方鄰國西夏王朝，此時正醞釀內部政變，更不暇注意其北方國外諸事。因此，鐵木眞汗得以從容整頓其軍力，將突厥克烈部舊有勢力，編組到各軍中，以進攻突厥乃蠻部之大陽汗。

第六節　申　論

一、鐵木眞與王罕

鐵木眞自二十歲時起，依附於其義父王罕，到其義父義子二人互相用兵相襲時，鐵木眞已四十九歲。他們曾有三十年之和平共事與征伐別人之長期合作，故二人彼此相知甚深，各都想用政治方法，來合理解決他們之間一切問題，而皆不願以兵戎相見。王罕之所以先用兵襲取鐵木眞之西方根據地，係迫於其子亦勒格鮮昆之勢逼。亦勒格鮮昆之所以逼其父用兵者，則惑於鐵木眞將分其應得之王位與財產。故其禍源，實都出自札木合之離間挑撥以及鼓動而來。

札木合以國破家亡之身，率其部屬，降於王罕麾下，施用離間，使王罕與鐵木眞相疑以至於相戰，其目的，在就中取鷸蚌相爭漁人雙得之利，其初步極爲成功。可是札木合智慮欠周，不知善用機會，過早暴露襲取王罕企圖，而爲王罕發覺其行將圖謀於己，因而起兵將他逐走，是他離間人者，反不能防備鐵木眞使者之離間，可眞是牧羊人之智慧終不及牧馬人爲深遠（蒙古以牧馬人爲貴族，牧羊人爲平民，札合木平易近人，常以牧羊人稱之，謂鐵木眞代表牧馬人）。

鐵木眞貪得實力，王罕貪得財貨，二人各貪其一，各取所喜，故在共同行動中不相衝突，能在戰場上長期合作無間。王罕收納鐵木眞之叛亡者答里台、阿勒壇、忽察兒三人；又獨自招降札木合，使王罕與鐵木眞之間，由義父子之親生出很大裂痕。鐵木眞很想彌補此裂痕，採用疏不間親之策，乃爲其長子朮赤求王罕之女爲妻，又欲將自己之女嫁與王罕之孫。及後二者皆不得諧，使裂痕益爲擴大。後有札木合之讒言乘隙而入，王罕父子自然容易接納，是所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卽此。

鐵木眞雖深知王罕之心理變化，但深信其絕對不致兵戎相見，乃鐵木眞在心理上輕視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之影

響力。最後，王罕也看出克烈部與蒙古間已勢不兩立，所以不待其子實行兵諫，而毅然採取先着，鐵木眞險爲王罕父子所襲捉。鐵木眞之免於被捉，實出於偶然間之僥倖，惟其三河源頭根據地，却難逃王罕父子之襲取，這是鐵木眞高估西方乃蠻大陽汗之能力，再加貪圖東方宏吉剌部之降服，故對王罕之突然撤走一事，遂致判斷錯誤，因而乃給與王罕父子以奇襲機會。

蒙力克老人知聯婚使詐之處太多，故勸鐵木眞急速回轉東方基地，不要輕赴王罕父子之約，其理由不是根據眞實情報，而是出於心理分析之情況判斷。所謂「緩急可恃」者，「老謀深算」之可貴也。蓋事各有其緩急，聯婚之事不忙在一時，王罕既無內憂外患，急需聯婚以爲恃，其所以忽而許婚，無非要彌補已成之鴻溝，鐵木眞乃鴻溝一岸之人，經蒙力克一提，故頓悟應緩其所緩，而急其所急，可是時機已迫，王罕父子大軍將至。

鐵木眞能逃出王罕父子之魔掌，實僥天之倖，有巴歹、乞失里兩馬夫連夜前來報信，使他逃出大難，還保存五翼軍中三個翼軍之大部實力，並救出了其弟拙赤合撒兒其子窩闊台性命。若非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作戰負傷，王罕爲顧其子生命，在不應中止作戰時而中止，則鐵木眞能否逃出生命，安然回到其東方根據地，還是一個疑問。

二、鐵木眞之報復王罕

鐵木眞汗退出其西方根據地，集中全力於東方軍中後，即以破釜沉舟之決心，用先禮後兵態勢，招降東方之宏

吉剌部。汪吉剌部見機而爲，竟在鐵木眞汗失利之後，向之投降，於是東方宣告平定。鐵木眞汗之東方顧慮已除，便專心致力圖謀王罕，以王罕父子之才，當然不是鐵木眞之對手。所以兩個使臣到王罕營中，舌劍唇槍，翻雲覆雨，使王罕集團上下離心離德。

那幾個國破家亡遠來投倚王罕之流亡部長，居然成爲圖謀王罕之總機關，使王罕必得起兵剿討，當然這是鐵木眞之滲透顛覆手段，變相剪除王罕父子羽翼。札木合與搭搭兒部長忽禿帖木兒西逃乃蠻，帶走人數不少，其中也爲鐵木眞安排下一步西征乃蠻之伏機。王罕驅逐札木合等人，使得新委在三河源頭之蒙古各部新部長，阿勒壇、脫斡鄰、答里台、忽察兒等，更走上逃亡走死之路。鐵木眞伯父答里台，率領轄下克烈部中人們，歸降於鐵木眞，其行爲可謂十分昧惑，無怪後人疑惑他是鐵木眞特意派出之間諜，預先投向設想之敵人營中作潛伏工作。使鐵木眞未出一兵未用一箭，便奪回三河源頭基地。

鐵木眞二使前往談和，王罕却被其宣傳攻勢，弄得和戰皆非，進退維谷。因爲王罕欲和，而其子亦勒格鮮昆欲戰，故欲和不成。既言作戰，却又不能起兵出征，只好在進退維谷中，講求立柵寨以爲防禦，等候鐵木眞以兵來攻。他既得防東，又得備西，局促在現地，眼看已得之勢力，逐個叛離而去，使王罕上下人等，失掉作戰必勝信心。反觀鐵木眞方面，却大不相同。

鐵木眞在其西方基地敗退途中，聚合在巴勑渚納，僅有二千六百餘人，行途缺糧，獵以爲食，飲地上融冰泥水，夜宿巴勑渚納水畔，因地勢向陽，冰水已涸，僅存少許泥漿。時大將忽亦勒谷兒箭傷復裂而死，鐵木眞慟哭之後，手捧泥漿以解口渴。因合手向天爲誓曰：「自此以後，願與諸君共甘苦，如背此盟，則如此水。」衆人聞之，都

來爭飲池中泥漿，表示共守此盟，泥漿被淘盡，繼之以乾泥，乾泥再竭，各掘把濕土。凡參與此次盟誓者，皆被人尊爲「巴泐渚納功臣」。此後，鐵木眞便以報仇復國心情，每呼其新駐帳地皆爲「巴泐渚納」以爲紀念。他於是年（西元一二〇三）駐夏之地爲斡難河西邊支流上，今名巴爾哲爾河上，猶有當年「巴泐渚納」之遺跡。鐵木眞曾熟思復仇之計，當其弟拙赤合撒兒尋來時，却使用詐降之策。可見機運之策，可出於偶然間觸動靈機中得之。（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拙赤合撒兒以尋兄不着，而想與妻子相聚爲由，遣使向王罕請降，是鐵木眞不知王罕駐地附近之情況，王罕也不知鐵木眞之行動情況，必得先有人探得翔實所在，與地形地勢狀況，方可進兵作戰而期於戰勝。王罕因爲不清楚鐵木眞駐夏何地，遣使尋之不着，才相信二使者「尋兄不着」之言。王罕以爲拙赤合撒兒途窮無依，求降是眞，才發使持血酒往與盟誓，此本極平常事，不慮其中有詐。此使一出，係招來滅國亡家之大禍，是王罕情報不靈已久。有國者情報失靈，其危險之大，有如王罕。

設使王罕上下未全離心，則其所派出佔領三河源頭之突厥遊牧之軍，不會不戰而降。更不會無一人一騎爲他遞送消息。又鐵木眞大軍自東西上，越千里沙磧草原，王罕未得一騎傳警，可謂疏忽之至。當王罕大營行將被圍時，王罕部下將領，不想奮戰求勝，而先使王罕父子出走，然後抵抗三日使之走遠，這眞是純粹之失敗主意。可見王罕之貪得財貨，只注意他個人享受，不曾顧卹其下。所以其金織帳與金玉之食，不得享用終身，反成爲鐵木眞汗賞賜功臣之物，王罕所以失敗者，由此原因之成分最大。

三、奇襲條件

當王罕父子以兵襲取鐵木眞時，鐵木眞方從其後父蒙力克軍中向東囘走一日之程，以突騎兼程追之，不須一日便可追及。因有人報警，鐵木眞才逃出大難。但其西方根據地之各翼軍，仍在遍遭奇襲之範圍內。蒙力克老人智多，有備無患之先行機動，不但防止其軍中突厥降人董合亦特之變，而且率領鐵木眞家小脫離敵人進襲，得以全軍東行，在鐵木眞退却掩護之下，先往捕魚兒海子（貝爾池）會合東方大軍。這是蒙力克之機警，使王罕父子僅取得其牧地，而未襲到其人民。至於窩闊台之軍民，拙赤合撒兒之軍民，因距王罕較近，雖有孛斡兒出、孛羅忽勒之前往通知，由於事前毫無準備，結果兩軍首長僅得身免，其餘軍民全部覆滅，可見奇襲圍攻之可怕。鐵木眞率其卯溫都山附近之兩軍，爲退却掩護，幸得在力戰中射傷亦勒格鮮昆，不然也難以脫走。

王罕於一戰中覆滅鐵木眞西方根據地，俘擄其五翼軍中之二翼軍全部，並擊走其另外三翼軍，盡得其西方牧地，可謂奇襲成功。在卯溫都山前合刺合罕只特之戰中，設使王罕父子不逐次使用其不足兵力，等待全軍到達戰場，再一舉攻擊，則至少還可以擊破鐵木眞另外三翼軍之大部。由此看來，是王罕奇襲在戰略成功，在戰術上却完全失敗。

鐵木眞學習王罕之奇襲戰法，去奇襲王罕，是先使用宣傳戰、間諜戰，使得王罕窮於應付之際，撤退其實力，集聚在者者額兒溫都山區中，無形中放棄支援其新得之各牧地。因之，鐵木眞將得以使用「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策

13—4333

路，收回其西方所失掉之全部失地與人民。並將王罕派出守望的突厥軍隊加以策反，成為自己屬下。這實在是一場無形之大戰，有此勝利，才使得王罕龜縮在西方，不敢露頭。

王罕在被動狀況中，鐵木眞必須找到嚮導，才能實施奇襲。此嚮導必須有戰略素養以觀察地形，必須能見到王罕本人確在該地，必須為王罕所認識或素知，又必須能去能回，才得可用。彼此處在宜而不戰之狀態中派遣使者，其人選難覓，正好有拙赤合撒兒前來，最為適合，鐵木眞就利用王罕意料之外之時機，從王罕意料不及之遠地，選定王罕意想之外之人員，用王罕意想之中之事件，引誘王罕必然肯於面見使者，現出其備戰之眞實狀況，而又肯遣此使者返來。於是此老奸巨滑之王罕，才上大當。

王罕以為拙赤合撒兒要求投降是實情所逼，七月期中西遼方興，馬猶未肥，行軍不便，鐵木眞駐夏之地雖不得詳知，總是遠在北方，相距至少有二千至三千里之途，路途旣遙，其間又有自己派出之許多突厥遊牧部隊阻隔，於勢絕無突然前來襲擊之可能。即或鐵木眞急於作戰，也當先收復其所有失地，不會遠越千里沙漠，一舉來襲此心臟地帶。何況千里奔襲，等於飛蛾投火，自送其死，兵力過大，則行動遲緩，將無奇襲可言。是以王罕恃有以逸待勞之利，不怕鐵木眞千里逐利。

殊不料事常出乎常理常情之外，王罕以小有所忽，便貽誤大局。觀乎王罕之被突然圍攻，可知當時鐵木眞久具宿志，準備周到。一個放大意，一個具有深心，這是鐵木眞奇襲王罕之特別條件。可見奇襲機會，是人製造而來，在敵人發生錯誤時，隨時隨地都有奇襲機會，能否乘其機會，就要看自己之機智與決心。在敵人認為絕對不可能之時機，不可能之地境，能使用可期必勝之兵力，直攻敵人致命之處所，可謂奇襲之要訣。

13--4385

第四章 鐵木眞滅乃蠻大陽汗之戰（附圖十三——四四七、四四八）

鐵木眞汗東降宏吉剌部，西滅突厥克烈部後，乃於西元一二〇四年，卽宋寧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春，謀擊其西方之突厥乃蠻大陽汗，一戰而擊破之。於是塔塔兒餘部、朶兒邊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皆降。惟蔑兒乞餘部大陽汗之子屈出律逃去。鐵木眞汗追擊而西，大破乃蠻北部，盡降蔑兒乞諸部，並獲札只剌部長札木合，與蔑兒乞脫黑脫阿之二子，兵威所至，收降西域四個國家以爲屬國，凱旋中以兵攻西夏，大掠而還，回至其斡難河源，乃集衆大會，自立爲成吉思汗。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七）

一、鐵木眞西方新鄰乃蠻

鐵木眞汗襲滅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後，昔日與王罕接壤之突厥乃蠻部，於是成爲鐵木眞汗之西方新鄰國。

這新鄰國正是舊日之強敵。因爲鐵木眞汗之父也速該，曾幫王罕驅逐乃蠻之侵略。鐵木眞汗自己，不僅曾幫助王罕驅逐乃蠻之侵略，並曾與王罕同出大軍西征乃蠻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更在擊破乃蠻北部大掠而還途中，擊破乃蠻截擊王罕軍之乃蠻大將撒卜剌黑之軍。當鐵木眞襲滅王罕時，與王罕爲敵之王罕諸弟與王罕諸侄，多在乃蠻日夜圖謀王罕之位與牧地、人民、財產中，今在數日中盡數落入鐵木眞汗之手，當然誓死不甘。故極力鼓動所有突厥

人，當爲突厥人顏面一戰。乃蠻人雖憎恨王罕，但却喜愛王罕之牧地、人民與財產，今一旦落入蒙古人之手，眞是突厥人之大損失，不惟大陽汗心存嫉妬，更使每個乃蠻人、蔑兒乞人、吉爾吉思人等，心都不甘。故突厥人與蒙古人間之大戰，乃勢所必然。

鐵木眞汗東方之敵札只刺部長札木合，此時逃在乃蠻。叛離鐵木眞汗之阿勒壇、忽察兒，也逃在乃蠻。塔塔兒部長忽禿帖木兒、泰亦赤兀殘部之汪忽哈忽出、忽里厥、哈兒罕太石、客速里兒、察兀忽兒，還有朶兒邊部長額不格眞、合塔斤部長合兒塔河特、撒勒只兀部長合赤溫別乞等，也都逃在乃蠻。乃蠻大陽汗悉收容之，以爲搜集鐵木眞汗情報之用，並爲維繫蒙古各部落人心歸向之號召，其目之在要求與鐵木眞汗一戰。鐵木眞汗爲防止舊日勢力死灰復燃，爲追捕此輩逃亡諸人，也正準備西征乃蠻。雙方都在求戰，故此一戰迅卽發生。

因爲乃蠻乃是西方大國，牧地極廣，人口衆多，其主要心臟地帶不在今科布多盆地與唐努烏梁盆地，更不在杭愛山南各小盆地，而在今新疆省北部準噶爾盆地中。乃蠻與鐵木眞汗世仇，於勢已不能兩立，他不向鐵木眞汗進擊，鐵木眞汗也會向之進攻。但是兩方實力距離甚遠，大陽汗不能一舉而攻鐵木眞汗，鐵木眞汗也不能一舉而攻擊大陽汗，必須雙方都向前推進，才能舉行決定性之大戰。

乃蠻大陽汗企圖旺盛，想採用戰略包圍形勢，他自己爲中軍，約汪古部爲右手軍，約蔑兒乞諸部爲左手軍，準備分頭向三河源頭之鐵木眞汗根據地推進，將鐵木眞汗勢力包圍而殲滅之。於是，他遣使者往陰山（卽今綏遠東部之陰山）東方，約會奚親後裔之汪古部。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忽里（的斤忽里爲女眞語鎭守使之意，乃金所封之號），因不欲開罪於鐵木眞汗，便遣使者往鐵木眞汗處，將乃蠻使者約會之言，悉以告知鐵木眞汗。鐵木眞汗因而

也遣使報聘於汪古部，約爲親好，以共圖乃蠻。

二、乃蠻內部狀況

乃蠻是突厥語系在當時最大之一個部落，一譯乃蠻爲「奈曼」，其生活習慣大致與蒙古人相近似。牧地在今新疆省北部、外蒙西部，連唐努烏梁海盆地，皆其範圍。西鄰鹹海以北的康里（卽漢書西域傳之康居），北接乞兒吉斯（Kirgiz）、謙謙州（Kamkamjiut）二部落，南方有哈魯剌（Qarluq）、畏吾兒（Uigur）二國，東南與西夏國接壤，東北鄰接四種蔑兒乞（Markit）部落，其東部則舊爲克烈部，今爲蒙古。是乃蠻部之牧地中實跨有阿勒台山（Altai卽今阿爾泰山），山南稱爲乃蠻（Naiman）本部落，山北稱爲古出古敦（Gueugur）部落，合山南山北兩部稱爲乃蠻部。自乃蠻老部長亦難赤必勒格死後，其二子長名台不花，次名古出古敦不亦魯，因爭父妾古兒別速而結怨，古出古敦不亦魯因率所部退居山北乞濕泐巴失海子（在今外蒙古西北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一帶）地面之古敦部分，人稱之爲乃蠻北部。台不花則保其父業，居於山南平川地帶，並保有今阿爾泰山、杭愛山等附近各山區與各小平原地，人稱之爲乃蠻本部。因台不花卽汗位後，曾遣使入貢請封於金，金朝廷册封之爲大王，突厥人譯金語，將「大王」譯爲「大陽」或「塔陽」，故皆稱之爲大陽汗，或塔陽汗。

乃蠻大陽汗常扶植王罕之弟阿鄰太石爲克烈部長，派兵助之以攻王罕，旋爲鐵木眞所逐回。及克烈部爲鐵木眞汗所呑併，王罕西走，竟爲乃蠻哨望將領豁里速別赤所誤殺，使得大陽汗未得加以利用，甚爲可惜，乃蠻守在東方之老將可克薛兀卜剌黑聞之，因向其部將言之曰：「死人的頭，已割下來鑲好，是爲了復仇以號召人心的，却踏殘

碎了，又有什麼號召力呵！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眞是自滅戰爭力量。記得從前亦難赤必勒格老王曾說道：『我老了，這婦人年少（指其妾古兒別速後爲大陽汗爭得爲妻），兒子又柔弱，還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年收集的百姓，守不住。』現在的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少恩，我們的大陽汗又柔弱，每天除了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其兄弟又不肯和睦起來共禦外侮，眞的是犬吠將有敗亡的聲麼？」於是乃往諫大陽汗，應加意對鐵木眞汗實行防守。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晉見大陽汗，苦口婆心諫說很多，大陽汗道：「你說的事，我都知道，並且我早都做了，目前的要緊事，是這東邊有些達達（指蒙古人），用筒箭將在前的老王汗唬得走出營來，死在道途上了。看來那鐵木眞，他敢要做皇帝麼？天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可以有兩個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們取了來！」其夫人古兒別速，便在一旁插嘴撒嬌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極爲髒污，取將來，你要這種人做什麼？可得教那些人離我遠點。若有生得好的婦女，將來洗沐了，教他們擠牛羊乳呵，還可用。」大陽汗高聲笑道：「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弓箭奪來，就可以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知再諫無益，嘆息而出，一路苦惱，因而病倒。於是大陽汗不顧一切準備起兵東征。（上引見元朝祕史、卷七）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七、四四八）

一、薛靈哥河（色楞格河）之爭

在鐵木眞汗統一蒙古諸戰中，所爭之牧地，多是在肯特山以東，卽今黑龍江上游，時稱也兒古訥河（卽今額爾古訥河）流域，及石勒喀河流域，以及此兩河上游之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及斡難河（今鄂嫩河）兩流域。鐵木眞汗也曾偶爾出征薛靈哥河（今色楞格河）以西各地，但都是與王罕同行。由於王罕是突厥人，蔑兒乞各部與乃蠻南北二部也都是突厥人，突厥人認爲是自已人打仗，爭家務事而已，故未曾引起突厥人組織聯軍，共同抵禦外敵之警覺。今鐵木眞汗擊滅王罕，所有突厥語系人們，才感到唇亡齒寒之懼，想團結起來，一致對付鐵木眞汗。

王罕滅後，鐵木眞汗已據有薛靈哥河（色楞格河）及斡兒寒河（今鄂爾渾河）上游，者者額兒溫都山（在今西庫倫之西南）及翁金河（卽今杭愛山南之翁金河）流域以東各地區。在此地區南方是西夏國，東南是汪古部，東是金朝之臨潢邊堡長城，北方到達巴兒古精海子（卽今貝加爾湖）以東各地，直到常年結冰之北極地帶。其間最主要之遊牧地區，則爲薛靈哥牧場（今色楞格盆地）。

在色楞格盆地落入鐵木眞汗之手前後，鐵木眞汗已擁有色楞格盆地以東之呼倫貝爾盆地、尼布楚盆地、精奇里盆地、混同江平原地、龍江丘陵地等牧區，而鐵木眞汗之政治中心，已由呼倫貝爾盆地中，移向色楞格盆地之東緣肯特山三河發源地一帶。此種政治中心之移動，充分表示出鐵木眞汗對東方各主要牧地，已認爲相當安全，勿須大兵駐守，而西方新得之色楞格盆地，尙感受威脅，必得準備向西方征討。

在色楞格盆地西部，是丘陵地帶，乃薛靈哥河，及斡兒寒河上游及發源地。薛靈哥河上流之支流甚多，其中最大者有三。北邊之一水名德勒格河，發源於古爾畢山及烏蘭山之間的庫蘇古爾泊。西邊卽中間之一水名倭帖兒河，

發源於煞爾巴戛台山的北麓。南邊之一水名赤老圖河，發源於杭愛山北麓。此三水相合在一起後，再向東流，始名爲色楞格河。色楞格河東流三百餘里，南納哈內河，又東流百里而北納烏里河，然後才流入色楞格盆地之平川地，在平原地東北行五百餘里始南匯斡兒寒河，然後再北流五百餘里，匯納數十條大河，而流入於貝加爾湖。色楞格河上游之丘陵地及山地，與鄂勒渾河上游之丘陵地及山地，在王罕時，已大部在乃蠻之東部哨望範圍之內。

由於色楞格盆地西緣地面，已是乃蠻部牧地之東緣，乃蠻部在東方實有「進可攻，退可守」之優越形勢。鐵木眞汗在佔有王罕全部牧地之後，也感受西方高屋建瓴之瞰制。乃蠻人亦於斯時一再向東推進其哨望所，使鐵木眞汗感受壓迫益重。鐵木眞汗爲保有色楞格盆地廣大牧場，於勢必得奪取此色楞格盆地西緣之杭愛山區。

可是，乃蠻部地大兵强，使鐵木眞汗每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以是，他不敢於輕易嘗試，只好暫時採取守勢，而想引誘乃蠻人出山來戰。

二、乃蠻部之地理形勢

當時乃蠻部分爲南北兩部，其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居今外蒙科布多盆地及唐努烏梁海盆地中，曾一度爲鐵木眞汗與王罕之聯軍所襲擊，損失其人民牲畜之大部，古出古敦不亦魯率其餘部向北逃入貝加爾湖以西之蔑兒乞部中，待鐵木眞汗與王罕聯軍退兵後，才返回其牧地，而重建軍備。因懷此被襲之仇恨，曾一再派人參加東方札木合及

泰亦赤兀等聯軍夾擊鐵木眞汗之各戰役。古出古敦不亦魯之實力本來不够强大，又加被襲之後，屢次出兵作戰，被役於人，實力消損亦巨大，但却未得建功，更未得以復仇，故其與東北之四部蔑兒乞人，都處在實力不振之劣勢地位。

乃蠻本部，卽乃蠻之南部，在部長大陽汗領導下，承襲其父亦難赤必勒格老王之餘蔭，遊牧在準噶爾盆地及烏里雅蘇台山區之東南各小盆地內，勢力極爲雄厚。因爲準噶爾盆地是南依天山山脈，北屏阿爾泰山山脈，西寬東窄，成爲一個廣四千里、寬一千里之大長三角形低陷地帶。此盆地中有大草原、大河流、大沙漠、大鹽湖，沙漠地僅佔有十四分之一面積，可稱得上水草豐盛，人民衆多，牲畜繁密，乃蠻本部以爲根據地，故極富强。

大陽汗與其夫人（亦卽其後母）古兒別速，以及極大多數之突厥人，都認定王罕之克烈部乃突厥人之國家，王罕所有之牧地色楞格盆地，乃突厥人之財產。如今王罕雖敗走死，其子亦勒格鮮昆也逃亡不知去向，每個突厥人都有權取囘王罕所遺之產業，不甘心讓蒙古鐵木眞汗據之以爲牧地。因之，自鐵木眞汗擊破王罕而退軍東去之後，乃蠻部之東方守望哨，卽逐次將其防哨線向東推進，而佔有色楞格盆地西部及其南部所有山嶺及丘陵地帶，是造成蒙古與乃蠻部之間，必須一戰之直接原因。乃蠻部願戰，而鐵木眞汗於勢也不得不戰。

乃蠻部長大陽汗，旣聲言爲王罕復仇，因發動所有突厥語系之各部落，一致起來，聯軍東進，以包圍蒙古鐵木眞汗於色楞格盆地。其發動之範圍極廣，乃蠻北部其弟古出古敦不亦魯之外，如貝加爾湖以西之四部蔑兒乞人，蔑兒乞以西之吉兒吉思部落，吉兒吉思以西之謙謙州部落。並遣使去聯合其東南之西夏國與汪古部。可是許多部落多以路遠爲辭，隨大陽汗向東推進者，只有其弟及四部蔑兒乞人。

大陽汗爲東進攻打鐵木眞汗，即統率屬下百姓自準噶爾盆地，東越阿爾泰山山脈，進入科布多盆地。其主力，則自烏里雅蘇台推進到杭愛山山區，另分一部向烏里雅蘇台東南各小盆地中躍進。因爲南道地勢寬廣，適於遊牧人羣之大軍前進，北道則行進於唐努烏拉山脈與杭愛山脈之間，山道狹長，宜於使用奇襲，却不適於遊牧人羣追隨大軍之後，以支援大軍作戰，故其推進，甚爲徐緩。又大陽汗有聯合突厥有關各部，以及聯合利害一致之各國，共同對蒙古進擊，其進擊方式，要擺出分進合擊態勢，以增大作戰氣勢，故大陽汗乃將南北兩進軍道路，作出讓與友軍行動之態勢，他自己統率其乃蠻本部主力，自烏里雅蘇台向東，翻越杭愛大山，進出狹長谷道，而向東進兵。

第三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鐵木眞戰略指導

乃蠻大陽汗遣脫兒必塔失爲使，使於汪古部，約合汪古部出兵共擊蒙古鐵木眞汗。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忽里對使者說：「我做不得你們的右手軍。」同時卽遣使對鐵木眞汗說：「乃蠻大陽汗要來奪你的弓箭，教我作右手軍，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防呵，恐眞的奪去你的弓箭呢。」

時鐵木眞汗正在帖麥延客額兒（在今土拉河上流肯特山西麓之西，元史本紀作帖麥該川）地面圍獵，聞聽此言，就在圍獵場中集合諸將商議。諸將多以此時多季已盡，春卽到來，馬匹正瘦，不便作戰。當俟今秋（時西元一二

○四年春）秋高馬肥時，再與之戰爭。鐵木眞汗之四弟帖木格斡特赤斤道：「你們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却肥，我們的敵人的馬，遠道而來，可能比你們的馬更瘦，至少是與我們的馬一般的瘦。我們旣得到了敵人這等說詞，而且敵人業已興兵前來，我們如何坐得住，難道要不戰而走麽？」鐵木眞汗之異母弟別勒古台說：「若生時教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却是不足怕的。我們可乘他遠來至此，奪他的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早必安然撤下，房帳空了，百姓必然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去，迎着去打他，使後人知道我們是擒了大陽汗的一些人。」鐵木眞汗從其言，但却提示敵人不會馬上到來，乘此時機，得善爲整頓各軍人馬。於是，乃創所謂「牌子頭」制度；設立六等「扯兒必官」；重新添拔護衞、散班；以及組織特種突擊部隊。其兵制已詳本卷第一章。（上引見元朝秘史卷七）

所謂「牌子頭」，元史兵志稱之爲「探馬赤軍」，卽向蒙古以外之各投降人羣徵兵之制。徵諸依附者凡年滿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之男子，盡僉爲兵。每鄰近十人爲一牌，推選一人爲長，是爲「牌子頭」。牌子頭領導九人，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在指揮系統上，由牌子頭領其九兵聽命於百戶牌子頭。百戶牌子頭領九個牌子頭自兼一牌子頭，而聽命於千戶牌子頭。千戶牌子頭領九個百戶牌子頭自兼一百戶牌子頭，聽命於將軍。將軍中有領九個千戶牌子頭者爲「領萬戶」；將軍中有身兼千戶牌子頭者爲「領千戶」。其「領二千戶」以上者，皆由軍功及能力分給之。在蒙古以外之「探馬赤軍」後分有十級將軍，其待遇與蒙古本族軍完全一樣。

所謂「設立六等扯兒必官」，蒙語「扯兒必」爲槳，指槳水使船行動之意。扯兒必官今稱連絡官或傳令官。凡各萬戶、千戶，派往鐵木眞汗左右的子弟，皆充任此侍從、傳令、連絡之職。此羣人設一將軍集合統率之，分爲六

等。其人選必須有技能，身材好，有勇力，並得偕妻子帶兼馬（換乘之預備馬爲兼馬）及從人，常居在汗所。平常担任護衞，有事則聽候差遣同其派出部隊，以傳達命令，或連絡事務。

所謂重新添拔護衞散班，乃指鐵木眞初爲汗時組有四個帶刀之內宿衞隊，每隊八十人；有四個持弓箭之外護衞隊，每隊七十人；有四個持刀帶箭之散班巡察隊，每隊七十人。鐵木眞汗又從此各再增添二個隊，並擴大廚工等隊。元朝秘史中記載其規定說：「帶弓箭的人，並散班、護衞、廚子、把門人等，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給宿衞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着馬，宿衞的帳周圍宿，守門的輪着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却入來，管自己的事務。每三日一次交換。」（上引見元朝秘史卷七）

所謂組織特種突擊部隊，即古所稱之「選鋒」。鐵木眞汗見王罕之特種突擊部隊，確有打破戰場對峙局勢之特別作用，只是王罕不會運用。於是，乃命阿兒孩合撒兒，先選一千勇士以爲組織訓練之基幹，準備組織勇士軍，如戰鬥時則使在前，平時則作護衞之用。

鐵木眞汗將軍隊整頓完畢，於鼠年兒年即宋章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西元一二〇四歲次甲子）四月十六日午時祭旗出軍，要乘敵人各地之軍未合之前，先西征乃蠻。用者別、忽必來二人做前衞，在撒里阿客額兒（即今外蒙古西庫倫一帶平川地）地區，與乃蠻之前進防哨發生接觸。朶歹扯兒必因對鐵木眞汗建議道：「敵據山爲守多日，咱人少遠來，只可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里阿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每人各燒火五處，使敵居高瞰望，知我極爲强大，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曾外出過，必是驚疑而不敢作爲。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襲哨望的，直搗其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鐵木眞汗深然其計。（上引皆見元朝秘史卷七）

二、乃蠻戰略指導

在乃蠻前哨與蒙古前衞之互相追逐各小型作戰中，乃蠻前哨捉獲一個騎破鞍子瘦白馬之人，見這馬特別瘦，便連人帶馬一併送到杭愛山（即今杭愛山）下大陽汗大營中來。於是，大陽汗部衆皆知：「達達的馬瘦，無力作戰。」因此大陽汗益發輕視蒙古人。等到前哨第二次來報，望見蒙古軍遮地而來，大陽汗使人到前方瞭望，回說：「只道達達們兵少，如何白天到處是牧馬人，夜裏燒的火如星般多。塞滿了撒里阿客額兒地面。」大陽汗道：「達達們的軍馬如此之多，想是每日增添了。」於是心懷恐懼。（見元朝秘史卷七）

大陽汗駐札康孩地面（在今杭愛大山之西）之合池兒水（即今塔米爾河上游之呵索郭特河）邊，對當前狀況，甚費躊躇，心中猶疑許久，終於下定決心，要採用後退之作戰指導，引誘敵人深入內地，再與之決戰。命令到達前方，其子屈出律抗命，命使者回大營中請示退軍理由。大陽汗遣使對其子屈出律說：「達達們馬瘦，但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們常說達達們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莫若現說馬瘦，不好與他相戰，教咱百姓起了向回走，越過康孩山（即杭愛山），回望金山（指今阿爾泰山），整頓軍馬，誘引着他行。比到了金山，他的馬更瘦乏了，我馬正好肥壯了，然後復回與他厮殺，定可以獲得全勝的。」但其子屈出律不同意。

屈出律一向不滿其父大陽汗之行爲，更不肯聽從他之命令，便當着來使罵道：「那婦人般的大陽汗又是怕了，達達們多，從何處來？多是大陽汗又與札木合那個達達在一起，聽了他爲達達們吹的大話。我父親大陽汗他於婦人

更衣處，和牛犢吃草處，都沒到過，如今聽說達達們點起幾把火，便怕了起來，眞是不中用已極，回去這樣說，不能撤退，只有前進。

大陽汗聽說其子屈出律，比他作婦人，心中很難受。使臣解釋道：「那有力有勇的屈出律，不是有意違令，而是要在軍人面前表示他的求勝心，好在厮殺時休將這等勇氣弱了，所以說了這些冒失話。」大陽汗之將領豁里速別赤，因誤殺王罕，一心要對蒙古人作戰，乃在旁鼓動說：「你的父亦難赤必勒格老王在時，同敵人作戰，從不教敵人看見我們兒子的脊背，和馬的後胯。如今你如何就先怕了敵人，要向後退，早知你這般呵！該請夫人吉兒別速爲全軍指揮了。你的夫人吉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隊呵倒很行的。可惜的是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們的運氣來了？」說罷，嘆息不已，出帳上馬，回往前線。

大陽汗聽此話，甚怒說道：「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體，都一般。你們那般說呵，咱迎去他厮殺就是了。」遂下令其各軍，不要後退，準備前進，他自己也率領中軍，沿塔米兒河（即今鄂爾渾河最西之水源是大陽汗已越過杭愛山分水嶺），渡過斡兒豁河（即斡兒寒河今名鄂爾渾河），進至納忽山崖（在今巴顏烏拉之東）間之察乞兒馬兀特地區（地在今西庫倫北約二百里處），依傍夾谷，札下大營，準備扼此咽喉地，與敵一戰。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七、四四八）

一、間諜及宣傳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七）

乃蠻部長大陽汗，與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克烈新部長阿鄰太石、斡亦剌部長忽禿哈別吉、札只剌部長札木合、塔塔兒部長忽禿帖木兒，以及朶兒邊、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逃亡部長等，已合兵在察乞兒馬兀特（今外蒙古西庫倫西北）一帶西方地區，與鐵木眞汗大軍形成對峙之局。上述諸部長每天登山，東望鐵木眞之軍容。大陽汗素來妄自尊大，故言語中將敵人視作一羣羔羊，要將他連蹄帶皮一起吃進腹中去。其意思是認爲蒙古人不堪一擊。札木合等勸其切勿輕敵，本是善意，大陽汗便指責札只剌部、蔑兒乞部、克烈部等所以被鐵木眞汗擊破，乃因本身脆弱，領導人無方，也不肯努力所致。各部長受此面責，皆覺難堪，只好謝過，而大陽汗益得意忘形，大放厥詞。札木合爲自己過去失敗事，多方解釋，大陽汗斥他是被鐵木眞汗唬怕，再不然就是受鐵木眞汗間諜之鼓動。於是札木合老羞成怒，便認眞警告大陽汗，並詳細說明鐵木眞汗實在是個智多星式之活閻王；鐵木眞汗之諸將都像銅頭鐵臂生吃活人夜叉，蒙古兵都像殺人不眨眼之惡鬼。他疾言厲色，說得大陽汗心驚胆戰，六神無主。

大陽汗以札木合言詞，訊問其他逃亡部長，他們也爲掩飾自己失敗羞辱，且受鐵木眞汗間諜暗中宣傳之毒，各爭用使人必信之言詞，來證明札木合之言，不是「長敵人威風，滅自己志氣」，鐵木眞汗實爲一少有之天才用兵家，其諸將如孛斡兒出、木華黎、孛羅忽勒、赤剌溫四人，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機智過人，用兵如神，統稱四傑之將，遠近皆知。還有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不台四人，眞像鐵木眞汗用人肉喂養之四條狼犬，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環刀做馬鞭，飲露嘶風，不知疲勞，不避艱險，像是放了鐵索之狼犬，張口垂涎，奔攻其敵，戰鬥時，最好遠離這等人。

他們這些對話，很快傳遍乃蠻軍中，大陽汗在此兩軍對峙，尙未決戰之兩個多月中，幾乎天天聽到類似鐵木眞

汗如何强，其軍隊如何狠等言語。不但使大陽汗本人對敵心存畏懼，即其軍中上下，也一天比一天更懼怕敵人。

這是鐵木眞汗與乃蠻大陽汗無形戰爭之第一回合，無疑是鐵木眞汗大勝，大陽汗大敗。

乃蠻各級官兵，都景慕並崇拜乃蠻名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乃蠻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亦爲英雄人物，但此二人都曾爲鐵木眞汗擊破。如今鐵木眞汗大軍壓陣，相持不戰，究竟等待何事，無法判明，在焦急不耐中，謠言紛起，大家雖知其爲謠言，都照傳不誤，久之謠言足可動搖軍心。當札木合等心不自安，乃蠻部上下將士，心存恐懼，在離心離德中，鐵木眞汗發起突擊。

二、察乞兒馬兀特狹谷之戰

札木合先是被乃蠻人所疑，繼又爲乃蠻大陽汗當衆所侮，心有不甘，乃決心私率其所部離開戰場，向後方別作投奔。他爲打擊大陽汗，暗中使親信伴當，去見鐵木眞汗，將乃蠻大陽汗之最近實況，及其爭辯言語，告知鐵木眞汗。重囑鐵木眞汗云：「大陽汗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其部衆都爭上高山頂上自守，並無厮殺的勇氣。我已自離了他。鐵木眞安答（盟友），你謹愼者。」鐵木眞汗認爲宣傳戰已成大功，可用兵力來收宣傳戰之成果。乃令其弟拙赤合撒兒主持中軍，命忽必來主左手軍，命窩闊台主右手軍，而鐵木眞汗親率選鋒前軍及特種突擊隊在前，突然發起，向敵攻擊。（上引見元朝祕史，卷七）

時乃蠻軍在不前進不後退之防守中已兩個多月，其進攻銳氣業已消盡，各部隊各在其劃定之山頭之上，自相守禦，均無出擊企圖。今蒙古軍突然發起攻擊，乃各自爲守，不想也不敢幫助其鄰近友軍。當蒙古軍於是年（西元一二〇四）七月初一日早晨，選定目標包圍攻擊時，乃蠻各軍皆各固守其原地不動，不能相互支援。因而蒙古軍前軍所向皆克，將乃蠻軍防守陣地突破一條狹道，使得前鋒突擊隊，率領蒙古中軍之一部，由此狹道直向乃蠻之深後方突進，直逼大陽汗札在察乞兒馬兀特夾谷之大營，竟將大陽汗在該地之大營包圍攻擊。

乃蠻諸軍，聞知大陽汗已被蒙古軍包圍攻擊，卽放棄原來固守之山頭，回軍想救其主子大營。蒙古中軍主帥拙赤合撒兒統率中軍，分別迎擊當面之敵。於是乃蠻軍前後受敵，在徬徨瞻顧中，遂遭蒙古軍各個擊破，分別在各地被俘虜。其中有能轉進到大陽汗大營附近者爲數本已不多，又因爲大陽汗大營是在夾谷中，谷側沿山道路無多，早已爲蒙古大軍封鎖。其由前方回到夾谷之乃蠻軍，入谷之後卽遭到夾擊，多是一戰而爲敵殲滅。只有向此夾谷西側之山上爬越者，對蒙古軍作戰尙有威脅，但是山高林密，待越過高山後，戰事早已結束，故此翻山之軍隊，未發生作用。

是夜是公元一二〇四年農歷七月初一日夜，乃蠻大陽汗望救不至，便乘黑夜率衆突圍，因山谷中路窄山險，其人馬甚多，突圍不易。待突破重圍後，多半負傷累累，更多有被擁擠墮落山澗陡崖者。大陽汗在突圍中，遭亂箭射擊，負傷甚重，由下臣等將之夾在馬上西行，馳至一山，他因流血過多，昏迷過去，諸將呼之不應，搖之不醒。豁里速別赤因語諸將曰：「與其見之死，勿寧回戰，使汗得先見我等確已力盡而戰死。」諸將齊諾。遂卽請大汗夫人古兒別速，看守大陽汗，豁里速別赤率衆下山，拒守谷道與蒙古軍之追擊者激戰。戰至天明，蒙古大軍雲集，而乃

蠻諸將有死無退。鐵木眞汗見彼等勇不畏死，極敬愛之，使人高呼勸降，無一應者。又使高呼休戰，聽其退走，亦不聽。繼續戰鬥至午，遂皆歿於陣中。（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鐵木眞汗率大軍追擊，乃獲大陽汗及其夫人古兒別速。鐵木眞汗見大陽汗垂死，古兒別速猶在盛年，因詰之曰：「聽言你說達達們歹氣息，現在你揩乾了眼淚，看看如何！」遂在大陽汗未死之前，納之爲妃。（祕史，卷七）

三、追擊屈出律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四八）

乃蠻大陽汗之子屈出律，因不在大陽汗軍中，得在察乞兒馬兀特山夾谷之北方山道，率軍西走。他退至塔米爾河（卽今鄂爾渾最西之源），札營未定而蒙古軍追至，只得繼續西走。鐵木眞汗爲求不容乃蠻軍有重新聚合機會，卽指揮其中軍由正面追擊，令其左手軍由杭愛山之南，向西方實行超越追擊。

經十餘日之追擊作戰，蒙古軍之左手軍與前軍中軍皆到達阿勒台山（卽今阿爾泰山）以東地區，將阿勒台山以東之乃蠻百姓盡數俘擄。並沿阿勒台山向北，以追擊乃蠻屈出律所率領之殘部人馬。蒙古軍擒獲大陽汗掌印官畏吾兒人塔塔統阿者，鐵木眞汗問其懷金印欲何所往？塔塔統阿答曰：「是臣之職，欲求故主之子以授之而已。」鐵木眞汗深嘉其忠。又問其此金印何用？塔塔統阿答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國家政事，皆用此印以爲信驗。」鐵木眞汗甚羨其制度，因勸之降，而令其爲蒙古實行此種印驗制度。此印驗制度，便使用紙張文書，得認識文字，因以畏吾兒文爲蒙古人創造字母，製造文字，是爲蒙古人有文字之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在追擊屈出律作戰中，東胡及蒙古逃在乃蠻部之諸部長及其所部，如塔塔兒部、朶兒邊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皆被迫無處可逃，而向鐵木眞汗投降。惟札只剌部札木合以先退，猶保留其實力與屈出律一同北走。

鐵木眞汗之右手軍，由窩闊台統率，原在斡兒寒河（即今鄂爾渾河）以西，與薛靈哥河（色楞格河）北源烏黑河流域一帶，與蔑兒乞人及乃蠻北部之軍對峙，當蒙古前軍突破乃蠻軍之同時，開始攻擊，在大陽汗被包圍後，乃蠻北部及蔑兒乞軍亦被擊退。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退至撒阿里（今色楞格河西源台爾該爾河之北）地區，爲蒙古軍追及，脫黑脫阿同其二子忽都、合勒赤剌溫，帶十餘騎突圍逃走，所有家屬百姓，悉數被俘。鐵木眞汗將脫黑脫阿子忽都之妻，賜與窩闊台爲妻，後生元定宗貴由。兀洼思蔑兒乞部長歹亦兒兀孫，自知不敵，乃獻其女忽蘭於鐵木眞汗以乞降。鐵木眞汗乃分其部衆百人爲一隊，共置一將統之，命之防守輜重。

不久兀洼思蔑兒乞人有一半叛去，逃到台合勒山（即今庫蘇古爾泊以北比勒斯基果爾勒赤山），築寨以守，期望與乃蠻北部取得連絡。就在此時，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與其二子，和乃蠻屈出律、札只剌部長札木合等，都逃到乃蠻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處，正商議重整軍隊，起兵與大陽汗報仇時，聞兀洼思蔑兒乞部人逃至台合勒山，亦欲前往接應之。鐵木眞汗聞之，爲爭取先制，乃命鎖兒罕失剌之子沈白，領右手軍攻台合勒山；自率大軍，自阿勒台山（阿爾泰山）以東北上，以進攻乃蠻北部（即今外蒙古科布多與唐努烏梁海地區）。因與古出古敦不亦魯之軍，在額兒的失石黑都兒厤地區（即令科布多烏蘭固木以東），設哨對峙。鐵木眞汗即以其大軍在汗呼赫嶺（即今科布多烏布沙泊南之汗呼赫山）以南過冬，使乃蠻北部及札木合、脫黑脫阿等不敢分其軍往援台合勒山。

明年即西元一二〇五年春三月，冬雪盡融之後，鐵木眞汗率大軍越汗呼赫嶺向敵進攻。此次襲擊作戰中，襲殺

新爲乃蠻大汗之古出古敦不亦魯。並射殺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脫黑脫阿之二子，不及搶走父屍，只將其父之頭割下攜走。蒙古軍追擊乃蠻軍至額兒的失河（卽今流入烏布沙泊的帖斯河），適値雪山春洪暴下，河水高漲，乃蠻人與札只剌部人爭渡後退，人馬溺死者過半。札只剌部長札木合僅率伴當得渡河北去，其餘乃蠻之不及渡者，悉爲蒙古軍所俘。

屈出律渡過河北，卽北越唐努烏拉山，向西逃往阿勒台山（阿爾泰山）之西。

兀洼思蔑兒乞人守在台合勒山者，聞脫黑脫阿敗死，其二子遠逃而西，守志渙散，遂爲沈白所攻破。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鐵木真勁敵札木合之死

鐵木眞汗一向視爲勁敵之札只剌部長札木合，於太陽汗失敗後，聞大陽汗之子屈出律逃出，便尋往與之合兵，一同北去投奔乃蠻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魯，擁立古出古敦不亦魯爲乃蠻新汗，準備整頓兵備，東山再起。却不料在額兒的失河一戰，乃蠻北部迅卽失敗，致使自己部衆，也隨之盡失。只剩下五個伴當隨他脫出戰場，逃入北部唐努烏拉山中。他再也尋不到友軍，只有流爲刼賊，以謀求生存。因上儻魯山（卽唐努山）再去尋友軍不到，尋一隻羱羊燒吃，自怨自艾，壯志灰懶，性情却忽而暴躁，折辱其五個伴當。因此其伴當商議拏此暴君，綑於馬上南行，送到

13—4403

鐵木眞汗營中，以求富貴。

札木合不願被綑着去見鐵木眞汗，便請求將領爲他傳言：「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答（指鐵木眞爲其舊日盟友），必不差了。」鐵木眞汗說道：「自己的正主，都肯拏了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幷他的子孫，盡典刑了吧。」於是令人當着札木合之面，將其五個拏他之伴當盡殺。（元朝祕史卷八）

鐵木眞汗使人傳話給札木合道：「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旣相合，我們可以作伴了。但在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嗅着。在前你雖另行，却是我有福同享有患同當的安答（結盟友）時的誓言，若眞實廝殺時，你却自的心痛。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所以我將這些對你說知。」札木合請原使者傳言：「咱少年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飮食曾吃，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已是無可做伴的了。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們有技能，伴當們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指諸將爲衞隊者）。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終依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幫助也者。」鐵木眞汗聞言，遂對諸將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曾有眞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是爲了誓言。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如今教他做伴他不肯，雖是愛惜他生命，也不能得了，就依着他的言語，就使他不出血而死，然後好生葬埋了他吧。）於是，札木合隨死。（上引見元朝

13—4404

祕史，卷八）

二、速不台及忽必來之分軍西征

札木合已死，鐵木眞汗造一輛鐵攔車，命速不台率領右手軍之一部，越過阿勒台山（今阿爾泰山），捉捕蔑兒乞部脫黑脫阿之二子忽都、合勒赤剌溫兩人。並命忽必來率領左手軍之大部，在速不台之後，征討乃蠻本部（即今準噶爾盆地）各留後未服之百姓，並充作速不台之支援。

鐵木眞汗面對速不台說：「忽都、合勒赤剌溫兩個，他與咱廝殺敗着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東海大鷹之名）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魚網撈出來。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中馬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着，馬的鞦并閘環不許套上，如此軍們不敢走馬，若有違你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愼者，若獲天助，將脫黑脫阿之兒子們拏住呵，就那裏殺了也可以。當我幼小時，被三種蔑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今肯特山東部之一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人，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去吧，天必護助你。」（上引見元朝祕史，卷八）

速不台軍自哈喇烏蘇泊（即今科布多慈母湖）附近出發，西越河勒台山（阿爾泰山），進入今準噶爾盆地，聞蔑兒乞之忽都、合勒赤剌溫兄弟二人，已逃往康里（即古康居國在今中亞細亞巴爾喀什湖以北地面）。速不台即率軍自庫額爾濟斯河，沿喀喇額兒濟斯河（二河皆在今新疆省北部境內）南岸，經齋桑湖（即今哈薩克境內之齋桑泊

）之南，到塞頡普（即今亞雅哥斯），遣使至康里王前，要求准許追捕仇敵。

忽都與合勒赤剌溫聞之，知康里不可復留，即逃離康里，欲西奔欽察（在今中亞細亞鹹海及裏海以北之國家）。途中爲速不台游騎所遏，終於追至垂河（即今中亞細亞流入鹹海之楚河，亦名吹河）北岸上及之，將二人拏獲，裝入鐵車，運回東方，獻於鐵木眞汗，汗殺之。

忽必來率大軍在準噶爾盆地內征服各地，兵威所及，四鄰驚懼。盆地之南吐魯番低地一帶（天山南路）的回回畏吾兒部，懼於蒙古軍征討，乃驅逐乃蠻大陽汗之子屈出律等出境，而遣使請降於鐵木眞汗。忽必來聞屈出律已往伊犂河以北之阿剌魯部落，即向西南進兵，哈剌魯部長阿兒思蘭，即速起兵驅逐屈出律等人西去，屈出律逃往西遼帝國（即哈喇契丹）境內，然後殺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而迎降於蒙古軍。忽必來方始回軍。

三、鐵木眞回軍攻西夏

鐵木眞汗既追獲仇人之子忽都、合勒赤剌溫二人，取得乃蠻本部廣大牧地；又於不意中降服盆地南方之畏吾兒、哈剌魯兩國；更料不到取得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之首級。鐵木眞汗大喜之餘，乃分遣使者遠出，去責問各鄰近諸國。一往薩彥嶺北之乞兒吉思（即古黠戛斯）部；一往乞兒吉思西之謙謙州部，責問二國不應收容乃蠻人及蔑兒乞人，來和蒙古人爲敵；繼告二國，如不願爲敵，應即投降。乞兒吉思部長亦納勤，與謙謙州部長兀魯思，知突厥族人憑此僅餘之二部力量，已不足以與蒙古人相抗，乃皆向蒙古投降。

鐵木眞汗使者南往吐蕃（今青海、西藏地方），亦以同樣言詞，以諭吐蕃部長。吐蕃拒絕投降，驅逐蒙古使者出境。於是鐵木眞汗欲南征吐蕃，惟慮西夏國爲黨項族，是吐蕃之一支，南與吐蕃和好，恐爲遠征吐蕃時後方之害。乃決定先清掃南征吐蕃之道路，爾後再進征吐蕃。於是，鐵木眞汗乃自乃蠻北部回軍而南，以西夏國曾收容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爲進討藉口，向此城市之國西夏，開始進兵。

西夏國，蒙古人隨金朝人呼之爲河西吐蕃，或稱之爲唐兀特，其建國之歷史，及與宋之戰爭，已詳于本史第十四卷第五章中。此時方與宋和好，久無戰爭。（宋寧宗開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夏桓宗天慶十一年、西元一二〇五年）忽受蒙古鐵木眞汗之大軍侵略，頗感意外。

西夏國王李純佑，爲西夏國第七世主，史稱夏桓宗，知其力不足與蒙古人戰於境上，乃預令各城斂兵爲守，而不出戰。鐵木眞汗因無攻城作戰經驗，不知準備攻城用具，圍城不下，勢不能久留，只有大掠西夏國各城之四野，盡取其野外之人口、牲畜、財物而去。

此爲鐵木眞汗第一次進攻西夏，以後還有多次進攻，詳下章。

四、鐵木眞之爲成吉思汗（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三章）

鐵木眞汗既統一大漠，擁有中國北方所有各遊牧人之諸部落人民，故當其大掠西夏之後，還軍至斡難河（今鄂嫩河）上，覺得神聖不可侵犯之金朝皇帝之國土，當亦如西夏國，可大掠其野，使變爲遊牧人羣之牧地。因而，乃

13—4407

思與金朝廷抗衡，要組織自己力量，成爲一個遊牧人羣之大帝國，做一個適合當前權勢最尊稱之大汗，對於臣屬金朝之事，不再慮及。於是，乃與其後父蒙力克之子卜者闊闊出商議當遊牧人羣新皇帝之方策。

卜者闊闊出，別號帖卜騰格里，每給蒙古人說：他常乘一灰斑色帶翅之馬，飛上天去，與天神相會，故其所言者，皆爲代表天意，卽天神之言。蒙古人羣尙停留在神權社會裏，因而崇拜他，稱他爲卜帖騰格里，意卽言其爲天之代言者。今鐵木眞汗與他商議稱尊號問題，他要藉此弄權，乃建議鐵木眞汗召開諸部長族長大會，建立九斿白旄之纛，築起九級壇台，搭建九間大棚等事。乃擇定虎兒年，卽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桓宗天慶十二年（西元一二〇六年歲次丙寅），陰曆十二月十五日，開選汗大會。在鐵木眞汗之本意，則要求眞實之推選，完全依於人心之歸向，不必採取裝神弄鬼之天意。但卜者闊闊出在表面上接受鐵木眞汗意旨，在內心裏却另有打算，以求表現自己之權威。

選汗大會開始時，卜者闊闊出搶先發言，說奉天神之命，傳達天神之旨云：「昔日具有『吉兒汗』尊號之數主，皆已敗亡，其稱呼已不詳，不宜直採使此等帶有汚跡之同樣稱號。玆奉天神之命，詔命鐵木眞汗爲成吉思汗」（馮承鈞成吉思汗傳，謂其義卽「剛强」或「海洋」之意。）於是，諸部長族長皆贊其詞，遂上鐵木眞汗尊號，羣呼之爲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本人，却有說不出之委屈。

闊闊出還自以爲建立不世大功，因而益發迷信自己實能代表天意，而自己之勢力不僅可以與成吉思汗相等，且連成吉思汗本人也將受自己權勢所擺布。於是，他放言無忌，且欲試探以神道設教之權力，乃假神命，强成吉思汗之四弟帖木格斡赤斤跪其面前，以承認自己輕視神力之過。又掌摑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合撒兒面頰。成吉思汗心惡其

人，却故意縱之，在暗中命拙赤合撒兒，俟其再入帳出言無狀時，數其罪以懲之。一日，成吉思汗方與諸將議事，闊闊出後入，又發妄言，成吉思汗怒斥之，拙赤合撒兒遂一脚將其踢倒，數其無禮而扭其衣拖之出帳。時其父蒙力克亦在座，以其罪不致死，乃俯身拾其帽於手中而出，及出見其子闊闊出已被折斷脊背而死，遂以其帽蓋於其頭，閉口不言。但以其爲成吉思汗之後父，故仍效忠於成吉思汗如舊，不再提闊闊出事。

成吉思汗卽大位後，乃大封功臣，授千戶號者九十五人。功最大者爲孛斡兒出、木華黎、孛羅忽勒，赤剌溫、忽必來，者勒蔑、者別，速不台，主兒扯歹，及因戰傷而死於王罕襲擊之役之忽亦勒答兒之後裔，號爲十大功臣之家，其十家受封之戶口，號曰十投下。另外，又以孛斡兒出爲右手萬戶，木華黎爲左手萬戶，納牙阿（亦作納牙）爲中軍萬戶，失吉忽禿忽爲大斷事官。（見馮承鈞譯成吉思汗傳第五章）

從此，是爲元代王朝之眞正開始，亦卽鐵木眞開國成功，由蒙古族之汗，一變而爲成吉思汗。

第六節　申　論

一、鐵木真之作戰準備

乃蠻爲當時大國，地廣兵衆，實力頗强，鐵木眞汗之所以要扶植克烈部王罕，乃在自己與乃蠻之間，建立緩衝地帶，以免自己與乃蠻大國發生衝突。此種戰略，王罕深知，而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却不懂得。及王罕襲擊鐵木

汗。鐵木眞汗反手擊滅王罕之後，此一緩衝地帶之意義既完全消失，則只有準備與乃蠻從事戰爭之一途。何況蒙古與東胡諸逃亡部長多流亡於乃蠻，他們必力勸乃蠻來攻，因此爲防止各該部落死灰復燃，也得對乃蠻準備作戰。既須作戰，須及早準備，以免措手不及，故鐵木眞汗之對乃蠻作戰，已早有準備。

鐵木眞汗作戰準備，是從健全自己與破壞敵人兩大方面着手，做得很有成效。

其健全自己之第一件事，是加强官兵精神武裝。當鐵木眞與諸將在圍場上商議與乃蠻作戰時，諸將多推說春季馬瘦，實似懼怕乃蠻之强大而主審愼。於是鐵木眞要其弟弟說明：敵人長途遠來，其馬更瘦於我，若其來戰，無異送死，這是從敵情方面以加强自己之信心。又說與其被敵奪去弓箭，莫如致死殺敵，讓後人知道是誰擒捉乃蠻大陽汗，取得乃蠻之全數人民財產，這是用「成功成仁」之人生觀來加强自己信心。用此說法，使全體將士知道三椿事實：第一是非力戰不足以圖存；第二是戰勝敵人後不僅是蒙古人之無上權威，而且可取得敵人所有之財富；第三是乃蠻大陽汗自恃國大民衆，徒發大言，而人心不齊，不足懼。如此以激起諸將之高昂戰志，增加無形戰力。諸將知道鐵木眞汗之兄弟們皆準備拚命，身爲人之件當者，何得惜命而畏縮不前。遂樹立戰勝敵人之基本信念。

其健全自己之第二件事，是整編軍隊，將收降克烈部之突厥人、東胡宏吉剌人等，都編爲「探馬赤軍」，使各選派優秀幹部到中軍來，以組成指揮連絡機構。更用選鋒、護御等，以加强中軍之突擊力量。又用散班巡察，以增加搜索、偵察，及保防機密、與嚴肅軍紀等事。於是，鐵木眞得將其大軍編組爲前軍、中軍、左手軍、右手軍、後軍，形成五軍之整然之陣，不像從前只有前軍、中軍。

關於鐵木眞之破壞敵人之工作：第一是聯絡友邦汪古部，使敵人之與國，轉而成爲自己之與國。第二是向敵方

派遣間諜，滲透敵人內部，進行顚覆工作，及造謠、宣傳，以擴大敵人內部之矛盾，分化敵人上下之團結，瓦解其戰志。王罕人頭之笑容不祥，犬吠之聲音不祥，還只是一點蛛絲馬跡；老將軍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之灰心餒氣，以致氣忿而死，是中鐵木眞所派遣間諜宣傳之毒。至於大陽汗父子不和，諸流亡部長與大陽汗之鬧意見，當然更予鐵木眞所遣之間諜人員以良機。

故鐵木眞之對乃蠻作戰，有長期準備，其準備程序，先從其兄弟私下計劃起；其派遣間諜，是自王罕之驅逐札木合等人時，鐵木眞便預先佈置。

二、戰略與戰術

從雙方戰略形勢言，乃蠻大陽汗兵强勢盛，且有蔑兒乞各部在北為其友軍，而乃蠻已集其全力，自西方遠道移到東方，並已從杭愛山山區廣正面向東推進，各艱難階段盡渡過，形勢有利，且於居高臨下之地形中完成外線作戰態勢。鐵木眞既已集結其可能集結之兵力，想以寡擊衆，就應該乘乃蠻與蔑兒乞西方敵人兵力未合之前，選定一方予以致命打擊，以求各別擊破，爭取內線作戰之優勢。可是雙方所採取之戰略却不如此，都在應進而不進中對峙兩月有餘。

鐵木眞將軍隊散佈撒里河客額兒地區，白晝使各兵散開牧馬，夜晚每兵燃起五處營火，只是示敵以强大形勢，

以便另外尋求戰機，這是心理作戰，是專對兵强勢盛之敵人，表示自己具有不可壓倒之優勢而已。他同時準備倘若敵人採取攻勢作戰，自己將如何應付，設想如何能在戰術上拘束敵人之攻勢行動，打擊敵人之攻勢力量，坐收其以逸待勞之利益。但他也料到敵人於高屋建瓴之瞰制中，看到似此陣式，希望其能發生心理上之驚疑，猶豫而不前進，然後進行鐵木眞最善爲運用之間諜戰。

乃蠻大陽汗向以人衆國大自恃，故不聽其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之諫諍，却要討好其夫人古兒別速，而貿然起兵東來，以爲用其壓倒優勢，可將鐵木眞擒來。及聞蒙古之人馬佈滿廣野，他却認爲敵人數目也是强大，自己不能馬到成功。於是大陽汗猶以爲人衆條件雖已不足恃，但國大地廣條件，還可自恃。所以欲自杭愛山退兵，欲誘敵深入，準備在阿爾泰山以東地區中，以逸待勞，求戰略上之全勝。這是用空間製造戰勝機會，本是高明決策。可是他無領導魄力，其兒子、夫人及將領，早已中敵方宣傳之毒，不肯接受用空間換取時間之戰略。大陽汗爲其家小與屬下所迫，只有「前進求敵而攻擊之」一途。

大陽汗如果有「前進求敵而攻擊之」之勇氣與決心，一鼓作氣而進出杭愛山之東，離開山谷，向東推進，以人多勢盛之壓力，實具「五則圍之」、「倍則攻之」之形勢在，勝利之可能性仍大。可惜大陽汗情報不靈，根本不知鐵木眞之兵力僅有其五分之一，他却未能貫徹攻勢作戰，自後方進到前方察乞兒馬兀特夾谷，就在夾谷中扎下大營心存觀望。他越觀望，越覺勝算少，可是他仍色厲內荏，大言不慚，以指責過去曾敗在鐵木眞手下之友軍首長，可謂愚蠢之極！

札木合等人之初志，並非有意爲鐵木眞張目宣傳，原是想諫止大陽汗不可輕敵，想不到善意不爲大陽汗所接受

，使老羞成怒，甘心替鐵木眞做間諜宣傳工作誇大敵情，打擊乃蠻軍心，這是被大陽汗逼迫如此。

杭愛山區之間諜戰是一場大戰爭，也是決定雙方勝敗誰屬之決定性戰爭，其關鍵所在，不可輕視。只可惜史家記載不多，露面人物僅有札木合等幾個被利用之外圍份子，其眞正主持人爲誰，吾人無法得知。

三、擊其惰歸

乃蠻大軍在杭愛山區中，欲進不敢攻，欲退不能走，就在不進不退情況下與敵對峙兩個多月。這兩個多月，已將出征軍人之熱情銳氣大爲減低，再加上敵方具有深意之宣傳，使乃蠻前方將士聽到不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言語，故其軍中所有高昂戰志，都已消磨殆盡。軍人無志則隋，隋則思歸，乃蠻諸將士在前方各自分別守禦山頭，以求自保其實力，已無絲毫志氣，不想立功。沒有新銳之鼓舞力，不能振奮戰志，已不能作戰。鐵木眞選定斯時，親率其前軍，突然發動攻擊，直向乃蠻軍廣大正面之一點上，作縱深突破，這就是奇襲。

守在各山頭上之乃蠻軍，待知敵人已突破，還以爲自有其他部隊截擊，未採取行動。繼聞敵人擴大突破孔，大軍直攻入後方，各山頭之未被攻者，猶自慶幸未遭突擊。最後聽說大陽汗大營被敵包圍攻擊，始心慌意亂，有志節者去救助大汗，無志節者想借回救爲名，私自後退逃遁。於是，乃蠻第一線各軍，便不再顧慮當面之敵情變化，都回頭往救其主。其遭到前後夾擊，乃是必然結果。

如果乃蠻將士沒有惰歸之心，能奮勇作戰，堅守不退；而各遣其一部兵力支援被圍之大營，則圍攻乃蠻大陽汗

大營之蒙古軍，亦勢將遭受到前後夾擊，尤其在夾谷中作戰難以使用大軍，作戰上只有前後方，很少有左右之顧慮。觀乎豁里速别赤以極少數人致死作戰，卽阻止鐵木眞的追擊軍半日以上不得西進，更知乃蠻之敗，敗在未戰而潰

乃蠻軍自杭愛山區慘敗潰走，猶有大陽汗之子屈出律，以及懷着金印之塔塔統阿以爲指揮，倘能利用大空間以爭取時間，實有迅速恢復其國力對外抗拒之可能。鐵木眞爲不容其有恢復國力之機會，乃以左手軍從杭愛山以南，以大迂迴方式，對敵行超越追擊，其最大之追擊成果，不是俘虜人民牲畜財產，不是擊潰敵軍，而是捕獲懷有金印之塔塔統阿，使之未得與屈出律會合。

蒙古左手軍司令官忽必來，由速不台副之。由於當面敵力薄弱，又無高山大川以爲隔阻，所以追到乃蠻退却軍之先頭。不僅將乃蠻軍擊散、俘虜，並將塔塔兒部、朶兒邊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等殘餘勢力，無所逃遁，只好乞降。那些在戰場上無令而退走之將士，至此亦均被俘。

屈出律之剽悍勇武，札木合之機警油滑，這兩人如果配合得好，由札木合輔佐屈出律，倒是鐵木眞之勁敵，可是屈出律輕視札木合，故札木合逃出蒙古左右手軍包圍以後，卽設計擁戴古出古敦不亦魯繼爲乃蠻部長，雖然也曾招集乃蠻剩餘力量，而掀起再一次決戰，但在決戰以前便鑄定敗局。其實，札木合應勸屈出律早回準噶爾盆地，或可東山再起。

蒙古右手軍爲窩闊台統領，自色楞格河擊破當面之敵，向西北追擊乃蠻北部及蔑兒乞軍，俘虜蔑兒乞之軍隊及輜重，惟有其部長脫黑脫阿率其二子，得隨乃蠻北部西逃。兀洼思蔑兒乞部長歹亦兒兀孫，獻其愛女忽蘭以降，是

右手軍亦有極大戰果。其副統領納牙阿，就以保護此忽蘭有功，得爲中軍萬戶。

鐵木眞對乃蠻北部之戰，因敵有困獸負隅之勢，故極其愼重將事。他先在嶺南過冬，以牽制敵人使不得轉移兵力，然後再詳細搜索作戰有關資料，選定適當時機，實行奇襲。

四、札木合與塔塔統阿

據各史書記載，對鐵木眞帝業幫助最大者，有二；一是原始計畫人木華黎；一是用破壞來幫助之札木合。鐵木眞在斡難河選汗大會上成爲成吉思汗，除封諸叔諸兄弟爲王以外，唯一外族封王者僅木華黎一人。木華黎之戰功，其時還很有限，如有，當屬於機密計劃之類，史家無記載。

札木合與鐵木眞自幼結爲盟友，彼此稱呼「安答」，依其誓言，應該如兄如弟，禍福榮辱與共。可是他們是爭帝位之人，在歷代皇家因爭帝位，兄弟父子都不相顧，何況結義兄弟。故他們之相爭相戰，自不足爲奇。札木合首先激起鐵木眞獨立創業雄心，最後又挑起鐵木眞與王罕之分裂，以及對乃蠻之戰爭。其中最爲微妙者，是札木合始終與鐵木眞互通消息，很像是鐵木眞之高級間諜，直到札木合臨死，還想死後護佑鐵木眞之子孫，在朋友立場上說，可算犧牲自己成全朋友。

鐵木眞在追擊屈出律作戰中，擒得大陽汗掌印官塔塔統阿。始知治理國家還有許多文字文書印信等口傳以外之便捷方法。於是鐵木眞旣嘉其忠，又愛其才，千方百計勸塔塔統阿投降，使他用畏吾兒文字，書寫蒙古語之蒙古歷

史與當代文獻實錄，這是蒙古人開始使用文字之第一步。待鐵木眞知道使用文字之好處，不僅可以幫助人類之記憶，且可以傳播人類之知識，便請塔塔統阿教授諸將和他自己來學習文字。學習文字成績最好者，是鐵木眞拾來之弟弟失吉忽禿忽，因爲失吉忽禿忽能用文字編造蒙古戶口清册，所以鐵木眞當成吉思汗後，用他爲大斷事官。

蒙古人自極東地區西來，是只有語言而無文字。他們因與契丹人、女眞人、突厥人交易，接觸時久，故蒙古語中混有許多外來語。他們無機會學習契丹文，又爲金朝阻隔更無機會學習漢文，故在鐵木眞時代，一切政令，全憑口傳。今由西征乃蠻，得到畏吾兒人塔塔統阿，使蒙古人認識文字好處，便首先接受畏吾兒字母，而寫出拼音之蒙古語書契，這是影響蒙古人整個文化發展極大之事。

假使金朝不修築其邊堡長城，使蒙古人早接觸中原士人，而在接受畏吾兒字母前，先學習漢文，讀漢文書籍，將對蒙古人建立世界大帝國，會有極大幫助，享國亦可能較爲長遠。

第五章 五征西夏之戰（附圖十三——四四九、四五〇）

成吉思汗征西夏，是自宋寧宗開禧元年（西元一二〇五）第一次征西夏始：寧宗開禧三年（西元一二〇七）秋再征西夏；宋寧宗嘉定二年（西元一二〇九）三征西夏，西夏主納女請和；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一一）第四次征西夏，夏主逃奔西涼，至宋理宗寶慶元年（西元一二二六）春五次征西夏，翊年（西元一二二七）夏六月，夏主投降國亡。

自初征西夏至西夏主出降，前後凡二十三年，此期間，有以下諸大事：鐵木眞被推選爲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北征烏梁海諸部，西征乃蠻餘衆。戰斬蔑兒乞首領脫黑脫阿，使速不台西征追捕脫黑脫阿之二子；使忽必來西征收降畏吾兒國；成吉思汗南征金國；西域哈剌魯國投降於成吉思汗；蒙古兵敗金兵於野狐嶺，攻取金烏紗堡，大破金兵於會河川，入居庸關；命者別突襲金之東京遼陽府；取金中京，木華黎攻金北京大定府及遼東；攻金潼關，命木華黎率兵南征；者別西征。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欽察等國，渡阿母河，入雪山，戰印度河西；命者別等踰高喀斯山大破奇卜察克等部，並進擊破俄羅斯。成吉思汗自西域東回等等。在此二十三年中成吉思汗滅亡四十餘國，但竭其全力僅降此一西夏國，可見西夏國，守城戰術之進步。

西夏國能以拒止成吉思汗大軍如此之久，其與金宋同屬中國軍事思想之體系，質言之，金宋亦皆以守城戰術見長者，此所以在成吉思汗父子手中，雖能取得歐洲之大半，却未能擁有全部中國。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

一、蒙古鐵木真汗勢力之長成

蒙古鐵木眞，蒙古諸部中孛兒只斤部落部長一十三歲之孤兒也。歸納以前各章所述，其勢力之成長，簡約之如下：幼得者勒蔑之父札兒赤兀歹老人之照拂，又得宏吉剌部特薛禪老人之賞識而妻之以其女（即孛兒帖），更得蒙力克（鐵木眞之後父）察剌合老人之教導，使他漸知時勢。他在大難中得速勒都思部理髮老婦，及鎖兒罕失剌老人之暗中幫助，使他得脫泰亦赤兀部塔兒忽台之毒手。他在追求失馬途中，遇到甘願追隨他之青年孛斡兒出。他在娶得孛兒帖爲妻之後，漸知如何運用權謀，以求其父執突厥克烈部長王罕，助其恢復其父孛兒只斤部落部長之基業。

當鐵木眞方集得幹部未久，突然遭到其父仇人蔑兒乞部人之襲擊，他雖脫大難，但敵人却將其妻孛兒帖刼奪而去。鐵木眞爲營救其妻，乃面乞克烈部長王罕出兵，並乞得其「安答」(盟友)札只剌部長札木合出兵，終於合此兩部之力，擊散四種蔑兒乞部衆，尋回其妻子，但爲情勢所迫，只得依附札只剌部之札木合以求生活，欲求再爲孛兒只斤部長，竟不可得。及見札木合能聚衆而不能用衆，其所屬智能之士，皆思得明君，他便宣揚自己實有以天下爲己任之志，而引起札木合疑心。鐵木眞在不得已情勢下，爲求逃脫死罪，連夜率其衆自札只剌部向西遁走。回到故鄉今外蒙古地方克魯倫河、鄂嫩河、土剌河（亦作土拉河、禿拉河）三河發源之地不兒罕山東南地面，採取札木合聚衆方法，招聚各部中不滿於其酋長、部長、盟長之衆，然後再對各部施用滲透、宣傳、分化、顚覆等方法，以削弱四周敵對勢力，而擴張自己勢力。

鐵木眞曾逃過泰亦赤兀部長塔爾忽台之捕殺，逃過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之突襲。他在獨立成業後，又揭穿札只剌部長札木合糾合東方諸部族之奇襲陰謀，而幫助金國擊破其東方之塔塔兒部，金朝封其爲招討使，遂從此借金朝之勢而發展，當起鐵木眞汗。

主兒勤部爲蒙古諸部族之强者，暗受札木合主使已叛鐵木眞汗而襲其後，不意鐵木眞汗有備，因而呑併主兒勤部。然後鐵木眞汗極力拉住突厥克烈部以爲外援，逐個呑併蒙古各部，於是蒙古泰亦赤兀部被其擊滅，札只剌部之札木合投降於克烈部王罕，鐵木眞汗遂統一蒙古諸部，又脫過克烈部王罕父子之襲擊，反而一舉襲滅克烈部，迫使王罕父子率領數騎而逃死在道途中。於是鐵木眞汗乃以蒙古人之合力，督率突厥克烈部之衆，以對抗其西方大國突厥乃蠻部，及北方蔑兒乞諸部。

是時乃蠻英主亦難赤必勒格已死，其二子分其地爲南北二部，長子台不花勝利於南部故地成爲乃蠻部長大陽汗。次子古出古敦不亦魯據居今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一帶，成爲乃蠻北部。當鐵木眞汗與王罕往襲乃蠻北部時，大陽汗念在兄弟之故，猶曾出兵救援，但大陽汗親率大軍東征蒙古以恢復突厥克烈部時，古出古敦不亦魯却在其地坐觀成敗。於是，鐵木眞汗乃趁乃蠻大陽汗停留在杭愛山區觀望時，暗施詭道，極盡滲透、宣傳、分化、顚覆能事，然後奇襲，一點突破，竟將大其數倍之乃蠻軍粉碎，擊殺大陽汗，俘虜大陽汗夫人古兒別速，逐走大陽汗之子屈出律，盡俘乃蠻南部資財，以及逃在乃蠻之蒙古各部餘衆與克烈部餘衆。

鐵木眞已統有漠北大地及諸游牧部族，於是乃揮其全力南征西伐，遂創建其在東方歷史上亘古未有之蒙古大帝國。

二、此時西夏國概況

西夏國本在乃蠻部之東南方，東北與突厥克烈部爲鄰，西北與乃蠻爲隣，東隣金國，南隣南宋之西北疆，西南隣接吐蕃（即今青海、西藏），西方接畏吾兒等國。其建國已久，曾與遼、宋三角鼎峙，金滅遼後，又與金、宋鼎足而立。

當蒙古鐵木眞汗於宋寧宗嘉泰四年（西元一二〇四）西滅突厥乃蠻部大陽汗時，正值夏桓宗趙純佑天慶十年之時，其國家承平已久，武備失修，故未作戰爭準備。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九、四五〇）

一、蒙古擊破乃蠻後之漠北新局面

蒙古鐵木汗於擊破突厥乃蠻部大陽汗之後，已擁有今外蒙古地方之大部及今新疆省阿爾泰山以西準噶爾盆地之大部，是東極黑龍江全部流域；南至金長春長城（自今黑龍江省布西縣起，亘興安與嫩江二省界上以至遼北省索倫縣），金泰州長城（自今遼北省索倫縣至熱河省天山縣北部），金臨潢長城（自今熱河省林東縣北境至察哈爾省多倫縣），金居庸外長城（自今察哈爾多倫縣至綏遠省陶林縣北部）；西南與西夏國境爲隣；西與畏吾兒國、哈剌魯國接壤；西北與大陽汗之弟古出古敦不亦魯乃蠻餘部，及蔑兒乞諸部在今外蒙古地方科布多南方，及貝加爾湖一帶

對峙中。

鐵木眞汗新興勢力，正方與未艾中，其於擊破乃蠻大陽汗戰役中，已將過去擁護他之蒙古人、突厥人，去管制過去反對他，甚至攻打他之蒙古人、突厥人、蔑兒乞人、汪古人、索倫人、契丹人，統統納入他之戰鬥體系中，接受命令，至死不敢再事背叛。只有屈出律因當時未在大陽汗軍中，與札木合戰前即已離開，能於杭愛山以西戰場中，逃出鐵木眞汗大軍之追擊。另有在色楞格河流域作戰之蔑兒乞各部，因距離鐵木眞汗大軍主力較遠，藉着冰天雪地以為掩護，才將其殘餘勢力，退出色楞格河逃到貝加爾湖之西及唐努烏梁海一帶，以圖再起。

但是，乃蠻實力已失其大半，蔑兒乞人大部也投靠鐵木眞汗，要想戰勝比杭愛山大戰之前強大數倍之鐵木眞汗，必得設法結合新盟軍，或者使別國與鐵木眞汗為敵，以消耗其實力。於是，乃蠻餘部諸將領使用新戰略，以為西夏國為游牧人羣中兼有城市之國，如對鐵木眞汗作戰，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戰略上有絕對優勢。因此，千方百計，為詐偽之宣傳，必使鐵木眞汗對西夏國存有極大後顧之憂，因而逼不得已，只好暫時放鬆北面之敵，急速回軍，以解後患，而先行進攻西夏國。

二、西夏國之地理形勢

西夏擁有之地，此時有宥州（今陝西省靖遠縣）刺史，以勤王之功授為夏州（在今陝西省橫山縣西北綏遠省境內）節度使，統有銀州（今陝西省米脂縣東北部）、綏州（今陝西省綏德縣）、宥州、靜州（今陝西省神木縣西）、靈州（今寧夏者靈武縣）、鹽州（今綏遠省花馬池一帶）、勝州（今綏遠省托克托縣黃河南岸一帶）、會州（今

甘肅省靖遠縣）、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肅州（今甘肅省酒泉縣）、瓜州（今甘肅省安西縣北部）、沙州（今甘肅省敦煌縣）、洪州（在今甘肅省民樂縣）、定州（在今寧夏省定遠縣）、威州（在今綏遠省包頭之南）、豐州（在今綏遠省五原縣南）、龍州（在今綏遠省臨河縣），共擁有十九州地面，即今寧夏省全部，綏遠省、甘肅省之大部，陝西省及青海省之一部。其疆域是東據黃河西岸，南臨蕭關以隣金境，西至玉門關以接吐蕃、回鶻，北至大漠及杭愛山烏可克嶺以隣東胡汪古部、突厥克烈部、突厥乃蠻等部落。地據河西、朔方要衝，水草茂盛，耕牧兩宜，經濟上頗能自給。加以民風强悍，崇尙氣力，勇於戰鬥，又於地勢上有進可以四出攻擊，退可以據城爲守，故久能與遼、宋、金形成鼎足之勢。

第三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西夏守勢作戰

初西夏桓宗趙純祐，接得乃蠻大陽汗約會出兵共擊蒙古鐵木眞汗，以恢復克烈部之使者時，趙純祐以自己在位十年，國內兵精糧足，擁有進可攻退可守之形勢，對於北方隣國戰爭事，正好坐山觀虎鬥，準備收取實利，不宜出兵助乃蠻恢復克烈部，因脇不得實利，敗足以自損，而且結下蒙古鐵木眞汗之深怨，招來蒙古强敵。又知乃蠻部已遣使者東去約會居在其東北之東胡汪古部，且看汪古部如何行動，再定自己行止，故對乃蠻大陽汗使者，口頭允許出兵協力東征，而實際上全無出兵之誠意。及聞汪古部已拒絕乃蠻使者，且已遣使洩其謀於鐵木眞汗，使之預作準

備。於是即以防備汪古部及金國將出兵幫助蒙古來侵爲藉口，願堅守國土東境，以掩護乃蠻東征大軍右側安全爲理由，拒絕出兵。同時也拒絕鐵木眞汗求協力之約，而守中立，以坐觀二虎相鬥之成敗，而圖從中取利。

及鐵木眞汗擒斬乃蠻大陽汗後，大陽汗之弟古出古敦不亦魯及大陽汗之子屈出律在今外蒙古地方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一帶，集聚勢力，準備再與鐵木眞汗決戰時，乃密遣使南來，以約會西夏對鐵木眞汗施行前後夾擊。趙純祐此時以鐵木眞汗之實力，已不可輕侮，乃仍前策答允乃蠻所請，却希望乃蠻在北方先與蒙古決戰，以觀成敗。又爲本國安全計，乃一面集結國中騎兵，控制在國土北部，一面令國內步兵，督率各州縣人民，堅築城池，嚴備防守，以爲長期作戰準備。

西夏對新鄰國蒙古決定此防守政策後，乃逐年增强其城寨工事設備，因而從宋寧宗開禧元年（西元一二〇五）與蒙古開始作戰起，直到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一二二七）六月，西夏南平王趙睍出降蒙古，被殺爲止，實際防守二十二年之久。

二、蒙古攻勢作戰

成吉思汗過去作戰之對象皆爲游牧部落，在助金攻塔塔兒之戰中，也僅是攻打臨時土寨，從未有進攻城池之經驗。在其僅有之攻打土寨經驗中，知寨中財富極厚，不像所得游牧地區之只有人畜水草而已。又前曾在破壞札木合與塔塔兒聯盟作戰中，曾數度進出金之泰州邊堡長城，雖深知長城內之富足，却也得悉長城進出不易。故此時對進攻城池，既具有羨心，又有戒心。

西夏爲半農半牧之城池國，初與成吉思汗牧地隔有突厥克烈部落及汪古部落，彼此無甚相干。待成吉思汗襲破克烈部，擁有其全部牧地後，始與鄰接。迨成吉思汗與乃蠻及蔑兒乞諸部在杭愛山與色楞格河流域對峙時，見西夏國未曾聽從乃蠻大陽汗之約，遂派人前往試行拉攏爲自己之盟友，但結果被拒。

成吉思汗既戰勝乃蠻，擁有其游牧場地，於是與西夏國之鄰接面更加寬廣，對此不友不敵之强鄰，乃有「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之慨。及北追大陽汗之子屈出律戰役中，又聞西夏國增築城池，因認其有與蒙古爲敵之可能。於是乃決心自阿爾泰山之東回軍，進攻夏國。但對此中立國家實行攻擊，出師無名，於勢不順。因乃採用兀涯思蔑兒乞部長歹亦兒兀孫之女忽蘭之建議，藉詞夏國曾「容留突厥克烈部部長王罕之子不勒格鮮昆之罪」爲藉口，而興師致討。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四九・四五〇）

蒙古兵征西夏前後凡五次，第一次爲鐵木眞被推選爲成吉思汗之前，其他四次皆在爲成吉思汗之後。

第一次征夏：在夏桓宗天慶十一年，卽宋寧宗開禧元年（西元一二〇五），蒙古稱牛兒年，鐵木眞汗於是年秋自今外蒙古科布多額兒的失不黑都兒厤地區（今名額爾濟斯河）回軍沿匝盃河流域而南，轉東，經今三音諾顏汗之邦察罕泊、鄂洛克泊南下至今寧夏省之居延海東南，以大軍圍攻夏國之力吉思城（在今寧夏省居延海東南五十里處），城堅不能卽下，又不見夏國援兵來救。乃分兵四出尋找其主力，竟亦未獲。不得已，乃分兵一半東攻西夏定州

（今寧夏省定遠營）之乞鄰古撒城，凡六十餘日僅克此二城。鐵木眞汗自此方知攻城之難。乃率其大軍東行，至夏之龍州（在今綏遠省臨河縣）落思城下，大掠黃河西岸北岸人畜，然後還軍斡難河（今外蒙古鄂嫩河上游）營地。

第二次征夏：鐵木眞汗膺選成吉思汗之後，將欲進攻金國，知其更多城池，必將研究攻城方法，因於宋寧宗開禧三年（卽西夏襄宗應天二年，西元一二〇七，蒙古成吉思汗第二年蒙古呼兔兒年）秋八月親率大軍南下，進攻夏豐州（在今綏遠省包頭市南）之斡羅孩城。在圍城以前，先將路上俘得夏之牧羊人放入城內，令彼等傳言城中諸人，「如敢據城爲守，城破之後必屠盡城中之人。」但斡羅孩城人堅守至四十餘日始陷，成吉思汗乃盡屠之，悉載城中財貨而去。

第三次征夏：在宋寧宗嘉定二年（夏襄宗應天四年，成吉思汗第四年，蒙古稱蛇兒年，西元一二〇九，秋七月，成吉思汗引軍南下，再克夏斡羅孩城，然後進至夏國都興慶城（卽今寧夏省銀川市），以大軍圍其城，欲以招致西夏各州勤王之師而擊滅之。圍城月餘城既不下，勤王之兵亦不來。成吉思汗爲求必下此城計，乃築堤引河水以灌城。但城未及淹而外堤潰決，反淹沒蒙古人馬不少。因此久不下，乃遣使以優待條件，招致夏主出降。夏主趙安全（卽夏襄宗）拒降，只求納女以和。成吉思汗不得已允之，引軍退去。從此夏與蒙古和好十年。在此期間蒙古乃轉兵攻金，西定今新疆省及貝加爾湖以西之各國。

第四次征夏：事在宋寧宗嘉定十一年（夏神宗光定九年，成吉思汗十三年，蒙古稱鼠兒年，西元一二一八，成吉思汗要**夏國**出兵隨同西征，夏主拒命，而使其臣阿沙敢不答蒙古使者曰：「力既不足，何必爲汗？」成吉思汗聞

之大怒，遂親率西征大軍來攻夏都興慶城。夏君臣以其不能久停，悉力守禦。及見蒙古軍二十餘日不去，乃夜率精兵突出重圍，直奔西涼（今甘肅省武威縣）而去。至此，成吉思汗既不便繼續攻城，又不便分兵追擊夏主，乃認定「此乃不能移動的國家，再過幾年仍留存此地等待攻擊，何必急在此時？」遂復整軍西征，而向中西亞及歐洲進軍。（上引見元朝祕史續集卷一）

第五次征夏：成吉思汗遠征歐洲七年，日夜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言，故于從西方返回漠北之翊年（即宋理宗寶慶二年，夏獻宗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蒙人所謂狗兒年，西元一二二六春，即對西夏實行第五次之全力進攻。先命各軍分別攻打各州城，于連破黑水、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肅州（今甘肅省酒泉縣）、西涼（今甘肅省武威縣），兀刺海等諸城之後。是年秋，成吉斯汗方始親征。途中墜馬受傷，將回軍，乃遣使者往詰責夏主，夏主答詞又不遜，成吉思汗乃扶疾進兵，大破夏軍於賀蘭山，將阿沙敢不及西夏在賀蘭山區之百姓悉數俘虜，然後進兵以圍攻靈州城（即元祕史的朶兒蔑該城今寧夏省靈武縣）。夏主令其大將嵬名令公率五十萬軍自都城興慶往援，未至城下，竟爲蒙古軍逐步擊破，靈州遂陷。蒙古乃還攻夏都。

翊年，即成吉思汗二十二年春，成吉思汗留其軍圍攻夏都，而親率各軍往攻未下各州城，五月拔臨洮、西寧等州。時夏國土幾爲蒙古鐵蹄夷爲平地，人民無處可逃，只是穿鑿土石以避鋒鏑，但得免于死者百無一二，白骨蔽地，慘絕人寰，閏五月底夏主以久被圍困，窮促不支，乃遣使乞降，惟請限一個月以後獻城。成吉思汗許之，於是，夏國遂亡。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當西夏第一次遭到蒙古軍攻擊後，鐵木眞汗回到斡難河上被推選爲成吉思汗之後，卽出兵西去，將可爲西夏作戰盟友之乃蠻部、蔑兒乞部、烏梁海部分別擊破，西夏國從此再無牽制成吉思汗行動之盟軍。西夏在孤立無援下，遭到成吉思汗第二次進攻。

蒙古第二次進攻西夏，西夏有一城遭到洗刼，其時成吉思汗因北征蔑兒乞，西追乃蠻屈出律，未暇在西夏長時停留。

第三次征西夏，是蒙古侵金之前奏，此次成吉思汗雖想引水以淹夏都，却反而淹及自己，乃不得已允夏請和。因爲只有與之言和，方可抽出全力與强大之金國作戰。故夏蒙之和議成，金蒙之戰爭卽開始，成吉思汗與夏和議之第二年開始侵金，繞出金長城以西，從西夏東方邊境上向金國進軍，圍金西京大同府，襲破金長城內之烏沙堡，破金軍於野狐嶺，取金大水濼、豐利縣，與金援軍大戰於會河川，繞道南出以襲取居庸關，取金昌州、桓州、撫州，遣大將者別率軍突襲金之東京遼陽府，成吉思汗親率諸軍以圍攻其中京（卽今北平），分兵攻取河北、河東諸州縣，蒙古大將木華黎攻取其北京大定府（卽今熱河省寧城縣）。計蒙古與西夏言和之後，八年期間，攻取金國城池八百六十二座，並收降西北數國，於是西夏國更爲孤立無援。

蒙古軍刼掠之子女玉帛，一向是組成商隊運往西域去換取良馬，以爲補充戰力之不二法門。但當成吉思汗進攻金之南京開封府時，逃在西遼國之乃蠻大陽汗之子屈出律，却在西遼形成勢力，阻止蒙古商隊換取馬匹之行動，使

蒙古馬匹從西域補充之源斷絕，成吉思汗乃中止東方戰爭，移軍西征。西夏君臣以為蒙古人西出遠征，成功之公算不大，國家雪恥復仇之轉機就在此時之戰略運用，因而不惜先為接受成吉思汗大軍之攻擊，也不肯允許與之隨軍西征。

成吉思汗第四次進征西夏，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兵力雖大，戰勢雖強，皆限於大局而不能輕易使用，只好放棄攻取西夏之機會，引軍而西，是為蒙古第一次之西征。

蒙古大軍西去，西夏國如能與金國合作，足以消滅成吉思汗留在東方之勢力。因成吉思汗交付其南征統帥木華黎之軍隊，是臨時收降之雜亂軍隊，各在降叛不定中；而交付給留守漠北基地之拙赤合撒兒之軍隊，也皆是外族降者，其北方及西方之禿滿部（即禿馬特族）、乞兒吉思部、蔑兒乞殘部，正起兵為叛，戰亂方酣不暇南顧。可惜在西夏神宗趙遵頊向金宣宗提出合作建議時，金宣宗不肯接納，致使七年大好良機，平白放過。

成吉思汗西征七年返回漠北，念念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恥，決心攻取西夏，他以大軍分取西夏各州縣城，自己往來親自督戰，在墜馬負傷之後，其將脫倫建議：「唐兀（蒙古呼西夏為唐兀）是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指成吉思汗）安了時，再來攻取。」成吉思汗不同意道：「唐兀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為怯。且在這裏養養，先差個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麼話。」遂差人對西夏主說：「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軍，及我西征回，你却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國，我與你折證前言。」夏獻宗趙法旺知西夏國已無逃避大難機會，惟有力爭，才有挽救刼運之可能，乃對蒙古使者說道：「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是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現在，要與我廝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於是，第五次征西夏之戰，勢須決戰。

成吉思汗第五次征夏戰爭，爲時長達一年有半，西夏人力已耗盡，夏獻宗時，其弟子南平王趙晛繼立，改元寶義。新夏主以爲既不能支持，當及早請降，又爲蒐集珍寶金銀以備犒賞蒙古諸軍之用，特請寬限獻城期間一個月。在宋理宗寶慶二年即成吉思汗二十二年（西元一二二六）七月初一日，新夏主捧金佛，使人抬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令其在帳外行禮，行禮時大汗突覺內腹惡心，便命脫倫將夏主殺死，並盡殺其父母子孫親友，更令從征之蒙古人，每次飲食之前，必須先自提說：「唐兀惕盡絕了。」方可飲食。由此可見成吉思汗對夏國屢攻不下，痛恨之深。（上引見元朝祕史續集卷二）

成吉思汗滅夏後，月餘傷重不治死于六盤山。蒙古大中軍統帥之承繼人爲窩闊台汗，但窩闊台遠在西域，不能短時回來就大汗之位，遂暫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代行蒙古大中軍統帥。

西夏滅亡之後，蒙古北西兩方再無牽制蒙古後方之力量，故蒙古可以一意南向，攻取金、宋。

第六節 申論

一、游牧與城市國家之異

游牧人羣以馬背爲家，立國則爲行國，容易奇襲別之行國，也容易遭到其他行國之襲擊，由於每個人都善於騎

馬，故在大戰爭之中，擊散某一行國，是常有之事，反之，游牧人羣之行國，對於以城市爲中心之國家，除攻城不下以外，無擊散之事。

人類所以要建立城國，其用意在聚合衆多家族以求共同安全。古人所謂「鑿斯池也，築斯城也，人民敵死弗去。」是唯一立國之道。其防禦對象，就是防備突然發難而至之奇襲。故城池國家，藉城牆以爲防守，藉城門以爲出入，並在城門處設置雙重城門，用人晝夜把守，所謂「重門擊柝，以防暴客」，實則乃是防範暴羣。

在工業未曾發達之時代中，人類生活不外農牧，農地與牧場不可能圍在城內，要耕作農地必得出城，要畜牧牲口也必得出城，在農人牧人耕於四野，牧於四郊之時，一時有警，還可迅速退入城內。但在距城較遠之地則無此方便，暴羣突起，必得講求就地設防，以待城市人民集兵前來救援，故在距城較遠之地，則集結人羣自築彷彿城池之村鎭堡塞，以爲臨時防禦，如此對於游牧人羣突來奇襲，則比較安全，但還不是絕對安全。

金國本其北守南攻之國策，要對蒙古實行防守，以便集中全力以攻南宋，更爲求對蒙古防禦上之絕對安全，故在金蒙交界之上修築長城，自今黑龍江省布西縣起，經今嫩江省之西北界，今遼北省之北界，今熱河省之北界，今察哈爾省之中北部，以至今綏遠省之東北部，築成迄今猶存之金源邊堡長城，其工程是先建塞堡，次掘界壕，再次將掘界壕所得之土方石方築成城牆，最後又在城牆之上建築碉堡、女牆、副堤、和守望者之居所，然後招募內地飢民，資之以工糧土地，使之爲守。爲求使此長城發生拒止游牧人羣作用，在城內後方要道口上設營屯墾，以備支援長城防守，以及拘束突破而入之敵予以打擊之。這樣，總算將人民之耕地和牧場都圈入長城以內。

西夏國與金國，同是由游牧人羣進步到農牧並重之生活，西夏更先於金人據有城市，立爲城池之國，唯因西夏

從未有如金國之北守南攻政策，故未曾建築長城以防禦蒙古，因而對於蒙古人，只有城池防禦力量，而無長城爲防之功能，以致其國土內地，成爲成吉思汗之通衢，五次進征，來去自由，毫無繞道避險，遭受遲滯之虞。反觀成吉思汗對金國作戰則大爲不易。如成吉思汗對金進兵之捷路，應當取道今之熱河省、察哈爾省、或遼北省、遼寧省，以直攻金之中京政治中心。因受金源邊堡長城所阻，必得先攻西夏，然後才能於金源邊堡長城之西端，與西夏國東境之間隙，南進侵金，不但此也，蒙古進攻金之北京大定府（今熱河省寧城縣），及金之東京遼陽府等地區（今遼寧省地區），也爲金源邊堡長城所阻，而必得迂道於山西，經河北北部，轉而北向，以行進兵。如蒙古將者別之襲擊金東京遼陽，是取道河北省北部東行到海邊，沿海岸東北行，渡遼河以進兵。又如蒙古將木華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地區（今熱河省地區），亦是自今山西省北部轉經順州（今河北省順義）、古北口、興州（今熱河省灤平）而進攻北京大定。可見長城對於金國發生極大之防禦作用，只是西夏國爲蒙古人所擊降，金國之長城西邊出現大孔隙，乃爲蒙古所乘。

二、西夏亡於安逸

夏國後期，因與金朝和平相處，晏安日久，民不習兵，日益富足，便是招致外敵覬覦之機，何況所遇到者又是蒙古強敵，夏國雖具有進可攻退可守之國勢，惟是習於安逸，遂全憑防禦以守城池，自是放棄城池以外之鄉村，使得耕作與牧場人民，全數暴露於敵人鋒鏑之下。

西夏事遼國最爲恭順。遼國見滅於金，西夏即改其事遼之恭順以事金。以西夏之國策，是互相尊重，對國際關

係上只講朋友，不講主從。金國利用他以牽制南宋，利用他以爲金源邊堡長城之西方掩護，而西夏却不明瞭金國之政策，尤其金國北守南攻政策。

金國與西夏是由游牧轉變爲農牧並重而建國。金採用北守南攻政策，故能于滅北宋之後，將國境線南展至于淮河、漢水及大散關之線。西夏則與宋長期戰爭之後，以保有其旣有之十九州郡爲滿足，故以守勢爲其國防政策。一國富足時候求安逸，安逸便不想戰爭。可是敵人不許他在臥塌之旁安睡，西夏滅亡之機就在於此。

第六章　蒙古侵金之戰一——邊堡塞內諸戰役（附圖十三——四五一、四五二、四五三、四五四、四五五）

蒙古本爲金朝屬國，其牧地亦爲金朝屬地。成吉思汗在與塔塔兒作戰時，金朝以其立功，封其爲招討使，於是始號爲鐵木眞汗。按夏貞特譯元史及綱目云：「一二〇六年，鐵木眞未稱帝以前，金帝命衞王允濟往淨州受貢。鐵木眞見允濟不爲禮。允濟奇鐵木眞狀貌，歸，欲請兵攻之，金主不許。」是蒙古向金稱臣納貢是實。元人修金史，盡改其隷屬關係欲消滅其反叛之迹而已。

蒙古侵金，自西夏納女請降後之第二年，卽宋寧宗嘉定三年，成吉思汗五年（西元一二一一）自金居庸外邊堡長城西端與西夏國間隙中開始。本章僅記烏沙堡之戰、會河川之戰，及者別襲取金東京之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一）

一、蒙古之初興與金之結怨

蒙古部族，向受金朝統轄，其部族中始有汗號則自合不勒汗（成吉思汗三世祖）起，統轄蒙古諸部。金主聞蒙古有合不勒汗其名，召見之，欲使之安定北方以爲屛藩，故禮遇甚優。合不勒汗體健，食量過人。一日合不勒汗酒醉失態。金廷左右呵其無禮。及酒醒謝罪，金主笑釋不問，厚賄而遣之歸。合不勒汗甫行不半日，金之大臣，謂：「縱去此人，將爲邊患。」金主乃復遣使者要之返。合不勒汗不受命。使者執之。合不勒汗乘間脫歸，使者踵至。

遂殺使者。由是金蒙交惡。後來合不勒汗病卒，七子不立，而立從弟俺巴孩繼汗位，是爲俺巴孩汗。

初蒙古與塔塔兒因事構兵，塔塔兒酋長爲蒙古格殺，塔塔兒飲恨於心。其後俺巴孩嫁女於塔塔兒，自往送之。塔塔兒爲報殺酋之仇，遂執俺巴孩獻於金主。金主以合不勒汗曾殺其使臣，乃釘俺巴孩汗於木驢之上而殺之。至是蒙古部衆共立合不勒汗第三子忽圖拉爲汗。（上引馮承鈞成吉思汗傳二章）

先是合不勒汗之長子斡勤巴爾哈汗，亦經爲塔塔兒執送金朝處死。於是忽圖拉汗糾集諸部謀復仇，舉兵與塔塔兒大戰者十三次，又侵入金界，敗金兵於境上。金遣兵討，連年不能克，乃議和，並割地之讓之，築長城以防之。至是蒙古聲威始盛，遂與金國抗禮爭衡。忽圖拉亦成爲蒙古之英雄，時金熙宗皇統七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西元一一四七年前後之事也！

當女眞族金朝之興也，統制之廣，已遍及蒙古全境。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後，即金世宗大定元年（西元一一六一）以後，燕京有童謠曰：「達達來！達達去！趕得官家沒處去！」金世宗聞之，驚曰：「必是蒙古韃靼人將爲我患。」乃下令出兵剿之，極于大漠窮荒。爾後歲歲出兵北邊恣行殺戮蒙古族人頗衆，謂之「滅丁」。直至金章宗明昌年間（以宋光宗紹熙元年西元一一九〇年爲元年），始停止「滅丁」政策，蒙古人方敢潛回本土，重行繁聚。而蒙古民族對金人之殘酷手段，則怨恨入骨，「滅丁」之仇，累世不忘矣！（蒙兀兒史記卷二）

二、蒙古之叛金

蒙古鐵木眞初起，因懼於塔塔兒與札只剌部之合作而聯軍征討，乃使出離間之計，以造成金人出兵聲討塔塔兒。鐵木眞又以「挾天子令諸侯」姿態，幫助金軍擊破塔塔兒。以此軍功，受金朝封爲北方招討使。於是鐵木眞一變

13—4435

而爲鐵木眞汗，集兵四出征討，統一漠北，遂爲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後，編練所屬及收降之各部族俱成爲軍隊，故其實力日日雄厚。兼之成吉思汗寬仁有度量，深爲部衆所愛戴，於是歸附者日衆，乃進而向西南兩方面拓展疆域。命長子朮赤征西北部族，自己親征西夏。同時他派出人員籠絡本國已亡而投降於金之契丹人，冀協力解脫金朝之壓制爲理由，搧動他們爲蒙古工作，到處作顚覆金朝之活動。會金國新易君王，亦有機可乘。緣宋寧宗嘉定元年，卽元太祖三年（西元一二〇八）冬，金章宗璟卒，無子，其叔衞王永濟嗣位（卽金廢帝）。永濟柔弱無能，不孚衆望，朝中將士多離心。時鐵木眞雖已稱尊于漠北，在名義上仍奉金爲上邦。成吉思汗以前曾見過衞王，衞王卽位後，循例傳使所屬藩國。使者至蒙古，成吉思汗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衞王也」！成吉思汗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儒者亦爲之耶！何以拜爲？」言罷，卽乘馬北去。衞王聞之，大怒。乃遣兵分屯山後（今山西大同及察省張北萬全一帶），欲俟成吉思汗入貢，就其進場之時而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金守西北之糺軍，有降于蒙古而洩其事，成吉思汗遣人伺之，果實，遂與金絕，並嚴兵以備南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金國自從與南宋在宋孝宗乾道元年（西元一一六五）和議後，金宋雙方，維持和平卅年。此卅年期間，金朝南宋南北社會，都保持承平氣象，可以說是宋金對峙中一段難得之黃金時代。金世宗于大定廿九年去世。（卽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宋孝宗於是年亦倦勤退位。及光宗卽位不久，因病不能視事，內禪嘉王，是爲寧宗。宋寧宗以韓侂冑用事，欲乘金章宗怠于政事，邊患起于蒙古之機，大倡恢復中原之論。在開禧二年（西元一二〇六）宋寧宗下詔北伐。金兵卅萬，亦分九路大舉南下，是年冬西蜀吳曦降金，東路金兵直迫揚州，江南大震。侂冑見

局面不可收拾，乃遣使求和，是爲嘉定和議，時爲宋嘉定元年（西元一二〇八）和約重要條款如下：⑴兩國境界如前，金以所侵土地歸還宋人。⑵恢復靖康故事，金宋仍爲伯侄之國。⑶增加歲幣爲銀絹各卅萬兩匹。⑷宋另以犒軍銀三百萬與金。

三、蒙古侵金之謀

宋寧宗開禧二年春（西元一二〇六），蒙古斡難河上大會，鐵木眞被選爲成吉思汗，歲次丙寅。是爲我國史上元太祖元年（按蒙古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此乃後人追述）。成吉思汗既即大位，乃大封功臣，明定位序。以孛斡兒出爲右翼萬戶，木華黎爲左翼萬戶。納牙阿 Naya'a 爲中軍萬戶，計功臣封萬戶千戶者共九十五人。

蒙古對金人殺其宗親大仇，迄未忘懷。會金降俘來報，具言金主肆行暴虐，乃定議對金南征。成吉思汗察於大軍渡漠，遠程南伐，勢必準備需時，策劃萬全，方克奏效。於是彼爲完成此一遠程艱巨作戰，確實把握勝利計，乃於積極作戰準備外，且善爲謀略，以開戰勝之先河。其顯著之策劃，概爲：一、拓展疆域，以鞏固基地，先排除西方及北方之乃蠻及蔑兒乞等殘餘敵對力量，使遠征軍無後顧之憂，背側安全，可以放胆南進。二、爭取與國，招降鄰近小邦，拉攏守在綏遠之東胡汪古部，西夏和議，鼓動契丹人反金復國，以孤立金廷。三、征召各國降服之軍從征，以壯大聲勢，對金人在精神上先予以嚴重之打擊。四、用間策反，暗中結納爲金守禦長城以北之汪古部長阿剌忽失的斤，期於戰爭開始時，率衆來附，作爲進軍嚮導及內應。五、封鎖情報；同時以假意敷衍金人，而掩匿整軍出征諸企圖。（下引見續資治通鑑卷百五十九）

當蒙古積極備戰之際，此項情報，終爲金守北鄙邊將納哈買住所偵悉。納哈買住以此情報極爲重要乃奔告於金主，金主永濟曰：「彼何敢然？且無釁，何能入犯？」納哈買住曰：「近見蒙古已迫服其鄰邦，而修弓矢甲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而惜馬力，其意非圖我而誰？」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蓋金承平日久，人皆畏戰求安，金主基于此種內情，故藉此以抑止興邊事者。此爲金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之五年（西元一二一〇）事也。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一、四五二）

當時蒙古以克魯倫河上流附近爲基地，金國以金源邊堡各長城爲內廓，以五京爲國家軍事政治之重心。其五京所在：一、中京析津府，即今北平市所在，統轄今河北、山東兩省地面，成爲全國第一國都。二、東京遼陽府，即今遼寧省遼陽縣，統轄今遼寧、安東、吉林、松江、合江、嫩江、黑龍江七省地面，是爲金國第二個國都。三、南京開封府，即今河南省開封市，統轄今河南、安徽北部、江蘇北部三省地面，成爲金國第三國都。四、西京大同府，即今山西省大同縣，統轄今山西省、察哈爾省全部、陝西省大部、甘肅省、綏遠省之一部，成爲金國第四國都。五、北京大定府，即今熱河省寧城縣，轄今熱河省全部、遼北省全部、遼寧省一部地面，成爲金國第五國都。

金國之國防組織，對北是以長城爲警備線，以城市堡鎭爲拘束敵人之防禦據點，以屯駐軍爲對敵人之打擊力量。對南則採取攻勢，不爲防禦設施。金蒙兩國軍隊主力則遙遙相距，其間地區，概屬塞北地方，計包括今之黑龍江省、嫩江省、遼北省、熱河省、察哈爾省、綏遠省北境之全部，以及晉陝北部諸地。蒙古成吉思汗統轄地區，是東起大興安嶺，西抵阿爾泰山。正當歐洲亞洲大陸冬季高氣壓之發育中心，周圍山岳環繞，夏季海洋氣流不易深入其

境，氣候屬乾燥類型。該乾燥區以瀚海沙漠爲核心，大漠南北，雨量稍多，屬溫帶草原氣候，春末秋初之間，地面滿佈牧草，瀚海內部，年雨量在二百公厘以下，多爲不毛之地。全般地勢，大致平坦，概呈微小波狀形態，全域中央低降爲一盆地性之高原，冬奇寒，夏酷暑，其南則以陰山、賀蘭山爲界，北部是蒙古高原，南部是塞北高原。塞北高原包括鄂爾多斯高原、桑乾盆地及河套平原。鄂爾多斯高原內，到處沙丘重疊，西部多沙漠，偶有鹽池散佈，間有花岡岩低峯矗立其間。桑乾盆地及河套平原，黃土散佈尙廣，農牧並重。蒙古高原平均高度爲一千三百公尺，地勢平坦單調，由西南斜向東北，迄於呼倫池，戈壁大小成羣，連亘不斷。但自西而東，其幅次第減小。沙漠中砂礫彌堅，且有花岡岩銳峯外露，間有鹽湖散佈其間，車行其內，車輪易沒入沙中，馬行沙可及腹，駝走最爲相宜，但沙盆不深，人畜橫斷通過，並非十分困阻艱險。惟大軍運動其間，非有卓越超人之天才統帥，實少成功先例。故其間只適於游牧，未有農耕，無城鎭建設。金朝不願擁有其地，因棄爲域外，聽任蒙古人活動其間。又因蒙古人時叛而寇邊，故修築界境長城以防之而已。

第三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金國戰略指導

金人佔有中原以後，其女眞族主力陸續內移。金熙宗時（西元一一三五——一一五三），創行「屯田軍」制度，其法係將女眞人契丹人內徙，在各村落間築壘以居，給以括收之民戶良田，有如駐防或武裝移民，用意端在監視

漢人，軍費直接徵用於被征服之民戶。及雜居既久，互通婚姻，不惟漢化漸深，終於被漢人所同化。或則耕而不芸，任田荒蕪，紀律既弛，戰鬥技能亦漸退，不復爲昔之雄捷。

至於金之軍隊，猶保存昔日英名而已，仍以千人長爲猛安，三百人，或百人長爲謀克，謀克之副爲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善，以十謀克即三千人（或千人）爲一猛安，並限定非是女眞人不得爲猛安、謀克，以保持其主令之柄。其他各降人軍隊，則用其舊法，置長史以監其軍，使分隸於諸總管府、節度使，以聽猛安調用而已。自金章宗即位以來（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元一一八九），欲其女眞人才兼文武，乃令各執掌兵柄的謀克猛安要科舉進士，從此將士各習文弱。及後兵將皆難滿額，乃改爲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猛安，是由三千人改爲百餘人了。而每謀克二十五人中，除旗鼓各一人，火頭五人，其任職者不過十八人耳。是金女眞之舊軍制已不能成軍。

此外金國尙有因襲遼軍遺制，改編其異族投降之人爲糺軍，更保留有地方性之投降軍隊稱爲義軍，如花帽軍等。其軍備可謂相當複雜，而紀律亦不嚴整。女眞族俗本鷙勁，壯者悉以爲軍，自備武器兵糧，以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統之，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堪稱爲强者。然金於短期內，呑倂契丹，摧蝕北宋，發展過速，所得成果過大，而其成果非一時所能消化，爲求急速生效，乃以漢制漢，延用中國習俗，是後女眞絡續內移，漢金雜處，潛移默化，漢化益深，武備因而日漸退化。

金主永濟聞蒙古主成吉思汗來攻，大懼。乃命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請和於蒙古，而成吉思汗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丞相）獨吉思忠、參知政事（副丞相）完顏承裕，行省事（得專兵事政治之權）於撫州（今察哈爾省張北縣北）。西京留守胡沙虎、執中，行樞密院事（得專兵權於西京方面），以備蒙古。

金主又集三品以上官共議兵事，爭論莫決。尚書令史（朝房祕書處長）李英上書言：「比來增築城廓，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府名治在今察哈爾省宣化），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在今熱河省林東縣，時爲臨潢府屯大軍以備長城之防）一軍，搗其虛，則山西之圍（指蒙古圍夏事）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上引見續通鑑卷百五十九）

初，金主不知蒙古之將大舉入侵，故對蒙古軍南征之情報，不特置諸不問，反而加罪于報告之人，以致對蒙古軍之作戰情報，一無所知，故亦未繕備軍備，而疏于對北邊之警戒。

二、蒙古侵金之戰略指導

蒙古族以遊牧爲生，部落組織，概同軍旅，民衆全年野居，生而戰鬥，孩提卽習騎射。其初興也，軍伍編組未備，兵役制度，沿襲女眞之全民皆兵制，乘馬武備，率由自備。每兵隨身行李，計有革製甲一、兜一、小帳一、革囊一、鍋一、囊以盛乳、鍋以炒米，武器則有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其進軍時，則有畜羣隨軍，以補給乳肉，至於馬匹，則從不帶草秣，僅尋水草以供畜食，其軍隊編組，概於金軍彷彿，千戶以上，更有萬戶，分層統隸諸軍。其軍制已詳本卷第一章。

成吉思汗爲復金人殺其從曾祖俺巴孩汗及其叔祖斡勤巴兒哈汗之仇，於繼承汗位之始，卽議伐金，當時蒙古部衆及附屬部落一致擁護此一報仇雪恥之政策，但遠隔廣漠，大軍南征，準備需時，未敢輕動，更加對於金之邊堡長

城望之生長，知難突破，既突破亦不便追擊，故成吉思汗基於伐金之決議，以五年時間，從事在金邊堡長城以外地區作戰爭準備，其準備要項：

一、爲肅清西北邊境：太祖元年命忽必來征合兒魯，者別追擊古出魯克，明年復遣長子朮赤領右翼軍征和林西北諸部，剿撫幷用，以至諸部納款請降，西北寧靖。

二、排除進軍南伐之右側障礙：成吉思汗二年，即宋寧宗開禧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西元一二〇七），成吉思汗親自西征，並勸吉兒吉斯來降，至成吉思汗五年（即宋寧宗嘉定三年金衞王大安二年，西元一二一〇）西夏請和，大軍南進，右側有所保障。

三、安定後方：太祖三年，續向西北拓展，四年畏兀兒來降，六年哈剌魯來降，至是背側悉定，予南征大軍以後方安定之保證。

同時一面造箭製盾，秣馬厲兵，勤修軍事，以備戰爭，一面遣使分赴藩屬諸部，徵兵助戰從征，以壯大聲勢。一面運用謀略，一以掩蔽金主之視聽，而祕匿自己之備戰企圖，一以招撫金之戍邊部將，策反來歸，以爲大軍進討之內應，另一方面則積極羅致賢才，棄嫌仇，任智勇，於是將有四傑，即孛斡兒出、木華黎、博爾忽、赤老溫。戰有四犬：爲忽必來，者勒蔑、者別、速不台，實則皆是能冒險犯難，智勇兼全之輩。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三、四五四、四五五）

13—4442

金平章政事徒克單鎰，知蒙古行將侵金，乃建議於金主永濟而言曰：「自與蒙古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必然敗，不若領兵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州（今察哈爾省宣化境）、桓州（在今察哈爾省多倫縣）、撫州（在今察哈爾省張北縣）三州，三州素號庶富，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知政事粱瑝不同意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不能辨別是非，卽斥責徒克單鎰。徒克單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卽中京今北平市）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不便發兵救援，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卽授以軍政之權）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竟置於不理。貶徒克單鎰爲北京留守。（金史卷九十九徒克單鎰傳）

一、烏沙堡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三）

及金大安二年，卽宋寧宗嘉定三年，成吉思汗五年（西元一二一〇）春，成吉思汗統兵南向，由金居庸外邊堡長城外之汪古部爲嚮導，繞道長城西端今綏遠省陶林縣東北土城子之西，轉向東南，直趨今綏遠省興和縣西北二百里處的烏沙堡（蒙古呼爲旺兀察都），是爲烏沙堡作戰之開始。

金大定年間（西元一一六一——一一八九），曾修築西北路屯戍六百里，起自桓州（今多倫）東北，經桓州北界、昌州北界（卽今察哈爾寶昌以北）、撫州北界（今察哈爾康保、新明以南），止於陶林，中間設界壕長城以及堡障，因工程促迫，雖有牆隍而無女牆副堤，在金承安年間（西元一一九六——一二〇一）乃增繕城隍加築女牆及副堤，成爲堅强之長城。金大安初年（西元一二〇八）金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與參政完顏承裕，將兵屯居庸邊堡之宣德府（今宣化），爲求對突破長城之敵人，後方能有拘束及打擊之力，以及對由長城西端迂迴而南之敵，有對之拒止

掩護作用，乃在今興和縣西北二百里處，修建屯重兵的堡壘，是爲烏沙堡及烏雲堡，並於烏沙堡附近暗道可通之處，修建烏月營以爲補充支援基地。因堡極堅牢，又有金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親率金兵守之，自宋嘉定三年、金廢帝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五年（西元一二一〇）春三月中旬，蒙古軍開始攻起，至七月初止，蒙古攻百餘日不能下。

成吉思汗深懼金朝援軍大至，乃登興和西北土城西堡之山引領東望，因不見征塵，乃解帶置項後跪北向天禱告曰：「長生之天，金殺我宗親，若天許我報仇，請命人神助我。」禱告畢再東望，偶見興和北山離烏沙堡數里處有多股炊烟如密林上昇，知爲軍營所在，乃命左帥者別繞道東南往攻之，方知即爲金之烏月營。

烏月營金守將完顏胡沙，爲者別擊敗，蒙古因攻取烏月營，獨吉思忠因烏月營已失，烏沙堡人力物力已竭，知不能守，乃退兵東走，於是，成吉思汗入烏沙堡，下令毀之。（馮承鈞、成吉思汗傳第六章）

二、會河堡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五四、四五五）

烏沙堡之戰，金主專責獨吉思忠失機，詔以完顏承裕繼主西北戰事。完顏承裕時屯兵於野狐嶺（在今張家口北三十里），未及前進，而蒙古前鋒業已大至嶺下。當地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願官兵爲後繼以迎擊蒙古前鋒，完顏承裕不敢用其計，但問此去宣德（今宣化）間道里程。土豪乃面嗤之曰：「該澗曲折，我輩諳知，行省（指承裕）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於是，完顏承裕退兵至宣平（即今張家口），蒙古前鋒不戰而取野狐嶺。大肆刼掠然後退去。（續通鑑卷百五十九）

明年即金大安三年成吉思汗六年（西元一二一一）三月，成吉思汗再發兵南下以侵金，屯於金居庸外邊堡長城

西端之土城及紅土山一帶，分兵以攻取金大水濼（今察哈爾省商都縣南）、豐縣（今察哈爾尙義縣）、利縣（今察哈爾省尙義縣南烏蘭大堤），聞金軍正在淨州（今綏遠省興和西北）西重新大事修築烏沙堡及烏月營。乃命將率重兵往攻之，七月再克金新烏沙堡。八月初乃以大軍東攻，於是而有會河川會河堡之戰。

金完顏承裕自去年蒙古軍退去之後，即調集各路精兵良將三十萬，號四十萬，齊集於西北路，以準備北征蒙古。爲進可攻退可守計，分兵往烏沙堡，再修復之，並增築居庸內堡各寨柵以及城池。及本年春三月，蒙古不待金軍往征，已率大軍再來，於是完顏承裕便集結兵力準備與蒙古實行決戰。

成吉思汗知金軍主力在會河川（今察哈爾省萬全之西），乃集其大軍東向攻之。自將中軍以攻會河堡各寨，以左軍進攻金貛兒嘴（今得勝口北之山嘴一帶）。攻打竟日，金軍戰力極强，蒙古軍無所得，而損失慘重，翌日再與攻勢，蒙古左手萬戶木華黎誓其衆曰：「彼衆我寡，不致死，不能克也。」即親率敢死隊，策馬挺槍入陷敵陣。成吉思汗揮大軍繼之衝入陣中，金之女眞兵、契丹兵、漢軍一時潰亂，蒙古兵却喊聲震天，往來衝突，金軍遂後退。成吉思汗以大軍尾追，殺得伏屍徧野。金將胡沙虎退至會河堡，爲蒙古軍包圍攻擊，竟全軍覆滅。金之精兵良將大半盡於此役。（蒙兀兒史記，卷三）

是年九月，蒙古軍進拔金之與德府（即今察哈爾省涿鹿縣），攻至居庸城下而去。十一月，有金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兵在白登城（今山西省陽高縣），向蒙古洽降。而蒙古後軍已突開金居庸內外邊堡長城南來與自烏沙堡東來之軍會合。成吉思汗因令大軍由白登山兩面，以直撲金之西京大同府（即今山西省大同縣），至圍西京，力攻之七日夜，金西京留守胡沙里執中知不能守，乃率麾下百騎棄城東南奔。金西京各軍羣龍無首，亦向東退，成吉思汗派者

別率三千騎追躡之。至翠屏山口（在今察哈爾萬全縣北）大敗之，遂潰不成軍以逃往居庸關。金居庸關守將開城收容敗兵中，不意蒙古突騎追至，致爲蒙古將者別冲入居庸關內，指向金之中都以北而進。金中都大震，城門爲之晝閉者數日，但蒙古僅有游騎斥候至城下而去，不知其主力之所向。

成吉思汗因停留在金之西京，分遣諸將往取雲內各州。不久皆下之，遂分別大掠而還。

三、蒙古經略遼東（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五）

遼東乃廣指遼河以東及遼河以北之地而言，今東北九省當時皆呼爲遼東之地。其當時治所在今哈爾濱市東南稱爲上京，及金遷都至中京以爲國都，上京之名遂廢。然雖不名上京，而金人以其發源地所在。故其地之得失，關係於金之民心士氣者至鉅。

成吉思汗岳父特薛禪，乃宏吉剌部族，與契丹人有舊，正在策反遼東區內契丹降金之爲官者，惟金人勢厚，苦無機緣。及蒙金在翠屏山口戰後，金諸將退守居庸關，蒙古諸軍受阻，不得東進，但左先鋒者別之一軍，却曾冲入居庸關內。

先是有遼人霸州（在今熱河省朝陽縣）舒穆魯額森者，爲報金覆滅遼國之仇，而率其黨百餘人投降於蒙古，向成吉思汗獻十策，因言於成吉思汗曰：「東京（即遼陽）爲金國之根本地方，如以輕騎兼馬（帶空馬爲替換乘用馬歇人不歇之謂），繞中都（今北平），出撫甯（今河北盧龍縣），遵海而北行，不足千里，可襲東京，蕩其根本，中原傳檄可定。」成吉思汗然其計，以授左帥者別。者別遂選輕騎帶兼馬，夜隨金之潰軍，衝入居庸關內，派出遠

哨，見中京金人無出兵阻擱意，乃東去撫常，在舒穆魯額森嚮導下，沿渤海西岸北行，於堅冰上渡大陵河、遼河，如入無人之境，而直達於東京遼陽城下。但金遼陽城門禁森嚴，守備極嚴，城又極固。攻之，不能拔。年將盡，者別無奈乃退兵，在歸途中游騎獲金往東京傳詔使者，蒙古部將索濟倫布哈與者別及舒穆魯額森計議曰：「東京金之舊都，備嚴而守固，宜用計取之。請易服與使者偕往，俟其開門，繼以大軍赴之，則可以克之矣。」是夜除夕，金東京以蒙古已退走。見朝廷使者來，開城迎之。不意蒙古軍突然倍道馳還，東京遂陷。大掠月餘，然後由原道退往中京而去。（續通鑑卷百五十九）（下引見蒙兀兒史記卷三十一，耶律留哥傳）

遼人舒穆魯額森以取東京之功，成吉思汗授以千戶，軍中呼之爲霸州元帥。

初蒙古軍之伐金也，目的側重於敵野戰軍之殲滅，城堡之殘破，及子女玉帛財貨之擄掠，而不事於土地城池之佔據，是以蒙古軍於殘破城堡之後，並不留兵戍守，引兵他去，蒙古軍既去，殘破城堡則復爲金軍據守之。

當蒙古將者別襲破金之東京以後，遼東之契丹亦叛金響應，時遼宗室有耶律留哥者，仕於金，爲北界千戶。蒙古軍興，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契丹戶以二女眞戶夾居，以防變亂。耶律留哥，遂不自安，遁至韓州（今安東柳河縣）。至宋寧宗嘉定五年卽成吉思汗七年（西元一二一二）春正月，聞蒙古者別襲破東京，爲嚮應計，乃聚衆以叛。自稱都元帥，待成吉思汗麾下千戶宏吉剌人阿勒赤略地至遼東，遇耶律留哥，問所從來？留哥曰：「我契丹軍也，欲往附大國。道阻逗留於此」。阿勒赤曰：「我奉命討女眞，適與爾會，豈非天意乎！然爾欲效順，以何爲信」？留哥乃率部會阿勒赤登山，刑白馬、白牛，北望折矢以盟，金主遣完顏胡沙率軍往討留哥，留哥得成吉思汗三千騎之助，大敗金兵，以所俘輜重，獻成吉思汗。明年（一二一三）留哥取契丹故地，從者甚衆，成吉思汗封之爲遼王。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金人已集得可期必勝之兵力，但在會河川一戰，竟爲劣勢之蒙古軍所擊破。是金人所倚恃之萬里長城失去作用，所倚恃之軍備亦一戰而喪失其大半。至此，金人最後所恃者惟各京城所管轄下之各府州縣城池。自西京大同府陷落之後，又有東京遼陽府爲蒙古三千騎兵所襲破，五京城亦破去其二，其各州府縣城池不及京城之城高池深者，又能支持幾時，因而金對蒙古在烏沙堡、會河川、西京、東京戰敗之後，金國上下皆已失去信心。

金北京留守徒克單鎰，以金兵屢敗，京師需兵，乃抽調其北京屯兵二萬人，命將軍烏克遜鄂屯率領，入衞中都。金主嘉其功，徵拜徒克單鎰爲右丞相，但仍不能用其建議。金西京留守胡沙里執中之棄西京而還也，途中爲蒙古擊破，逃至蔚州（今察哈爾蔚縣），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以與從行之人，入紫荆關，擅殺淶水令逃到中都，金主仍以其爲右副元帥。胡沙里執中益無忌禪，向金主請分其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兵三千，令屯於嬀川，彼又大爲不滿，口出怨言。而金主聞之，竟亦不問。

金主以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作戰失機，坐以覆軍之罪，獨吉思忠除官籍之名，完顏承裕貶爲威平路兵馬總管，於是上下皆以金主賞罰不明，軍心士氣因而日益低落。

蒙古軍連年侵金，每次皆大獲全勝，將降俘之金軍遼民及漢人，皆帶之北去，分與諸將用作奴隸。因蒙古斯時尙無領土關念，更無長久佔領意圖，每攻取一城一堡，以殺人搶掠爲能事，欲蕩平城池，盡殺人民，造成一片廣大牧地，爲其所願。惟因所掠得財貨過多，需人爲之運輸。又中原子女可以運往西域以換取馬匹。因而乃將收降之金

13--4448

軍官兵，從事整編，皆保留其職銜，使之担任押運財貨工作，能忠心於任務者，則倍加優禮，分別改隸於蒙古諸軍之中以爲戰鬥營伍官兵之補充。又因漠北缺乏各種技術匠人，在俘虜之中，凡能顯一技之長者，皆允其偕帶家屬，予以安置，俾爲打造生活及戰鬥使用之工具，並使追隨作戰軍之後方，隨時聽候調用，以增强戰鬥之力。由此，蒙古軍中工匠日多，工具日夥，其戰力亦愈戰愈强。

第六節　中論

蒙古滅西夏之戰，可稱爲蒙金大戰之序幕。西夏事金唯謹八十年，蒙古軍先後三次伐夏，金人坐視不救，終至唇亡齒寒，殊爲失策。

蒙金作戰，雙方兵力之確數，雖尚待考證，但蒙古自建軍以來，遠程大規模之作戰，此爲首次，按成吉思汗傳乃元朝祕史所載，當時蒙古受千戶之號者爲九十五人，若依此作爲統計蒙軍兵力的依據，其時蒙古軍之實有全部兵力，概數似可作爲十萬人左右。附加藩屬諸部從征之軍，據此使用兵力至多不能超出二十萬衆，金軍則三十萬號稱四十萬。蒙古軍擅長運動戰，以攻擊奇襲强襲爲主要手段，故能爭取主動，集中兵力于決戰方面。金軍則沿長城邊堡設防，陷於被動，兵力雖多，終被蒙古軍各個擊破，退保中都。

軍事爲政治之一部門，未有政治腐敗而軍事仍能精强者，故政治實爲軍事之母。金章宗時代，政治已趨腐敗，衛王永濟柔弱無能，不孚衆望，朝中將士多離心。是蒙金之勝負，固不待決于戰場而已定矣。

金以北陲多警，連年用兵，樞密使耶律襄主持修邊源堡四道，見附圖第十三——四三六所示，蒙古曾兩次自北

方入侵，先後被宗浩、耶律襄擊退之。此次成吉思汗大舉進攻，取道西北，採取右翼（以蒙古軍而言）大迂迴，可能爲金長城防禦工程阻力之關係。又蒙古軍三次伐西夏，用兵西北，地形熟悉，更有汪古族降蒙古作南下嚮導，均爲成吉思汗決定進兵路線之重要因素。

蒙古建國之初，卽以南下攻金爲矢志，蓋所以報復金人「滅丁」及殺其祖先之世仇。按當時金有三個附庸藩屬：一爲契丹，在遼東；二爲汪古部，在今河套北；三爲西夏，在今寧夏省。均介于蒙金兩國之間，有如緩衝地帶。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後，先用兵西夏，降服之，等于割斷金人左臂。其次威降汪古族，使爲南下之嚮導。最後大軍南下，金人遂不能敵。遼東爲契丹女眞之故土，金人根本所在，蒙古軍掃蕩東京，招降契丹，可謂將其右臂亦一併割去。故成吉思汗非但爲卓越之戰略家，且爲偉大之政略家。

金朝一向實行北守南攻政策，故其於北方修築金源邊堡各長城，以防禦蒙古；而集其軍之主力，南向攻宋，是以金之精兵皆在南而不在北，烏沙堡之戰敗，實爲力之不敵。及會河川之戰，金已有一年之戰爭準備時間，已將其南方準備攻宋之兵力，全都調集在西北路一地，本欲遠出進征蒙古，而成吉思汗却先發制人。金本有以逸待勞之利，正好避其銳鋒，擊其惰歸者，却遇到蒙古左手萬戶木華黎，不待蒙古發生惰歸情勢，卽拚命攻擊。金人雖勇悍，但是昇平日久，生活優遊，皆乏拚命精神，故金人兵力縱使優於蒙古，亦難以阻蒙古瘋狂之入侵也。

第七章 蒙古侵金之戰二——黃河以北諸戰役

（附圖十三—四五六、四五七、四五八、四五九、四六〇、四六一、四六二、四六三）

自宋寧宗嘉定五年，即成吉思汗七年金廢帝大安三年（西元一二一三）年除夕，蒙古者別襲取金東京遼陽府後，翊年秋蒙古取金宣德等州，敗金兵取居庸關，拔金河北、河東諸州縣。並圍攻金之中都。

宋嘉定七年（西元一二一五）春金與蒙古言和，五月金徙都汴梁，蒙古復圍金中都。冬，遣木華黎北征遼西。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與戰略指導

原來金西京（在今山西省大同）留守行樞密院事胡沙里執中（一作紇石烈執中或胡沙虎），平素對于金主永濟，並不敬服。烏沙堡——會河堡——野狐嶺之大敗，他放棄西京，逃回中京（即今北平市）。金主自然不滿，便另派大將完顏綱去抵禦蒙古，結果完顏綱亦失昌州（今察哈爾宣化北）、桓州（今多倫）撫州、（今張北之北），敗逃而歸。完顏綱與胡沙里執中一向不睦，爲掩飾敗績，乃諉稱得密報，蒙古兵之所以能長驅入關，是胡沙里執中私受蒙古人之賄賂，故意放縱入關。胡沙里執中聞之大懼，恐被罪誅，即先發制人，于金至寧元年（成吉思汗八年，西元一二一三）八月，率兵叛變，攻入皇宮，執殺金主永濟。然後召集番漢羣臣會議，迎立昇王完顏珣（金世宗孫），是爲金宣宗。金宣宗既即位，敍擁立之功，以胡沙里執中爲都元帥以執掌全國軍政，胡沙里執中乃調派大將朮

虎高琪（一作珠赫呼果勒齊）以北禦蒙古。朮虎高琪奉命失期，胡沙里執中欲斬之，幸賴宣宗說情，諭令免死出戰，將功折罪。不料朮虎高琪又大敗于懷來而回。此時中都，人心恟恟，朮虎高琪又恐獲罪，遂率軍回中都，再發動一次政變，將胡沙里執中殺死。至闕請罪。時蒙古軍已兵臨城下，大敵當前，金宣宗乃赦朮虎高琪之罪，而委以左副元帥，使召集將士，共圖救亡禦敵之策。

成吉思汗伐金之戰，勝利之速，俘獲之豐，出乎意料之外，自此對金朝愈加輕視。金人方面則自蒙古軍撤走後，亦加强京師戰備並回守長城各邊堡，中原州縣並紛紛編組義軍，冀圖自保。成吉思汗率軍北歸後，休養整訓，業已經年，乃乘金人內亂政變之際與秋高馬肥之時，揮軍再入長城，掃蕩黃河以北，進而有傾覆金室之意。

第二節　戰場地理情勢（參看附圖十三—四五六）

蒙古軍攻克城池後，從不作佔領準備，只想夷為平地，雖攻取金之東京、西京，只是一度佔領而已，破壞之後卽行退去。此戰後為蒙古軍進窺中原，及略取中都之戰。其作戰地域，仍以金朝全北方為對象，其範圍概在隴山（六盤山）以東，黃河以北，金源邊堡長城以東以南。以今省區言，包括有熱、遼、吉、冀、魯、晉六省全部，豫、蘇、皖、陝、安東、松江、嫩江、遼北八省之大部。依地理位置言，其地域之廣，幾遍及我國北部各省地方。其間有山東丘陵地區，黃淮平原及黃土高原之全部，及東北地方之熱河高原，松遼平原與遼東半島，以迄於長白丘陵地帶。茲概述各地之地理形勢于下。

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內有松遼平原，及合江平原，北接興安嶺，東有長白山，南扼朝鮮半島，遙與山東半島，

共扼渤海海峽。西鄰熱河斜坡地區，爲金東京遼陽府所在地，爲全國發祥之區，一向視爲老家。曾一度爲蒙古突騎襲破其京城，現時蒙古雖然退去，但留在該區內之遼國後人，多在叛亂中。

西京黃土高原是西接隴山，東以太行與黃淮平原爲界，北臨居庸外邊堡長城，南至終南山。境內山岳巍峨，黃河湍急，高原黃土，縱橫分割，沙溝地隙，形成狹谷，溝谷復呈曲折，地形更加複雜，呈現一片崎嶇景象，地塹盆地，到處可見，道路每沿溝谷開闢，懸崖峭壁間，一道中通，形勢十分險阻。山西全省，則挾於太行、呂梁兩大山脈之間，形成一狹長之南北谷地。此地區由西京大同府統轄，與中京地區間太行山爲隘阻地區交通路少，與其南京地區亦僅有潼關、武關爲通路。故形成西方孤立地區，而西京大同府偏在北地，亦有鞭長不及於南之勢，及西京受敵，其南方各州郡皆不能起兵北上以支援西京作戰。

金南京開封轄地爲今河南省全部，安徽、江蘇二省北部，地爲黃淮平原，爲此役馳援中京地區之後方基地。其境內地形平坦，交通自便，在地理位置上，爲一四通八達之平地。

山東丘陵與河北平原，爲金中京析津府所在地，東憑於渤海黃海，境內雖然山嵐起伏，地理形勢複雜，南臨黃河，西依太行山，北屏燕山。但交通四達，可以視黃淮平原爲其腹地，熱河高原爲北屏藩，其間人口稠密，物產富饒，氣候溫和，地形便利，城鎮棋布，宜於防守。是金經濟政治以及軍事的中心所在，金人對蒙古作戰，以逸待勞之地也。

金北京大定府所轄地區，即今熱河省及遼北省、遼寧省各一部，其區中爲遼代發祥地，大定府即今熱河省寧城縣，亦即遼之中京所在。金之臨潢府即遼之上京，亦即今熱河省林東縣。金興中府即今熱河省朝陽縣，故遼之東京

所在，遼滅渤海國之後，方移其東京至遼寧遼陽。金北京大定府轄區是東鄰東京地區，南以燕山爲界以接中京地區，西依陰山餘勢之蘇克魯斜山脈，與汪古部爲鄰。北以興安大嶺與蒙古爲鄰。境內雖多山川，但交通四達，城池棋布，於大定府、興中府、廣寧府（今遼寧北鎭）、臨潢府、泰州府（今熱河開魯）府城內外，金皆屯有重兵，各府各轄有州縣，城池皆甚堅固，故利於守，不利於攻者。

全部作戰地域內，有呂梁山、泰山、勞山諸大山系，縱橫阡陌，互爲隔絕，而太行山則縱貫於作戰地域中央，高度甚大，形勢險峻，形成東西阻障，山麓地帶，沙河遍布。黃河橫經戰地，北岸自孟縣以東，南岸自滎澤以下，河床高出地面，故本區之黃河，不爲衆水匯歸之所，反成黃淮平原之分水地帶。黃淮平原北部及熱河高原南部之水流，概爲遼河、灤河、海河三大水系，一般通過容易，對作戰不能形成阻礙。

金源邊堡長城橫亘在金國北境即興安嶺至陰山之北邊，不但在軍事上有其特殊屏蔽北方之價值，即於政治心理上，蒙古突騎不敢越過長城而攻取金之北京、東京地區邊境，另在人民生活上，一道長城之隔，南北人民亦大受其影響，而形成農業經濟與遊牧經濟南北兩地區之顯明分野。此外燕山之上，金亦築有中京內堡之長城形成古北口、喜峯口、界嶺口各險要。金又在居庸及太行各山嶺要地要路口上亦建有長城，並在各處設有關口如居庸關、紫荆關、雁門關、娘子關等，均係穿鑿阻隘，一孔中通，自古迄今之往來孔道，在軍事上更有難攻易守之特殊形勢。

第三節　作戰經過

一、居庸關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五七）

金至寧元年（西元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率領大軍，復行南進，繼續伐金，先攻取前所棄而爲金兵復據之長城邊堡。秋七月，蒙古軍南下入宣德府（今察哈爾省宣化縣），進薄德興府（今察哈爾省涿鹿）由成吉思汗四子拖雷與駙馬赤苦（亦作赤穴屋）會攻拔之，成吉思汗進軍至宣德東南之懷來縣。金主派完顏綱、朮虎高琪等統兵拒敵，兩軍相接，幾經戰鬥，金軍退却，向南潰遁，蒙古軍乘勝追殺，誅戮殊衆，金軍慘敗，伏屍遍野，蒙古軍復捕捉金軍逃遁之主力於居庸關北口而包圍殲滅之。於是蒙古軍遂叩居庸關。

居庸關俗稱天險，關分南北二門口，北門亦稱北口，即今居庸關，南門稱南口，迄今猶名爲南口，兩者相距四十里，其間有兩山夾峙，中有巨澗，懸崖峭壁，稱爲絕險，金人正嚴守其中。蒙軍偵知金人在居庸屯戍重兵，嚴陣守隘，關門原極狹，且金人鎔鐵以錮之，並布鐵蒺藜於居庸關外百餘里地區之中，益發造成形勢險阻。蒙軍熟料若由此進攻中部，勢必遭遇堅强抗拒，危險異常。於是成吉思汗仍留兵一部，看守居庸北口之外，佯作攻擊，以紿金兵。而自將大軍沿桑乾河西行，經山西省之廣靈、靈邱等地，然後繞道東出經淶源、涼圖峪以出太行山之紫荆關（註一），以迂迴居庸關地塹天險之大後方。

金人既偵知蒙古軍之迂迴企圖，乃亟派奥屯襄率衆馳往紫荆關，企圖杜蒙古軍於關內隘阻之中，奥屯襄軍比至，成吉思汗軍已逾隘矣！成吉思汗見金軍來拒，乃令木華黎攻擊之。兩軍戰於五迴嶺（註二），金軍大敗，蒙古軍乃乘勢東出。八月，金主永濟遂被弑。於是年冬十月，進拔中都西方之涿易二州（註三），而進據中都之南面。金廷方面遂又有朮虎高琪殺胡沙里執中之變，正所謂危亡當前而內難未已也。

當成吉思汗自將大軍作迂迴運動之際，分遣者別、速不台各率所部從間道襲居庸南口，破之。金守關將訛魯不

花至是亦獻居庸北口以降。居庸既克，蒙古南北會師。進入居庸之蒙古軍乃遣精兵五千騎，至涿易兩州去攻敵人側背，於是涿易等州盡克，蒙古軍遂進圍金之中都（即今北平市）。

註一：紫荊關：按紫荊關在河北省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山西廣昌（今淶源）東北百里，路通宣德大同二府，山路崎嶇，易於扼控。即太行之蒲陰陘也。

註二：五迴嶺：位於山西河北界上，易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之五迴山，嶺高四十餘里，凡二十里中，關路委折五回，故名五迴嶺。

註三：涿州易州：按涿州古爲涿州之野，控山西之險，據上遊之勢，俯視關南，居庸紫荊爲之外障，大安房山爲之內阻。易州控據西山，指顧朔代，東下則岐溝（遼史地志戴濟州有祁溝河，當即岐溝）督亢不可爲固，西出則飛狐雁門不足爲險。又按督亢水名，今河北省境之拒馬岔河即此水。

二、蒙古軍河北平原掃蕩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五八）

成吉思汗鑒於中都形勢險固，難以遽下，乃留兵一部圍困中都，於是年宋寧宗嘉定六年金齊帝至寧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西元一二一三）秋，分兵三道，以掃蕩黃河以北諸州（註一）。其作戰區分如左：

一、右軍—以其三子朮赤、察哈台、窩闊台將之。此軍之作戰，概自易州循太行東麓（按卽今之平漢鐵路線）南下，掃蕩山左之定、邢、洺、磁、衞、孟等州，至黃河折而西北，返入山西。右軍進入山西，復分兵三路：一路北向澤州、潞州、遼州、沁州，沿今之同蒲鐵路東側向北掃蕩；一路沿平陽、太原、忻州、代州道，向北掃蕩

；一路溯黃河東岸，沿吉州、隰州、嵐州道向北掃蕩。三路兵馬約期於西京以南會合。再轉而東下，趨向中都，與主力軍會合。

二、左軍—以拙赤哈撒兒（成吉思汗之弟）、斡陳（新元史作阿拉赤）、布札將之，循海邊東進，取薊州、平州，遼西走廊諸郡。

三、中軍—由成吉思汗與拖雷及木華黎將之。中軍之作戰，亦分兵爲三：該軍發自涿易二州，右路軍沿今之平漢鐵路以東向南掃蕩蠡、祁、深、冀、濮、開、滑諸州，直抵黃河，循北岸而東南進與中路軍會合於徐州附近。中路軍則沿霸州、雄州、莫州（今河北省任邱）、河間、獻州、景州、恩州，南取濟南、泰安、濟州而趨徐州。左路軍則沿渤海南下滄州、無棣、濱州，循淄、濰、萊、登諸州向膠東掃蕩。再折向沂州，企與中路軍會合於徐州附近。（註二）

當時金軍諸路兵馬，皆已僉往北邊防戍，中原州府則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軍每驅其家屬攻城，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守兵，人無固志，蒙軍所向，山東河北數千里之地，望風瓦解，州府盡破，惟蒙古左軍遭受極大抗拒，進展甚緩。斯時，金黃河以北，能自保者，僅中都、通州、順州（今河北順義）、眞定（今河北正定）、清州（今河北天津南）、沃州（今河北趙縣）、大名、東平、德州、邳州及海州等十一城耳！河東（指今山西省）州縣，亦多殘破。木華黎復獨率一部，進略密州，屠之而返。

冬十月，蒙古諸路軍馬開始北返，合屯於中都以西之大口（註三），以逼中都。

註一：黃河，按宋光宗紹熙五年卽金章宗明昌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黃河堤決陽武，分爲南北二流：北流由

北清河—濟水—入海。南流由南清河—淮水—入淮。故元初黃河，由淮入海，歸德，徐州均在河北。

註二：中軍之左路軍係由木華黎指揮。成吉思汗可能在中路。

註三：按成吉思汗三軍集屯之地，新元史作中都北郊，多桑蒙古史作中都西之大口，大口位置待考，可能即今之南口。今且從多桑蒙古史。

三、蒙古取金中都（參看附圖十三—四六〇）

翊年即宋嘉定七年、成吉思汗九年春正月，蒙古掃蕩河北平原諸軍，集於中都近郊，諸將咸請乘勝破中都，成吉思汗不以爲然，而遣使阿刺淺告金主曰：「汝山東、河北州縣，盡爲我有。汝所守惟中都耳！天卽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主與丞相廷臣計議，丞相朮虎高琪曰：「彼兵力已疲，今與之決戰何如？」完顏承暉（註）曰：「不可。此孤注也！敗則不能復振，況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還軍、再爲戰守之計。」金主然之。乃奉金廢帝永濟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人，馬三千匹，以獻於成吉思汗。蒙古軍乃解中都之圍，全軍北返。（上引見新元史卷三太祖本紀下）

註：按完顏承暉，元史作完顏福興，元朝祕史作丞相王京，刺失德書作丞相Fou King。成吉斯汗傳及多桑蒙古史均同元史、今從新元史。

五月，金主旣與蒙古議和，大赦國內，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都汴京（卽今河南省開封

13—4459

）。汴者金之南京也。羣臣諫不可，金主不納，六月命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左丞相抹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與六宮啓行南遷。

金主行至中都西南之良鄉，令扈送之契丹降軍，將原先發給之鎧馬悉復還於官。於是契丹降軍知金朝已不見信皆出怨言，遂作亂。殺其主帥金人詳袞，而推契丹人斫答（Tchoda）、比涉兒（Beicher）、札剌兒（Tchalar）三人爲帥，還兵向中都進攻。金平章政事完顏承暉在中都聞變，以兵阻叛兵於蘆溝橋，爲斫答所敗。契丹軍勢旣盛，遣使乞降於成吉思汗，並求援助。時成吉思汗駐夏於魚兒濼（今察哈爾張北縣西北，卽金史地理志之大魚濼—註一），聞知金主南遷及斫答之變，怒曰：「金主旣與我和好共處，今復南遷，是有疑心，特以和議款我耳！」乃決棄和約，命撒木合（Samouca Bahadour）率蒙古軍。石抹明安率女眞投降之軍入古北口，往會合斫答之契丹軍，共圍中都。同時命木華黎進兵遼東，以援耶律留哥。緣金兵已復取遼東之大半也。（元史一卷太祖本紀）

金主聞蒙古復進兵壓境，恐太子有失，秋七月，召之至南京，太子旣行，中都人心愈危。後中都被圍既久，城中饑饉，承暉悉以兵付石抹盡忠，而自總持大綱，同時修表向汴京告急。金主得承暉告急文表，乃決定派兵往援中都。（下引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

翊年卽宋寧宗嘉定八年金宣宗貞祐二年、成吉思汗十年（西元一二一五）春，成吉思汗遣阿剌淺諭金主曰：「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並撤去金主帝號，改封金主爲河南王。」金主不從。三月，金主遣其將永錫慶壽率軍三萬九千北上，李英運糧大名，以救中都，並以重軍護送。援軍人各負糧三斗，慶壽李英亦不例外。李英進至霸州北，與蒙古軍遇，大敗，盡失所運糧。英亦戰死。時永錫慶壽軍，已進抵涿州，亦爲蒙古軍擊潰。自是中都援絕，內

外不通。餓困益甚，人以相食。五月，承暉與盡忠議，期同死國難，盡忠不以爲然，金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仰藥殉國。盡忠欲南奔，中都妃嬪，皆欲偕行，盡忠恐爲己累，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乃與愛妾及所親出城，不復返顧，衆乃于是月初二日庚申以城降。石抹明安首入中都，時成吉思汗駐夏於桓州之涼陘（註二），石抹明安遣使獻捷，成吉思汗遂命失吉忽都忽（Schiki Coutoucou）、汪古兒阿兒孫、合撒兒三人赴中都勞明安，並檢視中都帑藏，時金守藏官奉金幣爲拜見禮，失吉忽都忽獨不受，及還。成吉思汗問忽都曰：「曾否受賄」？對曰：「未敢受之」。汗問其故，對曰：「今既城陷。其物悉屬我君，他人不得私有。」成吉思汗以忽都忽知大體，厚獎之而責另外之二人，蒙古從此始有皇帝擁有全國土地城池財產人民諸概念。（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成吉思汗俘得遼東丹王實欲之八世孫名耶律楚材者，精通遼、金、蒙、漢諸事，俘楚材父仕於金，終尚書右丞，楚材爲中都左右司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成吉思汗召見，語之曰：「遼金世仇，朕爲卿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仇君耶？」成吉思汗重其言，乃處之左右。先是蒙古滅乃蠻時，得畏吾兒人塔塔統阿，始知西域文化，至是得耶律楚材，因又知中國文化矣！（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當金完顏承暉之殉國也，曾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奔呈金主，金主得遺表，盡忠亦至汴。乃追贈承暉爲郡王，但未罪盡忠，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盡忠謀逆，始伏誅。

註一：魚兒濼，按魚兒濼一地，地志未詳所在，近世史家，議論紛紜：其中可分三說：一、多桑蒙古史註：「此湖在Korloss旗中，蒙古語今名Jchagasso utai ，地圖上作 Baibour tchagan nor ，見夏眞特書四百三十八頁」。二、讀史方輿紀要：作「與和西柔遠縣有大漁泊」。三、傅樂煥先生所著遼代四時捺鉢考

—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魚兒濼在遼史每與長春河連書，魚兒濼當今何地、不易確言，舊說均謂洮兒河爲撻魯河，北入嫩江，此河將入嫩江以前，聚爲大池名月亮泡，予姑指月亮泡爲遼之魚兒濼」。在一說中之地名Korloss旗，在一鳴書局四十四年九月版最新中華民國大地圖，及中國生命線雜誌社出版之中華民國地理教科書中，吉林省扶餘縣附近，均有郭爾羅斯旗。若Korloss爲郭爾羅斯之譯音，則一、三兩說可視爲完全相合，蓋三說之魚兒濼在今嫩江省之南，一說之魚兒濼則在吉林省之北、兩地緊接，應爲一處。但不足爲據。二說在今之察綏省界隣近，震按正在蒙古進軍路上，應以此說爲是。況以大清一統志爲主要取材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商務印書館印行)亦主此說。

註二：涼陘：多桑蒙古史卷一第四章註云：「此涼陘公元八百一十年契丹人所建，在今獨石口東北十九程，及多倫湖之西南，蒙古今名之曰：Courtoun Balgassou」。震按應即「冷陘」在今熱河省奈曼旗與敖漢旗之間。但多史所指是桓州今改正。

四、蒙古軍佔領黃河以北各地（參看附圖十三——四五八、四六一）

蒙古軍既克中都，金室聲威急轉直下，蒙古揮軍南下，並佔領大河南各州郡城邑，冬十月蒙古調其留在西夏之軍東來對金潼關實行對汴京前後夾擊。翌年（西元一二一六）春成吉思汗自魚兒濼還廬朐河（註一）行宮，旨在就近驅策諸軍，盡速殘破遼西及中原州縣，以加重對南京方面之壓力，而迫促金室之早日崩潰。於是派脫侖扯兒必掃蕩山左，木華黎略定關東，未及半載，諸方敉定。八月乃命撒木合率兵萬騎，假途西夏，以趨關中，威脅汴京之右側，冬十月，撒木合軍自西夏趨京兆（今西安），攻潼關（註二），不能下。仍揮軍進入南側山地，自留山小徑（

今河南省召縣西）趨汝州（今臨汝縣），前進間，路途險阻，山道崎嶇，遇溪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金軍以為堅守潼關，汴都兵多，有恃無恐，乃蒙古軍突然出現於南京西南，實出金人意外，是以金軍震驚，無敢禦者，相率潰散。撒木合揮軍直迫南京（今河南開封），軍進至距南京二十里之杏花營（開封西二十里）時，適金蔚州人郭忠所率之花帽軍（地方性之義軍）自山東來援，撒木合與之戰不利，乃率部退還陝州（今河南陝縣），值黃河冰結，遂全軍渡河而北。稍事休整，於十一月再攻潼關克之，遂取陝州等城而續東進，與金將蒲察阿里不孫軍遭遇於澠池附近，擊破之，乃乘勝東趨，進迫南京附郭。撒木合偵視之下，審於金以重兵屯戍南京，勢難驟破，乃決意不攻，趨軍北上，渡黃河，圍平陽府（即今山西省臨汾縣）。（下引見續通鑑卷百六十）

金主感於遍地殘破，人民塗炭，遣使乞和，成吉思汗欲許之，乃詔撒木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盡取，只餘一兔，盍舍之！」撒木合恥于無功，乃遣使命金主去帝號，及獻河北山東未下諸城。金主不從，和議遂寢。

初金主只顧固守南京，防扼關隘，而置州縣於不顧，是以蒙古軍不扣城索戰，但以遊騎輕軍遮絕道路，殘破州縣，所向披靡，計是年蒙軍略取金室城邑，凡八百六十二，由是阿骨打所建立之不銹金國，遂瀕危亡之境矣！

當撒木合軍之進迫金南京也！金室君臣，朝野震恐，戰守之念，極不一致，對權臣朮虎高琪之事守方略，亦多所諍諫：時金御史等曾上言金主曰：「蒙古軍踰潼關淆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而不扣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以別兵攻擊州縣，是猶火在腹心，而撥置於手足之上。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南京之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為寒心，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潼關，與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為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十數將領，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為此待之。」

金主未作抉擇，而付尚書省議之。時金朝所採「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不顧州縣殘破」之政策，乃朮虎高琪所力主，至是朮虎高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其所知。」御史所諫，遂不為金主所用。

註一：盧朐河：遼史卷三十七，志七所載：「臨潢府有盧朐河，此河為遼之北界」。臨潢在今熱河省林東縣

註二：潼關：按潼關為咽喉天險，當華嶽雷首二山中斷之際，雄跨山西河南二省之交，形勢險要，北臨黃河，西阻華山，扼黃河之隘口，為陝豫之門戶，自此以東至靈寶，皆古桃林塞。自此以南至嶠阪、通稱函谷，山高出雲，林深蔽日，為歷史上、軍事重要之地。

五、木華黎北征遼西（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二）（下引見續通鑑卷百五十九）

成吉思汗伐金大軍，初以木華黎為副統帥。木華黎者，出自札盆特札剌爾氏，祖父帖列格禿伯顏、父孔溫窟洼。孔溫窟洼生五子。木華黎居三。木華黎已長，身修七尺，虯髯面黑，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成吉思汗四十歲時征主兒勤還師，帖列格禿伯顏使孔溫窟洼率木華黎及其弟不合謁成吉思汗於行在，自是留事成吉思汗左右，孔溫窟洼為成吉思汗殉忠，追贈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木華黎自事成吉思汗，屢建殊功，旋以功擢封左萬戶、位列諸將之上，與孛斡兒出稱為成吉思汗之兩臂，於成吉思汗六年（西元一二一三），對野狐嶺一役，曾進言曰：『金軍號稱四十萬，彼衆我寡，弗致死，未易破之！』成吉思汗然之。木華黎遂率敢死士，大呼陷金陣，成吉思汗麾諸軍繼進，大敗金軍，金軍自此役之役，不能復振。其後復隨成吉思汗自德興府（即今察

哈爾省涿鹿縣），入紫荊關，又追隨成吉思汗掃蕩中原。九年（西元一二一六）從成吉思汗圍金中都。金主珣請和，成吉思汗北還，是年冬十月，木華黎銜命統諸軍自順州（今河北省順義縣）北攻遼西之金北京轄下地面。

木華黎率軍北出古北口，收興州（今熱河灤平）、安州（今熱河隆化），繞金北京（今熱河寧城），而直趨高州（在今熱河省赤峯東北張揚子河口東峯上），金高州守將盧瑞、金朴以城降，蒙古軍遂向東南攻取惠和（今赤峯東建平北部，新惠之西時為金大定八縣！）而獨高州富庶寨（在今赤峯南部舊為縣）守將攸興哥拒降，且屢襲蒙古軍後背、蒙古軍往攻之，知富庶寨堡堅固，不宜力取，木華黎乃下令曰：「城內軍民人等、若能斬攸興哥首級以獻，則城人皆免死。」攸興哥聞知，乃挺身自歸於木華黎軍門，蒙古諸將欲殺之，木華黎曰：「攸興哥壯士也，留之麾下，以為吾用。」後果屢建殊功，成吉思汗賜名攸哈剌拔都。

高州既定，木華黎於翌年即宋嘉定八年、成吉思汗十年、西元一二一五年，率軍自北而南以進攻金之北京（即今熱河省寧城縣）。金守將奧屯襄率衆二十萬出城北拒戰，木華黎麾軍與戰於北京之郊，大破之，斬首八萬餘級，造成殲滅戰空前戰績。金軍既潰，北京乃陷於重圍，城中食且盡，人心惶恐，奧屯襄之裨將完顏習烈，高德玉等鑒於勢危，共謀自救，乃殺奧屯襄，並推寅達虎為帥，以北京降。木華黎怒其降遲，欲併金軍將卒盡坑之。其部將石抹也先進曰：「北京為遼西重鎮，今坑其衆，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然之，乃以寅達虎為北京留守，以吾也而為兵馬都元帥，以撫定其地。（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五章）

木華黎旋又遣高德玉、劉蒲速兒往興中府（今熱河省朝陽縣），招諭興中府同知兀里卜布降。兀里卜布不從，並殺蒲速窩兒，高德玉逃回。但興中府城內人心浮動，對兀里卜布咸不愛戴，已而城內殺兀里卜布，推石天應為帥

以城降。木華黎授石天應爲興中府尹兼兵馬督提控，以事鎭撫。然後分遣降將往各地招諭各州縣納款。於是金北京五府之各州縣皆降。

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自稱臨海郡王，亦來降，於是遼西皆定。

六、木華黎殲滅張致（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三）

張鯨既降，木華黎命其總北京十提控，使從脫倫扯兒必南征，攻略未附州縣。鯨懷反側，爲木華黎察知，乃派石抹也先監其軍，鯨稱疾逗留不進，石抹也先乃執鯨送行在。張鯨服誅，其弟張致據錦州以叛，旋陷平州（今河北遵化）、灤州（今河北灤縣）、義州（今遼寧義縣）、廣寧府（今遼寧北鎭縣）、興中利州（今凌源縣東部）等地，聲勢十分猖獗，木華黎乃自大寧（卽金北京今熱河省寧城縣）率軍東討之，被誘州郡多與蒙古軍送款。當時木華黎決意自兩翼進軍，包圍張致叛軍於錦州附近，以聚殲其衆，於是分其軍爲左右二路：

右路軍由木華黎與蒙古不花將之。

左路軍由史進道將之。

右路軍自北京取南道東進，軍抵今錦西朝陽間之紅羅山（今名虹螺蜆山），張致部將杜秀迎降，木華黎卽以杜秀爲錦州節度使。斯時蒙古左路軍已分兵攻廣寧府，拔之。

成吉思汗十一年，卽宋嘉定九年、西元一二一六年，張致軍攻陷興中府後，見蒙古軍以迂迴方式向其兩翼同時進攻，張致乃集中兵力於中央，續向西進犯。木華黎軍既已取得外線，乃決心誘致張致軍於錦州以西而聚殲之。其

包圍部署如左：

使吾也而等率一部急攻溜石山（在今朝陽縣東南）。諭之曰：「急攻之，賊必赴援，我截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即今朝陽東南松嶺門西北蘇家營古城）以東，完成外線作戰分進合擊之有利態勢，以待張致軍。（續通鑑卷百六十）

張致時已自興中府進軍至利州（即今凌源東之大城子），聞蒙古軍攻溜石山甚急，以溜石山乃錦與要道路口所在，勢宜必救，果遣張鯨之子東平率騎兵八千，步兵三萬自西而東提來赴援。木華黎所部進抵神水以東時，張東平向東而來之援軍已入其術中，木華黎乃與蒙古不花軍左右夾擊之。木華黎更選善射者數千人，令之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此張東平之步隊被射而亂，木華黎麾騎兵突擊，於是張東平大敗。蒙古陣斬東平及士卒之首，凡萬三千餘級。張致知其侄東平敗亡，乃即集其軍回到錦州。木華黎麾軍進圍錦州。張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斬首三千餘級。錦州城被圍數月，高益縛張致出降。張致伏誅後，廣寧劉炎、懿州田和尚亦來降。木華黎曰：「此叛賊，不殺之無以懲後。」遂盡戮其衆。乃東進軍攻拔復州（今遼寧復縣）等地。遼東遼西悉平。（元史．木華黎傳）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宋嘉定十年，即成吉思汗十二年（西元一二一七年）春，木華黎立下「平定遼西、重定遼東之功」乃還漠北，覲成吉思汗於土拉河上，秋八月，成吉思汗詔封木華黎爲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

先是木華黎在金人境內，金人咸呼之爲國王，成吉思汗聞知，曰：「此嘉兆也」！至是遂封木華黎爲國王，賜

誓券金印。文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又以汪古特萬人、兀魯特四千人編爲木華黎親軍。亦乞剌思人二千，由孛徒古兒干統之。兀魯特人一千，由木勒格哈兒札統之。宏吉剌人三千，由阿勒赤那顏統之。札剌亦兒人二千，由木華黎弟帶孫統之。其餘之契丹兵及女眞兵，由吾也而與蒙古不花統之。以上諸軍，皆受木華黎節制，並諭木華黎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號令諸將，猶朕之號令也。」木華黎遂承命建行省中都，以經略中原。（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五章）

宋嘉定十一年、金宣宗興定二年、成吉思汗十三年、西元一二一八年，木華黎揮軍攻取河南諸州郡，金遣使向蒙古乞降，成吉思汗不允。因蒙古主力西征，木華黎戰力薄弱、蒙金戰事遂陷於停頓狀態。至宋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十五年木華黎以收降各軍之力、竟略定河北，進取山東。翌年又引軍北上，自東勝州涉黃河，轉軍西上，會蒙古留在西夏軍五萬，引之而東，歷取陝北、關中、晉南等地。嗣後金以河北久經戰爭、地多殘破，遂盡棄河北、山東、關中，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以二十萬金兵守禦之，由是蒙金遂形成隔河對峙之局勢。

金國至此，黃河以北土地，全部喪失。金軍雖仍有零星留駐河北者，只以蒙古軍力未到，或尙未及撤退之故。殘兵敗將，麕集潼關——洛陽——開封東西狹長地帶，已形成必敗將亡之悲慘頹局。若非蒙古有事于西域，成吉思汗大軍西征，其亡國命運，旦夕間事耳。

金以北邊遭受蒙古攻擊，不能兩面作戰，乃遣使與南宋約和，因而成立「嘉定和議」，是爲宋金最後一次和議。宋朝函送韓侂胄首級于金，完全接受了金人條件，時在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西元一二〇八年）。翌年成吉思

汗大舉伐金，金人忙于應付北敵，再無力南顧。成吉思汗九年（金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西元一二一四）金主接受蒙古城下之盟，宋寧宗亦採納起居舍人眞德秀建議，毀「嘉定和議」，罷所納歲幣。韓侂胄死後，史彌遠用事，政治消沈如故，宋因之亦不能向金朝有所乘機復仇之舉。

西夏自宋嘉定元年，即金大宋元年（西元一二〇八年），其主安全（夏襄宗）納女向蒙古請降以和後，其後兩年，安全去世，族子遵頊繼立，是爲夏神宗，從宋嘉定六年即金宣宗貞祐元年（西元一二一三）起，夏金忽然失和，金國不惜於兩面作戰在西陲與西夏大起干戈，連戰多年，兩敗俱傷。誠乃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也。

金蒙戰爭到興定元年（西元一二一七）止，金人中都北京均告淪陷，黃河以北，數百城池，均爲蒙古人所有。此時蒙古軍如一鼓作氣，定可席捲汴洛，滅掉金國。不料此時忽在西域方面，發生糾紛，成吉思汗不得不將中國方面戰爭，暫置于休戰狀態，而以全力西征。金人亦幸于獲得此一機會，以苟延殘喘。

茲將蒙古西征動機，概述如下：成吉思汗統一諸部以後，征服乃蠻（今科布多地方），其汗之子屈出律亡走西遼，西遼君主直魯古見屈出律父死國亡，非常可憐，優予款待，並將女兒妻之。直魯古年老好遊樂，不理政事。屈出律遂乘機篡位，更企圖復興乃蠻，因派人回歸故土，擬乘蒙古伐金機會，重整舊業。成吉思汗慮其死灰復燃，乃遣者別帶領大軍，掃蕩乃蠻殘部，並進擊西遼屈出律，是爲蒙古軍西征之先聲。

第五節　中　論

成吉思汗伐金之初，似尚無佔領華北或遼東之準備。因爲蒙古是「行國」，黃河以北與遼東各城邑，是「居國

」，就地理環境與生活習慣及行政制度等言，兩者完全不同。而成吉思汗方統一內外蒙古，尚無治理城市之經驗。所以除搶掠物資，索取財帛以外，毫無安撫治理之打算，其于九年（西元一二一四）忽然退兵，願為金人議和，即是此原因，蒙古人正式注意城市管理，當在延攬契丹降人耶律楚材、耶律留哥等人之後。

自來國家之敗亡，內亂甚于外患，所謂「安內方能攘外」即此故也。金人烏沙堡會河堡大敗之後，非但不能刷新政治，整軍經武，反而內亂弒君，爭權爭利，焉能不敗。

防禦最易陷于被動，故通常雖以防守為目的之作戰，亦須以攻擊為手段，所謂「以攻為守」也。金人對蒙古作戰，始終為消極防禦，從未發動攻擊行動。議和之後，繼以遷都，變防禦為退却。女眞素稱善戰之民族，當年阿骨打、兀朮雄武精神，可謂喪失殆盡。

宋金世仇，金人慘敗之後，盡喪河北國土，局促于汴洛一隅之地，奄奄待斃。宋朝亦僅能罷嘉定和議，停納歲幣，無敢倡議恢復與北伐者，南宋積弱無力，可見一般。中國所以終為蒙古所吞滅者，卽此故也。

第八章　蒙古滅夏、金諸戰役

（附圖十三—四六四、四六五、四六六、四六七、四六八、四六九、四七〇、四七一）

自宋嘉定八年，即成吉思汗十年金宣宗貞祐三年（西元一二一五）正月，蒙古敗金進援中都之師，五月遂拔金中都，是年秋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翌年十月克金潼關，旋失之。

宋嘉定十年（西元一二一七），成吉思汗準備西征，命木華黎總帥保持所得金國五分之四地面。以待其西征歸來。

宋嘉定十七年（西元一二二四），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師，翌年回到漠北，宋理宗寶慶二年（西元一二二六）第五次征西夏，翌年六月滅西夏。八月成吉思汗死，宋紹定二年（西元一二二九）窩闊台繼為蒙古大汗，翌年再由陝攻金，取秦晉，紹定四年（西元一二三一）蒙古假道於宋以伐金，有鈞州三峯山之戰，紹定元年（西元一二三三）金主走蔡州，翌年蒙古滅金。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金國方面

金之中都既陷於蒙古，金朝之宗廟社稷陵寢宮室府庫，以及圖籍重器，百年累積，一朝盡棄，廟議羣情，影響至鉅。即閭閻細民，亦顒望朝廷，早整師旅，指日北上，速為恢復北方收復故國之計。況金原起自東北，東京、北京及中都淪陷，其國家根本業已動搖。宣宗痛悼之餘，規復心切，於是亟詔百官，針對當前情勢，議計所以為長久

之利者。當有翰林士徒單鎬等十六人進曰：「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惟有守耳。河朔州郡，茲旣殘破，不可一概俱守，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首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等人，以爲上述意見，過於保守，乃進言曰：「河北之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時州名卽今山西久濟）、解（今山西解縣）之於陝西，有襟喉之要，若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州郡，遴選才幹出羣能糾衆遷徙者，屯戍河北，防守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敎之戰陣。栁晉安（今山西省東南部），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古蒲州時爲河中府）守臣、檄石、嵐、汾、霍（指今山西省西部各縣地）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興等二十一人進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著之曾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移剌光祖等進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服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而宰臣則欲置公府重賞，以致效命之士。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鎭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於是廣封諸公，除總帥各本路兵馬兼事宣撫外，並特准署置官吏，徵斂稅賦，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效，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劃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高懸賞格，召示中外，以奬勵忠勇，寄冀規復中都於萬一。（續通鑑卷百六十一）

金宣宗爲規復中都，所設定之賞格如次：

一、主帥及官軍與義勇將校，有能率衆從取中都者，封王。

二、能從戰中怯敵，或善誘降人，取附近諸州縣者，予本處長官。

三、其餘州縣，遞減二等。

對於在作戰中，能以「以寡擊衆者，亦優列賞賜如左：

一、能以一千人，敗敵三千人者，賜及緦麻（家族五服中最輕者，凡本宗之高祖父母，異姓中中表兄弟，妻父母，外孫等皆爲緦麻親）以上親。

二、能以一千人，敗敵二千人者，賜及大功（本宗堂兄弟，在室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衆孫、衆子婦、侄婦等皆爲大功親）以上親。

三、能以一千人，敗敵一千人以上者，賜其全家（卽包括其本人及本人之妻、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子女、諸侄及侄女、孫子女等）。

金宣宗離中都遷於南京汴梁之初，黃河以北人士，憤於蒙古軍殘暴，率相團結，以求自保。其間更有揭竿而起，挺而走險者，卽或爲義民，或爲盜賊，但皆以抗拒蒙古爲大旨。際此重賞號召之下，一時河北、山東忠貞之士，更爭率衆起義，若苗道潤、王福……等人，乃其中佼佼者也。苗道潤初爲河北義軍隊長，以功授宣武將軍，旋遷懷遠大將軍，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前後撫定凡五十餘城。然終以草莽乍起，節制不一，其內部自相傾軋，法紀漫散，而義軍規復中都之努力，亦成泡影。

二、蒙古方面

蒙古成吉思汗自宋嘉定十年，卽成吉思汗十二年（西元一二一七）起，乃命木華黎總帥對金南征，而自己則銳意經略西域。同時將蒙古兵力幾乎全數使用於西征方面，木華黎手下，僅剩下一些由蒙古將領統領之收降外族之軍隊，如孛徒古兒干所統之二千亦乞刺思人；本勒格哈兒札所統之一千兀魯特人；阿勒赤那顏所統之三千宏吉刺人；帶孫所統之二千札刺亦兒人；吾也而所統之契丹人；蒙古不花所統之女眞人；木華黎自領之一萬汪古特人，四千兀魯特人等，皆非蒙古正式軍隊。不過成吉思汗將征金之全權付諸木華黎，許其便宜行事。故木華黎得利用各種力量，以保有既得之成果，而逐日擴張之，其伐金之軍事經過，概略如次：木華黎奉命後先收定山西，次勘定河北，於宋嘉定十三年、卽成吉思汗十五年、金宣宗興定四年（西元一二二〇），略地至眞定府，明年秋，金主遣烏古理仲端往成吉思汗西域行在乞和，成吉思汗以「割付潼關以西未下數城，降封金主爲河南王作條件」。金主不能從，木華黎乃趨軍至陝西，於宋嘉定十六年、成吉思汗十八年、金宣宗元光二年（西元一二二三）略地至鳳翔，木華黎雖卒於軍次，但金蒙間之軍事衝突，仍持續於秦隴河朔間（續通鑑卷百六十一）

翌年（西元一二二四），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師，回至漠北土拉河上。金宣宗殂，金哀宗守緒立，改元正大。宋寧宗崩，宋臣史彌遠擁立新帝是爲宋理宗。翊年，成吉思汗爲便於大舉伐金，乃先舉兵盡力攻打西夏。秋七月，西夏不支而亡。八月，成吉思汗亦死。遺命其第三子窩闊台繼位，並命設法聯合南宋，以夾擊金朝。

蒙古舊制：家有男子，十五至七十歲者，無衆寡皆爲兵。窩闊台繼立爲大汗，乃先致力於統一軍制，詔「兄弟

諸王諸子并諸官人等所屬去處，僉軍事理，有妄分彼此者罪之。」同時廣徵兵馬，以備遠征軍事。

蒙古由於疆域日廣，民丁益衆，原有僉軍法制，僅適用於蒙古，對回、漢人等必得加以修正。使之廣用；其所謂新僉軍法制大要：

一、兵員：每一牌子，僉軍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之。仍立千戶，百戶，牌子頭，分層節制。其隱匿不實及知情不報并隱匿逃役軍人者，皆處死。同時徵集各處人匠充軍（織匠及建宮殿人匠除外），製造衣甲、箭枝、弓矢、刀斧、輜重，置之倉府，以備急用，此外並僉新附州縣兵丁從軍，復從新册籍民戶，以備僉軍。

二、馬匹：蒙古馬政，初成吉思汗定制，其法爲：千百戶之子選爲護衛，傔從十人或五人，所乘之馬，於千百戶內取之，牌子頭則取於十戶之內。窩闊台仍其舊制，同時更增括牛馬。令蒙古人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羚羊一，以充實軍用。

三、對於賦稅則規定：中原人以戶計出賦調，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以各適其情。

復增編軍旅，立三萬戶，分統漢兵，以劉里馬、粘合重山、史天澤分任萬戶長，分屯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州各路，以鎮撫新歸諸地，並肅清金人留置河化之殘軍。

窩闊台更採耶律楚材之建議與建倉廩，廣備軍需，普設驛傳，以利通訊，制定課稅，充實府庫。時山東河北底定伊始，有欠寧靖，喪亂頻年，民不聊生。窩闊台熟知中原之地，乃財賦所本，是以一面安輯百姓，勸民勤耕，以足民食；一面嚴禁州縣，擅行科差，以恤民困。繼則均定天下賦稅；商賈三十而一，絲絹依戶納賦，酒醋鹽鐵山澤之利，驗實課息，計每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百萬石，南征軍需，足用有餘。諸凡州郡長之副貳，則

悉用當地或熟悉當地民情之人，用杜蒙古或西域人攬權跋扈之漸。於是華北地區，農事復興，蒙古於武功之餘，亦開始於政治生活焉。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六四）

金自東京、西京失陷於蒙古之後，又失陷中都，金之國勢已被蒙古截爲兩段，卽中都以北之北京轄區，中都以南之南京轄區猶爲金人所鎮守，尙有收復中都之可能。因蒙古人僅知野戰，而不肯守城，蒙古也行守城，實開始於成吉思汗西征之後，可惜在成吉思汗西征時，金之北京路地區已完全爲木華黎所攻取，金國僅餘下五京之一的南京汴梁府所轄之地面，旣未能支援錦州（今遼寧錦縣）張致抗拒蒙古之戰；又不肯支援河北義軍苗道潤攻取河北州郡之戰，坐失收復失地之機。及欲向蒙古乞和而又不肯甘心，於是不戰不和，以待斃。

金國對於已移其兵力西征之蒙古不敢作戰，却反而向其西方同仇之西夏，及南方之南宋挑釁，欲將自己損失之國土，取償於鄰近之國，比及兵連禍結，久戰無功之餘，而成吉思汗時已西征勝利，班師歸來。於是大好反攻時光，蹉跎失去。

西夏先前已對蒙古納女請和，至此又與蒙古敵對進入戰時狀態。當成吉思汗西征之七年中，西夏也曾屢次與金朝通使，謀求聯合作戰，共圖蒙古，金國其時權臣當道，金主不能決策，故不但未曾聯合作戰，反而互相結怨，以至相互攻戰。

金國此時之江山已僅餘下五分之一，卽南京地區、京兆府路（今陝西省西安附近地區）、鳳翔路（今陝西省西南部地區）。其範圍東抵穎（今安徽省阜陽）、蔡（今河南汝南）諸州；南至淮水、漢水、桐柏山、及四川省北部；東、南與南宋接鄰；西至積石山，與西夏相接；北止於黃河南岸，與蒙古游騎相望。

金國的地理形勢，如以潼關爲中心，可分爲兩大地區。卽潼關以西爲西區；潼關以東爲東區。在西區中，分爲渭水流域及漢水流域，此區北界陝甘高原，南止大巴山區，中有秦嶺山脈橫亘東西，形成東西向的兩大狹長谷地，北爲渭水平原，在陝西境者爲關中。因東有函谷關，西有隴關（亦名大震關）南有武關、大散關，而北有蕭關，本爲四固之地，地介陝西高原與秦嶺之間，乃渭水、涇水、洛水之匯渠，農業發達，物力充沛，經濟繁榮，文化興盛，其地理形勢具有極其優越之地位。所謂東控中原，西扼西域，南通漢蜀，北指陰山，乃周、秦、漢、隋、唐五朝建都所在，是以有「有關中卽有天下」之諺，歷史可以爲之證實。

秦嶺山脈，屏障於關中之南，高大峻拔，爲長江、黃河兩大水系分水嶺，自古以來，卽形成地理上之天然界限，其間只有陽關道、子午谷、褒斜谷、駱谷，數條小道以溝通山南漢中府地區，形勢險塞，用兵頗難。

秦嶺以南之漢中盆地，氣候溫和，物產富饒，地介大巴山與秦嶺之間，乃漢水上流之河谷平原，四面羣山障蔽，宜守宜攻。

東區，卽潼關以東，金朝置爲南京路。域內有嵩山起伏，西部多山岳盤結，交通困難，形成河南之西面屏壁。計有伏牛山、外方山、熊耳山、崤山散佈其間，結束秦嶺最東方之末段，山地荒涼，人口稀少，構成陸路交通上之一大阻障。崤山北麓，迄黃河之間，形成一狹窄細長通路，函谷、潼關，列踞其間，扼通往西北關中之咽喉。

在此東區南面有桐柏山、大別山，與湖廣形成阻隔。東部前爲黃淮平原，地跨黃河、淮水兩大流域，地勢平坦，交通方便，故爲歷代爭中國者之所必爭。

總之河南形勢，西南兩面，盡屬崇山峻嶺，軍行阻塞，北面憑據黃河天塹，形同地障，若蒙古軍自北而南，勢須敵前强行渡河，必定遭遇金軍之堅强抗拒，若自西而東，亦有崤函天險困阻，惟桐柏、伏牛兩山間，有唐白諸水，匯成南陽盆地，唐鄧兩州屬之。此一缺口，自古卽爲豫楚交通孔道，當時對金國邊防，無異呈露一大破綻。

戰地山川形勢，概如上述，茲復就當時戰地行政區分，列述如左：南京路以開封爲首府，金開國之初一仍中國五代以來之舊稱開封爲汴京，貞元間更號南京，本路轄地最廣，凡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潼關以東，宿州以西之地盡屬之，爲金末統治重心所在。於開封府置南京路統軍司，總掌本路城防兵馬事宜，計轄三府，領三節鎭、八防禦、八刺史郡。三府爲開封府、歸德府（今商邱）、河南府（今洛陽）。除開封府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外，歸德府置宣武軍，河南府（後升爲中京府）置德昌軍。於鄧州（今河南鄧縣）置武勝軍節度使，許州（許昌）置昌武軍節度使，鄭州置奉寧軍節度使，蔡州（汝南）置鎭南軍節度使。宿州（今安徽宿遷）節鎭曰保靜軍，亳州（今安徽亳縣）節鎭曰集慶軍，陝州（今河南陝縣）節鎭曰保平軍。復於此外州郡，置防禦刺史各八。上述各軍，以開封爲中心，拱衞南京四周，形成全面防衞。

金初併宋陝西六路爲四：曰京兆、曰慶原、曰熙秦，曰鄜延。大定年間更熙秦爲臨洮，又升鳳翔爲總管府，故共爲五路。於京兆府路置陝西統軍司，總掌五路城防兵馬事宜。其餘四路，各置都總管。總管而下，置七節鎭、四防禦、分任陝甘方面之防衞，其行政區分：則爲京兆府路與鄜延路分治陝南陝北。慶原路與臨洮路分治甘肅南部。

鳳翔路則跨治陝甘二省渭河上流，盩厔以西，天水平涼以東之地。

第三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金國戰略指導

當蒙古成吉思汗率大軍西征時，蒙古對金國只留木華黎統帥雜牌軍隊繼續作戰，實力單薄，控制廣大地區，實是金朝反攻之良機，況在金國淪陷地區中，東京北京尚有張致之變，中都附近有苗道潤等之變，惜金皆不能支援之。及金宣宗既明乎恢復中都之無望，復感於蒙古勢力之難於扼阻，乃集軍儲備河防，確保河南，鞏固秦隴，爭取時日以恢復實力。於是對外敦睦邦交，屢遣信使週旋折衝於宋夏蒙古之間，對內嚴兵利器，廣徵各路義士士兵、番漢弓手人匠，並預徙衝要州郡牲畜民糧於可守之處，浚修城砦，以固防守。惟宰相朮虎高琪，阿諛曲從，附下罔上，喜吏惡儒，好兵厭靜。阻遷移之議，效和宋之謀。且宣宗寡斷，將相怯弱，終至兵連宋夏，怨結三方，內致困憊，自速滅亡，猶之尪羸病夫，元氣所存無幾，復爲繆醫投以烏彖附子，祇速其亡耳！待至哀宗，無足爲矣！

按朮虎高琪，初充護衞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旋遷宿直將軍，又除建州刺史，後因與宋人力戰，奮勇有功，累官鎭州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貞祐（金宣宗年號以西元一二一三爲元年）初遷元帥右盟軍，施被詔自鎭州

移軍，守禦中都，每戰輒敗，而朮虎高琪以畏死竟擅殺權相胡沙里執中，宣宗赦其罪，且以之爲左副元帥，並召示中外，曲爲之說，以息朮虎高琪專殺之議。頃拜平章政事。朮虎高琪既乏功勳，亦無公望，邀功委過，爵位日隆，權威日重，中外畏之。臣有諫者，宣宗輒曰：「既委之權，安得不重？」自是益妬賢能，樹黨羽，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孰拂其意，輒杖殺之。滅亂紀綱，禍害忠良。自此金室軍國利害，無復敢言者。初息州透漏宋人，朮虎高琪請伐宋，以廣疆土。宣宗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朮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其阿諛若是。然旋遣將經略南邊。尋復詔罷兵，而自是與宋絕矣。半載以後，右司諫許古諫曰：「宋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能，欲退不得，宋有江南積蓄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速行止戰，果通和好，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跡，以爲吾能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宣宗命古草詔，以示宰臣。朮虎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事遂寢。胥鼎再諫伐宋。朮虎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其跋扈專權，有如是者。（金史朮虎高琪傳）

二、蒙古戰略指導

當時中國，金扼中原，宋領江漢，夏據河西。三大勢力，彼此傾軋，正好讓蒙古坐收漁利。

初西夏結於遼而興，每合遼以扼宋。遼亡金興，西夏又依附女眞，仍與趙宋敵對，頗收遠交近攻之效。及至成

吉思汗稱帝，西夏復轉而藩服蒙古，仍欲師其故智，惟成吉思汗臥塌之旁不容酣睡。而實力固日益衰弱矣！

居於江東之宋朝，與金世仇而不能雪恥，自南渡後，積弱不振，只能偏安江南，已無恢復中原之志，及金室末年，亦晚運衰颯，欲振無力，而金一般臣民却對宋輕視，懼北凌南，但對南部邊將之自動侵擾宋邊，金主却未嘗不切責深戒。蓋金主深知蒙古新興於朔北，日益隆盛，兵行萬里，滅國四十，將及于己也。金亡必及于宋，故當時金夏宋三國，應脣齒相依，互爲表裏，惟蒙古却在暗中使人破壞三國之團結。

金哀宗守緒，固曾圖聯南宋，結西夏，企圖合縱以拒蒙古。然有朮虎高琪擅權于內，蒙古威脅分化于外，兼以三國間，迄未建立共同諒解，故最後終爲蒙古强敵各個擊破。

成吉思汗知宋與金爲世仇，久欲聯宋以反擊金國，因有西征之舉，未及實現其理想，待其西征歸來，於勢必得先行擊滅西夏，然後才可以運用大軍，繼續攻金，而聯宋攻金之圖正在念念不忘之中。

蒙古對於攻城作戰，已知非萬不得已時，應避免强攻。因有對西夏攻城經驗，對金黃河以北之攻城作戰經驗，城池可以用不攻而自破之法以取之，即席捲城以外各地，長期孤立而困之，城中糧盡，自然出降。惟此法曠日持久，爲蒙古人所不能耐也。但對於席捲城池以外之各地，即對於城池所實行之包圍迂迴，則正是蒙古人之所擅長。成吉思汗不欲對金實行逐一城池之攻略戰，故而想出由金國之側背整個迂迴以攻金之背後，甚至於與金之敵國聯合，以孤立金國，假道於宋以攻金後等想法。

蒙古與金人爲世仇，成吉思汗早有滅金之志。此次西征，大獲全勝，班師歸來，分封四子，豈有再容完顏立國之理，故于還和林之秋（即宋理宗寶慶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西元一二二五）即與兵南下欲擊滅西夏，蓋伐西夏，乃

攻金之前奏也。成吉思汗不幸于滅西夏途中病歿。當年蒙古伐金之作戰方略，可于其遺囑中，窺其全貌。「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唐鄧（時唐州在今河南唐河縣鄧州在今河南鄧縣），直擣大梁（卽汴梁，今開封，時爲金臨時國都），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元史卷一太祖本記）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五〇）

一、西夏之亡

宋理宗寶慶元年、卽成吉思汗廿年（西元一二二五）春，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師返囘其在土拉河濱的和林（今庫倫西南）舊帳，計自十三年（西元一二一八）出征，凡歷七年始還。當其班師時，他卽將所征取的西域土地及其基地，分配于四個兒子，以蒙古發祥地封四子拖雷，蒙古西北方葉密立河流域封三子窩闊台，中亞錫爾河流域封次子察合台，西方寬田吉斯（裏海）封長子朮赤。（此爲初封，並非後之四大汗國。）就在當年秋，以西夏背約不聽命，再發兵征之，于是蒙古與夏金之戰，再度展開。

成吉思汗先曾四伐西夏，攻至夏都興慶城下，夏主安全（夏襄宗）納女請降以和。越兩年（金大安三年、宋嘉定四年、西元一二一一），安全去世，族子遵頊繼立，是爲夏神宗。忽與金人啓釁，大起干戈，結戰十年，兩敗俱傷。就因與金有戰爭而不肯出兵隨成吉思汗西征，於西元一二一八年曾遭到成吉思汗的第四次攻擊，一因夏主逃離夏都，二因成吉思汗忙於西征不便多事停留，故戰無結果而散。夏主懼於兩面受敵，乃於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卽金

正大元年（西元一二二四），夏與金兩國罷兵言和。先一年夏主遵頊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其子德旺，是爲夏獻宗。德旺卽位後三年（西元一二二五），卽成吉思汗大兵伐西夏之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蒙古人藉口，夏于投降之後之不守諾言，未納質子，不肯派兵從征西域。翌年（西元一二二六）連陷西涼府（今甘肅武威）、朔羅（今稱黑水城）、阿羅諸城。獻宗德旺驚悸而死，其弟南平王繼位，是爲夏末帝。成吉思汗曾在此次作戰中墜馬受傷，扶病繼續指揮，是年（西元一二二六）冬攻下靈州城（今寧夏省靈武縣。蒙古史稱爲朶兒蔑該）。夏人起傾國之兵五十萬來戰，爲成吉思汗大敗于黃河之濱。

據說成吉思汗在病中，自度將不起，一日召窩闊台、拖雷兩子至前，屏人密語道：「我壽已將終，賴天人之助，爲汝等建一大國。自國之中心，達于諸方邊極之地，皆有一年行程。汝等如欲長保此國，必同心禦敵。大位必有一人繼承，我死之後，應奉窩闊台爲主，不得違背我命。」來年卽宋寶慶三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西元一二二七）春，蒙古盡取西夏黃河南北之地。是年秋，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六盤山之薩里川，時爲成吉思汗稱汗之第廿二年，（宋理宗寶慶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西元一二二七）八月。享年七十三歲。留有遺囑二：一爲未能滅金爲憾事，因指示伐金機宜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二是令諸將守祕，必待俘殺西夏主後發喪。（上引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

此時西夏國土，已完全陷落，軍民死傷殆盡，白骨蔽野，只剩下一個興慶府，（夏首都卽今寧夏省銀川市），夏主終于力屈投降，於向蒙古叩首中而被蒙古殺死，西夏從此滅亡。計自元昊稱帝，凡傳十主，共一百九十年。西

夏既亡。蒙古諸皇子大臣乃爲成吉思汗發喪成禮，共奉靈柩，回到漠北三河源頭故鄉，葬于一棵大樹之下，不起墳壠，而遍植樹木，使人不知陵墓所在。

二、蒙古軍底定秦晉（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五）

1. 金蒙之和議未成

成吉思汗死後，暫由拖雷監國。明年召開庫里爾台大會（蒙古選汗會議），察哈台、拔都（時朮赤已死，子拔都繼之（窩闊台及諸王公來會。因遵遺命共奉窩闊台爲大汗，是謂元太宗。

窩闊台即位之後，即召集將士，共議伐金。時蒙古軍仍在陝南繼續作戰，金人則集聚精兵二十萬衆，併力守河南，保潼關，對陝西關中僅以一部兵力備之。是以陝西方面之作戰，數年來雖在持續進行，迄無激烈戰鬥，其雙方主要行動概如左：

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西元一二二七年）春，蒙古軍下平陽，五月，金廷廟議乞和，蒙古軍續陷臨洮。時金陝西行省向朝中進獻三策：上策請金主自將出戰；中策請金主幸陝州，就近擘劃戰機；下策棄秦隴，保潼關，以利戰禦，金主均不從。六月金遣完顏合周爲議和使，向蒙古乞和，七月蒙古軍自鳳翔徇京兆（今長安市），關中大震，金陝西行省，於是僉民軍，勸率富民，入保城寨，且通令百姓知避兵之計。十二月蒙古軍下商州。翌年（西元一二二八）正月，金遣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往蒙古弔慰成吉思汗之喪，十二月金主以麻斤出奉使不職，免死除名，改遣完顏納申充國信使，往蒙古致成吉思汗之賵，窩闊台却之不受，元太宗元年（西元一二二九）冬十月，蒙古將赤佬溫率師屯慶陽（甘肅今縣），金復遣使奉羊酒幣帛，乞和以緩師。明年（西元一二三〇）夏，窩闊台遣唐慶等

往金議和，復遣斡骨欒爲小使，逕赴陝西行省議事，幾經折衝，和議垂成。當斡骨欒北還復命之際，金陝西左副元帥牙吾塔者，因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謂斡骨欒曰：「我已準備軍馬，戰則請來！」語出不遜（註）。斡骨欒歸以實聞。窩闊台怒，決自將伐金，金復遣完顏納申來聘，窩闊台拒之。

註：按金將所作不遜語，多桑：蒙古史謂出自移剌蒲阿，新元史謂出自副元帥盧鼓椎，金史列傳卷二百十一，紇石烈牙吾塔傳略載，正大七年（西元一二三〇）正月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斡骨欒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對使者出此語，又曰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今從金史，疑盧鼓椎爲牙吾塔之譯音。

2. 窩闊台進軍秦晉（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五）

宋理宗紹定三年、即元太宗二年（西元一二三〇）七月，窩闊台既決意自將伐金，乃率羣臣諸王大將，祈禱於天，行九日敬禮。禮畢，命斡赤斤留守，皇弟拖雷攜其子蒙哥及諸將從行。其戰略指導：先命萬戶長史天澤就近攻衞州（今河南省汲縣），威脅金都汴京，以掩蔽大軍前進之企圖。八月史天澤下衞州。窩闊台自率大軍渡漠而南，越陰山，自山西東北角入晉，經大同，循黃河東側南下。由拖雷率子蒙哥及諸王阿勒赤等各部兵馬爲前鋒，遠出窩闊台本隊之先前進。冬十月，一面進軍，一面遣速哥使於金，以鬆懈金廷之抵抗情緒。十一月命原在陝西南部作戰之蒙古軍（註一），襲擊潼關，攻取藍田關，以取策應大軍之進攻晉南。十二月，拖雷以所部在河津附近渡黃河而西，襲取韓城（陝西今縣）、蒲城（陝西今縣——註二），傍渭河西向鳳翔挺進，窩闊台所部之主力軍，當時屯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以牽制河中府方面之金兵（註三）。

註一：按先是蒙古軍於一二二七年，平臨洮，自鳳翔徇京兆，下商州，此軍應爲前木華黎所部。

註二：蒲城，按新元史太宗本紀作蒲坂，蒲坂在永濟縣城西，當黃河津渡，其時永濟（蒲州），金陝西元帥府在焉，屯有重兵，拖雷軍不應取道河中在蒲州渡河。茲從元史及新元史拖雷列傳。

註三：河中府，按府治蒲州，今之永濟，宣宗末年，曾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中府，後復置陝西元帥府。轄榮河、虞鄉、臨晉、河津、猗氏、萬泉等縣。

3. 拖雷取陝西（參看附圖十三——四六六、四六七）

截至元太宗二年（西元一二三〇）冬季，金室對陝、隴、河中、河南各方面之防備，概作如左之調整：一、對秦隴方面之京兆、鳳翔、慶陽、平涼諸州府，增益步卒，抽調忠孝馬軍入關，以加强京畿外圍之突擊力。二、改置陝西兩路行省於閿鄉，以備潼關（註一）。三、部署大要：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權參知政事移剌蒲阿行省事於閿鄉（註二）。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統領忠孝馬軍入關，屯於均（今河南省新鄭縣）許（今河南許昌），恆仙公武仙屯戍衞州（今河南汲縣）尚書右丞白撒增築歸德（今河南商邱）城隍，權簽樞密院事完顏訛可屯軍邠州（今陝西邠縣），總帥紇石烈牙吾塔屯戍京兆（即今陝西西安註三），鳳翔知府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四州（今甘肅黃河南岸之線）元帥府事郭蝦蟆屯戍甘肅南部。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訥可屯戍河中府（山西永濟），總帥那合買住屯守潼關（註四）。翌年（西元一二三一）春正月，蒙古拖雷以按察兒率軍圍鳳翔。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二相（註五）宴然不動。金室宰相台諫，皆以樞院瞻望逗留爲言，京兆士庶橫議蠭起，以致諸相力奏。金哀宗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强，無益而反害也。」因遣

樞密院判官白華往，諭宰相百官所言。並問以：「自今二月過半，敵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合達言曰：「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而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白華觀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如何？三人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曰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豈可輕料？」白華遂以二相及諸將意奏聞。金哀宗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卽後遣白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敵軍交手，計元兵聞之，必當奔赴，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爲掣肘計耳！」金二相迴奏：「領旨。」白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之人追及，白華取報樞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元兵交戰，是晚收軍入關。」白華爲之仰天浩歎曰：「事至如此，無如之何矣！」不二三日，拖雷軍遂攻克鳳翔。（續通鑑卷百六十五及金史百一十四白華傳）

鳳翔府既陷，金陝西兩行省放棄京兆，命牙吾塔起遷京兆居民於河南，命元帥慶山奴以行省官銜防守京兆，合達、蒲阿東走洛陽。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慶山奴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朝廷不許。九月窩闊台進迫河中府。金元帥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金主召合達、蒲阿引兵趨河中府，金二相懼不敢進，值師次陝州，以爲聲援。

蒙古軍攻河中府時，金二相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十二月窩闊台軍陷河中府，金權簽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戰死，元帥板子訥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金主怒其不能死節杖殺之。

註一：按金分陝西東路行省及陝西西路行省，陝西東路行省事於京兆，陝西西路行省事與平涼。宣宗末年，鑒

於京兆、平涼，相去遙遠，陝西重兵，分制兩省，應援不便，曾令平涼行省領軍東下，協防京兆，以屏潼陝。今以合達、蒲阿二相行省事於閿鄉，以後將陝西東西兩路行省合併，二人併行省事。

註二：按此省事應爲陝西東西兩路行省之事，故置二相。

註三：京兆：按京兆路以長安爲中心，轄地北至韓城、同官，東至黃河、盧氏，南至商縣，西至乾縣。

註四：按完顏合達行尚書省事於京兆時，曾兼統河東北路及河東南路，是以河中府當時似亦屬於閿鄉行省。

註五：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初爲元帥右都監，屢敗宋兵，數破夏人，以功遷元帥左監軍，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眞拜，後拜平章政事。哀宗倚爲干城。移剌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積自千戶遷都統，擁護哀宗即位有功，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每戰輒邀功冒報。罔上欺君，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閿鄉。二人結果，容於另節述之。又按金之官制，尙書令以下，左右丞相各一員，平章政事二員，職爲宰相掌承天下，平章萬機。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爲執政官，職爲宰相之貳，佐治省事，平章政事官階爲從一品，參知政事官階爲從二品。

三、蒙古假道伐金（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七、四六八）

1. 蒙古軍作戰部署

元太宗三年（西元一二三一）春，蒙古軍既克鳳翔，金平涼府、慶陽府及邠州等處皆向蒙古迎降。五月，拖雷及諸王大將齊集窩闊台前，議伐金之策。計議之始，窩闊台謂羣臣曰：「人言耗國家者，實由敵寇，今金未殄，實

我敵也，諸君寧無計乎？」施雷進曰：「臣有愚計，非衆可聞。」窩闊台屏左右，亟臨問之，施雷曰：「金主遷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若出寶鷄，道漢中，不一月，可抵唐、鄧，金人失險，首尾不相顧，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窩闊台大喜。語諸大臣曰：「昔太祖臨崩，嘗留遺志，囑爾後伐金，應假途於宋，由唐鄧以搗大梁，今拖雷能言之，眞賽因（賽音頂好之意）也。」遂議定假道於宋以伐金側背。（蒙兀兒史記，卷三十三）拖雷傳。

蒙古諸王諸將，計議既定，窩闊台乃決策三路伐金：

一、以一路爲左軍，附以山東、河北原駐漢軍，由斡陳那顏領之，由濟南進軍，向汴京東方挺進。

二、主力軍由窩闊台大汗親將，先拔河中，强渡孟津，以進迫汴京。

三、以三萬騎爲右軍，由拖雷總之，假道於宋，迂迴唐鄧。

三路大軍期以明年春（元太宗五年），會師於汴京。

2. 拖雷軍作戰指導（參看附圖十三—四六八）（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拖雷既受假道於宋之命，乃自鳳翔進屯寶鷄，並先遣搠不罕往宋假道，且請宋室出兵協力伐金。八月，搠不罕至宋境沔州靑野原（在今陝西略陽縣），爲宋將張宣所殺。拖雷及聞宋殺使人，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遂總三萬軍馬，渡渭水，入大散關，破鳳州（鳳縣），趨華陽，出武休關（在鳳縣東南百里處），進入宋境，圍興元府（卽今漢中南鄭），屠洋州（今洋縣），於是宋室軍民散走，死傷數十萬。

拖雷爲求大軍東進，背後需要安全，對於四川北部之敵對力量，勢須先予掃蕩。於是分軍爲二：西軍別路入沔州（今陝西略陽），以取四川，軍士撤屋爲筏，渡嘉陵江而入川，取葭萌（在今四川昭化），破四川北部城寨百四

十而還。十一月，此軍回至興元、洋州間，與東軍合，然後，拖雷乃率其全軍東進，出饒風關，取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房（今湖北省房縣）二州。破宋兵於武當山，而趨均州（今湖北省均縣），一面準備渡漢水，一面遣夔曲涅帥千騎，以進軍情形，馳報窩闊台。窩闊台方欲渡河，分兵南下以接應拖雷軍，會夔曲涅來報，即日遣之返，約定期南北會師。

3. 金屯軍襄、鄧（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九）

元太宗三年（西元一二三一）十一月，蒙古軍進至饒風關，金主乃急召諸臣入議。樞密院建議：「今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以重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今河南州郡，堅壁清野，使敵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敢請吾主以逸待勞，不可迎戰。」金哀宗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敵至不能迎戰，止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國爲？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遂不從諸臣議，而召諸將屯軍襄鄧。

十二月，河中府破，金將潼關二相合達、蒲阿率諸軍南趨鄧州。楊沃衍、陳和尙、武仙亦引兵來會。步騎凡十五萬之衆。以步軍多，騎兵少，乃合屯於今河南內鄉之順陽城。

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偵知蒙古軍于十七日戊辰渡漢水，乃召諸將議，問諸將曰：「由光化截漢江與戰爲便？抑縱之渡而後戰爲便？」張惠按得木皆進曰：「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南人也，但知南事，於此事何知？」合達乃問按得木，按得木亦以截江擊之爲便。金軍中以按得木爲北人，必知北軍情，頗重此言，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遂師屯順陽。二十日辛未，蒙古軍渡畢，金光化探騎報云：「蒙古千騎已北

渡。」兩相是夜進軍，比晚進至淅川縣南三十里之禹山。

4，鈞州三峯山殲滅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七〇）（續通鑑卷百六十五）

十二月十七日戊辰，拖雷揮所部於光化附近北渡漢江，至二十日辛未，計四天，全軍渡畢。合達蒲阿列步兵於禹山之前，屯騎兵於禹山之後，分踞地勢二相立軍高山，日未出，拖雷軍至金兵陣前，即以兩小旗前導，來至山前，觀察形勢。既而麾其軍，散如雁翎，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至。蒲阿猶謂其將曰：「今日之勢，尚不當戰，且待之。」俄而蒙古騎兵突陣，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蒙古兵少却，蒙古兵在西者，復向蒲阿親軍環繞甲騎之後突擊之，金兵力戰，蒙軍始却，營於三十里之外。蒲阿乃以旗聚衆將議，張惠曰：「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常速摧之！」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故按兵不進。

明日，蒙古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然。金兩相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津渡及路人不絕，獨不見蒙古軍，豈南渡而歸乎？」已而邏騎還報，始知蒙古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已四日，晝作食，夜不下馬。林外不聞音響。（金史卷百十二，移剌蒲阿傳）

初禹山戰罷，有蒙古二騎，迷入金營，金軍問之。復有蒙古十人，敝衣羸馬，泣訴難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二相始知其爲覘騎也。合達、蒲阿議入鄧州，補充糧食，三十日辛巳傍午兩相率軍行至林後。蒙古軍忽至。合達蒲阿麾軍迎戰，交綏之際，蒙古軍以百騎邀金軍輜重而去，金軍幾不成列。是夜二鼓，合達、蒲阿引軍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召之來集。二相隱其敗，以大捷報聞。金

廷百官表賀，諸相置酒以慶。當時左丞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續通鑑卷百六十五）

先是河南聞蒙古軍出鐃風，百姓入城聚，保險固，及聞蒙古軍敗退，民之入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民無所逃，多被俘獲。拖雷既盡得金軍虛實，並奪獲金軍輜重，乘夜追躡金軍，比至鄧，金軍已入城，圍之。三日不下，相持至歲除。元太宗四年（西元一二三二年）正月初一日壬午，金人耀兵城外，拖雷不與戰，集諸將議：以頓兵堅城下，非計，乃悉帥大軍踰鄧州而北，命札剌兒率三千騎殿後。於是泌陽、南陽、方城、襄城、陝州（今陝縣）諸城皆破，金軍積聚，焚毀無餘。合達蒲阿懼蒙古軍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遂亦棄鄧州，躡蒙古之後。

金主既知金軍敗績，乃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兵萬人，決河水以衞京城，初二日癸未，金主置尚書省樞密院於宮中，以便召問議事，應付非常，同時馳召合達蒲阿率兩省軍赴汴，命總帥撤合將步騎三萬巡視河津，遷近京諸邑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二相率騎軍二萬，步十三萬分數路北上，同（正）月十二日蒙古軍次五朵山（今河南鎮平縣西北九十里），明日曉行、大霧、迷途，金軍以萬騎抄襲蒙古軍後衞，札剌兒戰失利，蒙古軍多所折傷，拖雷怒其失律，以額勒只吉歹代之。

拖雷進軍沙河（今汝河）北，問其將蘇布特以方略，答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乃可戰也。」遂命失吉忽都忽以五千騎誘敵，而親率本軍待於河北，金軍至，奪橋以過，蒙古軍不與戰，即自西首斂避。金軍縱擊，蒙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蒙古軍復渡河來襲，於是金軍不得食宿，合昏天雨，明旦變雪，拖雷自以萬騎尾金軍之後。金軍且戰且行，至黃榆店，望鈞州（今河南禹縣）三十五里矣！雨雪交加，軍不能進，乃與

13—4493

敵對壘相持。拖雷命終夜鼓譟以擾金軍。（續通鑑卷百六十六）

十六日丁酉雪益甚，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且以奉旨急於援汴，乃續北進，及軍已行，蒙軍畢集前後，用樹木塞道。金將楊沃衍揮軍拔樹開道，武仙、高英爲前鋒，衝撞北進，蒙軍却向三峯山（今禹縣近郊）之東北及西南，武仙、高英軍於山之西南，樊澤、楊沃衍軍於山之東北。張惠、按得木軍於三峯山之上，拖雷卽欲擊之，諸將請俟車駕至（卽窩闊台大汗時已取鄭州），破之未晚也，拖雷曰：「機不可失，脫彼入城，未易圖也！況大敵當前，敢以遺君父乎？」乃麾軍佯却以誘之。金將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蒙軍二三十萬（此數不實），約厚二十里（窩闊台軍自鄭州來到），見敵軍勢却，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高臨下而進，蒙古軍同拒之。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見，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雪融泥濘，人馬所踐，泥淖沒脛，時金軍有三日不食者，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凍餒疲憊，交集金軍。（上引見蒙兀兒史記卷三十三拖雷傳）

先是窩闊台既定河中府，率軍於同（正）月初五日丙戌由河清縣白坡（在孟縣西南五十里）渡河，至十三日丙午入據鄭州。窩闊台先遣口溫不花等帥師萬騎往會拖雷軍，至是拖雷合南北軍圍金軍數重以困之，令軍士更番休息，熾薪爇火、燔牛羊肉、炙而啖之。久之，料金軍困憊已極。乃故放開往鈞州之路，縱之，而伏軍於前路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山崩。正在此際，天忽開霽，日光皎然，因而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以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沃衍、樊澤、張惠三軍爭路，蒙古軍復進圍之，高英殘部亦棄戰。楊沃衍、樊澤、高英三將先後戰死，張惠亦步持大槍，奮戰而歿，完顏合達以數百騎走入鈞州城，移刺蒲阿走汴京。（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初窩闊台在鄭州，聞拖雷軍與金軍相持，後遣軍赴援，至則金軍已潰，於是合軍，塹鈞州城外而會攻之。城破

，合達匿窟室中，蒙軍發而擒之。合達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見之，速不台出謂曰：「汝須臾之人耳，識我何爲？」合達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見卿，吾死亦冥目矣。」言畢就死。

陳和尙趨避隱處，戰勢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主帥。」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提控陳和尙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奠之曰：「好男兒，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移剌蒲阿於奔向汴京途中，亦爲蒙古軍所追獲，械之至窩闊台行在，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

正月十七日戊戌，窩闊台來拖雷營，拖雷爲言自鳳翔進兵南下，所經種種險阻，士卒飢困，至以草及人肉爲食，窩闊台獎其能，謂「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謝曰：「此雖士卒之堅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托可汗之福也。」金鈞州既下，潼關亦降，扶溝民變，許州軍譁，叛亂四起，金軍益不復振，而金室從此披靡矣。

四、汴京外圍之戰

先是金室內族慶山奴棄京兆還朝，代行省事於徐州（即今江蘇銅山），當鈞州三峯山會戰之際，自徐州分兵一萬五千入援京師，過歸德（今河南商邱），行次陽驛店（今名陽驛舖），遇蒙古兵，戰敗，慶山奴被擒死之，睢州城遂陷。東部蒙古軍徇臨渙集（今安徽宿縣西南九十里），西部蒙古兵次盧氏（河南今縣），全面展開激戰。

初，金主自聞拖雷兵入饒風關後，卽召行省閿鄉之徒單兀典援汴。兀典遂與總帥納合合潤及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率軍十一萬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今河南盧氏縣）入陝（河南今縣），搜集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三百餘艘，擬順流而東。俄以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在陝縣東南八十里卽古崤陵關之地）倉粟，會蒙古遊騎至，盡遭殺掠。（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潼關守將李平於正月二十日辛丑，卽以潼關降，於是蒙古軍出潼關，長驅入陝。兀典發閿鄉軍士，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經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軍偵知，窩闊台乃自盧氏派數百騎追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野，軍至鐵嶺（卽今河南盧氏縣西南之鐵鎭關），蒙軍追及，欲戰而飢憊，於是重喜先降，被斬於馬前，金軍大潰，兀典，合潤均敗死，於是秦陝方面次第爲蒙古軍所敉平。（同上書）

五、蒙古陷汴京（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一）

1. 金哀宗汴京防衛及和談

鈞州會戰直後，蒙古軍續下河南諸州郡，迄三月初，汴京週圍，僅歸德，洛陽兩城未陷。窩闊台旣取汴京四週諸城，遂還鄭州，而命速不台圍攻汴京。汴京城周百二十里，宮城門一十有四，金軍不滿四萬，從集衞州（今河南汲縣）義軍四萬並京內丁壯兩萬，合力禦守，金主復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宮，樞密副使赤盞合嘉宿大佛寺，以備緩急。

三月，窩闊台自鄭州遣使赴汴諭降，使者至金廷，立呈國書，以授譯史，譯史以授宰相，宰相跪呈，哀宗起立

13—4496

受之，以付有司。國書除招降外，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蒙古軍之金人家屬，蒲阿妻子、繡女、弓匠、鷹人等數十人，並令納皇子爲質。金室遣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太府監國世榮爲講和使，尙書左丞李蹊送曹王訛可出質，同時命戶部侍郎楊慥權參知政事，分軍防守四城。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仍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填壕，頃刻平壕十餘步。金平章政事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哀宗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西南面軍士五六十輩進曰：「敵軍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忽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上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至蒙古營，蒙古留曹王而遣李蹊等還。是月二十二日癸卯，蒙古用礮併力進攻。蒙軍所用之礮，破大磑或碌碡爲巨石塊，填以發射。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餘具，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城上樓櫓，皆故宮所拆舊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蒙古軍中並有火礮者，隨擊隨爇，不可撲救。惟汴京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呈一凹形而已。蒙古兵又於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埰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餘人守之，蒙古又作「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以攻城。城上金兵則用「震天雷」以鐵罐盛藥，用鐵繩懸之，順城而下，以火點之，爆聲如雷，人與牛皮洞俱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點之，輙前燒十餘步（猶今之噴火器）。蒙軍惟畏此二物。蒙古軍攻城十六晝夜，相傳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哀宗爲鼓舞士氣，出承天門，撫各面將士，親縛戰傷者藥于南薫門下，仍賜巵酒，出內府金帛器皿，以賞戰士。（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四月，窩闊台北還，留速不台攻金，金復遣使奉金帛乞和，速不台許之，乃退兵屯河洛之間（速不台駐汝州（

。汴京之圍遂解。七月十八日丁酉，蒙古遣唐慶至金，令金主自往議和，因出語不遜，金飛虎軍卒申福、蔡元等，是夜潛至使館殺唐慶等三十餘人，金主詔貰其罪，和議遂絕。

初鈞州會戰，武仙敗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金主詔恆山公武仙入援汴京，以合喜將萬人出城援應之，兩軍未遇，相繼爲蒙古院軍擊敗，潰散。至是汴京糧援俱絕，軍民飢困，京城人相食，軍士亦多叛走，至冬十二月汴京情勢危急，哀宗決心出走，乃調整汴京作戰部署。

2. 汴京陷落

金哀宗既決心出走，乃以完顏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以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以把撒合爲外城東面元帥，术甲咬住爲外城南面元帥，崔立爲外城西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爲外城北面元帥。十二月初十日辛酉，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刁壁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哀宗遂出開陽門東去。

速不台聞哀宗已出走，復合兵圍汴，初汴民日聽捷報，且以奴申、習捏阿不二相持重，幸以無事，及聞軍敗衞州，哀宗走歸德，民始大恐。時汴京內外不通，，米一升價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明年（西元一二三三）正月，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答曰：「吾二人惟

有一死耳！」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死何益？」習捏阿不嘆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曰：「聞中外人言，欲立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習捏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卽命困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衆議皆欲以城降。二相不決。但曰「死守而已」。是月二十三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等與其黨爲變，率甲士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圍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崔立揮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等。卽諭百姓曰：「吾因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烏古孫奴申、裴滿阿忽帶、完顏誅顆等皆及於難。（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崔立既率民爲變，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速不台納款請降。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厚封其黨從。卽服御衣儀衞，親往速不台青城（汴京城南薰門外）軍次，速不台喜，飲之酒，立以父禮事之。立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和議遂成，立服天子袞冕，大括城內宮中金銀，對守庫人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苦毒悉出所藏以予之。三月崔立以金哀宗之太后、皇后、諸王、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及孔元措、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等赴蒙古營，速不台殺諸王及宗室，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四月蒙古軍入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速不台既入汴，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卽屠之。乃請于大汗請屠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大汗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大汗不許，楚材再請乃許之。下令「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有百四十萬戶，（震按太平寰宇記開封府戶口爲：主戶九、二三二客戶八八

、三九九，且係含府屬各縣之總數。今只汴城竟達百餘萬戶，顯係因蒙軍殺掠過甚，河南北之民戶，奔來避難者），皆得保全，是耶律楚材之功也。（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六、蔡州破金亡（參看附圖第十三—四七一）

先是金哀宗旣將京城交付諸將相留守，自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及至外城門附近，卽麾百官退，並詔諭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於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顧豈在戰士下乎！」聞者皆洒淚！是日翟昌元帥完顏忽斜虎（一作仲德）率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於是東行之議遂定，卽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丞，從駕東行。遂次陳留。元太宗四年（西元一二三一）十二月二十七日次杞縣。三十日諸將請幸河朔。翌年正月初一日丙午，金主渡河而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明日速不台部，追及於南岸，元帥賀都喜戰死，金兵溺者近千人。（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哀宗旣渡河，謀取衞州，旣撤敗績東走，哀宗棄軍，夜渡河，從六七人走歸德（今河南商邱），諸軍遂潰。哀宗旣入歸德，遣使往汴京迎太后及后妃。

二月初一日，蔡州元帥烏古論鎬，以蔡州城池堅深，兵衆糧廣，請哀宗幸蔡州（今河南汝南）。隨駕海州軍帥官奴以忠孝軍爲亂，謀刼駕幸海州，殺右臣李蹊等以下三百餘人，哀宗被禁。嘆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恨朕不知用人，致爲此奴所囚！」未幾，金主與近臣謀，陽召官奴議事也，伏兵殺之，遂決議遷蔡。（哀宗本紀）。

是年六月十八日辛卯，金哀宗率朝臣發自歸德，經亳州向蔡州進發。從者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時久雨

，衆皆步行，至六月二十六日己亥，始入蔡州。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臣，總領省院事，於是忽斜虎選士括馬，繕治甲兵，又遣使分詣諸州郡，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勢稍振，時蒙古兵去蔡較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遂謀西走，欲從拖雷進路，出饒風關，趨興元。九月九日庚戌，蒙古兵突至，金主乃分軍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孛朮魯守東面，內族承麟副之。參知政事烏古論鎬守南面，總帥元志副之，殿前都檢點兀林㗊胡土守西面，忠孝軍元帥蔡八兒副之。忠孝軍元帥王山兒守北面，紇石烈柏壽副之。元帥女奚烈完出守東南，內族斜烈守子城。九月中旬蒙古大將塔察兒麾軍分築長壘，圍困蔡州。至十月中旬，因蔡州城內缺食，金主給饑民船，聽採菱芡水草以食。是時，宋遣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至蔡州給蒙軍以副夾攻金人之約。於是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州城。金乃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哀宗親出撫軍。

十二月宋蒙南北兩軍力攻六日，至初九日己卯，破外城。至第十六日南北兩軍合攻西城，又破之，而墜其城。完顏忽斜虎仍摘三面精銳，日夕拒戰宋蒙兩軍仍未能入。金哀宗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則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庭階，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致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困戰日久，糧食不及，殺馬犒將士，並散御用器皿以勞軍。已而金主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遭敵兵被迫而還。（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元太宗六年（西元一二三四）正月初七日丙午，宋蒙兩軍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絕糧已三月，鞍靴敗

鼓皆糜潰，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兵全隊，取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歿甚多，至是金主近侍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軍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出城外，聲言明日復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宗室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按承麟於戰鬥間升爲東面元帥，世祖之後，拜甡之弟也）承麟固讓，拜泣不敢受。哀宗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良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蹻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卽皇帝位，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戰。而宋將孟珙之師已入南門，立宋幟矣！俄頃江海、塔察兒兩軍亦入。完顏忽斜虎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哀宗知事已急，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縊於幽蘭軒。完顏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禦戰？吾不能死於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卒五百餘人皆從死焉。完顏承麟退保子城，聞哀宗崩，率羣臣入哭。哭奠未畢，子城已陷，諸將禁近舉火焚之，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骨爲蒙古軍及宋軍所分，完顏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遂亡。（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哀宗之死，凡歷九主，共一百廿年。蔡州既下，蒙古與宋國暫時相約，平分金人河南之地，陳蔡以北屬蒙古，陳蔡以南屬宋朝，于是兩國各自撤兵。宋將孟珙還師屯襄陽，史嵩之以所獲金哀宗之遺骨及金被俘參政張天綱等獻于臨安，告捷太廟，大事慶祝。時臨安知府爲薛瓊，向張天綱曰：「汝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國二帝如何？」薛瓊以其語告理宗，理宗召問天綱曰：「汝眞不畏

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求死不已。（續通鑑卷百六十七）

宋理宗一朝四十年，可分爲兩個段落，前十九年爲漢奸史彌遠當政時代，史彌遠死後爲理宗親政時代。下蔡州時，（宋端平元年西元一二三四）乃理宗親政之始，鄭清之當國，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內在之革新與外在之勝利，好像帶來國家復興氣象。於是淮東制置使趙范趙葵兄弟，以爲蒙古兵北歸，汴京、洛陽一帶，地方空虛可乘機收取中原，光復故國，然後還河爲守。因上書作規復三京之計。有人以爲蒙古兵强，未可造次，獨鄭清之力贊其說，宋理宗也欣然同意，即詔令趙范進駐黃州（今湖北黃岡），尅日興兵。這時許多有識之士，都上書力諫，，參議官范邱岳說：「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唯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喬行簡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宋理宗皆不聽，並促趙范自黃州北進，趙葵自滁州（今安徽滁縣）北進。又命知廬州（今安徽省合肥）全子材帶所部淮西兵，與趙范、趙葵會師攻打汴京，于是三路大軍，邊擁北上。這時蒙古兵大部撤走，汴、洛一帶，果然空虛，蒙古留守汴京之崔立與諸將不合，諸將李伯淵、李琦等聞宋師至，遂殺崔立而迎宋兵入城。時在宋端平元年六月（西元一二三四年），距蔡州失陷僅五月耳。（續通鑑卷百六十七）

同年七月，趙范、趙葵遣徐敏子、楊誼率領一支偏師，又乘虛攻下洛陽，不料竟中蒙古人空城之計，徐敏子等方入洛陽，附近之蒙古伏兵突然而至，結果楊誼、徐敏子等大敗而退，洛陽城得而復失。在汴京之宋軍，因爲糧餉不繼，饑餓無法支持，附近州縣，又都是空城。駐在汴京北方之蒙古兵，又決黃河水以灌宋軍，宋軍死傷無數，趙范

、趙葵等終于翌月（八日）間，亦放棄汴京，撤兵南歸。所謂收復三京之計，損兵折將，完全失敗，反落得毀約啓釁，大遭蒙古責難。是年冬，蒙古窩闊台汗遂遣王檝來責宋人敗盟之過。宋廷不得已，遣鄒伸之報聘向蒙古謝罪，但終不能獲得蒙古人諒解，從此兵連禍結，南宋偏安之局亦不能久矣。

第六節　申　論

一、蒙古之戰略戰術

初期之蒙古人，只有物權觀念，沒有國家主權與領土觀念。以後治理領土與國家主權之觀念，是從漢人、女眞人、契丹人、畏吾兒人學來者。「蒙兀兒史記」中只有「搶得財物，同分份子；遇到戰爭，同出氣力。」之敎條，而無主權誰屬，領土何在之觀念。成吉思汗與王罕發生衝突時，也只是責備王罕說：「我獲得東西分給你，你得了東西，一點都沒有分給我」。是只有物權觀念沒有領土主權觀念之明證。

蒙古人圍攻汴京，金人抵抗最久，蒙古太宗窩闊台卽擬下令屠城，宰相耶律楚材（契丹人）力請以爲不可，他說：「戰爭的目的在于得地而得人，汴京城中人才無數，若盡行殺戮，則一無所得。」窩闊台終于接受耶律楚材建議，下令除完顏一族之外，餘皆寬免。亦蒙古人懂得領土主權以後之例也。（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宋嘉定四年卽金大安三年（西元一二一一）蒙古大舉首次伐金之先成吉思汗特先降伏西夏。此次滅金作戰，亦事先舉兵亡夏，再進軍潼關，迂迴唐鄧，兩次之戰略指導，如出一轍。

夏神宗即位後，竟忘却蒙古大敵，而與金人啓釁，從金宣宗貞祐間以後（西元一二一三），兩國在西陲大起干戈，結戰十年之久，精銳盡喪，兩敗俱傷，直到金哀宗正大元年（西元一二二四）雙方才罷兵言和，復爲兄弟之國。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此之謂也。

女眞與蒙古，都是能征慣戰之民族，都善於使用騎兵，因糧于敵，長于設伏。蒙金戰爭，除初次接觸，烏沙堡、會河堡、長城內外諸役，金兵未能奮戰外，其餘如鳳翔之爭奪，三峯山之決戰，開封蔡州之堅守等，都是戰況慘烈，硬拼力竭而止。蓋金人此時立國中原，已逾百年，就力量說，已由盛而衰，由强轉弱。而此時蒙古人恰如日方升，戰鬥力正當旺盛之際。雙方決鬥，有如「下駟之對上駟」，但是若就開封之長期防守戰來說，金蒙血戰十六晝夜，使蒙古大將速不台知難而退，改採長期包圍至一年之久，汴京始告陷落。蔡州之攻守，更是金兵絕望之戰爭，可是女眞人血戰到底，寧爲玉碎，不作瓦全。金哀宗之殉國，堪稱壯烈之英雄行爲，值得崇敬。這兩次戰鬥，證明女眞人雖敗猶榮，畢竟是善戰之民族，沒有忘棄阿骨打、兀朮所遺留之戰鬥精神。若與當時之花剌子模及北歐諸民族相較，這匹「下駟」，確亦是一匹不平凡之好馬。

蒙古人掃蕩中原，滅亡金、夏之戰爭成功。在這兩次戰役中戰略戰術之重大表現，第一是迂迴戰略之成功運用，第二是輪番衝鋒戰術之勇敢實施。

㈠蒙古人運用迂迴戰略，建立奇功，應以窩闊台汗之假道伐金爲最有名，實爲蒙古滅金之重要關鍵。此固奉行成吉思汗之遺命策略，而拖雷之勇敢實施，愼重運用，實乃成功之先決條件。其派軍入川，先安全自己側背，再進攻敵人側背，尤爲敎習迂迴戰略者之良師。

㈡輪流衝鋒戰術之實施，卽後世分波輪番衝鋒之先聲。成吉思汗對王罕戰爭，蒙古勇將忽亦勒答兒、主兒扯歹率所部百戰親兵兀魯兀特、忙忽特，同王罕之精銳部隊只兒斤部、土綿土別干部等，輪流衝殺，直到忽亦勒答兒受傷，王罕之子亦勒格鮮昆中箭，攻勢才稍見停止。這裏所說「輪番衝殺」，與黑韃事略所說，「前隊衝過，次隊再衝。」我們對此種戰術，卽可明白其概要。成吉思汗滅西夏之戰，與其子拖雷在三峯山對金決戰，蒙古軍圍攻汴、蔡等，多用這種戰術，並使得這種戰術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㈢這種迂迴戰略與衝鋒戰術之運用，一方面表示十三世紀蒙古人建國稱霸之成功，另一方面也表示遊牧人當年之兇悍與野蠻。

二、假道伐金戰略

蒙古假道於宋以伐金之戰略，顯然受中國內地城池堅固防禦力所逼迫而來。由蒙古人對金邊堡長城望而生畏，可見對中國內地之府州縣城池，也當然存有戒心。成吉思汗爲求用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成果，才有假道攻金側背之遺囑。窩闊台汗知有此遺命，其弟拖雷在決策會議中却以自己意見說出，這是窩闊台汗起疑其弟別具私心之始。及拖雷在鈞州三峯山戰勝之後，與窩闊台汗會師相見，述說假道於宋及兵出漢川種種困苦，並述及糧食不及，以人肉爲食等慘忍行動，窩闊台汗口頭嘉慰不已，心中却忌之，其後拖雷之死，便是以此爲張本。

當拖雷自鳳翔南進時，南宋國勢微弱，對蒙古假道，是既不敢顯然拒絕，也不願明白承認允許。只能以默許態度，推之於興元府（今漢中）守將制置使桂如淵應付之，卽是讓蒙古向地方官直接交涉。其實，蒙古拖雷已分軍前

進，於勢不能遲疑，因乃遣其先鋒竺彌，向宋興元府提出假道要求曰：「宋、金世仇，何不縱我軍兵鋒，一洗國恥？今我軍假道南鄭，下漢江以趨唐、鄧，會大軍以滅金，豈獨爲吾之利，亦宋之利也。」桂如淵以朝廷默許而許之，並遣人助蒙古軍以糧，而引導蒙古軍出武休關以進入漢中，然後更引之沿漢水東行。不意蒙古軍無輜重，向以掠食爲給養，以宋給之糧不足，便遣朔不罕爲使强索。桂如淵怒殺朔不罕，遂惹起宋蒙之戰，拖雷擊敗宋漢中之軍，宋成爲引狼入室，但此種惹起意外之戰，在窩闊台汗視之，貽誤大局，莫此爲重。窩闊台汗爲挽救大局之危機，乃一面使人制止拖雷軍事行動，一面特遣其宣撫王檝繞道至南宋，約宋與蒙古連兵以伐金。宋亦以攻此世仇爲急務，而應當與蒙古同敵，因而也使人制止在四川方面桂如淵之軍事行動，一面遣使報聘窩闊台。窩闊台許宋於事成之後，以河南地面完部歸宋，以爲宋出兵假道之償。及見宋使對出兵夾攻之事，極端猶豫，乃愈益要宋國出兵唐、鄧。及宋已出兵作戰，所向立功，大敵已除，蒙古便自悔約，改割河南地爲分唐鄧以南之地予宋，故宋人乃以兵力收取黃河以南各地，以踐前約，是蒙古違約在先，故宋人乃用兵以取之。然宋人此舉實以昧于蒙古情勢而不自量力也。（元史卷百二十一，按竺邇列傳）

第九章　蒙古西征之一——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諸戰役及初期四大汗國之建立（附圖十三—四七二、四七三、四七四、四七五、四七六）

蒙軍西征，前後三次，初爲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次爲拔都征俄羅斯及匈牙利。三爲旭烈兀征波斯。史稱爲蒙古人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後，分建窩闊台汗國，及察哈台汗國，封長子朮赤於鹹海以西。拔都征服俄羅斯及匈牙利，擴建欽察汗國。

旭烈兀征服波斯，建立伊兒汗國。

蒙古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國，征戰持續，達四十餘載，始自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元一二一九）止於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四）。祖孫三代，銳意經營，滅國數十，拓地萬里，雄跨兩洲，豐功偉蹟，古今所未有也。

第一節　蒙古與西方各國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二）

蒙古西征，破滅大國，計有花剌子模、俄羅斯、匈牙利、波蘭、木剌夷、敍利亞及黑衣大食王朝，本節僅就其疆域，與替概況，國家政策，重要軍事設施作一般性之敍述。其餘如布里阿耳、奇卜察克、阿蘭、康里等諸小國則略之。

一、蒙古疆域

當十二世紀中葉，滿州北部、蒙古全部以及土耳其斯坦等地，均爲半開化而以遊牧爲生各部落之居域。在語言方面，屬於阿爾泰（Altai）系之三部語言：即東胡部語、蒙古部語、突厥部語，其用蒙古部語者，則稱爲蒙古族，而此蒙古族，部落紛歧，區域遼闊，計散佈於斡難河、克魯倫河、土拉河諸河之上源，亘肯特山一帶，以迄貝加爾湖諸地域。初蒙古部族，自相呑併，至鐵木眞崛起稱汗，始統一蒙古諸族，以和林爲首都。蒙古內部既定，成吉思汗，轉而拓外：乃興師攻西夏，略金京，於是遼東、河朔、山東及關右諸地，盡擴入蒙古版圖。進而復滅西遼，破西域，幾已奄有亞洲半壁，全歐皆爲之震撼。成吉思汗見於屬地既廣，乃分封諸子暨其昆弟，至拔都平定裏海西北，戰敗俄羅斯、波蘭以及匈牙利等國，蒙古領域遂拓展西與波蘭爲界，爾後旭烈兀平定波斯，復於波斯建立伊兒汗國。蒙古疆域在西方，遂西至地中海，南臨阿拉伯海。同時忽必烈亦在東方領有黃河南北中國諸地，自鐵木眞稱汗至伊兒汗國開建，爲時五十餘載，拓地之廣，普及歐亞兩洲，武功之盛，疆域之廣，史無前例，其他被征服，被破滅諸國諸部族之當時領域，容於以後各節中述之。

二、各國間之興衰概況

成吉思汗之興起：蒙古族先無文字，世系事迹，全憑口述相傳，無史册以爲徵籍，蒙古族自朶奔巴延（Dounoun Bayan）至成吉思汗凡四百載，其間記述，參訪合徵，迄乏定論。相傳蒙古人朶奔巴延死後，其妻寡居中生孛端

察兒（Boudantchar），自是繁衍，凡十世而生鐵木眞，（朶奔巴延亦作朶奔蔑爾干）。

先是鐵木眞屢扼於泰亦赤兀族（註），數年之間，歷經艱險。但天佑其安全，而部族來歸者且日衆，宋哲宗淳熙十五年，（西元一一八八）鐵木眞曾糾集數部與泰亦赤兀部人戰，戰而勝之，是爲鐵木眞得志之始。時鐵木眞仍隸於克烈部，至宋嘉泰三年（西元一二〇三）鐵木眞吞併克烈部獨立自主，翌年（嘉泰四年）乃蠻族瓦解，部衆多投歸於鐵木眞，鐵木眞至是遂成爲蒙古全境之新主人。西元一二〇六年春，鐵木眞大會諸部族於斡難河源，建九節白旗卽皇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於是聲威日盛，實力日强，是爲肇興之始。其事已詳本卷第二、三、四章。

註：泰亦赤兀族，爲鐵木眞六世祖孫海都次子扯拉黑昆之後裔。

花刺子模之興替：貨利習彌之名，唐代已習見之，其氏族在唐稱大食，都於烏爾達赤，元史始作花刺子模，又間稱西域。唐朝初季（七世紀初），大食滅波斯，分設大酋，以治其地，將及三百載，主權日替，諸酋弱肉强食，僭號啓土，國姓屢易，塞爾柱克卽其一支派也。當塞爾柱克爲部長時，其部族居於錫爾河及鹹海裏海間，北宋中葉（十一世紀中葉），據地自立，是爲塞爾柱克王朝之始。其後傳至瑪里克沙爲王，有僕曰奴世的斤執兵衞左右，甚見寵任，旋封爲花刺子模酋。奴世的斤之子庫脫拔丁乘塞爾柱克王朝之衰，諸酋裂土自王之際，亦僭稱花刺子模沙（Sah猶言國王），西遼興兵西攻，敗塞爾柱克之後，復遣將攻花刺子模時，庫脫拔丁已卒，其子阿切斯戰敗被獲，誓臣服於西遼，歲貢方物，始得釋歸。凡數傳至塔克施，於南宋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滅塞爾柱克，受報達（註）敎主那昔兒之封，是爲花刺子模稱王之始，其所以稱爲花刺子模者，蓋沿用其起始部落之名，又所以別於塞

13—4510

爾柱克也。西元一二〇〇年，塔克施卒，子阿拉哀丁謨罕默德（Ata ud din Mahammed）嗣位。阿拉哀丁野心勃勃，吞併近境，囊括鄰近諸部之地，實力日長，自謂地廣兵强，乃叛西遼，舉兵以伐，然爲西遼所敗。西元一二〇九年至一二一〇年間，阿拉哀丁復與撒馬爾干酋鍔斯滿合兵，再伐西遼，敗之。凱旋之後，復輕兵掩襲撒馬爾干，鍔斯滿死焉。於是撒馬爾干、布哈爾悉爲阿拉哀丁所有，乃建新都於撒馬爾干，改稱烏爾達赤爲舊都，以阿拉哀丁曾助乃蠻攘西遼，故土耳其斯坦之地，向屬西遼者亦歸於花剌子模矣。至是其國東北至錫爾河，東南至印度河，北至鹹海裏海，西北至亞塞爾拜然，西鄰報達，南濱印度海，國勢大盛，幾奄有中亞全部。於是阿拉哀丁，躊躇志滿，乃遣使告於報達，欲如塞爾柱克故事，請專以教事屬於教主，祈禱文中應增列阿拉哀丁之名，並請封己爲蘇爾灘（猶言皇帝），教主那昔爾不允，阿拉哀丁乃自僭號，國人復於蘇爾灘之上加以「地上上帝之英靈」之尊號，並分封諸子。於是東惟蒙古，西惟花剌子模兩大帝國，壤錯界接。但阿拉哀丁之母，賦性剛强，黨於戚族，暗中與阿拉哀丁爭勢，亦自號曰「世界與信仰之保護者」。以是阿拉哀丁大權旁落，政令不一。但阿拉哀丁仍處心積慮，多面樹敵，遂置花剌子模國運於危亡。

註：報達（Bagdad）：當時黑衣大食王朝，建都於報達，亦以報達名其國，按報達即今日之巴格達，爲分別報達爲古之國名，巴格達爲今日之國都名，仍從舊譯稱報達。

俄羅斯：俄羅斯爲斯拉夫族，北齊末年，西元五七〇年左右，日爾曼人南侵羅馬，日爾曼之地遂爲斯拉夫人所據。唐代以前爲一散漫部落，唐末斯拉夫人柳利哥兄弟三人，皆有智勇，侵凌他族，乃爲衆部之長，其所居之地曰俄羅斯，遂以地名其部落。柳利哥建國在唐末咸通三年，西元八六二年，其部初無城郭，至是築諾夫郭羅特，義謂

新城。柳利哥卒，子依哥爾立，拓地而南，遷都於基輔。傳與其子，乃分立郡縣，設官徵稅，國體具備，境內大治。數傳之後，兄弟鬩牆，諸部皆擁兵自立，於是壤土分裂，形成聯邦。俄羅斯之共主，則僅領有物拉的米兒一區。如是歷數十王，至威司埃兀拉第二，與諸部連和，兵爭始息。威司埃兀拉卒，子攸立第二嗣立。時成吉思汗已平花剌子模（西元一二二二年），値蒙古遣者別、速不台二將進軍裏海之西，以討奇不察克，奇不察克酋遁入俄羅斯境，乞援於加里西亞王穆斯提斯拉夫。穆斯提斯拉夫能用兵，屢勝同族，視蒙古蔑如也。乃與俄羅斯諸王謀於基輔，議決：「出境迎敵，勿待其至」。並請酋邦共主攸立第二出兵爲援。遂與蒙軍戰，大敗於喀勒吉河。是役俄羅斯戰死六王、七十侯、士卒八萬二千悉被殲滅。攸立第二聞敗訊，亟將所派援軍引退。是時俄羅斯列城無備，不能爲戰守，惟俟敵至乞降，舉國大震。幸而者別、速不台二將，未躪全俄，而率軍東返，俄羅斯始得苟全。然俄羅斯雖敗於蒙古，境內被兵未甚，迨蒙古軍退去，各部內鬨如故，不復慮外患。迄拔都西征，已十有四載，俄人久不以蒙古爲意，仍不爲防範。當時俄羅斯聯邦，東界布里阿耳，西鄰波蘭，南以喀爾帕阡山與匈牙利界循。

匈牙利與波蘭：俱在俄羅斯之西南，兩國相依如輔車。匈牙利三面環山，形勢險固，北宋時始建國。當拔都西征之時，國王別剌當政，武事不備，羣情未孚。至於波蘭情勢，諸王割據，內亂頻仍，普魯思老四世，年幼而號令不行，虛擁主君之號，是以蒙軍所向皆下。

木剌夷及敍利亞：木剌夷乃回教中另一種教派，初創於天方教主阿里之第六代繼承人，自稱爲亦思馬因教。宋哲宗元祐五年，西元一〇九〇年，亦思馬因教酋曰哈山沙巴哈（Hassan Sabbah）者，首奪阿剌模特堡，旋又築堡於裏海西南及裏海東南庫希斯坦境內諸山中，聲勢始盛。哈山得此根據地之後，復佔有附近諸邦，而組成一名曰魯

德八兒之特別區，境內諸堡，或以情誘，或以力取。其時適逢鄰境多亂，亦思馬因派之勢力，遂急遽膨脹，數年間，除確切領有魯德八兒，及庫希斯坦兩區域外，復乘勢侵入敍利亞。然以其教派，專務殺人行刺，亍爲詭譎，爲世人所鄙棄。哈山卒，兩傳及其孫哈山第二。哈山第二性放誕，多嗜欲，且獎誘同惡者，故爲當時之諸善良回教徒所嫌惡。又以其廣蓄刺客，手段毒狠，亦爲鄰近諸國所畏憚，由是阿拉伯語，遂有木剌夷之稱，蓋所以示譏誚也。敍利亞當時爲埃及屬國，境內旣有亦思馬因教傳佈，教民亦奉行亦思馬因教之教規（註一），故同爲世人所厭憎，僅不曰木剌夷，而曰哈失欱而已。當成吉思汗大軍渡錫爾河之際，木剌夷教主札勒哀丁哈散（Djelal-ud-din Hassan），首先遣使稱臣輸款於蒙古。札勒哀丁卒，其子阿老瓦丁謨罕默德（Ala-ud-din Maammed）嗣立。阿老瓦丁幼時慣養，不理政事，國內盜賊蠭起，人民橫遭壓迫，至西元一二五五年十二月二日，阿老瓦丁被弒，其子魯克賴丁即位於麥門底司堡。此即亦思馬因教派最終之教主也。

黑衣大食王朝：建都於報達，亦以報達名其國，稱其國君曰哈里發（註二），爲回教徒之最高領袖，君臨諸國之上，視諸奉正教之君主，如同其委任之臣子，以報達爲上邦，視埃及、羅耳、毛夕里等若干小國爲藩屬，諸國君長，即位之時，統應由教主册封。此教初創於阿拉伯人謨罕默德，幾相殘併，至阿拔斯篡位自立，稱爲阿拔斯國，以其衣尙黑，唐人稱之爲黑衣大食。是時敍利亞、埃及、阿非利加、阿拉伯、波斯、小亞細亞等部皆屬黑衣大食。唐代嘗向之借兵，以平兩京之亂。至唐德宗貞元間（八世紀末年）始遷都於報達，教主世襲相傳，屢經篡弒，久而爲親軍大將所挾制，於是紀綱陵替，國勢式微。當成吉斯汗西征之際，其東方屬國，已相繼叛去。其時教主爲那昔兒，以其國歷史悠久，根基穩固，文化發達，曾歷經變故，迄未爲外勢所傾，故自以爲報達，得天獨祐，其國祚應

延至世界末日而後已，其子民亦每以此妄想而妄自驕大。

註一：其教規爲凡徒黨必應奉教、殺仇人、陰謀行刺，必致之死地而後已。

註二：哈里發：譯言代天行事也，以下譯稱教主。

第二節　各國間之戰略指導

蒙古：成吉思汗知人善任，因材器使，行尚軍武，志在帝業。彼於創業間，曾謂其諸王百官曰：「我後登阿爾泰山，以望己營，我軍之多如林，從軍之女亦可成隊，我願其口饜肥甘，身饗文繡，居得華室，牧得腴地，道途之內，荊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迨其西征之際，變更其對蒙古領域之觀念，爲無限制。彼曾曰：「自東至西，上天皆以付我」。其時金宋兩國構兵，武力衝突方殷。花剌子模與黑衣大食兩大王朝，亦挾嫌有隙。成吉思汗能於四大之間，把握機會，善爲運用。其主要政策，係連衡小敵人，以打擊大敵人，聯合明日之敵人，以攻擊今日之敵人，敷衍拉攏遠方之敵人，以先消滅近處之敵人。以和林爲重心，向四週作離心攻略。於是今日之敵人與近處之敵人，打倒以後，自然輪到明日之敵人與遠方之敵人頭上。如此由內而外，逐步拓展，以擊破其周圍存在之所有敵對武力。質言之，其政策：係以攻勢爲方針，以運動奇襲爲手段。先擊破其周邊近處之敵人，而將其國家領域，掩護於既佔鄰國領土之後方。遠交近攻，逐次推進。企圖將其國威，永久申張到敵國境內。尤其是成吉思汗之感召力最强，使其子孫諸王諸將，凡受其感化與教導者，均成爲非凡之戰將，而具有超特之戰略修養。是以子承父謀，孫竟祖志，以成大業。（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花剌子模朝：自阿剌哀丁即位以來，擴括鄰境，疆域日廣；以撒馬爾干為政治中心，以河中（西元一一四一年西遼始祖耶律大石，設河中府於撒馬爾干，故名）為國家領域，境內農商發達，人煙稠密，城寨林立，文化水準甚高，遠非蒙古之草原遊牧生活者所能望其項背。當時花剌子模國勢乍强，阿剌哀丁英華初發，豈甘寄附人下，遂一變臣屬於報達之地位，而與報達分庭抗禮，挾嫌構怨，終至兵連禍結。其對西方之政策，顯屬攻勢。而阿剌哀丁，對初領西遼之地，容待開發拓殖，且乍與蒙古接壤，尚乏足供研判成吉思汗之有關資料，故阿剌哀丁對東方實欲維持現狀，暫時採取守勢。復以花剌子模國防領域，地理形勢險扼，城寨堅峻可恃，致使阿剌哀丁對以遊牧為生之蒙古部落，有所鄙視，而產生錯誤之國防觀念：其一是絕對消極之國防思想；阿剌哀丁判斷縱使蒙古騎兵入侵，只須確保塞堡，城郭之外，任敵剽掠。蒙軍擴奪之後，必將滿載而歸，俟其退去，再依城寨以恢復境內秩序。其二是消極之守勢思想：蒙軍入侵之初，確保要域內諸城堡，使敵深入分散於陣地帶內之後，再依攻勢據點，相機轉取攻勢。其後退決戰地域，則預置於撒馬爾干外圍地帶。故阿剌哀丁對蒙軍之作戰指導，係屬絕對消極之守勢作戰。然阿剌哀丁對蒙軍主力之入侵方向之判斷，以為敵軍來自北正面，而將其軍事重點置於錫爾河一帶，誠屬正確。只是阿剌哀丁對成吉思汗之放胆迂迴及奇襲行動，事先未能料及。待蒙軍出現於河中，乃倉惶失措，而招致滅國亡身之禍。

俄羅斯、匈牙利、波蘭、奇卜察克、布里阿爾及裏海西北諸小國：各國地理環境相依，建國條件一致。若諸國合縱以抗蒙軍，則對蒙古西征軍之入侵，應可有所阻遏。但彼此不相為謀，各個為戰，終被逐次消滅。

木剌夷：形勢雖險，而地域褊小，且立國條件與衆異趣。消極的防衛，只能苟安於一時。致於報達(巴格達)則

以國勢老大，木思塔辛初以為蒙古軍之或不入侵，故視木刺夷之被兵，形同隔岸觀火，害將不及於己身。待至唇亡齒寒，始惆悵不知所之，報達之亡，木思塔辛之無遠見，實有以致之。

第三節　各國間之重要軍事設施

成吉思汗建國伊始，設長史牧民，設萬戶總兵，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之漸。其對軍事制度，僅創宿衞之形。傳至窩闊台卽位，始申明宿衞之制。復設僉軍之法。迨至旭烈兀西征之際，「軍戶」之制，方始萌芽，而未具體。

軍事編組：成吉思汗既有千戶萬戶之職，窩闊台復有探馬赤軍之設。其法為男子十五以上，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牌設牌頭（兵制已詳本卷第一章）。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國防純屬攻勢，是以消極的軍事設施甚尠。西域諸國之軍事制度，則概為平時招募，戰時徵集，重視築城，忽略訓練。若花刺子模之軍旅，在裝備、在編組、在訓練各方面均已顯著較蒙古軍落後。復兩面作戰，腹背受敵。俄、匈、波蘭，均屬老大，各自為政，不能相輔以圖共存。報達與木剌夷之間隔閡尤深，勢難並存。兼之以上諸國，信仰不同，教派各異。國內不統一，重臣多懷二，在政策上不能合縱，在空間上不能聲援。雖不為鐵木眞所鯨吞，終亦難免次第被蒙古所破滅。

蒙古軍所用礮、弩，初非蒙古人所創造，一說效法於宋，一說傳自西方。當時礮石固已普遍應用於軍事。所謂機弩，主在彈石以殺傷人馬，所謂火礮，係以礮口裝藥之臼礮，用火藥抛射石木，以摧毀工事。此二者均為當時之遠戰用之重武器。其遠戰用之輕武器，則為弓矢。近戰則以刀矛為主。上述武器，交戰國雙方，均有是項裝備，惟蒙古軍之使用火礮，有其特質：卽除發射用之石木，就地取材應用外，其臼礮身管，亦多隨軍事進展，應乎需要，

而臨時鑄造。致發射用之火藥，亦僅一部份仰賴後方補給，而以隨軍就地製造爲主。此種技術運用，實爲蒙古之敵對國所不能望及其項背。

蒙古族以遊牧爲業，生而習騎射。彼此侵凌，興亡倏忽。是以時常備戰，警覺性高，所有部落均生活於戰鬥中。復以居於帳幕，徙動容易，一旦有事，應變迅速。且民丁乘馬應徵，一兵入營，兵器乘馬裝具械杖同時準備。兼之補給簡單，兵員仰賴馬湩，馬匹仰賴草原。致於械具之補給則端賴於隨軍工程，技術員兵工匠之敵前製造。是以騎兵運動神速，每與敵以奇襲之打擊。

花剌子模，民習農工，募兵守土。老兵跋扈，新徵兵丁殊少訓練。且民情不睦，派別紛紜。勢難團結一致忠貞衞國。俄匈雖尙戰陣，但狃於內部爭雄。自相殘併。戰術趨重守勢，戰備偏重築城，訓練旣缺，技能不足。運動上失却機先，戰鬥每處於被動。波斯只圖憑險守固，報達欲以聲勢奪人，旣不從事於戰鬥技能之訓練，復不諳戰陣機宜。總之西域被征服諸國，兵制旣不講求，戰術思想亦多落伍。兼之如花剌子模之軍旅，因種族不同，彼此隔閡。生活方式不同，習俗不一。其他諸國之兵，屬於藩公，而藩公素擁兵自雄，及臨事征集，不習運動，只顧劍擊。在蒙古大騎兵神速運動與礮石重火器突擊之下，當然不能抗拒。

第四節　戰地概況及作戰指導（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二、四七三）

一、戰地概況

蒙古征花剌子模之戰，雙方動員百萬，歷時七載，鐵騎征跡，遍及萬里。西越裏海（Ca pain Sea），北至伏爾加河（Volga R），南抵印度河（Indus R.）。實括有今日之烏茲別克（Uzbek）、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stan）、伊朗（Iran）、伊拉克（Irag）、喬治亞（Georgia）、高加索（Coucasus）土庫曼（Ju-rkmen、克息爾鄂達（Kzyl-Orda），以及哈薩克（Kayakh）東南部諸地。就地勢言，東南為興都庫斯山脈（Hi-ndu Kush Mts），西北為烏斯特烏爾特高地（Uet Urt Plateau），北為吉爾吉斯草原（Kirghiz-Steppe），中部則遍佈紅沙。一般地勢低平，氣候溫和，多植松白草，宜於畜牧農作。當時東西貫通，貿易繁盛，由訛脫拉耳，而撒馬爾干（Samarkand），而布哈爾（Boukhara），而合爾拉耳為通西域之孔道，橫貫戰地東西，其間阿母河（Amu Dariva），當時不入鹹海，自布哈爾之南，轉而北行，再折而西南，以入裏海。河中多砂磧，少舟楫。錫爾河（Syr Dariva），則源遠流長。上源有二：一出天山，名曰納林（Naryn R.）；一出葱嶺，名為塔爾，會於安集延，始名錫爾，河流旋折，多作之字狀。上述兩大河流，皆西北向，橫亘戰地中央，對大軍運動，殊多阻障。額爾齊斯河（Irtysh R.）上游為準噶爾盆地，地形複雜，草原廣茂，乃大騎兵集團之天然良好集結地域。惟西域諸部，文化發達，歷史悠久，是以城堡，率皆堅峻，防者略為經營，即可以強化局部之抵抗力。

二、作戰指導

成吉思汗既決心西征，乃于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即成吉思汗之十三年（西元一二一八），大會諸王重臣定策西征，遂命其弟斡赤斤留守和林，鎮撫本部，將黃河以北全權，付諸木華黎以對金作戰，自與諸子大將，率軍逕趨國境集結，向錫爾河前進。同時命柯耳魯（Karlnk）主阿爾魯蘭、長兀兒主巴爾朮阿而忒的斤、阿力麻里

(Alm-alik)主雪格那克的斤等各率所部兵馬，限期集結於額爾齊斯河源，其集中態勢如附圖十三—四七三。

花剌子模主既殺蒙古使者，乃自聚兵於撒馬爾干，以應邊變。已而阿拉丁(即阿拉哀丁)北巡邊界，與蒙古軍遇於蔑兒乞部，(蔑兒乞部曾與屈出律相結。蒙古軍滅屈出律後，追擊蔑兒乞部，遂與阿拉丁軍遭遇也)交綏之下，激戰終日，勝負未決，蒙古軍乘夜逸去。而阿拉丁心怯，曾謂其親幸者曰：「我遇敵多矣！未見有如斯軍者？」歸，集諸將於撒馬爾干，開會商討，其所作之判斷如左：(上下引文具見多桑蒙古史一卷六章)

「蒙古人於剽掠殘破平地以後，將必飽載而歸，以於野戰不利，應深溝高壘，爲自守之計」。

基於上述之判斷，阿拉丁決定戰爭方略如下：

動員四十萬大軍，連鎖旣設城堡，分軍自守。於錫爾河亘阿母河、河中一帶，構成正北向之堅强抵抗地帶。置防禦重心於撒馬爾干，以拒止蒙軍之入侵。

第五節　作戰經過——征花剌子模諸戰役(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二、四七三、四七四、四七五、四七六)

一、西征之序幕

先是成吉思汗滅乃蠻時(西元一二〇四)，乃蠻太陽汗之子屈出律西走，投奔西遼。是時西遼君主直魯古(西遼始祖耶律大石之孫)，在位已三十年，見屈出律父死國亡，憐之，優予款待，並將女兒妻之。直魯古年老，好遊樂，不理政事，加以畏吾兒、哈剌魯等國，相繼叛離，國事日非。屈出律乃乘機招集乃蠻舊部，樹立本族勢力，並勾

結花剌子模國王阿拉丁（回教國，當時臣屬西遼），共圖西遼。遂乘直魯古老王與附近叛離者作戰之時，與阿拉丁內應外合，襲佔西遼國都虎思斡兒朶（丁謙氏考定，在吹河（Chu）南一日程）。時爲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亦卽成吉思汗之第六年（西元一二一一）。屈出律遂廢直魯古，滅西遼而代之。

屈出律已簒有西遼，遂謀恢復其乃蠻故國，抵抗蒙古。時成吉思汗正在與金作戰中，乃乘機遣人還乃蠻境（今蒙古科布多一帶）招收舊部，展開活動。但在同時，屈出律受其妻影響，信奉佛教，而與信奉回教之當地人民，發生宗教爭亂。屈出律用政治力量强逼人民放棄回教，人民不從。屈出律遂將回教教師釘死于回教寺門之上。於是到處激起强烈反抗，花剌子模王阿拉丁亦不同情屈出律之此一措施。

宋嘉定八年、成吉思汗十年（西元一二一五年），成吉思汗攻佔金之中都（今北平）之後，聞悉屈出律簒據西遼，並遣人回乃蠻故地圖謀恢復。汗深慮其死灰復燃，乃于西元一二一七年，開始遣兵西征。所遣大將速不台、者別及皇子朮赤三路大軍，於掃蕩屈出律遣人在乃蠻故地所招集之殘部後，卽向西征進。翌年，者別等又大破屈出律于碎葉城附近（今新疆西俄境伊斯色克湖 Issyk Kul 西端），屈出律向西北逃遁。者別許人民宗教自由，于是當地人民紛紛迎降。者別追殺屈出律至撒里黑昆地方（Saira-gol震按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據徐星伯謂卽今葉爾羌西八百里之色勒庫勒。）斬之。由于蒙古已有西遼之地，遂與花剌子模（都城撒馬爾干）接壤。一二一八年乃因「一商稅問題」，征花剌子模之戰，因之而起。

二、成吉思汗與花剌子模之絕交

13—4519

13—4520

蒙古國境既與花剌子模接壤，成吉思汗也知花剌子模是西方一個大回敎國，領土東北自錫爾河，西南至波斯灣，東南至于印度河，西北抵阿哲兒拜占（Azarbaijan），便致書花剌子模國王阿拉丁，修和言好。其國書中大意說：「我知道貴邦國大兵强，甚願修好，我愛貴國之君，如父之愛子，君當知我已征服女眞，統治中國諸民族，戰士如蟻垤之衆，財富如金穴之多，無須覬覦他人土地，所望者，彼此修好互市爲利，想正同也。」

花剌子模王阿拉丁，對于蒙古之威勢，亦有所聞，然而半信半疑，及見蒙古國書，言詞驕狂，頗爲不快，但因蒙古使者之善于言詞，乃以好言遣還，並允互相通商。此後不久，成吉思汗因花剌子模之商人來貿易，亦遣信僕數人與畏吾兒商一百多人（一說四百多人，祕史作百人），攜帶東方貨貨，往花剌子模購易珍物。此批商人到達錫爾河附近之訛答剌城（Otrar）地方時，不料爲花剌子模之守將亦納勒朮（Inalcng）號哈亦兒汗者（阿拉丁母后族人，大將權重），欲沒入其貨貨，而指認他們是蒙古之間諜，執而殺之並奪其財貨。

成吉思汗聞報，大爲震怒，認爲奇恥大辱，當卽免冠解帶跪禱于天，誓死復仇。乃起傾國之師，大舉西征。時爲西元一二一八年。（多桑蒙古史，一卷六章）

三、錫爾河諸城之攻略（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三、四七四）

蒙古軍之機動：蒙古軍衆號六十萬（「蒙古史略」謂十五萬至二十萬人），於成吉思汗之十四年（西元一二一九，此爲馮承鈞成吉思汗傳所載之年。震按丁謙氏「元祕史考證」則爲庚辰，成吉思汗十五年，一二二〇）如期於額爾齊斯河源集中駐夏，休息士馬，準備入秋進軍。當誓師時適當禡牙之日，雪深三尺。思吉思汗疑慮之（震按丁

謙氏「元祕史考證」謂：「旋以馬乏芻秣緩師期」）。耶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汗喜。遂揮軍前進。大軍自額爾齊斯河源出發，直向南行，經烏魯木齊（今迪化屬），至伊犁、巴爾克什湖以南地區集中後，乃以主力直趨錫爾河，而另遣者別一軍，自合失合兒（今疏勒）取道拔汗那（小國名。今新疆疏勒北及西）進襲錫爾河南岸敵軍之側背。旋花剌子模得悉者別軍之行動，惶懼，「乃將（錫爾河沿岸防線）軍隊調向拔汗那。等待錫爾河戰線空虛之時，蒙古的大軍（主力）遂出現于錫爾河。」（見馮承鈞譯「蒙古史略」第一卷第五節）。故者別此一行動，實成吉思汗誤敵之計也。（下引見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成吉思汗初期作戰指導：是年秋。蒙古軍進抵錫爾河，未遇抗拒，遂圍訛脫拉耳城。成吉思汗已知「撒馬爾干，城堞高峻，守兵充足，非一載不能破」。「西域主志氣沮喪，企圖消極，擬固守城寨」。於是成吉思汗對其初期作戰下定如左之決心：

「先分兵攻取各處城堡，而自取布哈爾，然後會師」。按成吉思汗之先取布哈爾，因布哈爾位於西域新都撒馬爾干，與舊都烏爾達赤之間，得此城可以截斷花剌子模王與河中府之交通，且可斷絕錫爾河上受圍各城之外援。

成吉思汗之作戰指導（參看附圖四七四）：元太祖十四年秋（西元一二一九年十月），成吉思汗分兵爲四：

第一軍：命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將之，留攻訛脫拉耳城。

第二軍：命長子朮赤將之，爲右手軍，循錫爾河而西北，攻略錫爾河岸上沿河城寨，進攻目標爲氈的。

第三軍：命阿剌黑（Alca）。速客圖（ Sougtou）、托海（Togai）三將將之，爲左手軍，兵力五千人。循錫爾河東南攻伯訥克特、浩罕等地。

第四軍：由成吉思汗與四子拖雷將之，逕渡錫爾河，直趨布哈爾，以斷阿拉丁與河中府之交通，而絕其錫爾河受圍各城之援。

限期各軍，完成任務，會師撒馬爾干。

第一軍攻圍訛脫拉耳：訛脫拉耳（Otrar），位於錫爾河濱，扼東西交通孔道，城分內外。繕守完備，糧儲充足。原由西域將哈伊爾汗（Gair Khan）率步兵三萬駐守。阿拉丁鑒於形勢緊急，乃再分兵萬騎，令哈拉札汗（Caradja Khan）率往助守。

察合台及窩闊台，自成吉思汗十四年九月率軍圍攻訛脫拉耳（丁謙元祕史考證爲十五年秋）經五閱月不下。然守城軍民志氣消沉，內心惶恐，以是哈拉札汗堅主「力困議降」。惟哈伊爾汗則以前次殺使刼貨，得罪蒙古，自度無生理，乃揚言以死守報主恩。由於二將意見不合，致部分守軍，戰鬥意志爲之瓦解。未幾哈拉札汗率所部精兵突圍欲遁，被蒙古軍擄獲。因詢得城內虛實，遂攻克其外城。哈拉札汗欲降，察合台等以其不忠于其主，並其部衆斬之。又驅其民于野，縱掠城內。哈伊爾汗以外城已破，乃率親兵退守內堡。屢屢出戰，相持又一月，死亡幾盡，內城遂陷，然仍鼓勇巷戰。蒙古軍欲生致之，諸面肉搏以進，哈伊爾汗猶率從卒二人，登屋格鬥。而從卒亦死。箙中無矢，猶持瓦以擲敵，婦女在墻下授磚以助，卒以力竭，爲蒙古軍所俘獲。（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第二軍之戰鬥：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率第二軍，沿錫爾河北進。先至昔格納克（Signac）城遣使諭降，城民殺使者。朮赤乃下令進攻，不許休止，士卒更番迭進，連攻七晝夜乃下之，屠其城。自是連下八兒眞（Barcilligkent）、額失那斯（Asnas）諸城。

當氈失那斯之被攻也，警訊至氈的（Jend），守將庫特魯克汗（Coutlcug-Khan）夜遁，渡錫爾河而走烏爾達赤（一作玉龍傑赤Urginj）。朮赤遣使諭降，氈的城中無主，人民混亂，不知所從，見使者至，欲殺之。使者僞與約，誓引蒙古兵他去，不入城內，城民乃釋之。已而蒙兵至，城民惟恃城高不爲備。朮赤即督師樹雲梯環登，踰城而入，遂佔領之。以未受拒抗，城民得不殺，驅之于野，縱掠九日，然後許居民還城。以布哈爾人阿里火者，爲氈的長官守其地。（註一）旋分兵下其鄰城養吉干（Yaugi Kant）。阿里火者，西域之商人，前曾與成吉思汗所遣百餘商人賚送珍品與阿拉丁者。（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第三軍攻圍伯訥克特及浩罕：阿拉黑等三將率兵五千，於十月末圍伯訥克特（Benaket）城。急攻三日，守將伊勒格圖陣歿。第四日城民始降。蒙古軍先是許其不死，既降之後，驅城中人于城外，別置其將卒于一處，盡殺之，分其工匠于諸軍，而驅其壯丁，以攻浩罕。

西域將帖木兒蔑里克（Timur Melik）驍將也。率兵守浩罕（Kukand）。城濱錫爾河，河有中洲，上築堡壘，與城爲掎角，洲距兩岸遠，矢石不能及。帖木兒分精兵千人守之。另造甲板舟十二艘，形如穹屋，裹以輕氈，塗泥潑醋，以禦火箭。每日出舟六薄兩岸，從舟隙發矢，以射蒙古軍。阿拉黑三將，既圍浩罕，又鑒於中洲據點距兩岸遠，矢石不能及，遂先以鐵索封鎖河道，以絕敵援。同時感於兵力不足，請增援。尋蒙軍自提脫拉耳等處援師二萬至。且於四鄉擄民五萬，編組什百爲隊，以蒙古將校督之。於三十里外之山中、運石填河築堤，期達於洲。帖木兒乘蒙古軍實施攻擊準備之際，每利用夜暗，屢襲蒙古軍，蒙古軍多所損折。

蒙古三將以河堤漸成，攻擊開始，砲石紛集，守軍勢不支。帖木兒見勢不支，計窮，乃夜以七十二舟，載輜重

、軍士，自率精銳，駕甲板舟、列炬燭，順流而下，逃向伯訥克特。

當帖木兒之撤退也，一面掃除河川封鎖，一面對兩岸追兵作戰。奮力撤退。既而、聞知朮赤軍已於氈的附近，夾錫爾河置重戍，兩岸置弩，並結舟為橋，阻絕川道。遂捨舟登陸乘馬而行。蒙古兵追至，則止而與戰，待輜重前進，然後再行，如是數日。部族本少，及是益減，不得已乃棄輜重。已而從卒次第亡失已盡。乃單騎遁走，逃往烏爾達赤。（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四、阿母河諸城堡之攻略（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四）

布哈爾之佔領：成吉思汗與四子拖雷，率領主力軍，以速不台為先鋒，逕渡錫爾河，馳襲賽爾奴克（Zarnuq）居民咸入堡拒守。成吉思汗遣使者丹尼世們（Danismaud）招降，守軍困辱之。丹尼世們謂曰：「成吉思汗率大軍，距此不遠，汝等若稍抗拒，霎時堡壘居舍將平，血淹田畝矣；降則身家得保安」。居民遂降。成吉思汗令居民出城外，簽其壯丁為兵，編作一隊，備攻布哈爾。又熟習路徑者為嚮導。從人跡罕經之沙漠僻路，間道急趨布哈爾。成吉思汗十五年春正月（西元一二二〇、三月），成吉思汗大軍突然出現於布哈爾附近。（成吉思汗傳第八章）

布哈爾分內外二城，外城甚大，堡壘園囿村莊盡在其中。Sodg水經其附郭。城池堅厚闊大，四周有十二門，民居房舍率以木建之。地扼東西交通咽喉，為撒馬爾干西方唯一屏障、西域將庫克汗率部將數員，兵二萬守之。

成吉思汗大軍既抵布哈爾，先屯於城之四週。迨準備完成，即督軍攻城。晝夜不息，其勢甚銳。守城諸將度不

支、夜率全軍突圍遁走。蒙古軍不意被襲，陣稍挫急退。嗣見敵不乘勝進擊，反遁走，遂整列追之，及于阿母河畔，鏖殺殆盡。

明日、城中回教教長及紳者人等，出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蒙古兵運可蘭（Koran）經橫置庭中，以代馬槽，踐其經典于馬蹄下，又召集歌女在大禮拜寺，歌舞勞軍、蒙古兵亦歡呼歌唱為樂。如是取樂一二日成吉思汗出城，赴布哈爾民衆祈禱場，傳集民庶，告以西域王背約，殺使臣，及己不得已起兵復仇之事。令蒙古官員，彈壓大軍，勿使擾害。已而籍富民，征財富，餘民則出丁賦以贍軍。

其時猶有康里兵四百騎，據內堡。蒙古軍遂焚城內民居，驅壯丁使執內堡塡壕之役，悉成平地，以進迫之。已而置礮環攻，戰況慘烈，為空前所未有。凡攻十二日內堡破，守者悉死；而蒙古兵及居民為守兵所傷亡者，亦甚衆。城既拔，成吉思汗驅民於野，盡掠其財物，焚其居屋，或流或徙、丁壯則使從軍。成吉思汗焚布哈爾後，春末，乃循Sogd水，東趨撒馬爾干。

底定撒馬爾干：撒馬爾干（Samarkand），位於Sogd水上，距布哈爾五日程，沿河風景甚麗，園林別墅相望，舟車輻輳，為河中一大政治中心，經濟重鎮。北面廣漠紅沙、南憑鐵門關天險、在遠方有錫爾河、阿母河三面憑藉，形勢天成，又當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西域王於此建為新都。至二十世紀初期，該城人口仍在十萬以上。

當西域王之駐蹕撒馬爾干也，督民修城濬池，竣濠蓄水，繕增堡壘，蓋為長期固守之計。及聞蒙古師衆，乃大懼。謂左右曰：「敵軍鋒甚銳，我不可以居此」。即先遁去（另詳下節）、留兵五萬（一說有突厥兵二萬，波斯兵

五萬）拱衛新都。命其將阿爾潑汗嬰城固守。

成吉思汗自布哈爾，驅俘民隨軍東進，行五日，騎兵先抵撒馬爾干城下。翌日部隊與俘虜繼至。時其他三軍，亦相率自錫爾河北諸地至于城下，亦驅土著壯丁至。於是成吉思汗自結營於庫爾薩來。復先分軍，攻下河濱寨堡。以削弱其外勢。同時令諸軍分別開進，配合會攻。又編俘虜十人為一隊，隊執一旗，陸續經行城下，以示其兵衆之盛。成吉思汗乃親自週巡城外。相視形勢者兩日。令阿拉黑、畢速爾率兵一部向鐵門關、塔里堪，以截斷敵之外援。第三日遂圍合。

當蒙古軍合圍之日，西域將阿爾潑汗、甸赤汗、巴郎汗三人乘蒙古軍尚在展開間，轉取攻勢。但成吉思汗事前已派有掩護部隊，當即接戰。西域軍以塔起克兵先進，中伏。初康里兵自以為與蒙古兵同類，事亟則降。故康里兵不為援。以此，西域軍大敗。由是城中人為之氣奪。然蒙古軍遭此突襲，傷亡亦衆。至夜，雙方罷戰。

第四日蒙軍攻城，城民恟懼。第五日續攻，康里兵乃有擕眷投降者，城內教士亦出城納款。成吉思汗均善諭之。越日，西域軍停止抵抗，開城請降。時太祖十五年（西元一二二〇）四月中。至是蒙軍首先隳其垣堞堡壘，令康里兵三萬聚於一處，收其馬匹器械，至夜盡殺之。

當康里兵之洽降也，他部守兵不從，殆至康里兵開城，塔起克兵及波斯兵乃入內城續守。。是夜，蒙古軍仍攻城。內城人懼，知不得免，阿爾潑汗乃率千人，乘夜潛出、突營而遁。次晨蒙古軍編組攻城隊，迫攻內城，隳其垣堞，塞城河之源，至夜城破，內城悉成灰燼。

撒馬爾干城既隳，成吉思汗乃命太師國公耶律阿海，組設軍政府，以降官巴克曷勒蔑里克、牙剌瓦赤（Mah-

13—4527

mud Yalewaj）等主收賦稅，兼轄降民。選取工匠三萬人，分留各營，簽發民丁三萬，補充攻城隊。餘民五萬，令輸二十萬的那（西域幣名），許復還城贖命。派兵一部，任該城之衞戍與綏靖。成吉思汗則自屯兵于撒馬爾干、那黑沙不（Nakinsad）兩地之間。

烏爾達赤之攻圍：是年（西元一二二〇）夏，成吉思汗既定撒馬爾干，乃令三子就地整軍，，自與拖雷亦暫於鐵門附近駐蹕休息。

烏爾達赤（Uryanj, Keurcandje），一名花剌子模城。市區廣大，形勢雄偉，農耕茂盛。突厥人名之曰Gurg-anj，阿剌伯語則謂爲Jurjaniya，花剌子模之舊都也。在當時爲西域名城。自王母土爾罕可敦出走後，城中無主。旋花剌子模王阿拉丁之子札勒哀丁（又作札蘭丁）自裏海逃至該城（時阿拉丁王被者別所追，遁入裏海一小島，于是年十二月死。詳見下節）。城中原遺有兵丁甚衆，稍事號召，卽有兵九萬，復集于諸王麾下。然將士多康里人，對札勒哀丁，並不衷誠擁戴。札勒哀丁乃於西元一二二一年二月十日，率帖木兒以三百騎出奔。另一王子鄂斯拉克沙（Ozlag—sachah），亦在城中，鑒於烏爾達赤、諸將爭權造勢，各欲謀擁立（阿拉丁死後，尙有三子）情勢叵測，亦出奔，烏爾達赤將領頗有從之行者。是時烏爾達赤尙餘兵六萬，其緈民皆願併力守城，遂公推忽馬爾（Humar）爲帥，以其爲王母親族也。

蒙古軍於河中作三閱月之整補，軍容一新，軍威大振，成吉思汗乃於十五年秋，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率軍十餘萬（一說五萬）及所俘丁壯，往攻烏爾達赤。其行軍序列，依窩闊台、察合台、朮赤之順序行之，似以朮赤爲總帥。

西元一二二一年春，成吉思汗又聞阿拉丁諸子走烏爾達赤，乃又遣兵戍呼拉商北境，以防其南逃。二月十三日

，朮赤軍近迫烏爾達赤，游騎至城下。城人出城逐之，中伏，城兵死者甚衆。蒙軍尾隨敗卒入海闌門，因日已西沉，仍退出。

朮赤昆弟，既至城下，即環視烏爾達赤城形勢，城跨阿母河，爲橋以通往來，垣堞堅厚，猝不可破，朮赤下令軍中：「我父將以此地封我，毋許焚擄」，乃遣人招降，守將及兵民拒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章外國傳西域上）

朮赤以招降無效，乃退治攻具，境內無石，不能砲擊，乃令伐大木，浸水增其重量，以代砲石之用，又命所掠諸地丁壯執塡濠之役，限十日而工畢以備攻城，諸攻擊準備已畢，乃即遣三千人，欲先攻奪橫跨阿母河上之橋樑，但爲城兵困圍，全部戰歿，至是守軍益振。既而朮赤、察合台二人失和，號令不一，紀律亦弛，士氣不振。守軍以是屢用逆襲，與蒙古軍以重大損折。曆時六月，而城不下。

成吉思汗於塔里堪，先後接獲三子報告，知烏爾達赤方面，久攻不下之主因，首在三弟兄間之不睦，乃遣使各加斥責，並改命窩闊台總諸軍。

蒙古軍由於窩闊台出任統帥，彼極力和解兩兄，並申誡部衆。嚴守約束，於是軍威復振。乃於太祖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一）秋下令，併力亟攻，守者遂不支，蒙古兵梯登入城，以石油澆房屋，縱火焚之。西域兵雖敗，仍鼓勇搏鬥，節節爲守，城中婦女亦直接參與戰鬥。巷戰七晝夜，守兵終乃乞降。蒙古兵遂盡驅其民出城，以技師工匠從軍，壯丁僉軍，計民之充軍者數逾五萬，婦孺夷爲奴婢。餘民則悉配諸軍屠之。屠後焚毀殆盡。並決阿母河堤，引水淹城，廬舍盡毀。又選工匠十萬人送至東方，相傳此爲東方各地有回敎僑民之始。

烏爾達赤既平，察合台、窩闊台率隊赴塔里堪會師，朮赤軍仍駐鹹海、裏海間。

五、追擊阿拉丁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四、四七五）

先是當成吉思汗大軍甫抵撒馬爾干時，已偵知西域王阿拉丁已出城西走，乃遣者別、速不台各率萬騎往追。命之曰：「窮追勿捨，如彼勢衆敢抗，而汝等力薄，即不前進，飛報我大軍定奪。屢聞人言，彼長怯殊甚，諒必不敢抗也。如彼勢蹙而遁，雖入山穴，亦必窮其所往，所過之地，降者安撫之，爲置官吏。有阻遏我軍者，必摧破之，以三載爲期，回至蒙古，與我相見」。後命將曰：「汝等之後，我復令拖雷剿撫呼拉商、蔑爾甫、海拉特、你沙不耳等處。並令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攻取烏爾達赤 。賴天之佑，必竟全功，乃可凱旋」。（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當成吉思汗十五年春，蒙古軍進攻布哈爾時，阿拉丁駐于忑爾迷（成吉思汗傳，謂：「退避于哈里甫（kalif）、安的胡（Andkhud）兩地之間」，其意似在防止蒙古兵渡阿母河。撒馬爾干被圍時，又曾選遣萬騎，後遣二萬往援，然無一軍敢至撒馬爾干城下，既而集將吏議進止，諸將以撒馬爾干已無可救，應調集全國之兵守阿母河。別又有人勸阿拉丁赴哥疾寧，集兵以抗，縱不勝可奔印度。阿拉丁以此策萬全，從之。遂向哥疾寧，道經巴爾黑，其子屋肯哀丁遣國相阿馬都木勒克（Amad—al—mulk），自伊剌黑阿者迷來見，獻議，言伊剌黑（伊拉克）人財馬足，可以禦敵，不如西向，阿拉丁又從之。

阿拉丁離巴爾黑前，遣一支隊赴忑爾迷北之般札卜（Panjad）偵敵情，及還報布哈爾陷，繼報撒馬爾干降，遂急離巴爾黑。扈從軍事皆康里人，諸將皆土爾堪可敦之戚也。中途謀殺阿拉丁，事泄，阿拉丁夜易寢幕防之。晨起視空幕，攢矢已滿，遂疾行。四月二十八日抵你沙不耳（Nisapur），勸官民嚴守，以爲蒙古兵不敢遽渡阿母河。

在此居留三週，消磨其光陰於晏樂飲舞諸事而不爲戰守之備。

者別、速不台二將受追擊阿拉丁之命後，尾追阿拉丁之後，抵蒎綽布（Pendjab）欲渡阿母河，而無舟。伐木編枝幹爲箱筐，置輜重器械於內，裹羊皮於外，繫馬尾，驅以泅水，得不沉沒，將士攀援以隨。舉軍截流而濟，西域王阿拉丁偵知蒙古兵已渡河，進入呼拉商（呼羅珊）乃僞言出獵，於五月十二日逃赴伊拉克。二將既渡河，先至巴爾黑，城人迎降，遂爲置守吏。募導者，復分道追擊。

者別以太石勇士爲前鋒，經蔑而南，於六月五日抵你沙不耳城下。你沙不耳以三人來迎降。者別乃復折向徒思，速不台軍順大路追擊。徒思以東各寨堡皆望風而降，惟徒思拒命，乃力攻下之，殺傷甚衆。遂由徒思往達蔑干（Damegan），西模娘（Simnan）諸城，繼往伊斯法楞，皆不遇西域王。乃欲西赴伊拉克。時者別軍自馬三德蘭踰山而南，兩軍遇於合耳拉耳（Rayi）按合耳拉耳在德黑蘭城東，城已廢）。軍復合。

西域王阿拉丁與其子屋肯哀丁率數萬人，守伊拉克之可疾云（Cazvin）城。召集諸將，方共謀防禦之策，而合耳拉耳之警適至，父子遂分路遁走，隨從之王侯貴人，一聞此訊，亦爭先出奔，士卒亦潰。其他酋首，無不相率逃逸。阿拉丁與次子吉亞代丁（Ghiath—ud—din），輾轉奔至馬三德蘭，行李盡失，幾孑身無長物矣！時蒙古兵已入馬三德蘭，破其都會阿模里（Amol）及其商業城市阿思塔剌巴（Astarabad）。阿拉丁詢諸土酋，何地可以避兵？諸酋勸其暫避于裏海中之島上。阿拉丁從之，至海岸一村落中，居數日，其仇家導蒙古兵至，阿拉丁急登舟出海。蒙古兵在岸上射之，有數騎躍馬入海逐舟，皆溺死焉。（下引見成吉思汗傳第八章）

阿拉丁于乘舟離岸時，以土地財貨盡失，又聞妻女皆被俘，幼子被殺，且其時已身已患肋膜炎症，自知將死，

13—4531

乃嘆曰：「君臨之國家不少，乃無數尺之地可作墳墓！」既而登一名阿必思昆（Abiskun）之小島，喜其地安寧，結幕居之。馬三德蘭沿岸居民，以糧物來獻，阿拉丁皆授以官職食邑。及病勢日重，乃立子札勒哀丁（札蘭丁）爲嗣，使光復故國。遂死。時在倉卒無殮服，乃即以其襯衫裹葬之。時爲成吉思汗十五年(西元一二二一)一月也。

阿拉丁已卒，札勒哀丁乃潛往故京烏爾達赤，其弟鄂斯拉克沙從往。屋肯哀丁自可疾云出走，復爲蒙古兵所殺。

初西域王母土爾堪可敦居烏爾達赤，成吉思汗曾自撒馬爾干遣使招降。土爾堪不答，而且避居于馬三德蘭山中赤剌勒（Ilal）堡中。速不台追阿拉丁，經此堡下，留兵一隊攻破了，盡俘以獻于成吉思汗。汗殺其幼子，擄其母妻妹于蒙古。

六、掃蕩高加索山南北諸役（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五）

成吉思汗十五年冬，者別、速不台二將，既迫阿拉丁走死海島，復獲其母及妻，乃由馬三德蘭，南至伊拉克，掠庫木、定哈馬丹。二將復引軍而北，進逼亞賽爾拜然之都城台白里司（Taibriz），國王月即伯厚幣請和，二將乃退出其境外。是冬甚寒，以裏海沿岸木罕（Magan）之地，水草豐美而氣溫，乃駐冬於此，而分兵入庫拉河逼喬治亞（Geragia，亞賽爾拜然西北）。初，喬治亞（成吉思汗傳載「谷兒只」）以爲蒙古兵駐冬於木罕，天寒必不即出動，方分遣使者往約亞賽爾拜然、者疾烈兩國主，俟來春並力合擊蒙古軍，不意蒙古軍突至，其地之突厥蠻、曲兒忐兩部人，平時頗受基督教徒凌虐，蓄怨已深，聞蒙古兵進略基督教之國，多應募而投麾下，冀乘機報復，且

可飽掠富饒之地以自肥。蒙古兵卽以此二部人爲前鋒，入庫拉河部落之境，所向焚殺，將抵帖弗利斯（Tiflis），喬治亞部衆萬人來拒，蒙古前鋒力戰不利，多所損傷，谷兒只軍亦因以疲弱。蒙古本軍遂乘勢繼進，突擊敗之，斬殺過半（一二二一年二月）。旣而蒙古兵以喬治亞境內路隘林密，乃還向台白里司，月卽伯後以重幣餽獻，蒙古軍又捨之，進圍馬剌合（Maraga），驅回教俘虜攻城，退縮者斬，越數日，城陷，蒙古以其殺所置官吏，遂屠其居民，焚城而去。時爲一二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也。

未幾，蒙古軍復還至哈馬丹（Hamadan）。結營城外，命其所置戍將徵發銀布以餉軍，城民不堪一再苛索，乃殺戍將拒守。蒙古兵攻至第三日陷之，城民猶短兵巷戰，終于不敵，皆受屠戮。蒙古兵又焚城而去。

旣而蒙古兵又旋兵北還，破阿兒塔比勒（Ardabil），而第三次進至台白里司城下。月卽伯聞警留將守城，自避往納黑出汪（Nagcuyan）。蒙古兵知城防甚固，僅索銀布而去，進拔撒剌卜（Sarab），屠之。遂進攻阿兒蘭（Arran）境內之拜勒寒（Baileqan），拔之。以其背約殺使者，乃盡殺其男子，女子則辱而後殺之。時爲一二二一年十月也。遂進軍阿兒蘭都城干札（Ganja），旋聞干札城民常與谷兒只人戰，勇敢善鬥，知不易與，乃索金帛而去，以兵入谷兒只境。

時谷兒只屯兵於忽難（Qunan）之地，蒙古兵分爲二隊，者別以五千人設伏，速不台迎戰佯敗，誘敵人入伏中，谷兒只軍三萬多半覆沒，谷兒只人大懼，委其南部之地于敵，而退保帖布利斯。（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一卷八章）

蒙古兵以谷兒只險隘遍國內，不敢深入，遂飽載鹵獲，東掠設里汪（Siryan）境，破其都城沙馬乞（Ssmaqi），進拔打耳班（Darband）。此時蒙古二將奉成吉思汗之命，以西域底定可待，令其乘勝北征奇卜察克，遂捨其

子城不取，欲北踰太和嶺（Caucase）而苦無鄉導。乃僞與設里汪沙（王）約和，請遣使來議。及使者十人至，皆其國中貴人也。乃殺其一人，而脅其餘人曰：「其不善導蒙古軍踰太和嶺北，視此！」遂踰嶺進軍阿蘭都（奇卜察克之南）。阿蘭糾合奇卜察克（即欽察，突厥之遊牧部落也，居黑海、太和嶺、裏海之北，十二世紀初年武川北庫莫奚部西徙與欽察合斡羅思人遂名欽察）諸部合兵來拒。兩軍接戰，勝負未決。者別等鑒于衆寡不敵，復迫于險，乃以甘言誘奇卜察克人曰：「彼此皆突厥，曷必助異族而害同類。不如言和，吾曹願以金帛相餽。」奇卜察克人爲其甘言重幣所餌，遂棄其同盟軍而去。蒙古兵乃進擊其他諸部，敗之，而躪阿蘭諸部之地。大施掠殺。

奇卜察克人既已散歸，遂不爲備。者別與速不台復出其不意，攻入其部，盡取還所餽物，其諸部衆多倉皇委牧地而去。奇卜察克有部長名迦迪延（Katyan）者，曾以女妻斡羅思（即俄羅斯）部之迦里赤（Calicie）王密赤思老（Mstislav），遂率其部衆遽入乞瓦（Kiev 即基輔）境內，求援于婿。蒙古兵亦尾追至斡羅思界上。

七、破斡羅思聯軍之役（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五）

（下引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七章斡羅斯傳）

當時斡羅思部據地尚小，其東境不逾窩勒迦河（即伏爾加河）之支流斡迦（Oka）河，境內分爲數國，其主皆斡羅思人魯里克（Rurik）之後裔。九世紀時，魯里克統一的涅培兒（Dnieper 即聶伯河）河之諸撒吉剌（Sagrab 今稱斯拉夫 Slaves）民族，嗣後遂概稱其民曰斡羅思人。魯里克之後裔以國分屬諸子，分國而治，惟奉一有大公之號者爲主君。大公以乞瓦爲都城，一一六九年時，徙都于兀剌的迷兒（Uladimil）。至是諸藩已多不奉號令，互相爭戰。伽里赤王密赤思老因妻父之乞援，遂集斡羅思南部諸王于乞瓦，議禦敵軍，並遣使請兀剌的迷兒大公

以兵來相助。既而密赤思老糾合乞瓦等部之兵，進至的涅培兒河畔。蒙古軍遣使十人來言：「無犯斡羅思部意，所討者其鄰奇卜察克；況奇卜察克侵擾斡羅思有年，不如同蒙古合兵，同分鹵獲。」斡羅思諸王不從，殺蒙古使者，渡的涅培兒河，虜蒙古前鋒將，以畀奇卜察克人殺之。於是者別與速不台決心攻敵，如欲誘敵遠離其境，乃不戰引軍東退，至窩勒迦河（V lga），告捷于朮赤，並請增援。時朮赤駐軍于裏海之東，部衆多暇，乃分兵大半往助。

當蒙古兵東退時，斡羅思聯軍以敵不敢戰，乃躡跡追逐十二日至端（Don）河（即頓河）鄰近之迦勒迦（Kalka）河（即圖上之喀勒吉河）。成吉思汗十七年冬，者別等以增援之新軍已至，而伏爾加河冰合，遂下裏海北岸之阿斯塔拉干（Astraakhan），分軍爲二，復行西向，一軍過端河列陣以待（似一部），一軍至亞速海東南，履冰渡亞速海至黑海，大掠而北，兩軍復合。者別等復遣使至斡羅思，「謂前言誑。我已誓于天，決不相犯。請勿用兵。」斡羅思釋使者還以約戰。（元史譯文證補，卷十八）

斡羅思迦里赤（一作哈力赤）王自信可以勝敵，不與乞瓦諸部之王相約，獨率所部萬騎渡聶伯河進戰，敗蒙古軍前鋒。諸王皆隨而東渡，蒙古軍退，追至喀勒吉河，聯軍八萬，分屯南北。南軍爲乞瓦、扯爾尼哥等部，北軍爲哈力赤及奇卜察克等部。北軍復先渡河。戰于孩兒桑之地，北軍大敗，迦里赤王棄其將卒，盡焚迦勒迦（即喀勒吉）河上之舟而逃，其軍幾盡覆沒于河濱。據云其中有六個國王陣亡。時爲成吉思汗十八年（一二二三）五月三十一日也。

乞瓦王營于河畔一高岡上，目擊迦里迦赤軍之敗而不進。蒙古軍已破北軍而至，乃倉卒謀守禦，然已無及矣。抗守三日，不敵，乞降，唯求免死。蒙古僞許之，獲之以後，縛其諸王于地，覆板其上，然後使將卒坐于版上宴飲以

壓斃之。此役，爲舉世聞名之各個擊破殲滅戰，亦稱孩兒桑會戰。

兀剌的迷兒大公已遣軍在道，聞敗訊，遽行退。蒙古軍隊長驅直入斡羅思境，蹂其南境，進掠克里米（Crirnee）半島而還。

是年終，者別、速不台二將，奉成吉思汗之命，班師東歸。遂蹂窩勒迦、哈馬（Kama）二水上流不里阿耳部所居之地，不里阿耳人率軍來拒，二將設伏敗之，陣斬甚衆，既而取道撒速惕（Sasut）之地，進至康里部，敗其部長霍霍脫思罕（Putuz—gan）之兵，遂與就歸途之大軍會合。

八、底定阿母河以北諸地（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六）

成吉思汗十五年（西元一二二〇），成吉思汗駐夏于那黑沙不（撒馬爾干附近），大軍整補完畢，士飽馬騰，乃于是年秋命朮赤、察哈台、窩闊台率軍往攻烏爾達赤，而自將大軍，自駐夏地南進。一路遊牧，過鐵門關。遣拖雷將兵往定呼拉商，自率主力赴特爾迷（Terminz），至城下諭降，不從，攻十日破之。盡驅其民出城，分配諸隊屠之。乃分軍收巴大喀傷（Badakhschan）半藉軍事，半用招撫，阿母河以北諸地，率皆平定。特爾迷既定，巴大喀傷亦平，乃造舟渡阿母河。十六年春，成吉思汗軍至巴爾黑，城民遣使迎降，獻重幣。既而聞札勒哀丁（札蘭丁）聚兵于哥疾寧之報，念留此大城于後路爲非計，遂以檢括戶口爲名，驅其城民出城，盡屠之。縱火焚廬舍，夷其堡壘而去。於是趨塔里堪（Taleban），攻其寨取之。

九、拖雷軍掃蕩呼拉商（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六）

初拖雷受命往定呼拉商，爲者別、速不台後援，平其未定之地。拖雷以脫忽察兒（Togatchar）爲先鋒，自統中軍，命他將率左右翼，以併列態勢渡阿母河。十五年十一月，先鋒至你沙不耳，攻城三日，成吉思汗命奪其職。因先是汗有命，來降者勿擾其民，也里城長官額明木勒克（Aminal—Mulk）曾納款于蒙古軍，而脫忽察兒違令抄掠其境，額明木勒克因復投札勒哀丁，汗因是大怒而奪其職。脫忽察兒已去，代將者以兵力薄不能克城，遂解圍而去。而分軍爲二隊，自率一隊攻撒卜咱瓦兒（Sabzavar）三日拔之，殺其居民七萬人，另一隊入徒思境，取諸堡。

明年春正月，拖雷本軍七萬人進迫蔑而甫（Meru）。蔑而甫者，塞爾柱克王朝之故都也，城在平原，土地肥沃，處馬魯水（Mnrgal）之岸傍。拖雷先擊敗屯于城外之突厥蠻軍萬騎。次日（二月二十五日）拖雷率五百騎周視城堡，七日之間，全軍悉集，乃下令進攻。守兵二次出城突擊，均被擊還。守將木直耳倭爾（Modjir—Mulk）知不支，乃乞降。拖雷佯允之，以其曾殺蒙古留置官員將士，大軍入城，併其親族悉誅，繼驅居民出城盡屠之，死者數十萬。唯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遂置戍將一人鎮之，然後引兵向你沙不兒。

拖雷軍至你沙不耳（Nishapur）城，城爲呼拉商首都。先是蒙古遊騎至于城周附近，輒爲城民所害，城民因逆料蒙古必來復仇，遂堅其守備，城上佈置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五百。拖雷軍亦有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三百，投射火油機七百，雲梯四千，礮石二千五百担，密佈城外。攻具既多。士卒復衆，城中人望見，氣爲之奪，遂請降，並

許納歲貢獻。拖雷不許。明日（一二二一年四月七日星期三），拖雷巡視一週，訓勵將士，遂命令環城同時進攻，弩機齊發，晝夜不息，至四月九日晚，濠塹已平，城垣裂七十口，蒙古軍乃從各方面攀登而入，街巷屋舍，皆成戰場。至於是脫忽察兒之婦（按爲成吉思汗之女），亦率萬人入城，人畜悉殺。以報夫仇，如是屠殺四日，貓犬無遺。唯工匠四百獲免。毀城歷十五日，城市遂墟。拖雷軍又率軍趨海拉特，力攻八日，克之。（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初成吉思汗召集拖雷於大暑之前囘營，至是拖雷遂啣命東返塔里堪會師，時察合台、窩闊台亦自烏爾達赤來會。

一〇、巴魯安會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六）

扎勒哀丁重整西域軍：成吉思汗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一）春，札勒哀丁與帖木兒率三百騎自烏爾達赤向東南走，橫斷花剌子模沙漠，入呼拉商，在納撒擊退蒙古邏騎以後，進至你沙不兒，居三日復走，行甫一時，蒙古兵躡踪而至，亟追之（一二二一年二月十日）。札勒哀丁遣一將拒之歧路，自從別道經海拉特遁逸，蒙古兵遂失其踪。札勒哀丁於是日，一日間奔四百里，至柔贊（Zuzan），欲入城息鞍馬，城民拒不納，遂卽夜行。翌日，蒙古軍追至也里道上，不及而還。三日後，札勒哀丁乃安抵哈斯尼（一作哥疾寧）城，其地諸部之衆多奉之。遂廣事號召，奮力救亡。有蔑而甫酋阿敏蔑里克（A—min—Melik），率所部三萬人來從，於是突厥蠻賽甫哀丁阿各拉黑（Seif—ud—din Agrac）等亦各率衆來會。喀布爾（Kabul）土人亦揭竿雲起響應。遂共聚兵六七萬騎，花剌子模軍聲勢由是復振。札勒哀丁以女妻也敏蔑里克。

瓦里安遭遇戰：是年夏，成吉思汗已克塔里堪，卽駐夏于其附近山中。是秋聞知札勒哀丁擁重兵，據哈斯尼（

又作哥疾寧）。乃集諸子議往平之。道經客兒端（Kerduan）塞，留攻一月，拔而夷之。遂踰興都庫斯（Hindu—Kus）山，進攻范延，其孫木禿干（Mutugan）（察合台之子），在城下為矢所傷而卒。成吉思汗鍾愛此孫，悲憤之極，下令進攻，陷之。不赦一人，不取一物，盡夷滅之。此城百年以後，尚無居民云。

時札勒哀丁亦已率軍北向范延附近之巴魯安（Parwan）前進。成吉思汗聞訊，立遣失吉忽禿忽，率兵三萬（一說四萬五千），往喀布爾山中，威脅札勒哀丁之側背，並掩護大軍之側翼安全。失吉忽禿忽部將四員，曰謨喀哲、曰謨爾哈爾、曰烏克爾古耳札、曰都斯古爾札。當其率軍向喀布爾前進時，先遣謨喀哲、謨爾哈爾，率部攻取瓦里安（Waliyan），札勒哀丁偵知蒙古軍南來，乃自喀斯尼北進，兩軍遂遭遇於瓦里安。蒙古兵敗，傷千餘人。二將以衆寡不敵，退而渡般失兒（Pansir）河，毀橋而退，駐營以守；繼而被迫復退，遂與主力軍合，札勒哀丁亦率師歸巴魯安。八日以後，失吉忽禿忽奉命，率軍向巴魯安前進，札勒哀丁亦合衆前進，於是兩軍遇於巴魯安之原。

巴魯安之戰：札勒哀丁，見戰機已迫，乃急將大軍展開，以阿敏蔑里克將右翼，阿喀拉黑將左翼，自率中軍，命騎士盡下馬，各繫馬於腰，以行步戰。右翼軍初為蒙古軍萬人所攻，勢漸蹙，旋得中軍及左翼支援，態勢復整。兩軍反復衝殺，各有斬獲，激戰終日，勝負未決，相持入夜，各退還營。失吉忽禿忽乃思以計取之，令各騎縛氈像人，置手牽從馬上，連夜製成，以助勢欺敵。次日，又戰，西域軍見偶人，果疑援兵至，議退；札勒哀丁持不可，下令，仍如昨日步戰。蒙古軍見昨日之戰，阿喀拉黑所部最勇鬥，乃以重點指向西域軍左翼。阿喀拉黑見敵集注銳力來攻，攢射之，箭如雨注，蒙古軍攻勢頓挫。繼而攻勢再興，西域軍勇士五百人陣歿。札勒哀丁見勢已急，

乃命令全軍上馬，大呼：「我衆甚盛，速擊蒙古軍！」自兩翼圍攻之。於是衆大奮，圍亦漸合。失吉忽禿忽，仍鎮定如恆，命令軍士視旗所向，衝突敵陣。然已四面受敵，力不能支，遂奔潰。顧原野中，溪澗紛錯，馬多軼躓，而西域騎較健，馳而追殺，死者無算，失吉忽禿忽乃大敗，軍士得脫者無幾。是爲巴魯安之戰。（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

一一、巴魯安會戰雙方之得失（參看十三—四七六）

蒙古軍敗後，成吉思汗據報，憂而不形於色。評失吉忽禿忽曰：「彼素能戰；狃於常勝，未經挫折。今有此敗，當益精細，增閱歷矣！」。及至失吉忽禿忽敗歸來見：訴部將不識戰陣機宜，平日言兵事，極似有才，迨臨陣乃毫無佈置，以致敗衂。成吉思汗乃自將起師，全軍急趨喀斯尼，至巴魯安戰場，詢失吉忽禿忽，部將列陣何處？敵列陣何處？汗乃以其不善擇地切責之。

是役也，札勒哀丁既勝，意氣矜張，乃遣人往告成吉思汗曰：「如汝欲指定戰場在某處，余將赴之」。並分所虜獲，以犒三軍。是時阿敏與阿喀拉黑，分鹵獲時，欲爭一阿剌壁種駿馬，相持不讓。阿敏怒，且自恃其爲西域王母弟，乃舉鞭撾阿喀拉黑之首。札勒哀丁知康里人不服過，未加詰責。阿喀拉黑憤恚，即夜率所部而去。札勒哀丁挽之歸，不從。喀布爾衆亦散。由是札勒哀丁軍事頓弱，乃退返喀斯尼。既而聞成吉思汗大軍將至，乃謀渡印度河遠遁。（下引見成吉思汗傳第九章）

成吉思汗軍至喀斯尼，而札勒哀丁已行十有五日矣！城民不抗而降，置一長官治之，乃疾進而追及於印度河畔。札勒哀丁知事急，欲於次日渡河。成吉思汗知之，而乘夜準備，疾進迫之。于擊潰花刺子模殿後軍後，命布陣數

列，對河作偃月形，進圍札勒哀丁之餘衆。拂曉（一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說在十二月九日），揮軍前進，先敗其右翼，右翼將阿敏見士卒死傷大半，自敗走，爲蒙古軍所追殺。俄而左翼亦敗。時中軍僅餘七百人，猶奮勇進戰。屢欲突圍出，均不得逞。成吉思汗欲生擒札勒哀丁，令諸軍不許發矢。因此酣戰至日中，札勒哀丁見重圍不開，乃易健馬，復作最後一次之突擊。蒙古軍後卻。札勒哀丁忽回馬首，脫甲負盾，執纛蓋，策其馬自二丈高崖上躍馬下投印度河，鳧水而逸。蒙古軍萬目共瞻。成吉思汗立河畔，告諸子說：「此人可爲汝曹法也！」止諸將之欲泳水往追者。蒙古兵發矢射其從渡之兵，死者甚衆。又盡殲岸上之殘兵，獲札勒哀丁妻子亦殺之。

一二二二年六月，成吉思汗以西域大定，設達魯花赤（蒙古語，義爲長官），監治其地。秋，班師北返。明年春，循進軍原路還師。九月丙午朔，渡阿母河，至一二二五年乙酉春正月，成吉思汗返歸和林。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戰後之政局：成吉思汗廿年（西元一二二五）汗東還和林後，即將征取西方之土地，分配其四子。以東方蒙古發祥地之斡難河流域一帶，封四子拖雷。蒙古西北方葉密立河流域，封三子窩闊台。錫爾河流域中亞地方，封次子察合台。最西方寬田吉斯（裏海）與花剌子模之地，封長子朮赤。分封後不久，朮赤即死于西北駐所（駐于乞察兀），遂以朮赤子拔都繼承其封地。此爲成吉思汗之初封，並非以後之四大汗國也。

成吉思汗五年（西元一二〇九，金大安元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伐西夏，攻至夏都興中城下，夏主安全（夏襄宗）納女請降以和。越兩年，夏主安全去世，族子遵頊繼位，是爲夏神宗。神宗即位後，忽與金人啓釁，兩國在西陲

大起干戈，結戰十年之久。雙方一出一入，精銳喪盡，兩敗俱傷。直到成吉思汗十九年（西元一二二四）兩國方罷兵言好，復成爲兄弟之國。夏金爭戰此段時期，正是成吉思汗西征之時。夏主遵頊于成吉思汗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其子，是爲夏獻宗。獻宗二年（西元一二二五）成吉思汗爲滅金作戰，安定右側背計，大舉討伐西夏，蒙古之藉口，是夏人投降之後，未納質子，不派兵從征西域。翌年（西元一二二六）蒙古兵連陷西涼府、阿羅諸城，夏主德旺（卽獻宗）驚悸而死，國人立其弟，是爲夏末帝。其事已詳本卷第五章五征西夏之戰。

金人自寧宗完顏珣遷都汴京以後，餘下半壁山河，地方殘破，民生凋弊，已成殘局。雖然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先後十年，給金人以喘息機會，但在此段期間，金人並未獲得一天休息。一方面蒙古大將木華黎仍以重兵壓迫金人北境，西自今日之山陜，東至今日之魯冀一帶，皆爲戰場，重要城市，全部陷落。一方面金宣宗又與西夏作戰，更和南宋絕裂，大開戰端。金人一國，而與三個國家三面作戰，故致筋疲力盡。再加以當時又有淮北李全之亂，夾在宋金蒙三條戰線之間，黃河流域之政局，可以說是一片大混亂。

蒙古大將木華黎盡取金人河北山東與山西之地後，復麾兵渡越黃河，攻入陜西。于成吉思汗十八年（西元一二二三），率兵進攻金之鳳翔府，經四十餘日之苦戰，不能取勝，便撤兵北歸河東（今山西省），行至解州而卒。翌年金宋皆已感于七年苦戰，兩敗俱傷，遂罷兵言好。至成吉思汗二十年，成吉思汗已自西域班師東歸和林。于是金夏所受之壓力益大矣。

申論：

一、成吉思汗西征之動機：　成吉思汗西征之動機，爲掃蕩乃蠻部餘黨之活動，消滅屈出律而已，並無遠征花剌子

模國之企圖。不意阿拉丁國王自恃强大，對于蒙古滅亡西遼之威勢，亦不認識，遂以殺害長吾兒商隊事引怒成吉思汗，因遭戰敗亡國之大禍。

二、屈出律自取滅亡：　屈出律爲乃蠻太陽可汗之子，國亡逃奔西遼，西遼主優予款待，妻以公主，可謂意外之恩遇。但竟反恩爲仇，奪人之國，眞乃狼子野心。篡據西遼後，國基未定，即遣人東歸故土，啓釁蒙古，又因宗教問題，與當地人民發生衝突。凡此種種，均爲自取滅亡也。

三、宗教自由：　中國自古宗教自由，所以從無宗教戰爭。成吉思汗亦深知此理，故蒙古雖崇敬佛教，但對其他任何宗教，均不迫害。此次戰敗屈出律，滅亡西遼，一勝一敗，宗教自由與否？關係至鉅！征花剌子模，並未引起宗教紛爭，益證明成吉思汗對宗教寬容政策之偉大收穫。

四、戰地政務之設施：　成吉思汗滅亡西遼與花剌子模後，班師東歸時，在征服地區，分置達魯花赤（地方長官，如中國的知州知府。），以太師耶律阿海監治布哈兒、撒馬爾干、烏爾達赤（玉龍傑赤）等地，並留下一部份軍隊，繼續掃蕩餘孽，然後率領大軍，凱旋和林。此種設施。一直到十餘年後，憲宗三年（西元一二五三）旭烈兀西征時，此等地區，仍在蒙古人統治之下，可謂戰地政務成功之先例。

五、金與西夏南宋之作戰：　金人在河北被蒙古軍連續擊敗，南遷汴京以後，可謂已成殘局，但仍不度德量力，一方面與西夏結戰十年，又和南宋苦鬥七載，結果三敗俱傷，靜待蒙古人西征歸來，一一掃滅之。孟子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六、蒙古軍包圍迂迴之戰略之靈活運用：十三世紀蒙古人使用包圍迂迴戰略，建立奇功，每次戰役，均有靈活之運

用。如成吉思汗攻略燕京，自荆紫關入口。窩闊台假道滅金，兵出唐鄧。蒙哥爲滅宋作準備，特遠征大理與交趾。此次征服花剌子模，四路進軍，者別一路，繞出敵後，使阿拉丁軍隊腹背受敵，因而大勝，又爲顯著之例證。法國遠東史學家格魯賽曾特別指出，認爲是成吉思汗制勝的最大原由，原文如下：「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之役，（一二一九年）充分表現蒙古人戰略之佳，花剌子模人以爲他們從北方進攻，乃將軍隊佈置在錫爾河一帶。孰知者別統率一枝兵，事先從噶失噶爾（Kashgar）即疏勒，取道拔汗那（Farghana），繞出錫爾河戰線之後。花剌子模慌了，乃調軍回拔汗那。等到錫爾河前線軍隊調動了，蒙古大軍遂出現于錫爾河上。」（見中國戰史論集二輯二十九頁及馮承鈞譯蒙古史略一卷五節）

七、成吉思汗初衷：成吉思汗之初衷，是滅金，以雪其「滅丁」「殺祖」的世仇。綜合其統一蒙古諸部，建國以來，首次降服西夏，實爲伐金之先聲。掃蕩西域乃蠻等族餘孽，亦爲大舉滅金之準備，不意竟引起遠征花剌子模七年戰爭。凱旋歸來，卽興兵滅夏，最後墮馬受傷，病歿于六盤山（成吉思汗二十二年，享年七十三），遺囑中仍以未能滅金爲憾事，並指示宋金，須假道于宋，從關西進兵，然後南北會師，以取大梁，卽其證明。

13—4544

第十章　蒙古西征之二—拔都西征歐洲諸戰役（附圖十三—四七七、四七八、四七九、四八〇、四八一、四八二）

成吉思汗既滅花剌子模，並分封諸子，旋興師伐西夏，滅之。太祖廿二年（西元一二二七）八月十八日成吉思汗駕崩六盤山。窩闊台繼位後，假道連宋伐金。金亡。窩闊台遂發動遠征，拔都西征即其遠征之一。

拔都西征，史稱蒙古人第二次西征，本戰爭分爲兩大段落：第一階段爲征俄羅斯之役，凡五年，起自窩闊台八年（西元一二三六），止於十二年（西元一二四〇）。第二階段爲征匈牙利之役，起自窩闊台十二年，至窩闊台死後一年，凡二年。

（按朮赤封地，在鹹海西南之花剌子模及其附近地區，朮赤汗薨，長子鄂爾達以才不如弟，禪讓拔都承嗣汗業。）

第一節　征俄羅斯之役

一、戰前一般情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六、四七七）

西夏之亡：成吉思汗於成吉思汗廿年（西元一二二五）西征花剌子模後，東返和林，乃以征服疆土，分封四子。翌年春復親率大軍再伐西夏，大敗西夏軍于賀蘭山，多陷興靈二州（今寧夏銀川市及靈武縣）滅之。此次作戰期間，成吉思汗曾因多間獵於阿兒不合（Arbuga）之地，墜馬受傷。後復扶病作戰，旋遂病沒于六盤山（丁謙氏元

祕史考證，謂成吉思汗崩于庫倫東方之納領、哈柳圖二河相會處之行宮），時爲成吉思汗廿二年（西元一二二七）八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三歲。臨終遺囑以未能滅金爲憾，並指示伐金機宜，須假道于宋，從關西進兵，然後南北會師，以取大梁。

窩闊台連宋滅金：成吉思汗死後，暫由拖雷監國，明年召開庫里爾台大會，諸王公咸至，遵遺囑共奉窩闊台爲大汗，是爲蒙古太宗。太宗卽位後，卽召集將士，共議伐金。是時金朝僅保有河南開封洛陽及其以南等地，蒙古爲伐金，曾作一偉大進兵計劃，太宗統領大軍由潼關進兵，命其弟拖雷率騎兵三萬迂迴豫西南，經過宋境，北上與窩闊台會師，金兵大敗于三峯山，汴京經速不台攻下（太宗五年西元一二三三年），金主逃往蔡州，旋被蒙宋合圍，金主自縊死，金遂滅。（太宗六年）蒙古與宋人共分河南之地，以陳蔡爲界，各自撤兵。

花剌子模王朝之滅絕：初花剌子模王阿拉丁既歿，其子札勒哀丁嗣位，旋爲成吉思汗大敗於印度河畔，隻身走亡印度。而阿拉丁之第三子吉亞代丁，俟蒙古軍東還，潛出糾合餘衆，遂復據有伊拉克、呼拉商、馬三德蘭三部。旋札勒哀丁亦潛自印度還，而奪據吉亞代丁之地。太宗三年札勒哀丁被殺，吉亞代丁亦爲其部將所縊死。至是蒙古統將綽兒馬汗（Jchormagoun）已征服波斯全境，花剌子模王朝子孫，亦悉絕滅。

布里阿耳之地誌：布里阿耳在裏海北、烏拉山西、當伏爾加河東、卡馬河濱。都城曰布里阿耳，離喀山城（Kagan）三百五十華里，按拔都西征，先駐節於布里阿耳，城於此役中被毀。

奇卜察克叛附無常：奇卜察克，亦譯作欽察。其主牙在頓河入黑海之口。初於太祖十九年（西元一二二四）冬，爲者別、速不台二將所征服，兵去復叛。有八赤蠻部，抗命拒敵，形同流寇。久苦蒙古軍。

俄羅斯諸王內鬨：初俄羅斯（斡羅思）聯軍，爲者別、速不台二將大敗於阿勒吉河。當時俄國雖喪師於外，然境內則被兵未甚。至是已十四載，俄羅斯侯王惟事內爭，不復慮及外患。其人縱極勇猛，然專意自相攻伐，殊少團結對外之意識，故對於整體國防，顯然疏於防範。

伏爾加河下游諸國：毛而杜因與波而塔斯諸部落（洪承鈞認爲均係芬蘭一類人），聚族於伏爾加河下游建國，而毛而杜因曾被斡羅思侵擾，故與之有嫌怨。

戰爭之導因：初窩闊台令拖雷親王率軍假道於宋伐金，至太宗六年（西元一二三四），金哀宗死于蔡州，金亡，窩闊台還自中國，次年大會諸王百僚於和林，宴樂閱一月，散賜其即皇帝位以來所獲之財貨。已而決定：遵守成吉思汗遺敎，開拓疆土，遣派數路大軍，遠征諸國，一軍侵宋，一軍征討高麗，窩闊台則欲自率軍征平裏海、黑海之地。當時親王數人諫曰：「不可，既登帝位，不應服戰征之勞。否則安用諸王諸將爲哉？」由是窩闊台乃命拔都爲統帥，率長子軍西征。（多桑蒙古史二卷二章）

二、戰地狀況及作戰準備（參看附圖十三——四七八、四七九）

戰地概況：征俄之役，作戰地域概在烏拉山以西，黑海以北。其中奇卜察克、波而塔斯、毛而杜因等小國，據有馬尼赤低地（Manych Depression）、裏海低地（Caspian Depressicn）、頓河、伏爾加河、拉爾河諸水下流肥沃地區。布里阿耳則建國於伏爾加河以東，烏拉山以西，喀馬河（Kama R）流域。俄羅斯則東南兩面有上述諸部族屏障，西方界波蘭，西南則以喀爾帕阡山與匈牙利爲鄰。北上白海。當日俄羅斯之疆域遠比今日之歐俄爲褊小，

境內一般地勢低平。北部積雪融消之季，淖沼泥濕，路途艱阻，大軍運動，每受局限。但當冬季河川封凍，則境內征馳騎騁，暢通無礙。

初俄羅斯建都基輔，歷時三百載，厥後大勢北移於物拉的米兒，此時雖兩都並建，而實以物拉的米兒爲上邦。又當時俄境城堡，概爲木建，對於礮石轟擊，抗力甚小，且易燃火。

蒙古作戰準備：元太宗七年（西元一二三五），窩闊台以奇卜察克、俄羅斯諸部未定，議遣右手諸王（註一）長子出征（註二）。更鑒于路途遙遠，敵據堅城，任務艱巨，乃命拔都、速不台、貴由、貝達爾、不里、蒙哥及皇弟濶列堅等，編組西征軍。總兵力在十萬至十五萬之數。以拔都爲統帥，老將速不台爲先鋒，實際爲前敵總指揮，主持軍務。全部軍馬概分爲四個軍。其戰鬥序列如左：

一、拔都軍：

司令官由西征軍統帥拔都（Baton）兼任，鄂爾達（Ourda）、昔班（Schiban）、唐古忒（Jangcouta）等，各率軍從之。（按此軍屬朮赤系統。鄂爾達實爲朮赤長子，自以才不如弟，依蒙古世選習慣，乃讓位予拔都，故以拔都爲長）。

二、不里軍：

司令官不里（Buri）、貝達爾（Bacdar）率軍從之。（按此軍屬於察合台系統。不里爲察合台長子莫圖根之長子。而莫圖根於從乃祖太祖征花剌子模時，戰歿於八米俺，故不里以長孫繼父位。貝達爾雖爲不里之叔，亦率軍以從）。

三、貴由軍：

司令官貴由（Yuyuk），哈丹率軍從之。（按此軍屬於窩闊台系統。貴由即將來之元定宗，爲窩闊台長子）。

四、蒙哥軍：

司令官蒙哥（Monka），不者克（Boujick）率軍從之。（按此軍屬於拖雷系統。蒙哥即將來之元憲宗、拖雷長子）。

按上列四軍，除不里爲成吉思汗曾孫外，餘均爲成吉思汗之孫輩，分別隸屬於四大汗。但西征軍除此四軍外，窩闊台庶弟闊列堅亦預斯役。且闊列堅於進攻俄羅斯之克羅納時，受傷而殞。況彼當時身爲親王，應自有其封地，自有其軍隊。相互佐證，闊列堅自應亦統一軍。惟不便隸於上述四軍之下，自成獨立單位爲是。然史乘中，僅將闊列堅與貝達爾、不里、蒙哥等相提幷論。時彼所統之軍誰屬，抑或獨立？並未闡明！謹誌如上）。

註一：右手諸王，按「右手」二字出於蒙古語（Baraoun-hanun巴剌溫、合倫）。蒙古人慣用「右手」「左手」稱其地，或稱其軍隊。蓋此次出征諸王之封地，皆在和林以西，以其南面而坐，故稱西方爲右手也。

註二：長子出征：元祕史續一，稱爲長子出征。

窩闊台既決定派遣數軍，遠征諸國，遂下令全民動員。其徵集辦法、概要如左：

蒙古軍每十人調發一人西征，一人南征。

中州戶（註）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初窩闊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耶律楚材諫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窩闊台遂改初議。民有牲畜者，每百頭輸納一頭。（續通鑑百六十八）

西域軍之編組要綱：係抽調蒙古軍十分之一爲新軍編組之基幹。以西域爲新軍管區。十戶徵一丁，百畜徵一頭。

蒙古諸王既在大會中定策，遣軍遠征伏爾加河以西之地。大會後，諸王各還其地，自就編定序列，預備遣軍從征，而各州戶於奉到徵集令後，全部同時動員，所有應徵人畜，亦均依限向各軍報到。

註：中州戶，按中州戶係指中原諸州民戶而言，當時計包括眞定、平原、大名、太原、河間、廣寧等府之諸州。見元史太宗本紀。

奇卜察克俄羅斯等國之軍備：奇卜察克俄羅斯等國，馬匹軀幹，尙稱强壯，負荷亦大，惟馳騁較慢。而蒙古草原馬種，則輕捷驍健，行動敏速。且俄各王公之藩兵，只習戰陣，不習機動，在雪地上大兵團之移動，亦屬遲緩。在戰鬥方法上，俄係側重劍擊。在戰術思想上，則主張專守防禦。對弓箭砲石雖有所採用；而對包圍迂迴、突擊等運動戰法，則疏於探討。

三、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七九、四八〇、四八一、四八二）

一、**蒙古西征軍之集中**：太宗八年（西元一二三六）春，蒙古西征人馬，集結完畢。諸王各自其地，率領所部新軍逕向拔都統帥部報到。（按朮赤分封西北，建牙何地，雖無可徵，然彼時俄羅斯、奇卜察克全境未定，且朮赤於攻略氈的後，屯兵養吉干，是則拔都統帥部似在裏海之東吉爾吉斯草原一帶）。待大軍推進後，拔都之鄂爾多（註）始進展至布里阿耳，嗣後再建金帳於撒來，是年夏，大軍自拔都封地，向集結西進。其行軍部署，概爲分進併列態勢：

㈠右縱隊（行軍序列同）

第一梯團：拔都軍—以速不台指揮鄂爾達部爲戰略前衞。（按不里軍暨闊列堅，在何縱隊，雖無可徵，然拔都爲統帥，自應位於主力縱隊。故應以右縱隊爲主力縱隊。而不里軍爲右縱隊之第二梯團。闊列堅亦應在右縱隊爲是）。

㈡左縱隊：（兩縱隊雖以併列態勢前進，但縱隊稍向後梯次）

第一梯團：蒙哥軍，以不者克所部爲戰略前衞。

第二梯團：貴由軍，在第一次梯團後續進。

是年秋，右縱隊之鄂爾達軍，先抵布里阿耳境上之伏爾加河畔，完成集結之警戒與掩護配備，已而諸王軍馬相繼而至。西征軍遂全隊集中於伏爾加河的東部。

註：鄂爾多。按鄂爾多一詞，宜擬宮帳，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註：「ORDOU者，汗與諸妃以及從者所居廬帳之合稱，此名出於遊牧民族。」

二、拔都之作戰指導：西征軍旣集中於伏爾加河下流草原地帶，統帥拔都於其麾下招集首次作戰會議，研討其作戰指導諸要點。

㈠敵情分析：

①西征軍感受兩大威脅，布里阿耳在右，奇卜察克在左，而波而堵斯，毛而因等小部則錯介於俄羅斯與集中地帶之間。

②敵方諸部落，彼此構怨，相互傾軋，不相和睦。

③敵方作戰準備，在時間上頗爲充分，但在裝備配置訓練諸方面，則欠週密積極。

④敵方戰鬥技術，側重劍擊。

㈡本軍方面：

①新征之兵，在精神上、在紀律上以及戰鬥技能等，均需要短期的訓練。

②集中地帶草原豐富，對遠程跋涉疲勞之馬畜，正適宜於畜牧休養。

③對敵情地形，仍須偵察搜索。

④作戰時間，可自由選擇，把握主動。

㈢達成任務方案之分析。

任務旣確定爲征討奇卜察克及俄羅斯諸地。其達成任務之方案，就可能性說，槪分如左：

①同時一併進擊俄羅斯及奇卜察克，暫置布里阿耳於不顧。

㈠先以全力取布里阿耳，然後以左旋迴席捲俄羅斯及奇卜察克。

㈡先各以一部分取布里阿耳暨奇卜察克，然後全力進擊俄羅斯。

㈣拔都對當時狀況之判斷，採取如下之決心。

西征軍應先以一部排除翼側之障礙，然後併力擊破俄羅斯。

三、掃蕩布里阿耳及奇卜察克：拔都依議定之策略，於太宗八年冬，遣速不台一支有力部隊，進擊布里阿耳。於是速不台率軍先進取布里阿耳，破其都城布里阿耳（B-ulgar），此部諸酋迎戰不勝，乃納款請降，

當拔都之受命也，窩闊台訓之曰「聞奇卜察克別部酋八赤蠻者，有膽勇，速不台可以勝之」。明年春夏之間，蒙哥軍進擊奇卜察克，滅其一部份部衆。其別一部西徙，餘衆歸降蒙古。而八赤蠻（Batchman）所部，形同流寇，抗命拒敵，待蒙古大軍至。敗匿於伏爾加河深林中，一日數遷，以避蹤跡。蒙哥令衆軍合圍其林，擒之。八赤蠻爲不者克手刃而死。（元史卷百二十一速不台傳）

奇卜察克東北部，伏爾加河沿岸諸部族，若波而塔斯（Bourtasses），若毛而杜因（Mordouan）等小落部，皆震懾款服。裏海以北咸定。（按此段作戰目的，首在淸除大軍兩翼之阻力，使爾後主力作戰有利。故速不台及蒙哥兩軍，均作有限目標之攻擊作戰），

四、物拉的迷兒之攻圍：西征軍既領有裏海及高加索山以北諸地。右翼布里阿耳之威脅亦已排除，於是拔都統帥再召開會議，議定全軍征討俄羅斯。太宗九年（西元一二三七，十二月），蒙古軍因毛而杜因嚮導之便，自東南進入俄境，於是首先進迫物拉的米兒王國之邊陲。當蒙古軍之進擊俄羅斯也，俄國諸王曰幼里（George）、

曰羅曼（Roman），分守勒也贊（Razan）克羅姆納（Colomns）二城。二城位於物拉的米兒公國東南，與布里阿耳及奇卜察克相界。蒙古軍壓境，二城首當其衝。幼里、羅曼鑒於蒙古軍凶猛，乞援於物拉的米兒共主攸利大王第二（Yuri II）、攸利大王以須兵守境，未能派援軍至。蒙古軍既進，先迫勒也贊城。令出民賦十分之一爲歲貢，諸王子十人以一人入質。幼里不從。蒙古軍遂圍城，乃築長圍絕俄軍出路，力攻五晝夜至六日破城，蒙古軍擲火罐冒烟呼譟入城。幼里闔門殉難。城亦被焚。（按城破之日，華爾甫作西元一二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俄史作二十一日）。

當勒也贊之被攻也，攸利大王遣子勿賽夫洛托（Vseuolod）率衆來援，兵至中道，勒也贊已破，乃改援克羅姆納城。蒙古軍既下勒也贊，續迫克羅姆納，與勿賽夫洛托軍戰於城下。羅曼陣歿。勿賽夫洛托敗歸物拉的米兒，未幾克羅姆納城與其南之勒樂斯城亦相繼下，是役因蒙古親王闊列堅受傷而殞，故屠城甚慘。

蒙古軍自此而北，進迫莫斯科（Moscnw）城，城雖建百年。守具未備。蒙古軍長趨直入，攻五日拔之。獲攸利大王之孫（或作子）物拉的米兒（Vlodimir）。

蒙古軍乃繼續東趨物拉的米兒都城，攸利大王求援諸藩，令其子勿賽夫洛托、木思提斯拉夫（Mestislaw）守國都，而自引兵駐錫第河（Sitti.R）。以待諸藩王之援兵。未幾兄康士坦丁之二子逷羅思托王瓦里西、雅洛斯洛弗哀王扶賽服洛特各以師來會。其弟諾夫果羅特王及匹爾斯拉夫哀王，以道遠未派援兵。

太宗九年（西元一二三八）多（或作十年春二月二日），蒙古大軍薄物拉的米兒，拔都與諸王將輕騎繞城一匝，相其形勢。已而率兵一隊至正門外，似問守陴者：「攸利大王何在？」不答。注矢下射，諸王各發一矢

，射鐘樓十字架以報。旋出攸利孫物拉的米兒以招降。守城者不從，乃殺之。於是拔都分軍先下其北方數城，遂合圍物拉的米兒城。力攻之。俄諸王妃主。見城將破。盡逃避教堂中。二月八日（或作十四日）。蒙古軍破城而入，縱兵殺掠，攸利二子皆戰死，嬪御官紳同殉。

五、掃蕩北俄：蒙古軍於攻下物拉的米兒都城後，乃分數軍，於二月間，連下莫斯科外圍十二城。攸利大王在錫第河聞知物拉的米兒城陷落，及眷屬盡死之情報，大慟，卽謀北竄。而北方之路已爲蒙古軍所斷絕。旣而蒙古軍至，一戰大破之，攸利戰死瓦里西。蒙古軍乃北趨諾夫果羅特。此城與物拉的米兒、斯摩稜斯克兩國爲鄰，北抵白海及波爾米亞（ Permie ）、與亞洲及波羅的海（ Baltiqu ）通貿易，故在北方最爲强盛。俄羅斯始立國時曾建都於此。然蒙古軍進至距離城百數十里時，因春暖雪消，道路泥濘，不能前進。乃復退去。故是城歸服，反在最後。

六、屠郭爾在斯科：蒙古軍北進旣阻於泥水。乃退轉而趨西南，擇水草甘美之地，休軍屯牧。以一軍攻郭爾在斯科，其王瓦夕里據城堅守。蒙古軍死亡凡四千衆，且殞其三王。拔都大怒，令哈丹、不里往助攻。閱兩月始克之。遂屠其城，血流成渠，獲瓦夕里，捲于血渠中淹斃之。

七、敉平俄羅斯東南諸部族：蒙古軍續向伏爾加河、頓河下流東南進。秋，敗奇卜察克，其部酋庫灘西北遁，率帳四萬逃往匈牙利，餘衆不及逃者，皆降附充軍役。時屆寒冬，大川封凍，拔都分軍，遣萬戶數人北徇物拉的米兒近境，東涉伏爾加河，略布里阿耳以北，直至烏拉山西北麓。同時命昔班及不者克、不里掃蕩奇卜察克近黑海之蔑里姆部。是年十一月，貴由、蒙哥與不里、哈丹圍攻阿速部蔑却思城。明年（太宗十一年西元一二三九

）正月拔之。並取其旁近諸部落，阿速等部悉平。

八、略定南俄：拔都於掃蕩俄羅斯東部後，避暑休兵，已而乃謀南俄。基輔爲南俄之大都會，先是全國奉爲首都，爾後大勢北移，雖兩都並建，而以物拉的米兒爲上邦。基輔位於聶伯河之中流西岸，利用聶伯河（Dnepr R）及黑海與東羅馬通貿易，商貨四集，故甚富庶，緣攸利大王既戰歿，基輔王雅洛斯拉夫（Yarorslaw）往援不及，乘蒙古兵退，遂入物拉的米兒，嗣其兄位。而扯耳尼哥（Tchernigow）王米海勒（Michel）亦乘雅洛斯拉夫北行，而據基輔。太宗十二年（西元一二四〇）拔都軍至匹爾斯拉夫哀（Pereyaslarl）城。降之。繼攻扯耳尼哥城，守城者以沸湯澆攻城人，蒙古軍多被傷。年少諸王，一人戰死。然蒙古軍終克之。復東北掠加要牙城，東至於頓河，以絕基輔之旁援。拔都軍遂迫基輔，圍攻之前，使蒙哥率師往偵其形勢，而聶伯河河防甚嚴，且未冰凍，故不得渡。蒙哥駐師河東，立馬於扯耳尼哥崖岸，遙望基輔，崇牖雪白，城內教堂三十區，金塔摩空。豔其壯麗，思瓦全之，乃遣人諭降，使者被殺，守城主將米海勒懼禍，棄城出亡，由匈牙利轉走波蘭。斯摩稜斯克王羅斯的斯拉夫，有膽勇，入守基輔。旋爲加里西亞王達尼爾所逐。達尼爾不自守，遺其部屬狄米脫里守之。冬，聶伯河的凍合，拔都將全軍俱渡，約五十萬衆，進築長提，繕備攻具，晝夜力攻，克之。十二月六日城破，城民猶巷戰，終日不休。既而占奪全城，城民復擒築新寨拒戰，次日更戰，教士市民，爭出死戰。最後走入教堂，登樓乘屋以禦。人多勢沉，牆崩柱折，一時死者如麻。狄米脫里，傷而未死，執見拔都。拔都佳其忠勇，釋而不誅。蒙古軍由此進至加里西亞。加里西亞國，北界立陶宛（Lithuanie）、南抵喀爾帕阡川（Carpathes）及普魯士（Pruth）西來特（Sirte）河口，其君主達尼爾（Daniel），聞

警亦走匈牙利，城遂下。至是，南俄之地悉定，而俄羅斯全部至是概行敉平。拔都大軍乃集結於加里西亞境內。休息整補，準備對波蘭匈牙利作次一步的攻擊。

第二節　征匈牙利之役

（參看附圖十三—四八〇、四八一、四八二）

一、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一、波蘭政治軍事概況：先是西元一一三九年，波蘭王普勒思老三世（BolesawⅢ）死，遺命分國於四子。自是以後，內爭時起，骨肉殘殺。當蒙古軍進攻之際，虛擁共主之君號者，為普勒思老三世之曾孫普勒思老四世；而年幼簡樸，威德不振，雖君臨克拉克（Cracouie），然僅保有克拉克、森的米兒（Sandomir）。境內其他諸王，各自為政，皆不奉其號令。普勒思老四世之叔父孔剌德（Conrad）君臨馬卓維亞（Mazavie）、若札維亞（Cujavie）兩地，而定都於普洛茲克（Plotsk）亨利二世（HenriⅡ）。亦普勒思老三世之諸孫也，君臨西里西亞，及大波蘭之地，已有三年。普勒思老四世之從兄米赤思老（Miezislaw），蒙兀兒史記卷二十五，則謂是亨利二世之從弟。）則據有斡彭(Oppeln)，拉迪貝爾（Ratibor）二公國。（多桑史二卷三章）

二、匈牙利政治軍事概況：西元一二四〇年終，蒙古軍殘破俄羅斯以後，進至加里西亞境，準備西侵匈牙利及波蘭之時。匈牙利王別剌四世（BelaⅣ）在位已五年矣。別剌信天主教甚篤，而不好戰爭，彼對蒙古軍之征伐，已有所聞，而不知盡力防備，僅遣少數軍隊扼守邊疆隘口，伐木塞道，以阻敵人之侵入，乃至次年齋節中，俄羅斯敗警頻傳，始集合教士貴族於布達（Bude）城，計議防守大計。

初別刺即位之前。國中貴人有譖使別刺與其父王安得烈（Andre）不和者，別刺曾治其罪。又先王所賜諸貴人采地，別刺悉收歸國有，於是貴人多怨別刺，及蒙古軍壓境，別刺擬議國防，諸將遂以返還采地為條件，而別刺則堅持采地不能因要挾而退還。以是君臣將帥間頗不和睦。

尚有別一原因，而使全國之人怨其國王者，即在二年前有奇卜察克酋長庫灘者率部衆避蒙古軍，徙入匈境，其數共有四萬帳。別刺僅與衆約，改奉天主教。即收容之。國王且親赴邊地，迎迓酋長庫灘汗，厚禮款待。然此部衆入境後，所過之處，擾害居民，甚有強姦婦女者。由是國內嫌惡新客之聲羣起，因而亦怨恨國王。

三、戰爭之起因：據巴克霍森所著成吉思汗帝國載稱：遠在太祖十九年（西元一二二四），速不台追擊軍從東歐凱還時，在班師途中，速不台曾提出有關位於烏拉山、裏海各附近地區黃種牧人之情報。並建議成吉思汗征討多惱河，以解救與蒙古人同種之黃種人，蓋此或即成吉思汗以後蒙古一再西征之遠因。

當蒙古軍之征俄羅斯也，拔都以匈牙利收納奇卜察克部酋庫灘，曾遣使前往詰問，又聞俄羅斯扯耳尼哥王米海勒，加里西亞王達尼爾（Daniel）均逃匿匈牙利，遂更與拔都之進軍匈牙利之口實。

蒙古軍既略定全俄，速不台曾對中亞實力作精細確切之研究，彼認為：如不擊破歐洲中部之現存力量，則蒙古軍對俄羅斯之佔領，實非安全。於是拔都在戰略要求之下，遂決定進擊匈牙利。

二、戰地狀況

當時之波蘭，北界普魯士及內波美刺尼亞（Pomeranie citerieure），東界加里西亞國及立陶宛。南隔喀爾

陌阡山與匈牙利爲鄰，西接布蘭頓堡（Brandenboury）及西里西亞（Sileie）兩地。時西里西亞雖未併入波蘭，然爲波蘭之藩國。普魯士當時尚未奉基督敎，而立陶宛則尚崇拜偶像。

當時匈牙利國境抵亞得利亞海（Adriatique Sea），都城濱多惱河，東西兩部，河東曰佩斯特，著有離宮，別剌駐焉。西曰布達。（今合稱之爲布達佩斯）匈牙利國境三面環山，險扼四塞，不易用兵，與波蘭相依如輔車，兩國聯姻，利害一致。

三、戰略指導及作戰經過

一、蒙古先遣軍威力搜索：太宗十二年（西元一二四〇）冬，西征軍就加里西亞境內從事休整，統帥拔都對速不台繼續西征之建議，頗爲讚賞，乃派遣一部兵力，進入波蘭境內，搜索敵情地形（太宗十三年）。此一部蒙軍，首先進入波蘭之呂不鄰（Lublin今作盧布林）州，肆意蹂躪，然後攜其鹵獲，退向加里西亞基地。冬寒，乘維斯杜拉河（Vistule R）冰合，蒙古軍使一部涉河大掠森的米兒城，至迫近克拉克七英里之地，爲克拉克守將物拉的米兒（Vlodimir）率少數軍所襲擊，蒙古乃驅其所俘男女，而退還加里西亞。

二、戰略指導：拔都一面在加里西亞休兵秣馬，一面蒐集研判有關征討匈牙利之作戰情報。至太宗十三年一月，拔都統帥乃策定其作戰指導如左，並將大軍迫近波蘭邊境集中。

㈠爲達成擊潰波蘭、波希米亞、日爾曼及匈牙利各國之目的，大軍迅速由三方面分別向波蘭，匈牙利兩國突入，期於佩斯特附近會合。

(二)以强有力之一部軍隊，逕趨波蘭，先擊破波蘭、日爾曼、波希米亞，以阻止彼等對匈牙利可能之援助。爾後向多惱河進展，期於佩斯特附近與主力軍會合。

(三)另以一部牽制留住東羅馬帝國對匈牙利之援兵爲主要任務，先向匈牙利東南方面推進。爾後指向佩斯特。

(四)以主力逕向匈牙利中心突入，突襲佩斯特，完成初期作戰之目標。

於是乃作如左之戰略部署：

(一)以三至四萬騎之衆，命貝達爾帥之，爲右翼軍。先在波蘭境內行支作戰，以策應匈牙利方面之主作戰。

(二)遣哈丹率兵一部爲左翼軍，掩護主力軍南方面之翼側，且以之牽制由東南方面可能援匈之敵軍。

(三)拔都與速不台率主力約六七萬騎，分兩縱隊，逕趨佩斯特，求匈牙利軍主力而擊破之。

三、右翼軍之作戰

(一)貝達爾軍之進軍：貝達爾率領右翼軍，突入波蘭、克拉克及森的米兒，兩地官員，蒐兵抵禦。太宗十三年春（西元一二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戰於夕特羅物（Szydlaw）城，波蘭兵潰北，主將陣歿，士卒多戰死。普勒思老四世不敢居克拉克，偕其母、妻逃亡。貴族亦效其所爲，相繼出走日爾曼（Allemange）及匈牙利。人民則逃匿山林川谷間。三月二十四日蒙古軍焚毀克拉克，進取拉迪貝爾。其酋長米昔斯拉夫哀，兵寡不能禦，北遁里格尼志（Liegnitz），合於其兄亨利二世。貝達爾軍沿奧得河（Oder R.）西北行，至西里西亞都城布累斯勞。城民自焚其城，與士兵退守河州中堅堡。堅堡不易攻，蒙古軍先曾分軍掃蕩苦札維亞（Cuj-avie），至是來會，遂併力西向，以至里格尼志。

㈡德波聯軍之編組：當時西里西亞大公亨利二世，集衆三萬屯於里格尼志，區分爲五軍以備戰。此軍係由日爾曼、波希米亞、波蘭三個國籍合組而成，故史稱波、日、波聯軍；亦有稱德波聯軍者。由於里格尼志殲滅戰而有名。此軍之編組概如左：

第一軍：爲日爾曼之義勇兵，與戈勒得堡（Goldberg）鑛夫，合編而成，以莫利維亞侯底勒得（Dipold）之子普勒思老（Boleslaw）將之。

第二軍：爲大波蘭之志願軍，與不羅姆阿魯（此地屬波森，波森屬波蘭）人及克拉克軍一小隊，合編而成，以克拉克長官物拉的米兒之弟速里思老（Sulislaw）將之。

第三軍：爲斡朋、拉迪見爾之軍，由米赤思老公爵自將之。

第四軍：爲日爾曼騎士 Chevaliers teutoniques ，由騎士長鮑培（Poppa d'osternan）將之。

第五軍：多屬西里西亞之精銳及波蘭之精壯，輔以外籍之兵，其中以日爾曼人爲多，亨利二世自將之。

㈢里格尼志附近之殲滅戰：舉世聞名之里格尼志會戰，亦稱瓦勒思塔特會戰。經雙方之緊急部署，迄西元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於焉爆發。聯軍指揮官爲亨利二世，蒙古軍指揮官爲貝達爾。雙方兵力相埒，而實力則優劣互見，聯軍裝備古老，單位編組亦不均衡；蒙古軍亦區分爲五軍，士氣旺盛。

四月九日，亨利二世與諸侯王，諸基督教長等，於舉行彌撒（Messe）後，共出里格尼志城迎敵，兩軍列陣於距城一程之地（姚從吾氏註汽車十五分鐘），位於里格尼志城西南奈思河（Ness）所灌溉之平原中（後即於其地建一村名曰瓦勒思塔特 Wahlstadt ，故亦稱瓦勒思塔特會戰）。

波蘭之第一軍請先擊敵，接戰之下蒙古軍前鋒僞若不勝，退走。波蘭此軍盡爲步兵，且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敵既遠，蒙古軍忽還攢射之，主將普勒思死之，日爾曼兵亦盡歿。波蘭第二第三兩軍急往援，亦敗還。初亨利二世之部署：以第四第五兩軍爲預備隊，使專事收容潰卒。玆以情勢危殆，卽以之出戰，亦失利。至是波蘭全軍盡潰，亨利二世僅率四騎脫走，爲蒙古軍追騎刺殺於馬下。是役也，波蘭軍全軍覆沒，相傳蒙古軍在戰場上計算死者之數，每殺一敵，割其一耳，所得之耳，盈九大皮囊云。

蒙古軍既勝，乃以鎗貫亨利之首，徇示里格尼志堡前。時城民已焚城，退守內堡。蒙古兵諭降，不從。遂殘破附近各地，捨之而去。進屯奈思河附近，稍事休整。四月十五日復趨軍拉迪貝兒境內，駐軍八日。繼入莫利維亞，肆行焚殺。達於波希米亞（Boheme）、奧大利（Austnia）邊境時，波希米亞王溫赤思老（Venceslaw）以國內兵少，又不敢召波希米亞等地戍兵。僅遣步騎五千人，往援莫利維亞。至則爲蒙古軍圍困。而此五千人負隅固守。迄六月二十七日蒙古軍解圍去。貝達爾軍遂進向匈牙利與拔都大軍會合。

四、主力軍之作戰

㈠匈牙利王別剌之拒降：太宗十三年，貝達爾軍殘破西里西亞、莫利維亞之時，拔都率主力軍，侵入匈牙利。拔都進攻前，曾作書勸別剌向蒙古軍投降。別剌不願歸附，然亦不設戰備，僅遣數小隊守喀爾帕阡山隘口，從事消極防禦而已。拔都既率軍壓境，匈民以別剌不諳兵略，且招致外族，本已嘖有煩言。比聞蒙古人係因匈容納逃亡而來攻，民乃大譁。別剌不得已，乃下庫灘於獄。（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三章）

㈡別剌之作戰部署：太宗十三年、西元一二四一年三月二日，匈牙利守邊軍歸報：「邊軍盡歿，韃靼兵已入境。」匈民大懼。時別剌正召開國防會議。乃急遣蒞會顯要各還防地，徵集軍隊以禦敵。並遣使諭庫灘之衆共同禦侮。別剌則糾集阿耳伯（Allbe）、思特里尼牙（Strigonie）兩地之軍隊，率之赴布達，而待諸藩兵之至，自營於布達城對岸之佩斯特（Pest）城。命瓦陳(Vatzen)主教護送王后子女細軟珠寶，避往奧大利邊境。

㈢賽育河會戰暨會戰前奏：拔都軍分二路進擊匈牙利。一路自將之，從斡羅斯關隘口前進。一路由速不台將之，從羅馬尼亞達蘭西勒宛尼亞山隘前進，拔都一路經趨佩斯特，結營於距佩斯特半日程。蒙古軍遊騎達城下，誘守兵出戰。別剌坐待援師，避不出兵。遊騎旋去，後三日復來，城兵見之，踴躍求出擊，別剌仍固止之。玉果麟大主教（Ugolin），率少數部衆出城與蒙古軍接戰。蒙軍佯不支敗退。過一池沼地，大主教逐追不捨，顧其士卒身環重甲，遂陷淖中，進退失據。蒙古軍攢射，殲之。得脫還城者，僅大主教等四人而已。匈民見大主教敗歸，詢問究竟。民又大譁。謂蒙古軍多奇卜察克人，不殺庫灘，將為內變。於是庫灘死於獄，其部衆散去，而趨保加利亞（Bulgarie）。至是匈牙利不但失却一支戰鬥力量，且招致許多紛擾。

當佩斯特城內亂時，拔都與速不台兩軍會合，而匈牙利軍亦旋集，別剌自佩斯特率之擊蒙古兵。拔都大軍引退，別剌進至賽育河（Sayo R.），營於河西。附近有橋，以為蒙古軍祇能在此處渡河，乃以千人守之。時蒙古軍退至河東五英里之地，附近多沼澤，地險而易守。其集結地三面繞水，有險可扼；且林木叢雜，蔽敵窺望。別剌既營於河西，環車為營，懸盾於上，儼如堡壘，而戒備甚懈。且地形開闊，舉動暴露。相持數日。拔都見敵雖衆，有瑕可擊，乃決心乘夜進襲。其作戰部署，以一軍奪橋，一軍迂迴下游潛渡包擊。於橋之

左岸，樹礮七具。夜襲之先，有蒙古軍中之俄虜逸入匈營，以夜襲情報相告。而別剌不省，仍不預爲措施。惟別剌之弟戈羅門（Coloman）與玉果麟大主教，對此情報極重視。乃引軍夜巡，至橋西，蒙古軍適爭橋，亟攻退之；增卒守界而歸。匈營中以爲無患失，遂酣寢。

旣而蒙古軍以礮逐守兵，凌晨渡河，下游之軍亦渡而成列；遂圍匈軍營。（按爭奪橋頭堡之蒙古軍，係由拔都指揮。先是奇襲，繼之以强襲，佔領此石橋，而揮大軍以渡。迂迴軍則由速不台指揮）。

匈軍不意被襲，軍中頓形混亂，不敢迎戰，僅戈羅門、玉果麟及聖堂騎士Templiers長，率部份士卒出戰，失利還營。再出戰，後負傷而還；聖堂騎士盡歿。由是匈軍益懼，至日午，戈羅門又出戰，戰正酣，營中匈軍多出營潰走，蒙古軍故開圍以縱之，營中餘衆，見有路可逃，爭相出走，惟匈軍結帳甚密，幕阻撓，潰兵遽難盡出。別剌見勢急，亟以士卒應戰，繼見不戰而潰，乃自奪路逃逸，從蒙古軍缺圍之處出走。蒙古軍乃自後驅逐，待匈軍疲憊，次第殲之于道，其死於沼澤者，爲數亦夥，逸者無幾。積尸亘二日程，賽育河水爲之盡赤，大主教戰死。別剌以有良騎，遁入深林中，輾轉以至喀爾帕阡山麓，合於其壻克拉克公普勒恩老。至是舉世聞名之賽育河殲滅戰，遂告終結。時西元一二四一年四月末也。

蒙古軍獲勝後，逕迫佩斯特。時多惱河畔居民，多避兵於此，城民雖繕治守具，期在必保。然蒙古軍至城下，攻數日卽下之；盡殺城民，焚城而去。（多桑蒙古史，二卷三章）

五、左翼軍之作戰：當蒙古軍殘破匈牙利國都之時，哈丹一軍則從達蘭西勒宛尼亞（Jransiluanie）境內，間道踰山林入魯丹城（Roudan）。民兵出戰，蒙古軍退去。民兵以爲怯，乃還城燕樂，不登陴、不閉城。已而古蒙軍掩

至，一鼓而下之。軍之所至，望風披靡。

六、西征軍完成任務

是年夏，西征軍各路兵馬，復會合於賽育河上、駐營休整。拔都分遣土人，主治各城，以歛民賦，而供軍需。直至嚴冬，復派兩軍過多惱河向西掃蕩。同時對別剌之殘部亦派兵追捜。其進擊奧境之蒙古軍，曾進抵維也納（Veimre）附近之紐斯泰特（Neustadt），未下而引兵還。至此匈境僅三堡未下，實際上拔都已完成對匈牙利之佔領任務矣！

四、西征軍班師

西元一二四二年四月，窩闊台駕崩之凶訊傳至蒙古軍中，窩闊台之子侄，皆在西征軍中，必須回歸本土參加庫里爾泰大會，拔都乃下令，全軍東返。至是為時七載之拔都西征，於焉終結。（按西元一二四二年為蒙古馬眞皇后稱制之第一年，亦即宋淳祐二年，歲次壬寅。）

第三節　戰後之政局

一、定宗貴由即位之始末

蒙古太宗窩闊台在位十三年，死時五十六歲。窩闊台死時，諸子姪皆從征在外，遂由太宗六皇后乃馬眞氏稱制，暫行代理國政，等待諸王子回朝，再由庫里爾泰大會決定新君。此時諸王子將士正在東征高麗，西征歐洲，南伐南宋，聞悉太宗駕崩，乃紛紛回歸故土。因為道路遙遠，直到乃馬眞氏稱制之第三年，諸王子始集中和林。時成吉

思汗子孫中，以拔都（西征統帥）年歲最長，權勢最大，又是嫡長孫，在會議中應有最高發言權。但拔都因與乃馬眞氏有嫌，託故不到，于是庫里爾泰大會，竟久不能決，一直到乃馬眞氏稱制之第五年，因君位不能久虛，遂不待拔都而遵循乃馬眞之暗示，公推窩闊台長子貴由（乃馬眞氏所生）爲大汗，是爲蒙古定宗。貴由原爲西征將領之一，爲拔都部屬，從征時嘗稱病逗留不進，及至拔都班師東歸奔喪，貴由亦竟就程先行，拔都甚爲不滿。及其立爲大汗，因益加不快，遂一直留在西方，不復東歸，而作欽察汗國之統治者。

二、欽察汗國之建立

欽察汗國爲拔都西征勝利後所建立者，亦稱爲朮赤後人之王國，因爲封在欽察汗國之諸可汗，皆是朮赤之子孫。朮赤爲成吉思汗長子，生子十四人，其著名者爲前五子，長子鄂爾達、次子拔都、三子別兒哥、四子脫哈帖木兒、五子昔班。蒙古宗王兄弟常自相殘殺，唯朮赤諸子皆甚友愛。鄂爾達自以才不如拔都，早年即將長子權讓于其弟拔都，所以當年太宗發動長子西征，是由拔都率領。拔都感念長兄相讓之恩情，乃將東北錫爾河以北地方封予鄂爾達及其後裔，其所居之大帳爲白色，故西人稱之曰白帳汗國。又念其五弟昔班有從征俄羅斯之功，將東方烏拉河地方封予昔班。昔班所居大帳爲青色，西人稱之曰青帳汗國。拔都自建大帳（斡兒朶）于伏兒加河下游之薩來地方，稱爲「冬牙」，另外在同河中游左岸不里阿爾地方，建立「夏牙」，作爲避暑之地。大帳以白氈爲質，黃金飾頂，西人稱爲金帳汗國。拔都又在伏兒加河上游，不里阿爾之北喀山地方，再建一大帳，令其子撒里答，統兵居住，以鎮攝俄羅斯諸部。其餘諸弟如托克帖木兒、土斡兒等，亦均有封疆，遍于欽察國境內，皆統轄于拔都，而以金帳汗爲欽察大汗，享有境內諸民族諸封汗之最高宗主權。

欽察汗所統治之疆域在四大汗國中爲最廣，包括錫爾河（Syr）、鹹海（Arals）以北的古爾吉斯平原（Rirghir）裏海（Capion S.）迤北之烏拉河（Ural）流域（以上爲白帳青帳汗國），及歐洲之伏爾加河（一作窩瓦河 Valgo)流域，黑海以北之頓河（Don）流域，帖尼博爾（Dnieper）流域之俄羅斯諸部（Russian states）（以上金帳汗國），其勢力範圍則及于波蘭（孛烈兒）及多腦河（Lanube S.）流域之匈牙利。當時俄羅斯諸公國之王公，皆稱臣于金帳可汗，年年入朝，國內大事，皆聽命于蒙古可汗之裁決，不得自主。諸王謁見蒙古可汗，亦皆遵從蒙古禮節，屈辱備至。欽察汗國在西方之統治，比元朝在中國之統治爲久，是四大汗國中，壽命最長之一汗國。

三、蒙古與南宋之戰局

蒙古滅金作戰，到蔡州攻下，金哀宗自縊後，戰爭告一段落。蒙古與南宋暫時相約，平分金人河南之地，以陳蔡爲界，兩國各自撤兵，時在蒙古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西元一二三四）。太宗八年，拔都開始西征，此後宋蒙間雖不斷仍有戰爭，蒙古鐵騎蹂躪面積雖廣，但宋蒙一直在和議之中，邊談邊打，作戰並不積極，直到太宗駕崩，乃馬眞氏稱制，拔都班師東歸之際，蒙古在四川之塔海所部，自成都南下，破瀘州，圍敍州，殺死宋都統楊大全。其東方張柔所部，則越過淮水，攻到楊子江邊，刼掠和滁揚等州，並攻入通州，屠其城。江北與川中人民大遭塗炭，百姓流亡，成爲一片荒涼之戰場。其事詳本卷宋蒙戰爭兩章。

第四節　中　論

一、成吉思汗子孫內訌之始

蒙古定宗貴由，體弱多病，初卽位時，仍由其母乃馬眞氏攝政。翌年其母病歿，定宗在位僅僅三年，亦一病亡身。定宗去世後，亦由皇后斡亦剌海迷失氏（或作斡兀立）暫行攝政。後來乃復發生爭位之暗潮。當時成吉思汗子孫，分成兩派，窩闊台與察合台親屬爲一派，朮赤（拔都爲首」與拖雷親屬爲一派。拖雷雖死，其部屬甚多，潛在勢力甚大，同時拖雷之妻莎兒合塔泥是個非常精明能幹之人物，爲部屬所歸心。她曾參加上次選舉貴由之庫里爾台大會，旣知拔都與乃馬眞氏、貴由等不睦，見拔都又有威望，她乃與拔都互相聯合，以抵制窩闊台與察合台一派。不久定宗貴因病死後，拔都遂與拖雷妻子等人，在阿勒台忽剌兀地方（今新疆精河縣南）召開庫里爾台大會，（定宗三年）拔都因已經建立欽察汗國，不願意自己出頭，而提出拖雷長子蒙哥（爲莎兒合塔泥所生）爲大汗。但窩闊台察合台一派親屬，則欲立貴由長子忽察或失烈門（定宗之姪，闊出之子）爲大汗，乃羣起抗議，認爲拔都等召開大會地點不當，爲不合法。拔都不得已，宣布明年再開大會于斡難河與克魯連之源故土上，並派遣大軍，保護蒙哥赴會。至開大會時，窩闊台與察合台諸王子們仍然不到，曾經久議不決。最後拔都乃毅然宣布蒙哥爲大汗，于是率領羣王諸將，共立蒙哥于斡難河上，是爲蒙古憲宗。翌年憲宗將定宗后斡亦剌海迷失與失烈門之母均加以害死，又將定宗長子忽察與失烈門幽禁，並盡遷窩闊台後裔諸王于邊地，時爲憲宗二年（西元一二五二年）也。這是爲成吉思汗子孫內訌，骨肉殘殺，爭位悲劇之開始。此次爭端，從窩闊台太宗崩駕，拔都西征停止起，到蒙哥憲宗之立止之十年間，國內陷于動盪不安中。由此可證明蒙古繼承制度（庫里爾台選汗法」實不完善有以致之。中國此種制度亦然。

二、「賽因汗」拔都

成吉思汗子孫中，拔都是一位非常偉大之領袖人物天才軍事家。蒙古軍三次西征，以拔都西征拓地最廣，所建立之欽察汗國，亦最具規模，並能以身作則，兄弟友愛。雖在兩次庫里爾台大會中，有最高之發言權，但其本人始終無自任大汗之私意，心底光明。史稱其執法嚴明，處事敏決，知人善任，遇下有恩，蒙古人皆稱其爲「賽因汗」，賽因者蒙古語「好」之意。拔都可謂當之無愧矣。拔都死在憲宗六年（宋理宗寶佑四年，西元一二五六），拔都逝世時，其子撤里答正往和林朝謁憲宗，聞訃西歸，病死途中，元憲宗乃册封拔都之弟別兒哥爲欽察大汗。別兒哥爲成吉思汗子孫中，第一個信仰回教者，常集諸教士于金帳之中，講解教律教義云。

三、包圍迂迴戰法之靈活運用

蒙古人在戰略與戰術之表現，在每次戰役中皆有包圍迂迴戰法之靈活運用。此次拔都、速不台西征歐洲，又有一極佳之戰例。拔都補傳中說：「波蘭在東北，馬加（匈牙利）在西南，兩國相依如輔車。而馬加三面環山，險阨四塞，尤不易用兵。拔都、速不台議定，由東南北五道分進。極北一軍，由貝達爾統之，用以迂迴抄襲，防西歐聯軍援助波蘭。貝達爾一軍，一直遠入現在之東普督士，捷克，等到拔都兵入布達佩斯（匈首都），此一枝軍事上之觸鬚始復與大軍會合。」（見洪承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五）

四、蒙古軍將火砲傳入歐洲

蒙古軍之戰勝西方各國軍隊，不僅在戰略戰術方面，如分進合擊，運動神速，集中兵力于決戰方面，優于敵軍

；即兵器方面，亦遠較西方進步。如蒙古軍攻打波蘭、匈牙利，均曾用火砲。當時歐洲人傳言蒙古人用吞烟的怪獸，即指火砲而言。火砲之傳入歐洲，實自蒙古人西征始。（見中國戰史論集第二輯卅一頁）

五、西征軍之戰地行政與後方連絡

拔都西征，遠至西歐，擊滅無數民族，建立欽察汗國，除戰略戰術遠勝敵人外，其對于後方連絡線之保持與戰地行政之管理，亦甚注意。茲摘錄美國歷史家蘭姆氏著作蒙古人之西征數段如左，以作參證。

「前鋒部隊在大軍牛羣所必經之道路上疾驅，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並于一定距離之地，屯積糧草，沿途青草地，概經標定，以備大軍到達時之放牧。然後，滿載戰具及軍需品之牛車，絡繹跟進。同時又有大隊中國技師，于管砲的砲隊長統率之下，隨後前進。彼等攜帶有無數袋之硝石及硫黃，此二物乃當時尚屬新奇之火器的成分」（一頁）

「與武裝部隊同時前進者，尚有其他諸種勤務部隊，—有通譯員担任各種繁雜言語之通譯，有中醫及蒙古醫法，道路管理員，—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職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官，皆爲大汗製造佔領地區之財產目錄。蒙古軍中，甚至于有一軍官以執行軍需品、損失及調達部隊之職務。在軍隊後方，有牧人及木工以建造畜欄，並爲連絡西方新佔領地與本國間之牛馬驛站的茅屋。」（七頁）

「有若干婦女、亦乘坐于牛車上，隨軍前進，在路上治理饍食，在四無市鎮之西比爾荒原中爲軍隊服務。在宿營地中，有時且有戲劇之上演，以娛樂士兵。演者帶假鬚，著古裝，歌唱聽者所最熱悉之歌曲。」（八頁）

「抵抗停止之後，殘殺已告終止，當重歸人烟稠密之處時，彼第共患難之難民，已發見『和平及市場與一裁判是非之法官。』蒙古人之Darugashis概已開始工作，調查人員正在調製匈牙利資源之表冊。匈牙利平原之所有權，已逐漸轉爲草原居民之所有。布爾加爾人及奇卜察克人，亦復與高加索之喬治亞人及西米尼亞人同樣，逐漸被驅入onaus中。蒙古貨幣已成爲市場上之通貨。匈牙利人漸較能明瞭其外國主人。彼等已感知有才能之人—藝術家及鍛冶家—將以被鹵獲之金銀財寶，同被送至東方，一稱爲 Karakoium 之地。而美貌之女人，則被徵爲妓娼。」（五九頁）

「匈牙利人逐漸明瞭，彼等如能向侵略者貢獻十分之一稅—由蒙古機關以貨幣支付之——並遵服其所需之勞役，則彼等即可享受和平之福——雖或未即可保證其安全。西方民族初次嘗到可汗之臣民間，不得有互相衝突之遊牧民之和平。（六〇頁）「以上所引見『蒙古人之西征』實踐學社四十年印」

六、西征軍對于歐洲之影響

「蒙古人之西征」中有一段論評，茲摘錄如下：「速不台之征戰，對于東部歐洲之發展，具有決定性之影響，速不台已殺盡大部並驅散西方之斯拉夫人與馬札兒人。匈牙利周圍地區，已有一半居民絕跡。但另一方面，則在波希米亞彼方之德國人，雖略有損失而幸逃脫大難。如亞里西亞及肥沃之摩拉維亞等地區，均能因德國之移民而及時繁榮人口。條頓族之奧大利已獲得統治刼後餘生之匈牙利。在歐洲之土耳其份子——布爾加爾人及奇卜察克人—均已被驅入該弱小民族之避難巴爾幹羣山中，或則被吸收入草原地爲金帳族之馴服順民。」

「因此次民族之大移動，蒙古人已使東部歐洲之人種地圖爲之一變。草原民族，避免在此等地區定居，彼等始終不失遊牧民族之本性，將由佔領地區所掠得之一切，隨同運回，其帶回東歸婦女之子女，概在草原中長大。」

「在其後退之際，歐洲人忽然迷失蒙古人之去向。彼等不知『韃靼人』竟爲何物？向何處而去？其離開之目的何在？又將于何時再行攻擊？西方之各敎堂中，又加一項新禱告，祈願『勿再觸犯韃靼人之怒。』」（以上見該書七十四頁）

第十一章　蒙古西征之三——旭烈兀征木剌夷、報達諸戰役及後期四大汗國

（附圖十三—四八三、四八四、四八五、四八六、四八七）

宋淳祐十一年（西元一二五一）蒙哥即汗位，遵奉成吉思汗之遺訓，拓展疆域。乃發動兩大遠征：一爲進軍西南，作滅宋之準備，一爲西征波斯。緣蒙哥即位之際，波斯境內，尚有木剌夷、報達兩國獨立，故遣旭烈兀征討之，史稱此次西征爲蒙古人第三次西征。

旭烈兀大軍的先鋒部隊，於元憲宗二年（西元一二五二）出發，主力軍於憲宗三年西進。先征討木剌夷，至憲宗六年（西元一二五六）十一月，木剌夷敎主魯克賴丁投降。續征報達，至憲宗八年（西元一二五八）二月，報達敎主木思塔辛降服。

旭烈兀復於憲宗九年，進兵敍利亞，明年佔領其京城大馬士革。至此波斯一統，蒙古伊兒汗王朝肇建。

元世祖於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四），遣使者至波斯，册封旭烈兀爲伊兒汗。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蒙古方面

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帝國之實力，已自中亞擴及歐洲，此際，察合台、窩闊台兩大汗國，仍如成吉思汗遺命之狀況，分別在錫爾河以東至畏兀兒故地，及在伊犂河流域，承襲汗國之統治；而欽察汗國，則已自康里、奇卜察克、花剌子模故地，由拔都拓展北至白海，西抵多腦河流域，而奄有俄羅斯故地。至對於南方之宋朝，亦大施壓力，代有進展，迄蒙哥卽皇帝位，蒙古君權之承襲，已由窩闊台系轉入拖雷系；其政治情形，已由遊牧部落，進而爲有組織有文化之帝國統治。至其內部，雖已顯露分化傾軋之徵象，然其軍國力量，則猶克秉成吉思汗之遺志，一致對外，以開拓疆士。

當時蒙古本部，正逐漸繁榮，一派新興氣象。察合台、窩闊台、欽察三大汗國，各對其封地之統制，亦十分穩固，南方宋室，勢力衰微。蒙古實力，已拓展至四川兩淮等地。西方小國，如亞賽爾拜然、喬治亞、小亞細亞、阿波勒等國，均歸屬稱藩。其間容有稍存猶豫觀望之意者，然一旦蒙軍臨境，則悉伏地降服，莫敢抗命者。故此際情勢，在蒙古方面，實屬後方穩固，國勢方張，而木剌夷、報達等國，其地理形勢，雖屬有利，但彼此不相聲援，地位孤立。（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五章）

蒙哥卽位後，勵精圖强，任命忙哥撒兒爲大斷事官，以孛爾該掌文書省及財政內政兩部事。分文書省爲數局，設波斯、畏兀兒、漢地、西番、唐兀等令史，使之主往來文書。以晃忽兒爲和林長官，典守宮殿帑幣。命皇弟忽必烈，總治漠南諸路軍民，以馬合木總治漠地，以阿兒渾總治波斯。並減輕藩屬各邦稅賦，豁免欠繳租稅。曾云：「與而充盈庫帑，不如撫慰民心」。對三皇后及諸王等所發令旨，及前此舊令之不適合者，均一律明令廢止。

蒙古肇起，兵制簡易，部衆畫僉爲兵。宿衞之制，始自成吉思汗，其後世因之。其法爲選千戶百戶及白身之子

弟以編護衛親軍。迨至窩闊台則又創僉軍之制，蒙古戶每一牌子僉軍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上。對於外藩及漢地，則通驗丁數，每二十名僉軍一名。貴由皇帝復詔蒙古戶「百戶一兵」。至蒙哥即位，除仍舊制外，則續僉漢人從軍。此項兵制已詳本卷第一章。

元初用兵四方，士卒以私財自贍。至忽必烈入統中原，軍戶之制始定。故蒙哥時代之補給制度，正爲由「自贍」變爲「軍戶」之過渡時期。至於馬政，此際乃系論戶「分著」，其難買牛馬之地，許折價以代實物。延至中統年間，始演變爲「和買」之制。其他如訓練、編組、兵器戰法等，則率有先例。

二、木剌夷及報達方面

一、木剌夷：木剌夷（Malahidas）乃亦思馬因人之另一稱謂，原義爲迷途者。初天方教另一派之教主亦思馬爾（Iamail）之子名別者，嗣父位，首創亦思馬因教，後以名其國。北宋年間，其教民相率徙至波斯，先侵據阿剌謨特（Alamout）堡，繼築堡於裏海西南之山中，組織一名曰魯德八兒（Roudbor）之區域。凡險峻之地，皆建堡以守之。聲勢始盛，爾後並在庫希斯坦（Khouzistan）招收信徒，據險建堡。迄西元一〇九二年，塞爾柱克帝國內亂開始之際，亦思馬因派之勢力，遂日見其張。此派教規，凡黨徒必奉教，專務殺人行刺。傳至哈山第二（Hassan），蓄刺客愈衆，殺人益多，行爲詭譎，故爲善良回教徒所唾棄，且頗爲諸鄰國所畏憚，由是阿剌伯語遂呼之爲木剌夷。當成吉思汗西征之時，木剌夷教主札勒哀丁，曾稱臣輸款。至西元一二五五年，其教主阿老瓦丁被弒，其子魯克賴丁忽而沙（Rokn-ud-din Khouschod），即教主位於麥門底司（Mem un），此

一為當世所嫌惡之國家，其政治宗教之勢力範圍，僅限於魯德八兒、庫希斯坦及敍利亞三地之部份區域，其黨徒數量有限，故其實力，當遠不能與蒙古帝國相比。但其文化程度，則較蒙古民族為高（按木剌夷之天文儀器及醫術以及有價值之著作等，均極發達）。又由於其工商業發達之故，經濟情形，亦甚良好。然阿老瓦丁不理政事，百務廢弛；且民性兇狠。故國內盜賊充斥。至魯克賴丁嗣位之際，旭烈兀西征大軍，已通過撒馬爾干，向其國境近迫。當此之時，魯克賴丁雖亟謀整頓，然已迫不及待矣。

二、報達：天方教之正統，於七世紀中，已拓地東至印度，西併敍利亞，遠及埃及。初建都於巴士拉（Basra）城，至西元七百五十餘年，阿拔斯即教主位（按此處所稱之教主，乃回教徒之最高首領。通常直譯為哈里發或哈利發，原文作Caliph or Kaiif，本為繼承者之義）。以其衣尚黑，唐朝稱之為黑衣大食。後遷都於巴格達，故又以報達名其國。（按元史通譯為報達，今譯巴格達，本史稱國時仍沿用報達，稱都會時則改用巴格達）黑衣大食東鄰花剌子模，以兩河流域為其發祥地，建國五百年，文化最昌明，內部交通便利，水利良好，故農商業均極發達。其極盛時期，轄地甚廣。計有：報達（巴格達）、敍利亞、埃及、阿非利加、阿剌伯、波斯、土爾其斯坦、小亞細亞，北至黑海。藩國既多，疆域亦廣。迨花剌子模滅亡，東方屬國盡失，國勢寖弱。至西元一二四二年木思塔辛即教主位。木思塔辛，為人長厚，少決斷，乏毅力，喜遊樂歌舞，以政事委諸大臣。左右盡屬讒佞，內部遍伏危機；重臣懷二，親信叛離；迨內亂大起，反招撫叛逆，昭為忠貞；其闇弱如此。

第二節　戰地概況（參看附圖十三——四八三）

一、木剌夷

木剌夷人在庫希斯坦、魯德八兒、敍利亞等地，據有堡壘甚衆。庫希斯坦全爲山地，以哈音（Cain）城爲首府，境內有朮森（Zouzen）、秃溫（Joun）二城，地處你沙不耳、赫拉特、伊思發航、耶司德之間。魯德八兒，地處裏海西南埃布爾茲山脈之深山中，東南與可疾云相接，以阿剌模特爲主堡，亦思馬因教教主居之。阿剌模特，北濱裏海，乃馬三德蘭部內省城，位裏海正南，初建於西元八六〇年，其基甚固，所存糧儲亦多。堡之周圍，半鑿岩爲濠，引巴希兒（Bahir）河（按疑爲奇西爾烏遜河Oizil Uzun R.）之水以入，形勢險固。上述兩地，由於其地處深山，且到處據險鑿石爲堡，所有山徑通路，率築堡以閉塞之。因此，不但大軍運動，易受困陷，即小部隊之攻擊，亦難得進退自如也。至於敍利亞（Shria）之亦思馬因派敎徒，不曰木剌夷，而曰哈失欽（Has Chischin）、敍利亞語讀若Assissin，此「謀殺者」Assassin一字所本也。敍利亞乃埃及屬國，以大馬士革（Damascus）爲都城，部份濱海，其地理環境，遠不如魯德八兒及庫希斯坦險阨。

二、報達

巴格達城爲報達政治經濟之中心，位於體格里斯海之中流，天方教主之所都也。城跨河之兩岸，分爲東西二區，外環市廛，內有子城，東城壁壘峻厚，牆上築戍樓百六十三座，防禦力甚强。

報達領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境內交通便利，物產豐富，中國印度產物之輸入，國內產物及北方諸國產物之輸

出，均以體格里斯河、幼發阿底河爲吞吐。國境東部，多崇山峻嶺，形勢險要，交通不便。對東方之伊朗，形成地障，以阻隔外來勢力之入侵。外人前此對報達用兵，每爲所阻困，大軍補給，尤爲困難；故黑衣大食王朝，始終恃爲天險，而獲得安全之保障。即蒙古元帥綽兒馬汗，前此亦曾兩度企圖進軍報達，但均爲地勢所限，不得要領而還。

第三節　戰爭之導因

昔蒙哥在西域時，可疾云（Cozvin）之大法官苫思丁（Schmes-nd-din）來謁，苫思丁身着鎖子甲，蒙哥怪而詢其故。對曰：「常著此甲，用以防亦思馬因（Isman Livens）人之匕首」。因詳述此派教徒之暴行。蒙哥由是深惡亦思馬因人。及蒙哥繼定宗即位爲帝（廟號憲宗），即立意首先殄滅亦思馬因教徒。所謂木剌夷人，即屬於亦思馬因教徒是也。（多桑蒙古史四卷四章）

憲宗元年（西元一二五一年），蒙哥皇帝思遵祖父成吉思汗之遺訓；拓展疆域，以爲皇弟忽必烈、旭烈兀開藩建汗。乃決議兩大遠征：一爲南侵，一爲西征。緣窩闊台在位時，曾遣元帥綽兒馬汗經略波斯，幾年征討，僅使札蘭丁（前章爲札勒哀丁）覆沒，高加索及小亞細亞等部稱藩；對波斯問題，迄未解決。蓋當蒙哥即位之際，波斯境內，尚有兩個國家保持其獨立；一爲立國於馬三德蘭（Mazanderen）地方之刺客派Ismaili之木剌夷（Mulahida）國，一是建都巴格達之黑衣大食王國。其中木剌夷人兇狠殘暴，屢劫蒙古商旅。蒙哥皇帝爲維護蒙古帝國之權益，乃決定遠征波斯，以圖在該地建立一統一政權，以消滅此等大食之餘孽。

第四節 雙方戰略指導

一、蒙古方面

一、劃定戰區規定序列：蒙哥皇帝基於既定國策，任命旭烈兀爲西征之統帥，分西域爲四部：曰呼拉商、馬三德蘭、伊拉克、亞賽爾拜然。皆統轄於旭烈兀。原在西域方面征討或鎭撫諸軍，亦皆劃歸旭烈兀西征軍之序列；如征印度之諸顏撒里，及現正經略西域之統兵元帥貝住，鎭撫呼拉商、馬三德蘭之岱兒巴圖諸將，皆令聽命於旭烈兀。（按上述三將統率兵力：貝住元帥爲三萬騎，其餘不詳。然撒里征印度爲獨立任務，岱兒巴圖爲地方軍事長官，故其所部兵力，應各在萬人以上。此處劃入序列之兵力，可能在五萬人以上。又貝住原爲綽兒馬汗之副帥，綽爾馬汗卒，貝住擢升爲元帥）。

二、編組西征軍及佈置前進補給等事宜：蒙哥皇帝爲編組西征軍，命成吉思汗系諸宗王所部兵馬，各十僉其二，以近親統率之，從旭烈兀西征。並由中國招致工程師千人，管理投石、發弩、放射石油等攻城機械。（按此軍兵力多少諸史册均漏載，祇知旭烈兀之先遣部隊爲萬二千人。但至少察合台及朮赤兩系所僉之兵，宜各在萬人以上，連同旭烈兀自身部隊及諸宗王部隊，假定爲五萬人，合西域現住兵馬，共爲十萬，似無不可。不過此種數字，究係假定）同時命令保留和林、別失八里（Bisch-palic）間之統阿特山（註一）以西之草地，以供駐軍之用。原駐之軍，應卽將諸地讓出，並繕修道路，設備船橋。又命西域駐軍退駐羅耳邊界。且爲大軍修橋道備糧

儲，復令波斯官吏，應爲每兵卒一人預備麵粉百「門」，酒五十「門」（註二）。豁免大軍所過之地，當年租賦。

註一：統阿特山，按馮承鈞疑是唐努山，但唐努山不在和林別失八里之間。而阿爾泰山方在上述兩地之間，且準噶爾盆地，在阿爾泰山以西。故以爲統阿特山疑作阿爾泰山。

註二：門：按門爲Menns，每人可負二十門，爲一種計重量之單位名稱。

三、西征軍作戰構想：旭烈兀既受命統帥西征軍，蒙哥諭之曰：「應謹守祖父教訓，並以祖父爲榜樣。此次征伐，對諸民族之自願歸順者，善遇之。抵抗者則殄滅之。滅亦思馬因人以後，應强迫報達臣服，然後回歸蒙古。凡事應與汝妃脫古思同議。」並以金銀寶石，分賜旭烈兀及其諸妃諸子，且厚賜從征諸將。（多桑史四卷四章）

旭烈兀基於蒙哥之指示，及有關諸情況，乃策定其作戰構想如左：

(一)以蒙古軍爲基幹，附以藩王從征諸軍，一舉殄滅木刺夷。進而征討報達、敍利亞、埃及諸國，以底波斯全境，而開建一新大汗國。

(二)先諭敵以恩威，招降綏撫爲主。如遇抗拒，即摧滅之，必致堡壘城屠而後已。

四、旭烈兀率軍前進：元憲宗二年（西元一二五二年）西曆七月杪，旭烈兀遣乃蠻人怯的不花（Kitouboca）率萬二千人之軍，先期出發，爲爾後大軍作戰作所要之準備。其本人仍留和林，籌組西征軍。至西元一二五三年五月二日，還其封地(註一)。又數月後，始完成其出發諸準備。以其封地委其次子出木哈兒。自率其全軍，於西元一二五三年十月十九日，開始西進；命宗王巴刺寒、禿塔兒二人，率拔都從征之軍爲先鋒，令沿途官吏，皆

備糧儲馬湩（註二），以待旭烈兀軍至阿力麻里（Almalig），察哈台汗國王妃倭而干納宴勞之。又西行，土耳其斯坦（Turkistan）、河中（Transoxiane）兩地長官馬思忽惕（Mass oud），偕兩地官吏將領來迎。

憲宗四年夏，大軍留駐於土耳其斯坦。明年九月，大軍進抵撒馬爾干，馬思忽惕獻金錦帳，結營於撒馬爾干附近草原豐美之地，旭烈兀留此宴樂者凡四十日。續西進，軍抵鐵門關，波斯長官阿兒渾偕呼拉商之貴人達官來迎，留居此地一月。分遣使者諭藩屬諸王曰：「今奉命來滅木剌夷，其自率軍隊來從征者，事後必有賞，其猶豫不決者，必嚴酷以待之。」（多桑蒙古史四卷四章）

西元一二五六年一月二日，旭烈兀大軍，從船橋渡阿母河，羅耳使者來賀。伊拉克、呼拉商、亞賽爾拜然、喬治亞諸部主君，皆賚重幣來迎。因冬寒，大風雪七日，馬多凍死。遂於阿母河畔駐冬。阿兒渾入覲過此，留其子克烈蔑比（Kerai Melik）掌印官阿合馬與阿老瓦丁諸員從征。及春，旭烈兀始率大軍向作戰地進迫。

註一：旭烈兀之封地，按新元史列傳：「太宗二年，賜旭烈兀河東、陝西諸路爲分地」，在今山西西南及陝西中部。

註二：馬湩：按湩乳汁也，陳彬龢註元朝祕史：「一牝馬的嬭子，可以飽三個人」。

二、木剌夷方面（報達方面另詳第五節第二款）

當亦思馬因派，傳至教主阿老瓦丁之際，因阿老瓦丁有心疾、精神錯亂。兼之阿老瓦丁幼時即受慣養，不容人稍違其意，無人敢以惡訊告之，恐觸其怒，所以阿老瓦丁不知外事，以致國內盜賊充斥，人民橫受壓迫。

初阿老瓦丁立其子魯克賴丁忽兒沙（Roken-ud-din Khourschah）為嗣，及魯克賴丁年長，衆望屬之，視若未來教長，奉之如同其父，阿老瓦丁忌之，欲改立他子為嗣，然其民不附，蓋根據其教派之說，初次指定不能挽回也。阿老瓦丁由是虐待魯克賴丁，而魯克賴丁後以其父不能理事，致蒙古兵入侵（此指怯的不花軍攻庫希斯坦事），欲背其父遺使向蒙古輸誠。諸貴人多從其意，由是父子兩黨對立。

西元一二五五年十二月二日，阿老瓦丁臥醉，夜半為其倖臣哈散（Hassan）所殺。

魯克賴丁忽兒沙即位以後，命其臣民遵守正教習慣，清除道路盜賊，亟謀整頓，初木剌契有兵約十餘萬；計庫希斯坦境內有兵六七萬，魯德八兒區守兵約五六萬，元憲宗三年曾為蒙古軍擊破五萬。魯克賴丁既執政，鑒於實力薄弱，無力與戰，乃自其主堡麥門底斯（Meimoun-diz）遣使赴旭烈兀營中納款，以遂其假降圖存之素願。同時亦嚴整其衆堡之守備。

按新元史列傳：「千戶郭侃，從宗王旭烈兀西征，憲宗三年至木剌夷，敵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以事時計，郭侃應為怯的不花帳前一大將，且此役應屬於攻庫希斯坦作戰中。不過新元作史者，以為：「元之兵制，漢人無將蒙古兵者，旭烈兀平木剌夷及報達，郭侃之功，在怯的不花諸將之右，其事或虛妄不實。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今仍采舊史之文為列傳云。」又馮承鈞以憲宗六年旭烈兀所遣會攻庫希斯坦之庫喀伊爾喀（Con-ga-ilga）疑為郭侃。此說與新元史年序不合，僅一并誌如上。

魯克賴丁，慴於蒙古軍之聲威，欲求瓦全，擬作有條件之投降，屢遣使臣，往返折衝，而不得要領。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三—四八四、四八五、四八六、四八七）

一、滅亡木剌夷之役（參看附圖十三—四八四）

一、怯的不花先鋒軍之攻擊：怯的不花於憲宗二年，受命爲西征軍先遣部隊指揮官，乃率隊先行。明年此軍進抵木剌夷國境，即先侵入庫希斯坦，攻下數堡，進圍其要堡吉兒都苦（Guirdcouh）。該堡高踞山巓，徑絕攀援，矢石仰攻，皆不能及。怯的不花乃築營兩重，掘壕兩道，令其將布里圍困之。而自引兵攻掠左近城堡。憲宗四年吉兒都苦堡守軍逆襲，布里被殺，蒙古軍傷亡亦衆。怯的不花聞警亟回軍，仍遣別將四出攻掠。旋吉兒都苦堡病疫，木剌夷教主阿老瓦丁遣精銳百餘人，備藥及鹽，突圍而入，完守如故。迄旭烈兀大軍進抵波斯時，此堡仍堅守未下。然怯的不花軍，先後殺傷木剌夷軍在五萬以上，使魯克賴丁之實力，大爲削減。

二、旭烈兀率軍進迫木剌夷：元憲宗六年旭烈兀軍至撒瓦（Zve），旭烈兀遣庫喀伊爾喀率兵往助怯的不花會攻庫希斯坦諸堡。二將略取禿溫，屠其居民，虜其婦孺而還。至是怯的不花歸還建制。旭烈兀繼經徒思至你沙不耳州之哈不衫（Khabouschan）。乃令其大軍稍稍集結。一面聽取怯的不花呈出之有關作戰諸情報，一面與貝住元帥建立直接指揮體系。同時遣貝克帖木克赴木剌夷諭降。

三、魯克賴丁洽降：木剌夷原擁有重兵，憑險據堡，未可卽下。故旭烈兀在戰略上取逐次消耗之方策。（按木剌夷國軍兵力，雖不可考，但在憲宗三年既被殲五萬，故其總兵力應在十萬以上）。迨至憲宗六年，魯克賴丁鑒於

敵軍壓境，無力自保；乃於西曆六月，遣其弟沙歆沙，造蒙古軍門洽降，旭烈兀因致書於魯克賴丁云：「只須履行二項條件，則汝父虐待蒙古人之罪可宥：一爲盡毀所有堡壘，一爲閣下親來納降。」魯克賴丁乃墮其數堡，並將部份要塞削平。旭烈兀亦命貝住帳前統將牙撒兀兒（Yassaour），退出木剌夷邊境。（按西元一二五六年六月，牙撒兀兒駐軍哈馬丹城，曾遣其子偕沙歆沙往旭烈兀軍中洽降。然數日後，牙撒兀兒以一軍進攻阿剌模特，猛攻不下。故此軍以在可疾云附近爲是）。但魯克賴丁對出謁一事，則請寬限一年。

九月，旭烈兀軍於比斯塔姆（Bistham），再對魯克賴丁，諭以恩威，命其來見。魯克賴丁仍以寬限爲請，並求除保有阿剌模特、蘭巴撒耳、剌勒（註一）三堡外，其他諸堡一律獻出，並謂已命吉兒都苦堡及庫希斯坦守將，赴營納款。蓋魯克賴丁以爲冬寒將至；蒙古軍將不能冒寒在山國作戰；故作此口頭退讓，以冀延宕時間。

註：蘭巴撒耳，剌勒（Lal）兩堡位置待考。

四、旭烈兀進軍逼降：旭烈兀鑒於魯克賴丁缺乏誠意，且洞悉其情，旨在緩兵，乃一面進軍，一面促其來見。並諭如因事不能遽來，可緩數日，先以子來。魯克賴丁聞訊，頗爲狼狽，佯謂將遣子來謁，並僉軍三百以從；又求國內不受兵侵、允將堡壘盡毀。乃遣其庶弟，冒爲己子，偕大臣數人，於十月二十六日至蒙古軍。旭烈兀知其詐，撫慰而遣之歸。魯克賴丁遣其弟沙歆沙僉軍三百復來見。旭烈兀命沙歆沙歸諭其兄，即墮其麥門底斯要塞，並親自來見，將厚待之。否則未來之事，祇有上帝知之。然魯克賴丁仍藉詞不敢出見。

五、**對麥門底司堡之攻擊部署**：旭烈兀鑒於魯克賴丁之不願輸誠，乃決心以武力解決。當時西征軍對魯德八兒區，亦已完成包圍態勢，其攻擊部署之大要如左：

1.北軍：以不花帖木耳（Boca Temour）、庫喀伊而喀將之，已集結於右翼馬三德蘭方面，待命沿海岸向西攻擊前進。

2.南軍：以揑克答而斡兀勒（Negoudar Ogoul）、怯的不花將之，已集結於左翼，待命向西模娘以北進擊。（按此軍為察合台系所僉之軍）。

3.旭烈兀自將中軍萬人，已進迫於禿馬溫（Dumavend），待機前進。（按以上三軍為主力，預備由東方面進攻。）

4.支隊：命巴剌寒（Balacon）、禿塔兒兩王（註），率朮赤系從征諸軍，待命向阿剌模特進出，以策應主力軍之作戰。

各軍之攻擊目標，同為麥門底司堡。

旭烈兀部署諸軍既定，乃命諸軍攻擊前進，同時為配合大軍作戰，徵發所有牲畜，轉運糧秣。將魯克賴丁所僉之軍三百人，密屠之。

註：禿塔兒：按馮承鈞註：「此處作禿塔兒，即前之禿馬兒（Toumar）」。

六、**攻麥門底司城及魯克賴丁之降**：十一月九日旭烈兀進抵麥門底司堡，一面命諸軍就開進配置，一面親率諸將偵

察地形。當時適值冬寒，馬秣不足，糧儲亦少。乃召集諸宗王將帥會議，歸納之有左列二種意見：

1.「待來春日暖，糧足，再爲進攻」。此爲多數宗王及將帥之意見。

2.「敵意在緩兵，冬寒缺食不足慮，應立時進攻」。此爲不花帖木耳之意見。

旭烈兀則採取後者。於是命諸軍就攻擊準備位置。旭烈兀仍遣使至麥門底司堡，召魯克賴丁出降，告曰：「王已親至，設其出降，仍寬宥如前，限期五日，期滿進攻」。堡人答：「教主不在堡中，無命不能出降」。旭烈兀大軍就近採伐樹木，以造投石機，架於麥門底司堡四週山顛。旭烈兀自設總指揮部於附近最高山峯之上。攻擊準備既畢。乃下令攻擊；堡內守軍亦發弩以禦。明日再攻，魯克賴丁遣使出城來見旭烈兀曰：「茲請停戰，魯克賴丁將於當日或次日出見」。及至次日，魯克賴丁又約次日出降，時至又食言。於是堡之四週，攻擊再興；守者亦投岩石以拒。至夜始止。（新元史卷百八，旭烈兀傳）

魯克賴丁原冀冬季雨雪，所予蒙古軍以極大之困難，不意此時天氣溫和，且延宕計窮，終乃決定出降。十一月十八日，先命其子偕大臣數人赴蒙古軍營。十九日自率諸大臣及著名天文家納速刺丁（Nassi-udr-din）、名醫譔瓦非怯的來（Nouaffik-ed-derlit），與來速迪來（Reis-ud-derllt）諸科學家出降。既見旭烈兀，魯克賴丁獻其寶藏，旭烈兀以之俵散諸將。次日麥門底司堡軍民皆退出，蒙古軍入堡，時西元一二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也。

七、木刺夷諸城悉降及其屠城：魯克賴丁既以麥門司底堡獻降，旭烈兀待之甚厚，魯克賴丁遣人偕蒙古使者，諭下四十餘堡，盡毀之。僅阿刺模特堡拒守不從，旭烈兀乃親至阿刺模特，遣魯克賴丁至城下諭降，堡將仍不聽命

13—4586

。及蒙古軍圍攻，堡人乃允於三日內退出。第四日蒙古軍偕波斯民團入堡抄掠焚毀。於此城中蒙古曾獲得著名之可蘭經本、天文儀器，及其他有價值之著作等圖書。並將關係此教派教義之抄本焚毀。

阿剌模特降後數日，庫希斯坦長官亦來降。旭烈兀命官守原職，偕同魯克賴丁使者還庫希斯坦，諭下諸堡。墮堡凡五十有餘。

西元一二五七年（憲宗七年）一月五日，旭烈兀自還可疾云統帥部，僅留少數部隊，肅清殘敵，其餘諸軍，宴樂休息。未幾旭烈兀移節哈馬丹，復遣人諭敍利亞之屬於亦思馬因人之諸堡守將，速以堡獻降。迄於是時，旭烈兀待魯克賴丁甚厚，蓋方利用其諭降諸堡，以節省兵力，否則必須多年爭戰，且疲憊波斯之人力物力。及木剌夷已定，意欲除之，然既已明許其不死，詎可公然毀約？適魯克賴丁自請入朝蒙古皇帝，乃遣校隨之入覲。後魯克賴丁竟死於途次。

當魯克賴丁入朝後，旭烈兀乃下令盡殺先此分隸諸營中之亦思馬因人，雖在襁褓中者亦不免。其未從軍者，復以僉發民兵為名，聚各地境內之亦思馬因人而悉屠之。

自是以後，木剌夷人之幸存者，遂如猶太人分散於各國。然受此類刺客之威脅者，至是遂安。

二、滅亡報達之役（參看附圖十三—四八五、四八六）

旭烈兀於滅木剌夷後，將大軍集結於哈馬丹附近，從事整補。貝住元帥於憲宗六年春，率所部來聽命。於是乃

進而謀征伐報達。

一、**戰前信使往還**：西元一二五七年（憲宗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旭烈兀鑒於大軍休整已畢，乃遣使致書報達教主曰：「吾人討伐木剌夷，徵汝兵從征，而汝不以兵至，其實應以兵助，始能表示汝爲余之盟國，乃以藉詞，終不發兵。汝朝立國，雖遠而著名，國勢雖强，然汝應知之，日入之後，月始有光。蒙古軍隊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秉承天命，花剌子模、塞爾拉克諸朝，以及其他諸强大君主，莫不被滅。此類國君皆曾居住報達，而報達皆未閉門不納，以我之强，緣何見拒？吾人前此業已有所勸諭，今再向汝進言，應避免戰爭，勿以拳觸錐上，勿視太陽爲燈火。否則必貽後悔。然已往者皆不可咎，設汝墮巴格達之城而平其壕，使汝子治國事，親來納降。抑不欲親來，則遣丞相蘇黎曼沙及掌印官三人來，俾其能確實轉達吾人口諭。汝若能從，則可保汝之土地人民軍隊，然若不從，如願戰鬥，則集汝軍，指定戰地，吾人已嚴陣以待也。但汝應知，吾人一怒之下，進兵報達，汝雖藏伏天空地腹，亦不能逃。如汝欲保全汝身汝朝，須敬聆吾等之言，否則吾人將見天意之所屬也。」（上下引見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報達教主木思塔辛得書，毅然拒絕。乃作書覆旭烈兀曰：「靑年人得志甫十日，汝便自信爲世界之主，以爲汝之命令如同司命裁判之不可抗拒，殊不知汝所求者皆汝之所不能得。具見汝不知自西徂東凡崇奉上帝信仰正教者，皆爲余之臣僕，設余意有所欲，祇須以古民之遺衆，余將爲伊蘭之主，進兵突厥（Touran）恢復原狀，特此舉將足以變更世界之面目。故余之不欲戰，而欲避免人類之災，且不欲以余之用兵而使余之臣民遭受塗炭。余誠爲蒙古可汗及旭烈兀王之友，設汝如余之散布友好種子，則余之城池於汝固無礙焉！願汝遵守和平之途

而還呼拉商。」遣使奉書詣蒙古軍營。而蒙古使者於歸途中，爲巴格達城外民衆所詛咒。旭烈兀聞其使者受辱，甚怒。及見木思塔辛覆書，更恚。乃遣其來使歸，而告之曰：「汝主既不降附，往告其備戰可也。」（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六，報達傳。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三）

二、木思塔辛議戰並作書恫嚇旭烈兀：木思塔辛既見旭烈兀迫其宣戰，乃集重臣，議退敵之策，會議間，意見紛歧，和戰參半，而木思塔辛亦莫能執一。初主和，續又主戰。而其結論，亦甚空洞而不切實際，云：

「蒙古人不過以虛聲奪人，必不敢以兵至。設其敢於攻擊君臨上邦之黑衣大食朝，是無異自速其亡。」大將軍蘇黎曼沙（Solriman-schah），獨不以爲然，嘗對衆曰：「教主若再不自强，吾人無論貧富貴賤，將同遭誅戮。不如乘此未受敵之前，徵調一軍往襲敵軍，縱或不勝，死亦有名」。木思塔辛聞其言，胆爲之一壯。乃命其相徵軍，以付蘇黎曼沙統率。然其相木牙代丁謨罕默德伊賓阿勒迦密（Mouayyad-ud-din Mohammed Thnel-Alcawiyi）堅欲議和，且因事素怨其教主，故命徵兵使者，遷延其事。（按西洋史家謂阿勒迦密已通於旭烈兀，且曾勸旭烈兀進攻報達。）逾五月兵始集。巴格達城內集軍七萬，其他各地爲數亦衆，皆統於大將軍蘇黎曼沙，但因爲時過遲，襲擊計劃遂不果行。且木思塔辛吝嗇，積欠軍隊薪餉，由是士氣低沉，缺乏鬥志。

當報達徵兵備戰之際，木思塔辛復作恫嚇信致旭烈兀，期以此退敵。其書曰：「從來攻黑衣大食都城之各國君主，無論其國勢如何之强，終必得不幸之結果。本朝根基甚固，應延存至於世界末日，此事汝或不之知，汝可詢熟習此國之歷史者，彼等必告汝。古時Soffride朝之Yacoub Leiss曾率大軍進攻報達，未抵此城而身先死；其弟Amrou，亦欲進攻，然爲Samanide朝之Ismoil Ibn Ahmed捕送巴格達。Bessa-ssiry雖自埃及侵入巴格

達，拘守哈里發，然逾二年卽爲塞爾拉克朝Togoulbey所擊殺。別一塞爾拉克朝之謨罕默德國王，曾進兵報達而敗還，死於退軍之際。最後花剌子模沙阿剌哀丁謨罕默德在進兵報達途中，其一部份軍隊，死於風霾，終因天怒而退走。設汝亦欲進攻報達，殆難逃此同樣不幸之命運。」旭烈兀對此怪書並未置理，但報達備戰之事，却使旭烈兀之軍事行動更爲積極。（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三、旭烈兀準備攻擊：旭烈兀既知巴格達城防守力甚强，乃增調西域軍隊，以備進攻此城。其攻擊準備中之第一要務，既爲須將伊拉克伊朗間之山地，先行略取，以打開哈馬丹通巴格達之大道。此道經行高山，山頂終年積雪，山中有打兒坦克堡（Dertenk）形勢險要，亦伊拉克阿拉伯之門戶也。乃先遣怯的不花以騎兵一隊往襲取之。

四、旭烈兀進軍報達：初蒙哥皇帝命星者胡撒木丁（Hossan-vd-bin）從行於西征軍，俾卜進兵結營吉凶之事；至是旭烈兀以進攻報達之事詢之。胡撒木丁答曰：「觀星象不宜攻取，前此進兵報達之人，皆失其位而忘其身。設王不信余言，必欲進兵，則將見災難之至：（一）戰馬皆死而軍中有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風霾地震擾亂全球。（五）年歲必荒。（六）同年皇帝死。」旭烈兀命其筆錄之，設在一定期間內預言不應，則將其處死。（按此後在西元一二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胡撒木丁伏誅。）而佛教博士Bakschis及諸蒙古統將皆主張進兵，旭烈兀從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六，外國傳報達）（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旭烈兀決策既定，遂令諸軍並進：其軍隊區分如左：

1.右翼軍：命貝住元帥率其部在毛夕里渡體格里斯河，自報達西北進攻，在巴格達城西附近，與不花帖木耳、速渾察（Sougoundjac）所統之軍合。是為右翼軍。復以巴剌寒、禿塔兒、忽里諸宗王將所僉之軍以從。指揮官為貝住元帥。（按此軍兵力應在五萬人左右）。

2.左翼軍：命怯的不花、忽都孫統左翼軍。自報達東南羅耳之地進攻。

3.中央軍：旭烈兀自將中軍，從開爾曼沙（Kermanschahan）、火勒完一道進攻。統將庫喀伊而喀、烏魯克圖（Qurouctou）阿兒渾、哈剌海，暨波斯之諸王貴人官吏皆從，諸藩國亦多遣王子等率軍前來助戰。

旭烈兀留其家屬輜重於哈馬丹附近，使哈察克守之。

旭烈兀部署既定，於西元一二五七年十一月間，命令三軍，同時向巴格達城前進。

五、蒙古軍進迫巴格達城：旭烈兀統中央軍，自哈馬丹出發，首殘破開爾曼沙，一面搜集情報，一面召集右翼軍諸宗王及貝住元帥，協定攻擊實施計劃。

十二月十八日，旭烈兀率軍進至火勒完，將縱隊稍事集結。此時怯的不花已佔有羅耳之地大部份；而右翼軍，已在塔克利特附近之體格里斯河渡河。該地居民咸避兵進入巴格達城，情形恐怖紛亂。

六、報達軍逆襲：當蒙古軍在外線，由三方面向巴格達城作向心運動時，報達教主遣副掌印官艾伯格偕統將費度丁，率軍萬二千人，駐守體格里斯河東之火勒完道上。該軍偵知蒙古兵已出現於河西，乃渡水，攻擊貝住元帥之前鋒速渾察軍於安八兒（Anbar），時西元一二五八年一月十六日也。速渾察乃率軍退至小體格里斯河附近與

13—4591

其大軍會合。費度丁老於軍事，不欲輕追。艾伯格則欲乘其無援時襲之，促費度丁進擊。比追至朶者勒附近，蒙古軍亦回。遂交戰。戰至晚，勝負未決。兩軍相持徹夜，蒙古軍乘夜決堤，致報達軍營後方之平原，盡爲水淹沒。次日蒙古軍進攻，報達軍盡覆，費度丁亦戰死。僅艾伯格隻身遁回巴格達城。

七、巴格達之合圍：木思塔辛見艾伯格慘敗逃回，乃亟命修繕城牆戍樓，沿街佈置障礙，並徵集全城居民參與國都之保衞。然蒙古軍貝住之前鋒統將三人已進佔巴格達城河西之附郭。怯的不花軍已進抵撒兒撒兒（Sarsar），旭烈兀在一月十八日已將中央軍集結在城東。

蒙古軍既合圍，乃在河之兩岸築壘，壘外掘壕向城，一晝夜工畢，並取磚築座，置砲機、砲石、大油瓶於其上，以備攻擊。此時各軍之攻擊準備位置，概如左述：

1. 旭烈兀營於阿只迷（Adjemi）門外。
2. 庫喀伊而喀營於克勒瓦的（Kelvadhi）門外。
3. 忽里、巴剌寒、禿塔兒、失烈門、烏魯克圖等營於蘇克算端（Souc Soltaan）門外。
（按以上三門皆在河之東岸）。
4. 不花帖木耳營於南面。
5. 貝住、速渾察營於西面。
（按上述二軍皆在河西）。

13—4593

一月三十日，旭烈兀下令諸軍同時進攻，阿只迷門之戍樓最低，一部爲礮石所毀。

八、木思塔辛洽降：阿只迷門上戍樓，既部份毀於礮石，木思塔辛知事已急，乃遣其丞相偕倖臣及大主教等，齎贈物使蒙古營，謂：「今謹使丞相至，乞如前約。」旭烈兀答曰：「此我在哈馬丹時提出之條件，現已報達都門，除丞相外，應遣大將軍偕掌印官俱來。」（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六外國傳）

次日，丞相偕內政部長官及居民代表至蒙古軍營。旭烈兀拒而不見。

九、木思塔辛出降：旭烈兀命令諸軍繼續攻城，二月一日，阿只迷門上戍樓，全被擊毀；諸軍進攻，夜以繼日，情形至爲激烈。旦以矢縛書射入城中，對法官、律士、司教，阿里族人，皆許以不死。（按丞相阿勒迦密爲阿里派之熱烈信徒，故旭烈兀以此書離間之。）巴格達城郊缺石，乃伐椰樹以代礮石。二月五日，中央軍在阿只迷門附近登城；而朮赤諸孫亦於是夜攻佔蘇克算端門；於是蒙古軍盡據城之東壁。旭烈兀爲防城中人逸出，乃在城上築土壘，設礮機，在體格里斯河上，列兵船巡邏於巴格達城之上下流。報達掌印官曾企圖從水上逃逸，結果舟人盡被擊斃；不得已，仍退還城內。至是木思塔辛見情勢危殆，不能不降，然仍圖拖延。屢遣吏及其子出城納款求免，但均爲旭烈兀所拒。

二月七日，旭烈兀命：「蘇黎曼沙偕掌印官，二人出見。木思塔辛來否聽之。」二人不得已乃去，又遣其還，挈其所屬諸官並出。會旭烈兀帳下有名欣都（Hindou）者，爲流矢傷目，旭烈兀乃命亟攻下其城。（同上書）

二月八日，殺副掌印官艾伯格，並大將軍蘇黎曼沙及其家屬七百人悉殺之。攻城愈急。

二月十日，木思塔辛，知事已不濟，遂挈其三子：奧都拉合門（Abdour Rahman）、阿合馬（Ahmed）、木

13—4594

八剌（Mobarek），及阿里族人、教長、法官、貴人等三千人出降。旭烈兀禮接之，致寒暄後，命其傳諭城中諸民出城，俾籍其人數。

二月十三日，蒙古軍入城，開始殺掠，焚廬舍。惟基督教徒及外國人得免。

十、黑衣大食王朝滅亡：二月十五日，旭烈兀入城，大宴諸將於巴格達宮中，召木思塔辛至。語曰：「君為主人，我為客，將何以享我？」木思塔辛惟戰慄，不復識其寶藏之鎖鑰，乃破鍵出衣二千襲，金底納（按底納幣名）一萬，暨寶石無數以獻。旭烈兀曰：「此為可見之寶貨，不難覓取之，祇可犒吾從者。應出爾伏藏之物。」木思塔辛指示宮庭一處，命人掘之，見一池，滿藏金銀，每錠各重一百兩Miscoles，宮廚之內金銀食器無數，蒙古軍視之如銅錫焉。（新元史卷百八，旭烈兀傳）

旭烈兀旋命人籍其後宮，得宮嬪女奴七百人，宦者千名，木思塔辛求將此種未見日光之婦女付之。旭烈兀許留百名，木思塔辛乃選其親屬，而挈之去。

旭烈兀至夜還營，命速渾察徙木思塔辛寶藏於城外，於是黑衣大食五百年之蓄積，遂陳列於旭烈兀營帳之四周焉。當木思塔辛獻其寶藏以後，旭烈兀命以盤滿盛黃金，置於木思塔辛前，令之食。木思塔辛曰：「金不可食。」旭烈兀曰：「何故不以金散給爾軍，乃自守之？何以不將此鐵門，鎔為箭鏃？若然，汝將可進至阿母河。與我爭渡矣！」木思塔辛曰：「是天意也。」旭烈兀曰：「今日之事，亦天意也！」

巴格達城中之燒殺，延續凡七日，回教堂多燬於火，居民遣代表三人乞免；旭烈兀以城既屬己，乃命人止殺。計死者八十萬人。

二月二十日。旭烈兀遣將敉平未靖之地，並命人召木思塔辛。木思塔辛知不免，欲求救於其相阿勒迦密。阿勒迦密答曰：「余髯長，安能為力？」緣當初阿勒迦密勸木思塔辛主和時，副掌印官艾伯格曾力阻之，並譏其髯長見短。木思塔辛未用其意。至此，木思塔辛知事已無望，乃決就死。請先沐浴，於是旭烈兀置木思塔辛及其長子並宦者五人於囊中，驅馬踐之，至死而止。蓋蒙古人殺君主親王不使見血也。越日，盡殺木思塔辛隨從諸人。二十二日，殺木思塔辛之次子，及黑衣大食朝之諸宗室，惟木思塔辛之幼子獲免，後娶蒙古女，生二子焉。黑衣大食王朝，計傳三十七代，五百零三年，至此遂亡。（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三、繼續西征及回軍

報達既滅，蒙古兵又西行千里，進至天方（即阿拉伯），又攻下一百八十五座城池，降巴爾蘇丹。旭烈兀再進兵至敍利亞（Syria）時為元憲宗九年（西元一二五九），分軍三路進攻其都城大馬士革（Damascus）不曾攻下，乃折而北走小亞細亞，又擊敗巴爾幹諸國之聯軍。旭烈兀復命郭侃渡海，陷富浪國（Cgnrns即塞浦路斯島），地中海諸國，為之震動。東羅馬朝廷與西歐之耶穌教國家，紛紛遣使與旭烈兀連絡，欲與聯盟，共討回教國家。旭烈兀所率大軍，進至亞洲西南端之地時，猶欲進攻埃及。正在此時，突然得到蒙哥大汗（憲宗）去世消息，乃命怯的不花鎮守敍利亞，自行撤兵東歸，時為憲宗九年冬也。

13—4596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忽必烈繼位

蒙古大汗繼位之爭，實開始于憲宗。蒙哥（憲宗）可汗排斥窩闊台、察合台兩系子孫而繼位，其得立爲大汗，實屬非常勉强。故至憲宗暴死軍前（四川合州詳見侵宋之戰章），爭端又起。此次爭端，則是起于憲宗兄弟之間。（拖雷諸兒）。

蒙哥是拖雷之長子，忽必烈是拖雷之第四子，阿里不哥是拖雷之第七子，旭烈兀是拖雷之第六子。蒙哥憲宗督師川陝時，一方面分遣忽必烈征大理（今雲南詳見侵宋之戰章），旭烈兀征波斯，同時留阿里不哥守和林故都。當蒙哥死于合州，凶信傳到和林時，阿里不哥即謀自立爲大汗，窩闊台系之海都及察合台系之阿魯忽都附合之。以前大汗，例由宗王大會（庫里爾台）推舉，所有成吉斯汗各系子孫皆應有代表在內，忽必烈用中國謀臣之言，不遵舊制，而自鄂州（武昌）引兵北上，到達開平（今多倫）地方，諸親王合丹、英哥、塔察兒等皆來會，旭烈兀亦自西域遣使勸進，遂在此地稱帝，宣布即位，詔告中外，是爲元世祖。

二、阿里不哥稱帝

阿里不哥以其兄不遵舊制即位，不服，乃亦在和林稱帝，並調兵遣將，入據關隴。忽必烈乃一面親自將兵征討

阿里不哥，一面派大軍平定關隴。于宋景定二年（西元一二六一）大敗阿里不哥于和林之南，阿里不哥亡命北走。忽必烈以其基業在于中國，故亦未窮追，班師南返，旋正式建都于燕京（今北平）。但阿里不哥仍來往于和林一帶，與忽必烈軍交戰多年，直到景平五年，兵窮力竭，乃請歸降。忽必烈以其骨肉至親許之，亦未深究。

三、四大汗國之建立（參看附圖十三—四八七）

忽必烈已即位，以旭烈兀曾相擁立，乃即其所征服之地封之建為伊兒汗國，統治波斯與小亞細亞地方。伊兒汗國之版圖，南至波斯灣，北抵裏海，以高加索山與欽察汗國為鄰，東起阿姆河與察合台汗國為鄰，東南抵印度邊境，西至敍利亞。建都于伊朗西北之烏羅未亞湖（Urmia）之瑪拉固阿（meraga）。

蒙古自征服欽察、俄羅斯、與伊蘭、小亞細亞之後，乃正式建立四大汗國。如左表所列：（參考附圖，陳致平中華通史一七八三頁附圖）

汗國名	轄地	都治名	備考
欽察汗國	東自吉利吉斯草原西至匈牙利，包括裏海黑海以北歐亞之地。	薩萊（今伏爾加河下游）（Saray）	為長子朮赤子孫所統治，後又分金帳、白帳、青帳諸汗國
窩闊台汗國	阿爾泰山一帶及新疆北部地。	也迷里（今新疆塔城附近。）（Emil）	為三子窩闊台子孫所統治，後為元及察合汗國所併。

察合台汗國	阿母河以東至天山附近一帶地。	阿力麻里（今伊犂附近）（Almalik）	爲次子察合台子孫所統治，後爲帖木兒帝國所滅。
伊兒汗國	阿母河以西，中亞、伊蘭、美索不達米亞及小亞細亞地。	瑪拉固河（Meraga）大不里斯（Tibrig）（伊蘭西北烏羅米亞湖畔）	爲四子拖雷第五子旭烈兀之子所統治，後爲帖木兒帝國所併。

四、忽必烈建國與南征滅宋之前奏

蒙古從忽必烈入主中原，開始建立一個中國型之國家。世祖左右謀士，如姚樞、許衡、竇默、劉秉忠等皆爲中國人。中統元年（宋景定元年西元一二六〇）始定官制，由劉秉忠、許衡等參酌古今制定之。大體以漢人官制爲藍本，總政務者曰中書省，掌兵權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中央有司，監、院、衞、府。外則有行省、行院、宣慰使、廉訪使等。牧民之官，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長官多爲蒙古人，漢人南去爲其貳（詳見本卷第一章）。忽必烈既平阿里不哥之抗拒，又完成建國規模，遂繼續南征滅宋，而統一中國。

蒙哥憲宗暴卒合州時，忽必烈正統帶大軍，圍攻鄂州（武昌）。南宋舉朝震動，理宗命賈似道發兵援救鄂州，賈曾密派使者向忽必烈求和，至是遂與似道成立口頭協定如下：「宋稱臣于蒙古，劃長江爲界，宋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元世祖即位後，特派郝經爲國信使，來宋告即位，並賡續前日和議。賈似道恐其泄擅自議和乃扣留郝經于眞州（今江蘇儀徵），年餘不釋。世祖聞之大怒，即于中統二年（景定二年，西元一二六一年）下詔準備伐宋。

13—4599

同年夏四川宋將劉整叛降蒙古。翌年（中統三年）山東蒙古漢軍李甑反正降宋。當時阿里不哥未平，故忽必烈雖下令準備伐宋，事實上並未發兵。直到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西元一二七六）蒙古軍因攻陷襄陽後，乃大舉南征，至伯顏大軍入臨安，南宋遂亡。其事另詳侵宋之戰章。（續通鑑卷百七十五）

第七節 申論

一、**旭烈兀之戰地政務**：報達攻下，黑衣大食之哈里發、木思塔辛（Musta-Sim）既被殺，旭烈兀乃命阿里八哈都兒（Ali-Bahadanr）爲巴格達城長官，阿勒迦密仍守丞相職位，怯忽魯丁（Fakhr-ud-din）爲內政長官，阿合馬伊賓唵木郎（Ahmed Ibn Amran）管領巴格達以東之地。（按當攻圍巴格達之際，蒙古軍中缺糧，唵木郎乃作書。謂旭烈兀如得一名唵木郎者之助，必獲致足用之糧。以矢縛書射城外。旭烈兀得書，乃求木思塔辛送唵木郎至蒙古軍營中，及至，乃告旭烈兀將以糧獻，並請命人隨之往取，唵木郎偕使者發地倉，得麥甚多，足供蒙古軍十五日之需。於是糧缺始濟。）尼而木丁（Nizarn-ud-din Aba-ond Move min）爲大斷事官，另命亦勒合那顏、哈剌不花（Cara Boca）以三千騎兵駐戍巴格達，收埋積屍，此實爲伊兒汗國建國之先聲。數月後，旭烈兀見蒙古政令已順利推行於報達境內，乃返往哈馬丹。旋回抵奧魯（Ogrouk）之蒙古軍留置家屬輜重之地。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四），元世祖遣使者至波斯，册封旭烈兀爲伊兒汗，益兵三萬人以戍之。封地東自阿母河，西至敍利亞，南界印度洋，西南界阿拉伯海，東北界察合台汗國，北界欽察汗國。是年伊兒汗在阿剌塔克建宮殿。爾後此汗國於波斯境上傳襲垂百餘年。

二、蒙古軍之政治作戰：旭烈兀西征之戰，當時波斯局勢，雖不清朗，而木剌夷、報達兩國則形同孤立，因其餘諸國早已屈服於蒙古政權下也。是以政治條件，有利於蒙古。旭烈兀之作戰指導，並不急于軍事進攻，又因木剌夷、報達兩地，地勢險阻異常，不宜力攻，而其政治十分腐化。因勢利導，配合蒙古軍之政略與戰略爲宜。其征伐木剌夷也，兵不血刃，堅堡俱墮；和談之下，敵已成擒。其攻報達也，謹愼籌策，因糧因勢，圍而不攻，攻而不迫，着重攻心，凡此種種，均爲政治作戰之得策。

三、西征軍成功因素之檢討：此次旭烈兀西征，其成功因素甚多，主要者有下列數端：㈠蒙古帝國之形勢優越，實力雄厚。㈡旭烈兀之戰略政略配合正確。㈢因糧于敵，賞賜優厚，補給豐足，故能鼓勵粗獷而兇狠之民族性，勇武有功。㈣漢民族較高之知識技能，供蒙古軍利用。至於促使旭烈兀成功之客觀因素：爲木剌夷、報達國小力單，既不能合作，又當叔季之世，主政者昏庸怯懦，民氣衰頽，遂遭覆亡之厄運。

四、庫里爾台制度影響戰爭：拔都西征，大軍進入匈牙利之布達佩斯，全歐震動之際，忽接太宗窩闊台崩駕，庫里爾台開會選汗之命，遂班師東歸。三年後定宗貴由病死，曾兩度召開庫里爾台大會，故蒙哥即位，實甚勉強。此次旭烈兀西征，又在佔領塞浦路斯島，計劃征討埃及之時，憲宗蒙哥暴卒軍前，戰爭遂告終止。忽必烈即位後，雖廢止庫里爾台大會，但蒙古內亂之機，成吉思汗子孫骨肉相殘之始，咸由于庫里爾台之選汗制度。否則拔都、速不台繼續進軍羅馬，旭烈兀佔領北非後，則今日世界歷史與文化，又另成一規模矣。

五、蒙古人之宗教政策：旭烈兀此次攻伐回教國家，有一景教派之基督教徒，即乃蠻人怯的不花（Kil buka）。又旭烈兀之可敦（夫人）亦爲一景教徒，乃王罕之孫女（Tokuj），頗能在帳幄中襄贊政事。至元二年（西元一

二六五）旭烈兀病卒，其長子阿八哈繼位可汗。至元十九年阿八哈卒，其弟台古塔兒繼位，因素信回教，即位後，不稱汗而稱蘇丹，下令以回教爲國教，後有阿魯渾（阿八哈長子）爭位之變，待阿魯渾長子合贊即位，伊兒汗國遂正式成爲回教國家。

忽必烈許一切宗教自由，但特別優待佛教。憲宗蒙哥汗時，曾集合僧道于上都，辯論教旨，結果僧人辯勝道士。彼當時曾云：此等宗教猶如一手之五指。但同時又向佛徒曰：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故曾召吐番僧八思巴爲國師，主持佛教，又派一親信道士，管理道教，更設一管理基督教之機關，名曰崇福司，蒙古人稱基督教曰迭屑（Tarsa），曰也里可溫（Arkagun）。總之元朝是採取宗教自由政策者，同時亦尊重儒道，加孔子號爲「大成」。蓋其所統治之地廣大，各種宗教皆存乎其間也。

13—4602

第十二章　蒙宋戰爭之一——蒙古二大汗侵宋各戰役

（附圖十三—四四八、四八九、四九〇、四九一、四九二、四九三、四九四、四九五、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四九九、五〇〇）

窩闊台汗征宋：

一、宋進取河南：一二三四年六月進兵，八月爲蒙古所反擊，退還。

二、一二三五年七月，蒙古三路南征。至一二四一年十二月，窩闊台汗卒，戰事遂呈休止狀態。

蒙哥汗征宋：

一、忽必烈進軍大理：一二五三年八月征大理，十二月破大理都城，留兀良合台征未服者，忽必烈自還中國。一二五七年六月，兀良合台盡平雲南後征安南。明年三月安南降。

二、蒙哥親征：一二五八年九月入蜀。一二五九正月，雲南蒙軍攻潭州。二月，蒙哥圍合州，七月卒于合州城下，解圍北還。八月，忽必烈圍鄂州，十一月以內亂解圍北還。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十三—四八八、四八九）

蒙宋之戰，由金宋之戰啓其端。金宋之戰，本史前卷述至采石戰役前後而止，茲銜接之，一述其梗概。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西元一一六一）采石戰勝之後，翌年禪位於孝宗昚。孝宗在方勝之餘，遂銳意乘機謀復中原。旋以北伐軍事大敗，乃復被逼與金議和，時爲乾道初年，西元一一六五年事也。自此以後，歷

光宗惇，至寧宗擴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西元一二〇四），宋廷因韓侂胄當政，欲乘金人外則有北邊阻卜之擾，內則有羣盜蜂起之患，因謀恢復，遂于是年定議伐金。於是金宋相安四十年，戰爭復起。開禧二年（西元一二〇六）四月，各路北伐軍正向北挺進之際，而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反，竟獻其所轄階、成、和、鳳四州之地于金以求封。明年，曦爲四川轉運使安丙所襲殺繼而江淮方面之北伐軍，大敗于宿、壽等州，江漢方面亦大敗于唐、蔡等州。金兵乘勝，東方則陷眞州（今江蘇儀徵），寇六合；中路方面則下樊城，窺荆襄；西方則入大散關，陷西和、成州。於是宋廷被逼，遣使求和于金。金人開出五條和平條件：㈠割兩淮，㈡增歲幣，㈢索歸正人㈣犒軍銀，㈤斬送宋太師韓侂胄首級。侂胄因此復主用兵，俄而禮部侍郎史彌遠殺侂胄（西元一二〇七，十一月），翌年（宋寧宗嘉定元年，金章宗泰和八年，蒙古鐵木眞三年，西元一二〇八）。遂斬韓侂胄及領閤門事蘇師旦之首送金以乞和，和議乃成。此又一次辱國之和議也。

自嘉定三年（西元一二一〇）以後，連年金爲蒙古所侵，山後諸州盡陷，燕京被攻徙都于汴，金之國脈岌岌可危。於是，宋朝廷中報仇雪恥，圖謀自立之議復起。如嘉定七、八年間（一二一四—一二一五），眞德秀一再上奏，初則罷貢金之歲幣，繼則因金兵分道入寇，而下詔伐金（一二一七）。自是宋金戰爭復起，東起山東，西至秦隴，互有勝負。旋且結連西夏，進攻金人秦隴之地。至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五年，鐵木眞之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一），蒙古軍已取山東進逼汴京，與宋北伐之軍，開始接觸。在膠西之宋軍逃竄南歸，而在京東之宋軍，則紛紛歸降于蒙古。由是宋朝廷被逼遣使通好于蒙古，蒙古亦遣使報之。是誠爲宋蒙聯合攻金之先聲也。

至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鐵木眞之十九年，西元一二二四），宋寧宗崩，右丞相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

趙貴誠爲帝，是爲理宗。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窩闊台三年，西元一二三一），蒙古遣使來假道侵金，沔州統制張宣殺其使，於是蒙古軍乃入寇興元（今漢中）諸州縣，穿越而過，疾趨金之唐、鄧而進。明年，蒙古遣使至宋，議合軍以攻金，許之。蒙古遂許滅金之後，以河南之地歸宋。紹定六年，宋蒙聯軍取金唐鄧二州遂合兵圍金主于蔡州，明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興三年，蒙古窩闊台六年，西元一二三四）正月，破之。

宋蒙已破蔡州，金亡。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即以陳蔡西北之地，分屬蒙古。並即命京西兵馬鈐轄孟珙與諸將江海、王旻、王安國、蔣成、楊恢等，還守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等地，增兵飭備，及經營屯田于唐鄧等州，以防蒙古。蓋此次南宋連蒙攻金，因有前此北宋連金攻遼之教訓，故所採政策大異於前。北宋時積極謀復燕雲之地，目的至爲積極，此次南宋則只謀自保而已，故雖出兵與蒙古兵攻蔡州，而目的仍爲自保也。宋人此一目的與決策，可于嘉定八年江東轉運副使眞德秀之奏議知之。其奏共五項，第三項云：「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金）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信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由此可知當時宋朝上下，極殷望金朝能在河南抗拒蒙古，以爲南宋北方之屏蔽。至於出兵唐鄧，以與蒙古合兵，實亦以防備蒙古入侵爲主旨，報雪金人之仇，乃其次也。是以史嵩之于滅金之後，並不敢向蒙人要求河南之地，反且以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又撤軍還守江漢增戍以備之，則南宋此時之意圖，只謀自保，固無疑也。（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眞德秀傳，續通鑑卷百六十）

但蒙古此時所獲過多，而夏暑之時令又將屆臨（蒙人畏暑，亦如金人），故當宋以陳蔡西北的地分屬時，並不自佔之，而命漢人劉福爲河南道總管，以統攝此一新領地，而還軍于大河以北。

由於蒙古空河南而去，遂引起宋朝君臣徼幸之心，而欲乘時進取之。蓋此時理宗方親政（紹定六年西元一二三三，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圖治，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淸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納之朝廷。故理宗親政僅七閱月，卽以「邊計」問于主管官告院張煌。煌對曰：「蒙古非金仇可比。但和議難恃，須選將練兵，儲財積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和則姑與之和。然不可撤備。」意卽一面講和，一面備戰也。於是，未幾而淮東安撫使趙范，與淮東提刑趙葵，皆倡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商邱）。雖朝臣多以爲未可，而鄭淸之則力贊其說，於是宋蒙之戰起焉。（續通鑑卷百六十七）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八八、四八九）

南宋與蒙古之交界線：蒙宋滅金之後，蒙古遂與宋之淮東、淮西、京西及利州諸路接壤。東起於海，西止吐番。蒙古概以山東東路之海州，沿淮河西上至泗州（今盱眙縣西北），西至南京路之蔡州（河南省汝南縣）之線，亘唐鄧之北，跨秦嶺，至天水，而抵岷州（今西和縣），與南宋相界。要之蒙古與宋之疆界，除金故屬之唐鄧兩州，劃歸宋界外，餘率同於金宋舊壤，惟與蒙古之作戰，概在宋境進行，故對金國舊域之地理形勢，不加論列。（按蒙古伐金之戰爭中，已述及此域之全般狀況。）

窩闊台大汗侵宋戰爭之作戰地域，橫貫中國本部中央，依地理之行政劃分，可區分爲三個區域：東部爲宋之淮東淮西兩路，中部爲宋之京西路，西部爲宋之利州暨夔州、潼川、成都之地，分別列述如後：

淮東淮西：宋之淮東淮西，該域北部屬黃淮平原，東南爲沿海平原，接長江三角洲，西南越淮陽山脈亘巢蕪盆

地，而迄於皖浙丘陵。本域之地理特色，概係黃淮平原，地形平坦，交通暢便，淮河水系，航運終年暢通。淮陽山脈北麓地帶，高度雖不甚大，但因淮水支流之侵蝕，地形崎嶇。東部瀕海，在當時作戰，形成不可迂迴超越之安全依托。沿海平原暨長江三角洲，係沖積而成，屬河口平原，城內湖沼極多，河渠密佈，形同水鄉澤國，軍事行動，雖多受限制，但因溝溪縱橫，亦每有水上迂迴，出奇致勝之戰例。巢蕪盆地和皖浙丘陵之地理位置，處於淮陽山脈之陽。淮陽山脈，概爲一片低丘，隘口甚多，乃往返江淮必經之路。皖浙丘陵，地勢較高，其間有黃山、天目山羅列，地形多波狀起伏，河谷平原遍佈其間，每限制軍事運動。巢蕪盆地，地勢最低，到處低丘散佈，河湖交錯。每使大軍，造成戰勝奇例。

京西。宋之京西，該域北接豫西山地，西南接恩施高原，南帶長江。漢水斜貫其間，桐柏山、大別山，峯巒對峙。城內多斷續低丘及盆地，盆舷狀丘陵，錯綜起伏，地勢險阻，自然環境複雜，漢水河谷，成爲其地交通孔道，域內重鎮，向稱襄樊。溯漢而西北，連絡漢中，北越秦嶺之渭水流域，南越大巴山而入四川盆地。本域是以北扼唐鄧。南控荊楚，漢魏以來，恆爲天下重地。

利州。戰地最西爲宋之利州（今四川廣元縣）。利州之南爲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潼川（今四川五台縣）及成都。利州東部爲秦嶺漢水區，有秦嶺、摩天嶺、米倉山、大巴山崎立其間，位屬嘉陵江及漢水之上游地區。北部秦嶺是地形上南北顯明的界線，南部大巴山，山垂屏障，該域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連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爲重要。興元（漢中）、沔州（略陽），控扼全域之中心。夔州、潼川、成都爲四川盆地。地受週圍山地包圍，盆地地形，更爲明顯。長江流經域內南部，橫貫東流，該域位置適中，控置裕如，北出秦隴，南連黔滇，西扼康藏，

東下三峽，遙控長江中游。山有秦嶺、大巴山兩道山脈，險阻重疊，交通阻障，諸葛武侯所謂：「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地形鎖閉，地勢高亢，在交通未發達的宋季，入川難，出川更難，域內坡度峻峭，諸水輻輳，灘多水急，舟楫不利。軍事行動，每困限於河谷。按此次戰爭進行，不在蒙古疆域，且於蒙金戰史中，對黃淮平原，黃土高原，晉陝甘一帶地勢，已詳加論述，故本章對此地地形，不再列說。

第三節　窩闊台大汗征宋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九〇、四九一、四九二、四九三、四九四、四九五）

一、宋軍進取河南之戰

當趙范等倡收復三京之議，理宗與鄭清之亦主其說之時，淮東安撫司之參議官邱岳曾上言阻其事，云：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

趙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饑饉未可興師。淮西轉運判官杜果更言「邊郡」之不可用兵之實況，云：

「臣備員邊郡。切見沿淮旱蝗連歲。加以調發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徵發，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此腹心之地，豈不可慮。」（續通鑑卷一六七）

致仕官喬行簡，則就內憂問題，進言不可用兵，云：

方今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扼于勢家之兼併。飢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鹽茶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

淮西總領吳潛亦勸告執政，略云：

以金人既滅，與蒙古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荊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已甚。近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

理宗與鄭淸之皆不聽，一意用兵。遂于端平元年（蒙古窩闊台六年、西元一二三四）六月，命趙范移司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刻日進兵陳蔡。命知廬州（今安徽合肥）全子才，會淮西兵萬人，趙葵自滁州率淮西兵五萬取泗州（今盱眙縣西北，淮北岸），會師汴京。

先是金叛將崔立據汴京降蒙古時，有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立所侮，乃共謀殺之。及聞宋將全子才之兵將至，淵等卽以書約降，而陽與崔立謀備禦，遂襲殺之，以城降宋。時約在六月之中下旬。

全子才已克汴京，趙葵亦至，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令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以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

徐敏子爲監軍，先向洛陽。又命楊誼將廬山强弩軍萬五千，繼之而進。各給五日之糧。

七月，徐敏子所遣前軍，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所率二百人，至于洛陽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率衆入城。

當時情勢，雖宋人不北上爭河南，蒙古亦將征宋，故是時窩闊台大汗曾謂其羣臣曰：「先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附，唯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爲如何？」塔思（木華黎之孫）請將兵南征，大汗即許之，蒙古軍遂直向河南疾趨。「新元史卷百十九，塔思傳）

徐敏子軍在洛陽，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縣，又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因此，敏子入洛陽之明日，軍食告竭。乃採蒿和麵，作餅而食之。

當楊誼所率後繼之兵，至于洛陽之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時，蒙古前鋒軍已突至，誼部軍立即奔潰，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於是洛陽城內之宋軍震懼。

八月初，蒙古兵臨洛陽城下立寨。時洛陽乏糧，宋軍殺馬而食，乃突出而走。師退無律，而後陣又遭覆沒。是時趙葵與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運糧接濟，而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今開封縣北。黃河泛濫之水所匯），以淹宋軍，多有溺死者，於是亦引軍南還，所謂收復三京之議，至今遂告幻滅。

宋朝廷以是役之敗，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四秩，勒令自效。罷史嵩之，以趙范代京湖制置使。蓋轉攻爲守以備蒙古也。此以孟珙在襄陽，亦積極爲備，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號爲鎭北軍。明年正月，又下令沿京湖、

四川、兩淮制臣、帥臣，嚴爲防備，常如敵至。並獎勵中原忠節來歸之人。

二、蒙軍南征

端平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己卯，蒙古遣使者王檝至宋，來責敗盟。二十七日辛卯，宋卽遣使鄒伸之等，前往報謝，但已不能遲緩蒙古南征軍之南下矣。

窩闊台大汗，于宋端平二年（大汗七年，西元一二三五）六月，開始命將南征。兵分三路：命次子闊端（一作庫端）與元帥塔海紺孛，由秦鞏入蜀，爲西路。三子闊出（一作庫春）與姪呼圖克（或作胡都突）張柔等，直驅荆襄，爲中路。大將口溫不花與史天澤等進軍江淮，爲東路。三軍悉選蒙古、契丹、漢軍之精銳編組。蒙古軍每十人調發一人，中州戶每十戶調發一人從征。三軍編組既畢，分別向宋境進擊。

(一)、西路闊端軍攻略四川（參看附圖十三——四九〇、四九一、四九二、四九三）

先是金室滅亡之後，郡縣皆降。獨金之總帥汪世顯堅守鞏昌不下。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十月，闊端軍進次鞏昌（舊府名，後漢隴西郡地，隴改制鞏州，元改鞏昌路，屬甘肅省，治今隴西縣）之際，汪世顯迎降，闊端使汪世顯仍舊職，卽日率所部從征。

沔州戰鬥：端平三年（西元一二三六）一月，闊端軍自鳳州，沿甘肅兩當、徽縣道入蜀（陝西鳳縣，位於秦嶺大

散關之西南約五十華里。又大散關亦作散關，又稱崤谷，在陝西寶雞縣城西南約五十華里，大散嶺上，兩旁山勢夾束，曲折陡峻，爲陝南天險，當秦蜀交通孔道。）汪世顯爲先鋒，渡嘉陵江，直趨大安（寧羌），闊端本軍攻沔州（今略陽），軍至西池谷，距沔州九十里矣，宋吏民議退保大安，沔知州高稼言于制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倘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已而彥吶竟然之，而留稼守沔。蒙古兵自白水關進至六股株（即白馬關，在略陽縣東北），距沔六十里。蜀無城，依山爲阻。高稼升高鼓譟，張旗鼓以爲疑兵，趙彥吶旋又遣何鄰王宣等率兵援稼。俄而蒙古兵大至，何鄰等遁走。高稼被圍困戰死。趙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按青野原蜀之咽喉，在沔州北），蒙古軍圍之，利州守將曹友聞以軍往援，半夜截戰，敗蒙古兵，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曹友聞又回師救之，指揮甫畢，蒙古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蒙古兵稍引退，曹友聞遂引兵扼鳳州西南百二十里之仙人關。

宋軍所敗者，蓋闊端之前鋒軍，既而蒙古軍主力盡集，宋軍衆寡不敵，乃退守由秦入蜀之諸山隘，十月闊端大敗宋軍於興元府西南數十里之陽平關。（多桑蒙古史二卷二章）

陽平關戰鬥：是年（一二三六）九月，宋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駐守仙人關，諜報蒙古合番漢軍五十餘萬至（按蒙古每攻堅，輒驅民爲工役），曹友聞以爲衆寡不敵，不敢浪戰，應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制之。蒙古軍攻鳳州東南之武休關，宋都統趙顯忠軍敗北，遂陷興元（今漢中）。蒙古將衛大安軍，趙彥吶召曹友聞退守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今沔縣西南，龍門山之隘口），多張旗幟，示敵堅守，曹友聞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即漢江，自寧夏流經沔縣），密往流溪（漢江東小溪）設伏。兩軍相約：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號，

外呼殺聲，內外夾攻，以殲敵兵。蒙古兵東至，曹萬出而迎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兵萬餘人搏戰，矢石如雨，曹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郎分兵爲三部，自率精兵三千人，急馳至隘下入龍虎頭（即龍尾坡，在沔縣龍門山西南），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鋒，敵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於道旁再令劉虎衝突敵陣，會大風雨，泥濘沒足，諸將請候少霽再戰，友聞叱之曰：「敵知我伏兵在此，遲必被殲」。遂擁兵齊進，宋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戰。黎明，蒙古軍以鐵騎圍攻宋軍，血戰益厲，曹友聞與弟萬相繼戰死，宋軍盡歿。蒙古兵遂長驅入蜀。（續通鑑卷百六十八）

文州及全蜀陷落：闊端既殄滅曹友聞之軍，遂分軍自利、文等州入蜀。其自文州（今文縣）入蜀之軍，于殘階州（今武都），破宕昌（今岷縣南）之後，翌（十）月遂攻文州。宋知州劉銳，通判趙汝𨙸，乘城拒守，晝夜搏戰。闊端將按竺邇（一作安篤爾（率廠手爲先鋒攻之，久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城中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無叛志。按竺邇率勇士梯城先登。至此，劉銳度城不能守，先使家人飲藥死，並聚其屍及公私金帛悉命焚之。是月二十二日丙午，城破，銳及二子自刎死。趙汝𨙸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蒙將按竺邇已破文州，乃招徠吐番諸部族（今洮河及文縣以西，皆爲吐番族遊息之地），賜以銀符，略定龍州（今四川江油縣西北），遂與闊端合兵，進破成都。於是宋軍望風披靡，一月之間，利州、潼州（今梓潼）、成都三路皆陷，宋惟守夔州（今奉節縣）一路，及潼川（今三台縣）闊慶府（今南充縣）而已。時濶端聞闊出卒于中路軍次，乃棄成都而去。蓋此時以隴西州縣初下，人心携貳，有不穩之情勢故。且此時對南宋土地，仍無佔據之意，故其後數次仍屢進屢退也。

13—4613

復攻成都：宋嘉熙三年、窩闊台汗十一年（西元一二三九）八月，闊端將塔海帥兵復入蜀，宋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塔海軍自新井（今四川南部縣）入，僞豎宋軍旗幟，黼以爲潰卒，以旂榜招之。既審知其詐，黼乃領兵夜出成都城南迎戰，至石筍街（成都西門外）兵散，力戰而死。蒙古軍遂陷漢、邛、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等地。

十二月，宋將孟珙在京湖諜知蒙古將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下。策其必道施、黔（施州，今湖北恩施。黔州，今四川彭水縣），以滲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今湖北宜昌縣東南，江南岸），千人屯歸州（今秭歸縣），命其弟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湖北今縣），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壽谷，以爲夔州聲援。只以千人屯施州。又沿江增置營砦，分布戰艦，並遣兵間道至均州（湖北今縣）防遏。未幾，蒙古軍渡萬州（今四川萬縣）湖灘（萬縣西，水勢險急），由是施、夔等州震動。孟珙之兄璟，時知峽州，遂率師迎拒于歸州大壘砦（在州西），戰捷于巴東（今縣），夔州遂得保全。

明年二月，孟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蒙古將按竺邇，復窺萬州，宋軍遣舟師數百艘，泝流迎戰。按竺邇順流率勁兵，乘亙筏，浮草舟于其間，弓矢雨射，宋兵不能敵，敗績于夔門。蒙軍旋又北還。

宋理宗淳祐元年，（窩闊台十三年、西元一二四一）十一月，蒙古將塔海部將汪世顯復督兵入蜀，進圍成都，宋制置使陳隆之，誓與城共存亡。固守彌旬，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納蒙古兵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今廣漢），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被殺，漢州兵三千出戰，戰敗。夔驅火牛突圍出奔，漢州遂爲蒙軍所屠。（續通鑑卷百七十）

明年十二月，闊端軍以一部攻敍州（今四川宜賓縣），宋都統楊大全戰死。是後，闊端軍甚少進展，戰事遂入于休止狀態。蓋此時窩闊台大汗新卒（宋淳祐元年、窩闊台汗十三年、西元一二四一年十一月），其后稱制，庶政多紊，耶律楚材以憂卒。而宋朝方用任二能將，以固西陲也。時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孟珙又兼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固守均（今湖北均縣）、開（今四川開縣）、萬（今縣）、夔（今奉節縣）、施（今湖北恩施縣）之線，尤以後二者，爲西防之要區。余玠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四川本有「財賦甲天下」之稱，自端平三年爲蒙古所殘破後，所存州縣無幾，宋之國用，因而益窮。玠至，除遴選守宰，大更弊政外，積極于地形險要之地修築城堡。于利（今廣元）、閬（今閬中）二州之間，城大獲山（今蒼溪縣東南山上築城），以護蜀口蓬州，並城營山以爲州治（今營山縣界雲山上）。在渠州（今縣）則城大良平（今廣安縣東北），將嘉定府治（今樂山縣）徙于瀘州舊治（今縣）。瀘州治則城于神臂崖（在州東）。其他亦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久守計。民亦有安土之心。蒙軍因此無法再進。

(二)、中路闊出軍侵襄漢（參看附圖十三——四九四）

蒙古軍伐宋之戰，攻擊軍分爲三路，闊端居右，直取四川；闊出居中，口溫不花居左，中左兩軍，直叩襄樊，再侵武漢。於是右軍左旋，出巴東與中軍會合，領有荊楚；再與左軍會合，進窺吳越。此似爲蒙古軍之既定計劃。而宋室北邊，東西數千里，東恃江淮，中扼江漢，西方初恃秦嶺之險，次扼大巴巫山三峽，以爲抗拒。兵力分配，即依以上諸險要形成重點，但就全般地勢言，東部多沼澤河川，蒙古缺乏舟師，不能大有作爲。西部多山岳關隘，

蒙古騎兵運動亦甚困難。是以宋室亦將重兵配置於中路之江漢方面。

宋理宗於端平元年（西元一二三四）九月，爲收復三京失敗之後，於是命趙葵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措置唐（今河南唐河）、鄧（河南今縣）、息（河南今縣）州營田邊備。翌年二月，復命孟珙爲襄陽都統制，訓練精銳之師萬五千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以防衞漢淮之線。

蒙古口溫不花軍先於窩闊台汗之七年（西元一二三五）七月，自唐鄧進軍，直趨江淮。闊出軍於翌年正月亦自唐鄧南下，指向樊襄，沿漢水以趨荆湖。口溫不花軍自唐州奔東南時，因地形便利騎兵之機動，故作廣正面前進，犯固始（河南今縣）、黃州（今湖北黃岡縣），再左旋掃蕩江淮。此兩軍在時間上，稍有先後。茲先就闊出軍之作戰，敍述如左。

洪山江陵諸戰鬥。宋理宗端平二年（西元一二三五）七月，在中路方面，首先發動攻擊（蒙古西路軍因攻金鞏昌汪世顯，及安撫隴西費時，至是年十二月，始向興元進攻）。闊出先遣其將口溫不花攻唐州（今河南唐河縣）。宋將全子才、趙范等棄唐鄧之地南走。

翌年（宋端平三年，一二三六）正月，蒙古闊出遣漢軍張柔將曹武攻洪山砦（今湖北京山縣北），及緣山諸砦，宋將張順、翁成大等，又拒止之。窩闊台汗又命應州（今湖北應山縣）郭勝、鈞州（今河南禹縣）孛朮魯九住、鄧州趙祥，從闊出軍，以充先鋒南征。蓋此時蒙古軍在今鍾祥京山安陸之線（宋水軍發揮與陸軍協同戰力），遭遇堅强之抵抗故也。

襄陽陷落。端平四年三月，宋叛將王旻，竟以襄陽降于蒙古。此事對宋之國防影響極大，因襄陽乃江漢戰略重

鎮，此地一失，則兩湖震動。因當時宋之京湖制置使趙范，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民事邊防一切廢弛。旣而南北兩軍交爭，趙范失于撫御。是月，王旻等遂焚襄陽城郭倉庫，降于蒙古。南軍大將李虎等，亦因亂刼掠襄陽一空。於是一方重鎭，未經戰鬥，卽爲蒙古所有。宋左司諫李宗勉因上言，略謂：「均、房、安、（湖北安陸）、蘄、光化等州，兵禍甚烈（蒙古分兵攻掠）。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恃。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理宗因下罪己之詔。（續通鑑卷百六十八）

隨郢江陵諸戰鬥。端平三年四月，闊出軍陷隨（湖北今縣）郢（今鍾祥縣）二州，宋荊門軍（湖北今縣）敗北。八月蒙古軍復又陷棗陽軍（湖北今縣）德安府（今安陸縣）。十一月闊出歿於軍中，十二月蒙古將忒木觶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援（時宋廷以史嵩之守淮西，趙葵守淮東，陳韡守江。趙范守江漢已敗走）。

當隨郢陷落之後，李宗勉復上奏，略謂：「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淮東淮西）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分上流淮東、淮西爲二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分地而守。不然，（蒙古）將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游，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于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同上書）

先是，孟珙與蒙兵破蔡州滅金之後，還屯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曰鎭北軍。詔以珙爲襄陽都統制。旋珙還京赴樞密院稟議，理宗召問和戰之策。珙答以戰（恢復中原）則須俟機會，和則非甲胄之士所當言。遂遣珙還屯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趙范代守襄陽。時爲端平二年正月。珙至黃州，卽增陴浚隍，蒐集軍實，招徠北方遺民。及得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珙乃先遣民兵部將張順先渡漢水，

而自率全師繼之。珙度蒙古兵衆而善戰，應以智取。乃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耀數十里相接，以示宋軍勢之盛。又遣其將趙武等與蒙古軍戰，珙親往節度。幾經衝殺，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奪還所俘二萬口而歸。明年十月，蒙古口溫不花乃自光州（今河南潢川縣）下復州（今湖北沔陽縣西），而轉攻黃州，蘄州、安慶府守臣張可大李士達等，皆棄城走，幸孟珙還救，擊却之。宋遂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使恢復郢州荊門。（此時蒙古攻眞州（江蘇儀徵），亦敗績。四川方面，宋亦于蒙軍去後恢復成都）。

孟珙反攻，克復江漢諸地：

克復郢州—宋理宗嘉熙二年（窩闊台汗十年西元一二三八），宋因江陵之勝利，遂擬收復襄樊。十月，宋令孟珙收復京襄。孟珙以爲必先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軍至岳州，珙檄江陵節制司進軍襄郢，召諸將親示機宜。部署既定，揮軍直前，遂一舉規復郢州、荊門軍。

克復襄樊：宋軍在孟珙指揮下，連年在江漢方面造成連續勝績。珙乃於宋理宗嘉熙三年（西元一二三九）三月，復遣兵反攻，三戰皆捷，遂克復信陽、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二州亦來降。於是孟珙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繫於事力之不給耳！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事也。」遂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以增強襄樊之防守戰力。（續通鑑卷百六十九）

克復夔州：蒙古軍在荊湖地區之作戰，並不順利，且由於孟珙之足智多謀，樊城襄陽，爲宋軍相繼收復。但蒙古在四川方面之作戰則長驅直入。塔海軍於宋嘉熙三年，窩闊台汗之十一年（西元一二三九）八月，復破成都，陷

漢、邛、重慶、順慶等地，乘勢直趨施、黔，欲出湖湘，以完成楚湘方面之軍事勝利，以便順流而下建康、臨安。孟珙在是年十二月，諜知闊端軍堵海部有侵湖湘之企圖，乃對其左翼方面，增強其作戰部署，並增加軍需供給，首先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派二千人進屯峽州，千人進屯歸州，派精兵五千駐松滋，以爲夔州聲援。部署既定，孟珙認爲已完成宋軍方面之不可勝，進而尋求敵之可勝。於是增兵守歸州隘口，又以千人屯於施州（今之恩施），且增置營砦，分佈戰艦，同時派兵驅均州，掩護右側。蓋孟珙軍已自對北面之作戰，轉而向西面作戰矣。未幾蒙古軍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乃帥師迎擊之于歸州大埡砦附近，得捷於巴東，遂克復夔州。

破壞蒙古攻勢準備。明年（西元一二四〇）二月，孟珙遂在京湖大興屯田，爲長期防拒之計。會諜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等處，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東），準備造船，展開水陸攻勢（過去蒙軍攻至江漢沼澤河川地區，不能進展，即以缺乏水軍之故）。珙爲粉碎其再發動攻勢潛力，乃分兵進襲之。一面潛兵焚其所積船材，一面遣兵燒其在蔡州之屯糧。因此，珙受命爲四川安撫使、知夔州（因此時蒙古將按竺邇擊破萬州之宋蜀軍，而直抵夔州，江漢爲之震動故也），節制歸、峽、鼎（今湖南常德）、澧等州軍馬，於是東起信陽，西至均、歸、夔三州，南至鼎州之戰區，政治軍事皆歸珙統一指揮。珙乃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又鑒蜀政之弊，爲條例頒諸州縣，立賞罰以課殿最，使諸州奉行之。尋又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自秭歸，至漢口，爲屯二十，墾田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頃。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今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于所部地區行之。由是防區益固。

拒敵入寇：宋理宗淳祐二年（蒙古太宗后乃馬眞氏稱制二年，西元一二四二），蒙古欲復寇蜀，以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今長安）取道商（陝西今縣）房（湖北今縣），以趨三川遂攻瀘州（今四川瀘縣）。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合。又遣一軍屯涪州（今四川涪陵縣）。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棄寸土。權開州（四川今縣）梁棟，以乏糧還司，珙以其棄城，斬之。明年，朝廷又命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由是上流之勢益固（其詳已見前述），蒙古之攻勢益不能展。

鞏固江陵：淳祐四年十二月，宋廷又以孟珙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以望城守之形勢，嘆曰：「江陵所恃三海（在今江陵縣東北。孫吳時引諸湖及沮漳水匯江陵以北，阻拒魏兵，號稱北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海有上中下，古嶺等卽其名）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又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益自城西入江，因障之而東，俾繞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由是江陵遂固。故終孟珙之世（珙于淳祐六年卒），蒙古不得展其技也。

(三)東路口溫不花軍進攻江淮（參看附圖十三——四九五）

口溫不花軍於窩闊台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七月進取唐州後，似卽在唐蔡間掩護及協力闊出主力軍向江漢進擊，故至明年始再東向江淮也。（下引見續通鑑卷百六十八）

江淮戰鬥，開始于宋端平三年十月。是年四月，宋朝廷中已議「分上流淮東淮西，爲二帥（兩戰區），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故于五月，宋廷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積極墾田治兵，以加強守備。同時宋廷又作後

方部署，以朝官趙與𥲅知慶元府（今浙江鄞縣）沿海制置，理宗並囑之曰：「慶元控制海道，如招軍造船，團結訓練等事，宜留意施行！」蓋南宋自高宗以來，每與北方來犯之寇作戰，皆必作此等準備也。其事詳前卷金宋之戰。

十月十八日壬寅，口溫不花開始攻陷淮西固始縣（河南今縣）（九月蒙軍陷德安府，亦屬宋淮南戰區），宋淮南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於是六安、霍邱（皆今安徽縣），皆爲叛軍所據。

十一月口溫不花開始大舉進入淮西，蘄（春）、舒（今安徽懷寧）、光州（今河南潢川縣）等地宋守臣皆遁。口溫不花乃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黃岡），遊騎自信陽趨合肥，宋令淮西制置使史嵩之援光州（本駐舒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援合肥（本駐揚州），沿江制置使陳韡趨和州（本駐建康），以援淮西。

是月口溫不花將察罕部陷定遠（安徽今縣）、六合（江蘇今縣），遂攻眞州（儀徵），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察罕軍薄城輒敗，邱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今儀徵縣西），以强弩射殺其致師者（指揮官）一人，蒙古兵稍却。岳曰：「敵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蒙古軍至西城，伏起砲發，殺其驍將，蒙古軍衆大擾。邱岳復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蒙古軍遂引去。蓋察罕之軍，乃一種强力搜索擄掠之哨騎，志在擾亂，避免攻堅者也。

但此時江淮間，凡被蒙古軍所擾之處，流民紛紛蟻聚，弱者困斃，强者剽掠。於是詔沿江州縣，安輯流民，强壯者願充軍者，塡刺軍額，弱者救濟。因此，凡流民過江者，令陳韡存卹，强壯留江淮者，史嵩之招募，不願者發還本籍，以爲民兵。嵩之並採清野之策以禦敵。

此次察罕在江淮間之攻襲，實予宋江淮防線以嚴重打擊。故宋左司諫曹豳上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閫，而和戰

之議，私自矛盾（蒙宋數有使往返和議，未成），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葵境，六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韡在金陵，曠口（似在六合縣南）之衂，天殆少警之。……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防拓，葵則結鄰閫以禦哨騎（蒙古哨騎滲透），備舟師以防海道。韡則以沿江併領淮西，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爲報效。」理宗從之。

宋理宗嘉熙元年（窩闊台汗九年，西元一二三七）十月，口溫不花圍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史天澤先破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進攻復州（今湖北沔陽縣西）。宋以舟師三千封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將自潰。」乃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時柵破，復州降。於是口溫不花攻黃州，荆湖制置使史嵩之赴援，孟珙引軍還救，遂擊却之。轉攻安豐（今安徽壽縣南）。宋知軍事杜杲，繕城守禦。蒙軍以火攻樓櫓。杲隨陷隨補。蒙軍招敢死士爲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軍又塡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拒之。蒙軍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趙葵亦自揚州遣兵救援，蒙軍乃退。明年（一二三八）正月十二月已未，宋廷遂下詔以黃州、安豐二城獲勝，賞賜將士，並命收復光州、信陽，以固淮西。又誅知蘄州張可大，謫知安慶府（今懷寧縣）李士達于雷州，以彼等于蒙軍攻黃州時，皆聞風棄城宵遁也。旋以史嵩之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俄又使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諸州軍馬。蓋以其救援江陵黃州有功也。（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六十九）

宋嘉熙二年（一二三八）九月，口溫不花將察罕帥兵號八十萬，進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於巢湖，以窺江左

。旣合圍，于廬州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者，杜杲復脩命守廬州，杲極力備城隍，繕守具，蒙古軍築壩，高過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爲煨燼。蒙軍不得逞。杲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砲中壩上，蒙古軍驚駭。杲乘勝出戰，察罕敗走，宋軍追躡數十里。杲隨練舟師，以扼淮河，另遣呂文德等伏精銳于要害，蒙古軍不能進，察罕遂督師北返。杲以是役之功，詔加淮西制置使。

(四)、戰爭之休止

宋理宗嘉熙三年（西元一二三九年），宋帥孟珙遣師與蒙古軍戰，三戰皆捷，宋遂光復信陽、光化、樊城、襄陽。明年二月，蒙古將張柔等分道侵宋。同年五月，蒙古復使王檝入宋，檝前後凡五次奉使使宋，以和議未協，檝隱憂致疾，卒於宋境，宋遣使歸其於蒙古，翌年（西元一二四一年）元太宗窩闊台死，（按元太宗窩闊台於西元一二四一年十二月出獵於鈋鐵鐸胡蘭山，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十二月十一日），年五十六歲，在位十三年，葬於起輦谷。語見多桑蒙古史上册二一三頁，原註云：「見馮秉正書同册二三三及二三四頁，元史及綱目譯文二八四及二八五頁」。）俟後蒙古乃馬眞皇后稱制，迄貴由即位（定宗）之五年間，宋與蒙古，只有零星局地戰鬥，呈休止狀態。

三、戰後之政局

窩闊台病浸，乃馬眞氏稱制和林，此時蒙古正大舉用兵歐洲及中亞，同時並分兵討伐高麗。聞窩闊台可汗駕崩，拔都等都紛紛班師東歸。翌年（淳祐二年），蒙古在四川之塔海部，又自成都南下，破瀘州，殺死宋都統楊大全。東方之張柔所部則越過淮水，攻到揚子江北，刼掠和州、滁州、揚州，並攻入通州，盡屠其民，江北大遭蹂躪，

只有壽春久攻未下。到淳祐五年，乃馬眞氏將張柔調回，改派都元帥察罕率騎兵三萬，代替張柔。察罕再圍攻壽春，仍不克，乃縱兵大掠，從此淮水流域，成爲一片荒涼戰場。

西方侵入四川之塔海，也和前次闊端一樣，在攻到長江邊上，像旋風一樣，呼嘯而去，留下四川西北一片殘破。淳祐三年（西元一二四三年）宋理宗派兵部侍郎余玠繼任四川制置使，令收復蜀中地方，部署防衞力量。余玠到重慶，大加整飭，築招賢館，選攬英豪，並于關隘山險，築城堡爲要塞，尤其合州之釣魚山，居重慶上游，在四川中心，當三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之會，地勢險要，構築最爲堅固。蜀中自余玠整頓後，一切軍政秩序，漸次恢復，民心亦定。北方之蒙古因國內有事，沒有南侵，爲防宋人北攻，亦在沔州，利州築城屯田，且耕且戰。宋蒙在川陝之間，成爲相持之局。

蒙古太宗窩闊台在位十三年，死時五十六歲。斯時諸子姪都從征在外，遂由皇后朶列格揑可敦乃馬眞氏（六皇后）稱制，暫行代理國政。等待諸王子回朝，再由庫里爾台大會重新決定新君。此時蒙古諸王將士，正東征遼韓，西征歐洲，南征宋人，聞太宗駕崩，都紛紛回朝，因爲路途遙遠，拔都缺席，直到乃馬眞氏稱制之第三年，諸王宗室才集會于和林。

招集大會之所，在闊哈 Gucuca 湖畔（按元史譯文證補謂在達蘭達巴 Dalan-daba 之地），窩闊台駐夏之所。宋淳祐六年（西元一二四六年）春，大會始開成，緣拔都與皇后及貴由有嫌，遂托病足不來赴會，顧拔都爲諸宗王之長，其他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乃馬眞皇后屢遣人促駕，拔都雖許赴會，終托詞不至。最後大會遂不待其來而舉行。諸王凡百數十人，各將所部將卒來會，拖雷之寡妻涉兒合黑帖泥 Siourcou cteni，亦參與大會，其

他如魯木之塞勒朮克朝算端魯克那丁，俄羅斯大公牙羅斯老、波斯長官阿兒渾、突厥斯單河中長官馬思忽惕、阿勒波王之弟、報達教主之使臣、亦思馬因派教主之使臣，毛夕里、法兒思、起爾曼三國之使臣，皆奉幣而入朝，尙有羅馬教篤所派之修士二人參與大會。開會之地，曰昔剌斡爾朶。置氊帳二千，聚會大帳可容二千人。貴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別禮遇，選舉之時，皇后與蒞會人員羣赴距離昔剌斡耳朶三四程之金斡耳朶中，蓋帳柱貼金箔而釘金釘，故以名也。諸宗王諸部長諸統將等，共議推戴新君，首先決定選窩闊台之後人承大位，又因乃馬眞皇后主張以貴由嗣位，貴由遂受推戴，唯貴由以大位須傳之其後人爲條件。於是蒞會者簽署文約曰：「汝後人雖僅存一塊肉，置之草中脂內，而狗牛不取者，吾曹決不奉他人爲汗」。誓畢，脫帽解帶，奉貴由坐金座上，共以汗號上之，是爲元定宗，時爲同年（淳祐六年）八月也。（多桑蒙古史二卷四章）

蒞會人員對新君九拜，其在帳外之藩王及使臣，以及平野之民衆，皆同時跪拜稱賀。貴由受朝賀畢，率諸宗王統將等出帳，對天三拜，會畢大宴七日，貴由然後取其父皇所藏之金銀財帛，命皇嬸拖雷遺孀散予衆人。

宋嘉熙三年（元太宗十二年，西元一二三九）史嵩之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總攬軍政大權，可是史嵩之與當時所謂君子之士，不能融洽，如杜範、劉應起、李韶等，皆以不合而去。翌年禮部進士徐霖上書力陳嵩之植黨專國姦深之狀。理宗置之不理。是年（嘉熙四年）九月，嵩之以父死請假守喪，理宗特詔「起復」，一般理學家認爲大違禮法，掀起輿論之批評。最後嵩之自知爲衆議所不許，自請終制，理宗本身又是一個理學君主，遂准其終三年之喪。綜計嵩之自嘉熙三年爲相，至淳祐四年（西元一二四四年）去職，在位不過六年。縱有擅權營私之處，其情形與韓侂冑、史彌遠亦不相同。何以會因爲「起復」一事而起波瀾，實因當時政治上是非渾沌

，內幕複雜。主要還是門戶之見，黨派傾軋，部份羣衆起鬨之心理形成，所謂義理者，不過是標榜而已。接着又發生丁大全之用事，賈似道之誤國，南宋政局，益不堪問矣。

四、申　論

綜合自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西元一二三五），到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二年。西元一二四〇）之六年間宋蒙的交戰經過，蒙古鐵騎雖然蹂躪之面積甚廣，但並未能缺破江漢江淮防線，許多城市被攻上之後，旋復爲宋人收復，造成此種局勢之原因有四：第一是蒙古此時正以全力西征歐洲和中亞，東征高麗，並未以全力對付宋人。第二是當時蒙古對宋人作戰之目的，還有初步試探性質，其目的並不在攻城據地，而在擄掠。第三是蒙古與宋人，一直在議和之中，邊打邊談，所以作戰並不積極。第四是宋朝大將孟珙、余玠、杜杲等力戰之功。昔張溥論宋史曰：「孟珙卒則宋無京湖，余玠卒則宋無巴蜀，淳寶之際，亡形已成，何必伯顏入臨安，而後痛哭哉！」卽其證明。

窩闊台大汗之死與「庫里爾台「選汗會議延期召開，均爲造成宋蒙戰爭休止之重要因素。窩闊台繼位，係奉成吉思汗面命，當然無問題。本次「庫里爾台」選汗會議，因拔都之未參加，選出之貴由，又爲一病夫，故稱制之乃馬眞氏，不無操縱之嫌。此後成吉思汗子孫，黨派紛爭，自相殘殺，亦以此次選汗會議之失敗爲其起因。

蒙古軍此次點將南征，中路軍張柔，爲元初漢人官拜大將軍中（蒙古稱萬戶）最早者。張柔字德剛，河北涿州定與縣河內里人，金貞祐間，各地土寇蜂起，柔聚宗族數千，團結自衞，以功授定與縣令，後加封毅昭將軍。會蒙古兵自紫荊口入，柔迎戰被俘，求死不屈，蒙古統帥壯而釋之，未幾復其舊職，遂爲成吉思汗所重用，從征河南，

攻汴京，破汝南，圍睢陽，建功至偉。史稱蒙古軍殘忍好殺，動輒屠城，當爲事實；而善用敵俘，選任其他民族之英豪爲將相，固自成吉思汗開疆闢土時，即有此恢宏氣度，實亦爲元代建國成功之重要因素。

宋室積弱，南渡以後尤甚，聯蒙滅金，唇亡齒寒，實爲不智之舉；所謂恢復三京，敗盟開釁，更屬輕舉妄動，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宋室當時主持軍國大計者，可謂「一無所知」矣。

第四節　蒙哥大汗征宋之戰

（參看附圖十三—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四九九、五〇〇）

一、戰前一般情勢（下列文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五章）

蒙古定宗貴由原爲一病夫，身體虛弱。宋淳祐八年，元定宗三年（西元一二四八年），貴由赴葉密立河畔養病，途中崩駕于別失八里附近，在位不及三年。　定宗貴由崩後，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初貴由之西巡也，拖雷遺書賓莎兒合黑帖泥，以拔都未入朝，疑貴由有圖之之意，密遣人告拔都，囑自爲備，拔都乃發自基輔東迎貴由。行至途中，聞貴由凶訊，乃托詞休養，停駐於阿剌塔黑山（Alactac，今新疆省精河縣南），召集大會於阿剌塔黑。窩闊台系諸王，藉詞選舉大會應在蒙古地舉行，皆拒不赴會，僅遣哈剌和林長官帖木耳代表預議。命其附合拔都及諸王多數之決定，時大會中列席者，主要爲朮赤、拖雷兩系諸王。會既開始，札剌兒部之伊勒只夕首先提議曰：「前奉窩闊台卽位時，已有成約，祇有此系尚存一塊肉，不奉成吉思汗他系之王爲君。」宗王忽必烈曰：「此言誠是，汝輩首先違法，不從窩闊台遺命。按據成吉思汗法令，皇族有罪者，須經宗親會訊定讞，而後正其罪，乃汝輩違

法，而擅殺阿勒塔倫（成吉思汗之愛女，察威兒之妻也。見成吉思汗傳馮承鈞註），其一事也。窩闊台遺命失烈門嗣帝位（按窩闊台生有五子：曰貴由、曰闊端、曰闊出、曰哈剌察兒、曰合失。先是窩闊台鍾愛三子闊出，欲以位傳之。不意于宋端平三年〔西元一二三六年〕，闊出歿於湖廣征宋軍中，遂移愛於闊出之長子失烈門，養之宮中，欲使之承大位，乃馬眞皇后則主持立貴由。）乃汝輩違命改立貴由，此又一事也。」其不欲窩闊台後人嗣位者，皆執二事爲詞。拔都與窩闊台系有舊怨，曾與莎兒合黑帖泥同謀推戴蒙哥。蒙哥係莎兒合黑帖泥之長子，在軍中頗有權勢（按成吉思汗分所部兵與子弟時，拖雷所得獨多，故其勢最强。拖雷死後，以所部兵分屬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四子。諸王幼時，事皆決於其母。莎兒合黑帖泥有才智，能收攬軍心，拔都與諸王亦尊敬之，故推其一子登大位，其事較易。）時窩闊台系諸後王皆幼弱，尙未得衆心，此系爭位者，除失烈門外，尙有貴由子火者斡兀立。

會既開始，忙哥撒兒首先在大會中推戴蒙哥，以其智勇，曾從其父立功於中原，又從拔都立功於西域也。然諸王則以拔都爲成吉思汗系諸王之長，當立。拔都不可。諸王乃請其審擇一人，以備推戴，並立文約，許對其所擇之人，不生異議。次日大會，拔都曰：「治此大國，非才能出衆而熟習成吉思汗法令者不可。」因推戴蒙哥。蒙哥遜讓數日，其弟末哥斡兀立（馮承鈞註斡兀立，猶言子，蒙古人名後常加是稱）起而言曰：「吾人既已約定，遵從拔都之推戴，若蒙哥不能踐言，將來恐開惡例」。拔都曰：「末哥之言是也」。議乃定。蒞會諸人，遂依俗奉蒙哥爲大汗，由拔都獻盞。大會約定於來年春，在斡難河克倫魯河源成吉思汗故地中重開大會，俾受諸王及諸將之全體推戴。開會以前，仍由皇后海迷失稱制。時皇后與其二子火者、腦忽共攝國政，專事徵求貨財。海迷失嗜巫術，終日與珊蠻共處，政綱極爲紊亂！

火者、腦忽聞大會之決議已推戴蒙哥，大不悅，使告拔都曰：「會議不在成吉思汗故地，諸王亦未全集，義不能從。」拔都乃請其赴來春之新會。且曰：「涖會諸王，以國土廣大，特推舉一堪承此大任之人。今推舉已定，未能挽回也。」於是雙方使者往還，迄於年終，議尙未定。拔都乃命其兩弟別兒哥、脫合帖木兒將大軍，衞護蒙哥至克魯倫河畔，命於來春莎兒黑帖泥所召之大會中，奉之承大位。及期窩闊台系諸後王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以蒙哥之推戴不合法，而帝位應屬於窩闊台後人，皆不涖會。拔都及莎兒合黑帖泥，數遣使往勸，拔都且言：「童稚不能治成吉思汗之大國」。仍不納。別兒哥待之一年，恐久延生變，請命於拔都，拔都乃命其立蒙哥即位，違者誅之。

如是朮赤、拖雷兩系諸王及成吉思汗諸姪至，集會於所定之地（馮承鈞註元史載爲闊帖阿蘭之地），對於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作最後之勸請，遣使赴海迷失及火者、腦忽所，別遣使赴也速蒙哥所，告以諸王皆集，僅待其至。失烈門、火者、腦忽三王見其反對無效，允赴會，並示以期。及期而不至，乃不復待，擇定宋淳祐十一年（西元一二五一）七月一日，諸王奉蒙哥即大位，是爲元憲宗。諸王皆解帶置肩上，對之九拜、帳外戰士萬人，亦隨之而拜。蒙哥命是日，人皆休業息爭，宴樂終日，並使萬物皆同其樂，是日不可乘馬，禁以牲畜載物，禁殺牲爲食，禁漁獵，禁破土，不許擾動水之靜源，如是大宴七日。由是蒙古帝統，自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系，轉入第四子拖雷系統矣！

蒙哥即位次日（七月二日），窩闊台第三子闊出之長子失烈門，結合火者、腦忽二王（按火者、腦忽二王皆貴由之子），謀稱兵作亂。擬乘宴會中，蒙哥及諸王酒醉之際，襲除之，而奪襲帝位。事爲驟夫克薛傑偵知，馳歸告變。蒙哥當遣諸將之長忙哥撒兒，率三千騎，往迎二王，於距大會地二日行程之外，以兵圍之，强三王輕從來會，

密捕其黨羽數十人，皆伏誅。蒙哥以三子皆成吉思汗子孫，宥其死，謫從軍遠征。

二、戰地形勢及戰略指導

宋理宗淳祐元年（西元一二四一）十二月，蒙古乃馬眞皇后稱制時，遣月里麻思使宋，議和好。從行者七十餘人。臨行，月麻里思示衆曰：「吾與爾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勿辱君命」。既發，抵淮上。南宋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宋守將知其不可逼，而囚之飛虎寨。至蒙哥卽位爲帝，已十有一載之久，尙未見使團北還，若非蒙古內部，繼承發生問題，早已興南下問罪之師。（上引見續通鑑卷百七十）

南宋自進軍汴洛，恢復三京，而招致喪師辱國後，對蒙古大敵，惟有應戰退守，覓致偏安，並無澈底整軍復國之大志。幸而江淮方面杜杲、呂文德等軍之力撐危局。襄漢方面有孟珙一軍，孟珙公忠體國，肝胆照人，治軍嚴而得軍心，故能將襄樊收復。川陝方面則賴有余玠，銳意整頓，局面一新，屢扼蒙古軍之南侵，且曾一度北伐漢中。及至宋理宗淳祐六年，孟珙不幸去世，詔以賈似道爲京漢制置使，余玠在川日久，自然不免有專斷之處，使有人讒毀之，說他專制西蜀有無君之心。理宗竟於翌年（寶祐元年）五月，召余玠回京，玠奉命後暴卒，朝廷且下令抄其家，此事令忠義氣短，大失人心。從此宋室，自毀長城。而蒙古軍遂長驅南入無阻矣！

蒙古憲宗蒙哥可汗，鑒于十年來國內綱紀廢弛，卽位後，對于軍政措施，大加整頓，並積極佈置，以爲南征之計。以忙哥撒兒爲相，總斷軍國大事，以翁古兒典守和林宮闕，以斡魯不覩塔刺渾充燕京行尙書省事，以皇弟忽必

烈統治漢南軍民之政，開府于金蓮川（今察哈爾沽源縣北）。以察罕總統兩淮蒙兀漢軍。忽必烈用漢人姚樞為謀士，採納姚樞的建議，置經略司于汴京。分置屯田，西起唐鄧，東至桃源（今江蘇泗陽縣），所在築硼堡，設兵駐守以圖宋，遂一變往日之遊動戰法，而為穩紮穩打之正規戰法。

此時蒙古人已盡得西域之地，蒙哥大汗鑑于宋長江防線不易突破，乃用郭寶玉大包圍之戰略（註），先從西南進兵；期得大理西南夷（今雲南）與吐蕃（今西藏）之地，再迂迴到南宋後方，然後與自河南南下之兵夾攻之。宋淳祐十二年（西元一二五二年）秋，命皇弟忽必烈帶領兀良合台等南征大理，同時命皇弟旭烈兀率領大兵西征木剌夷，後來旭烈兀一直攻到地中海濱，大理即現在之雲南，唐代南詔地方。此地自唐末五代以來，一直和中國脫離，成為化外之邦，南詔政權，初改國號曰大長和，後晉時有段氏掌握政權，始稱大理國。其後該國內雖迭有變亂，但直到南宋時，仍為段氏之大理國。

註：元史一四九卷郭寶玉傳載：「郭寶玉初見太祖即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宋，必得志焉』。」

三、忽必烈征大理（參看附圖十三——四九六）

元憲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西元一二五二）七月，蒙哥命忽必烈統軍經略大理，是年終又遣汪德臣將兵入蜀掠成都，薄其南三百里之嘉定（今四川樂山縣），為忽必烈之進軍雲南開闢進路也。

翌年（憲宗三年西元一二五三）八月，忽必烈自甘肅之臨洮進兵，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為副（按速不台於參加

窩闊台死後大會畢，還居土拉河上，歿年七十三歲，兀良合台在諸將中推戴蒙哥爲最力，至是蒙哥命其主持南征軍事）。九月次塔拉（吐蕃境），然後軍分三路以進，兀良合台出西道，由晏當路（在今麗江府徼外），諸王抄合也只烈出東道，由白蠻（自今姚安）忽必烈自將大軍由中道（從越嶲入大理），經西番界山谷，行經二千餘里，陰曆十月，軍過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濟（在今麗江縣西北石門關、石鼓渡等渡江），摩沙蠻王唆火脫迎降（摩沙今雲南之麗江）師至白蠻（今大理附近地區），其主將出降，主將之姪，堅壁拒守，攻拔其城殺之，不及其民。同年十一月遣玉律朮等往諭南詔國來降，不報，十二月十二日丙辰，忽必烈軍圍南詔都城大理（今大理縣）。南詔國王段興智，懦弱無能，國事皆決之於權臣高祥，及城被圍，高祥乃乘夜率部遁姚州（今姚安縣），段興智走陪都鄯闡（今昆明）。忽必烈入城，謂左右曰：「城破而玉律朮等不出，使者必死矣」。十五日已未，西道兵亦至。俄而得使者之尸，諸將以大理殺使者欲屠城，忽必烈幕僚漢人姚樞、張文謙諫止之。忽必烈乃命姚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全城獲免。未幾，獲高祥於姚州（雲南姚安縣），殺之。至是忽必烈以何時中爲宣撫使，留兀良合台征服南方未平諸地，然後率中東兩路之軍班師。（續通鑑卷百七十四）

兀良合台平吐番及交趾：大理既平，兀良合台遂揮軍（本部西路）入吐番，土番酋懼而出降。吐番有民三十萬戶，兀良合台簽發土番軍爲先鋒，進取其他諸部。元憲宗四年（西元一二五四）終，兀良合台入朝蒙哥皇帝於蒙古。翌年復還雲南，先克鄯闡（大理陪都，今雲南昆明），擒其國王段興智，降白蠻、鬼蠻（今曲靖縣東北貴州西部地區）等部，魯魯斯（今昭通、會澤等縣地）、阿伯（今臨安、通海、蒙自等地）、阿魯（今滇中楚雄、威楚等地）諸國皆懾於兵威而降，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烏蠻、白蠻、鬼蠻等三十七部落，獻俘闕下。於是兀良合

台奉詔，以便宜取道入蜀，以夾攻宋人。遂自烏蠻（都押赤城，在今昆陽縣境，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頗險固）趨瀘江（自今石屏東入建水縣至開遠入于盤江），破禿剌蠻三城（經今昭通縣），擊破宋張都督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今屏山縣。宋對大理方面設防，另詳下述），通道于嘉定、重慶、合州，與蒙古之蜀帥汪德臣之軍會師。

元憲宗七年（宋寶祐五年，西元一二五七）六月兀良合台受封為大元帥還鎮大理，悉置郡縣。九月，遣使安南招降，安南囚其使。翌月遂進兵交趾（卽安南，都今北越河內）。時安南猶稱藩於宋也。交趾國王陳日照隔洮江（卽富良江）列象騎步陣甚盛，兀良合台分兵為三隊渡江：命部將徹徹都從下游先渡，兀良合台居中，附馬懷都與阿朮居後。仍授徹徹都方略曰：「汝旣濟，勿與之戰，蠻必逆我，俟其濟江，我使懷都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敗而反走，無船以濟，必為我禽」。徹徹都違命，登岸卽縱兵擊之。日照雖大敗，然得乘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制，國有常刑」。徹徹都懼，仰藥死。兀良合台入交趾，日照遁走海島。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焉。兀良合台怒，因屠其城。留九日，因天暑，班師。翌年（憲宗八年西元一二五八）三月，安南王請降。（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四、蒙哥親征（參看附圖十三——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

進軍構想：元憲宗七年（西元一二五七）六月，蒙哥謁成吉思汗行宮，祭旗誓師。十月，蒙哥督師南征。命皇弟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軍旣發，渡漠而南，至玉隴棧，忽必烈及宗主數人來迎，大宴。翌年（憲宗八年）二月，軍至黃河，適冰合，以土覆之而渡，軍入陝西，駐蹕於六盤山，時皇弟旭烈兀已平波斯，蒙哥以阿母

河以西之地畀旭烈兀管理，是爲伊兒汗國。蒙哥駐六盤山三閱月，留輜重，率軍四萬，號稱十萬，分三道而進。蒙哥軍出隴州（今陝西隴縣）趨散關。皇弟末哥軍由洋州（今陝西洋縣）趨米倉（米倉道。自南鄭南越米倉山至南江入巴中。或越米倉山後，沿白沙河谷至閬中，古之米倉道也），萬戶孛里叉由漁關趨沔州。別遣兩軍入湖廣江南：張柔從皇弟忽必烈攻鄂州，斡赤斤之子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於鄂。於是宋境三面被兵，形勢危殆。（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震按：蒙古進攻蜀地，自窩闊台汗以來，曾數次取之旋卽離去。直至宋寶祐二年、蒙哥汗四年（西元一二五四）正月，蒙哥汗已遣其弟忽必烈征大理（上年九月）之後，爲準備入蜀，乃命降將汪德臣，築利、閬二州（今廣元、閬中）之城以守之，且耕且戰。以後蒙宋戰爭，遂演成陣地之攻防戰。

蒙古軍攻保寧府：元憲宗八年（西元一二五八，宋理宗寶祐六年）二月，蒙古前軍之將紐璘，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拒之，以截其東路之軍。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策軍長驅至成都，蒲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今劍閣縣東北）及靈泉山（今遂寧縣東十里），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楊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今金堂縣南五十里佘玠僑置利州于此），扼其歸路，擇之軍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於是成都所屬彭漢懷綿等州，及威（今四川理縣）茂（今縣）諸番悉降蒙古，紐璘以功受都元帥。

十月紐璘聞蒙哥帝次漢中，留部將密里火者、劉𡸣等守成都，自率衆渡馬湖（今金沙江畔）接應之。十一月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守利州，今慶元縣，隨征）造浮梁，蒙哥軍次劍門。紐璘自率軍進取（在小劍山

頂，小劍山在今劍閣縣北），蒙哥軍亦至，隘中裨將趙仲竊獻東門，蒙古兵入，宋守將楊立敗死，守衆皆潰，越二日，蒙哥揮軍進圍長寧山（今昭化縣西南九十里），宋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軍進攻鵝頂堡（今昭化縣西南），知縣王仲降，城遂破，王佐死焉。蒙哥入城，殺王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諸王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軍來會。

蒙哥戰死：蒙哥續驅軍進至大獲山（蒼溪縣東三十里，余玠城于山上，徙閬州治之），遣王仲入閬州招守將楊大淵降，大淵殺使者，蒙古諸軍攻城，大淵懼，以城降，蒙哥以爲都元帥。十二月上旬蒙哥命大淵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今蓬安縣）等縣。紐璘則攻簡州（今簡陽縣）。蒙哥師次運山（今營山縣西，接蓬安縣界，余玠移蓬州治此），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張大悅，亦以爲都元帥。初十日乙酉，蒙哥師至青居山（今南充縣南），宋裨將劉淵殺其都統段元鑒出降。二十二日丁酉破隆州（今仁壽縣）及大良山相繼降，攻雅州（今西康雅安縣），拔之，石泉（今北川縣）守將以城降。宋開慶元年（蒙哥九年、西元一二五九）正月，蒙哥駐重貴山北（似在合川附近），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附馬百官，略謂：「今夏暑且至，南土瘴癘，汝等以爲可居否？」托驩謂：「帝宜北還。」巴勒齊謂托驩怯，我願留之。蒙哥從之。於是遣宋降附晉國寶招諭合州（今合川縣東釣魚山上，三面循水，上有天泉，余玠徙州治于此）守將王堅，堅辭之。當時遠征安南之兀良合台軍方北上。兀良合台由雲南派兵自馬湖渡金沙江入蜀，至今屏山縣，由重慶進攻涪州（今涪陵）、忠州，漸薄夔州境。（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晉國寶說降王堅不果，歸次峽口，王堅追還殺之，蒙哥遂命汪德臣進圍合州，俘其男女八萬。蒙哥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命紐璘造浮樑於涪州之藺市（今涪陵縣西六十里），以杜援軍，自將大軍，直趨合州城下，王堅力戰固守，蒙古合兵圍之。攻至二日，蒙古軍中大疫，議班師而未果。蒙軍屢攻不下，四五

月之交，蒙古軍在合州城下，遇大雷雨凡二十日，由是攻勢停頓。

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在蜀無功，宋以呂文德代之。是年六月文德乘風順攻涪江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舟千餘，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奪戰艦百艘，追至重慶而還。七月汪德臣復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戰，遲明，汪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竟，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乃俱退。蒙古軍攻城，死傷甚衆，而軍中痢疫盛行，憲宗蒙哥亦染病。八月，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越十二日，蒙哥卒於合州釣魚山下。（按宋君榮書謂蒙哥中流矢），年五十二，廟號憲宗。合州之圍遂解。（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由于蒙哥軍攻合州無功，故兀良合台自大理進至重慶、忠州之軍，亦徒有遠程迂迴夾攻之名，而未能收其實效。

南宋國防設施：宋朝經聞及蒙古取大理消息，對西南之設防，亦頗有設施。玆述其大要如下：

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西元一二五四）七月，宋廷已自廣右（今廣西）獲知蒙古攻大理之消息，是月即下詔，以「思、播二州（今貴州思南、遵義），連年捍禦，其守臣各進一秩。」明年七月，命呂文德知鄂州，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今湖南常德，澧縣、沅陵、芷江、靖縣）。寶祐四年（一二五六）五月，宋朝以思、播州得羅鬼國（今貴州普安、普定、威寧等地）之報，謂大理蒙軍招養蠻人爲嚮導，將入寇。於是謀加强瀘、溆（今四川瀘縣、宜賓）以上，鹽井設險以待敵。及使思、播二州，約羅鬼爲援，播州以兵助羅鬼。是年秋，又聞溪蠻爲蒙古所用，欲窺伺邕（今廣西南寧），因令守臣徐敏子守險要，以防不虞。寶祐六年正月，宋廷又遣樞密院編修官呂逢年赴蜀

，督辦關隘、屯柵、糧餉，相度黃平（貴州今縣）、思、播諸處險要緩急事宜以設防，並列具工役報聞。是年五月，宋朝因安南求援，始知蒙古進攻安南之事。因遣兵萬人，屯于欽州（廣東今縣），為安南聲援。綜觀宋對西南之國防線，僅重視思、播方面，對邕地之防，則甚為疎略，蓋以其道遠也。

五、忽必烈攻鄂州（參看附圖十三——四九九、五〇〇）

江漢、江淮戰區方面，蒙古自窩闊台汗攻宋以來，由于江漢、江淮水域之限制，大集團騎兵大失其效用。反之，宋朝在長江多舟師，與步兵協同，則大為發揮其價值。因此蒙古在江漢、江淮間，又不得不改為陣地戰。如宋寶祐二年（蒙哥汗四年，一二五四）冬，蒙古漢軍之將張柔，即以連年用兵兩淮（淮東淮西），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今安徽亳縣）。蒙哥乃命柔駐亳州，率山前（河北省北部）八軍（即漢人所組成之軍）建州城以為根據。柔又以渦水北線（上流）不利漕運，曹、濮、魏、博之粟（今魯西及冀南大名等地之糧），皆不能至於淮上。乃築甬道，自亳至汴百二十里。或以河流深，不能築甬道之處，則築橋十五以通之，而于橋之兩頭，築堡以戍之。又命在漢降人中，選有將才者，以守前線城堡。如擢史樞（天倪之子）為征行萬戶，配以眞定、相、衞、懷、孟諸軍（今河北之正定，河南之湯陰、汲縣、沁陽、孟縣所組成之漢軍），駐守唐、鄧及光化等地（即淮西）。未幾，張柔又以百丈口（今安徽宿縣北汴河），為宋舟師往來之道，可容舟萬艘，適足以資宋師。乃集大軍于符離，築甬道，自亳而南六十餘里。有河流之處，則築橫江堡（橋頭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宋舟師易由此進襲。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騎于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柘城（皆河南今縣）、楚邱（今山東曹縣東南）

、南頓（今河南項城縣北），無被宋襲之患。陳（今河南淮陽縣）、蔡（今上蔡）、潁（今安徽阜陽）、息（河南今縣），糧運暢通。

宋朝在以蒙古長期戰爭以來，亦不斷加强其防線。除其西南防守點，概如上述外，其東自海州（今江蘇東海縣）、淮安、濠、壽（今安徽鳳陽東北、壽縣）、光（今河南潢川）、信陽、隨、棗、襄陽、均、金（今陝西安康），西亘蜀之閬（僑置營山縣西）、利（僑置金堂縣東南）、雅（西康雅安）州之線。此防線各區之戰略要點，則為：揚州（今江蘇江都）、廬州（安徽合肥）、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安慶、黃州（今湖北黃岡）、鄂州（今武昌）、襄陽、江陵、夔州（今四川奉節縣）、重慶等地。（下引見續通鑑卷百七十五）

圍鄂州擾江西：元憲宗九年（宋開慶元年，西元一二五九）八月十五日丙戌，忽必烈會兵渡淮，令漢人王維忠郝經宣撫荊湖江淮，率歸德軍先至江上。自率主力至光山（河南今縣），由大勝關（河南羅山縣南百四十里，與湖北禮山縣交界處）入。張柔由虎頭關（今湖北麻城縣北百里）入，分道併進。宋兵皆遁。時忽必烈得南宋沿江制置司榜文一紙，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楊羅堡（今鎮，在黃陂東南）以渡江，會於鄂州。（今武昌）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而行之」。時宋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徵漁利甚虐。及蒙古兵至黃陂，漁人乃獻舟，且願為嚮導。九月初一日壬寅，末哥自合州遣人以憲宗蒙哥凶訃來告，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而還」，自登香爐山（今漢陽縣西南九十里），俯瞰大江，大江以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羅堡，其南岸即滸黃州，宋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漢軍之將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試之」。乃帥死士百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忠文用載艨艟鼓櫂疾駛跟進，且叫

呼助勢，鋒已交，文炳乘勢揮衆登岸搏戰，宋軍大敗，明日忽必烈率諸軍渡江，遂進圍鄂州（今武昌），且分兵趨江西，入臨江（今江西清江縣），拔瑞州（今高安縣），宋室朝野大震。宋廷一面詔諸路出師禦敵，出內庫錢七千七百萬緡，銀帛各一百六十萬兩匹，以犒師；一面團結首都臨安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今江蘇吳縣）、紹興、慶元（今浙江鄞縣）城堡，以備海隅之戰。內侍董宋臣則請理宗遷都四明（山，今鄞縣西南）以避蒙古鋒銳。

蒙古內亂忽必烈北歸：是年十月，宋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十一月蒙古軍圍鄂州至急，宋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請緩攻，以便議降。」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引援兵至，賈似道亦率軍駐漢陽爲援。蒙古軍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蒙古兵勢盛，勝戰敗死之。高達嬰城固守。蒙軍攻城益厲，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移駐黃州，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議和，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將王堅使阮思聰由蜀走鄂，以蒙古憲宗戰死相告。而賈似道並不乘機反擊，仍一味求和，許以稱臣，劃江爲界，歲奉銀帛各二十萬兩匹。此時忽必烈聽說阿里不哥擬稱帝于和林，深恐漠北有變，遂接受宋京和約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班師拔營北返。（續通鑑卷百七十五）

兀良合台北來會師：宋寶祐六年（蒙哥八年，一二五八），兀良合台奉命還軍潭州（今長沙），與忽必烈會師鄂州，乃于是年約十月初，親率騎兵三千，蠻僰萬人（大理之僰族人所組成之軍，亦曰十白軍），由雲南出廣西，攻橫山寨（南寧東八十里）。宋廣南制置大使司鎮撫劉雄飛，將兵絕之，頗有斬獲。至明年十月間，蒙軍卒破橫山，入老蒼關，徇宋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于崑崙關地區拒之，兀良合台潛遣兵自間道銜其中堅，大破之，遂乘勢破賓

州（今賓陽縣）、象州（今象縣境），入靜江（桂林），連破辰（沅陵）、沅（芷江），宋將以兵來拒，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之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宋軍退走，遂圍潭州（長沙）。閏十一月蒙軍攻城甚急，宋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士壁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努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拒戰，會忽必烈已允宋之求和，班師北去，特遣鐵萬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兀良合台遂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一二六〇）春，蒙古將張傑閻旺作浮梁于新生磯（今蘄州西二里）以備兀良合台濟師北返，賈似道聽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襲攻浮梁，兀良合台力戰，始得渡江北去。蒙古大迂迴戰略，至此遂功虧一簣。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戰後之政局

蒙古大汗繼位之爭，開始于定宗貴由，當時成吉思汗之子孫分成兩派：第三子窩闊台與二子察合台之親屬爲一派，長子朮赤（拔都）與四子拖雷之親屬爲一派。貴由死後，憲宗蒙哥得立爲可汗，頗爲勉强。及至蒙哥大汗死于四川軍前，繼位之爭端又起。這次爭端，與朮赤、察哈台、窩闊台三系均無關，而是拖雷一系，亦就是在憲宗蒙哥兄弟間之爭。

蒙哥汗是拖雷之長子，忽必烈是拖雷之第四子，阿里不哥是拖雷之第六子。蒙哥南征時，留其弟阿里不哥守和林。當蒙哥死于合州，凶訊傳到和林後，就有大臣孛魯合、阿蓋答爾等，謀奪阿里不哥爲大汗。忽必烈聞之，遂自

13--4641

鄂州急行撤兵北返。于宋景定元年（西元一二六〇）三月，還至開平（今多倫），諸親王合丹、英哥、塔察兒等皆來會，旭烈兀亦自西域遣使勸進。忽必烈左右如趙良弼、廉希憲等，即勸忽必烈勿回和林去開庫里爾台大會，即在開平稱帝，以求先發制人。忽必烈斟酌利害，就在開平宣布即位，詔告中外，是爲元世祖。從此遂打破「庫里爾台」之傳統選汗制度。阿里不哥不服，亦在和林稱帝，並調兵遣將，入據關隴。忽必烈一面派廉希憲、汪良臣等將兵西上，平定了關隴；一面自將北伐，討伐阿里不哥。于景定二年（一二六一年）大破阿里不哥于和林之南，阿里不哥亡命北走，忽必烈也未窮追，便班師南返，仍回歸開平。後阿里不哥遊蕩于和林一帶，與忽必烈交戰不已，直到宋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兵窮力竭，乃偕諸王玉龍答失、阿速台、昔里吉等來降。忽必烈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究。忽必烈於此年，正式建都于燕京，稱爲中都，並改元爲至元元年。是爲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始。亦即蒙元之始。

賈似道在黃州與忽必烈使者成立口頭和議後，忽必烈既行北歸，兀良合台也放棄潭州，隨張杰、閻旺等一同渡江北返。于是鄂州潭州先後解圍，到景定元年三月，蒙古在長江流域之諸路大兵皆已撤走。賈似道也沒想到蒙古軍撤退如此快速，不禁喜出望外。但深以私行求和，稱臣納幣之事爲恥，遂隱瞞不報，而僞稱大捷。宋理宗不察，聞訊大喜，以賈似道有再造之功，特宣似道入朝，進爲少師，封衛國公，手詔褒勉，並令百官郊勞，將士悉論功加官。此實爲荒唐可笑之事。景定五年理宗病浸，趙禥即位，是爲度宗。度宗即位時已四十三歲，荒于酒色，毫無作爲，南宋政治更不堪問矣。

二、申　論

君主繼承傳位制度，一般言之，漢族是傳嫡子。北族則爲傳賢，就是在兄弟子姪中，擇一賢者立爲太子，雖然大多數都是在兒子當中選，可是亦有例外。所以「太子」一稱，在漢族一定是兒子；但在北族，有時或爲叔姪兄弟，這是讀史所當注意者。蒙古有所謂「庫里爾台大會」選汗制度，據稱爲成吉斯汗所規定者?成吉斯汗駕崩時，傳位于窩闊台，其遺囑雖經過庫里爾台大會，是個形式而已。定宗貴由卽位，西征之拔都因與稱制之乃馬眞氏有嫌，遲遲不來，大會並未正式開成。會中決定以後帝位，永遠傳給貴由子孫，而貴由又爲病夫，這都是違反選賢之原則。憲宗蒙哥卽位時，成吉斯汗子孫已分爲兩派，庫里爾台大會開會兩次，蒙哥是靠兵力支持而確立。世祖忽必烈則廢止「庫里爾台」制度，在開平（多倫）稱帝，卽刻引起阿里不哥之亂。以後成吉斯汗子孫，自相殘殺，內亂頻仍，都以爭皇位爲導因。由于以上事實證明，「庫里爾台」大會，並未發生好結果，徒給蒙古王朝帶來紛爭而已。

大迂迴與大包圍，爲蒙古戰術戰略之特色。成吉斯汗伐金之中都（今北平），先降西夏，大軍從紫荆口進入河北平原。窩闊台滅金，命拖雷率三萬騎由陝南入唐鄧，拊潼關汴京之背後。此次爲伐宋作準備，伸入西南，滅大理，降吐蕃，征交趾，其迂迴包圍氣派之大，眞乃曠世所未有。若非憲宗蒙哥駕崩，嗣位發生問題，引起蒙古內爭，則南宋之亡，將不待度宗卽位之後。

皇帝親征，在開國之君，固爲常事。以後天下既定，統治四方，總理萬機，非必不得已，不宜輕率行之。憲宗

蒙哥此次親征川蜀，督戰前線，殆無必要。或曰陣傷，或曰染疫，暴死軍前，殆爲蒙古王朝之重大損失。

南宋當年，觀夫四川合州之堅守，鄂州潭州之苦撑，可謂尙有能戰之兵將，只是朝廷腐敗，漢奸當政耳。賈似道以右丞相掌全國兵權而私自請和，稱臣納貢，竟慌言欺君，同朝受賞。終理宗之世而不知其情。度宗即位，對于似道尤爲尊崇，一任其誤國害民。有此朝廷與宰相，國家焉有不亡之理。

第十三章　蒙宋戰爭之二——忽必烈滅宋各戰役（附圖十三—五〇一、五〇二、五〇三、五〇四、五〇五）

忽必烈伐宋：西元一二五九年，蒙古憲宗蒙哥戰死于合州後，諸王爭立。翌年，忽必烈即帝位開平。內亂稍定，一二六二年，命阿朮南征。

襄樊攻防戰：一二六九年圍襄樊，至一二七三年陷之。

鄂州攻防戰：一二七四年十二月渡江攻鄂州，即陷之，遂下沿江州郡。江陵亦陷。

丁家洲會戰：一二七五年，宋宰相賈似道統大軍拒元軍於丁家洲，大敗。元軍遂陷建康。

攻臨安之戰：一二七五年十月，元分兵三道攻臨安，翌年一月陷之。宋亡。

元追捕宋二王之戰：一二七六年追捕宋二王，經三次發動追擊，自溫州而福州、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廣州沿海，至于雷州。最後于一二七九年，追至厓山（今廣東新會縣南）會戰，始滅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

一、忽必烈自立于開平

先是憲宗蒙哥，指定桓州為其駐夏之所。憲宗六年（一二五六），忽必烈命一博學之佛僧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獨石口東北約二百二十里之龍崗，建立城郭。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工畢，定名開平府（按中外地名辭典註：開平府本金桓州地，元置開平府為上都路治，清於其地置多倫諾爾廳，民國改為多倫縣）。當蒙哥皇帝之崩也

，忽必烈方圍攻鄂州（今武昌）。宋賈似道密遣使詣蒙古營求和，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初不許。會聞脫里赤（Dourdji）、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因召諸將議事，郝經曰：「阿里不哥已據和林，今脫里赤行省事於燕都（今北平），旣據兩京，若稱受遺詔，便正位號，欲歸得乎？願大王與宋議和，率輕騎早歸，逕造燕都」。忽必烈從之。會宋使復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營北返。留張節、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中統元年（一二六〇）一月，忽必烈營於燕都城下，以阿里不哥調發人丁銀蓄，遣使責之。阿里不哥報以好言，用安其心，計誘忽必烈及其征屬，赴其在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朶中所召集之會葬大會。乃遣脫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軍中諸王，諸王答稱：「俟將所部軍隊送還駐地後，然後赴會」。脫里赤使人以告阿里不哥，而自隨忽必烈赴開平。迨至，忽必烈弟末哥、窩闊台子合丹斡赤斤那顏子脫合察兒（Togatchar）及左手諸王統將等開大會，羣以親王旭烈兀旣在波斯，朮赤察合台兩系諸王，因道遠未能召集，情形急迫，難以展期，遂一致推戴忽必烈，不必再開庫里爾台大會，依用習俗禮儀，奉立卽位，同年（中統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六月四日也。忽必烈年方四十有四。諸宗王統將等並將推戴忽必烈事，遣使往告阿里不哥。脫里赤聞變逃走，被執，投之獄逼訊之，遂盡吐憲宗蒙哥死後，阿里不哥在和林之陰謀。忽必烈命不里子阿必失合（Apischga）主察合台汗國（今新疆及俄屬中亞細亞各地）事，偕其弟還國，道出陝西，爲阿里不哥所囚。（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二、阿里不哥自立於哈剌和林

阿里不哥所進行之爭位行動，正積極進行中，一方面命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同時分遣腹心，易置將佐，散金帛，簽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即將兵屯六盤山，劉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靑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於阿剌和林。其黨擁戴最力者爲蒙哥之正后忽都台，蒙哥子阿速台、玉龍答失（Yeurang-Tareh）、昔里吉（Schireksi）及察合台孫數人。

三、忽必烈先定關隴（下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夏，忽必烈、阿里不哥遣使往還，皆無要領。及秋，阿里不哥命旭烈兀子出木哈兒（Tchoumoucour）偕哈剌察兒（Caradjar）二王率軍南進。二王遇也孫哥（Yessoungga）所將忽必烈軍之前鋒，戰不勝。阿里不哥後軍聞之驚潰。阿里不哥殺所囚之二王及使者百人，率殘衆退走乞兒吉思之地（乞兒吉思湖，在外蒙科布多東北二百里），蓋其駐冬之所也。其駐夏之所則在阿爾泰山中，其領地即爲其母沙兒合黑帖泥之領地，地廣三日程。

阿里不哥之黨徒之在陝西者亦遭失敗。忽必烈即位之初，命畏兀兒人廉希憲爲陝西四川撫宣使，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急入京兆（今長安），謀爲變，越二日，廉希憲亦至，宣示詔旨。未幾，盡得劉太平霍魯懷等陰謀，遂分遣人掩捕之，會有赦詔至，廉希憲命殺劉太平等於獄，方出迎詔。

廉希憲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遣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靑居。又命宗王合丹與汪良臣入春分三道進討渾都海，渾都海退渡黃河，與阿藍答兒合兵於甘州。合丹及二將之兵合擊敗之。殺渾都海阿藍答兒，於是關隴悉平。

四、忽必烈進軍哈剌和林

中和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西元一二六一）十月，忽必烈自率軍進向哈剌和林，駐冬於汪吉河（Oungki）。哈剌和林恃中國之食爲食，茲糧道旣爲忽必烈軍所斷，因苦饑。阿里不哥軍之兵械食糧俱匱，遂於危急中命拜答兒子阿魯忽（Algou）主察合台汗國國事。阿魯忽時在其所，阿里不哥乃與之約以二事：一以兵械糧食來濟，二守只渾河境（按多桑蒙古史譯錫爾河爲細渾河或只渾河），以阻拒旭烈兀、別兒哥二王求援忽必烈之軍東進。阿里不哥尙在謙謙州之地，恐忽必烈乘機來襲，乃遣使至忽必烈處，謬言願悔所爲，奉兄爲主，將入覲，惟須俟馬肥。並待所約阿魯忽、旭烈兀、別兒哥（朮赤之子嗣位欽察汗），及其他諸宗王等至，同來解決帝位繼承事。

忽必烈答之曰：「我信弟言，願弟於三王到達以前，先圖一晤。」乃命其從弟也孫哥率一軍留屯哈剌和林之地，以待阿里不哥之至，迎之赴斡耳朶，自返開平，遣餘軍各歸駐所。（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五、阿里不哥之亂平定

中統二年（西元一二六一）春夏兩季旣過，阿里不哥休養士馬畢，遂進兵，遣使給也孫哥，言來歸命，也孫哥信之，不設備，阿里不哥以兵掩至，擊潰其軍，乘勝踰漠而南，逕迫忽必烈駐所。忽必烈聞驚，亟集兵，進禦其弟。同年（中統二年）終，此兄弟二人戰於戈壁邊界附近，阿里不哥全軍敗績，忽必烈下令諸軍勿追，曰：「是爲輕躁之徒，或者思而自悔」。越十日，阿里不哥聞其兄兵退，遂還軍，再與其兄軍戰，戰甚劇烈，及夜各收軍退。翌年

（中統三年）全年，雙方無戰爭，蓋以阿魯忽既奉阿里不哥命主察合台汗國事，遂赴別失八里（今新疆迪化東），取權於哈剌旭烈兀（察合台汗之繼承者）寡婦斡爾合納之手，時其統治地自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犂）之地，達於只渾河畔，當時有兵十五萬人。阿里不哥戰敗以後，百物奇缺，遣使者三人至阿魯忽國中，徵發牲畜兵械貨財，所徵既富，因啓阿魯忽之貪心，欲不與焉。乃殺阿里不哥使者，而歸命於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意阿魯忽之出斯舉也，聞之驚怒！乃舉兵討阿魯忽，敗之。阿里不哥，縱兵大掠，軍心離散，由是阿里不哥兵財俱缺，遂於至元元年（一二六四），歸命忽必烈，蒙古內亂以平。時蒙古西北三大藩王爲欽察汗別兒哥、伊爾汗旭烈兀、察合台汗阿魯忽。未幾阿里不哥與三大藩王相繼死去。忙哥帖木兒、阿八哈、木八剌沙分別主三大汗國。至於海都繼阿里不哥擾亂于西北之事，則另于次章詳述之。（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第二節　戰爭之導因及戰略指導

一、郝經之被拘留

阿里不哥之叛變雖平，海都仍在構兵作亂。但並未能阻止忽必烈之征宋野心。蓋忽必烈欲完成成吉思汗諸子從未放棄之統一中國之企念也。會有宋人拘留使臣之事，忽必烈遂有所藉口。先是忽必烈在鄂州與賈似道和議，北還，就帝位於開平。賈似道則自鄂還朝，諱敗爲勝，謅頌鄂功，宋理宗被蒙蔽，及至元世祖忽必烈遣翰林侍讀學士郝

經爲國信使，入宋告卽位，且徵前日鄂州講和之議。經旣入宋，賈似道深恐其洩前此議和眞相，遂命人拘郝經于眞州（今江蘇儀徵），時爲一二六〇年七月。且盡除知此和議之人。蒙古遣詳問官來訪問經等所在，因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詰問於宋。宋淮東制置使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如何處置？亦不報。此事遂成爲宋元此次戰爭之釁端。

二、李壇之反正（下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忽必烈旣知使臣被留，乃於中統三年（一二六二）九月諭將士擧兵攻宋。詔曰：「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擧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信使留而不返者，今又半載矣，從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擧！倘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宜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忽必烈雖有此作戰準備命詔，然因北禦阿里不哥之變，當時並未南征。及兩敗阿里不哥軍後，同年二月，南入燕京，又聞李壇叛於山東，以地投歸宋室。李壇者李全之子也。先降於蒙古，官拜江淮大都督，嘗攻陷宋海州漣水軍。忽必烈卽位，壇始萌南歸之志，密召其子彥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殄蒙古戍軍，以漣海諸城歸宋，獻京東州縣，請贖父罪。宋廷詔授李壇爲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諸路軍馬，封齊郡王。忽必烈乃于是年四月，命諸王哈必赤、右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擊李

瓊，圍濟南。瓊固守，糧盡以人為食，被圍四月，瓊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投身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軍所獲，史天澤殺之，宋雖遣兵往援，然救軍至魯南不敢進，不戰而還，山東遂復為蒙古所有。

三、劉整降元

宋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西元一二六四）十月，宋理宗死，太子趙禥即帝位，是為度宗。先是宋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賈似道誅邊將異己者，旣懼禍將及己。景定二年（一二六一）四月，賈似道又以素與整有隙之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與以會計邊費，遣吏于整。劉整自遣使訴於朝，又不得達，心益不安，遂於是年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忽必烈卽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宋之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盡知宋之虛實。當時李瓊之反正，宋人不能掌握，而劉整的北降，却被蒙古所利用，這一出一入，對于雙方之作戰影響極大。

四、作戰準備與戰略指導

當蒙哥皇帝旣崩，忽必烈以阿里不哥之謀位，而允賈似道之請和，蒙古內鬨，無暇南圖者凡六年之久。但南宋旣不乘此有利機會，以充實戰備，鞏固邊防，亦不圖敦鄰修好，弭兵息民，休養國力。惟賈似道是信，諱敗為勝，粉飾太平，兵喪於外，民怨於下，自毀長城，挑啓釁端，而自速其破亡。反之忽必烈雖以敉平阿里不哥為當前急務，但迄未鬆弛其對南方之注意力，且將元室統制中心南移（至元元年，自開平入都于燕，號為中都，開平為上都），俾對南宋之軍事行動，得為適時適切之處理（中統二年以江淮經略使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同時廣事徵詢伐

宋之作戰意見，並檢討過去對宋作戰之得失，從事諸種作戰準備，期於策劃週密，計出萬全。其犖犖大者，如信用史天澤、劉整等（以中國人圖中國），置榷場於襄陽。緣劉整既降於蒙古，乃獻計於忽必烈曰：「宋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以圖之」（呂文德弟文煥知襄陽）。使者至鄂，請於呂文德（知鄂州）。呂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于樊城，築土城于鹿門山（今襄陽縣東南三十里），外通互市，內築堡壘。蒙古又築堡于白鶴（襄陽縣南）。由是軍有所守，遏宋南北之援，並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蒙古軍勢由是益熾，及文德既悟，但無及矣！（上引見新元史卷百七十七，呂文煥傳）

當劉整之叛宋也，宋亦欲羈縻劉整，抑或欲施以離間，乃授劉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僧齎告身金印牙符，期致之。僧入蒙古，事覺。忽必烈使人問整，整自軍中入見忽必烈，自明其忠。忽必烈賞之使還，誅僧。自是劉整益忠於蒙古。宋度宗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十二月，整遂獻伐宋方略曰：「襄陽吾故物，棄而勿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由漢入江，再取荊楚，定江淮，而迫臨安，以亡宋室。掩有華夏。」中書平章政事宋子貞亦上言，略謂「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第三節　蒙軍中央突破——襄樊攻防戰（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一、五〇二、五〇三）

一、蒙古軍築城造船、宋軍初創

忽必烈旣決意伐宋，遂於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西元一二六七）十一月，徵諸路大兵，命都元帥阿朮（兀良合台之子）與劉整進攻襄陽。阿朮言于忽必烈曰：「所領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柵，非漢軍不可，宜令史樞率漢軍協力進征。」從之。阿朮駐馬虎頭山（今襄陽縣西南），顧漢東白河口（今襄陽東北白水入漢之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糧道，襄陽易圖也」。遽城其地。知襄陽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其兄知鄂州文德。文德以為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來春水發，即可往取之，不以為意。翌年九月劉整又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若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劃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阿朮又繼築台于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軍援襄者，皆不能進。至元六年（一二六九）正月，蒙古董文括諸路兵，增兵襄陽，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漢軍名將也。長兀兒、波斯、阿剌伯、欽察、阿速等部之人，皆樂為之用。天澤至襄陽，觀其形勢，見城堅可久守，須斷其糧道，乃築長圍起自萬山（今襄陽西北），包百丈山（襄陽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三月，阿朮自白河率兵開始圍樊城，築城於鹿門山。宋荊湖都統制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浦（襄陽東南，漢江上），敗績。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貴，率師再援襄陽，乘春水漲，輕舟載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守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夏貴分遣舟師出沒於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也！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蒙古圍襄陽，築十城。此其一在襄陽東南十里）」。明日夏貴果趨新城。軍至虎尾州（襄陽縣南），為蒙古萬戶解汝楫等舟師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戰艦五十艘皆沒。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賈似道之壻）復以舟師援貴，進至灌子灘（今襄陽縣鹿門山南，漢江西岸），亦為阿朮

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去。（上引見續通鑑卷百七十九）

十二月，知鄂州呂文德以憂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致仕，是月卒。（同上書）

二、蒙軍斷襄樊糧道

咸淳六年（一二七〇）正月，宋以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恐李庭芝成功。范文虎依賈似道爲內援，遺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由朝廷直接指揮。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宴飲爲樂，以聖旨未至爲辭。宋左丞相江萬里屢請增兵援襄樊，賈似道不答，萬里遂于是月求去。起居郎王應麟亦以爲言，賈似道欲逐之，應麟以憂去。二月，襄陽出步騎萬餘人，兵船百餘艘，攻蒙古萬山堡（襄陽西北十里），爲萬戶張宏範所敗。八月，宋度宗問賈似道曰：「襄陽圍已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由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十二月，張宏範（張柔之子）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北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史天澤從之，遂築城於萬山，徙張宏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不繼矣！（續通鑑卷百七十九）

三、宋軍兩度援襄失敗

范文虎赴援：是年（一二七〇）十月，宋廷詔范文虎（賈似道之壻）總中外諸軍救襄樊。明年（一二七一）四月二十五日戊午，范文虎統率兩淮諸軍赴援，與阿朮等戰于湍灘（在襄陽南）軍敗，統制朱勝等百餘人，爲蒙軍所擒。五月，元世祖忽必烈詔東道兵圍襄陽，西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淮東方面，因宋水軍絕對優勢，故未發動）。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幷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栰，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范文虎再將殿前司衞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舟灘（今襄陽縣東南），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鐙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艦甲仗不可勝計。七月，襄陽遣將米興國，攻蒙軍百丈水營，爲阿朮所敗，進至湍灘，殺傷宋軍二千餘人。

李庭芝赴援：至元九年三月，元將（去年十一月改蒙古國號曰大元）阿朮劉整，攻破樊城外郭，守將猶守內城，阿朮等增築重圍以困之。五月，襄陽被圍已五年，援兵不得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於髻，隱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溢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于是荊郢之路亦絕。至是宋廷詔荊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鍾祥），將帥悉駐新郢（郢州漢南岸）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出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一舟裝載，左右兩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鄧山西民兵之

驍悍善戰者三千人，又求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張貴曰矮張，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出，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是時漢水方漲，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逕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援絕，聞順等至，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戶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

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郢，求援於范文虎，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能過，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范文虎許發兵五千駐龍尾州（今襄陽東南漢江中）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九月初九日甲子，貴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即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勿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後撤，貴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州，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續通鑑卷一七九、一八〇）

四、襄陽陷落

宋度宗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十一月，元將阿里海牙奏予元世祖，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忽必烈以爲然。會回回創作巨石砲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是月，劉整又築新門予鹿頭山（似卽鹿門山，在襄陽東三十里，樊城郊外），使千戶隨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世昌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砲簾於樊城攔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元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砲簾立。宋軍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樊城出兵鏖戰攔馬橋下，世昌奮戰，擊退之。此爲迫攻樊城之戰也。

明年（一二七三）正月，樊城守將范天順（文虎之侄）及部將牛富已被圍四年，力戰不屈，牛富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互爲唇齒。初文煥守襄樊，漢水相隔，文煥置一大木江中，繫以鐵絙，下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元將阿里海牙得西域回回阿剌卜丹、伊斯瑪因等製造火砲，乃以之攻樊城，破其外郭，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謂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朮從之！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去，銳師薄樊城，是月十一日乙丑，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地縊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傷者甚衆，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

，牛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亦繼之。（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

襄陽至此，亦以久困援絕，撤屋爲薪。文煥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後下，是年二月阿里海牙率總管唆都等移攻樊之攻具以向襄陽，一砲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出降，初劉整常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親至城下，宣元主招降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予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無罪，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阿里海牙因折矢與之盟，文煥乃出降。忽必烈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授襄陽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第四節　元軍大舉南征——鄂州、丁家洲、江陵之戰

（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三・五〇四・五〇五）

一、襄樊突破後宋軍戰線態勢

襄樊已失，宋廷大震！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則言，上流吏民皆以襄樊之失，痛哭流涕；謂其禍源，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衞長，聞難怯戰。俞興奴隸庸材，激叛劉整。因降文虎一官，還軍知安慶府，以張世傑督諸軍代守郢州。俞興子大忠除名，循州拘管。於是重新部署江漢、江淮軍事。遂于是年十一月，仍調返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爲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明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七月，宋度宗崩。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度宗長子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立嫡子嘉國公㬎，時年方四歲，似道利其幼，以便專權也。㬎遂立，謝太后臨朝稱制。度宗爲太子時，以好色聞。既爲帝遂躭於酒色，崩年五十三。君躭予逸樂，權臣賈似道欺君罔上，宋廷由是不振，外寇莫之能禦矣。

是月，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略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宜盡出內郡之兵予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兩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籬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古投降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遂罷立信，而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續通鑑卷百八十）

當時宋元戰爭雙方相對峙之戰線，如左：

一、膠東方面：宋水軍活躍予膠州灣青島等水面，與元之膠州（今山東膠縣）對峙。

二、淮東方面：宋據揚州爲總策源。前線東自海州（今江蘇東海）、漣州（今漣水縣）、淮安，至于盱眙之線。

三、淮西方面：宋以廬州（今合肥）爲總策源，前線東自五河口（今安徽五河縣南）、濠州（今鳳陽東北）、

壽春（今壽縣）、霍邱、固始（光州，今潢川縣已陷于元）、大別山北麓、信陽之線。

四、江漢方面：以江陵爲總策源。東自漢陽，經復州（今沔陽）、郢州（今鐘祥）、均（今均縣）、金（今安康）之線。

五、川蜀方面：以夔州（今奉節縣）、重慶府爲策源。前線北自閬（今閬中縣東）、蓬（今營山縣西）、合（今合川縣東）、瀘（今縣）、敍（今宜賓）、嘉定（今樂山）、成都（咸淳八年，至元九年，西元一二七二，十二月，收復）之線。

全線與元軍所據之戰線，犬牙相錯。宋沿江戰略要點，則爲建康（今南京市）、鎭江、太平州（當塗）、安慶、江州（九江）、黃州、鄂州等地。

二、襄樊突破後元廷乘勢大舉南征

元征南都元帥阿朮，既取襄樊，即奉命東略淮東。蓋元廷以取得江北之地，如約劃江爲界爲滿足，是時忽必烈方有事予北方，討諸叛王，尚無渡江之計也。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正月，阿里海牙上言于忽必烈，謂：「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亦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贊南征之謀，並推荐安童、伯顏可爲大將，都督諸軍，可成事功。阿里海牙復言，大舉南征，必分三路，舊軍不足，非增兵十萬不

可。遂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以益之。（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

元主南征決策已定，乃予是年三月，改荆湖淮西樞密院爲行中書省，伯顏、史天澤（天澤至鄂，病篤，召還）並爲右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呂文煥爲參知政事、行省事予荆湖。合答爲左丞相，劉整爲左丞，塔出、董文炳並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淮西。兵共二十萬南征。於是下詔其諸將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室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無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勿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八月，史天澤又言：「今大師方興，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卽不相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忽必烈從之，復改淮西行中書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諸路並聽節制，伯顏，八鄰部人，闊闊出之子，隨軍宗王旭烈兀西征波斯。因還奏事，元主留之，自右丞進左相，遂爲南征元帥焉。

時元四川總帥汪惟正亦上言，謂「蜀未下者數城耳。宜幷力攻臨安。根本已拔，此將焉往？願以本兵由嘉陵江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元主以四川事重，勉之，蓋留以牽制宋上流之兵也。

元中書省又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

從之。（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

三、郢州戰鬥（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三．五〇四）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西元一二七四）九月，伯顏分軍三道並進，自率主力軍由襄陽沿漢水取郢州，初以呂文煥、劉整爲嚮導。旋別命整自淮西出淮南，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淮東西皆採牽制攻勢，使宋在淮東淮西方面之兵，不得轉用其他方面（川蜀方面亦然）。

是月十三日丙戌，伯顏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渡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當伯顏主力軍自襄陽南下時，又分爲三道而進：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今南漳縣西北與鄖陽府—今鄖縣—接界），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今南漳縣南山最險隘）徇荆南，以牽制江陵方面之宋軍。自與阿朮率阿剌罕、張宏範諸軍，水陸並進趨攻郢州，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陸路軍前鋒萬戶武秀，在前進中遇水泊，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使一壯士騎而前導，遂麾諸軍畢渡。二十日癸巳，軍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大將張世傑嚴兵以拒之。郢在漢水北岸，以石爲城，新郢州在漢水南岸，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栰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得前。遣人招世傑，不應。阿朮獲俘民言，沿漢九郡精銳，皆集予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能獲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黃家灣堡（鍾祥縣南），堡西有溝，南通藤湖（荆門縣東南），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漢，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則以爲郢爲咽喉之地，不取恐爲歸途患。伯顏採前者之議，遣總管

李庭、劉國傑即攻黃家堡，拔之。諸軍遂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而下，所率不滿百騎。宋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伯顏、阿朮還軍迎擊之於泉子湖（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在鍾祥縣東，似不確。應在鐘祥縣南），文義力戰而敗，伯顏擒而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餘衆皆潰。十月二十三日乙丑，元軍進至沙洋（今鎮）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嬰城拒之，伯顏後命呂文煥至城下招之，亦不應。二十四日丙寅，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呂文煥部將邊居誼在沙洋所築之新城），都統制邊居誼力戰，文煥列沙洋所馘予城下，縛虎臣等至，使招降，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己，馳馬至，伏弩亂發，文煥人馬俱中箭，馬仆，幾為城內鈎得之，賴衆救得免。文煥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二十七日己巳，元總管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上。居誼自度力不能支，赴火死，舉家自焚。所部三千人，皆力戰死之。

十一月，伯顏軍逼復州（今沔陽縣），宋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倉庫軍籍，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蓋以獎勵降者也。

當復州降時，阿朮已先急馳至于蔡店（今漢陽縣西六十里），命阿里海牙來請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阿朮潛刻期而去。是月二十三日乙未，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準備渡江。二十五日丁酉往視漢口形勢。時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漢鄂舟師萬艘，分據要害；都統制王達守陽邏堡（今漢口市東）；京湖宣撫使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阿朮部將馬福言：「自淪河口（今孝感縣東南）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今黃坡縣南，上通武湖，下達大江）入江。」

伯顏遣人覘沙蕪口，亦已爲夏貴精兵所扼守。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宋在漢口築有城堡，以衛鄂州）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初四日丙午，伯顏乘閒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初九日辛亥，遂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初十日壬子，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十一日癸丑，伯顏遣人招諭陽邏堡，守將王達等拒之。乃麾諸將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今武昌縣東北二十五里大江濱），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于十三日乙卯遣阿里海牙督萬戶張雲範等進薄陽邏堡。夏貴復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四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發舟指揮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格中三創，喪師三百。阿朮引兵繼之，大戰於中流，格中流矢，戰益力，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峯步門，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于岸力戰，追至鄂東門，鵬飛被七創而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遂起浮橋，列成而渡。然後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軍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陽邏堡守軍王達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皆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往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軍會。元諸將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遂趨鄂州。十七日己未焚戰艦三千艘，烟燄漲天，城中大恐，時朱禩孫帥師援鄂，道聞陽邏堡已失，夜奔還江陵。十八日庚申，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元。鄂恃漢陽爲蔽，及禩孫已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

。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權守張宴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降。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京湖宣撫使，撤宋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今鄂城縣）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是月二十八日庚午，伯顏又命鵬飛至黃州，招降陳奕。奕使人過江求名爵，伯顏許之，以爲沿江大都督。又以書招宋知蘄州管景模，景模拒之。明年（宋帝㬎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西元一二七五）正月初一日癸酉，元兵遂入黃州以攻蘄州，景模乃以城降。是月賈似道召提舉江州（今江西九江）與國宮呂師夔（文德子）爲都督府（似道開督府見下）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拒命，卽于是日十三日乙酉，與知州錢眞孫，遣使至蘄州降元。元軍遂順流入江州。二十日壬辰，知安慶軍范文虎亦以城降。（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

宋沿江州郡已望風而降（皆原是呂文煥兄弟舊部曲之故），於是元軍乃下江淮，以取宋都臨安。

四、江淮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五）

賈似道出師：鄂州旣破，宋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賈似道）親出不可，乃于是年十二月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發國庫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軍用。蓋宋府庫匱乏之故也。並詔天下州郡發兵勤王，明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年十二年、西元一二七五）正月，賈似道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裝載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專行。以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軍，出屯安吉州（卽湖州，今浙江吳興縣），然後自率大軍由新安（

今安徽歙縣）池口（今貴池縣西北）以進，次于蕪湖。遣人使知江州呂師夔與元議和，蓋此時尚未知江州降元也。

二月，知廬州夏貴引兵會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初二日癸卯，似道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使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似道又遣元俘曾安撫還報伯顏，且以荔枝黃柑遺贈，後遣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前鄂州之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軍，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已降，欲和當來面議」。似道不答。和議遂絕。（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已而元軍攻池州，知州王起宗遁走，都統張林開城降。

丁家洲會戰：賈似道以池州已陷，乃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今安徽銅陵縣東北）。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魯港在蕪湖西南長江南岸），以拒元軍之東下。

伯顏自池州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孫虎臣軍。阿朮與虎臣方對陣，伯顏命舉巨砲擊虎臣中堅，阿朮以刬船數千艘，乘風疾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先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譟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過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舳艫簸動，乍分乍合。阿朮與鎭撫何瑋、李庚等，以小旗麾將校左右夾擊之，殺溺死者不可勝數，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軍所獲。似道是夜退駐珠金沙（今繁昌西北五十里），召貴計事，頃之虎臣亦至。似道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因問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胆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艦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撫，皆

不應，至有以惡語嫚罵者。二十四日乙丑，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乃止。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在建康（今南京），聞賈似道師潰，伯顏軍迫，乃自殺。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溍棄城南走，都統徐王榮、翁福等遂以城降。於是，太平（今當塗）、和州（今縣）、無爲軍，及與國府（今宣城）、興隆府（南昌）守臣，皆或遁或降。（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續通鑑卷百八十一）

時蒙古信使郝經尚留儀眞，忽必烈復使經爲行樞密院都事，弟郝庸來問拘使者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人送經及其隨使諸人歸還于元。是月二十九日庚午，賈似道遂被黜。

五、元軍荆湖擴張戰果（下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一）

伯顏與阿朮率主力軍自黃、蘄二州順流東下之後，宋德祐元年（一二七五）正月二十日壬辰，元宣撫使簽書行中書省事賈居貞謂阿里海牙（伯顏留二人守鄂州見前）曰：「江陵乃宋制閫（朝廷所命之方面軍）重兵所屯。聞其諸將不睦（朱禩孫先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禩孫救鄂失敗，宋廷乃去其兼職，而以高達爲湖北制置副使，知江陵府）。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缺，杜門不敢樵採。當乘隙取之。」阿里海牙以爲然。二月，阿里海牙請于元主曰：「江陵，宋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濫，鄂漢之城亦恐難守。」元主從其請，乃璽書遣使招降。三月，阿里海牙留賈居貞守鄂州。自率元軍溯江而上。是月二

十一日壬辰，阿里海牙攻岳州（今湖南岳陽）。宋湖南安撫使高世傑，會郢（張世傑軍）、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今岳陽東北）以拒之。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高世傑乘夜退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之。岳州總制孟之紹（一作子縉）舉城降。

阿里海牙乘勝攻江陵，高達迎戰屢敗。四月初五日丙午，元軍攻陷沙市城（今鎮），屠之。初七日戊申，朱禩孫與高達等遂以江陵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孫檄所部州郡歸附，於是歸、峽（宜昌）、郢、復、隨、荆門、均、房、施、鼎（常德）、澧、辰、沅、靖、等諸州軍，相繼皆降。

元主得阿里海牙捷報，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又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奏，請命海牙開大府以鎮江陵。元主急召廉希憲于北京，使爲行省事以鎮之。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悅。

第五節　江淮戰役及臨安外圍攻防戰——宋亡

一、揚州、焦山戰役（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五）

伯顏先攻江淮：宋德佑元年（一二七五）三月初二日癸酉，伯顏入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遣醫治疾，宋民大悅。

伯顏報捷。元主詔伯顏，謂以時方暑，不利行師，命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保據江海，若虎負嵎。今已

扼其吭，稍縱卽逸。」元主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此時忽必烈已讀孫子兵法）。遂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於是伯顏分兵四出，一以略定周圍要地以固建康，一以準備進攻臨安。命阿朮渡江趨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分兵略鎭江、常州（今武進）、無錫、平江府（今吳縣）、金壇、廣德軍皆降（當塗、宣城等城降元，說見前）（續通鑑卷百八十一、蒙兀兒史記卷九十）

是月三十日辛丑，阿朮分兵取揚州。宋知滁州（今滁縣）王虎臣以城降。四月二十一日壬戌，阿朮渡江攻眞州（今儀徵），宋知州苗再成率兵迎戰于老鸛嘴，大敗。二十九日庚午，阿朮乘勝趨揚州。先是宋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統重兵守揚州，元兵東下，所過皆降，庭芝率勵所部固守。及阿朮遣使招降，庭芝殺之。至是阿朮來攻揚州，庭芝遣都統姜才爲三叠陣，拒之于三里溝，擊敗之。阿朮佯退，姜才逐之。阿朮還戰至揚子橋（江都縣南江濱津要），兩軍夾水而陣。元將張弘範率十三騎渡水來攻。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來追，弘範還戰斬之。阿朮與弘範乘勢衝擊。才軍遂潰，自相蹂踏與陷濠水死者甚衆。才爲流矢所中，遂入城死守。阿朮築長圍以困之，自揚子橋經瓜洲（皆在江都南江濱），東北跨灣頭（今江都東北仙女廟附近），至黃塘，西北抵丁村務（江都西北）欲久困之。

焦山會戰：當常州、平江、東海州（今東海縣東北十九里原在海中）、西海州（今東海縣）爲元所攻而降敵之時（德祐元年三月十一日壬午至十四日乙酉間），宋廷因詔諸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等，使通知于元以求息兵不得（是年三月初四日乙亥），乃決心抗拒。詔張世傑（原守郢州，是年二月將兵入援，攻復饒州，遂至臨安）總都督府諸軍分道拒敵。世傑遣閻順、李存二將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是日（三月十五日丙戌

）遂克復廣德軍（是時宋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文德兄，屯廬州——將兵入援。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四月十九日庚申，克復金壇及寧國。五月初七日丁丑環衞官劉師勇，又克復常州（初三日癸酉，復失寧國）。

是月，會元有海都之患，元主忽必烈急召伯顏北還大都（今北平），以拒討之。暫以萬戶阿剌罕代伯顏權行中書省事。此時阿朮方圍揚州。李庭芝在揚州，見張世傑各路反攻，頗有進展，且世傑親率舟師萬餘艘，進至鎮江江面。乃卽命揚州都統姜才等亦乘勢反攻。六月二十七日丙寅，姜才與副將張林，率步騎二萬乘夜攻元軍揚子橋木柵。守柵萬戶史弼，告急于阿朮。阿朮率總管管如德等，自瓜洲（江都縣南江邊）將兵赴援，詰旦至于柵下。才軍夾水爲陣。阿朮揮騎兵渡水夾擊，陣堅不可動。阿朮引却。才進逼之，戰不利而走。阿朮揮步騎乘之，遂大破才軍。張林被擒，士卒死者萬餘人。

七月初二日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鎮江東北，江中），令以十舟爲方陣，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準備與阿朮決戰。阿朮登石公山（今丹徒縣東北，與焦山對峙）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之。阿朮居中，合勢進攻，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焰蔽江。宋諸軍已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江死。元將張弘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而奔圌山（今丹徒縣東北，山在江濱）。阿朮弘範追之，擄黃白鷂船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眞州。世傑請濟師，不答。

張世傑焦山之戰失敗後，宋平章軍國重事王爚彈奏左丞相兼樞密使諸督諸路軍馬陳宜中擅權專決致敗。又謂「

六月出師，諸將無統。」「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又謂「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以致敗事。」云云。（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一）

二、元攻臨安、宋亡

伯顏自上都南下：元將伯顏入建康之後，宋廷君臣以敵騎已逼都郊，乃急急準備臨安之保衞戰。於是命浙西提刑司準備差遣劉經戍吳江（即吳淞江）。兩浙轉運司準備差遣羅林與浙江安撫司參議官張濡戍獨松關（今浙江安吉縣東南四十五里）。山陰縣丞徐垓與正將郁天興戍四安鎭（今長興縣西南七里）。太府寺丞趙淮戍銀林東壩（今江蘇高淳縣東）。

宋德祐元年夏秋間，元朝海都之患已息。伯顏在上都乃向元主忽必烈面陳形勢，乞復進兵攻宋。元主遂拜伯顏爲右丞相。伯顏以阿朮功多，自請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進兵直趨臨安。於是伯顏命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牙攻潭州（今長沙）取湖南，萬戶宋都䚟與武秀、張榮實、李恒、呂師夔等取江西。忽必烈並授伯顏滅宋後之方針曰：「宋君相率來附，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一）

常州、平江爭奪戰：宋雖經焦山水戰之敗，仍極力固守常州及平江，以阻元軍之渡江南下。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庚戌，劉師勇又攻復呂城（今丹陽縣東五十里），於是常州益固。是月末，又命文天祥知平江府。旋又命天祥爲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天祥，江西吉水縣人。宋寶祐四年（一二五六）進士。至帝㬎德祐元年二月，賈似道已敗于丁家洲，宋廷出天

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及奉勤王詔，乃發郡豪傑，及結溪峒山蠻萬餘入衞。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使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八月二十六月甲子，天祥至臨安，上疏請建藩輔曰：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鎭，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鎭，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南昌）；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今江西鄱陽縣）；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朝議以爲迂闊，不報。使知平江府，與劉師勇在常州共同拒敵。（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二）

元軍三路攻臨安：九月，元兵攻破泰州（今江蘇泰縣），守將孫虎臣自殺。是時宋揚州都統姜才將步騎萬五千人，攻元灣頭堡（瀕江之堡），爲阿朮所敗。江南岸元軍又攻陷呂城，遂攻常州。十月，伯顏次灣頭。阿剌罕自建康會之，伯顏令復還建康進兵。遂留孛魯花、阿里伯守灣頭。阿朮仍攻揚州。而自帥大軍渡江，是月二十五日壬戌，至于鎭江。並即分軍三道進攻：

阿剌罕爲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鎭（今廣德東，與長興縣接界，即今泗安鎭）。趨獨松關。

董文炳、姜衞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爲前導，取道江陰，趨澉浦（今浙江海鹽縣南）、華亭

伯顏及阿塔海將中軍，以呂文煥爲嚮導，趨常州。

三路大軍約期會于臨安。

是月二十六日癸亥，元軍攻常州正急。宋廷遣將張全將兵二千救之。文天祥亦自平江遣部將尹玉、麻士龍、朱華等將三千人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今武進東南），經鏖戰之後，亦死之。朱華率廣軍在五牧繼續拒戰。及晚，元軍遶出山後，攻贛軍。尹玉力戰。張全隔岸不戰，尹玉遂敗，被擒殺。張全不戰而退。天祥欲斬全以徇衆。帥府不許，宥之使贖。

十一月初一日丁卯，宋將攻溧水者，亦敗死。是月十二日戊寅，元右軍阿剌罕軍破銀林東壩（今江蘇高淳縣東），戍將趙淮被擒。元軍遂至護牙山（今安徽郎溪縣東北），而趨廣德軍及四安鎮。宋右丞相兼樞密使，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爲兵，號武定軍。並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衞都城。是時湖南潭州，亦已被圍。江西隆興府已降元。撫州（今臨撫縣）被攻中，揚州亦仍在被圍中。

是月十八日甲申，伯顏至常州招降劉師勇等，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之煎油作礮，焚城守者牌杈，日夜力攻不息。又命其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如此猛攻二日，城破。師勇僅以八騎走平江，其餘諸將盡皆死節。伯顏命屠城。

二十三日己丑，元右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走。鄰疆守者亦皆望風而走。於是宋廷大懼。時宋之勤王師約三四萬在臨安。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淮東堅壁（揚州），閩廣尙全。若卽反攻，萬一得捷，則淮師以截其後，國事尙有可爲。世傑大喜。但陳宜中啓太后降詔止之，遂不果。此時元右軍獨進深入，實予宋以各個擊破之機會，世傑、天祥不得行其志，至爲可惜。蓋此時元中軍始破常州，左軍始陷江陰軍也。

十二月初十日丙午，平江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明日伯顏遂入平江。是時陳宜中一再遣使于伯顏

，求稱姪孫納幣請降。伯顏不許。求封爲小國稱臣，歲貢絹銀二十五萬兩匹，並約伯顏于長安鎭（浙江今鎭）以議和。宋太皇太后所遣使工部侍郎柳岳，見伯顏于無錫，曾有如下泣請之言：「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却曰：「汝國執戮我行人（宋德祐元年三月，元使者廉希賢、嚴忠範至獨松關，守將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旋希賢亦病創死），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之于小兒，天道如此，尙何多言！」（上引見多桑蒙史三卷二章）

宋廷當乞哀求和之時，亦作南走閩廣之準備。故于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初五日辛未，嘉興府諸關兵潰，知府劉漢傑降元。元右軍亦圍安吉州之時，于十七日癸未，封吉王昰（度宗子，帝㬎之兄）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是時陳宜中又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泣請，乃許之。

俄而伯顏至長安鎭，宜中違約不往議和。十八日甲申，伯顏進次皐亭山（今杭縣東北），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之，游騎至于臨安北關。於是張世傑、文天祥請三宮入海，而己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降表略云：

㬎眇焉幼沖，遭家多難。權姦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二）

伯顏受降，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是夜宜中遁歸溫州。太皇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與左丞相吳堅使元軍議和

。其後留文天祥，拘之北去。

時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等，以朝廷不戰而降，遂各率所部離去。次于定海（今縣）。元遣使說降，世傑斬之。而師勇則旋卽以時不可爲，憂憤縱酒而卒。

二月初，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古帶、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州郡降附。又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宋官府及侍衞軍。

三月初，伯顏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視，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署諸將。遣管如德招諭諸郡。然後伯顏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略閩浙，忙古帶鎭浙西，唆都鎭浙東，自取宋全太后及宋帝㬎北還。閏三月，伯顏與宋后、帝等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出兵欲截奪之，不果。帝至大都，元主善待之，封瀛國公，全太后、太皇太后謝氏，並封郡夫人。

三、元追擊益、廣二王（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一）

二王南逃：宋駙馬都尉楊鎭等，乘太皇太后遣使與伯顏議和、朝廷混亂之際，奉益王昰、廣王昺秀王與擇、及楊淑妃逃出臨安，欲走婺州（今金華）。當彼等自嘉會門出，渡錢塘江而南時，伯顏聞之，卽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鎭得報卽還曰：「我將死于彼，以緩追兵。」遂被執。楊亮節等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走匿山中凡七日。統制張全率兵數十人亦之，乃同走溫州（今永嘉縣）。宗正少卿陸秀夫、蘇劉義亦追及于道。及至溫州，遣人召陳宜中于溫

州清澳，召張世傑于定海，皆至。於是遂于是年閏三月，共奉益王昰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往閩中撫吏民，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尋二王遂入閩。（續通鑑卷百八十二）

時宋降臣黃萬石（原為江西制置使，德祐元年十二月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以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輸誠。聞二王至，後閉門以拒萬石。南劍（今福建南平）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有來歸者。於是二王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淮，言夏貴（淮西制置使，是時猶守廬州）李庭芝（猶守揚州）已復瀕江州郡為號召。是年五月初，益王遂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遙上尊帝㬎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以王剛中知福安。改封廣王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二月，夏貴在廬州已降元）。又下詔，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今縣），謝枋得（原為江西提刑，隆興、饒州陷後，走至安仁——今餘江縣——調淮士張孝忠拒戰，又敗。走信州——今上饒縣——元軍追至，遂棄妻子，負母變姓名走建寧——今福建建甌縣——至是被召）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時文天祥自鎮江循海逃還溫州，亦至福州，遂以文天祥為樞密使同督諸路軍馬。

六月，吳浚等將兵出江西，自廣昌（今縣）進克南豐（今縣），遇元軍敗還。

是月，元將阿里海牙遣宋降將梁雄飛攻廣州。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將拒于石門（今廣東南海縣西北），敗績。直諒棄城遁，廣州遂陷。

七月，文天祥欲還溫州，以圖進取。陳宜中欲使張世傑復浙東西之地，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是月，揚州守臣李庭芝奉召，欲自海道至閩。而令制置副使朱煥守揚州，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已行，煥即以城降阿朮，阿朮遣兵追庭芝至泰州，遂擒之。二人皆不屈死。

是月，宋秀王趙與擇進圖婺州，爲董文炳所拒却。

元第一次追捕宋二王：九月，元軍開始追擊端宗，阿剌罕、董文炳、忙古帶、唆都率舟師出明州（今浙江鄞縣）。塔出與呂師夔、李恒等將騎兵入閩廣。阿里海牙自靜江（今桂林）入廣西。

十月，文天祥師次汀州，遣趙時賞（宋宗室子）等將一軍取寧都（江西今縣），吳俊將一軍取雩都（今縣），劉洙（廬陵人）等自江西起兵會之。是日旋以元軍已至，退走漳州。

是月，廣州爲宋將趙溍與東莞豪傑熊飛所克復，呂師夔遂將兵自梅嶺（今大庾嶺）入廣，連戰于南雄、韶州，大破宋軍，趙溍棄廣州遁，元復取之。

十一月，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今浙江麗水），秀王趙與擇迎戰于端安（溫州西南今縣），大敗，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璷、察訪使林溫皆被擒不屈死之。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同月，塔出與李恒之騎兵，亦自江西入陷邵武軍建寧（今建甌）。於是進逼福州。

陳宜中、張世傑，以元軍已逼，乃備海舟，奉端宗及衞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淮兵萬人。出海之後，與元舟師相遇，幸值天霧晦冥，乃得遁走。於是王剛中與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端宗等至泉州（今晉江縣），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提舉市舶三十年，擅利甚厚）迎謁，並請留駐。張世傑不

可。或勸世傑留壽庚並取其漁船，世傑不從。繼而以舟不足，而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因殺宋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陳宜中等乃奉端宗趨潮州（今廣東潮安縣。時爲十二月）。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眞以城降。陳宜中等次于惠州之甲子門（今廣東陸豐東海口），以勢已窮，乃遣倪宙奉表詣元軍前請降。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二月，元主忽必烈因諸王昔里吉之叛走和林與海都合勢，乃急召其在東南之諸將班師。於是宋君臣乘機復振。四月，使惠州人張鎭復取廣州。張世傑亦將兵入潮州。文天祥則自梅（今梅縣。天祥自漳州至梅州）將兵出江西，復取會昌縣。六月取鄠都。七月遂圍贛州。張世傑亦攻蒲壽庚于泉州，遣將克復邵武。然是月伯顏已討平昔里吉之叛亂。於是元軍復追擊端宗。

八日，元將李恆遣兵援贛，自將襲文天祥于興國（今縣）天祥兵潰，走循州（今廣東龍川縣），其將趙時賞等皆死之。於是陳宜中奉端宗退還潮州之淺灣（今南澳島附近）。

元第二次追捕二王：九月，元主忽必烈詔塔出與呂師夔、李恆等，將步兵由大庾嶺入廣東。忙古帶、唆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追宋端宗。唆多援泉州蒲壽庚，張世傑解圍還淺灣。

塔出令唆多，自泉州泛海，會于廣東之富場（今寶安縣東南）。唆多遂自泉州取漳州（今福建龍溪縣），而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多恐失期，乃捨之而去。至惠州（今惠陽縣）與呂師夔合軍，遂趨廣州，與塔出會師。廣州宋制置使張鎭，復以城降元。

是月，元將劉深將兵襲淺灣。張世傑奉端宗走秀山（今寶安縣西北虎門鎭），遂至井澳（今中山縣南海中橫琴山下）。旬餘士卒稍集，死者過半。劉深後追至井澳，世傑與端宗走謝女峽（亦在中山縣境海中），後入海至七里

洋（似在今上下川島附近），欲往占城（今越南境之順化、廣平、廣治、廣南、廣義、平定等省地）。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及至，度宋事已不可爲，遂不復返。

明年（元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三月，世傑奉端宗遷于硇洲（今吳川縣南，屹立海中，當南北道。似即今硇洲島）。四月，端宗昰卒（時年十一歲），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宗，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衞王昺爲帝（時年八歲）。楊太妃仍同聽政，改元祥興。陞硇洲爲龍翔縣。五月，世傑圍攻雷州（今海康縣）。城中絕糧，其士卒以草爲食。元將史格漕欽（今縣）、廉（今合浦）、高（今茂名）化縣之糧以給之。世傑遂解圍而退，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不可以自守。世傑以厓山（今新會縣城西南大海中，亦曰厓門山）在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舊有鎭戍于此。因此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于是年六月奉帝昺移駐之。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時閩廣湖南多有響應者。（上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三）

元第三次追捕宋二王：元主忽必烈爲防宋之殘餘死灰復燃，再命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恆副之，以追擊宋朝之殘餘。是年六月，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進。元主又命塔出留後，以供弘範軍需。是年閏十一月，弘範襲擒文天祥于五坡嶺（今海豐縣北）。先是文天祥已自江西敗走循州，嗣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于至元十五年三月趨赴之，並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麗江浦（今海豐縣南）。至是天祥屯兵潮陽（今縣），進討劇盜陳懿等。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來攻。天祥引兵西走海豐，弘範先鋒將張弘正（弘範弟）追之。天祥方飯于五坡嶺，

弘正兵突至，天祥不及督兵迎戰，即被擒。

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正月，張弘範自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因知宋帝昺所在。乃至厓山。有人建議張世傑據海口以拒戰，則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昺居中為戰死之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乃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突之不能動。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之來攻。弘範已無如之何，乃以舟師據海口以困之。世傑兵士食乾糧十餘日，取海水以飲。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恆自廣州率師來會，弘範遂命恆守厓山北以困之。（續通鑑卷百八十四）

二月，宋都統張達乘夜出擊，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相去里許。會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中作樂，世傑以為敵軍且懈，遂不戒備。弘範猝以舟師攻其南。於是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已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遂潰。弘範麾兵進攻宋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能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舟纜，率十六舟奪港而去。（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陸秀夫走至帝昺所居舟中，以其舟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沉之入海。然後謂帝昺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即恭宗帝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于海死之。後宮諸臣

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獲。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趙昺之屍及印璽。（仝上）

世傑已出港，復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之後再奉之。楊妃知帝昺已死，亦赴海死。世傑葬之于海濱，然後趨占城。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于南恩之海陵山（今廣東陽江縣西南七十里海中。今爲海陵島），再行收兵。散潰稍集，圖謀入廣，而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至此，宋之殘餘亦盡矣。（續通鑑卷百八十四）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蒙古人滅宋，征服中國，與蒙古大帝國統治之完成，皆在元世祖忽必烈之時。而蒙古之一切開國規模與各項政治制度之建立，亦在元世祖之時。忽必烈是繼承鐵木眞窩闊台後之一位英明君主，在位三十五年（西元一二六〇至一二九四年）活到八十多歲，是元朝入主中國之第一任皇帝。茲將元世祖之開國規模、政治建設、軍事改革分別說明如左：

一、建國號，定都邑：　以前中國歷朝所用國號，如周、秦、漢、唐、宋，都是淵源于當初封邑之名。到元世祖時候，在至元八年，採納劉秉忠建議，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文義，建國號曰「大元」，這是以文義爲國號之始，這種創制，正是爲一新耳目。

元世祖正式以燕京爲大都（今北平），而以開平爲上都（今察哈爾多倫），並規定依時巡獵之制。蓋上都爲夏

都，大都爲多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多都。從地理上說，大都（燕京）是控制中國本土之政治中心，而上都（多倫）則是控制北方蒙古本土之政治中心。

二、制文字，定國教：　蒙古人本來祇有言語而無文字，自成吉斯汗滅乃蠻後，乃採用乃蠻所用之畏吾兒文字作爲蒙古文字。（畏吾兒卽回鶻）到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吐蕃後，尊事吐蕃高僧八思巴爲國師。八思巴博學多才，運用吐蕃文法，另造蒙古新字，也是倂音字，一共四十一個字母，又叫八思巴字或蒙古國字。屬于梵文系統，但爲直書如漢文。（現存于曲阜孔廟之元聖旨碑，便爲八思巴字）

蒙古初起時，除原始之民族迷信外，無所謂宗敎信仰。成吉思汗對宗敎雖不重視，但對各種宗敎亦相當寬容。所以蒙古兵到處蹂躪宗敎之同時，也接受各種不同宗敎之影響。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對一切宗敎都很尊重，特設宣政院掌管佛敎、回敎、道敎、也里可溫敎（天主敎）等。而在這些宗敎中，最受國家尊敬者，是佛敎中之喇嘛敎。該敎爲西藏型之佛敎，與中國型之佛敎不同。忽必烈征服西藏時，頗得力于吐蕃喇嘛之合作，同時吐蕃有一聖僧「八思巴」者，前來謁見，深爲世祖所敬重。「八思巴」七歲，便能誦佛經十萬言，藏人稱爲「聖童」，其祖先世代，都是輔佐吐蕃國王，是權威世家。後來元世祖卽位，便將八思巴請來中國，尊爲國師，而喇嘛敎也就無形中成爲蒙古人之國敎。至元十一年，八思巴辭歸吐蕃，世祖又延聘其弟「亦憐貞」爲國師，從此成爲定制，每逢一位帝師死去或回藏，便再自吐蕃延請一位帝師繼任。

三、行政區劃：　元朝疆城，可分爲四大汗國與元朝本部兩個範圍。元朝首都本在和林，建都燕京（今北平）後，于和林置行中書省，自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其歷代皇帝所眞正統治者，僅有本部地方，所謂四大汗國，實

際各自爲政，自成一系統，而與元朝中央政府，逐漸脫離關係。元朝本部，計分爲三個區劃：㈠爲腹裏，㈡爲嶺北，㈢爲中國本部諸行省。腹裏爲京畿地方，包括今之河北、山東、山西、內蒙之熱、察、綏諸省，由中書省統治之。嶺北就是外蒙古，這是蒙古人之發祥地，設嶺北行中書省統轄之，省府設在和林。中國本部地方，則分設爲十省統轄之，名爲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浙江、湖廣，征東等省。地方行政是三級制，省下爲路府州，路府州下爲縣。

蒙古初起，完全是部落組織，官制簡單，大別之只有掌管軍事之萬戶統帥與行政之達魯花赤兩種長官，另外輔佐大汗之宰相，叫大必闍赤。世祖統一中國後，乃命中國學人劉秉忠許衡等，模倣漢人，詳定官制，以宋爲藍本，而略加改變。中央以中書省總攬行政，以樞密院總攬軍事，以御史台總攬監察，形成三權鼎立之中樞，頗似秦漢之丞相、御史，太尉三權分立原則。元朝之宰相，名義甚多，曰中書令，曰左右丞相，曰平章政事，曰參知政事，都是輔佐天子以發佈政令，而以中書令爲首揆。亦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隸屬于中書省。地方行政第一級是行中書省，其行政首長也和中書省相似，有丞相、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左右丞等。第二級是路府州，路府設有總管府爲行政機構，達魯花赤下設有都總管、同知、判官。州縣均分上中下三等，達魯花赤下設州尹、同知、判官；縣尹、縣丞、縣尉等。其官制最大特點，即無論中央或地方，首長都是蒙古人，而以漢人南人爲副貳。達魯花赤者，爲蒙古語地方行政長官之通稱。

四、兵制：　蒙古初起之兵制，已概述于本卷第一章之中，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征服金、宋，遂徵發中國人爲兵。在北方黃河流域一帶之民兵，謂之「漢軍」；在長江流域之宋人，謂之「新附軍」；另外在遼東地方，有所

謂「行軍」、「契丹軍」、「高麗軍」；雲南有所謂「寸白軍」；福建有所謂「畬軍」，都是地方性之鄉兵。

蒙古人是人人皆兵制。漢人南人則爲抽丁制，廿人或十人始出一丁爲兵。兵役年齡亦較蒙古人爲晚，大抵廿以上始充派兵役。蒙古特別重視工匠技藝人才，每征服一地，常徵取該地技藝人才，編爲特殊部隊，名爲「匠軍」。又爲控制異族降將，嘗收容降將子弟充軍，編爲「質子軍」。世祖將禁衞軍改爲「五衞」，正式定名爲「侍衞親軍」。又重新編定天下百姓之兵籍，並將精兵集中于中央爲捍衞。腹裏大河南北一帶，派遣親王統率蒙古探馬赤軍分別屯駐。遠方如南海之地，則以漢軍及新附軍屯戍。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從蒙古之地方軍制與行政制度之配合看來，大元帝國，完全建築在軍事力量之控制上。另外蒙古頗以統治其龐大區域，保持其全國政治軍事與交通之連繫，有一項最嚴密之制度，即是遍于全國各地之「驛站制度」，蒙語爲「站赤」。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可以稱爲一代宏規。

第七節　中論

一、賈似道誤國：　似道是促成南宋亡國之唯一大罪人，也是南宋歷史上一個奇怪人物。茲略舉其事蹟于下：

似道爲賈貴妃之弟，自幼是一個紈袴子弟，專好賭博而不務正業。因貴妃關係，得理宗恩寵。開慶元年，蒙古圍鄂州，似道竟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將兵援鄂州，他却暗中與蒙古講和，諱敗爲勝，欺君自得。理宗病歿，度宗即位，他有策立之功，對于似道之尊崇倚畀無所不至，國家政權完全委諸似道，封魏國公，稱之爲「師臣」而不名。度宗又

荒于酒色，毫無作爲。咸淳四年（一二六八），蒙古兵圍襄陽，五年圍樊城。而似道日坐西湖葛嶺風景區，起作樓閣亭榭，日與姬妾縱淫樂，或鬥蟋蟀爲戲，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度宗問似道：「襄陽之圍已三年，奈何？」似道答稱：「北兵已退，陛下何得此言！」咸淳九年（一二七三），樊城襄陽相繼陷落，天下洶洶，而朝廷對似道並無任何處分。翌年七月度宗去世，皇子㬎卽位，方四歲，由太后稱制，國事仍一決于賈似道。旋蒙古陷鄂州（武昌），朝廷震動，賈似道無可推委，出師臨江，全軍潰敗。這時才有人上書，請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后乃下詔降貶似道于婺州，婺州人聞似道將來，羣起而逐之。于是再徙似道于建寧，後被押解人殺死于途中。所謂「國家將亡，必出妖孽」，此之謂也。（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二、襄樊之戰：　蒙古兵從咸淳二年到咸淳五年，久攻襄樊不下，忽必烈特派史天澤、忽剌出增援，相持至咸淳八年，襄樊被圍已經五年。就在前方軍民苦戰之時，宰相賈似道正坐在西湖葛嶺荒淫作樂與姬妾們鬥蟋蟀。延至咸淳九年，樊城陷敵，守將范天順與牛富，壯烈殉職。此後蒙古兵集中攻襄陽，守將呂文煥每一巡城，南望痛苦不已。這時城中洶洶，諸將多欲踰城降敵，呂文煥恨援師不至，才投降蒙古，時在咸淳九年二月。在宋元戰爭中，襄樊之戰，可謂雖敗猶榮。史稱蒙古鐵騎，蹂躪歐亞兩洲，無敵于天下，其眞正對手，還是中國之金人與宋人，此之謂也。

三、伯顏陷臨安之戰：　伯顏爲蒙古巴鄰部長失兒古額禿之後裔，其父名曉古台，嘗從旭烈兀征西域。某次旭烈兀遣伯顏入奏，深獲世祖賞識，就留在左右供職，並以右丞相安童之妹妻之。伯顏爲人，相貌魁梧，善于用兵，時爲中書左丞相。世祖此次伐宋，原命伯顏、史天澤二人共爲元帥，但天澤行至前方，病篤奉召北還，遂命諸路大

軍，皆受伯顏指揮，並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按伯顏此次作戰部署，分東西兩路進軍。東路軍由大將博羅懽劉整等率領出淮南，取揚州，但不得疾進，祇牽制宋軍，使不得西上。西路大軍由伯顏自己統帶，與阿朮呂文煥等順漢江而下，水陸並進。屠沙洋，陷新郢，進圍鄂州，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聲勢浩大，宋將到處迎降。德祐元年三月，遂入建康（南京）。此種作戰計劃，主副戰場之劃分，十分正確。又伯顏入江州（今九江）時，降將呂師夔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道：「吾奉天子之命，興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我國軍諺有云：「『兵隨將轉』，其意爲天下無不可用之士兵，只看統將如何耳。若以伯顏與賈似道雙方統帥相比，則宋元之勝敗，固不待陳兵于戰場矣。（續通鑑卷百八十一）

四、文天祥之死節：　南宋一百五十三年，實爲宋朝之一個殘局，在這百多年中，無論軍事政治都毫無起色。及至蒙古興起，挾其狂風暴雨之勢，宋朝自然抵抗不住，這是大勢所趨。不過南宋在垂亡時，節節抵禦，一直抗戰到底，其間很多堅苦慘烈之戰鬥，頗能表現不屈不撓之民族精神。尤其許多成仁取義之志士，其死事之烈，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由此可以看出從中華民族所培養出之氣節觀念，最能代表此種精神者，莫過于文天祥。（下引見續通鑑卷百八十四）

文天祥，江西吉水人，字宋瑞，文山其號也。他不僅是一代忠義，並且是一位天才學人。他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在廿一歲時，參加科舉，以狀元及第，故常自稱爲狀元宰相。平生著述等身，所撰詩文極多。他之詩文，都是紀述國破家亡之流離生活，充滿民族國家之意識，也充滿血和淚。他從德祐年間，應朝廷徵兵勤王以後，疊經艱險困危，幾次出死入生，這些經過，都見于他之詩歌。他從五坡嶺被俘之後，幾次求死不得。及至祥興二年二月，張

弘範攻下厓山，置酒大會慶祝。因詔天祥勸道：「國家已亡，丞相的忠孝已盡，如能改事宋心以事元者如今上，將不失宰相也！」天祥泣然流涕道：「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罪而存二心乎！」弘範乃派人將天祥押送燕京，時爲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春。途中天祥曾一度絕食，而八日不死。同年十月到燕京，元廷對天祥頗爲優待，蓋重其爲人，極欲加以說服。元丞相孛羅召見天祥于樞密院，予以種種威脅利誘，而天祥始終不屈。孛羅問天祥曰：「你擁立二王，究成何功？」天祥曰：「立君所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一日之責，何功之有！」孛羅曰：「既知其無功，則何必爲？」天祥曰：「譬如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而已，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天祥在牢獄三年，受盡折磨，而精忠浩氣，視死如歸。其有名之正氣歌，便是這時在獄中所作。序文中描寫在燕京獄中情形說：

「宋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抵小，白間短窄，汚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華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瀝瀾；時則爲土氣，乍氣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還，腥臊汚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或毀尸，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耳！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

于是他作「正氣歌」如左：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氣，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禁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至元十九年（西元一二八二）冬，因爲那時地方上有小叛亂，以擁奉文丞相爲辭，元世祖恐人利用天祥作亂，便殺天祥于燕京之柴市。天祥臨刑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就刑而死，死年四十七歲。死後人在其衣帶中，發現他寫之幾句自贊說：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第十四章 元初靖亂各戰役（附圖十三—五〇六、五〇七、五〇八）

一、忽必烈兄弟爭立：元憲宗九年（宋理宗開慶元年，西元一二五九）七月，憲宗蒙哥戰死于四川合州，明年四月，忽必烈自立于開平。弟阿里不哥亦稱帝于和林。連年戰爭，至至元元年（一二六四）七月，阿里不哥歸降于開平。

二、海都繼續抗命：阿里不哥稱帝時，窩闊台系之王孫海都以忽必烈違制自立，亦起兵助阿里不哥以抵制忽必烈。及阿里不哥降于忽必烈，海都仍以窩闊台汗國爲根據地繼續抗命，不斷進犯。相攻凡四十餘年，至元成宗鐵木耳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八月海都攻和林敗死，靖亂之戰始告結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閱附圖十三—五〇六）（下引見新元史卷百五十九，伯顏傳）

當元太祖二十年（西元一二二五），成吉思汗分封諸子之際，即以葉密立河河邊亘葉尼塞河上游，今外蒙古西部、新疆北部之地分與其第三子，是爲窩闊台汗國。以錫爾河東西、阿母河兩岸，及天山南北諸地，分與其次子，是爲察合台汗國。兩大汗國接壤之處，似在今新疆省庫爾河附近。兩汗國之東南角間，則爲畏兀兒之地，該地直接聽命和林皇都。迨至海都叛變寇擾西北，二十年來，海都、篤哇每連兵出沒於金山東西、天山南北。其間雖無顯明防線，但海都勢力，則概在天山以北，金山（即阿爾泰山兩麓），亘杭愛山以北，及葉尼塞河上流，今唐努烏梁海等地，並以葉密立河附近爲基地。篤哇則據伊犂河流域及其以西諸地。海都、篤哇，聲氣相通，連成一氣，朋比爲

奸，共同叛亂。元室爲應付此一叛擾，則背漠屯軍，分壘嚴戍，東起和林，沿金山南麓，西迄合刺火州（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形成一自西南斜向東北之一列壘陣。此一壘陣，壘與壘之間，置驛以速軍報，一壘有警，驛騎立通，鄰壘相互策應。世祖末葉，列戍壘陣，由丞相伯顏總北庭諸軍戍守。伯顏丞相，深沉善斷，有統馭才，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伐宋作戰，屢建殊功，陷臨安，俘宋帝凱旋，忽必烈倚爲干城。其防寇戡亂之指導：爲宿重兵於和林，以逸待勞，對來犯叛軍，每以能留拒之爲已足，彼又曾謂：「海都犯邊，邀之則遁，應誘之深入，一戰成擒」。故彼主張採用後退決戰法以勘此暴亂，然當時諸將，每誤以爲怯敵，伯顏晚年，迭遭誣陷，或以此耳！

第二節　戰地狀況（參看附圖十三－五〇六）

緣海都、篤哇封地均在西北，故其寇擾地域，亦概局限於金山兩麓，以及天山南北。此一區域之地理位置：介於我國塞北地方之蒙古高原，及西部地方天山山脈之間。

一、蒙古西部

蒙古高原部份，北起薩彥嶺，嶺南爲烏梁海盆地，南越唐努烏拉山，則爲科布多盆地，盆地之東爲杭愛山，西南兩面爲阿爾泰山。再南則爲戈壁，戈壁以北稱曰漠北，戈壁以南稱曰漠南，南迄龍首山及賀蘭山。此域乃中俄邊境上一大高原，居高臨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接松遼平原，西扼準噶盆地，南則遙控華南，北則毗連西伯利亞。地居亞洲腹部，而爲乾燥地帶中心，屬於乾燥類型之沙漠、草原兩種地域，域中以戈壁自然形成南北界線，戈壁

之內，雨量平均每年在二百公厘以下，草類繁殖困難，氣候變化至巨，年溫差與日溫差均大，春末夏初又爲有名之蒙古風季，風起時，天地晦冥，黃塵萬丈。並成旋風，且具嘯聲，有時竟將人畜捲入空中。行旅其間，相當險阻。漠南則草類繁茂，駝路縱橫。漠北多山，山岳之間，盆地交錯，地形較爲複雜，地勢亦較高亢。烏梁海盆地，位於薩彥嶺與唐努烏拉山之間，稱唐努烏梁海，地勢北傾，爲尼塞河之西源源地。科布多乃杭愛山、唐努烏拉山與阿爾泰山間之地塹盆地，爲一內陸流域，景象與烏梁海迥異，境內湖沼盆地與內陸河極多，大小盆地，連續成帶，有「湖沼河谷地區」之稱，雖有草原散布，但黃塵蔽天，與烏梁海夏季之一片油綠，景色大相逕庭。

二、新疆東部及北部

新疆在我國地理上，屬西部地方，係歐亞大陸之中心，天山山脈，自西向東，蜿蜒全境。天山山幅既廣，且分四列；中段合併後，復歧爲兩支，全省因天山橫貫，分爲南北二疆，此一天然屏障，雖有間道可通，但跋涉匪易。將南疆北疆已形成區域上的隔絕，山北爲準噶爾盆地，東南爲吐魯番窪地、哈密盆地。上述盆地均因四週沙漠環繞，同爲溫帶沙漠氣候。吐魯番窪地西南爲大戈壁，東南與河西走廊接界。夏季，窪地最高溫度達攝氏四十六度，故有火州之稱。吐魯番窪地北側爲冰雪皚皚之博格多山，南側爲由博斯騰湖東延之庫魯克塔格山，東北由巴爾庫山東與此山遙相互應，諸山環列四週，形成四面屏蔽，吐魯番窪地及哈密盆地其低處，竟低於海平面以下三百三十三公尺。境內屬水草田分布地，人口稠密，資源豐富，故爲海都、篤哇垂涎之要域。準噶爾盆地，在天山、阿爾泰山與塔爾巴哈台山之間，地形複雜，草原廣大，西方額敏河谷（葉密立河）即爲海都之封地，迤南則爲伊犁縱谷，是天

山山脈中伊斯色克山與塔爾奇依柺山間之縱谷，乃篤哇祖先之封地，最北爲額爾齊斯河河源，資源物產均較充裕，爲海都叛亂之根據地。總如上述，此一蒙古西部及新疆東北兩部之地域，域內山岳沙漠縱橫，盆地河流交錯，在作戰上，乃大騎兵隊天然的優良馳逐戰地，惟此一戰事，起於蕭牆，自相殘戕，在戰爭之意義中價值殊少，但地靖亂建國上俱有相當價值。

三、地略形勢

如上述元室對此次戰亂，在北庭屯戍重兵，形成一自西南而斜向東北之壘陣地帶。該地帶東以和林爲支撑，西以巴爾庫山、博格多山爲憑依，中央則以北山及戈壁爲天然依據。東翼之和林，爲元室之發祥老家，旣戍重兵，勢在必守西翼之畏兀兒，爲新疆富庶之區，河西走廊之門戶，在形勢間，必須確保兩翼之間，東西亘千五百餘公里，陣線綿長，勢難到處爲守，故除設壘陣以增强阻扼力量外，並備有高度機動强而有力之突擊兵團，背沙漠而屯戍，專以阻擊爲能事；復於陣後深遠之中央後方，置約十五萬衆之强大戰略預備兵力，一則以形成陣壘之大縱深形勢，一則賴以屏蔽中原，防止叛軍衝破陣壘越漠而南。就北庭軍全面言：分由綏遠、寧夏、甘肅諸方面數路併行補給，後方態勢極其自然，交通連繫均稱便利。此一陣勢旣爲一自西南向東北之斜向陣地，叛軍自不得由葉密立河基地，沿金山南麓，直接東犯和林。必越金山方能窺犯王都，似此區特增加叛軍疲憊，且迫使叛軍必從正面來犯，元世祖之靖亂，除稍欠積極外，部署上似已盡地理之利。

第三節　海都、篤哇合從拒命

一、海都繼續抗命

窩闊台第七子名合失，嗜酒早卒。合失之子海都（Caidou），封地在葉密立河（今新疆省塔城南之額敏河）畔之海押立（註一）附近，地處金山（即阿爾泰山）之陽，天山之陰。海都自以太宗嫡孫，依前命言，元室大位當屬於己，無人可以奪取。今未能嗣立，心常怏怏，顧窩闊台後王之兵柄，已太半爲蒙哥所剝奪，志不得逞耳。當忽必烈即位伊始，阿里不哥僭號之際，海都窺覦之志，已有機可乘，故海都斷然附阿里不哥以抗拒忽必烈。及阿里不哥已降，海都則仍自擅於遠方，忽必烈屢徵入朝，用示親厚之意，海都皆以馬瘦道遠爲詞，拖延拒命，如是三年，始終托詞不入。而忽必烈尚優容之。

海都之爲人，善於交結，權智過人，將兵勇敢，治民寬仁，多謀略，善用兵，朮赤後王，多與之善，窩闊台後人分地之葉密立河上者，漸均爲海都所有。元至元三年（西元一二六六），察合台孫阿魯忽卒（其世系詳另表），謨八里克沙立，世祖命察合台曾孫博拉克歸國輔之，以制海都。而博拉克自立，是時海都方有戰事於朮赤後王，相持不下，博拉克乘機襲海都封地。海都乃毅然乞和於忙哥帖木兒，轉而戰博拉克，敗績，忙哥帖木兒助海都兵，海都圍攻博拉克，勝之。海都乃遣窩闊台諸孫乞不察克（Kiptchac）等乘勝往博拉克處（註二），要挾和解，迫使博拉克退入河中（撒馬爾汗），賠償戰費，雙方兵罷。此一和約，遂使察合台汗國，形同隸屬於海都，即布哈爾等地

13—4693

，海都亦得分其歲入。

元至元七年（西元一二七〇）博拉克卒後，聶古柏繼之，托咯帖木兒又繼之，四年之中，察合台系兩易後主，至一二七四年，博拉克之子篤哇（Doua），因海都之勢繼立。篤哇旣立，倚恃海都之威，藩內諸侯王，拱聽約束。由是篤哇德海都，乃全力服從海都。海都旣得此死黨，行動有恃，乃顯背朝命，公然與王師搴鬥。至元十二年（西元一二七五），正月，忽必烈敕追前所賜海都博拉克之金銀符三十有四，同時以北平王那木罕駐兵阿力麻里（屠寄註：今伊犂附近），以禦海都，並以木華黎後人右丞相安童（Noumongan）輔之。世祖先後以重兵屯別失八里（今迪化附近），海都屢入犯，且與篤哇連兵出沒金山東西、天山南北。至元二十三年（西元一二八六），世祖以諸王拒戰失利，命伯顏總北庭軍，以禦海都，伯顏臨危受命輔政，乃元初非常人物也。

海都由於連年內犯，志未得逞，乃於至元廿四年（西元一二八七）組成一個强有力之同盟，試圖推翻忽必烈之統制，此一陰謀，卽是將西北邊之叛亂，擴展到東北，圖使忽必烈陷於兩面作戰，疲於應付，其所勾結之黨羽，計有遼東及女眞等地之諸王：首爲乃顏（太祖弟斡亦斤之玄孫），次爲哈丹（太祖弟哈準之孫），再爲勢都兒（太祖弟合撒兒之曾孫）、乃顏（Nayan）、哈丹（Cadan）及勢都兒（Singtour）三王，共有兵約四萬衆，海都許以十萬人相助，約爲掎角，相互策應。於是遼東亦叛，忽必烈爲防止遼東與海都之連成一氣，乃命伯顏宿重兵於和林以扼之，並親往討乃顏，遼東之亂，因此瞬卽平息，海都之計雖未得逞，但仍連年入寇，敗則遠遁，不備復來，如是爲患者二十餘年，元室在北庭亦久駐重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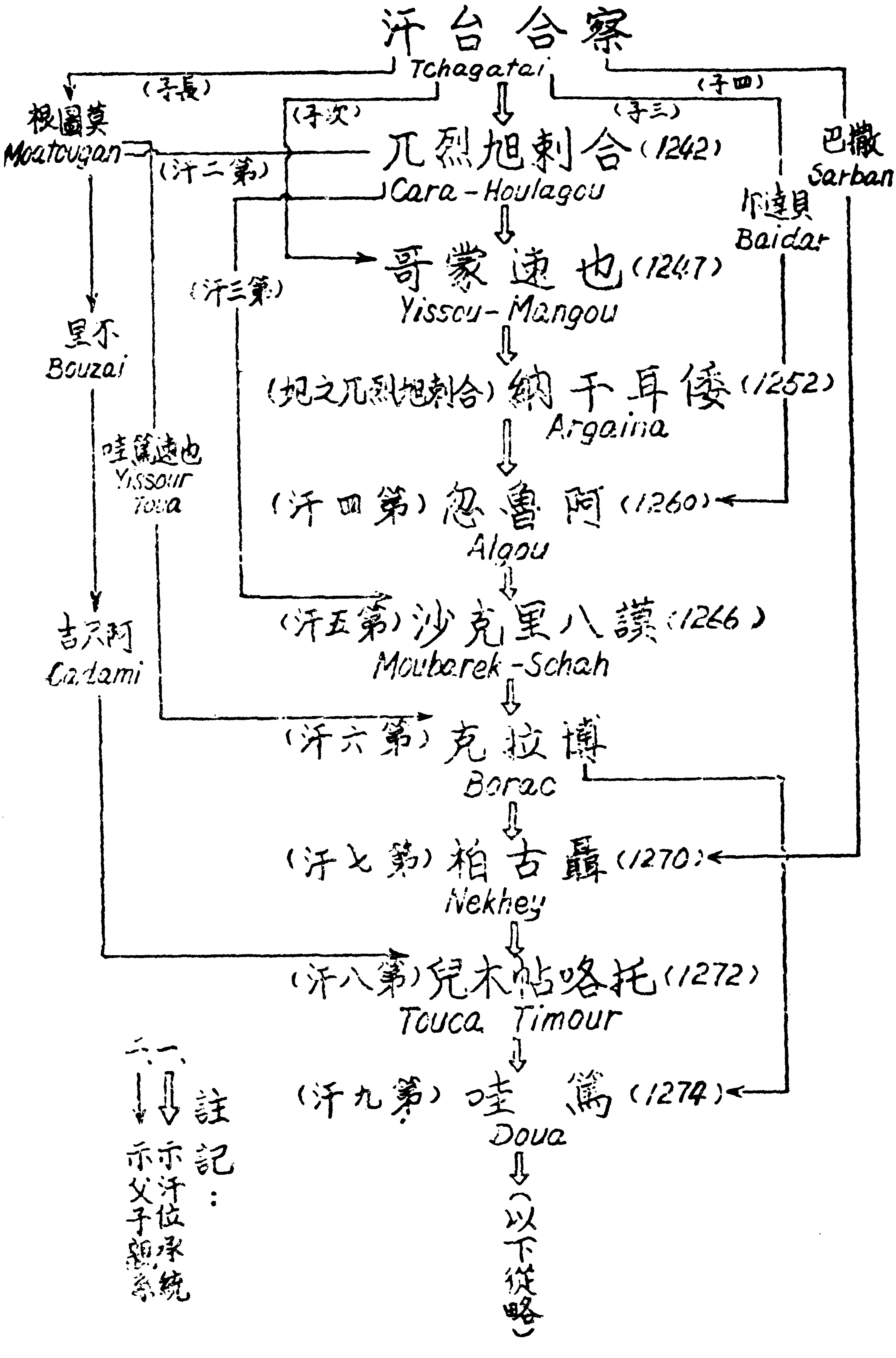
註一：海押立，屠寄註：在俄屬七河省巴爾克什湖東頭之南，有地曰闊帕勒者卽此。（蒙兀兒史記卷七十四）。

註二：按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之封地在海都西北，博拉克之封地在海都之西南。

二、篤哇附從海都

察合台諸子：長曰莫圖根，次曰也速蒙哥，曰貝達克，曰撒巴。因莫圖根早年戰歿於成吉思汗征西域八米俺戰門中，察合台汗位乃傳於莫圖根之子合剌旭烈兀。至貴由（定宗）承繼大位，以察合台汗位傳孫不傳子爲非，乃改命也速蒙哥嗣父位爲察合台汗。而也速蒙哥沈湎，王事廢弛。及蒙哥即皇帝位後，復命合剌旭烈兀赴汗所，殺也速蒙哥，而合剌旭烈兀未至其境，中道病卒。合剌旭烈兀之妃倭耳干納（Orgouna），仍矯旨殺也速蒙哥，自爲監國，以俟朝命。當阿里不哥僭號之際，貝達克之子阿魯忽（Algau）附之，故阿里不哥使阿魯忽嗣汗位。倭耳干納乃歸於阿里不哥未幾阿里不哥遣使者徵兵餉，阿魯忽不與，且殺使者，而降順於忽必烈。繼而阿里不哥使倭耳干納往與阿魯忽議和，阿魯忽以國俗娶倭耳干納（按阿魯忽與合剌旭烈兀爲從兄弟）。阿魯忽卒，倭耳干納立合剌旭烈兀之子謨八里克沙爲王。謨八里克沙年少，忽必烈命謨八里克沙之從兄博拉克歸輔之（註）。博拉克廢謨八里克沙而自立，旋博拉克爲海都所敗，退走河中，脅布哈爾、撒馬爾干等城助軍實，以備再戰。至元七年（西元一二七〇），博拉克謀西取波斯旭烈兀後王阿八哈（旭烈兀長子繼承汗位）之地爲阿八哈所傷，敗走，死於布哈爾，謀將立撒巴之子聶古柏。至元九年（西元一二七二），聶古柏自將戰海都，又殞於陣，察合台四世孫托咯帖木兒嗣立越二年，海都命子察八兒輔立博拉克之子篤哇（Doua），由是篤哇德海都，遂服從之，海都之勢乃益强。察合台汗國之世系如另表。

察合台汗國世系表



察合台
Tchagatai
(長子) 莫圖根
Moatougan
(次子) 合剌旭烈兀 (1242) (第二汗)
Cara-Houlagou
(三子) 貝達伯
Baidar
(四子) 撒巴
Sarban
(第三汗) 也速蒙哥 (1247)
Yissou-Mangou
(合剌旭烈兀之妃) 倭耳干納 (1252)
Argaina
(第四汗) 阿魯忽 (1260)
Algou
(第五汗) 謨八里克沙 (1266)
Moubarek-Schah
(第六汗) 博拉克
Borac
(第七汗) 聶古柏 (1270)
Nekhey
(第八汗) 托咯帖木兒 (1272)
Touca Timour
(第九汗) 篤哇 (1274)
Doua
(以下從略)
不里
Bouzai
也速篤哇
Yissour Toua
阿只吉
Cadami
註記：
一、⇩示汗位承統
二、↓示父子親系

註：按新元史海都列傳及篤哇列傳均稱博拉克爲謨八里克沙之從父。查博拉克爲莫圖根之孫，謨八重克沙亦爲莫圖根之孫，應稱從兄，今從蒙兀兒史記及多桑蒙古史，稱從兄。

第四節 戰略指導及靖亂諸將

一、鐵木耳之卽位及其戡亂部署

初元世祖忽必烈以長子朶兒只早卒，册立次子眞金爲太子。眞金後亦卒，謚爲明孝太子。眞金元配弘吉拉氏名伯藍也怯赤，又名闊闊眞。生三子：長曰甘麻拉，次曰答剌麻八剌，三曰鐵木耳。鐵木耳有材勇，善詞令。至元二十五年膺命率衆往平遼東諸王叛亂，陣斬哈丹，盡降遼左諸部，更以鐵木耳寬厚賢明，深得人望。遂於至元三十年六月受皇太子寶，授命撫軍北邊，以扼海都之亂。元至元三十一年（西元一二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卽皇帝位，是爲元成宗，蒙古語曰完澤篤皇帝Qldjaitou（按完澤篤蒙古語猶言有福也）。

元室自成吉思汗崛起漠北，肇造區夏，而太宗（窩闊台），而定宗（貴由），而憲宗（蒙哥）。子孫相承，大業甫定，朝廷草創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目。迨至忽必烈卽位，經三十餘年之創設，然後國中典章文物大備。鐵木耳承天下統一之後，席前人之業，因其成法而損益之，垂拱而治。鐵木耳不特善於守成，克繩祖武，更以幼年，習於軍旅，長於戎陣，當其爲親王之時，卽痛恨海都、篤哇之狠心叛逆；復鑒於兵燹連年，漠北糜爛，軍民生靈，共遭塗炭，每思亟宜息此三十年來成吉思汗子孫自相殘殺之戰禍。茲旣卽位，首整邊防，迅謀靖此巨禍

，其作戰部署，雖仍襲前代。而其作戰指導則由消極的拒止叛軍，一變而為積極的進剿平亂。由於海都、篤哇之叛亂每東越金山英窺和林要域，或沿天山東端南侵畏兀兒諸地。鐵木耳之勘亂指導亦針對事實予以修整，其顯著之點，即為將勘亂兵力，區分為攻守兩端：守勢部隊，東邊以和林為中心，由皇兄晉王甘麻剌開府於和林，屯重兵鎮守蒙古諸地；西邊以北庭軍之一部（據云為北庭軍之第七軍），設堡於別失八里之哈剌火州（別失八里，即今迪化，哈剌火州今吐魯番以東之地），以嚴戍天山東麓，防守畏兀兒之地。東西兩大據點之間，屯戍五個軍，為攻勢部隊，專任狙擊。另以從弟安西王阿難答Ananda（按阿難答為太子眞金同母弟安西王忙哥拉之子，忙哥拉晉封秦王，開府京兆，秦王卒，阿難答襲安西王子職，擁兵近十五萬之衆），率河西諸軍（多桑蒙古史稱此軍為第六章），屯駐西夏境內之察罕淖爾（今名白海，在寧夏民勤縣東北）。此軍一則鎮守黃河以西諸行省昔日西夏之地，一則扼守賀蘭山、龍首山兩山間之空隙，以形成與和林、別失八里成為鼎足之態勢，互為犄角。所謂攻勢之五個軍，分別由驍將牀兀兒、月赤察兒、王哇失、阿失等將之，而由寧遠王闊闊出（世祖忽必烈之第八子，至元三十年從鐵木耳撫軍北邊，今鐵木耳入嗣大統，以軍事屬之。） 高唐王闊里吉思（鐵木耳女愛牙失里，封趙國大公主，適闊里吉思Keugueuy 二人總領之。此五軍屯於巴爾庫山亘北山及其以東之戈壁北邊。東與和林軍相呼應，西與第七軍相聯繫。南與河西軍為表裏。元貞二年，括蒙古漸丁入伍，詔輸牛羊。並於大德元年（按元成宗鐵木耳於一二九四年即位，詔改明一二九五年為元貞元年。元貞三年二月，復改為大德元年，時為西元一二九七年），拜月赤察兒為太師，擢牀兀兒承襲欽察部長，於是進軍漠北。

二、靖亂之諸將

伯顏：攻下南宋之臨安，俘宋帝凱旋北上，卽率得勝之師北伐海都，窩闊台察合台聯軍終未得逞。成宗卽位，受命輔政，乃元初非常人物也。

月赤察兒：成吉思汗四大良將博爾忽之子脫歡，脫歡之子失里門。失里門從征雲南陣歿，子月赤察兒六歲而孤，月赤察兒事母石氏以孝聞。世祖嘉其賢，年十六，召見，奏對稱旨，世祖歎曰：「失里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世祖中葉代宣徽使兼領尙膳院光祿寺。鐵木耳卽位，晉拜太師，倚爲社稷重臣。（新元史，卷百二十一月赤察兒傳）

牀兀兒（Tckohangour）：太祖之世，速不台、者別伐欽察時，欽察部長忽都速蠻率子班都察迎降。班都察從軍征討，有殊功。班都察有子曰吐吐哈，父子俱從世祖，討阿里不哥。班都察卒，土土哈襲父職，統欽察軍，用兵以神速著稱於時。成宗初，官拜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旋以疾卒。子牀兀兒，初以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衞親軍都指揮使，掌執罌杓，以進湩飲，親幸無比。大德元年襲父職。

玉哇兒：爲阿速部人，統阿速軍，亦一驍將。

海山親王：海山繼鐵木耳爲帝，廟號武宗，蒙古語曰曲律可汗（Kuhuk Khean），材勇得人望，從月赤察兒、牀兀兒練習軍事。海山因極奮發英勇，北庭軍自歸海山總帥以來，戎政日修，士氣益振，一戰定鼎。

第五節　作戰經過

一、達魯忽河及阿雷河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〇七）

元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年），鐵木耳卽皇帝位以來，三年於茲。對靖亂軍事準備已大致就緒。乃命牀兀兒

率大軍主動進勦，此軍計由阿里不哥長子藥不忽兒（Youboucour）宗王統戰朶兒朶哈（Dourdouca），及欽察軍（牀兀兒之基本軍）阿速軍（此軍由玉哇失將之）所組成。（按宗王藥不忽兒與朶兒朶哈，在前代時，曾背國叛亂，今率一萬二千人來歸順，乃使將此軍往擊篤哇，蓋以二人在邊久，深知篤哇軍力故也。但鐵木耳未敢信其誠，是以遣欽察軍及阿速軍同往。）當大軍前進之際，篤哇方欲襲擊哈剌火川之地，朶兒朶哈率部突至，出不意突襲擊之，篤哇軍大敗。牀兀兒乃率諸軍踰金山攻海都，深入其屬巴鄰之地（按巴鄰，蒙兀兒史記作巴阿鄰，註在額爾的石水之地，當指額爾齊斯河上流新疆北端之地。），海都見牀兀兒大軍來犯，乃派部將帖良台阻於達魯忽河（按達魯忽河，蒙兀兒史記註達魯忽河即樺樹河，確址不詳，待考證，今姑假定在新疆省之青河、烏河一帶。）帖良台伐木立柵於岸，號士卒皆下馬，持弓矢伏柵內，守備甚嚴。牀兀兒相視之後，乃命吹銅角，並令士卒大呼與銅角聲相應。同時完成渡河準備。帖良台部卒聞銅角聲及呼聲，不知所爲，爭起離柵就馬。牀兀兒於是揮軍渡水，踰木柵而入，大破海都兵，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而還。還次阿雷河（按蒙兀兒史記註阿雷河似即唐努烏粱海之阿拉什河，高山即科不多西北之唐努鄂拉。確址不詳，留待考證。），與海都援巴鄰之將孛伯相遇，孛伯以精騎營於高山，帶水而陣，牀兀兒揮軍渡河仰攻之，敵騎逼於險，蹙而崩潰，追逐三十餘里，孛伯走亡，僅以身免，牀兀兒全勝而返。

大德二年，叛王篤哇等潛師襲合剌哈塔之地，（按蒙兀兒史記註，地在和林西南瀚海中，兩山夾澗，石壘亂疊。）據高山爲營，牀兀兒選勇士持挺而登、奮擊，又大敗之，至此叛軍勢焰稍挫。

是年冬，元室爲補充軍馬，括諸路馬，除牝字攜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以利軍政。

明年，牀兀兒入朝述職，成宗親解御衣賜之，拜鎭國上將軍，僉樞密院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

二、和林保衛戰（參閱附圖十三——五〇八）

鐵木耳對叛軍作戰，認爲數年來之軍事進展，並不能稱爲已臻理想，乃於大德三年，以皇姪海山代寧遠王闊闊出總漠北諸軍，一則海山固英勇奮發有爲，一則使之練習軍事，海山自視事以來，凡事皆咨於牀兀兒，於是戎政日修，軍氣一振。明年，鐵木耳補充北庭軍軍馬二萬二千九百餘匹，並拜月赤察兒爲太師，對漠北軍事，，更爲注意。

海都軍於大德元年（西元一二九七）大敗於牀兀兒軍之後，乃率罷敝之師，遠颺邊外，經四年之恢復儲備整補，軍力復整。於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復率前此所無之重兵，傾巢南犯。從者篤哇及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凡四十人，一舉而踰金山，南迫和林。初大德五年，成宗朝議，以北庭軍諸將紀律不嚴。命太師月赤察兒副海山統諸軍，是於北庭軍聲威更振。

是年秋，海都總諸叛軍，欲犯和林。八月朔，皇軍與叛軍之前鋒戰於鐵堅古山之地（按鐵堅古山或作迭怯里古之地，蒙兀兒史記註，地在外蒙古三音諾顏部右翼左末旗，東距土謝圖汗部左翼後旗之合剌哈塔二日程。）牀兀兒揮軍擊之，海都軍前鋒却走，越二日，海都悉衆來犯，海都軍指向合剌哈塔，篤哇軍指向於兀兒禿（按蒙兀兒史記註：地在土謝圖汗部左翼後旗左翼北之額爾德尼阨羅海，編者按該地未在地圖上發現，吾人僅假定兀兒禿、鐵堅古、合剌哈塔三地均在和林西南，且相距不甚遠。）傾力來犯，孤注一擲。

海山親王亦分師三部，以禦叛軍：右翼五軍由月赤察兒指揮，展開於合剌哈塔之地，與海都軍遭遇激戰，左翼

軍由牀兀兒指揮，統轄玉哇失及駙馬阿失諸軍，與篤哇軍戰於兀兒禿之地（按此左右兩軍，相距不遠，但兩軍係各別獨立作戰）。海山自率一軍，位於右翼軍之後方，親自督戰。右翼軍第一日作戰失利，五軍皆被困，明日復戰，右翼軍又少却，海山親王見勢憤甚，揮刀欲親臨敵陣，從臣康里脫脫叩馬諫阻。會月赤察兒揮軍力戰，從敵後突圍而出，海山乃未出戰。初宣徽使月赤察兒將一軍，併其餘四軍，復戰海都。鋒始交，前軍稍却，五軍均被包圍，月赤察兒怒，被甲持矛陷陣，餘軍諸將從之，一衝而出敵軍之背，乃全軍而返，與海山親王會師。海都包圍行動卽告失敗，軍亦斂退。時牀兀兒率駙馬阿失（按鐵木耳女益里海涯封昌國大長公主，適昌王阿失）及玉哇失等方與篤哇戰於兀兒禿之地，牀兀兒率精銳居中，突擊敵軍，左右奮擊，斬馘不可勝計，篤哇之兵幾盡。阿速將玉哇失居左，駙馬阿失居中，阿失箭射篤哇，中膝。篤哇號洶而遁。

是役也，海都軍難獲小勝，未得大志，又受傷，患腰痛，於還軍之際，死於中途。

三、篤哇率諸叛王歸命

海都曾建汗號，將兵勇敢，治民寬仁，其死也民多惜之。相傳其在叛亂諸役中，計有四十一戰，幾戰無不勝，其士卒亦久歷行陣。卽在蒙古人中，亦以作戰勇健著名於當時。海都既死，篤哇以自己之得國，由於察八兒，因念援立之私，遂率諸王奉之卽汗位。

自海都構亂以來，金山南北，不奉正朔者，垂三十年。篤哇附之，甘心助紂。然叛衆亦疲於奔命，不得休息。海都既死，篤哇失勢，乃與察八兒等議曰：「昔我祖成吉斯汗，艱難創業，我子孫不能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自

相殺，是自墮祖宗之業也。今鎭北邊者，乃我世祖之嫡孫，吾誰與之爭？目前與土土哈戰弗能勝，今與其子牀兀兒戰，又無功。惟天！惟天！惟視宗意可知矣！不如遣使請命，罷兵修好，庶無負於成吉思汗所望於我子孫者。」察八兒從其言，其他諸王亦同意，乃以大德七年（西元一三〇三年）陰曆七月，納款於海山親王。海山與月赤察兒議。月赤察兒曰：「機不可失，先許之」。隨之事聞於成宗。成宗命置驛於北邊，以待其來。十一月，篤哇等歸命。至是，三十年來成吉思汗子孫之自殘戰爭叛亂，於焉平息矣！（新元史卷百十一合失傳）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戰後之政局

一、窩闊台汗國之亡：海都死後，其長子察八兒繼位爲窩闊台汗國王，不久與察哈台汗篤哇，發生戰爭。其原因爲篤哇之子，也先不花和察八兒之子弟，以私忿構兵，致兩國失歡，竟以兵戎相見。當時駐在漠北之海山（時于大德八年封懷寧王），使乘勢進軍金山，壓迫察八兒，收降其部衆數萬人。察八兒勢窮力竭，轉與篤哇言和，率所部輕騎三百投奔察合台汗國，依附于篤哇，不久篤哇去世，其子寬闍繼之，不到兩年亦去世，由篤哇少子怯伯攝政。察八兒留在察合台國，竟承其君主嬗遞不寧之時，策動政變，欲攫取政權，事敗，爲怯伯驅逐出境。察八兒逼於無家可歸，遂歸順元朝，其時爲海山稱帝（元武宗）後之第三年（至大三年，西元一三一〇）。自從察八兒歸降之後，窩闊台汗國東部土地爲元朝中央政府收回，其西部則爲察合台汗國所兼併，窩闊台汗國

國統，自此乃絕。

二、元成宗時代之政局與武宗繼位：世祖忽必烈在位卅五年去世，傳位于皇孫鐵木耳，是爲元成宗，由元老大臣伯顏輔政。成宗時代，北禦海都之亂，南討西南夷，發兵擊緬甸東北八百媳婦（今雲南西南瀾滄江以西地區），平金齒諸國，頻年用兵，人力物力損失甚大，國家各方面之威勢，已顯然不如世祖時代。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常取決于皇后伯岳吾氏。成宗先立德壽爲太子，不幸于大德九年早逝，太子死後一年，成宗亦一病身亡。成宗在位十三年，無子嗣，朝中又發生帝位之爭。左丞相阿忽台與皇后伯岳吾氏合謀，擬立安西王阿難答（世祖三子蒙哥剌之子，卽成宗之堂弟）而由伯岳吾氏臨朝聽政。但此時成宗之姪海山，擁兵坐鎭漠北，亦覬覦帝位，右丞相哈喇哈孫素與左丞相阿忽台不睦，乃陰謀迎海山于漠北，及海山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二人于懷州。弟兄二人先後到達京師後，遂殺左丞相阿忽台、安西王阿難答與皇后伯岳吾氏。海山因自立爲帝，是爲武宗，而以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尊哈喇哈孫爲太傳。武宗在位四年而死，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繼位，是爲仁宗。

二、申　論

蒙古初起，無異於契丹突厥。自元太祖鐵木眞稱汗以後，五十年來，武功迭興，大業未備。待至元世祖忽必烈踐祚中國，南靖江南羣雄，北敉諸王叛亂，高麗稱臣，安南內附，混一南北，奄有四方，領地之廣，爲前史所未見。元世祖武功之餘，文治興焉。崇尙儒學，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保世長民，遵循中國先生教化之理。於是制廟祀之

禮，明律令之典，訂定官階，興辦科舉，籍戶口、設驛站，浚修漕運，疏浚河道，曾幾何時，紀綱法度，燦然明備，致治之隆，庶幾貞觀。惟元憲宗蒙哥之崩，若以序以賢，世祖固所當立。但元祚帝統，於元太宗窩闊台即位之時，諸王曾發忠於其後人之奇誓曰：「祇須汝後人尚存一臠肉，投之草中而牛不食，置之脂內，而狗不取，我等誓不以他系之王，位於寶座之上」。而蒙古帝系，前既自元定宗貴由轉與蒙哥（註），實啓窩闊台子孫爭位之端。今復自蒙哥，傳與忽必烈，兄弟相承，更開鬩牆之禍。是以忽必烈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同時僭號和林。阿里不哥既叛，於是窩闊台後王海都及西北諸王率相叛附之，驟使元室統一形態，頓成分裂割據之勢。顧阿里不哥之變，經四年即平；而海都，篤哇之禍，忽必烈致三十餘載之努力，則迄未能敉靖，貽患之巨，創傷元祚，近則妨礙元室遠征計劃之施行，遠則引種成吉思汗後世骨肉相殘，導致亡國滅種之巨禍。（上引見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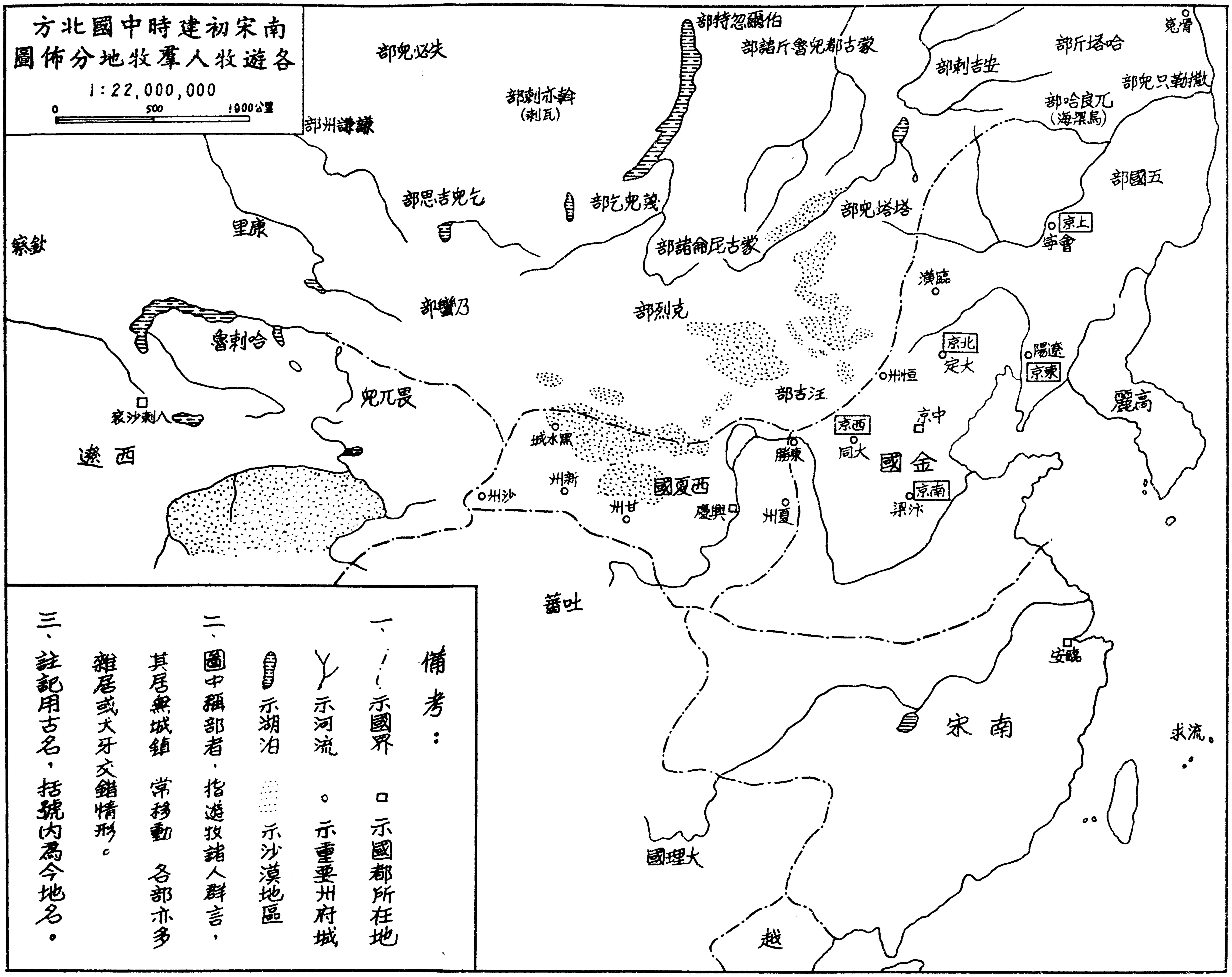
蒙古初起，有庫里爾台擇汗之制，影響軍事，造成分裂，以前各章，已有述及。世祖即位後，庫里爾台大會已廢止，又未採漢人傳長嫡承繼制度，由是篡奪相尋，禍亂不已。如忽必烈太子眞金早逝，鐵木耳並非長孫，徒以受世祖鍾愛，而越位自立。眞金長子名甘麻剌，次子名答剌麻八剌。海山出鎭漠北封懷寧王者即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成宗鐵木耳病故後，海山繼位，殘殺政變由是開始。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傳其弟，是爲英宗，英宗又背約自傳其子，旋被弒害。總之自元世祖死後至順帝止，共三十九年，竟歷九帝，置君如奕棋。此卅九年完全在帝位爭奪糾紛中，混亂渡過。既無家法，亦無國法，骨肉之間，全憑武力爲攫奪政權之手段；而權臣操縱于其間，遂使大權旁落，綱紀崩壞，國家在此種動盪不安之現象下，當無建樹之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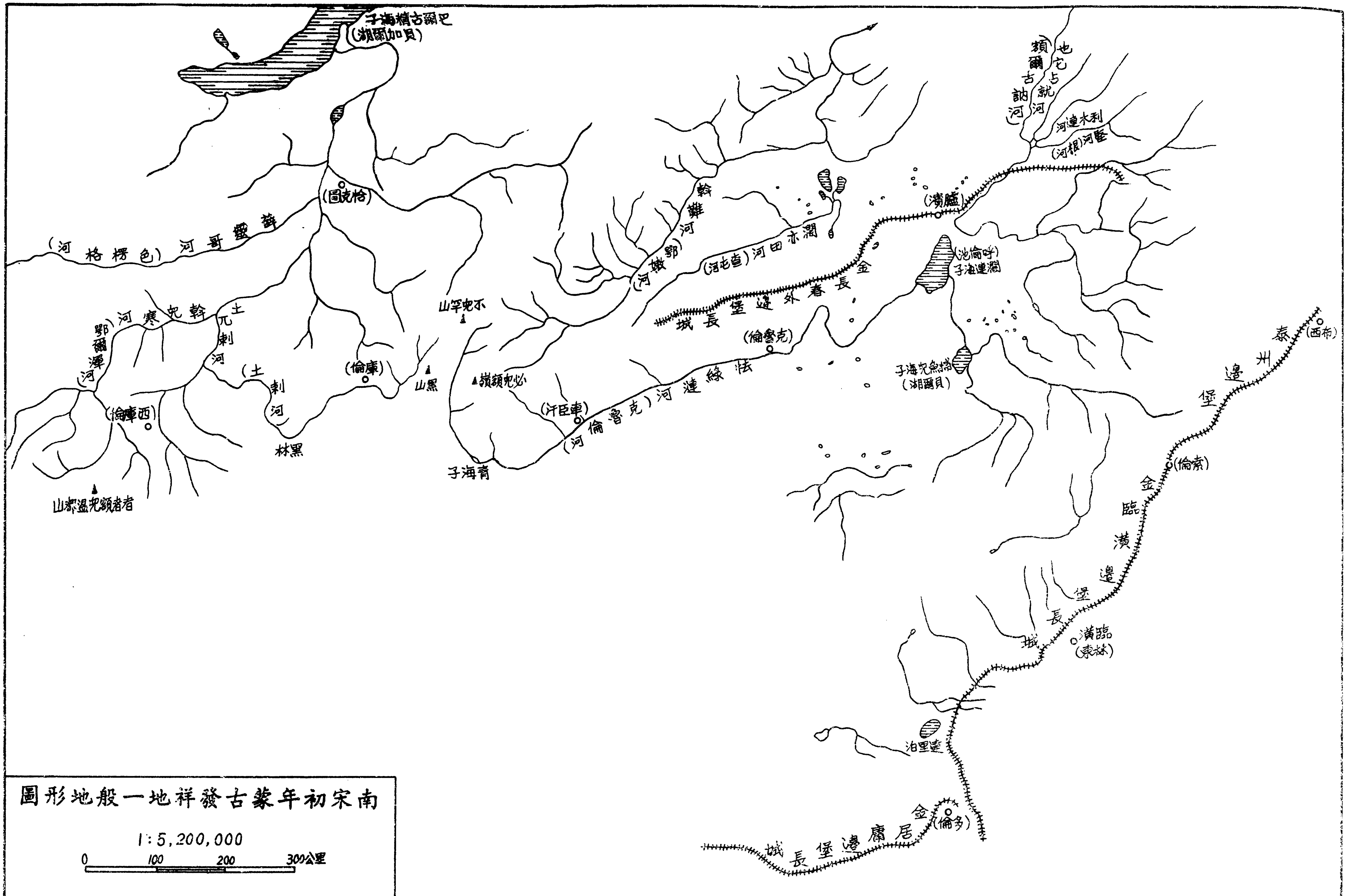
註：拖雷有子十一人，蒙哥居長，忽都禿行二，忽必烈行四，旭烈兀行六，阿里不哥居七，以上五人爲同母兄弟。

13—4706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三冊　附圖

附圖十三—四三五至十三—五〇八（按逆序裝訂）

南宋初建時中國北方
各遊牧人羣牧地分佈圖
1:22,000,000
0 500 1000公里
失必兒部
伯爾忽特部
蒙古都兒魯斤諸部
安吉剌部
哈塔斤部
撒勒只兒部
骨嵬
斡亦剌部
(瓦剌)
兀良哈部
(烏梁海)
謙謙州部
乞兒吉思部
蔑兒乞部
五國部
康里
欽察
塔塔兒部
蒙古尼倫諸部
上京
會寧
臨潢
乃蠻部
克烈部
哈剌魯
北京
大定
遼陽
東京
畏兀兒
恒州
汪古部
八剌沙袞
高麗
西京
大同
中京
黑水城
東勝
西遼
金國
西夏國
沙州
甘州
興慶
夏州
南京
汴梁
吐蕃
臨安
南宋
流求
大理國
越
備考：
一、示國界 □示國都所在地
示河流 ○示重要州府城
示湖泊 示沙漠地區
二、圖中稱部者，指遊牧諸人群言，其居無城鎮，常移動，各部亦多雜居或犬牙交錯情形。
三、註記用古名，括號內為今地名。



南宋初年蒙古發祥地一般地形圖

1:5,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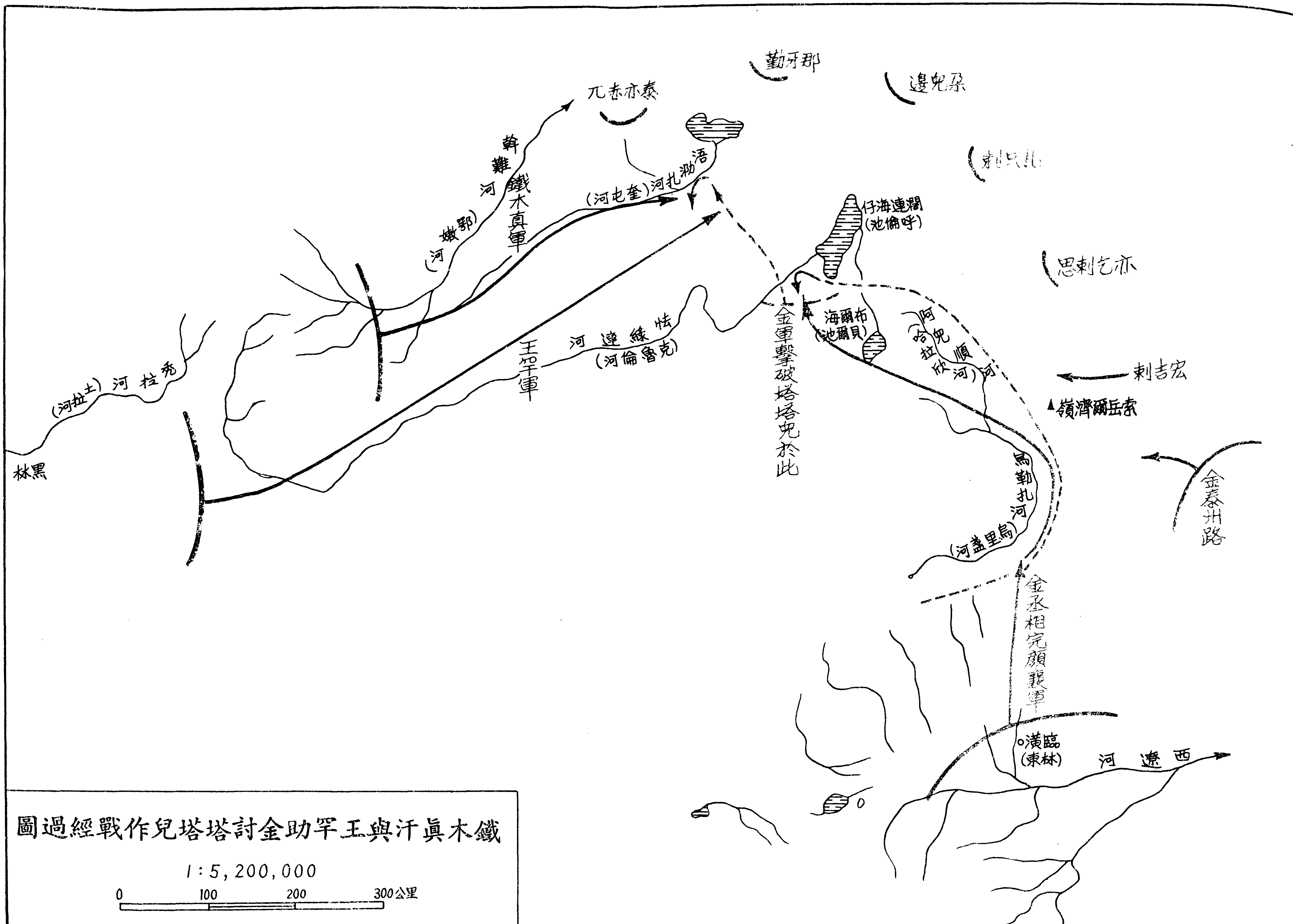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鐵木眞汗對札木合聯軍
台雲東山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公里



鐵木眞汗與王罕助金討塔塔兒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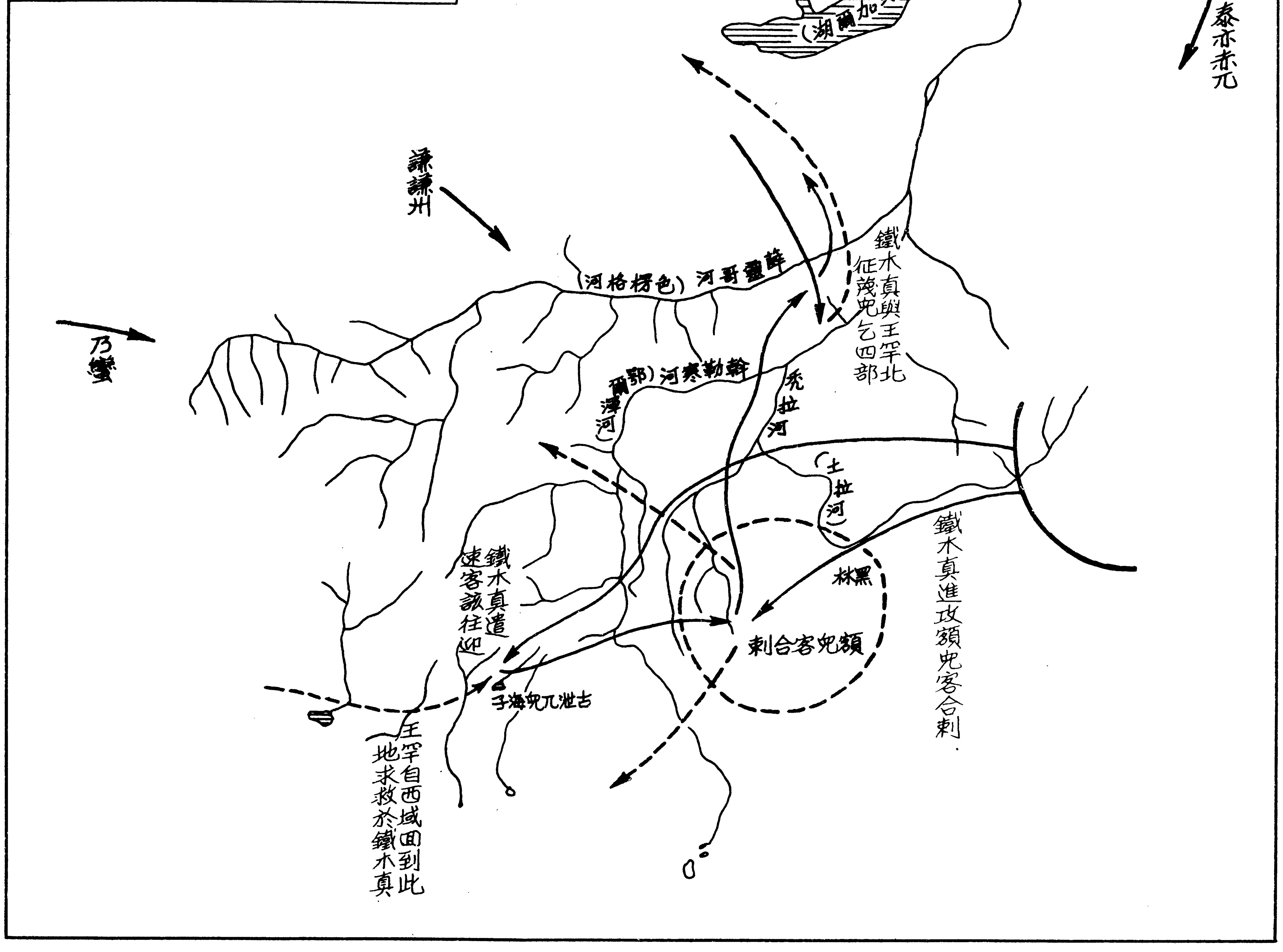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鐵木真回軍擊滅主兒勤部
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貝加爾湖)
薛靈哥河
迭列禿口子
(恰克圖)
色楞格河
斡難寒河
土拉河
王罕根據地
乃蠻軍
蔑兒乞
聞敗退去
捕回主兒勤部長等人
主兒勤
鐵木真回軍包圍攻擊主兒勤部
泰亦赤兀
聞主兒勤敗退去
朵兒邊
扎只剌部扎木合軍
斡難河(鄂嫩河)
浯勒扎河(奎屯河)
鐵木真軍
怯綠連河(克魯倫河)
王罕軍
闊連海子(呼倫池)
全軍凱旋(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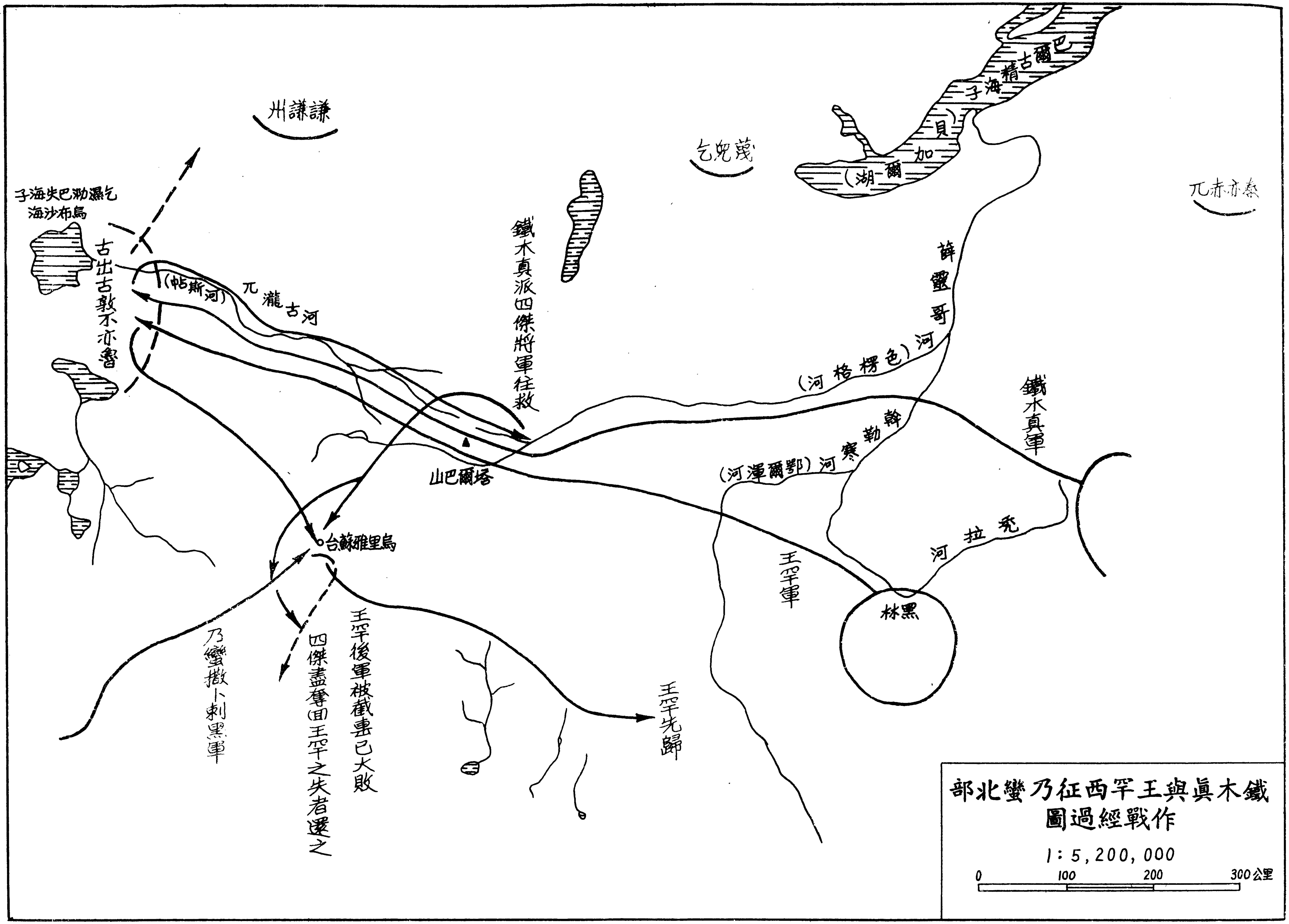
鐵木眞助王罕復國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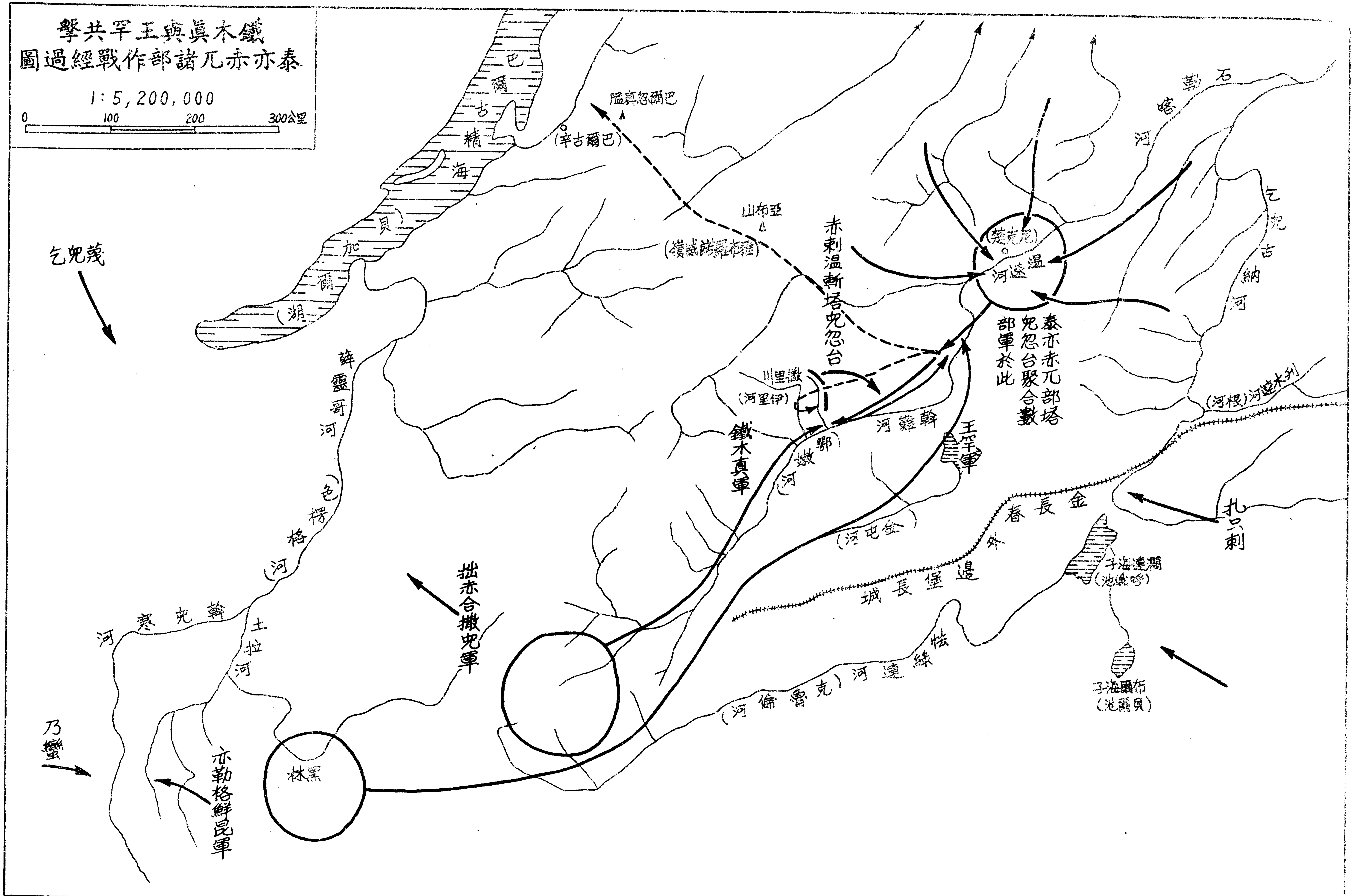
0　100　200公里



附圖十三—四四一


鐵木眞與王罕西征乃蠻北部作戰經過圖




鐵木眞與王罕共擊
泰亦赤兀諸部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巴爾古精海
貝加爾湖
乞兒蔑
巴爾忽眞隘
(巴爾古辛)
亞布山
(雅布羅諾威嶺)
赤剌溫斷塔兒忽台
(楚克尼)
溫遠河
泰亦赤兀部塔兒忽台聚合數部軍於此
石勒喀河
乞兒古納河
刊木連河(根河)
撒里川
(伊里河)
斡難河
鐵木眞軍
王罕軍
鄂嫩河
金長春外邊堡長城
(金屯河)
扎只剌
闊連海子
(呼倫池)
布爾海子
(貝爾池)
怯綠連河
(克魯倫河)
薛靈哥河
(色楞格河)
斡兒寒河
土拉河
拙赤合撒兒軍
黑林
乃蠻
亦勒格鮮昆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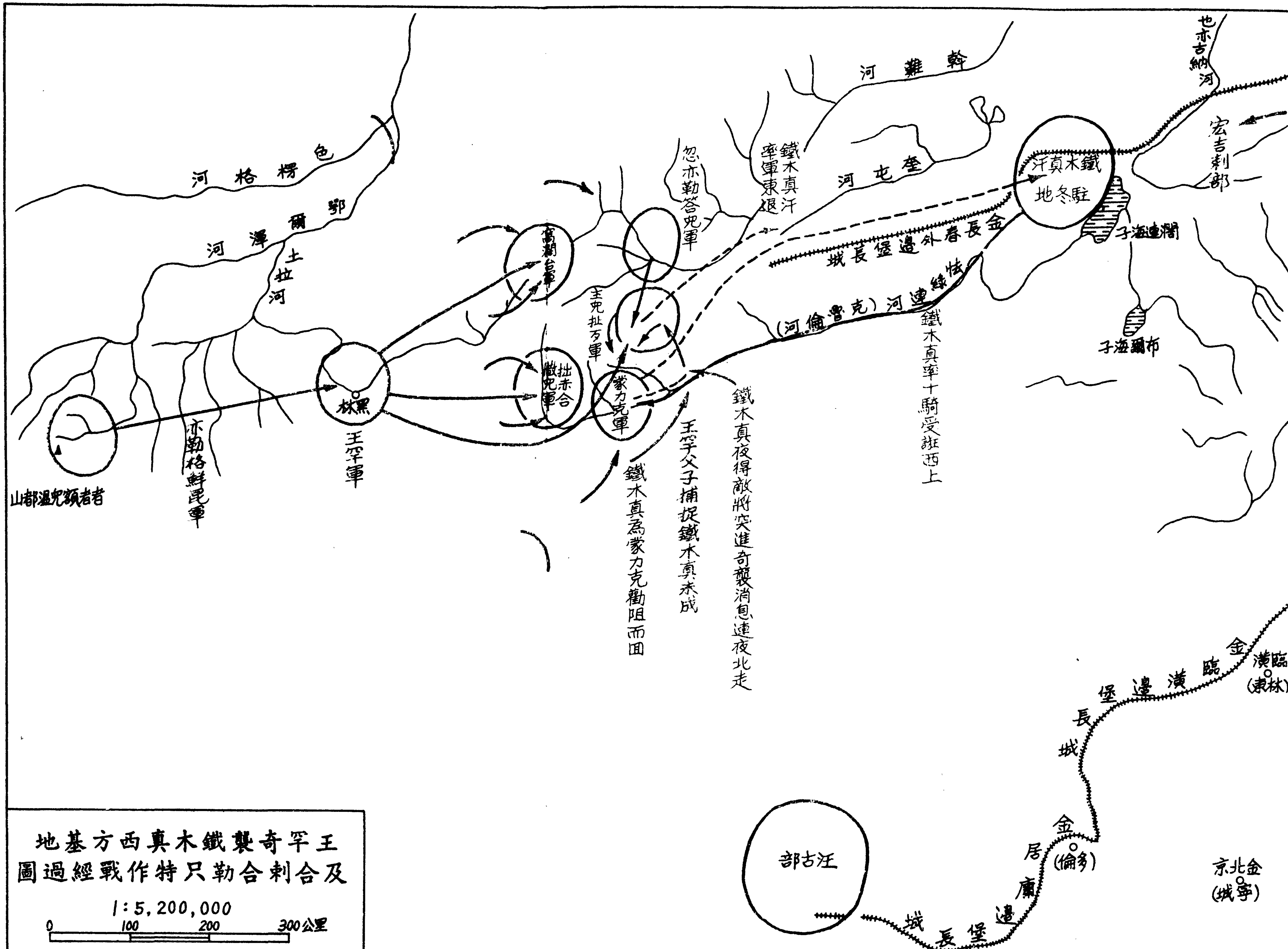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四二



鐵木眞與王罕共擊札木合聯軍
闊亦田作戰經過圖
1:5,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巴爾古精海子
（貝加爾湖）
（巴爾古辛）
泰亦赤兀部
（尼布楚）
石勒喀河
也爾古納河
札木合約會泰亦赤兀、蔑兒乞、乃蠻、東胡、及蒙古諸部於此
阿勒灰不剌
兀勒灰河
（烏魯圭河）
利木連河（根河）
乞兒蔑
乃蠻
薛靈哥河（色楞格河）
斡難河（鄂嫩河）
鐵木真軍
闊亦田河（奎屯河）
金邊堡
長城
王罕軍
闊連海子
布爾海子
蒙古及東胡諸部推札木合為古兒汗於此
拙赤合撒兒軍
怯綠連河（克魯倫河）
禿拉河
亦勒格鮮昆軍
黑林

附圖十三—四四四


鐵木眞與王罕
統一蒙古諸部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巴爾古精海子
貝加爾湖
(巴爾古辛)
泰亦赤兀殘部
蔑兒乞殘部
古出古敦不亦魯黑軍
薛靈哥河
(色楞格河)
塔塔兒殘部
(赤塔)
(尼布楚)
石勒喀河
盡擄塔塔兒
失魯格勒只特
塔塔兒部
也爾古納河
札只剌部
札木合軍
斡難河(鄂嫩河)
兀勒灰河(烏魯圭河)
刊本連河(根河)
往攻札木合
盡破此四部
濶亦田河(奎屯河)
(臚濱)
金長春外邊城堡長城
濶連海子(呼倫池)
捕魚兒海子(貝爾池)
王罕追擊札木合
札木合投降於王罕
宏吉剌等部
怯綠連河(克魯倫河)
鐵木眞根據地
青海子
王罕根據地
土拉河
(庫倫)
黑林
(西庫倫)
亦勒格鮮昆軍
者者額爾溫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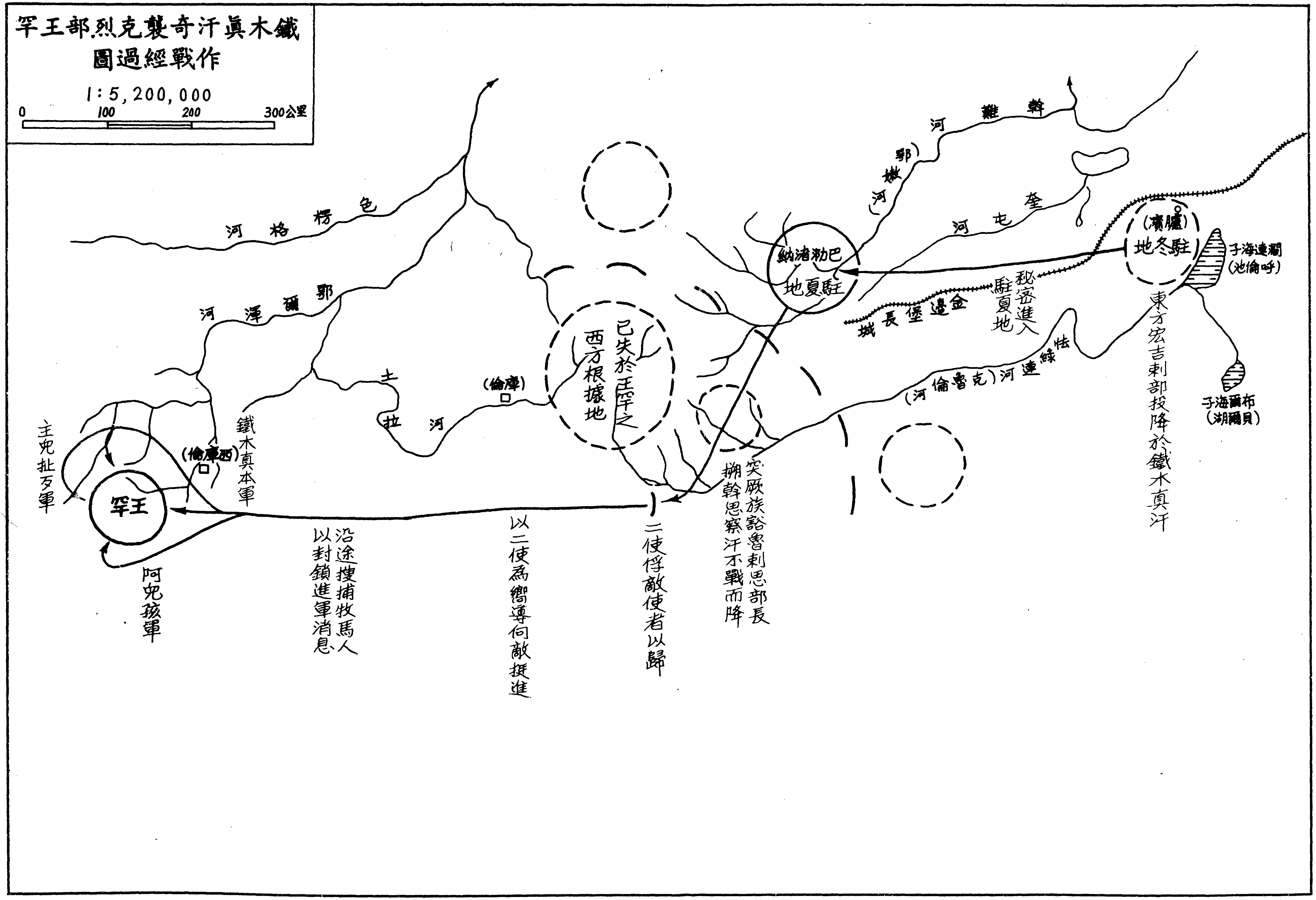



王罕奇襲鐵木真西方基地
及合剌合勒只特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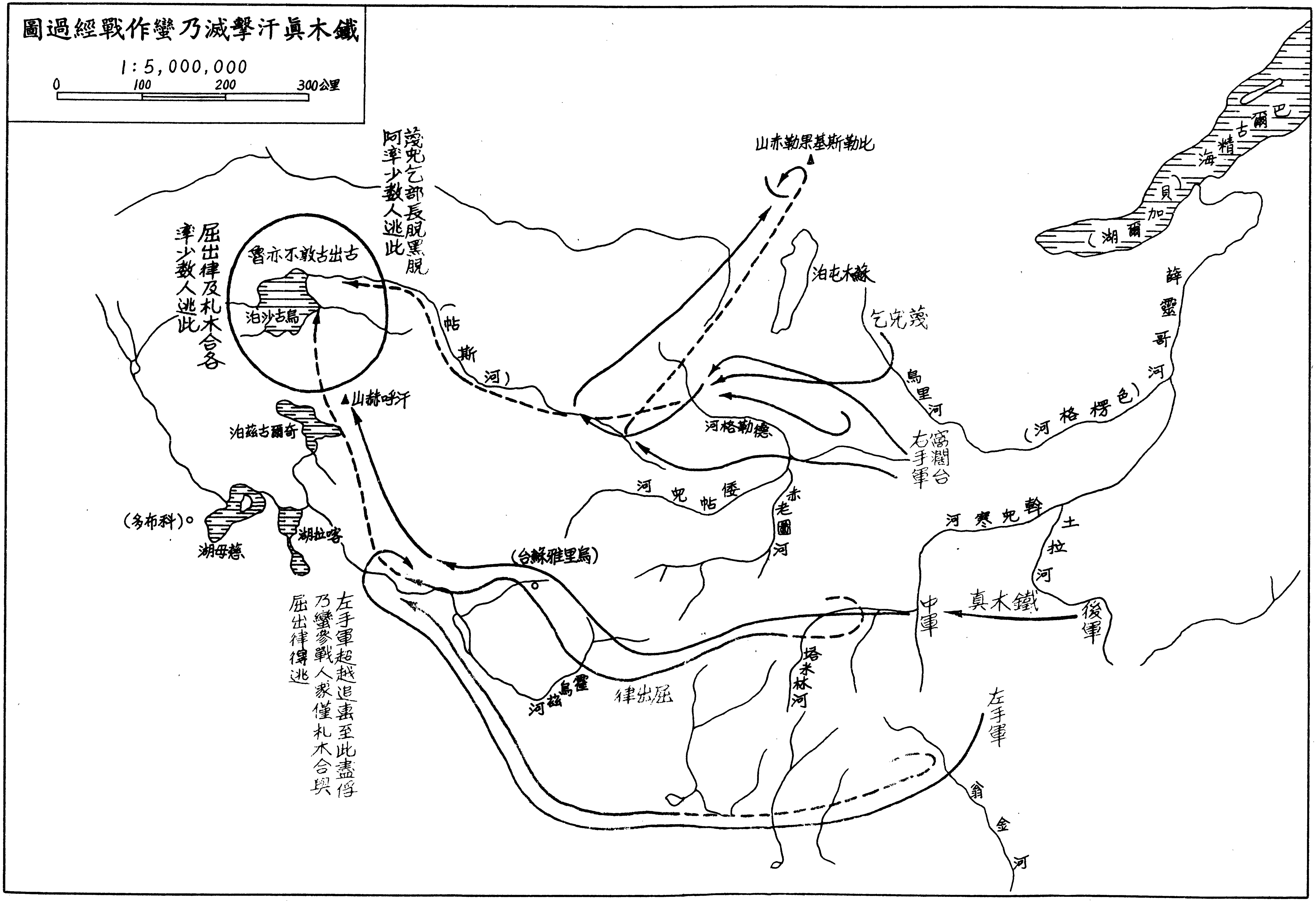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附圖十三—四四六


鐵木眞汗奇襲克烈部王罕作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色楞格河
鄂爾渾河
土拉河
斡難河
鄂嫩河
怯綠連河（克魯倫河）
金邊堡長城
巴勒渚納駐夏地
（臚朐）駐冬地
闊連海子（呼倫池）
布爾海子（貝爾湖）
王罕
（庫倫）
（西庫倫）
已失於王罕之西方根據地
秘密進入駐夏地
東方宏吉剌部投降於鐵木眞汗
突厥族豁魯剌思部長搠斡思察汗不戰而降
二使俘敵使者以歸
以二使爲嚮導向敵挺進
沿途搜捕牧馬人以封鎖進軍消息
鐵木眞本軍
主兒扯歹軍
阿兒孩軍



蒙古與乃蠻在色楞格盆地西沿兩軍對峙一般態勢圖


鐵木眞汗擊滅乃蠻作戰經過圖
1:5,0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比勒斯基果勒赤山
巴爾古精海
貝加爾湖
蔑兒乞部長脫黑脫阿率少數人逃此
屈出律及札木合各率少數人逃此
古出古敦不亦魯
烏古沙泊
帖斯河
汗呼赫山
奇爾古茲泊
蘇木乜泊
蔑兒乞
烏里河
色楞格河
薛靈哥河
德勒格河
窩闊台右手軍
倭帖兒河
赤老圖河
斡兒寒河
土拉河
烏里雅蘇台
(科布多)
喀拉湖
慈母湖
左手軍超越追擊至此盡俘乃蠻參戰人衆僅札木合與屈出律得逃
鐵木眞
中軍
後軍
塔米林河
霍烏茲河
屈出律
左手軍
翁金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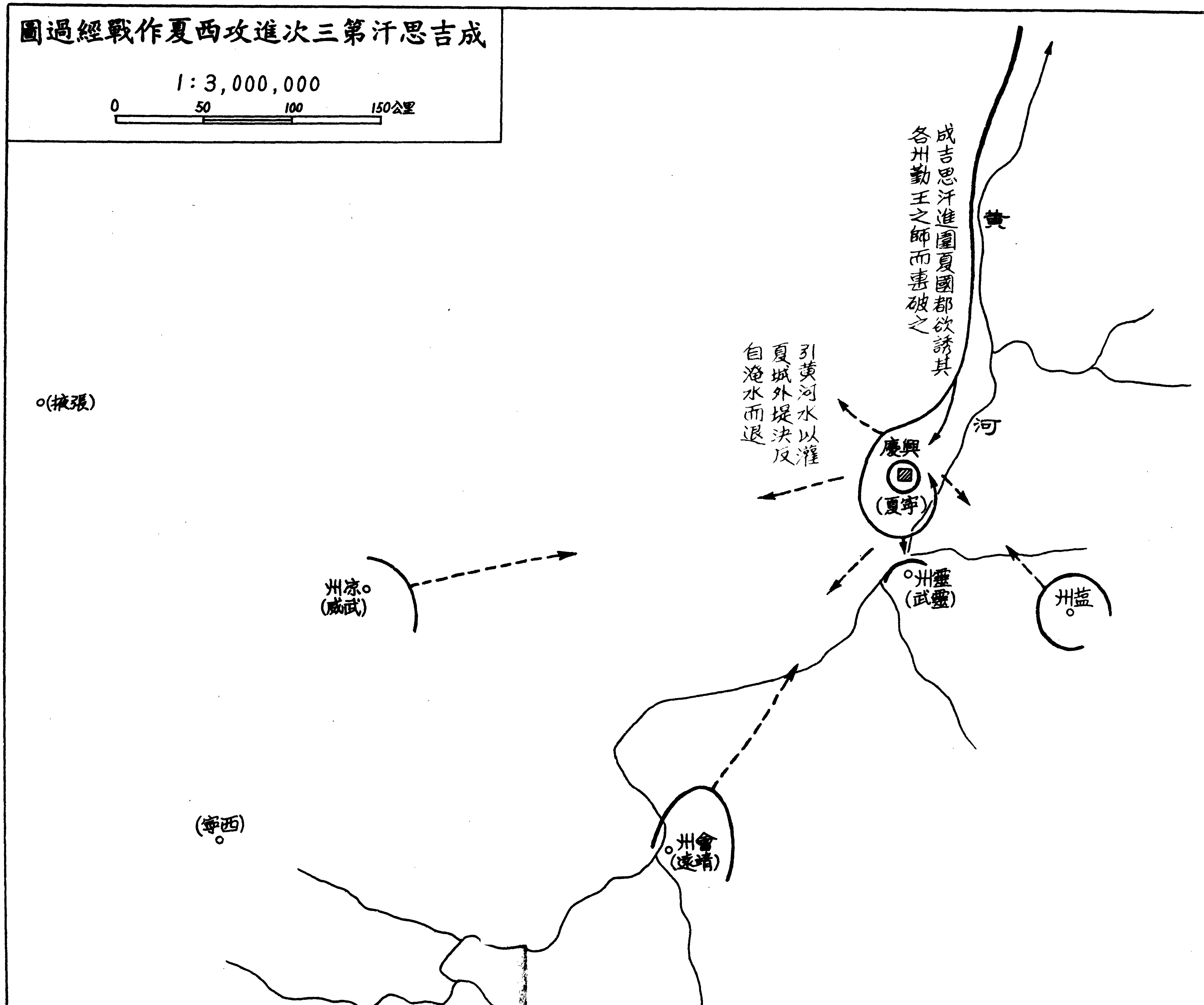


鐵木真汗第一次進攻西夏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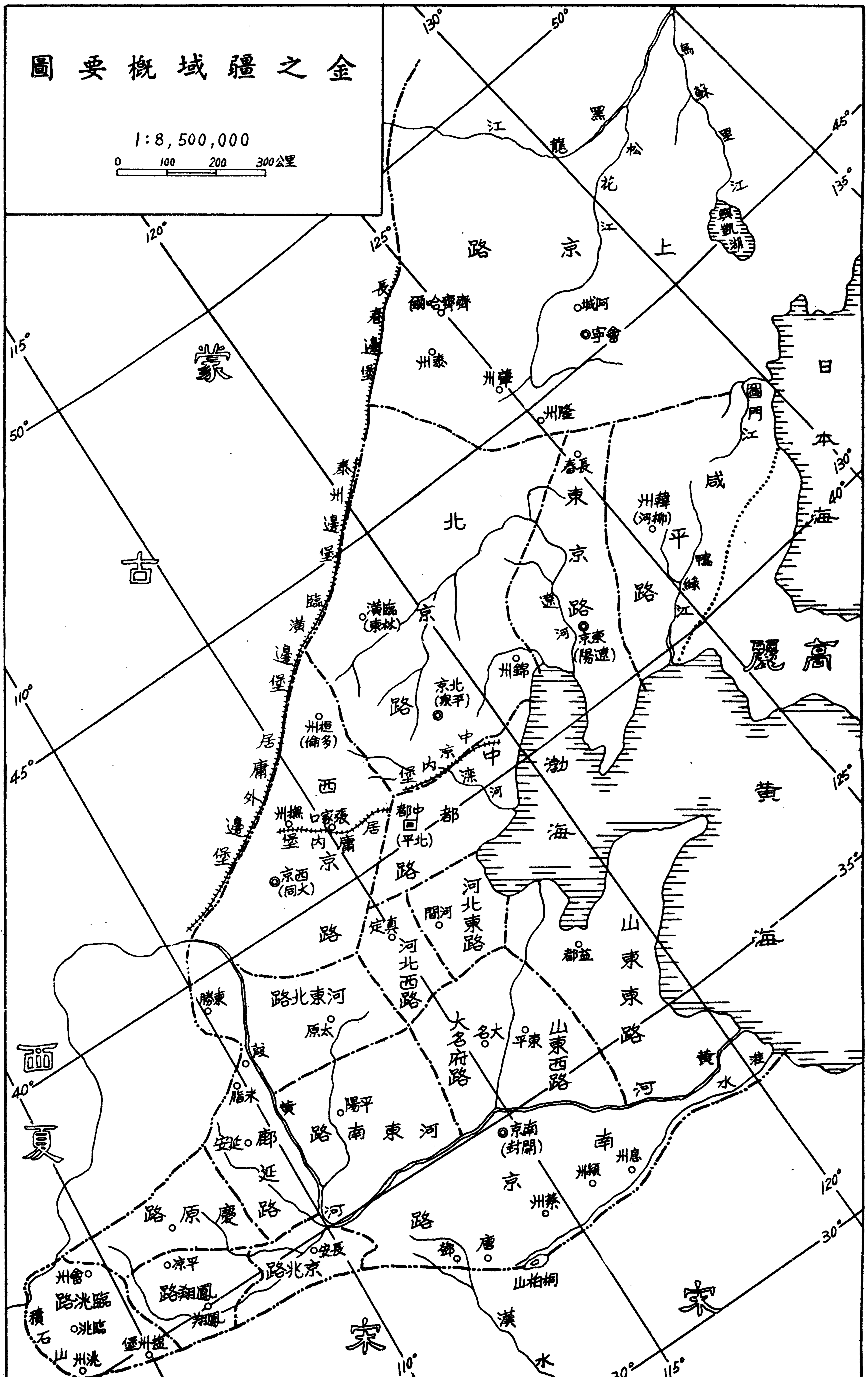
1:7,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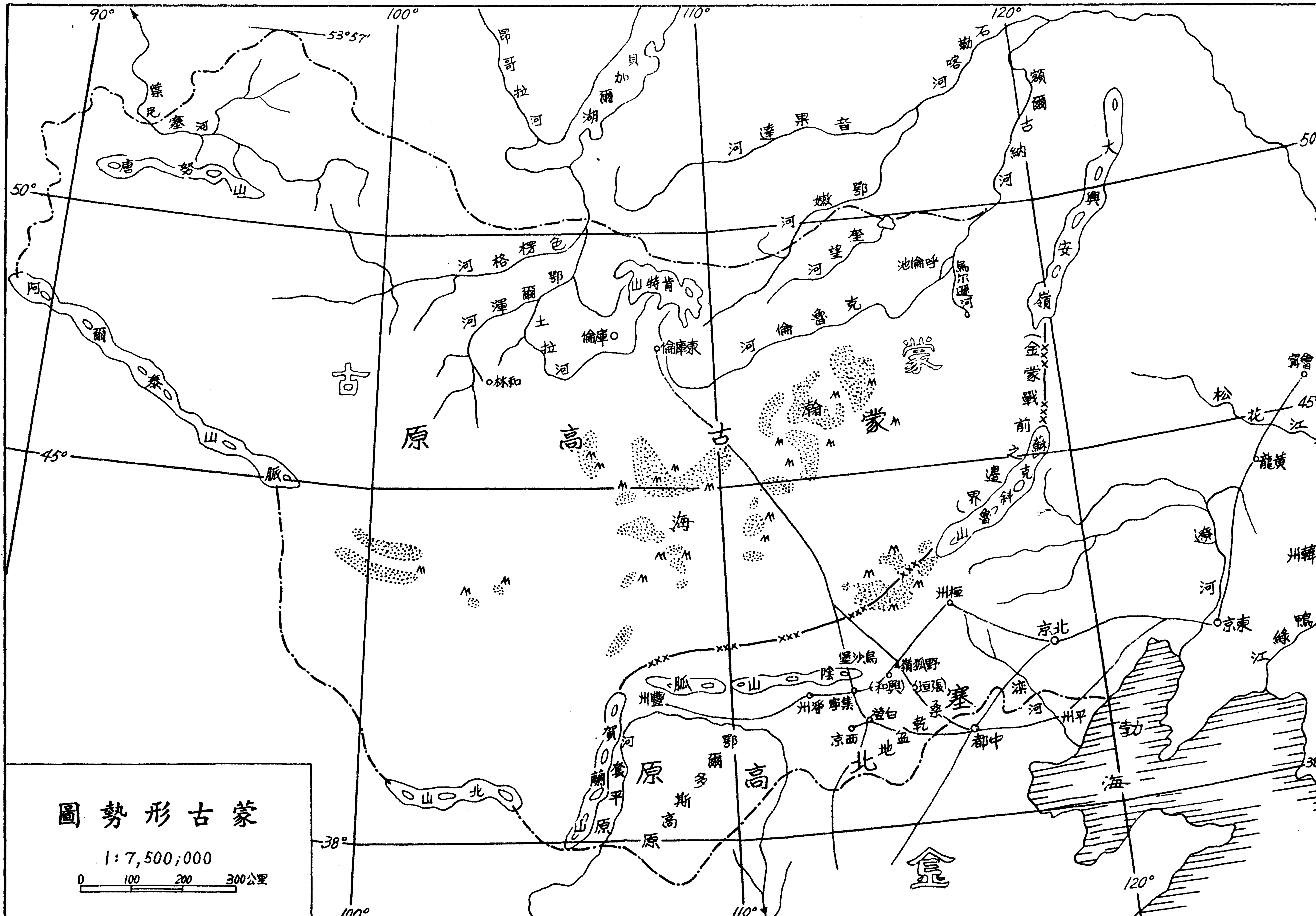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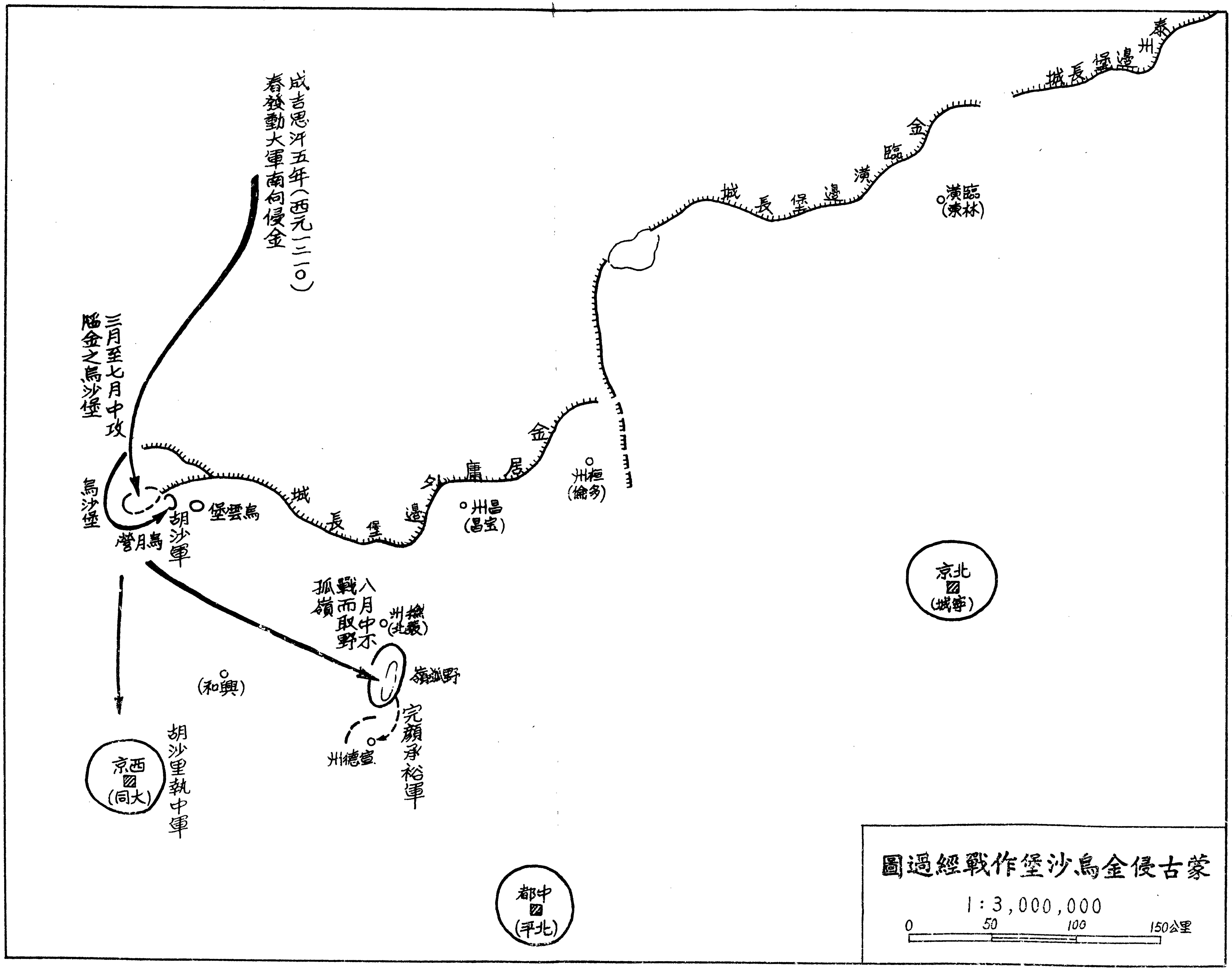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第三次進攻西夏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成吉思汗進圍夏國都欲誘其各州勤王之師而專破之
引黃河水以灌夏城外堤決反自淹水而退
黃
河
興慶
(寧夏)
靈州
(靈武)
盐州
涼州
(武威)
(張掖)
(西寧)
會州
(靖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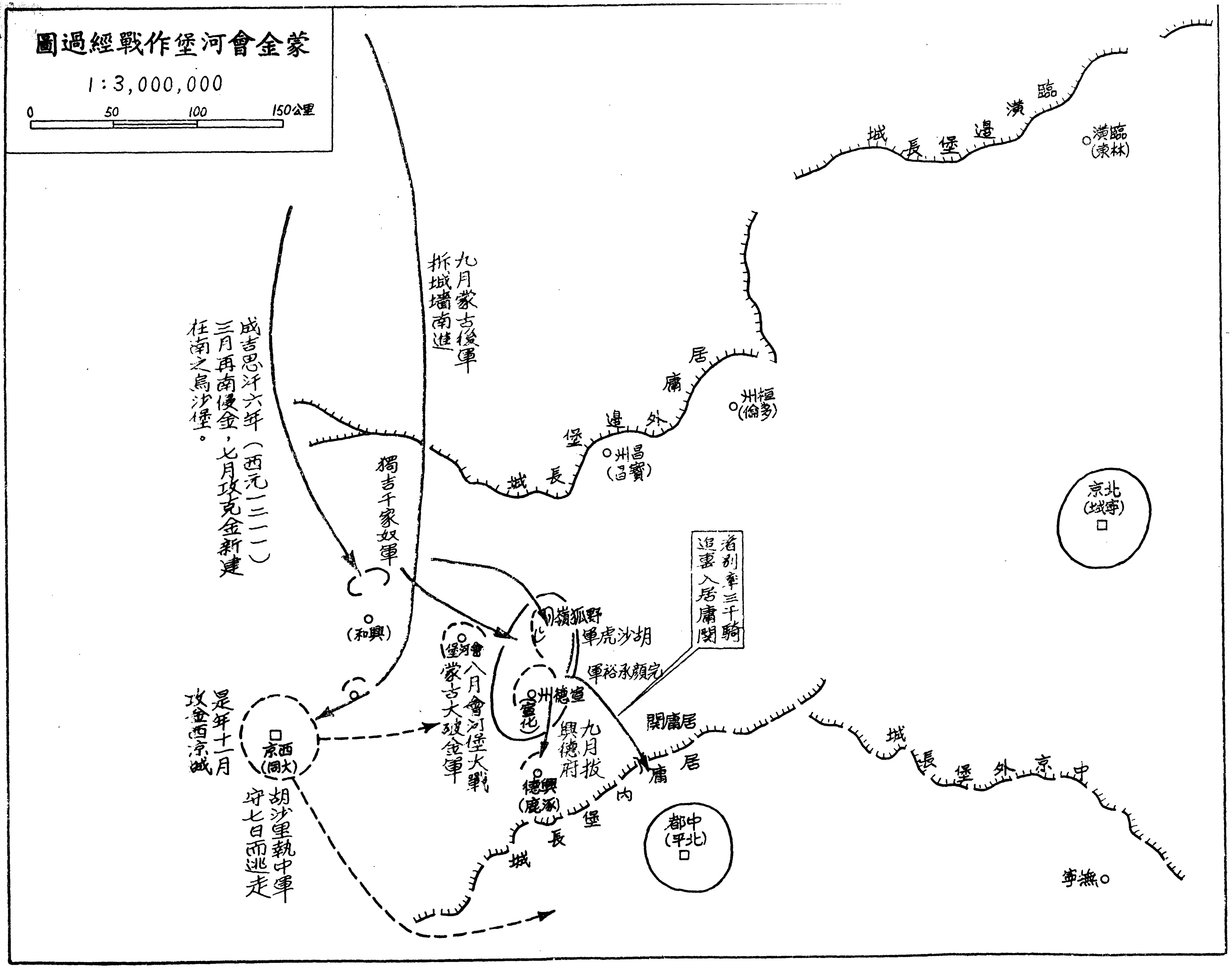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五一

金之疆域概要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上京路
北京路
東京路
咸平路
西京路
中都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河東北路
河東南路
南京路
鄜延路
慶原路
京兆府路
鳳翔路
臨洮路
蒙古
西夏
宋
高麗
日本海
黃海
渤海
黑龍江
松花江
烏蘇里江
興凱湖
圖們江
鴨綠江
遼河
灤河
黃河
淮水
漢水
長春邊堡
泰州邊堡
臨潢邊堡
居庸外邊堡
居庸內堡
中京內堡
會寧
齊齊哈爾
泰州
肇州
隆州
長春
韓州(柳河)
東京(遼陽)
臨潢(林東)
錦州
桓州(多倫)
撫州
張家口
中都(北平)
西京(大同)
真定
河間
益都
東勝
太原
大名
東平
平陽
南京(開封)
延安
長安
平涼
鳳翔
臨洮
會州
洮州
積石山
鄧州
唐州
蔡州
潁州
息州
桐柏山

附圖十三—四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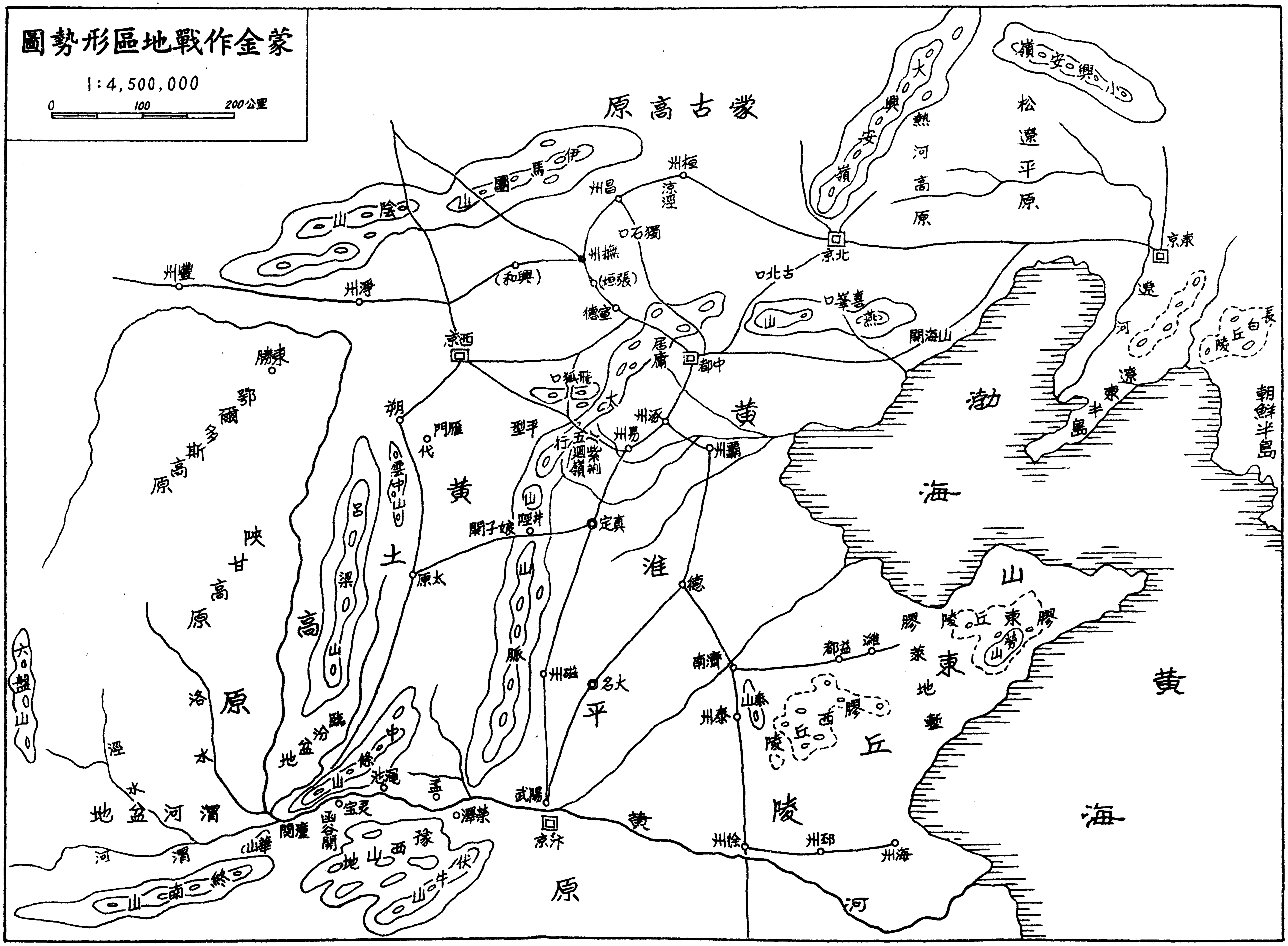

蒙古形勢圖
1:7,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葉尼塞河
唐努山
阿爾泰山脈
昂哥拉河
貝加爾湖
石勒喀河
音果達河
額爾古納河
鄂嫩河
奎望河
色楞格河
鄂爾渾河
土拉河
庫倫
東庫倫
和林
肯特山
克魯倫河
呼倫池
烏爾遜河
大興安嶺
金蒙戰前之邊界
蘇克斜魯山
蒙古高原
瀚海
松花江
會寧
黃龍
遼河
東京
北京
桓州
韓州
鴨綠江
野狐嶺
烏沙堡
陰山山脈
豐州
集寧
西京
白登
桑乾
灤河
平州
中都
渤海
賀蘭山
河套平原
鄂爾多斯高原
北山
90°
100°
110°
120°
50°
45°
38°
53°57′


成吉思汗五年（西元一二一〇）春發動大軍南向侵金
三月至七月中攻陷金之烏沙堡
烏沙堡
烏月營
胡沙軍
烏雲堡
泰州邊堡長城
金臨潢邊堡長城
臨潢（林東）
金居庸夕邊堡長城
昌州（寶昌）
桓州（多倫）
北京（寧城）
八月中不戰而取野狐嶺
撫州（張北）
野狐嶺
（興和）
完顏承裕軍
宣德州
胡沙里執中軍
西京（大同）
中都（北平）
蒙古侵金烏沙堡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蒙金會河堡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臨潢邊堡長城
臨潢(林東)
居庸外邊堡長城
桓州(多倫)
昌州(寶昌)
北京(寧城)
九月蒙古後軍拆城牆南進
成吉思汗六年(西元一二一一)三月再南侵金，七月攻克金新建在南之烏沙堡。
獨吉千家奴軍
(興和)
野狐嶺
胡沙虎軍
完顏承裕軍
者別率三千騎追襲入居庸關
會河堡
八月會河堡大戰蒙古大破金軍
宣德州
(宣化)
九月拔德興府
德興
(涿鹿)
居庸關
居庸
內堡長城
中京外堡長城
中都
(北平)
撫寧
西京
(大同)
是年十一月攻金西京城
胡沙虎執中軍守七日而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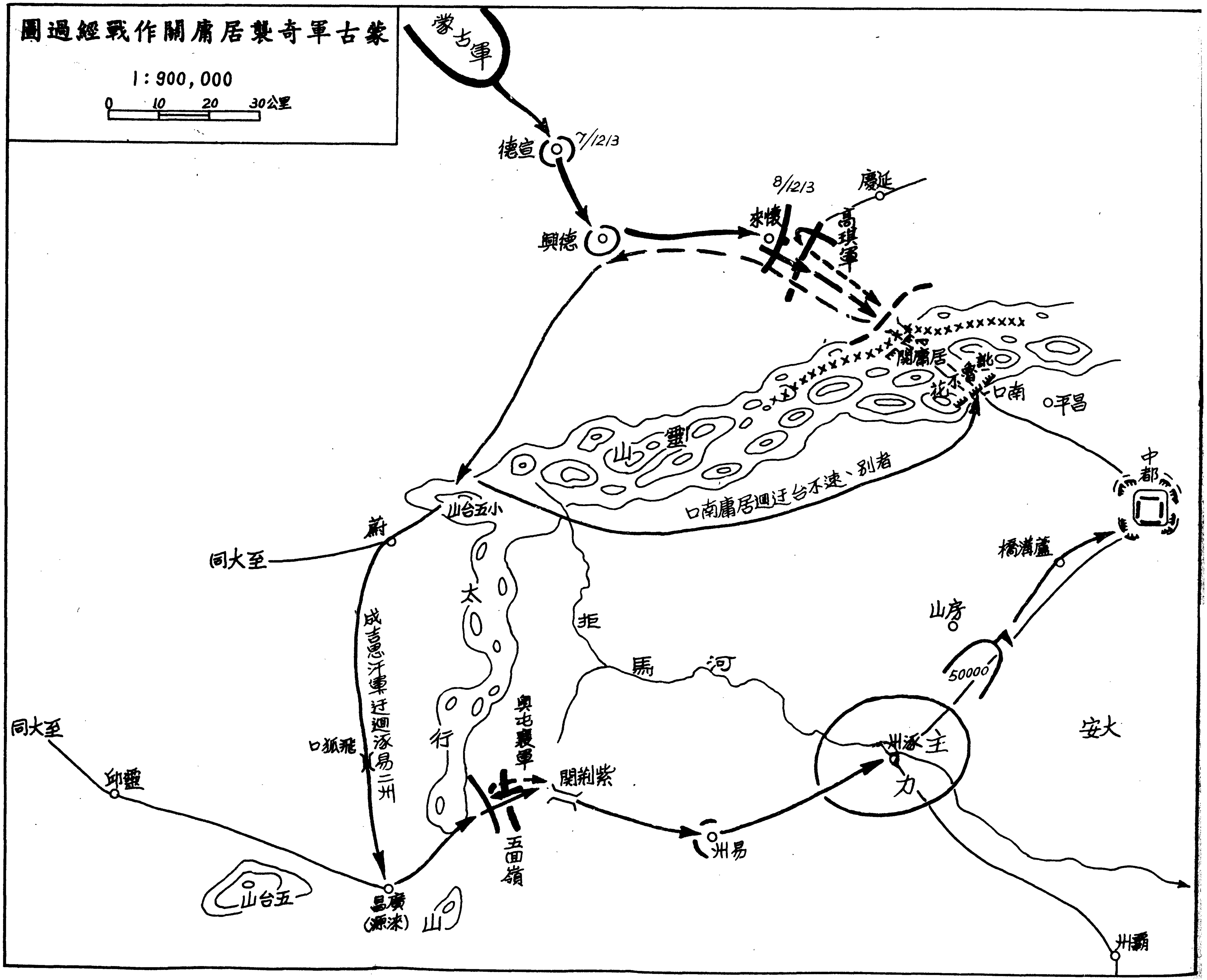

蒙古者別軍奇襲金東京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成吉思汗六年
西元一二一一年十一月取金西京大同府
西京(大同)
翠屏山口
左帥者別追金敗軍
者別軍突入居庸關
居庸關
昌州(宝昌)
桓州(多倫)
順州
中都(北平)
者別游騎至中都城下
撫寧
北京(寧城)
大凌河
遼河
東京(遼陽)
十二月除夕夜襲取金東京
渤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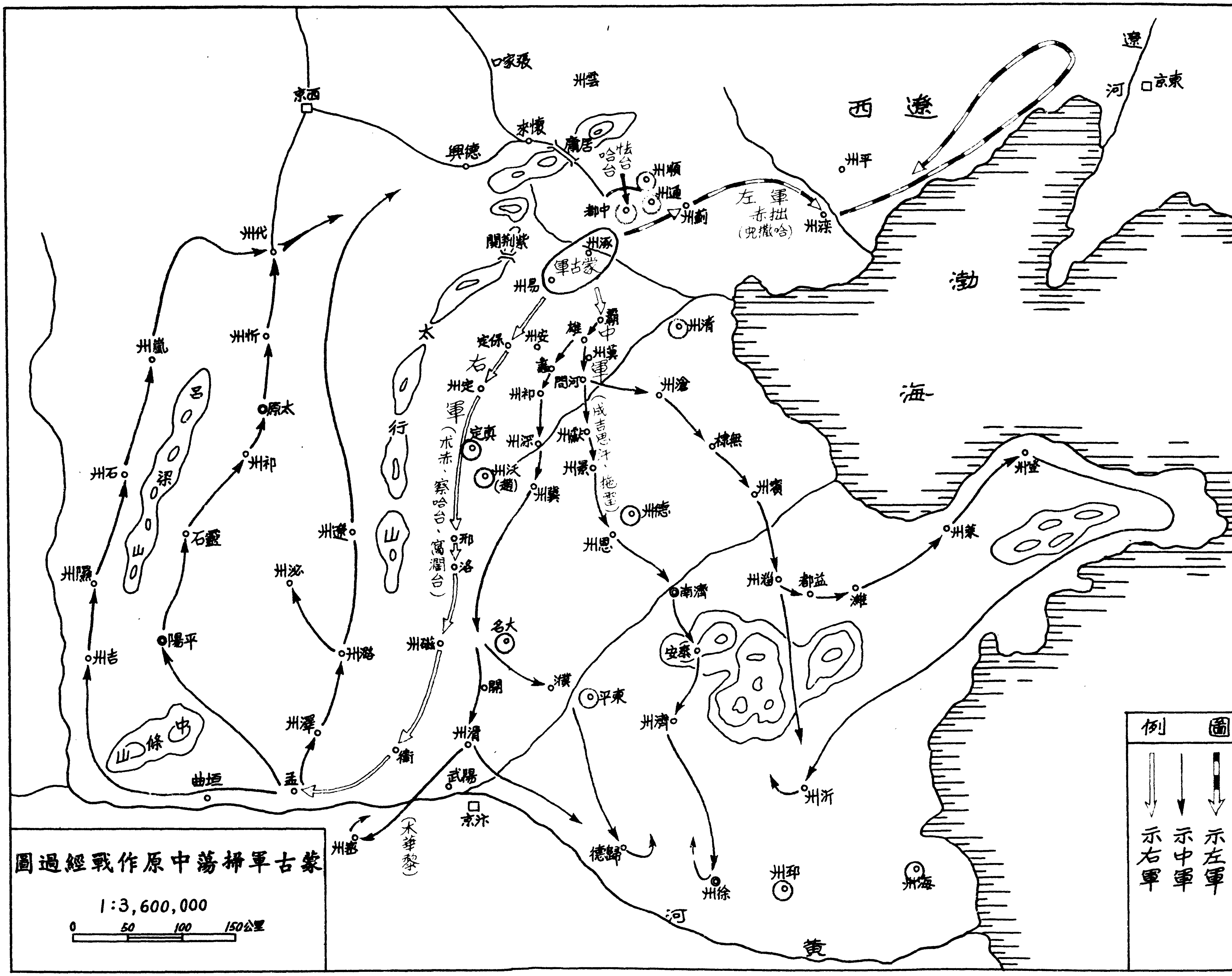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五六



蒙金作戰地區形勢圖
1:4,500,000
0 100 200公里
蒙古高原
大興安嶺
小興安嶺
熱河高原
松遼平原
陰山
伊馬圖山
桓州
昌州
涼涇
獨石口
撫州
豐州
淨州
(興和)
(張垣)
宣德
北京
東京
古北口
喜峰口
(燕山)
山海關
居庸
中都
西京
東勝
鄂爾多斯高原
陝甘高原
六盤山
洛水
涇水
渭河盆地
渭河
華山
潼關
函谷關
靈寶
澠池
孟
滎澤
汴京
武陽
朔
雁門
代
平型
飛狐口
太行
五迴嶺
紫荊
涿州
易州
霸州
雲中山
呂梁山
太原
娘子關
井陘
真定
汾臨盆地
中條山
磁州
大名
德
濟南
益都
濰
泰州
泰山
徐州
邳州
海州
黃土高原
黃淮平原
山東丘陵
膠東丘陵
膠西丘陵
膠萊地塹
勞山
豫西山地
伏牛山
終南山
黃河
渤海
黃海
遼河
遼東半島
長白丘陵
朝鮮半島

附圖十三—四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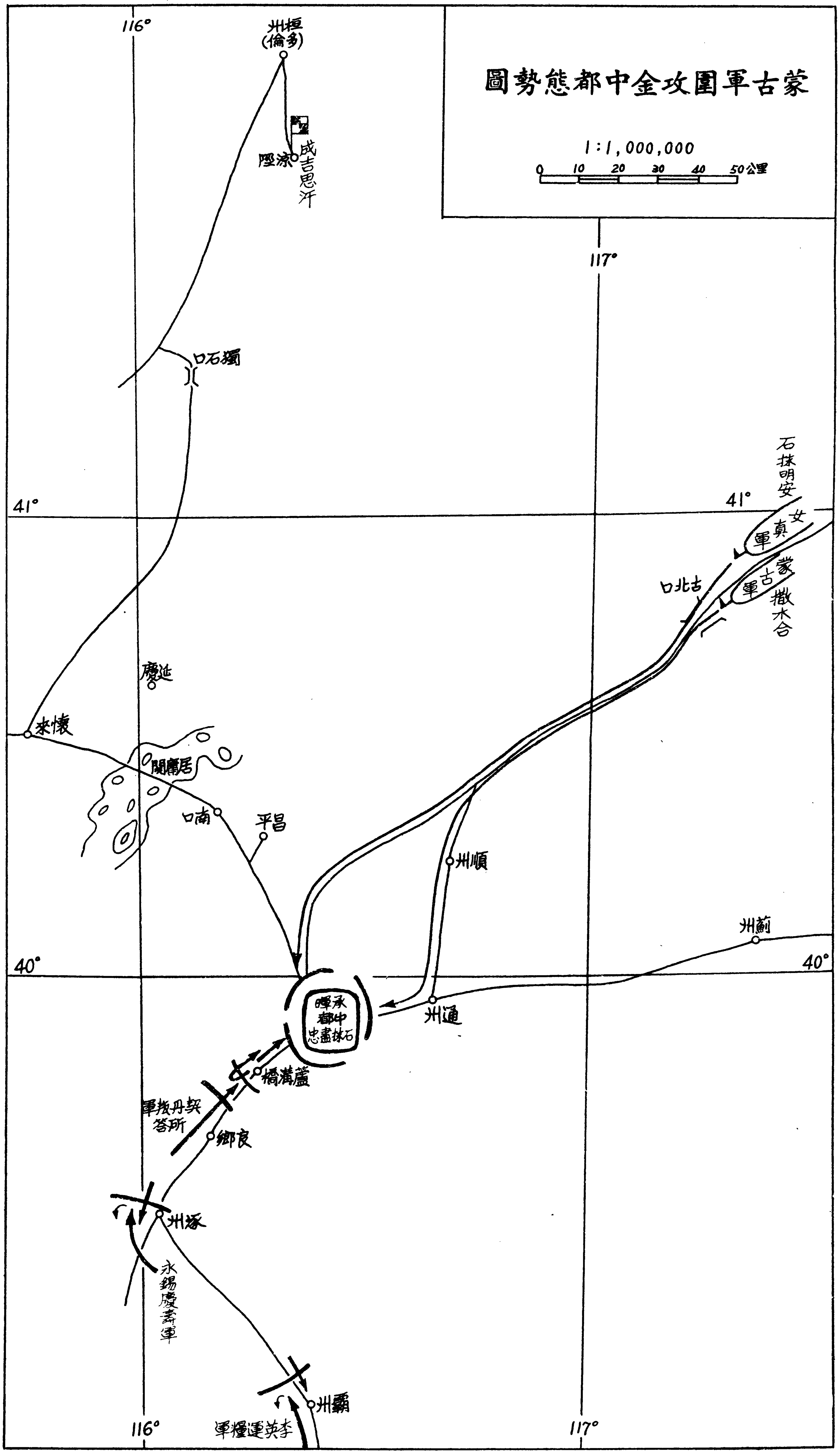

蒙古軍奇襲居庸關作戰經過圖
1:900,000
0 10 20 30公里
蒙古軍
宣德 7/1213
德興
懷來 8/1213
延慶
高琪軍
居庸關
南口
昌平
中都
靈山
小五台山
蔚
至大同
者別、速不台迂迴居庸南口
太行山
拒馬河
成吉思汗軍迂迴涿易二州
飛狐口
至大同
靈丘
五台山
廣昌 (淶源)
山
奧屯襄軍
紫荊關
五回嶺
易州
涿州
主力
50000
房山
盧溝橋
霸州



蒙古軍掃蕩中原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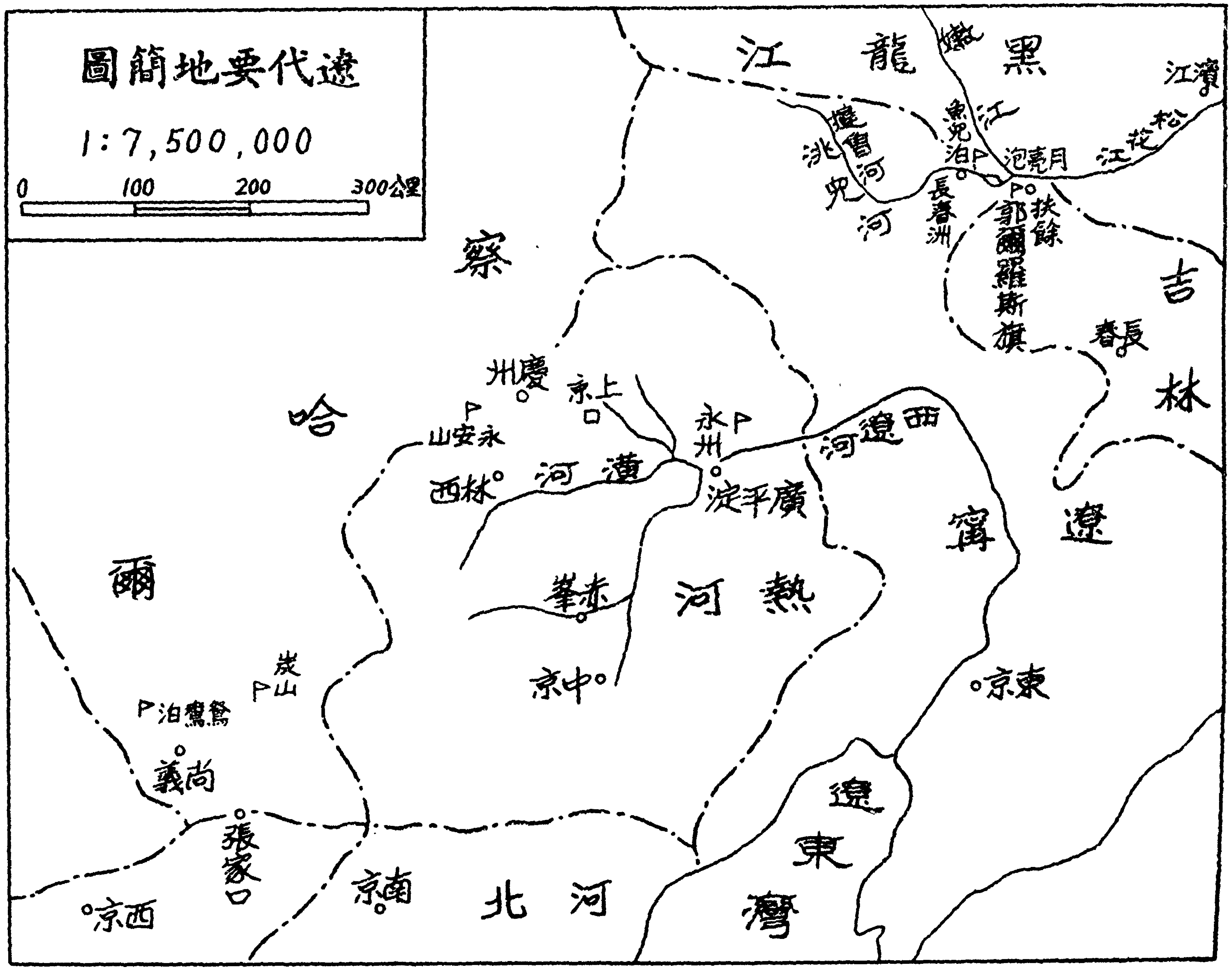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五八

附圖十三—四五九



蒙古軍圍攻金中都態勢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116°
117°
41°
40°
桓州
(多倫)
成吉思汗
涼陘
獨石口
延慶
懷來
居庸關
南口
昌平
順州
薊州
通州
石抹明安
女真軍
蒙古軍
撒木合
古北口
承暉
中都
石抹盡忠
蘆溝橋
契丹叛軍
所答
良鄉
涿州
永錫
慶壽軍
霸州
李英運糧軍


附圖十三—四六〇



⊳主要捺鉢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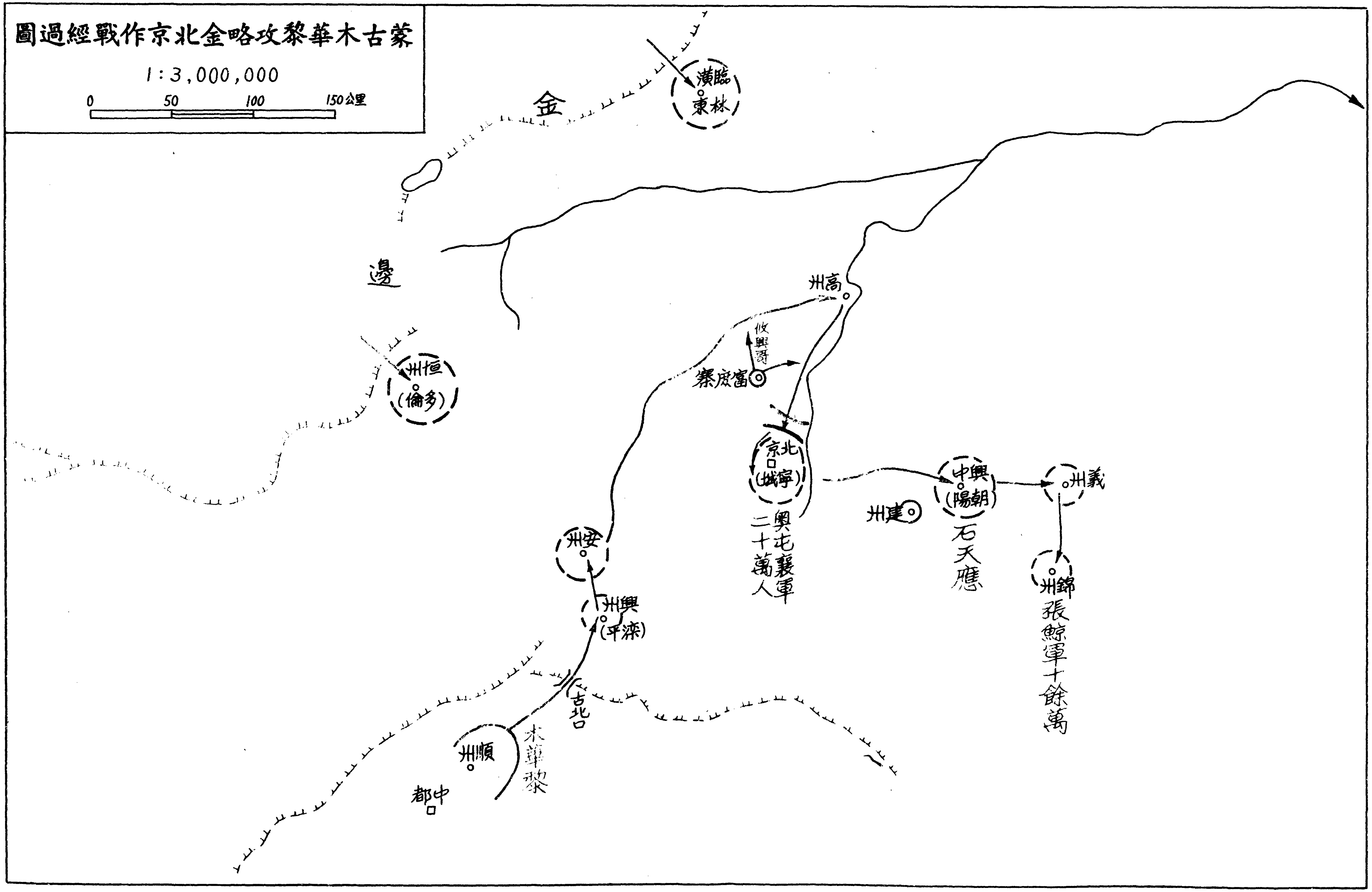
按此圖係謄自傅樂煥先生所著遼代四時捺鉢攷，扶餘及郭爾羅斯旗兩地名為青文所添。以便參照。其餘照原版謄錄。

附圖十三—四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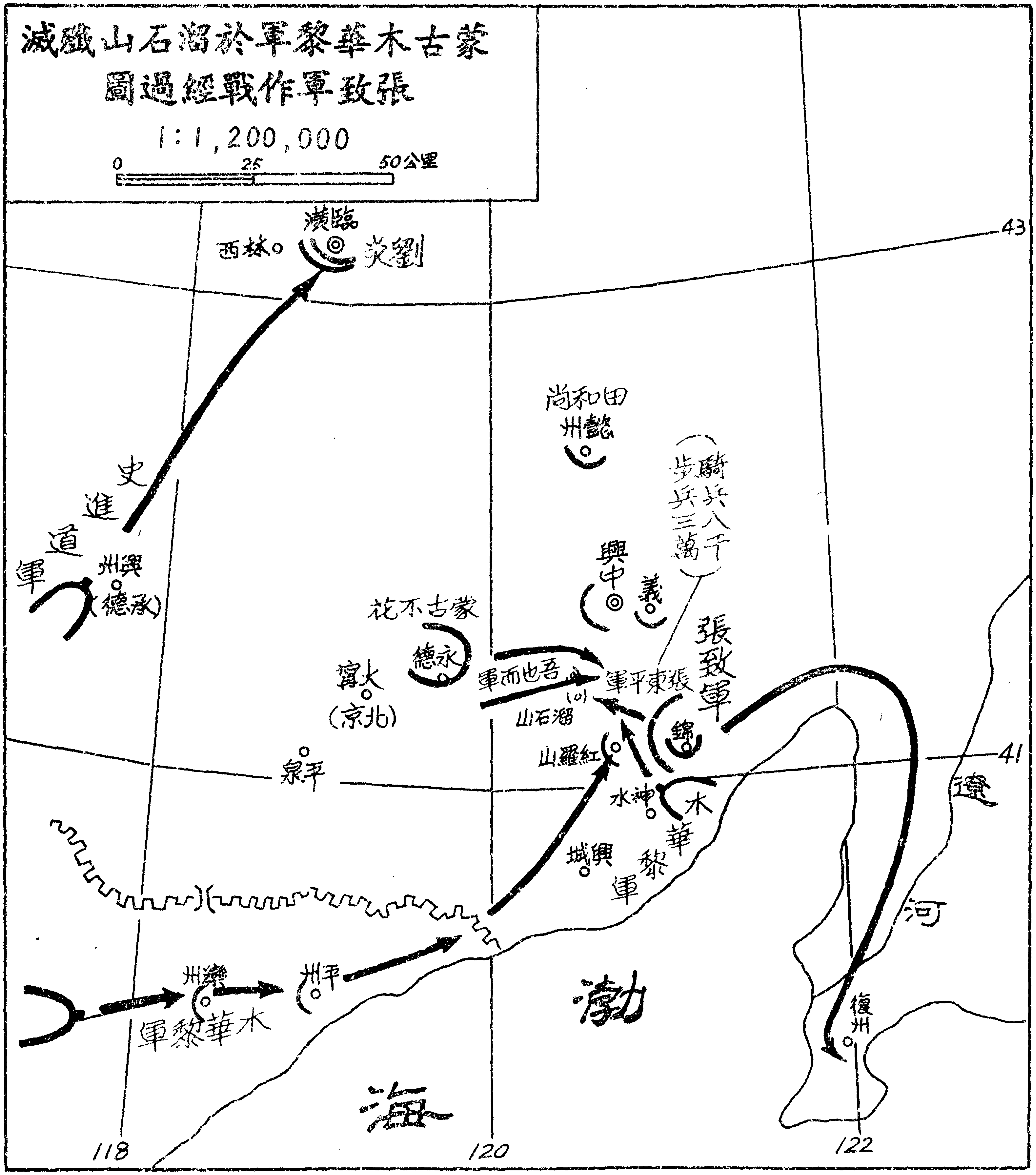

蒙古撒合木襲擊金南京作戰經過圖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110
112
114
35
35°
34°
平陽(臨汾)
⑨
中條山
⑤ 撒合木整頓軍
⑥ 攻克潼關
西安
(太祖十一年十月)
撒合木進軍 ①
(10000騎兵)
潼關
華山
函谷關
靈寶
陝州
崤山
熊耳山
終南山
伏牛山
澠池
⑦
蒙軍大勝
蒲察阿里不孫被擊破
孟
黃河
武陽
撒合木見汴京城堅兵衆·不可克·乃退軍。
⑧
南京(京汴)
撒合木退軍 ④
③
花帽軍(郭忠)
嵩山
密州
汝州(臨汝)
(撒合木軍迂迴運動) ②

蒙古木華黎攻略金北京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附圖十三—四六三



蒙古木華黎軍於溜石山殲滅張致軍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三—四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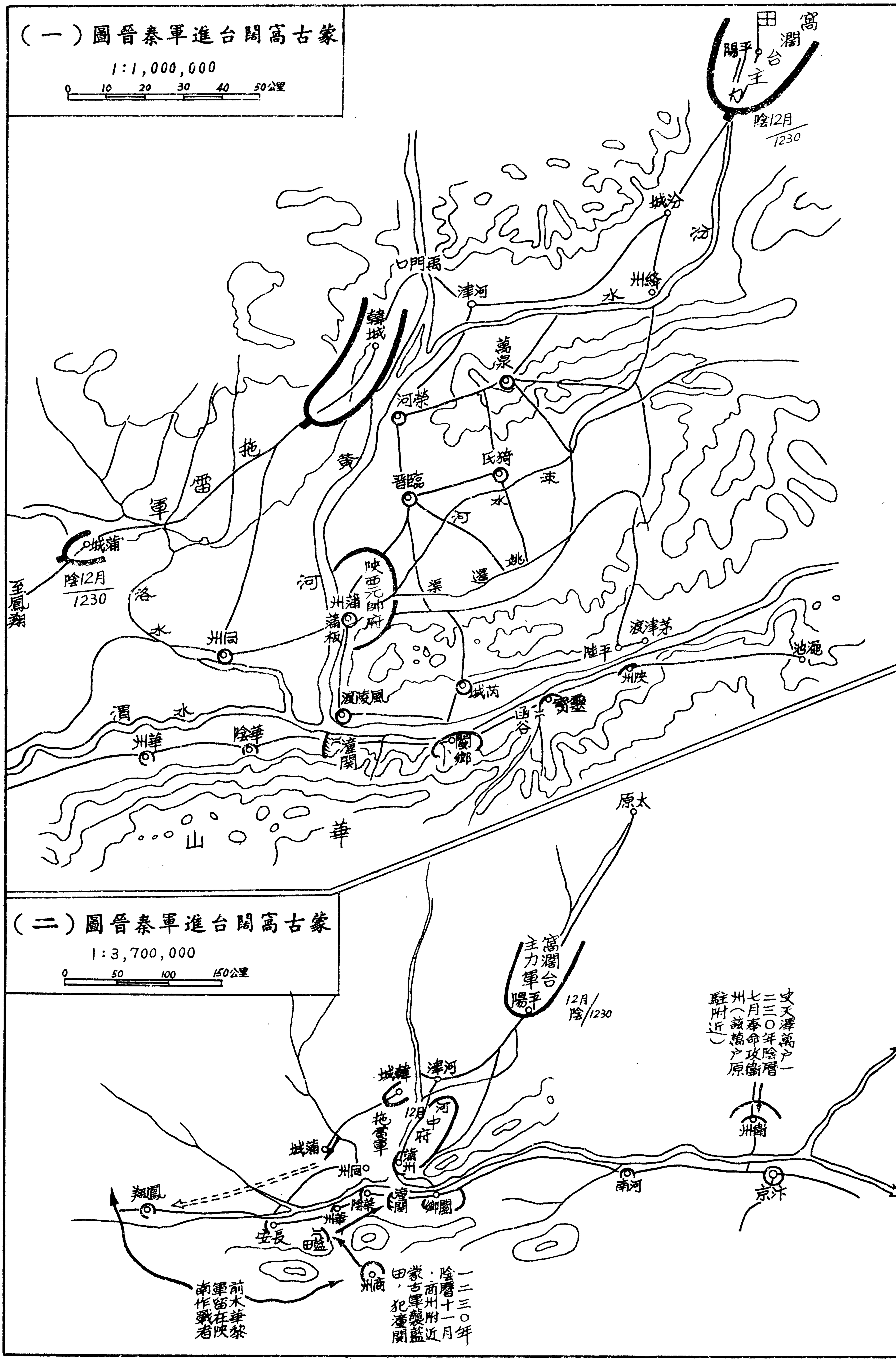



圖況概區地戰作金夏滅古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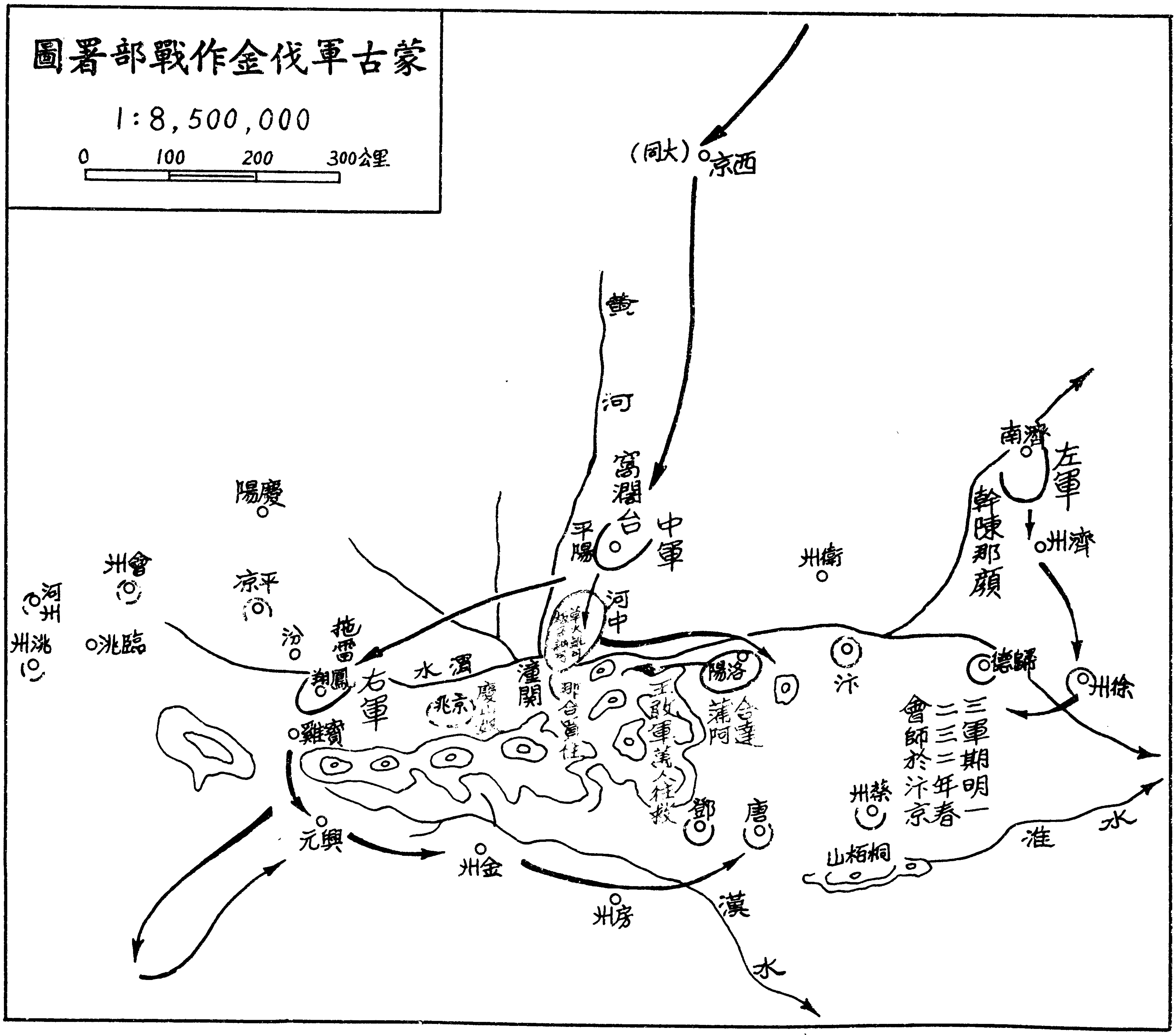
1:4,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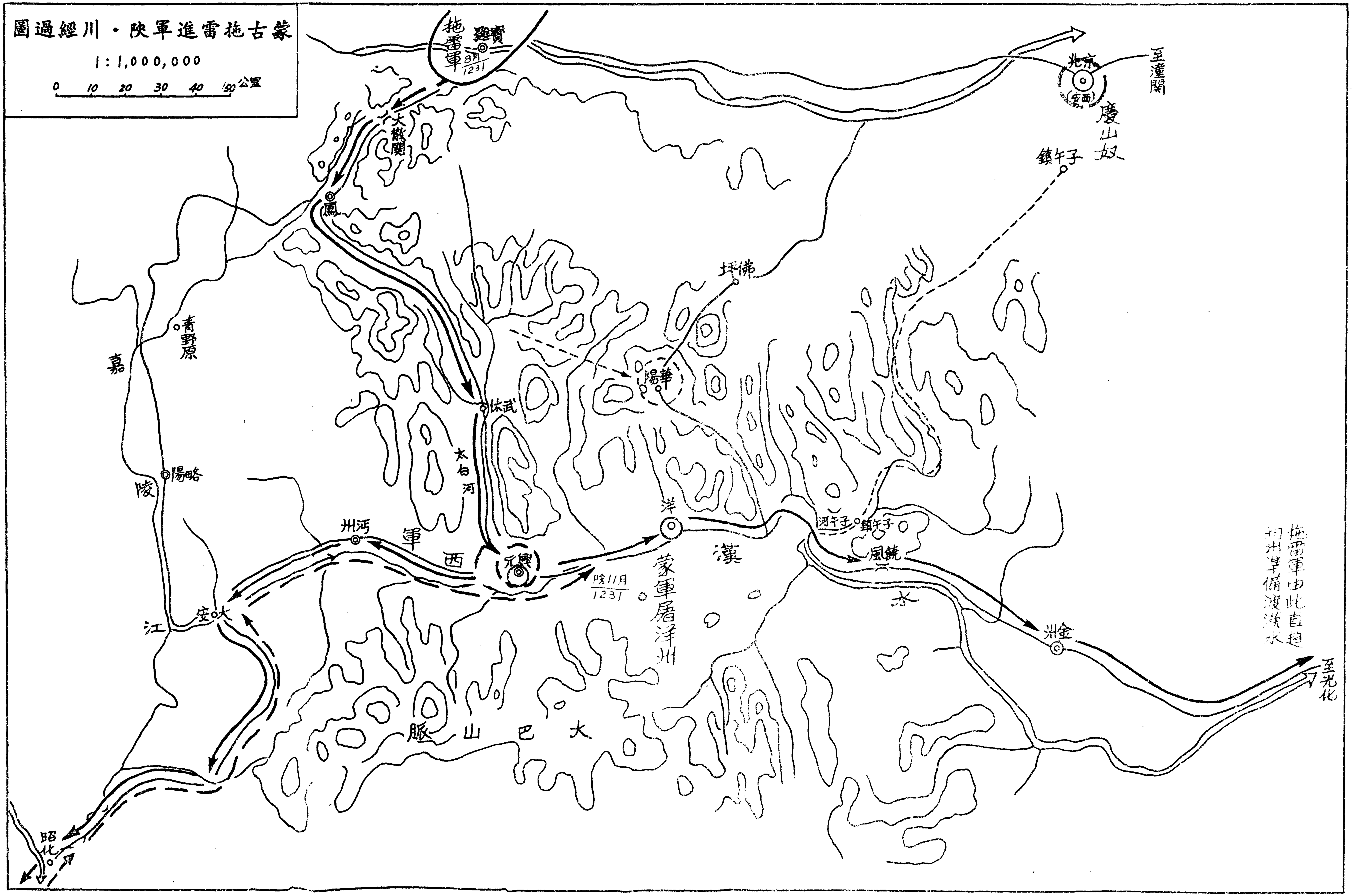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六五


蒙古窩闊台進軍秦晉圖(一)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窩闊台
平陽
主力
田
陰12月 1230
汾城
汾
絳州
水
禹門口
河津
韓城
萬泉
榮河
猗氏
臨晉
涑
水
河
姚
暹
渠
陝西元帥府
蒲州
蒲板
風陵渡
茅津渡
平陸
澠池
陝州
芮城
靈寶
函谷
閿鄉
潼關
華陰
華州
渭
水
洛
水
同州
蒲城
陰12月 1230
至鳳翔
拖
雷
軍
黃
河
華
山
太原
蒙古窩闊台進軍秦晉圖(二)
1:3,7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窩闊台主力軍
平陽
12月 陰/1230
史天澤萬户一二三〇年陰曆七月奉命攻衛州(該萬户原駐附近)
衛州
汴京
河南
河津
韓城
河中府
12月
拖雷軍
蒲州
蒲城
同州
鳳翔
閿鄉
潼關
華陰
華州
長安
藍田
商州
一二三〇年陰曆十一月蒙古軍襲商州附近藍田，犯潼關
前木華黎留在陝南作戰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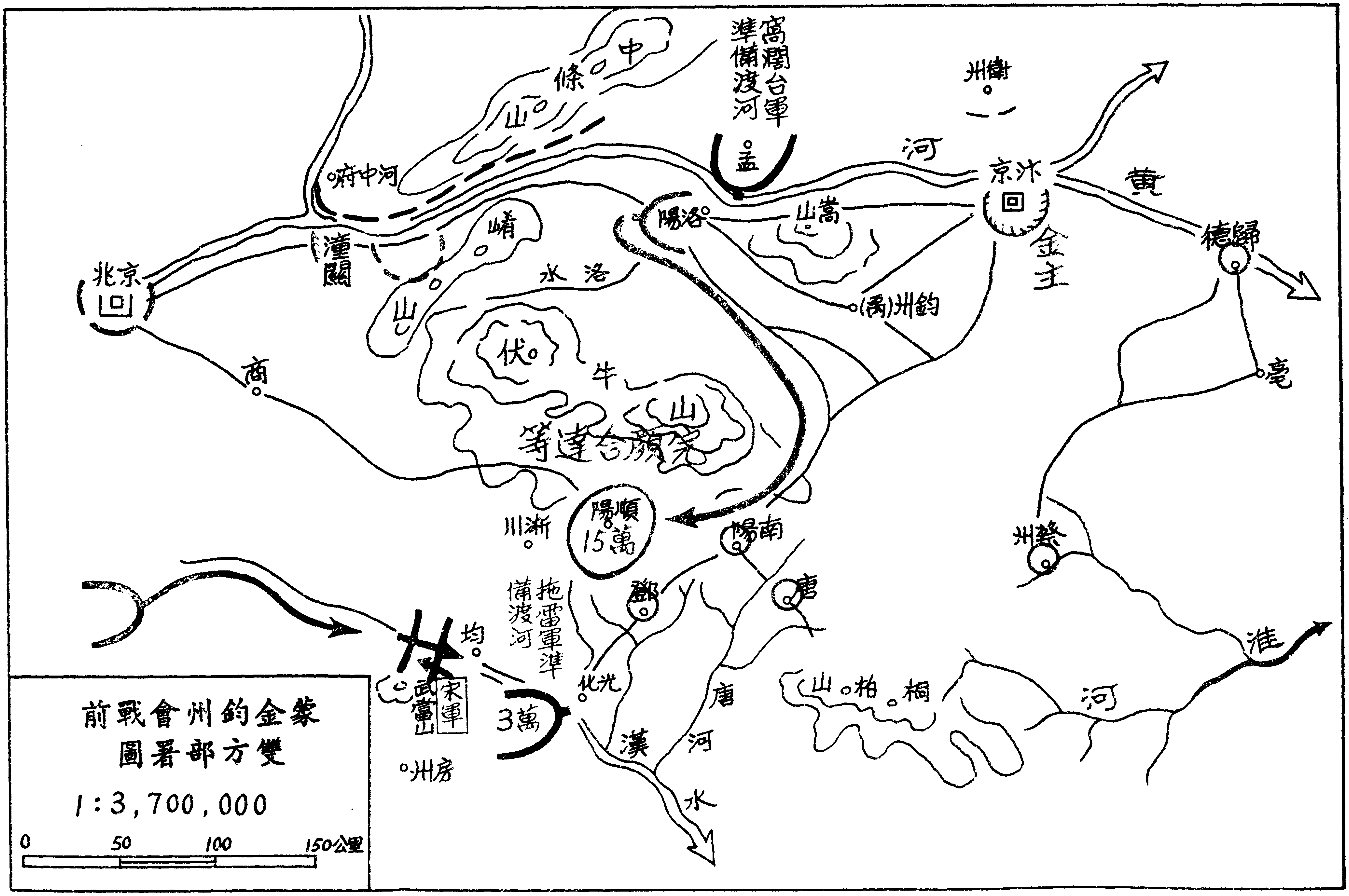

金軍調整部署圖
1:4,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蒙古軍
黃河
靖遠
蘭州元帥府
蘭州
臨夏
河州元帥府
積石山
臨洮路
會州
會州元帥府
(此四元帥府事均由郭蝦蟆兼)
臨洮
臨潭
洮州元帥府
鹽州堡
六盤山
蕭關
慶原路
慶陽
平涼
涇州
邠州
完顏訛可軍
鳳翔路
(原駐該地之馬軍均調往河南)
拖雷軍
天水
寶雞
鳳翔
郭蝦蟆軍
隴關
大散關
渭水
京兆路
同官
涇水
長安
牙吾塔軍
藍田
華山
華州
華陰
潼關
(那合買住軍)
商州
盩厔
秦嶺
鄜延路
延安
洛水
韓城
綏州
黃河
河中府
(草火訛可板子訛可軍)
河南路
潞州
窩闊台軍
平陽
太行山
史天澤軍
衛州
武仙軍
中條山
孟
函谷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軍
閿鄉
崤山
盧氏
熊耳山
伏牛山
洛陽
嵩山
鄭
中牟
汴京
均州(新鄭)
忠孝軍馬尚和陳
許州(許昌)
歸德
白撒
臨渙集
鳳
宋
武休
洋
華陽
褒城
沔
興元(漢中)
軍
饒風關
武關
方城
四川
大巴山
漢水
金州
房州
光化
鄧
唐
桐柏山
息
淮水
宋軍時常突襲


蒙古軍伐金作戰部署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西京(大同)
黃河
窩闊台
中軍
平陽
河中
左軍
濟南
斡陳那顏
濟州
衛州
汴
歸德
徐州
洛陽
潼關
渭水
右軍
鳳翔
寶雞
拖雷
汾
平涼
慶陽
會州
臨洮
洮州
河州
京兆
興元
金州
房州
鄧
唐
蔡州
桐柏山
淮水
漢水
合達
蒲阿
三軍期明一二三二年春會師於汴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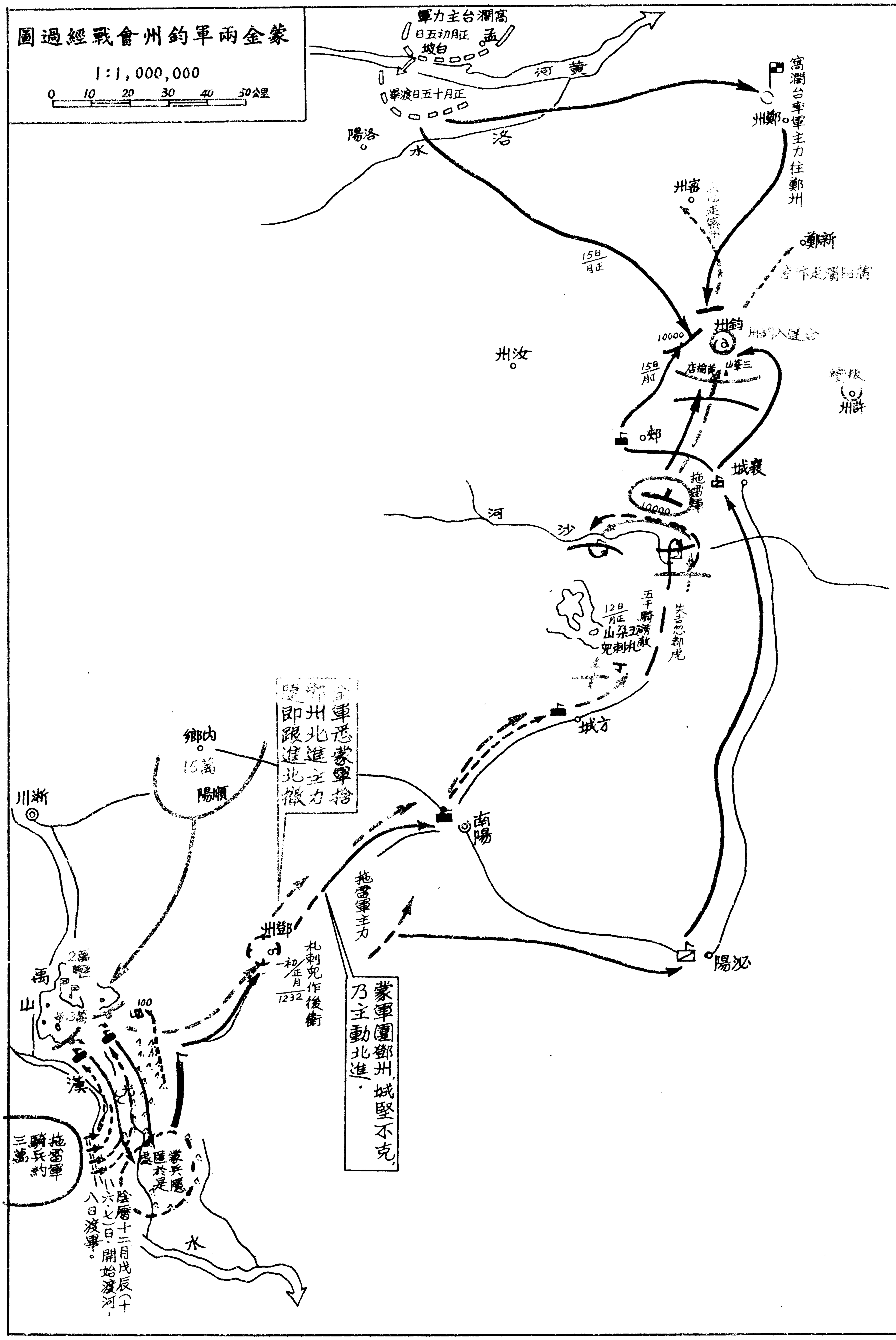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六八



蒙古拖雷進軍陝・川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公里
拖雷軍
8月 1231
寶雞
大散關
鳳
武休
太白河
佛坪
華陽
京兆
(安西)
至潼關
子午鎮
青野原
嘉陵江
略陽
沔州
西軍
興元
洋
漢水
陰11月 1231
蒙軍屠洋州
子午河
子午鎮
饒風
金州
拖雷軍由此直趨均州準備渡漢水
至光化
大安
大巴山脈
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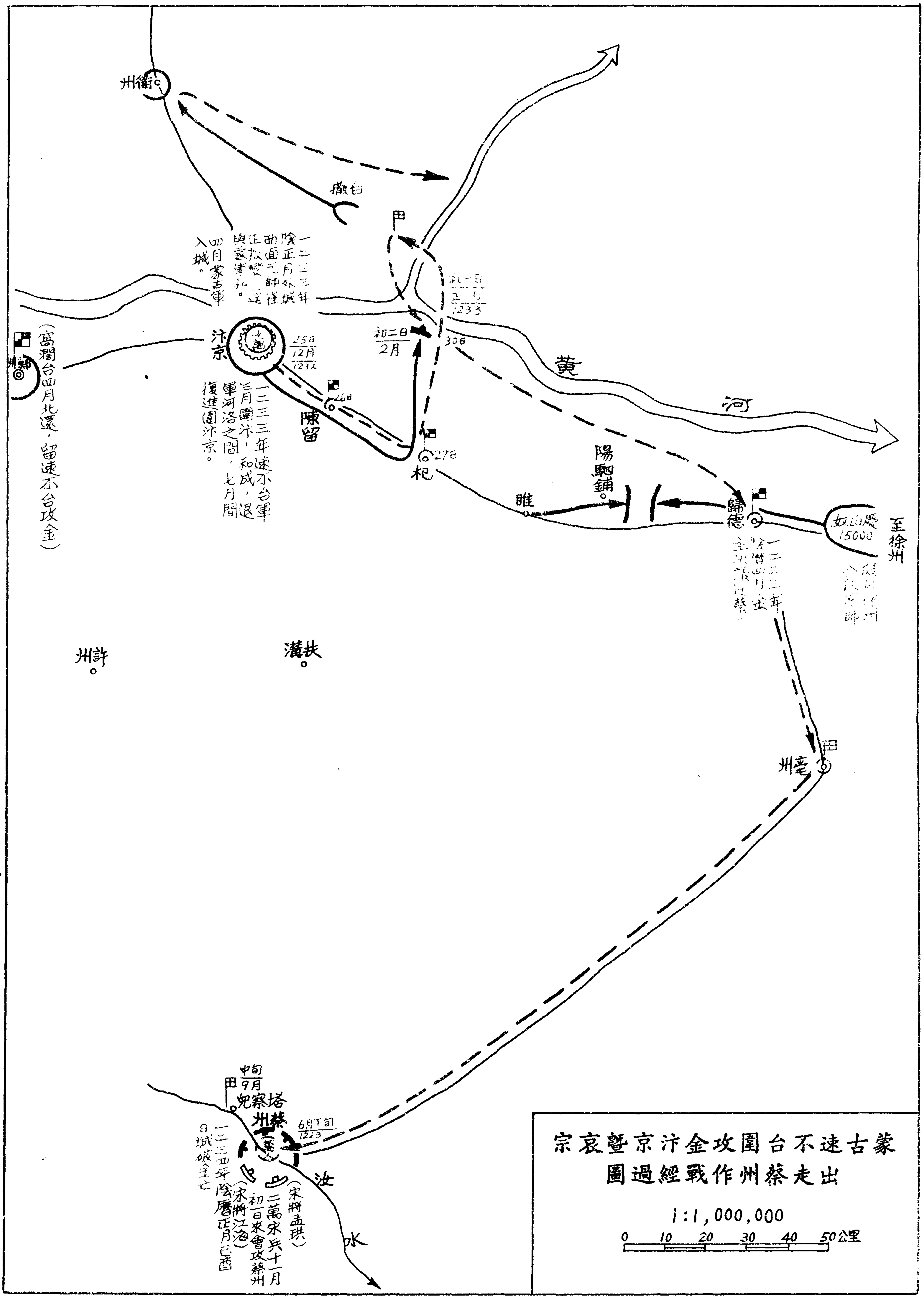


蒙金鈞州會戰前雙方部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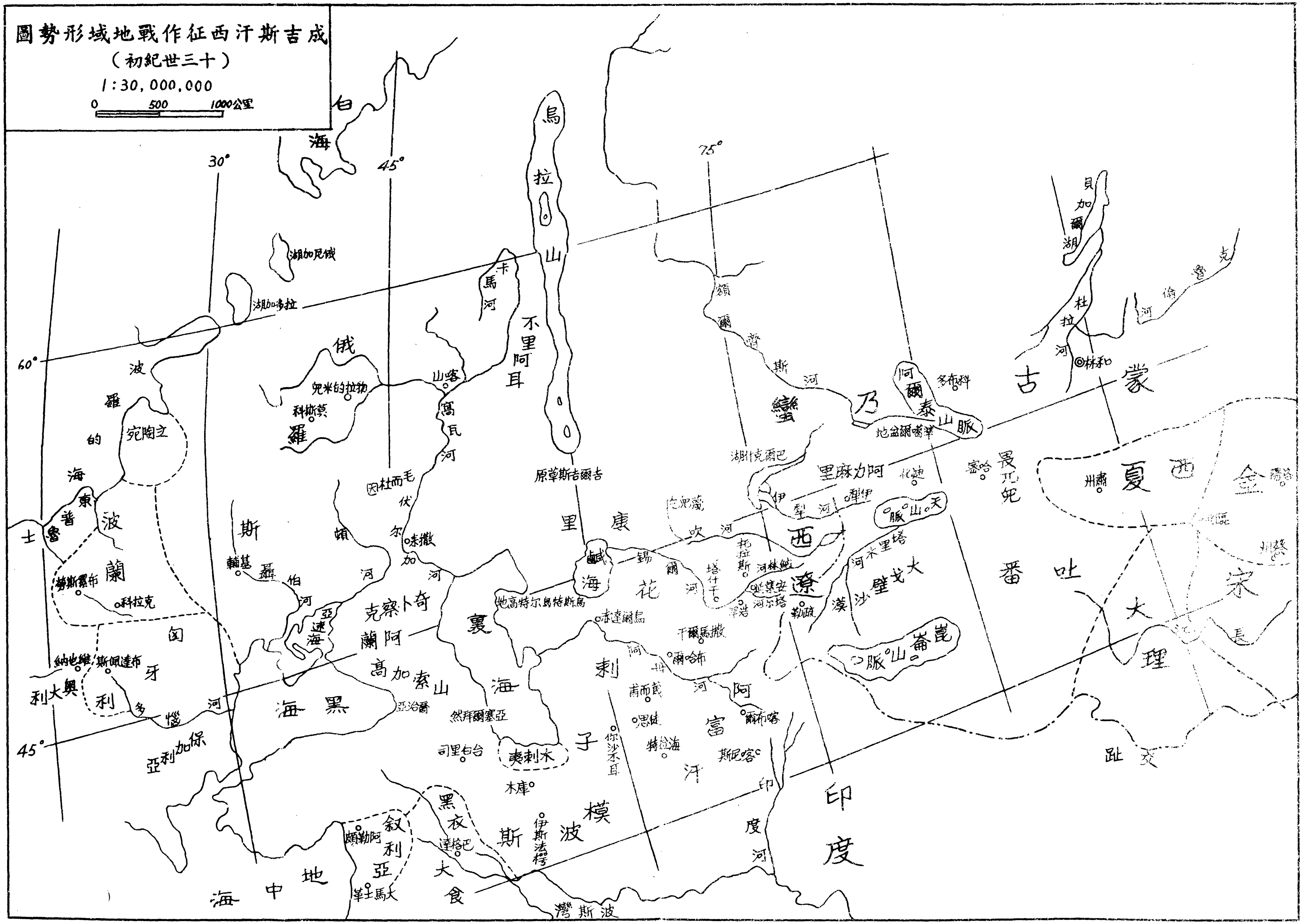


蒙金兩軍鈞州會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高潤台主力軍
正月初五日
白坡
孟
黃河
正月十五日渡畢
洛陽
洛水
鄭州
高潤台軍主力住鄭州
新鄭
鈞州
汝州
三峯山
黃榆店
郟
襄城
許州
沙河
拖雷軍
10000
方城
南陽
內鄉
順陽
淅川
鄧州
泌陽
禹山
漢水
拖雷軍主力
蒙軍圍鄧州,城堅不克,乃主動北進。
拖雷軍騎兵約三萬
陰曆十二月戊辰(十六、七)日,開始渡河,八日渡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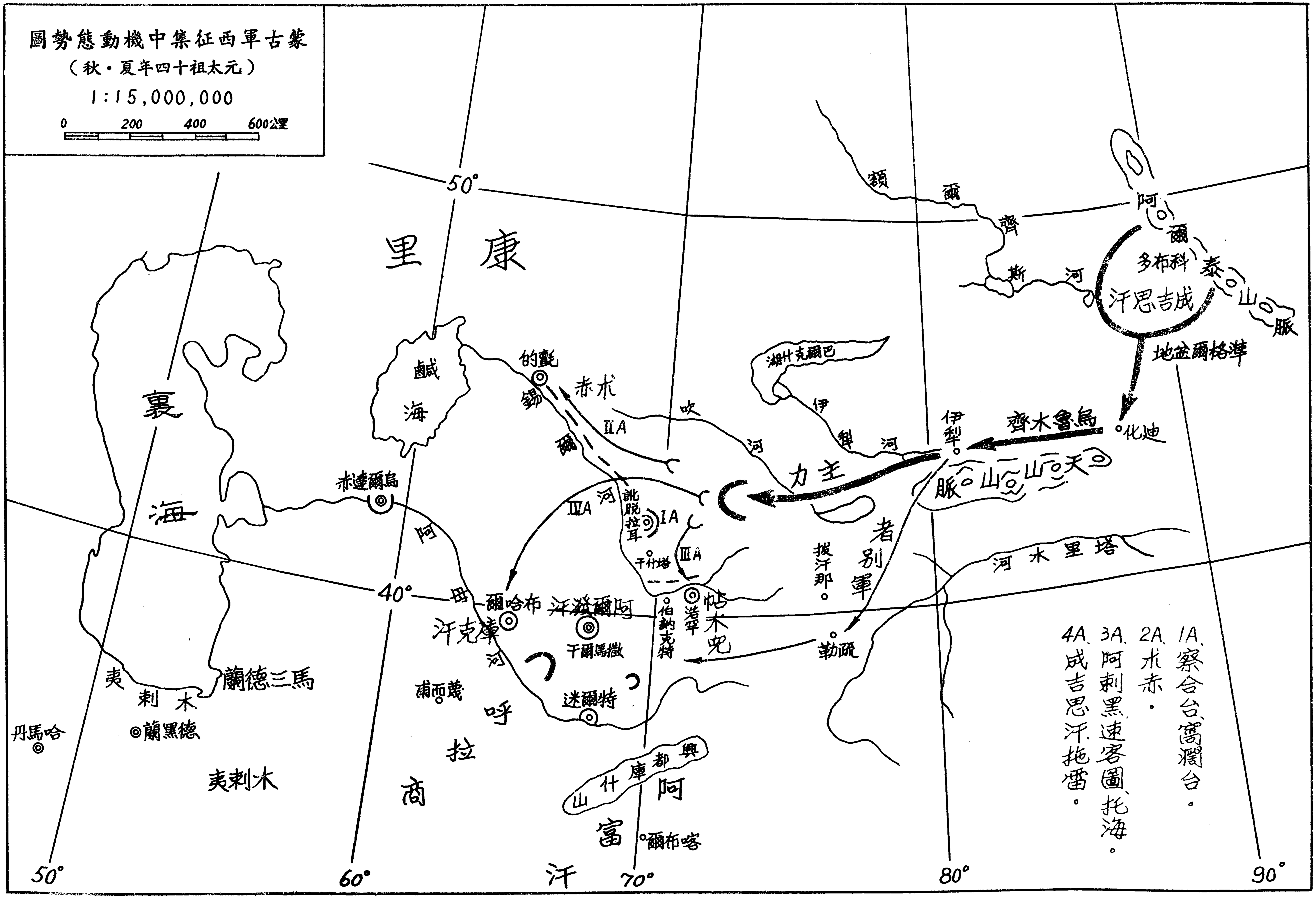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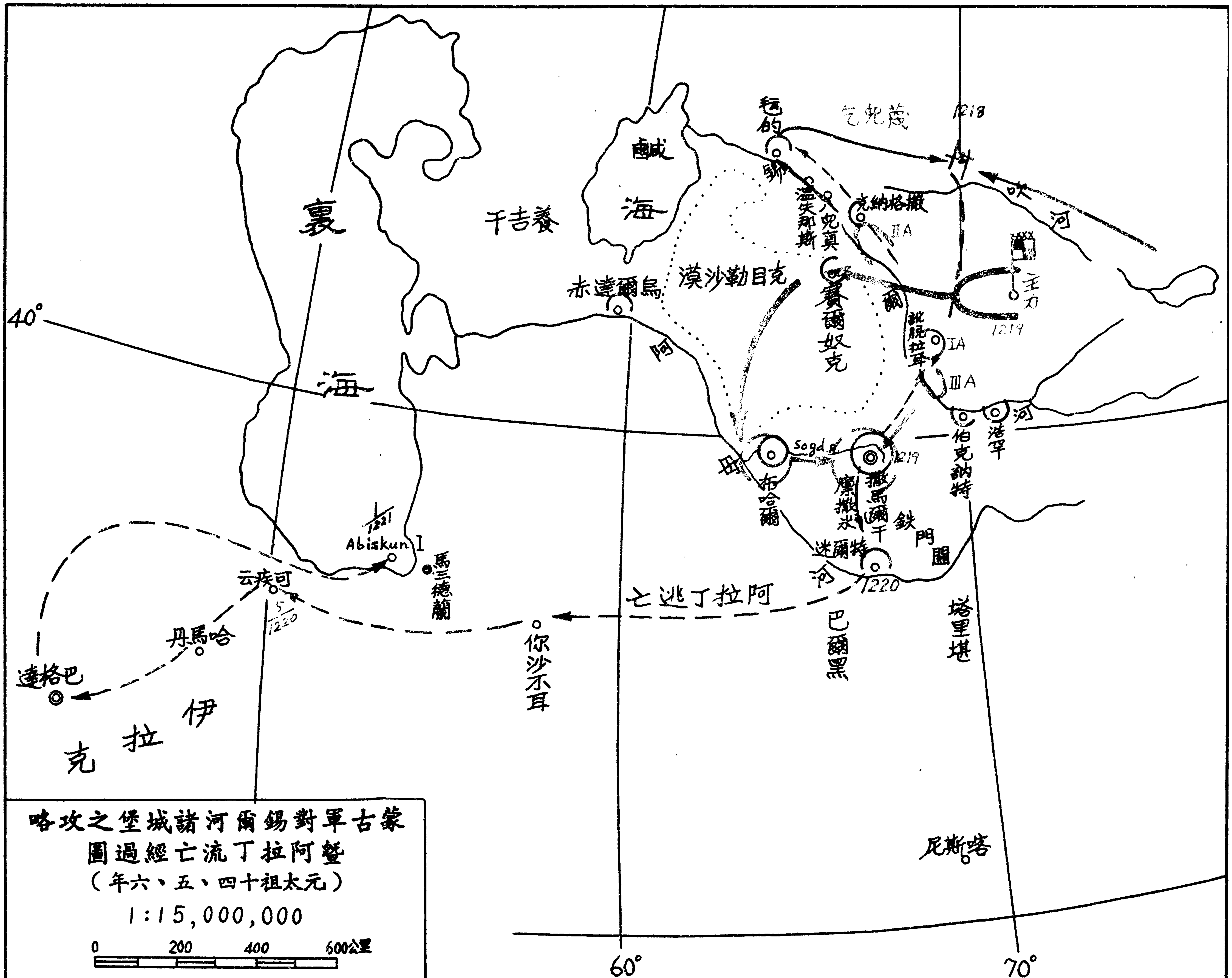
蒙古速不台圍攻金汴京暨哀宗
出走蔡州作戰經過圖



成吉思汗西征作戰地域形勢圖
（十三世紀初）
1:30,000,000
0 500 1000公里
白海
烏拉山
不里阿耳
俄羅斯
蒙古
乃蠻
阿爾泰山脈
西遼
天山脈
崑崙山脈
吐番
西夏
金
宋
大理
交趾
花剌子模
康里
吉爾吉斯草原
鹹海
裏海
黑海
地中海
波斯灣
印度
印度河
阿富汗
高加索山
波羅的海
波蘭
匈牙利
奧大利
保加利亞
大食
敘利亞
黑衣大食
大戈壁沙漠
和林
貝加爾湖
克魯倫河
杜拉河
伏爾加河
頓河
伊犂河
錫爾河
阿姆河
額爾齊斯河
巴爾克什湖
阿力麻里
撒馬爾罕
布哈爾
玉龍傑赤
訛答剌
巴格達
大馬士革
伊斯法罕
喀布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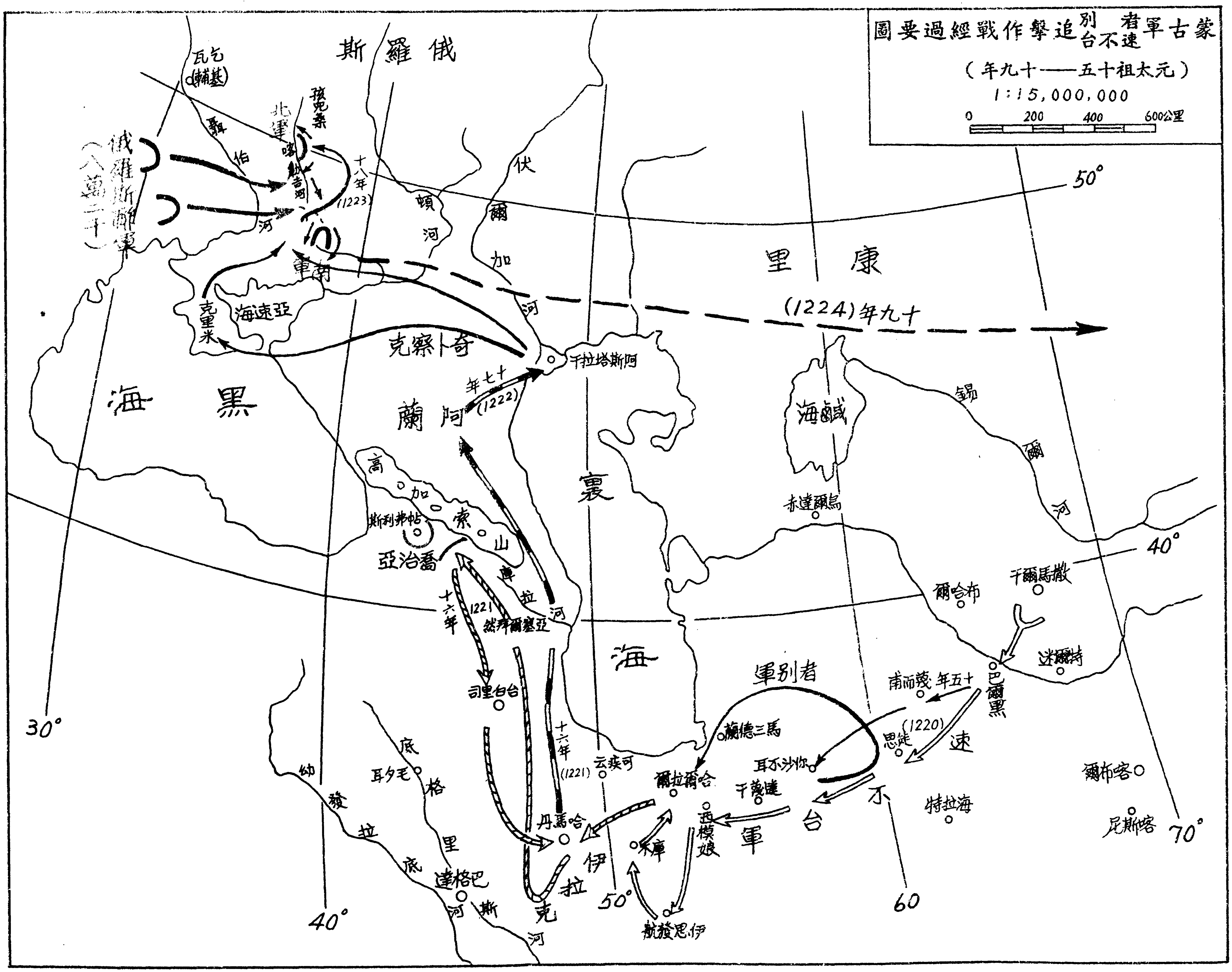

蒙古軍西征集中機動態勢圖
（元太祖十四年夏・秋）
1:15,000,000
0 200 400 600公里
1A、察合台、窩闊台。
2A、朮赤。
3A、阿剌黑、速客圖、托海。
4A、成吉思汗、拖雷。
康里
裏海
鹹海
錫爾河
阿母河
氈的
朮赤
訛脫拉耳
塔什干
浩罕
帖木兒
伯納克特
拔汗那
吹河
伊犁河
伊犁
巴爾克什湖
主力
天山山脈
烏魯木齊
迪化
準格爾盆地
成吉思汗
科布多
阿爾泰山脈
額爾齊斯河
者別軍
疏勒
塔里木河
布哈爾
撒馬爾干
特爾迷
蔑而甫
呼拉商
興都庫什山
阿富汗
喀布爾
馬三德蘭
木剌夷
德黑蘭
哈馬丹
50°
40°
60°
70°
80°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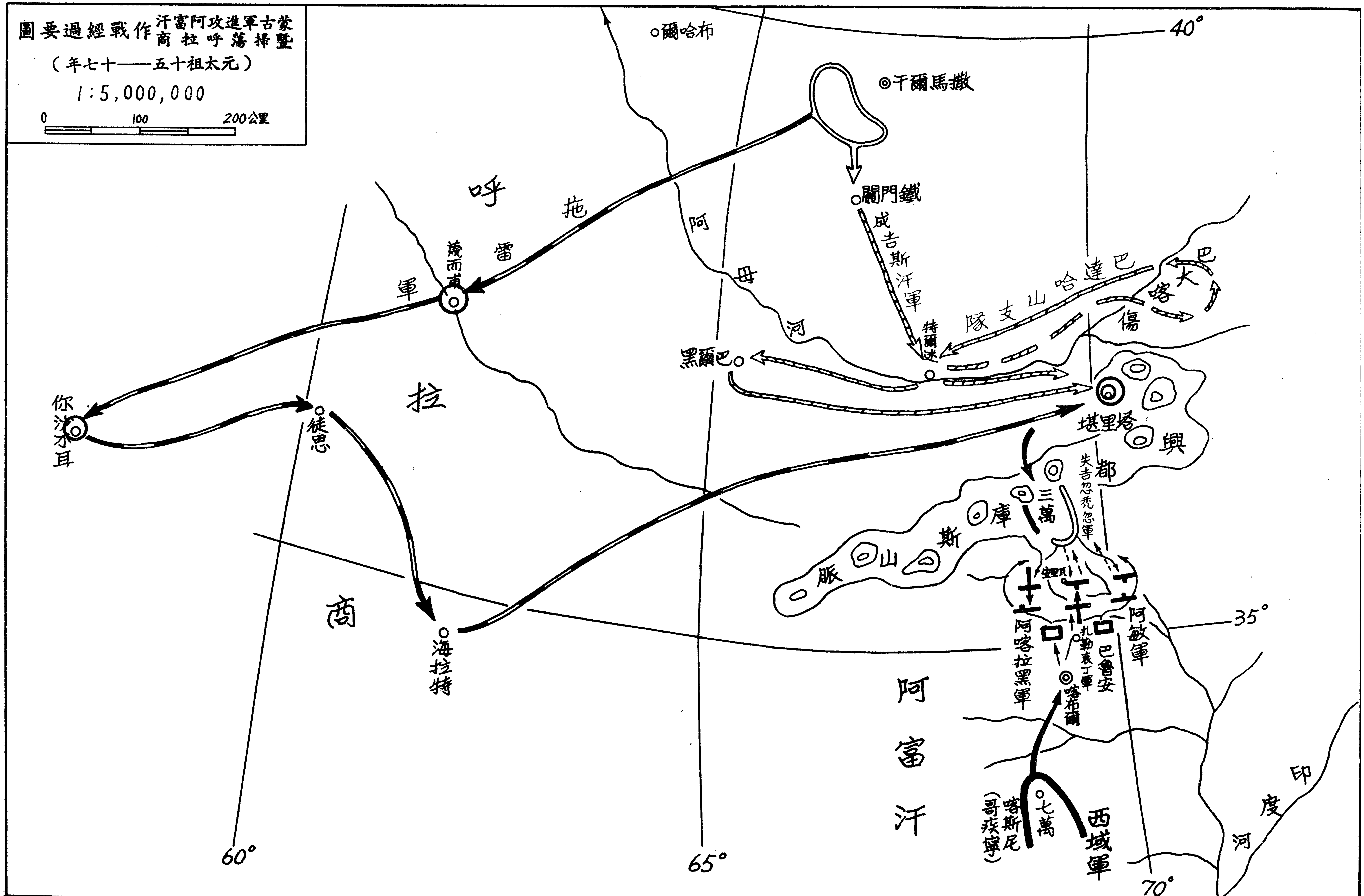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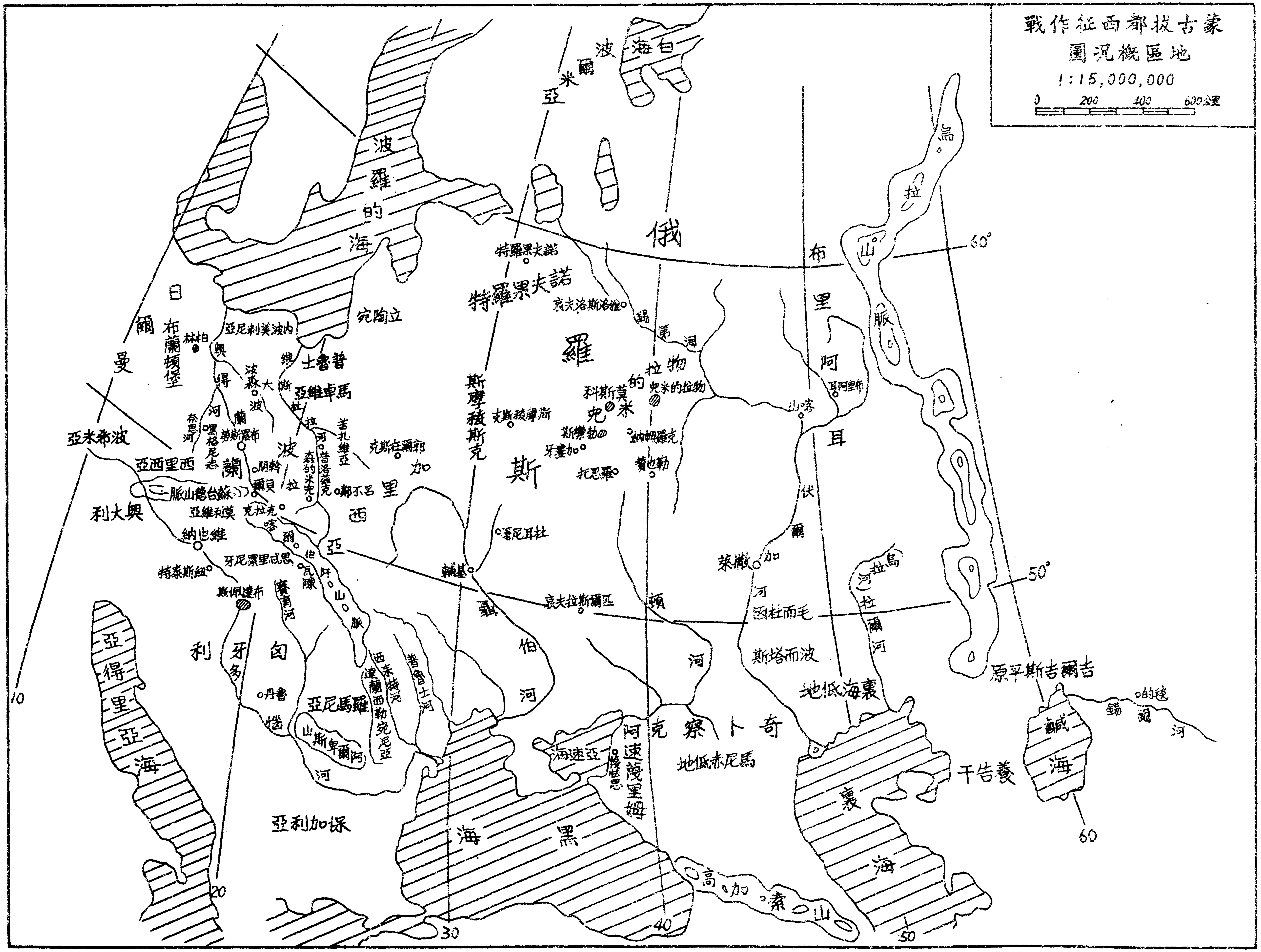
蒙古軍對錫爾河諸城堡之攻略暨阿拉丁流亡經過圖
（元太祖十四、五、六年）
1:15,000,000
0 200 400 6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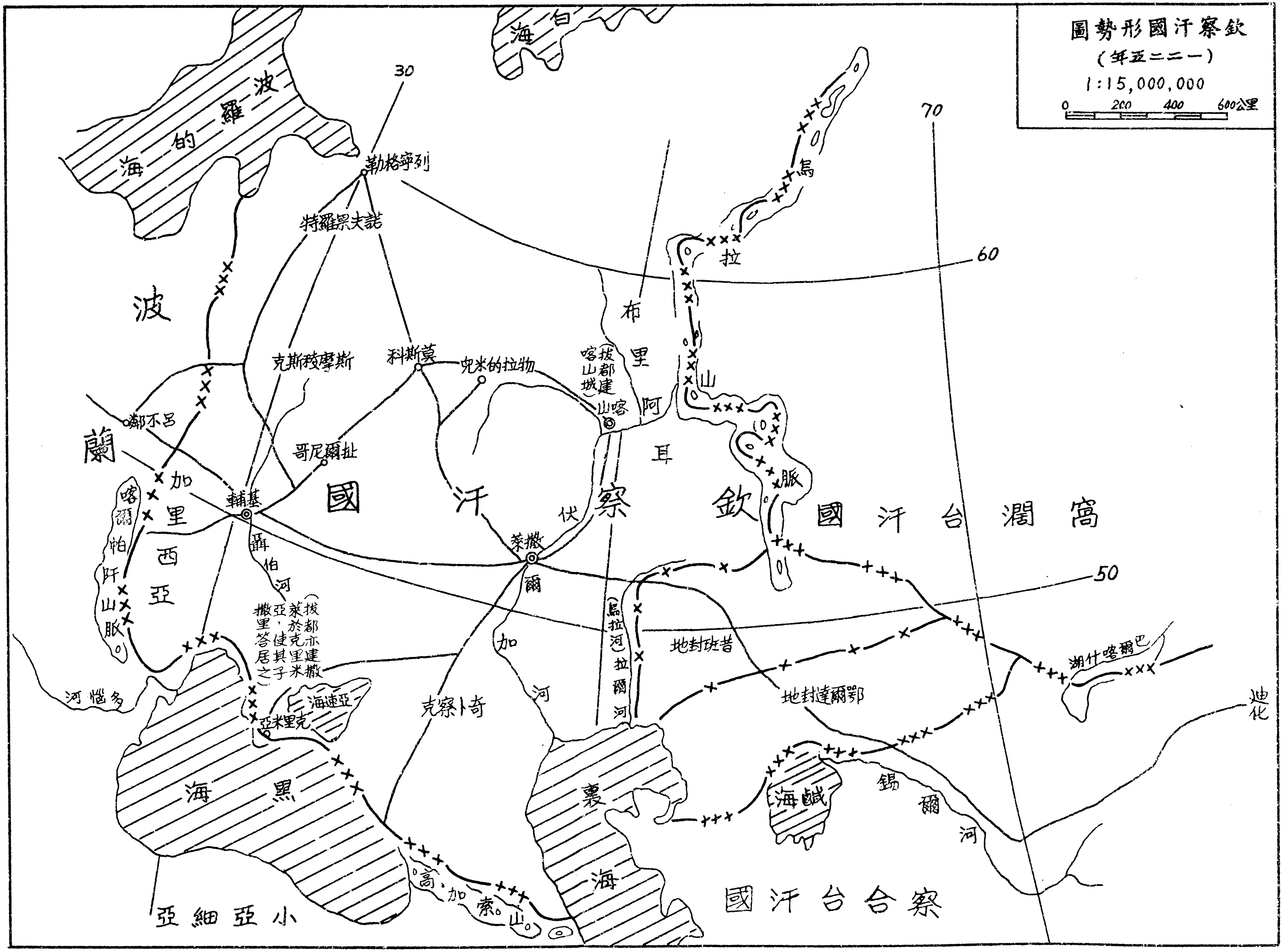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七五


蒙古軍者別速不台追擊作戰經過要圖
（元太祖十五——十九年）
1:15,000,000
0 200 400 600公里
俄羅斯
康里
黑海
裏海
鹹海
阿蘭
高加索山
喬治亞
亞塞拜然
奇卜察克
亞速海
克里米
頓河
伏爾加河
庫拉河
錫爾河
俄羅斯聯軍（八萬二千）
十八年(1223)
十九年(1224)
十七年(1222)
十六年(1221)
十五年(1220)
者別軍
速不台軍
阿斯塔拉干
烏爾達赤
撒馬爾干
布哈爾
黑爾巴
特拉海
客布爾
客斯尼
伊拉克
哈馬丹
馬三德蘭
伊思發航
30°
40°
50°
60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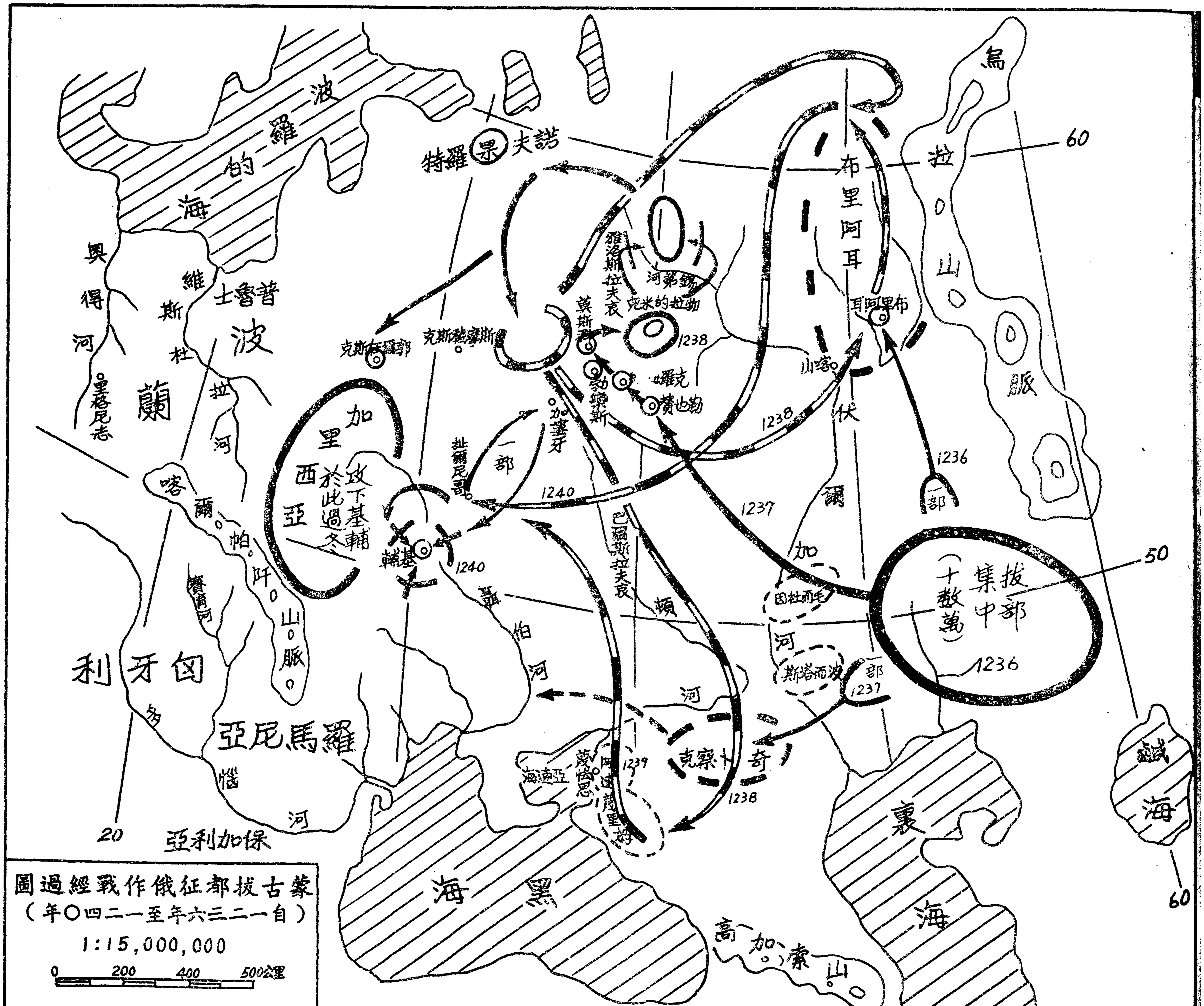


蒙古軍進攻阿富汗暨掃蕩呼拉商作戰經過要圖
（元太祖十五——十七年）
1:5,000,000
0
100
200公里
布哈爾
撒馬爾干
鐵門關
成吉思汗軍
阿母河
呼
拉
商
拖雷軍
蔑而甫
你沙不耳
徒思
海拉特
黑爾巴
特爾迷
巴達哈山支隊
塔里堪
興都庫斯山脈
失吉忽禿忽軍
三萬
阿喀拉黑軍
札勒丁軍
巴魯安
阿敏軍
喀布爾
阿富汗
喀斯尼（哥疾寧）
七萬
西域軍
印度河
40°
35°
60°
65°
70°


蒙古拔都西征作戰
地區概況圖
1:15,000,000
0 200 400 600公里
波羅的海
白海
俄羅斯
諾夫果羅特
莫斯科
弗拉的米爾
斯摩稜斯克
伏爾加河
頓河
聶伯河
裏海
黑海
鹹海
烏拉山脈
烏拉河
高加索山
奇卜察克
吉爾吉斯平原
養告干
波蘭
匈牙利
保加利亞
馬羅尼亞
亞得里亞海
日爾曼
奧大利
波希米亞
西里西亞
普魯士
馬卓維亞
加里西亞
摩拉維亞
維也納
布達佩斯
基輔
布蘭頓堡
60°
50°
10
20
30
40
50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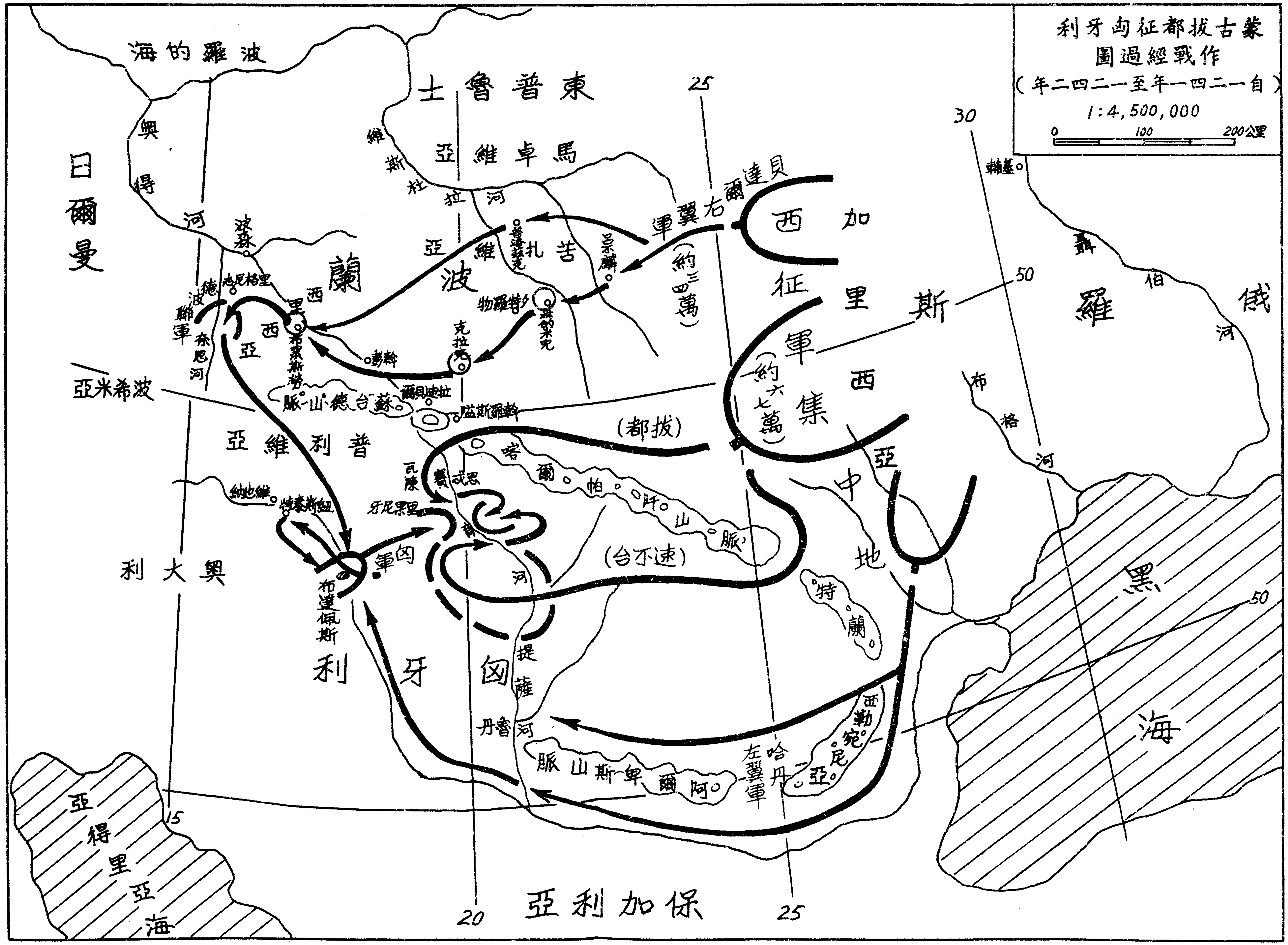


欽察汗國形勢圖
(一二二五年)
1:15,000,000
0 200 400 6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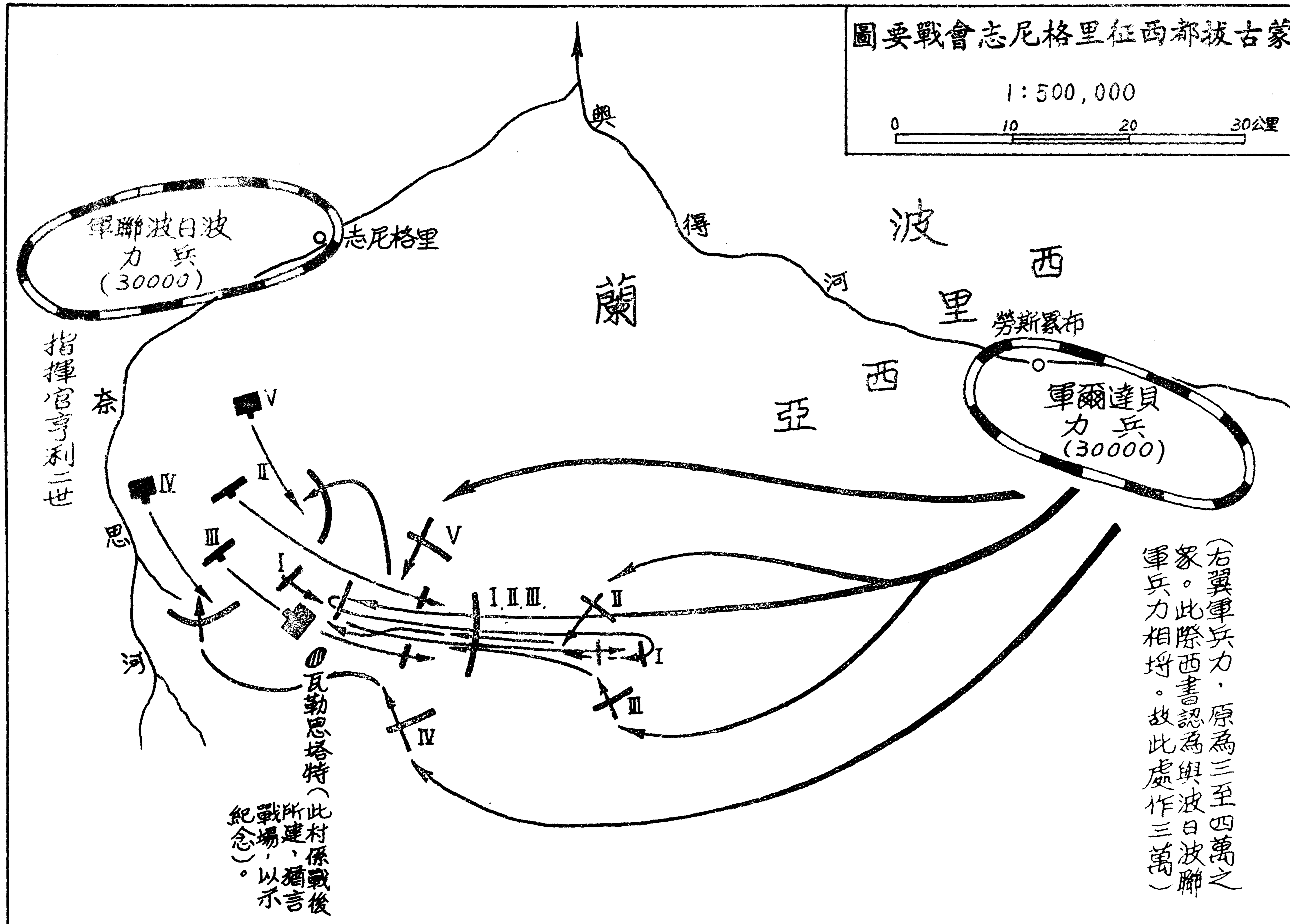
蒙古拔都征俄作戰經過圖
（自一二三六年至一二四〇年）
1:15,000,000
0 200 400 500公里

附圖十三—四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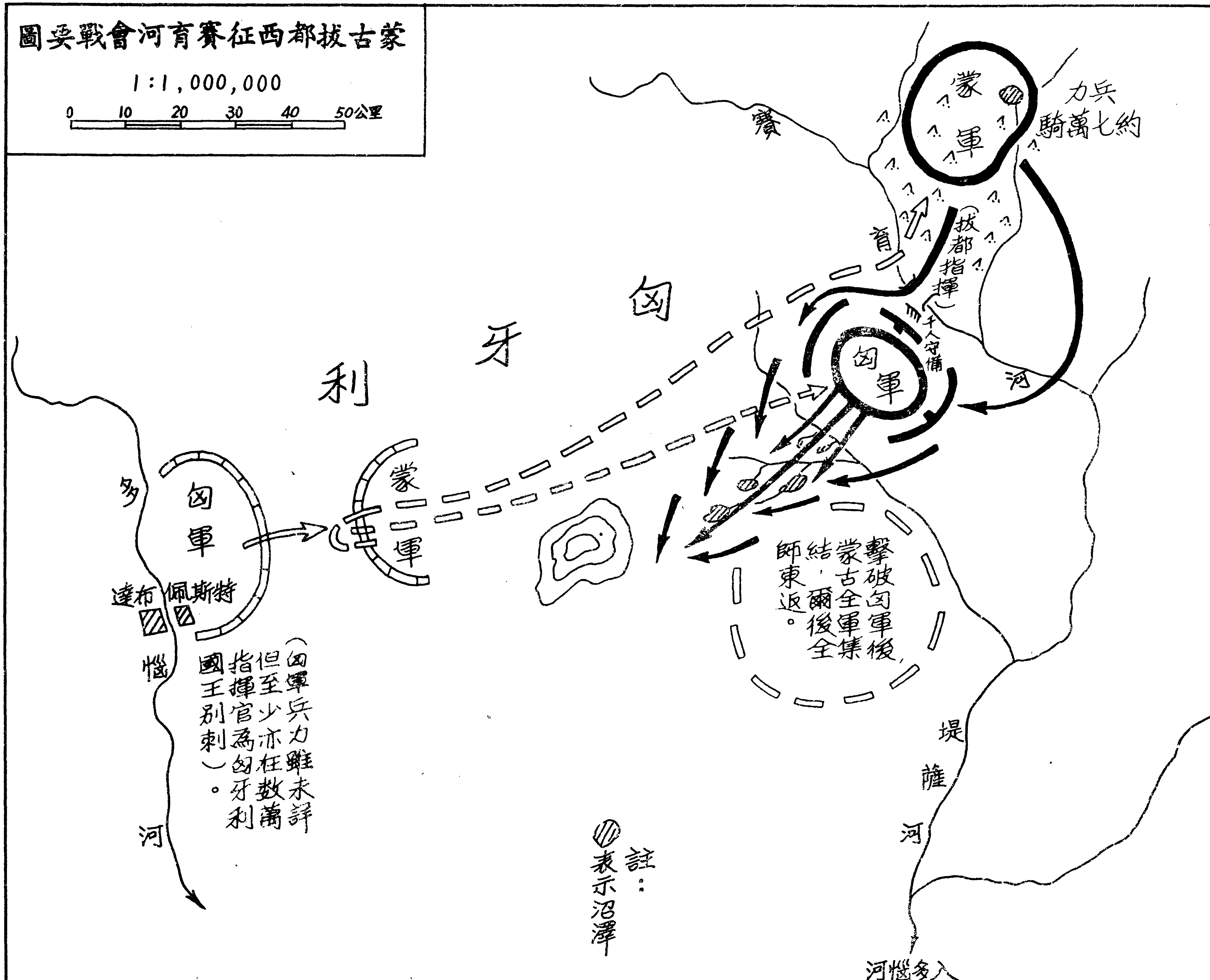


蒙古拔都征匈牙利作戰經過圖
(自一二四一年至一二四二年)
1:4,500,000

附圖十三—四八一

蒙古拔都西征里格尼志會戰要圖
1:500,000
0 10 20 30公里
波日波聯軍
兵力
(30000)
里格尼志
奧得河
波蘭
西里西亞
布累斯勞
貝達爾軍
兵力
(30000)
指揮官亨利二世
奈思河
V
IV
III
II
I
I.II.III.
瓦勒思塔特(此村係戰後所建，猶言戰場，以示紀念)。
(右翼軍兵力，原為三至四萬之眾。此際西書認為與波日波聯軍兵力相埒。故此處作三萬)

附圖十三—四八二


蒙古拔都西征賽育河會戰要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約七萬騎兵力
蒙軍
賽育河
（拔都指揮）
千人守備
匈牙利
匈軍
擊破匈軍後，蒙古全軍集結，爾後全師東返。
蒙軍
匈軍
佩斯特
布達
（匈軍兵力雖未詳但至少亦在數萬指揮官為匈牙利國王別剌）。
多惱河
提薩河
入多惱河
註：表示沼澤

附圖十三—四八三



蒙古旭烈兀征波斯作戰地區概況圖
（自一二五五年至一二六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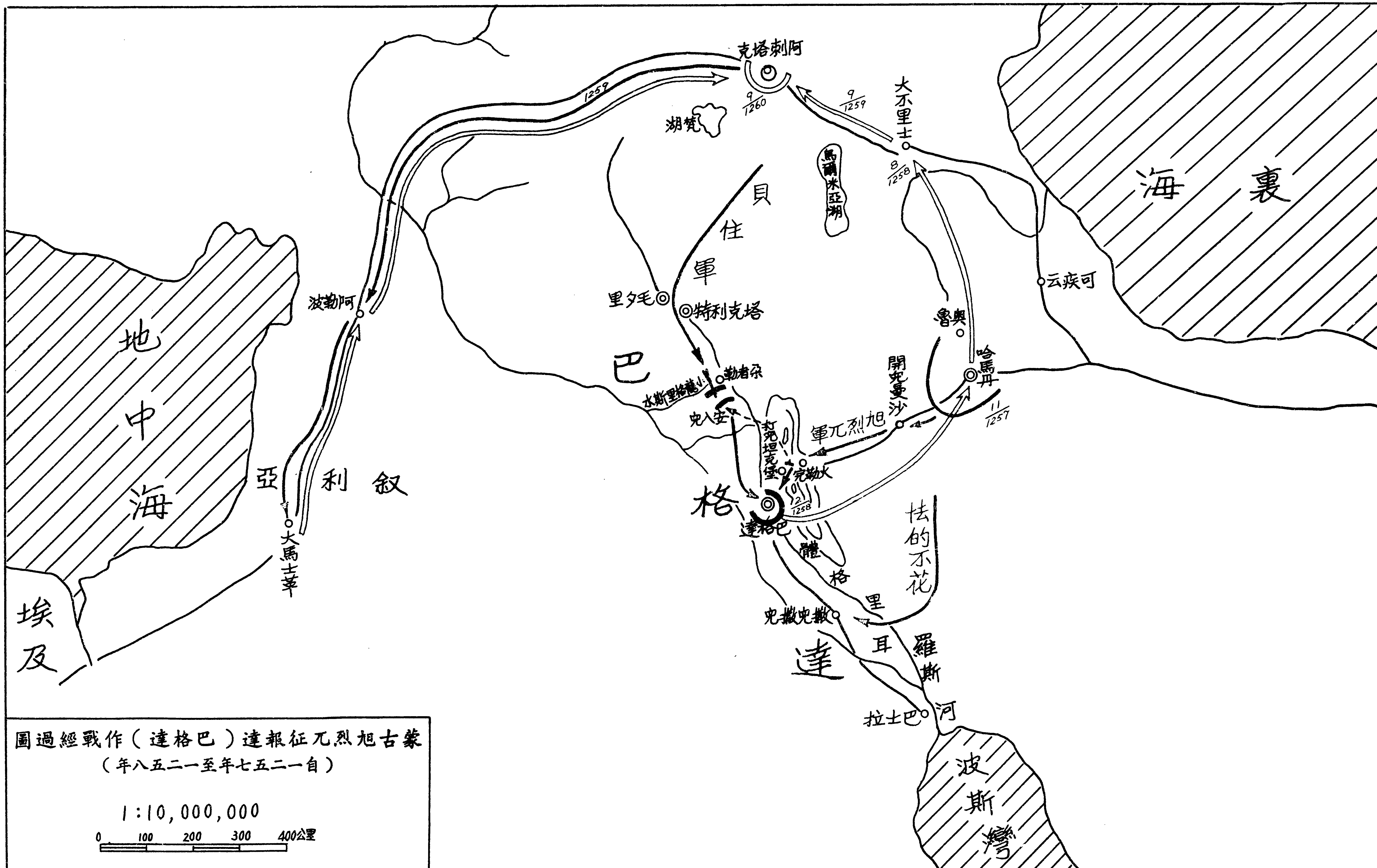


蒙古旭烈兀征木剌夷作戰經過圖

（自一二五五年至一二五七年）

1:5,000,000

0　100　2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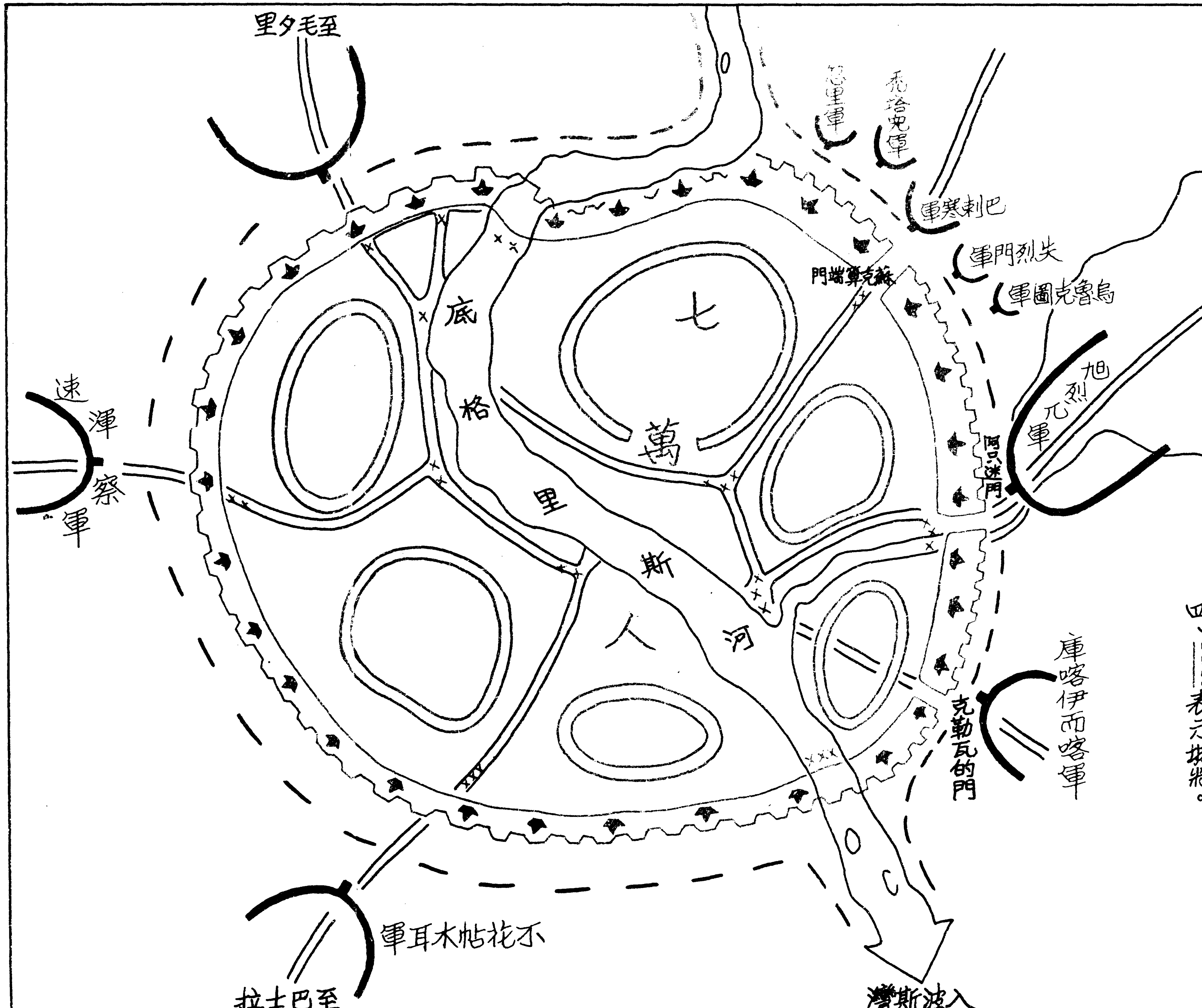
圖過經戰作（達格巴）達報征兀烈旭古蒙

（年八五二一至年七五二一自）

1:10,0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蒙古圍攻巴格達城部署圖
（一二五八年一月）




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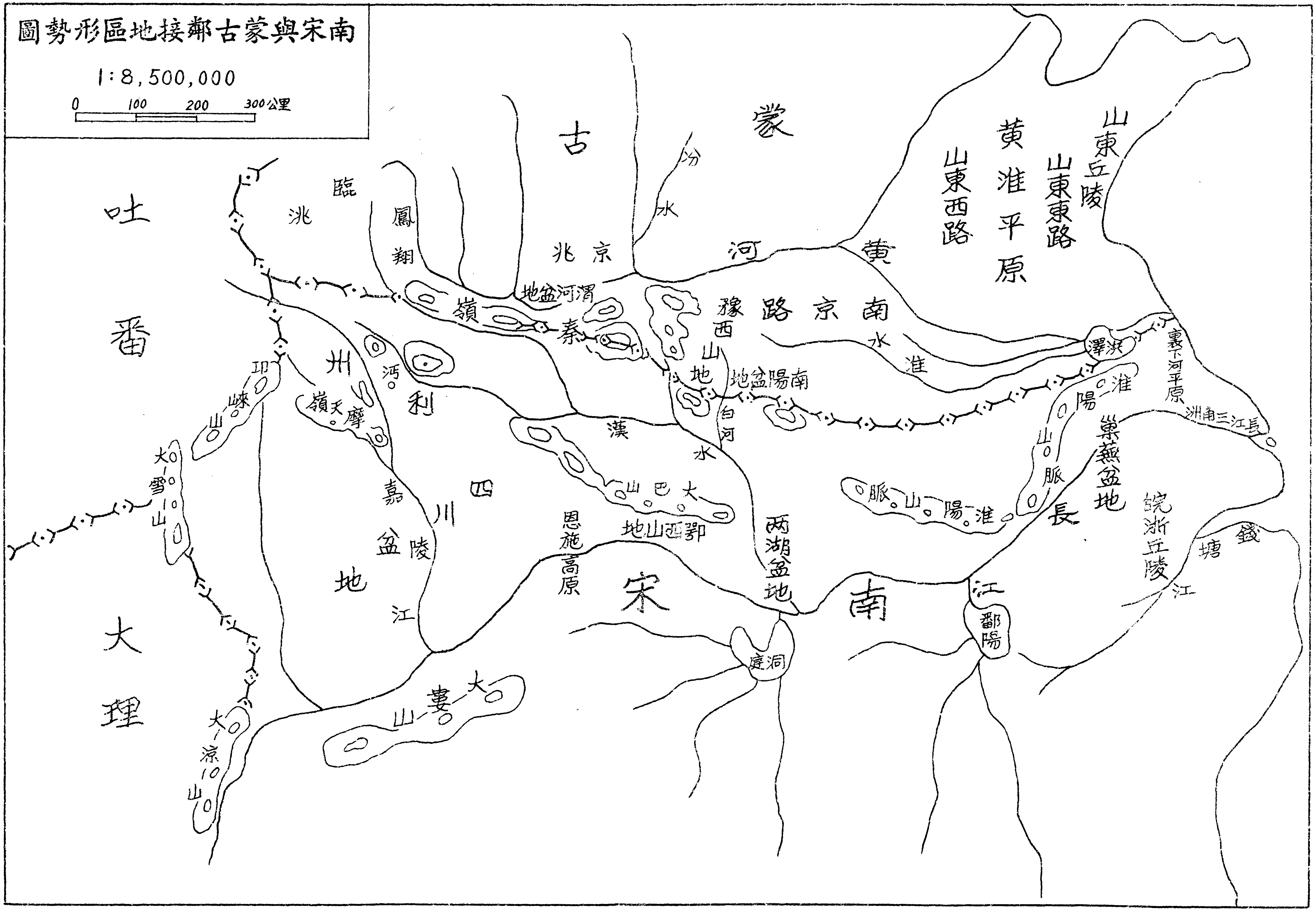
一、本圖因無參攷圖例，僅形勢相近，其諸門之位置及正確性，均不可靠，惟河川流向及關係方位則稍近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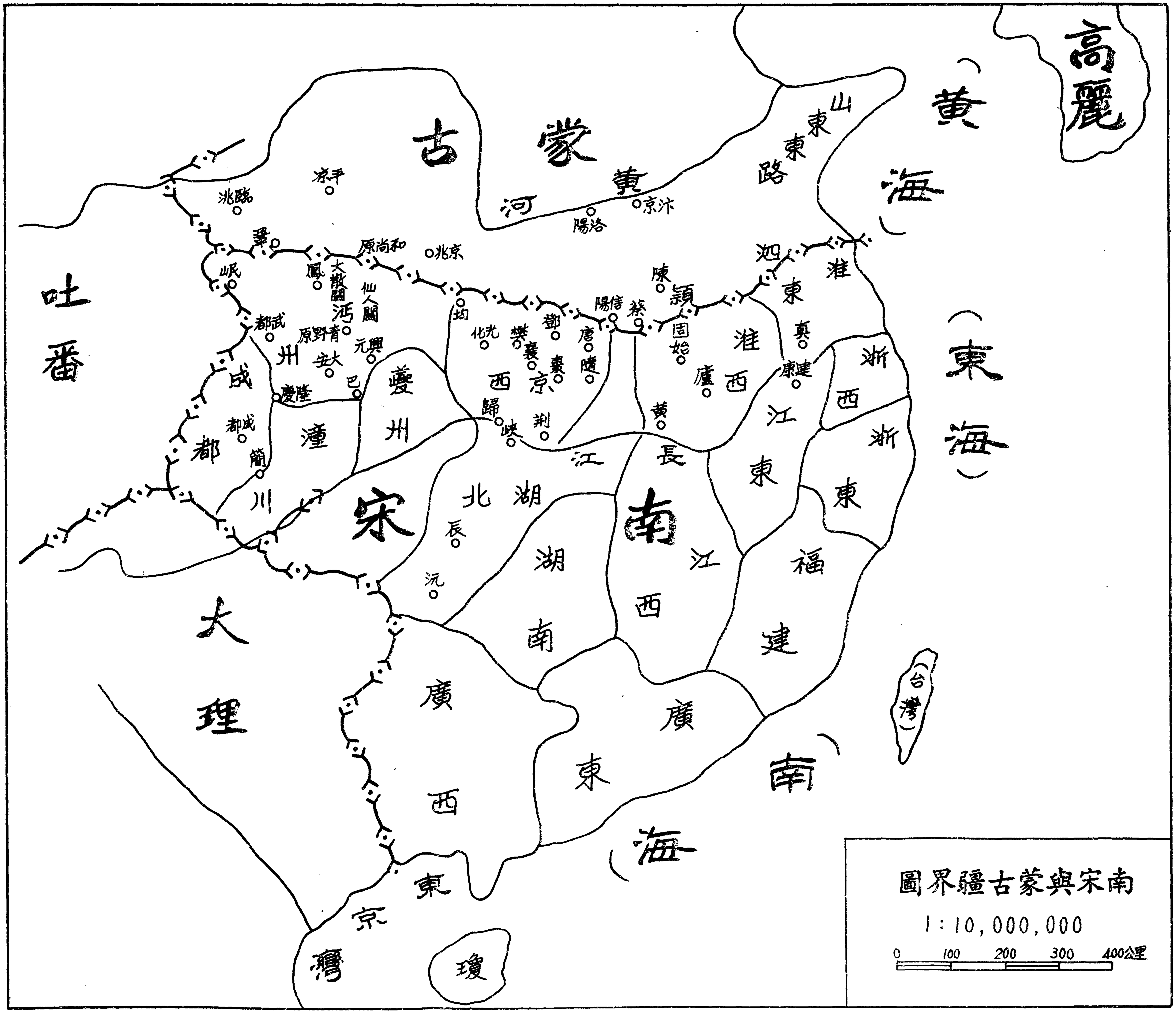
二、此圖係想像作圖，故缺梯尺。

三、▲表示戍樓，計全城壁共一百六十三座，今所示僅及原數目之五分之一。

四、⁝⁝⁝表示城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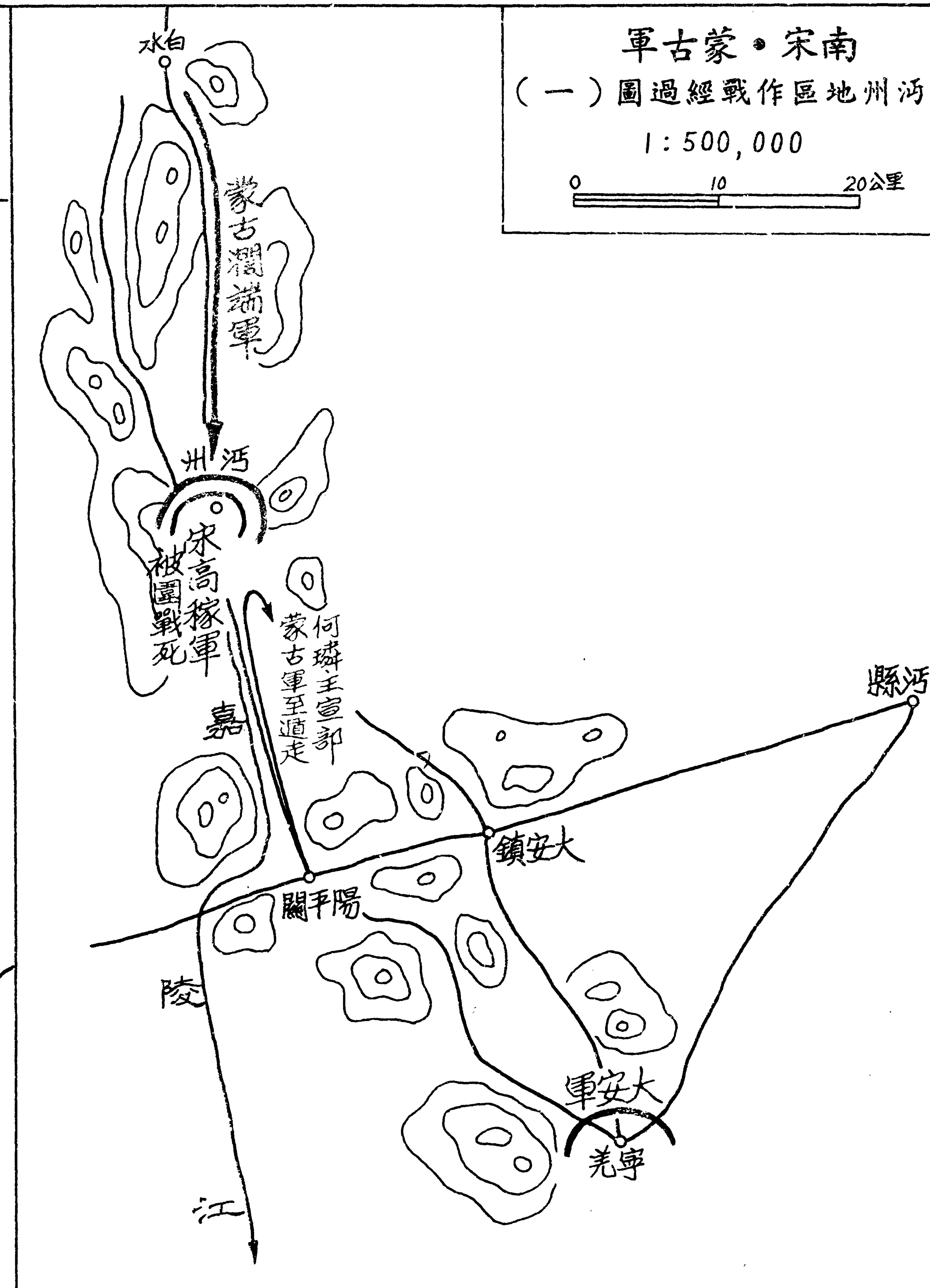

蒙古四大汗國疆域圖
1:30,000,000
0 500 100公里
欽察汗國
波蘭
莫斯科
伏爾加河
頓河
烏拉山脈
(奇卜察克)
(康里)
多惱河
黑海
裏海
鹹海
錫爾河
阿母河
窩闊台汗國
額爾齊斯河
貝加爾湖
唐努山
阿爾泰山
準噶爾盆地
伊犁河
伊犁
察合台汗國
別失八里
(畏兀兒)
撒馬爾干
和林
蒙古
克魯倫河
上都
金
黃河
宋
長江
吐番
印度
伊兒汗國
波斯汗國
小亞細亞
阿剌塔克
敘利亞
哈馬丹
巴格達
大馬士革
地中海
阿剌伯
波斯灣
阿剌伯海
60
75
90
105
120
45
30


南宋與蒙古鄰接地區形勢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蒙古
吐番
大理
南宋
臨洮
鳳翔
京兆
汾水
黃河
山東西路
黃淮平原
山東東路
山東丘陵
渭河盆地
秦嶺
南京路
豫西山地
南陽盆地
淮水
洪澤
裏下河平原
長江三角洲
淮陽山脈
巢蕪盆地
皖浙丘陵
錢塘江
利州
沔
摩天嶺
邛崍山
大雪山
四川盆地
嘉陵江
漢水
白河
大巴山
鄂西山地
恩施高原
兩湖盆地
長江
洞庭
鄱陽
淮陽山脈
大婁山
大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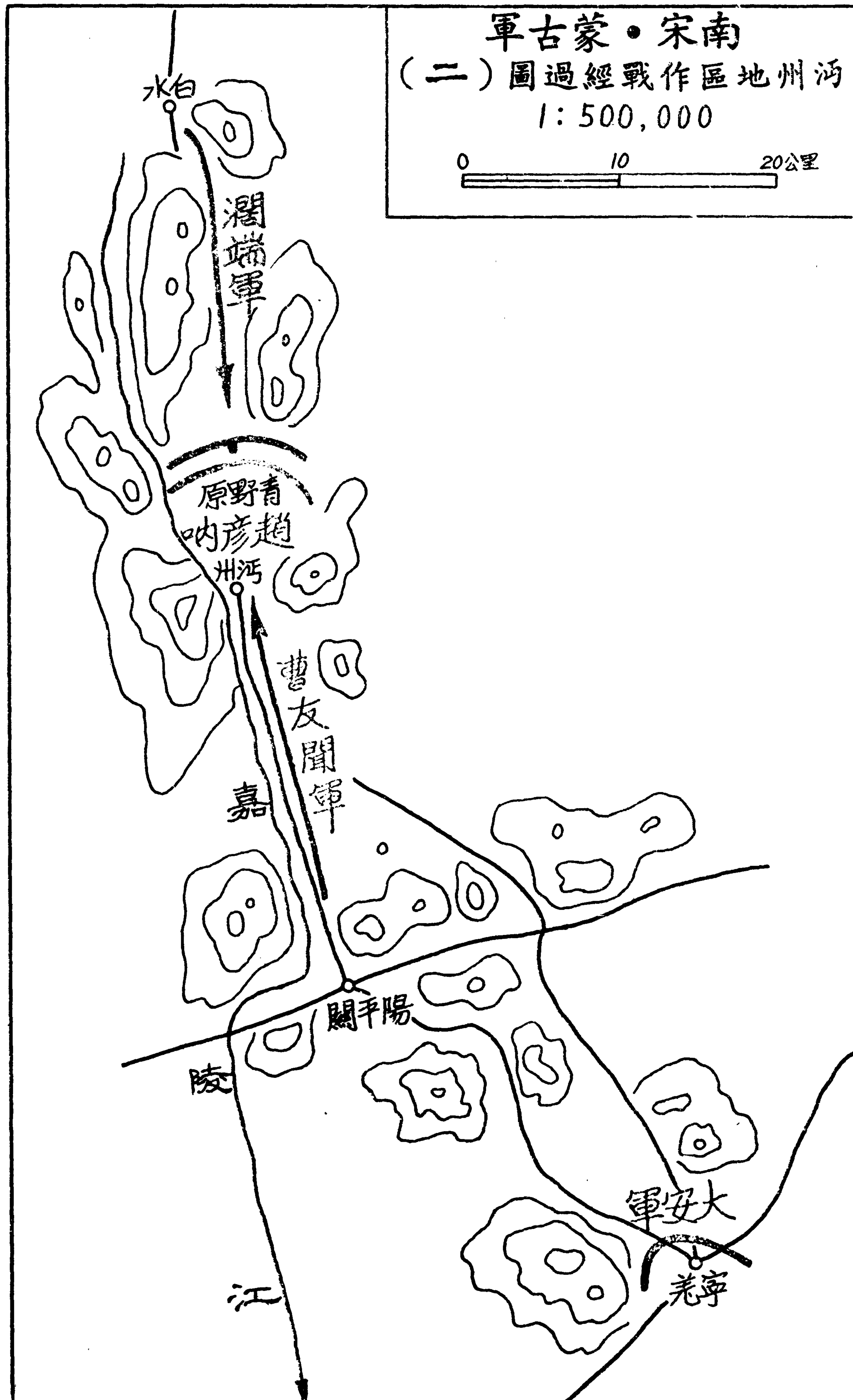


南宋與蒙古疆界圖

1:10,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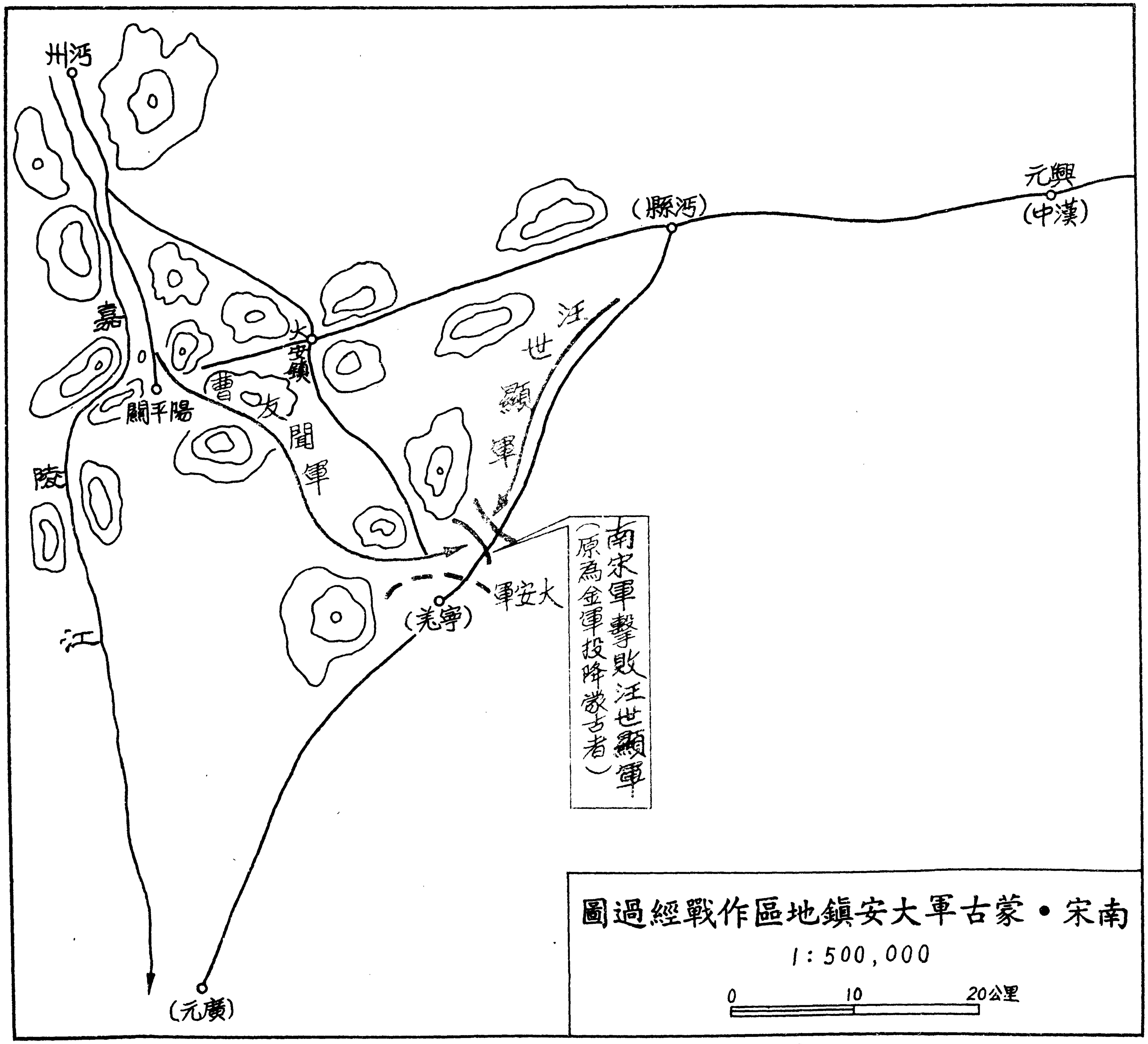


南宋・蒙古軍
沔州地區作戰經過圖（一）
1: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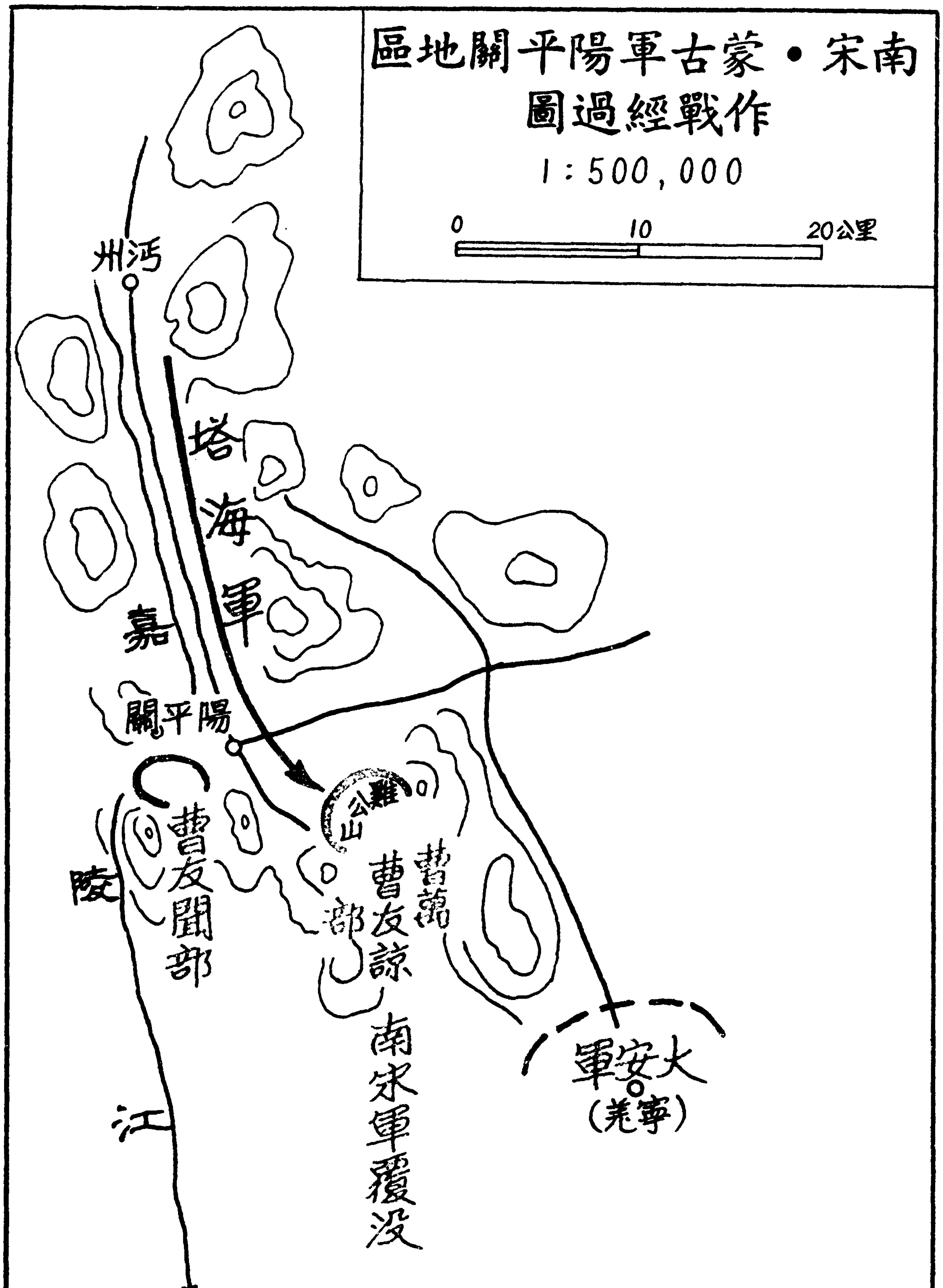


南宋・蒙古軍
沔州地區作戰經過圖（二）
1:500,000

附圖十三—四九一



南宋・蒙古軍大安鎮地區作戰經過圖


南宋・蒙古軍陽平關地區
作戰經過圖
1:500,000
0
10
20公里
沔州
塔海軍
嘉
陽平關
雞公山
曹友聞部
陵
江
曹友諒部
曹萬
南宋軍覆沒
大安軍
(寧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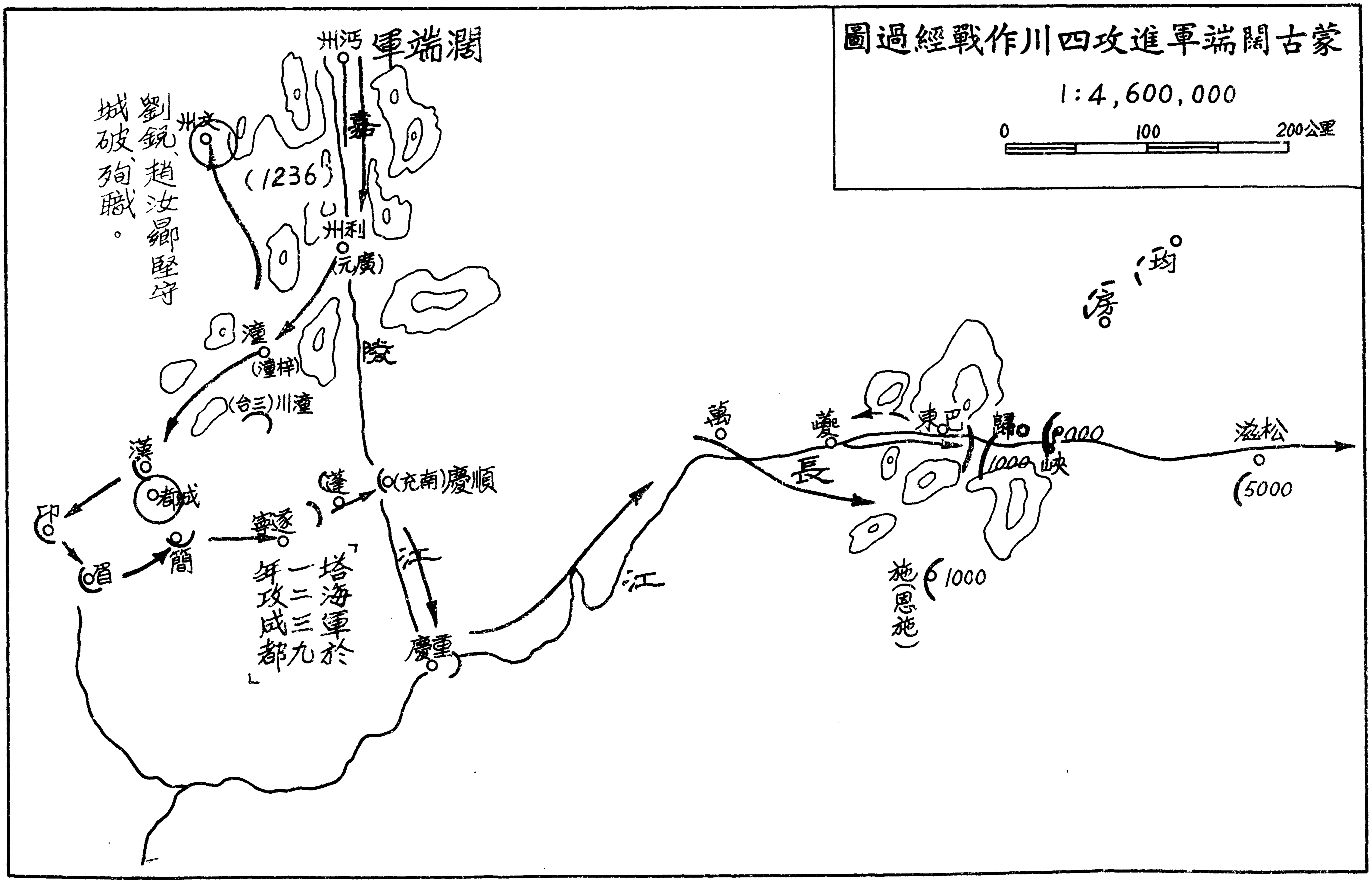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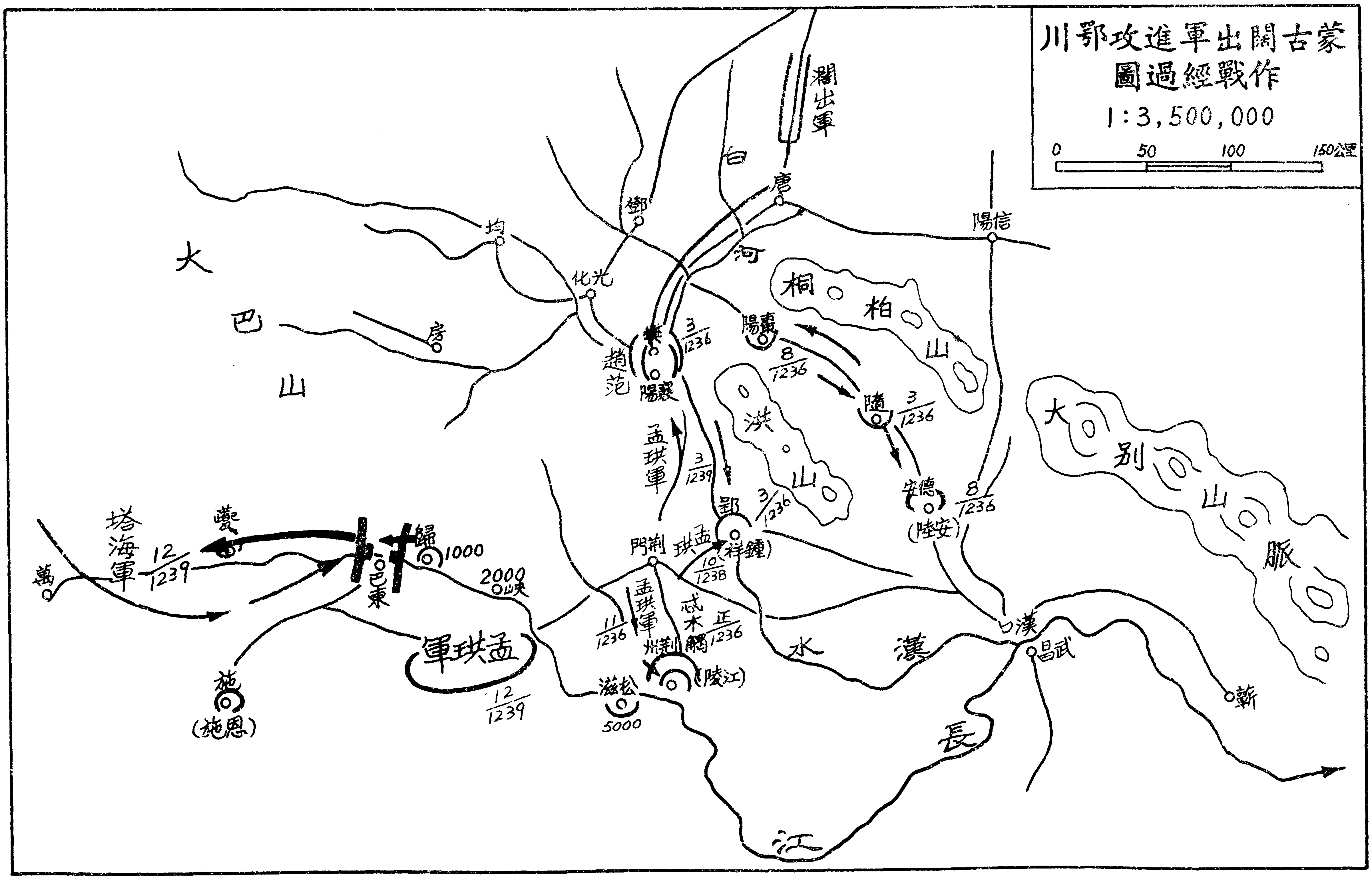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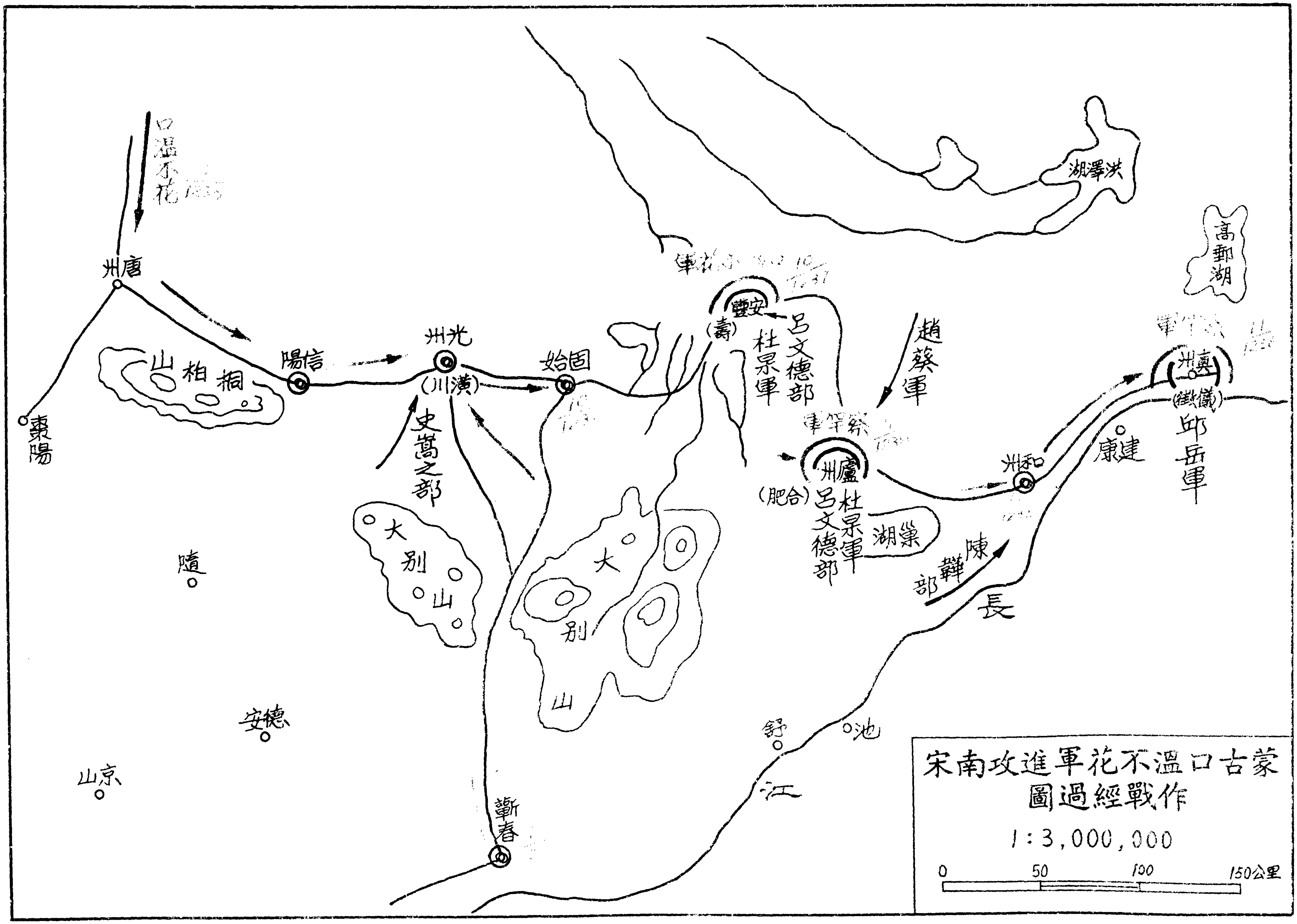
蒙古闊端軍進攻四川作戰經過圖

1:4,600,000

0 100 200公里




蒙古闊出進軍攻鄂川作戰經過圖
1:3,5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闊出軍
白
唐
河
信陽
鄧
均
光化
房
大
巴
山
襄
范
趙
襄陽
3/1236
棗陽
8/1236
桐
柏
山
隨
3/1236
洪
山
大
別
山
脈
德安
(安陸)
8/1236
孟珙軍
3/1239
郢
3/1236
(鍾祥)
孟珙
10/1238
荊門
孟珙軍
11/1236
忒
木
䚟
正/1236
荊州
(江陵)
松滋
5000
水
漢
漢口
武昌
蘄
長
江
塔
海
軍
12/1239
萬
夔
歸
1000
巴東
2000
峽
孟珙軍
12/1239
施
(恩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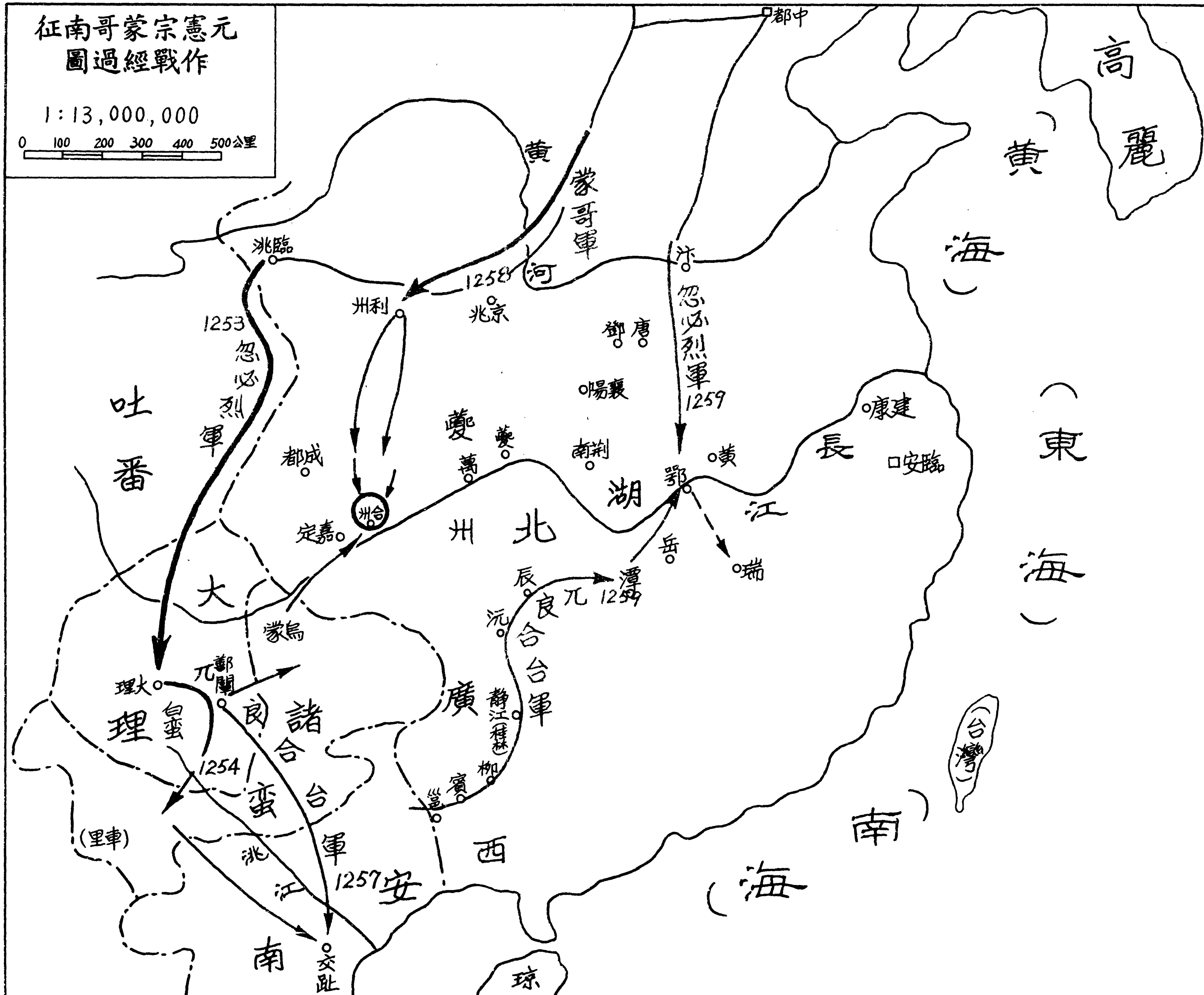


蒙古口溫不花軍進攻南宋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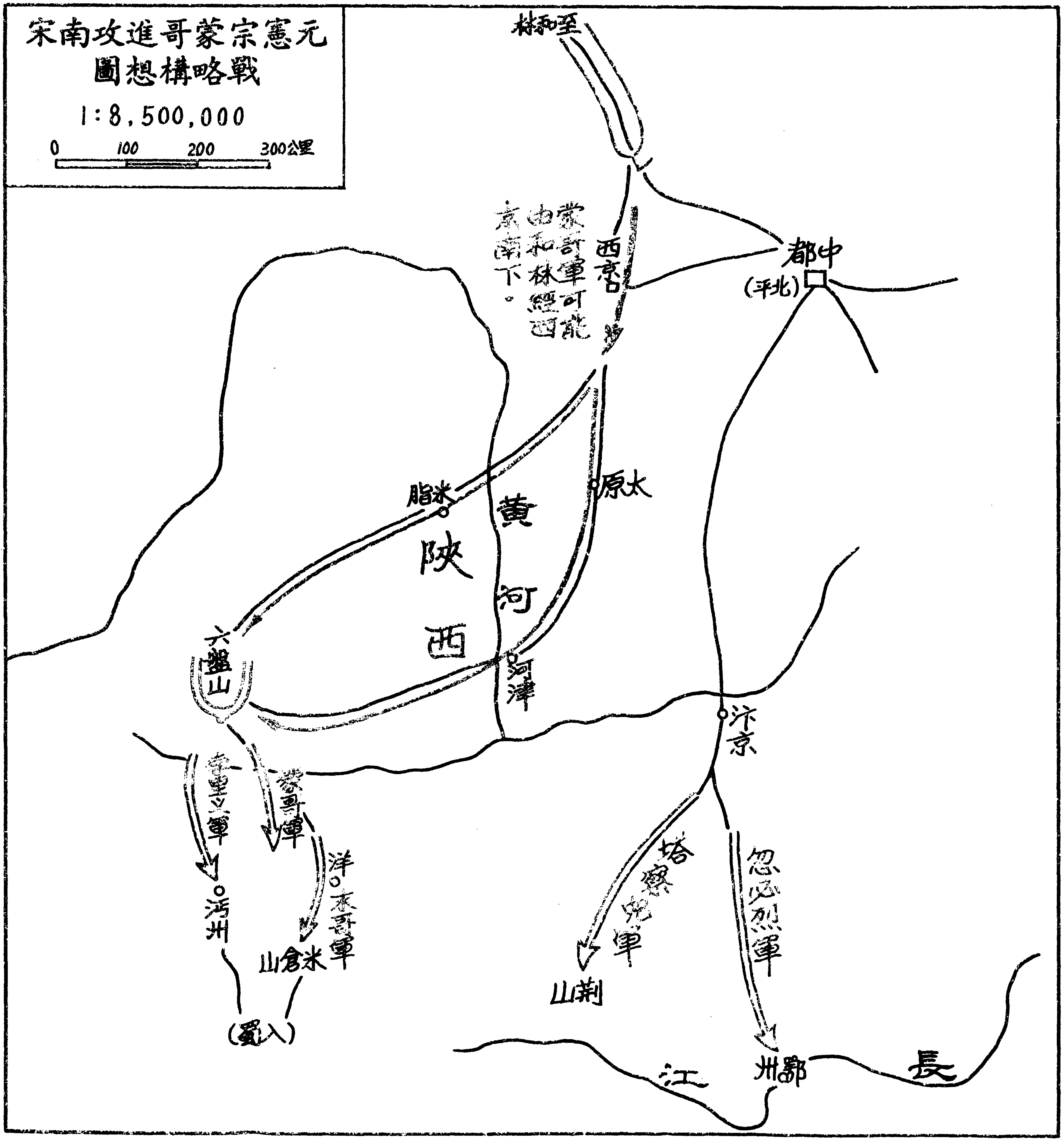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三—四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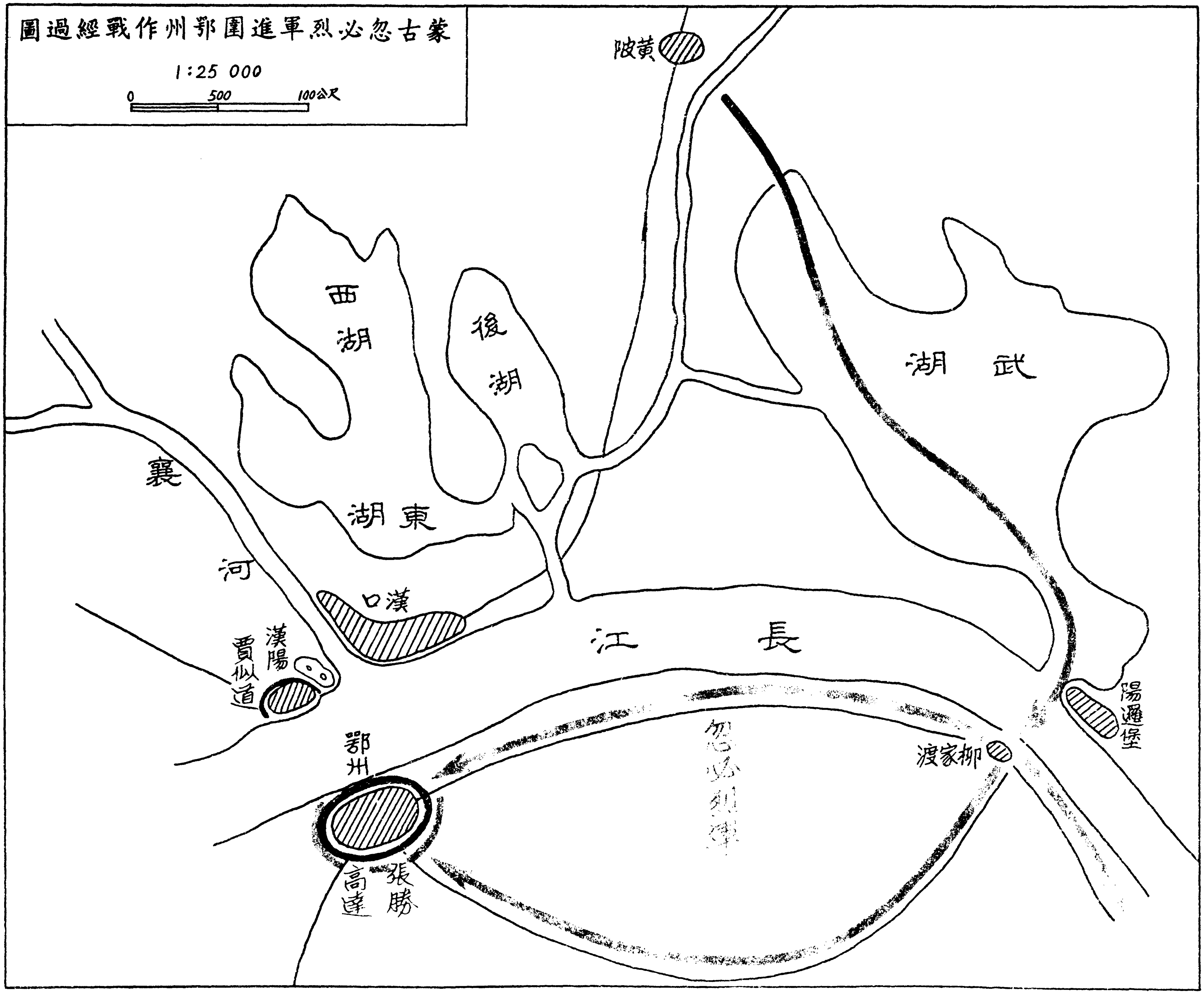
元憲宗蒙哥南征作戰經過圖
1:13,000,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公里
中都
高麗
黃海
東海
南海
台灣
黃河
蒙哥軍
1258
臨洮
利州
京兆
汴
忽必烈軍
1259
唐
鄧
襄陽
建康
臨安
長江
黃
鄂
瑞
岳
潭
1259
長
沅
兀良合台軍
靜江(桂林)
柳
賓
邕
夔
萬
成都
合州
嘉定
烏蒙
湖
北
吐番
1253
忽必烈軍
大理
白蠻
鄯闡
兀良合台軍
1254
1257
(車里)
洮江
交趾
安南
廣西
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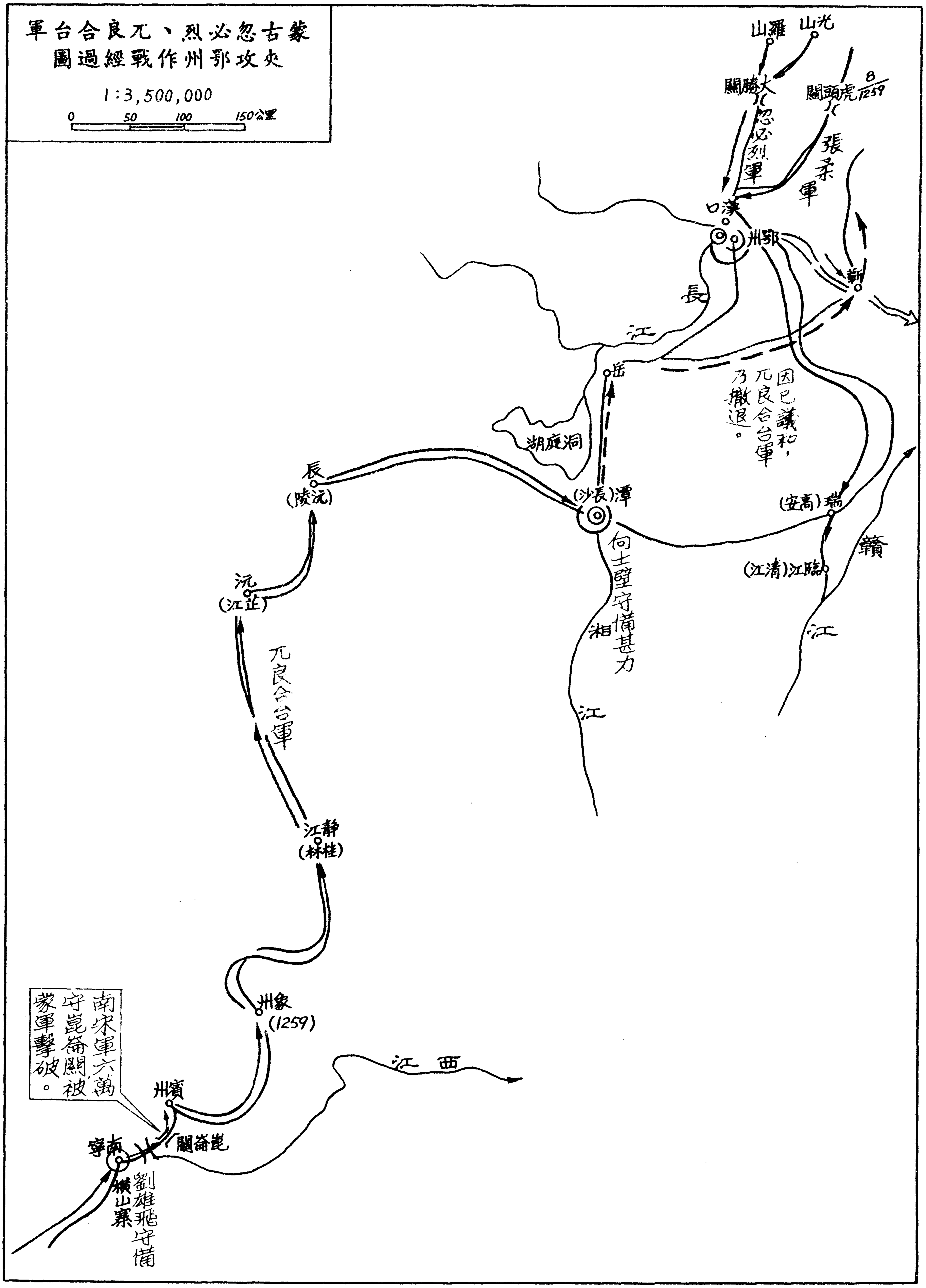

元憲宗蒙哥進攻南宋
戰略構想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至和林
西京
中都
(北平)
蒙哥軍可能由和林經西京南下。
太原
米脂
陝西
黃河
六盤山
河津
汴京
蒙哥軍
洋
末哥軍
沔州
米倉山
(入蜀)
塔察兒軍
忽必烈軍
荊山
鄂州
長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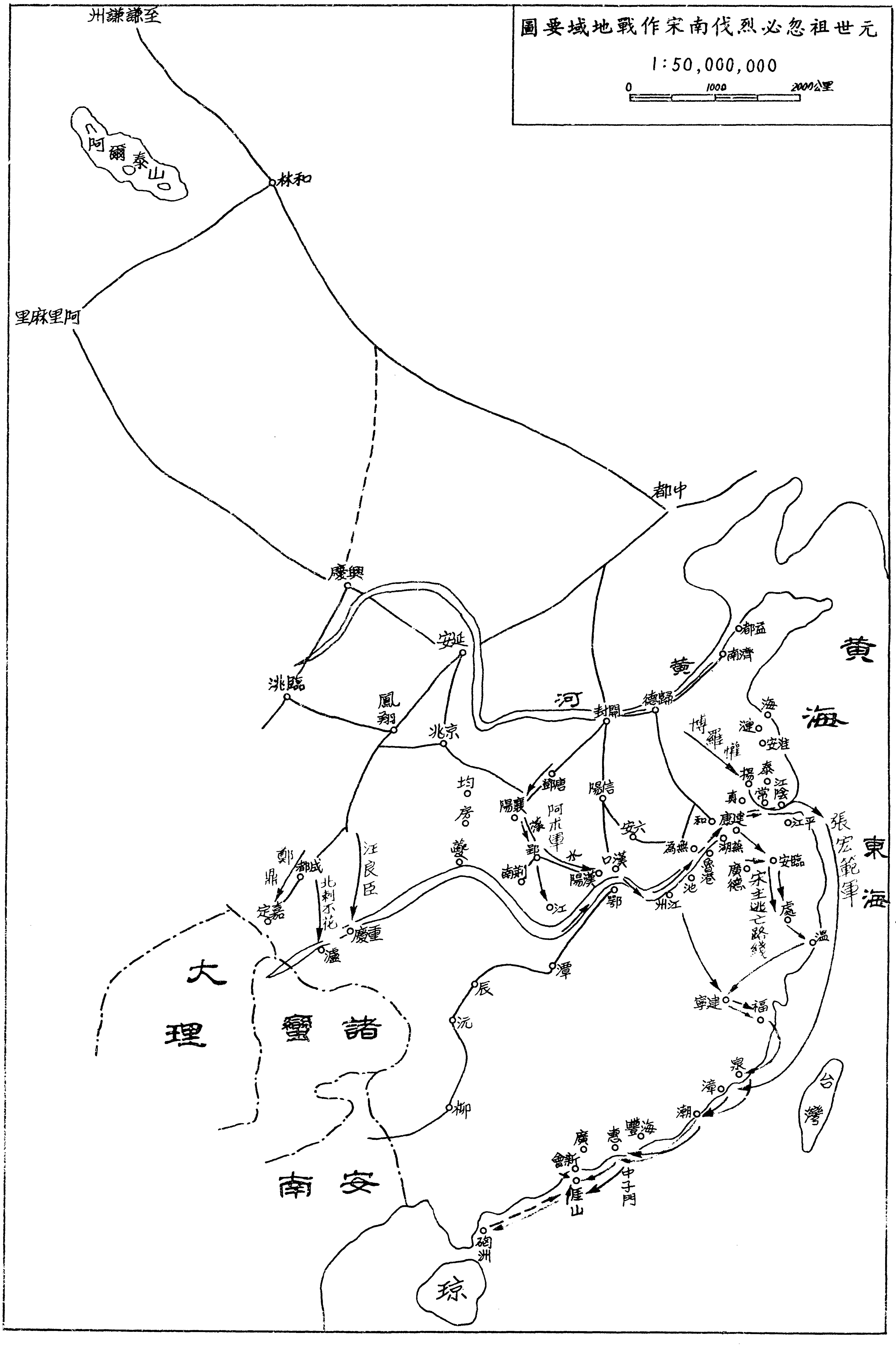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四九八



宋・蒙軍合州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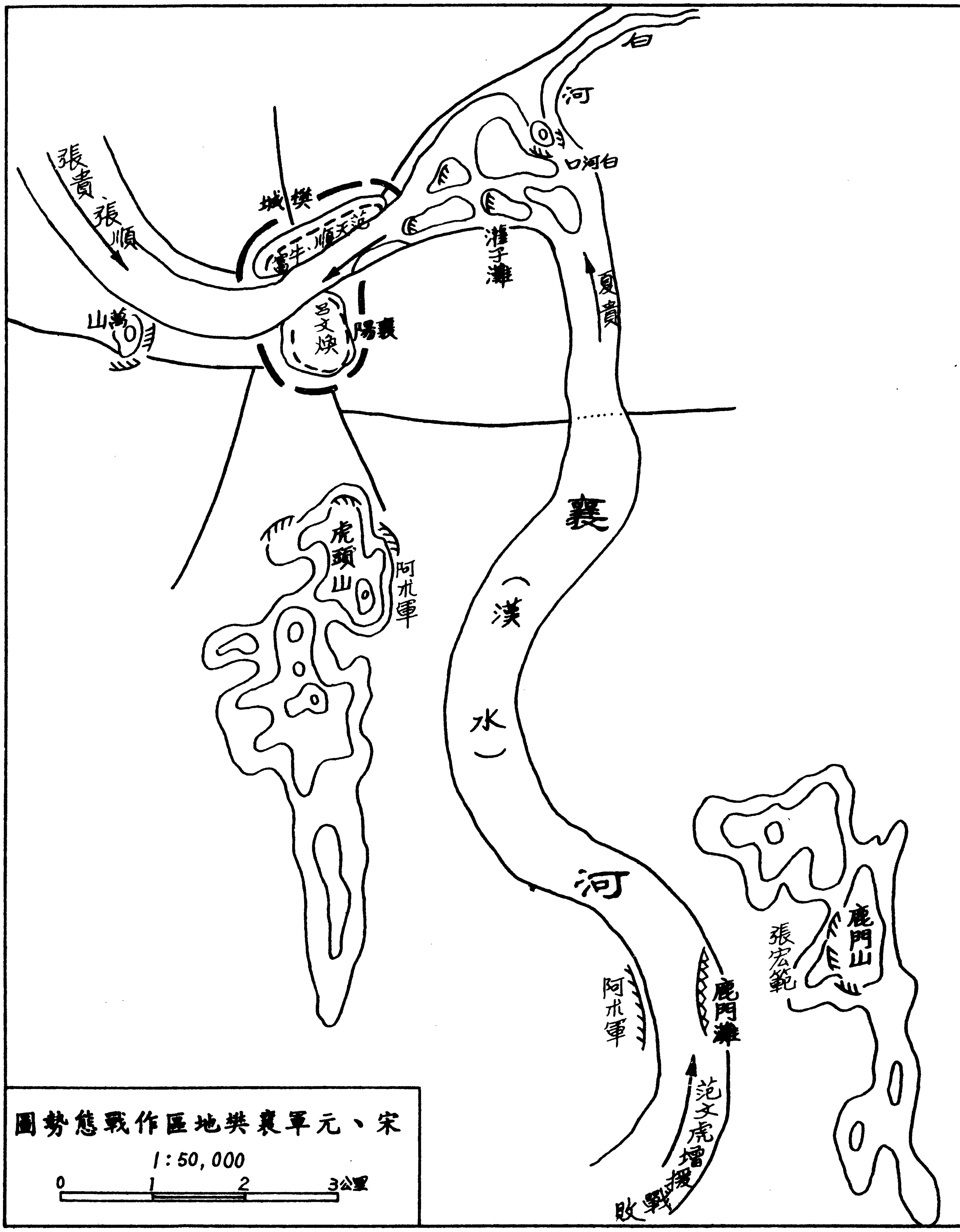

蒙古忽必烈軍進圍鄂州作戰經過圖
1:25 000
0 500 100公尺
黃陂
西湖
後湖
東湖
武湖
襄河
漢口
長江
漢陽
賈似道
鄂州
張勝
高達
忽必烈軍
柳家渡
陽邏堡


蒙古忽必烈、兀良合台軍
夾攻鄂州作戰經過圖
1:3,5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羅山
光山
大勝關
虎頭關
8/1259
忽必烈軍
張柔軍
漢口
鄂州
蘄
長江
岳
洞庭湖
因已議和，兀良合台軍乃撤退。
辰（沅陵）
潭（長沙）
向士璧守備甚力
湘江
瑞（高安）
臨江（清江）
贛江
沅（芷江）
兀良合台軍
靜江（桂林）
象州（1259）
西江
南宋軍六萬守崑崙關被蒙軍擊破。
賓州
崑崙關
南寧
橫山寨
劉雄飛守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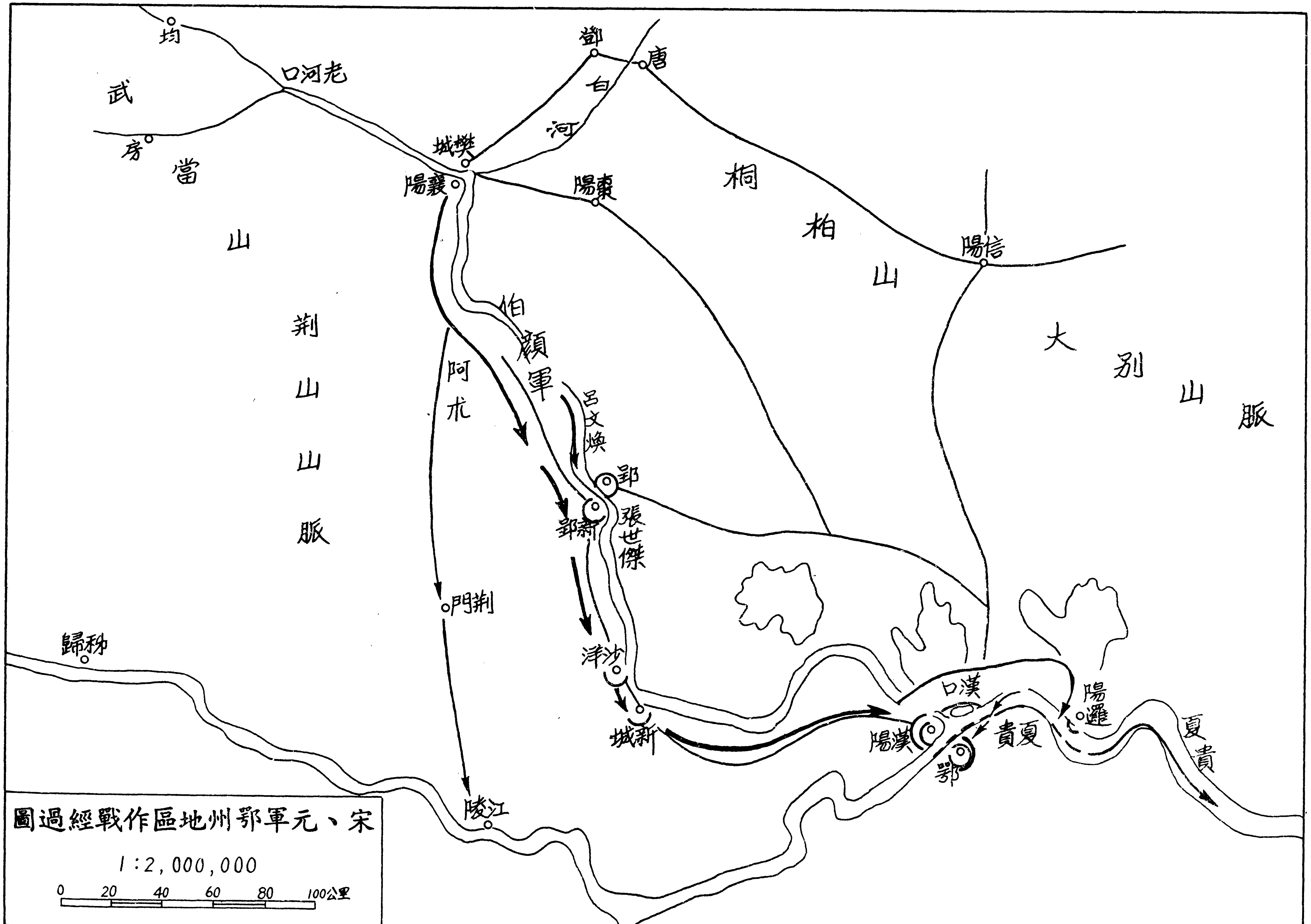
元世祖忽必烈伐南宋作戰地域要圖

1:50,000,000



宋、元軍襄樊地區作戰態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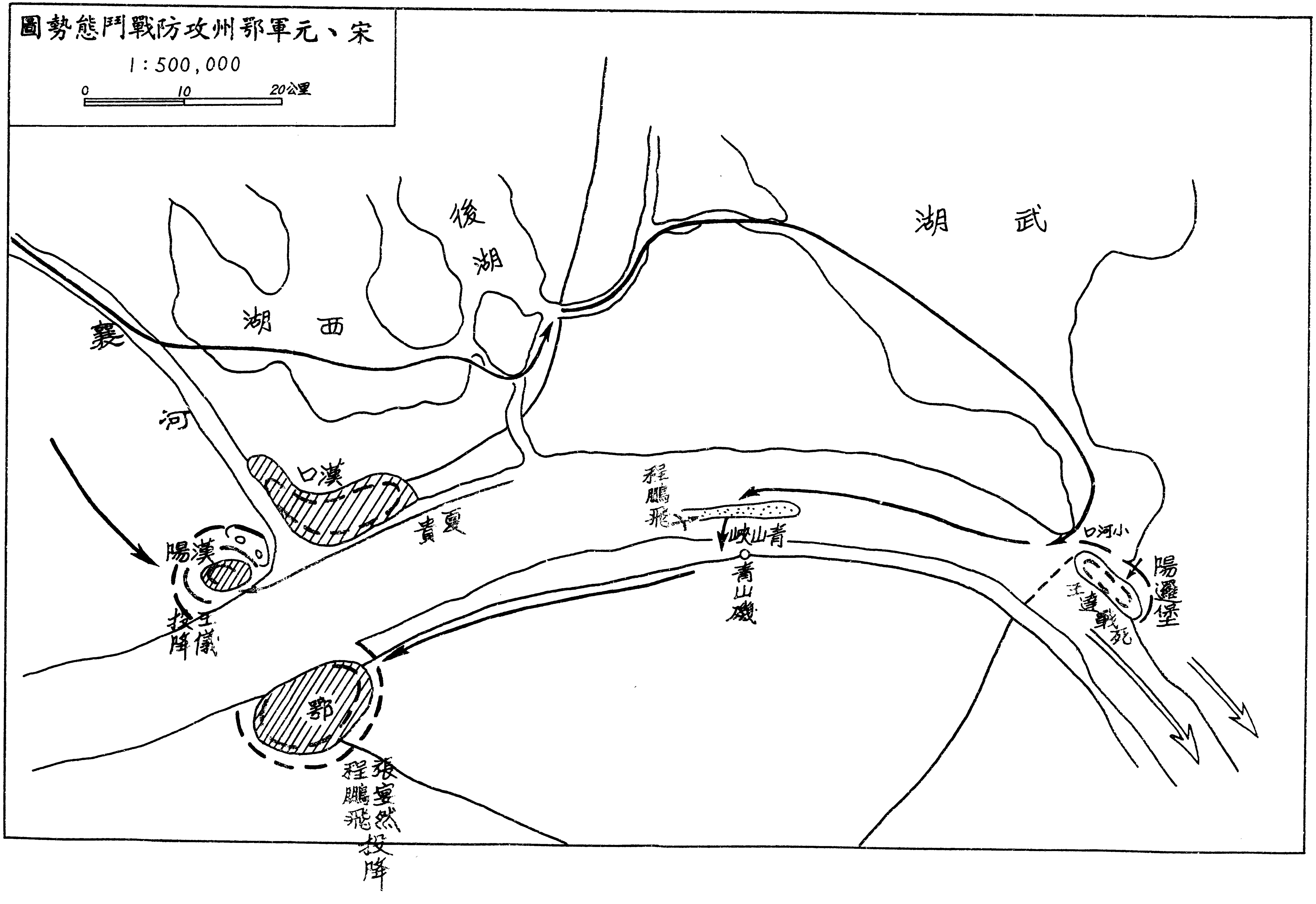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五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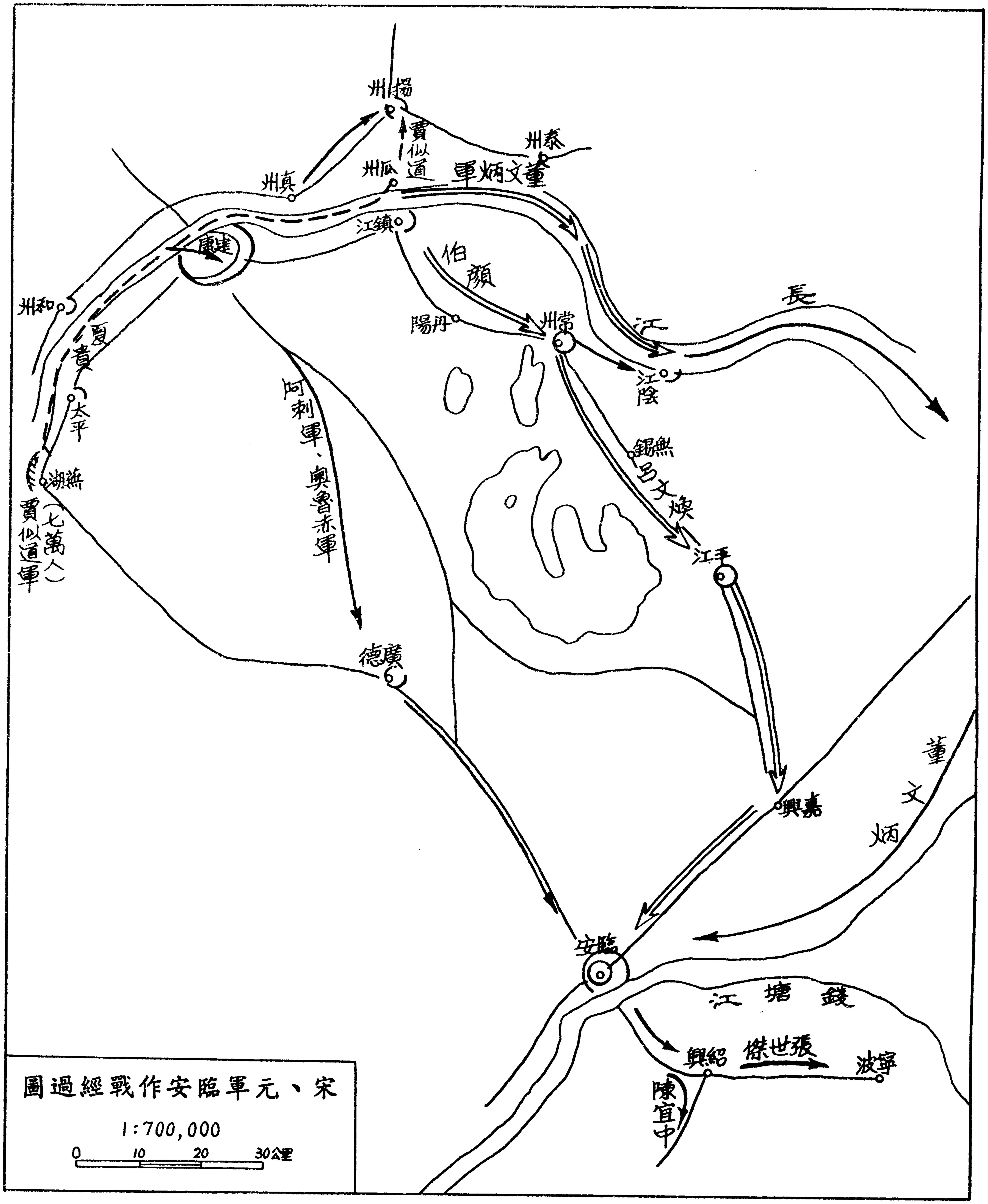
宋、元軍鄂州地區作戰經過圖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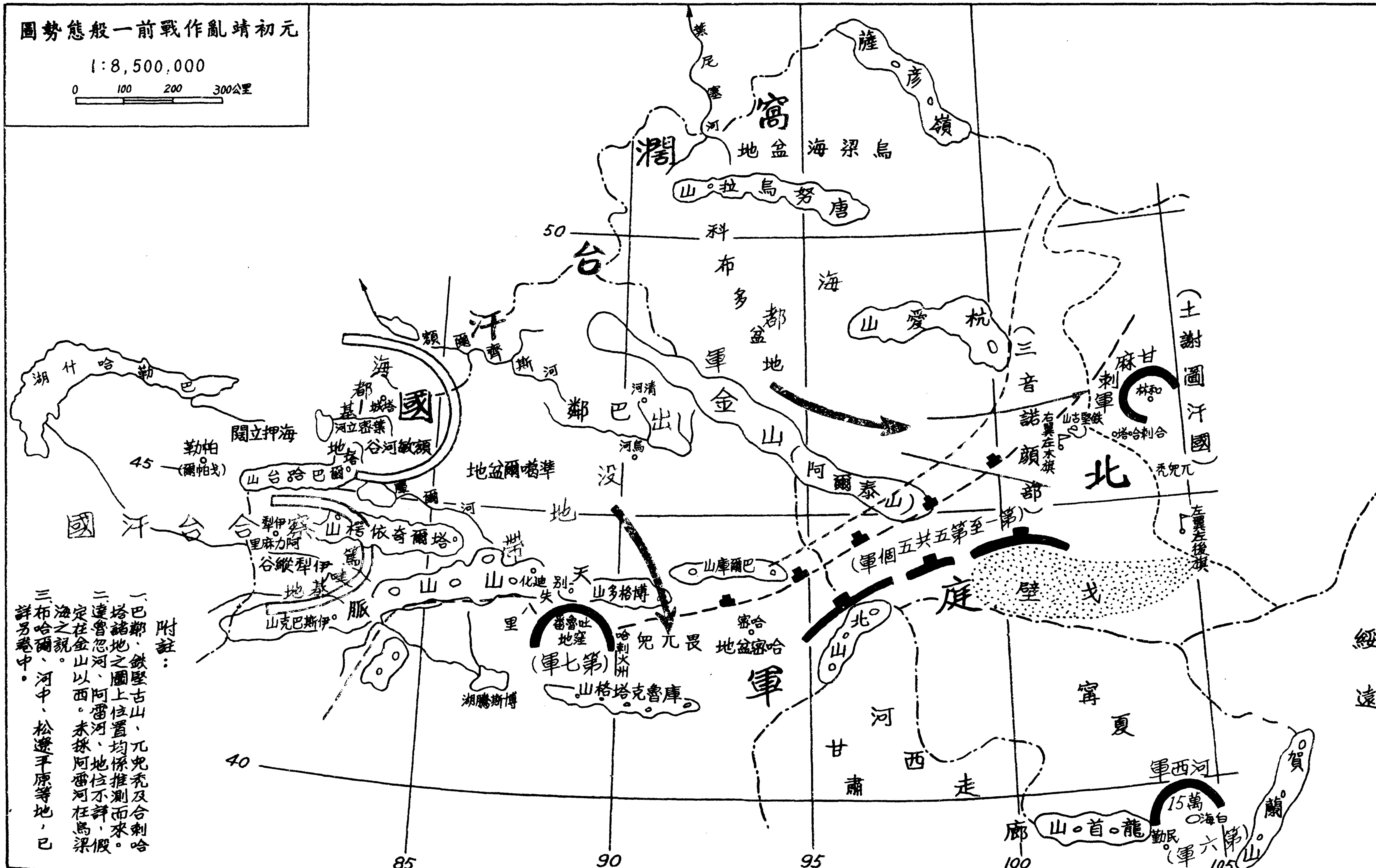

宋、元軍鄂州攻防戰鬥態勢圖
1:500,000
0 10 20公里
後湖
西湖
武湖
襄河
漢口
夏貴
漢陽
王儀投降
程鵬飛
青山峽
青山磯
小河口
陽邏堡
王達戰死
鄂
張宴然
程鵬飛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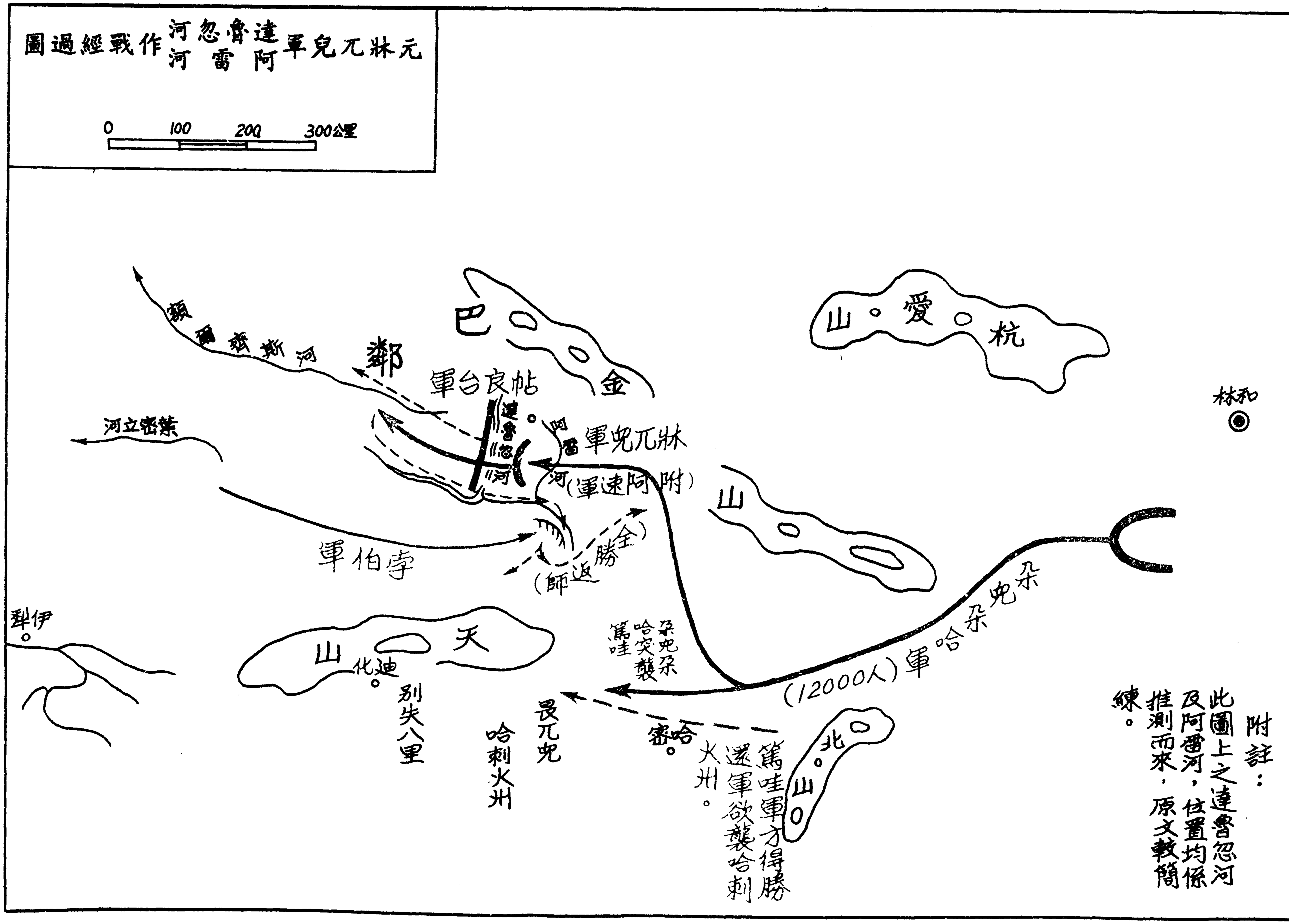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三—五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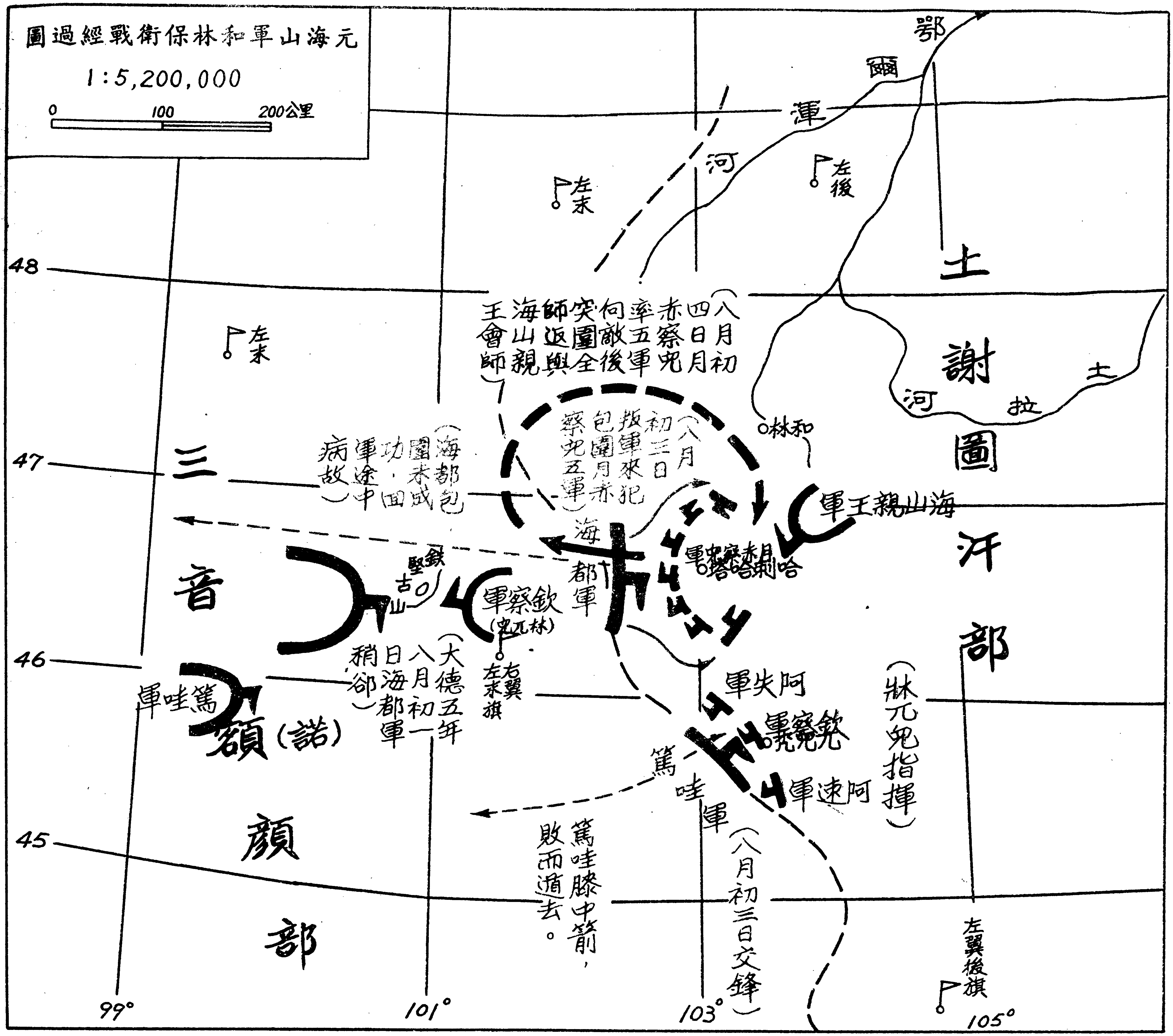
宋、元軍臨安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三—五〇六


元初靖亂作戰前一般態勢圖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烏梁海盆地
唐努烏拉山
薩彥嶺
科布多盆地
杭愛山
阿爾泰山
金山軍
三音諾顏部
土謝圖汗國
北庭軍
(第一至第五共五個軍)
戈壁
準噶爾盆地
額爾齊斯河
巴爾喀什湖
塔爾巴哈台山
海押立
察合台汗國
阿力麻里
伊犁河
天山
別失八里
博格多山
巴爾庫山
哈密盆地
畏兀兒
哈剌火州
吐魯番盆地
(第七軍)
庫魯克塔格山
博斯騰湖
甘肅
河西走廊
寧夏
綏遠
賀蘭山
龍首山
河西軍
15萬
(第六軍)
50
45
40
85
90
95
100
105
附註：
一、巴鄰、鐵堅古山、兀兒禿及合剌哈塔諸地之圖上位置均係推測而來。
二、達魯忽河、阿雷河，地位不詳，假定在金山以西。未採阿雷河在烏梁海之說。
三、布哈爾、河中、松遼平原等地，已詳另卷中。


元林兀兒軍達魯忽河阿雷河作戰經過圖
0 100 200 300公里
額爾齊斯河
鄰
巴
金
帖良台軍
葉密立河
達魯忽河
阿雷河
林兀兒軍
(附阿速軍)
山
孛伯軍
(全勝返師)
杭愛山
和林
伊犁
天山
迪化
別失八里
哈剌火州
畏兀兒
哈密
朵兒朵哈軍(12000人)
朵兒朵哈突襲篤哇
篤哇軍方得勝還軍欲襲哈剌火州。
北山
附註：此圖上之達魯忽河及阿雷河，位置均係推測而來，原文較簡練。

附圖十三—五〇七



元海山軍和林保衛戰經過圖
1:5,200,000
0 100 200公里
鄂爾運河
土拉河
和林
土謝圖汗部
三音額(諾)顏部
左後
左翼後旗
（八月初四日月赤察兒率五軍向敵後突圍全師返與海山親王會師）
（八月初三日叛軍來犯包圍月赤察兒五軍）
（海都包圍，未成功，回軍途中病故）
（大德五年八月初一日海都軍稍卻）
（牀兀兒指揮）
篤哇膝中箭，敗而遁去。
（八月初三日交鋒）
海山親王軍
海都軍
欽察軍
阿失軍
阿速軍
篤哇軍
篤哇軍
48
47
46
45
99°
101°
103°
105°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三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3